

俠女奇緣
下



清·文康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侠女奇缘

第二部

(清)文康 著

第三十六回

满路春风探花及第 一樽佳酿酬酒酬师

这回书话表安老爷家报喜的一声报道：“公子中了，并且高标第六。”阖家欢喜非常。道贺已毕，便要打点公子进城，预备明日揭晓后拜老师、会同年这些事，此时忙得怎能分身再去梓潼庙赴那个题糕雅集，正要着人去辞谢，却又不好措辞。恰好梅公子早从城里打发人来打听，说：“城里已经报动，听说公子中了，因关切遣人来打听；果然恭喜了，便请公子张罗正事，不必赴约。”安老爷这里打发来人，又专人前去道答，就便打听那边的信息。一时诸事停当，才打发公子进城。公子辞过父母出来，又到书房见过先生，然后才动身。

再讲场中那天填完了榜，次日五鼓送到顺天府悬挂起来。安公子同下场的那班少年，只莫世兄中了，托二爷中了个副榜，余皆未中。那场里的三位主考，放榜后也便随着出场复命；那些内外帘官，纷纷各归寓所。

就中单讲安公子那位房师娄主政，这个人虽生长在风高土厚地方，性情不免偏于刚介，究竟面目不失其真。因他天理中杂了一毫人欲，就不免弄成一个乖僻性情。自在场里经了那番，才晓得虽刚方正直也罢，也得要认定情理，不是闹得脾气的；早力改前非，渐归平易。因此出场后，便急于盼望这个第六名

门生安骥来见，要看看他究竟是怎的个人，好细问他一个端的。恰好这日安公子第一个到门拜见，投进手本去，他看了连忙道请，安公子早已褫袭而来。他一看见是个风华浊世的佳公子，先觉得人如其文。当下安公子铺好拜毡，递过贽仪，早拜下去。他也半礼相还。安公子站起来说道：“门生年轻学浅，蒙老师栽植，知感知勉。只是自问阅历未深，体用未备，此后全仗老师教诲。”他便一把拉住公子的手说道：“年兄，你我诸话莫谈；我且问你，你平日作过一桩甚的大阴德事，先讲来我听。”公子被他这一问，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答道：“门生在家闭户读书，懍尊庭训，不过守着几句入孝出悌的常经，那里有甚么阴德？便是有，既曰阴德，门生自己又怎的会晓？”娄主政一听这话，心里说道：“这个门生，且莫和他讲文章，只听说话，就比我通些。”便又问道：“然则一定是尊翁大人平日有个甚么大功行了？”公子忙道：“门生父亲，平日却是认定一片性情，一团忠恕，身体力行；便是教训门生，也只这个道理。要定说那一番是功行，门生一时都指不出来。”他听了早大声急呼的说了一声：“如何，这就无怪惊得动那等两个大力量的来玉成你的功名了。”安公子此时，如何想得到他这位老师，在场里面会见着他岳祖父了，听他说的这等离奇，倒觉骇异，不禁问道：“请示老师这话，因何说起？”他才恭肃其貌，郑重其辞说道：“年兄，你今日束修来见我，其实惭愧。你这举人不是我荐中的，并且不是主司取中的，竟是天中的。”说着，便把他在场里自阅卷到填榜，目击安公子那本卷子，怎的先弃后取的情形，从头至尾，不曾瞒得一点，向这个门生尽情据实告诉了一遍。还道：“贤契，你看这段机缘，得不谓之天乎？倘然不是那个老人、那位尊神开我愚蒙，只我娄蒙斋，蒙蒙一世罢了，岂不被我断送了你一个真功名，埋没了你三篇好文字？”

莫讲我今日之下，没福和你作这个通家，我娄蒙斋这场任性违天的罪过可也不小。你回去务必替我请教尊翁，这老爷和那尊神端的是怎生一个原由？我是要把这节事刻在科场果报里边，布告多士的。”安公子听他讲了半日，早已悟到他讲的那老人所说的“予何人也？”那句话，自然该是自己的岳祖老孝廉何焯；那位尊神所说的“吾神何来？”这句话，一定便是自己的岳父，新城隍何杞了。但是想了想，今日初谒帅门，怎得有许长工夫和他把《儿女英雄传》前三十五回的评话从头讲给。只得说道：“虽说如此，究竟仗着老师的力荐成全，才得备中。”那房师听了大喜，茶添二道，论了会子安公子的诗文，又细问安老爷的官阶年纪，才知是位先达，益加起敬。安公子也便告辞，准备去拜见座师。

接着城里正有许多应酬，他因记挂着还不曾拜过父母，因此拜过座师，便一迳出城回家，在天地佛祠父母前磕过头，便在上屋拜见了舅母、岳父母，又去到何家岳父母祠堂和先生馆里行了礼。重新回到上房，才把他见各位老师的光景，以至他那位老师讲的话，细回了父母一遍。阖家听了，无不惊疑赞叹。何小姐此时想起她父亲来，未免一阵心酸，眼圈儿一红，只是在公婆跟前不好哀泣。不想安老爷早已泪流满面，呜咽不止。一面擦着眼泪，便向着太太说道：“我这位恩师再生之德，我不知受了他老人家多少栽培。不想今日之下，他老人家久归道山，还来默佑这个小子，叫人怎的不感激而泣！”因又吩咐公子道：“至于你生受你岳祖岳父的栽培，从此更当益加感奋，勉图上进，却不可仗着这番鬼神之神德，稍存一分懈怠。须知天道至近，呼吸可通，善恶祸福，其应如响。你可晓得一念不违天理人情，天地鬼神会暗中呵护；一念背了天理人情，天地鬼神也会立刻不容。古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你只看它这‘积’字这‘必’字，何等有斤两，有把握。只可惜世人都把它作老生常谈读过去了，往往丢了玉律金科，靠些才智用事，以至好端端的骨肉伦常，功名富贵，转眼间弄到荡析沦亡，困穷株守，岂不可惜！”当下公子敬听着父亲的教训，便也如对天地鬼神一般。你看这位安老先生，惹着他便是一篇唠叨，言者何其苦不惮烦，听者无乃倦而思卧。其奈他家有这等一个善教的老子，自有那等一个肯受教的儿子，也算得个千载奇遇了。

安公子见过父母，才回到自己屋里。金、玉姐妹今日之下，盼得夫婿中了，两个是一团精神，张罗换衣裳，换帽子。这个叫丫头侍候茶水，那个便叫妈妈预备吃食。这个问了番连朝的车马劳顿，那个又提了些那日的晴雨寒暖。看了他三个这番闺门昵昵，儿女喁喁，不禁令人要笑那个不知愁的闺中少妇，当春日凝妆上那座翠楼的时候，忽然看见陌头一片杨柳春色，就后悔不该叫她夫婿远去觅封侯起来；那一悔真真悔得丢人儿、没味儿。

安公子次日起来，依然回明父母进城，忙着去会同年，会同门，公请老师，赴老师请，刻序齿录，送朱卷这些事。直等赴过鹿鸣宴，拜完了客，也就耽延了十余天，早又交十月，才回庄园而来。到了家，只见门前冷静静的，众家人都不在跟前，只有个刘住儿在那里看门。便问他道：“老爷是在上房里，是在书房里呢？”他回道：“老爷饭后同程师爷带了个小小子往近山一带闲走去了。”公子便一路进了二门，早听得太太欢笑之声。隔着玻璃一望，原来同舅太太、张亲家太太，带了长姐儿在那里斗牌呢！公子进了屋子，见过母亲，也说了些连日城里应酬匆忙的话。便问道：“我父亲不在家，母亲今日倒没事。”安太太道：“可不是，自从你两个媳妇儿接过这个家来，

弄得很妥当，拿得也周到，我同你父亲可就大省了心了。这几天你父亲没事，吃完了饭，只坐在那里拿着本子书瞧。我说：‘这么好天气，为甚么不学邓九公也出去闲走走，活动活动呢？’今日才同你师傅到晚香寺看菊花去了。我闲着也是白坐着，我们就打起骨牌来了。你瞧那机儿上的钱，都是我赢的，回来咱们娘儿们商量着，弄点儿甚么吃？也难得赢你舅母的钱儿。”舅太太笑道：“输两儿输两儿罢，好容易盼不斗那个揪心牌了。”公子也笑了。因回头不见金、玉二位，便问丫头们道：“两位大奶奶呢，怎么一个儿也不在这里？”张太太道：“她俩不得闲儿呀！忙了这几日了！”太太道：“真个的你也家去瞧瞧罢，她们今儿忙呢！”

安公子出了上屋，回到自己院来，将进院门，只见张进宝、华忠、戴勤、晋升、梁材等一千人都站在侧座东边那间窗前，听着两位大奶奶屋里吩咐甚么话呢。他进了院门，再奔了那间屋里来，听得屋里回了一句话：“爷过来了。”她姐妹早已迎到堂屋里，接着问两句闲话，便要跟过住房来。公子说：“就在这里坐罢！”说着，公子先走到里间，只见靠北窗八仙桌子上，堆着大高的两摞册子，旁边又搁着笔砚算盘。公子道：“请治公。”何小姐便笑道：“既如此，索性让我们把这点儿事料理完了，咱们好说闲话儿。”公子便在靠南一张小床儿上坐下，只听何小姐向窗外叫道：“张爹，你把他带进屋里来。”张进宝答应一声，带进一个人来，公子一看，原来是戴勤。

这个当儿，何小姐还一长一短的和大家闲话。一见戴勤进来，忽然把脸一沉，问道：“我当日派你们几个人，分管这几项地的时候，话是怎么交代的？怎么众人都知道巴结，照数催齐了，独你拖下尾欠来，甚么原故？”戴勤忙回道：“奴才管的那地里，本有几块低洼地，再者今年雨水大，那棉花不得晒，

都受了伤了。下欠的奴才也催过他们，赶明年麦秋准交。”何小姐道：“哦！这就是你拖欠的原故。难道你们四个人管的地，不是我责成你们公同均匀搭配齐了的吗？惟独你管这项地里有低洼地哟？是别人管的地里没种棉花哟，还是今年的雨水大，单在你管的那几块地里了呢？这是庄头佃户搪塞你的话，你怎么也照着样儿搪塞起我来了！有这样的，不如照旧由着庄头鬼混去，老爷、太太又派管租子的家人作甚么？”把个戴勤问得闭口无言，只低了头。又听何小姐发作他道：“我是怎么样嘱咐你，说你向来脸软，经不得几句好话儿，这可是主儿家的事情，上上下下大家吃的用的，别竟作好好先生，临期自误。怎么头一年就和我打起擂台来了？还是我这话嘱咐多余了，还是你是我的妈妈爹呢？众人只管交齐了，你交的齐不齐就下得去呢？你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听。”戴勤听了这话，连忙跪下说：“奴才下去赶紧催去。”何小姐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于此时才催去，早作甚么来？当交代这差使的第一天，我当着老爷、太太面前告诉过，你们大家办好了，老爷、太太自有恩典，是大家脸面；倘若误了老爷、太太的事，那一面儿的话，我就不说了，临期你们大家可得原谅我。不想大家都知道原谅我，倒是从你第一个先不原谅我起。很好。”说着，把小眉儿一指，小眼睛儿一瞪，小脸儿一扬，望着张进宝，叫了声张爹，说道：“你把他带到外头老爷书房头里，请出老爷的家法来，结结实实打他二十板子，再带进来见我。”戴勤此时吓得只是磕头，求奶奶开恩。院子的家人，一个个屏声息气，连咳嗽也不敢轻易咳嗽，堂屋里的仆妇丫头，只鸦雀无声的窃听，把个随缘儿媳妇急得只是怪哭，悄悄儿的磨着她妈给进去求求。戴妈妈也是着急，待要进去，又慌着不敢进去。早听张姑娘劝了一句，说：“姐姐看看我，饶他个初次罢！”只这一句，便听何小姐

高声说道：“妹妹，不是怎么着。这桩事你我两个一般儿大的沉重，怎么叫我看你呢？要说因为这是个初次就饶他，我正因为这个初次，所以才饶不得他。这次正是个立法之初，饶了这次，往后就是例了；独饶了他，众人都有得说的了。要依然等到公婆操起心来，你我怎么对公婆？又怎么对众人？慢讲是他饶不得，假如华奶奶今年有个拖欠，你我讲不得也该是一例的照办才公道。”

安公子自从去年埋首书斋，偶然在家闲一刻，便见她姐妹两个，三下五除二的不离手，五亩七分半的不离口。因自己一向正在用功，正不曾留心这桩事，到底弄到怎么个分儿上了。不想今日才得应酬完了，跑回家来，正碰上这场热闹。一时坐在一旁，既不好伸手，又无从开口，因觉得有些饿了，才叫人拣了几个甜饽饽来，拿起来咬了一口，正在嘴里嚼着，听得他那位萧史，这半日倒象推翻了核桃车子一般，总不曾住话。那个气，好比烟袋换吹筒，吹筒换鸟枪，鸟枪换炮，越吹越壮了。自己想要开言解劝，听张姑娘才说了一句，索性连她妈妈爹华忠也刮擦上了，却也防着一说便吃个钉子。正在为难，只见张进宝听得大奶奶吩咐，先答应了一声：“嘖！”便颤巍巍扶着机凳儿跪下去，回道：“奴才有个下情，求奶奶恩典。”窗外的家人见他跪下，都跪下了。两个妈妈便也带了随缘儿媳妇，跟着张进宝跪在屋门外头。何小姐连忙站起来说：“张爹，你快起来，有话起来说。”说着，忙叫花铃儿快把张进宝搀起来。又说：“这事不与两位妈妈相干，你两个也只管起来。”又叫：“大家也起来。”张进宝站起身来，才慢慢的说道：“这件事，戴勤算实在辜负主儿的恩典，就是奴才平日不能提补着他，也有不是，求奶奶开恩，可怜他个糊涂，听不出主儿的吩咐来；再者，看他平日差使，也还勤谨，奶奶赏奴才个脸，饶他这次。

奴才下去帮他催去，也不用讲甚么麦秋不麦秋，那天催齐了，赶紧就交上来。要误了事，请奶奶连奴才一并责罚。”

戴勤此时一声儿也不敢言语，只在那里磕头。只听何小姐坐在上面说道：“张爹，你是个有岁数儿最明白的人，我方才说的，却不为他短交这百十吊钱起见。你知道帐上，现在也不至于立等这项钱使，也不是我轻意高兴，不顾家人含怨；便是看看我妈妈从小儿奶我到这么大，在她跟前，也该从宽些。但是妈妈爹奶妈妈怎么重，也重不过老爷、太太去，也重不过家里这个大局去。”说着，又问着公子和张姑娘道：“爷和妹妹可想我这话说得是不是？”这二位好容易听着他口话儿松了点儿了，谁还说道个不字。二人齐声答道：“说的很是，可是张爹方才说的，只可怜个糊涂罢！”说着，何小姐早又回过头去，望着张进宝说道：“张爹，你既这么替他说着，我只看你这个老脸儿，看着你还是看着老爷、太太待你恩典重的上头，今日权且饶他这顿板子。也不用你帮他催。大约叫他十天八天，看催齐也不能？限他到年底，给我交齐了。”说着，又从桌儿上拿起一个单子来，交给张进宝看，说：“你瞧这是我们商量着给你众人拟出来的奖赏单子，打算请老爷、太太看了好施恩，他也是一样；不想他不爱这个好看儿，叫我可有甚么法儿呢？他这分赏，只好搁下来罢。至于庄头，可宽不得。你下去就照着我定的那个章程办去。”

张进宝连珠炮的答应，便望着戴勤道：“这还不快叩谢爷和二位奶奶的恩典吗？”那戴勤连忙摘了帽子，碰了阵头，才随张进宝出去。两个妈妈和随缘九媳妇又进来要碰头。何小姐连忙一把拉住她两个，又安慰戴妈妈道：“你可别抱怨我，我可是没法儿。”戴妈妈此时感激不尽，那里敢起抱怨，当下她姐妹两个，归着清楚，才同公子过住房来。

公子见金、玉姐妹已经把家里整理得大有眉目，自己的功名却才走得一半途程。歇了两日，想到明年会试，不由得不急着用功。恰好一日安老爷偶然走到书房里，见他正在那里，拟了几个题目，想要请老爷看定，依了作起文来。安老爷看了看，说：“题目倒都拟得是的，只是要作会试工夫，却比乡试一步难似一步了。乡试年后，便算交过排场；明年连捷固好，不然，还有个下科可待。到了会试中后，紧接着便是朝考；朝考不取，殿试再写差些，便拿不稳点那个翰林。不走翰林这途，同一科甲，就有天壤之别了。所以凡有志科甲者，既中了举，那进士中与不中，虽不可预知，却不可不预存个必中之心，早尽些中后的人事。这人事要怎的个尽法呢？只对策写殿试卷子这两层功夫，从眼下便作起来。我的意思，每月九课，只要你作六课的文章；其余三课，待我按课给你拟出策题来，依题条对。凡是敷衍策题，抄袭策料，以至用些架空排句塞责，却来不得的。一定要认真说出几句史液经腴，将来才好去廷对。你的字虽然不丑，那点画偏旁，也还欠些讲究。此后作文，便用朝考卷子誉正，对策便用殿试卷子誉正，待我给你阅改。非我见你既中了个举，转这等苦口求全责备，也虑着你读书一场，进不了那座清秘堂，用个部属中书，已就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再要遭际不偶，去作个榜下知县，我便是你的前车之鉴，不可不知。”读者只看这位安老先生，怕作知县算到了头儿了，卫顾儿子也算到了头儿了。但是也须有卫顾儿子的本事学问，倘我作者也有个会试的儿子，却叫我和他讲些甚么来？安公子遵着父亲的教训，依然闭门用起功来，准备来年会试。

拈指之间，早又到了次年礼闈临近了。安老爷正想着，这次不知是那几位主司进去。不想得了信，这次的大总裁，又熟人多了。原来那时乌克斋已升了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内

务府大臣；莫学士也升了侍郎；吴侍郎又升了总宪。三个一齐点进去，正是安公子的两位先生，一位世弟兄。不消关节，只看他的路数笔气，那卷子也就是亮的了。何况他还是个门第出身的真实艺业，此番焉有不中之理？看看到了场期，那安公子怎的个进场出场，不烦重叙。等到出榜，又高高的中在十八魁以内。安老爷一家的欢喜热闹更不待言。紧接着朝考，入了选，便去殿试。那殿试策题问的是经学、史学、漕政、捕政四道。安公子经安老爷这几个月的造就工夫，那本殿试卷子，真真作得来经纬史，写得来虎卧龙跳，钦派阅卷大臣把他优定在前十本以内。城里有乌、吴、莫三位，这第一班最关切的人，还愁安老爷得不着信不成？当日就早先得了个密信，暗暗放心说：“只要在前十本，无论第几，这二甲是拿得稳的，编修便可望了。”

到了升殿传胪的头一天，读卷大臣先进上前十本去，恭候御笔钦定那鼎甲一二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的传胪，以至后六名的甲乙。上去之后，那班新进士，都在保和殿后左门外候旨，预备钦定下来。那个占了前十名，立刻就要预备带领引见。这个当儿，除了那殿试写作平平，自分鼎甲无望的不作妄想外，但是有志之士，人人踮足昂头，在那里望信，想这个前十名，更想那前十名鼎甲的三名。内中只有安公子，此时不但自知旗人格于成例，向来没个点鼎甲的；便是他前十名，也早密密的得了信儿了。心里暗想：“便是取在第十名，也还在二甲里。此番回家，上慰父母，所不待言；连我那萧史、桐卿那个插金花、饮琼林酒、作夫人的三个难题目，我也算交过两篇卷了。”因此，他只管在那里一样的听信，却比众人心里落得安闲自在。闲中无事，只靠在后左门旁边，望着大院子里看热闹。只见那座宫门的台阶儿，倒有一人多高，正在左门

掩着，只西边这间的门开着一扇，豹尾森排，雀翎拱卫，只不听得高声说话。看院子里那些预备带领引见的官员，都在乾清门阶下侍候听旨。又有这班新进士的同乡同中，至亲本家，这日有事无事，都各各借桩公事来关切探听。还有一班好事些的，虽然与他无干，也要知道这科的鼎甲是谁。又有那些跟班的笔政爷们，更要窃听个消息，预备在大人跟前，当个鲜明差使。一时那大院子，千佛头一般，挤挤擦擦，站了一院子人，都扬着脑袋，向那乾清门上望着。那门上站的一班侍卫公，不住的在那里吆喝：“积力汗！”积力汗者，清语声音也。恐人多声众，虽圣人远在深宫，一没听不见，防得是御前大臣碰见，普化天尊般的一声雷，那些侍卫公便持不住。

大家正盼望，见一个奏事黄门官，从门里出来，宣了状元、榜眼、探花、传胪的名次。人多地方敞，一时有听得真的，有听不清的。还有站得远些，挤在后面的许多人，一个个矮身踮脚，长身延颈，半日还不曾打听明白状元是谁，又彼此探问。传说了会子，才知那一甲一名状元姓奚，江苏人，名叫奚振钟。一甲二名榜眼姓童，浙江人，名叫海宴。一甲三名探花，便是正黄旗汉军人安骥。二甲一名传胪，却是个姓马的叫马行显。

那状元、榜眼、传胪的一班亲友听得，个个欢喜，所不待言。只忽听得本科探花点了个旗人，个个惊畏，都说：“这实在要算本朝破天荒的第一人了。”纷纷纳罕。那知当时清朝兵民畏法，官吏知法，大臣执法，圣天子神明乎法。原来那日进士前十本殿试卷子，圣人见那第三本，虽然写作俱佳，只是策文靡丽而欠实义，字体姿媚而欠精神，料不是个远大之器。及至看到第八名安骥，这本不但写得黑圆光润，那策文的经学史学两条，对得本本源源；漕政、捕政两条，对得条条切中利弊。天颜大喜，便从第八名提前来，定了第三名，把那原定的第三

名，改作第八名，因此安公子便占了个一甲三名的探花郎。

那后左门的那班新进士，见宫门一阵簪缨乱动，知是卷子下来了。时候离得越近，心里望得越紧。紧接着便是那班带引见的官，如飞而来。忽然见一个胖子，分开众人，两只手捧着个大肚子，两条腿踉跄踉跄的，跑得满头是汗，张着个大嘴，一上来便叫：“龙媒，龙媒！”众人又不知龙媒为谁。他一眼看见安公子，便跑到他跟前，只说了个恭喜两个字，便扶了安公子的肩膀，喘个不住，可再说不出话来了。安公子出于不意，倒被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认得是何麦舟。这何麦舟便是安公子当日上淮安的时候，同管子金两个来帮盘缠的那人。安公子见他这个样子，只问说：“怎么了？”他才喘吁吁的伸了三个指头说：“龙媒恭喜，你点了一甲三名探花了。”安公子只是不信。这个当儿，早听那班带引见的官儿，一名一名叫到他的名字，果然一甲三名叫的是安骥。安公子此时惊喜交集，早同了那九个人，一个个跟着来到乾清门排班。

大家围着一看，只见状元清华丰采；榜眼凝重安详；到了那个探花，说甚么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只他那气宇轩昂之中，不露一些纨绔；温文儒雅之内，不沾一点寒酸，真真是彝鼎圭章，熙朝人瑞。就连那个传胪，也生得方面大耳，一部浓须，象是个干济之才。众人不胜叹赏。那知这班草茅新进，初来到这禁卫森严地方，一个个只管是志等云飞，却都是面无人色。十个人一班儿排在那里，只口中念念有词，低着头，悄默声儿的演习着背履历。不一刻，只见黄门官站在那高台阶上，说了句引，便鱼贯而入的带上去引见。下来名次不动，静候次日升殿传胪。安公子回到宅里，想到这番意外恩荣，诸事不顾，一心只想飞回去见着父母，正不知二位老人家当如何欢喜。无如明日便是传胪大典，紧接着还有归大班引见，鼓宴谢恩，登瀛

释褐许多事。授了职，便要进那座翰林院到任。事不由己，只是无法先差人回园，代给父师叩喜，稟知所以改点一甲三名的原故。

安老爷到了公子引见这日，分明晓得儿子已就取在前十名，大可放心了。无如望子成名比自己功名念切，加还几倍。一时又想到相公的满洲话儿平常，怕他上去背不上履历来。一时又虑到孩子腴腆，怕他起跪失了仪。从天不亮起来，坐在那里看两行书搁下，满屋里转一阵，写几个字搁下，又走到院子里望望。等到日已东升，这个心可按捺不住了，连忙洗了手，换上大帽子，到了自己讲学那间屋子去，亲自上书架子上，把《周易》蓍草拿下来。桌子擦得干净，布起位来，必诚必敬，跌了跌蓍草，卜安公子究竟名列第几；跌完却卜着“火地”晋卦。一看那“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三句，便有些犹疑，心里暗道：“四大圣人这两卷《周易》，诚然万变无穷，我这点‘易’学，却也有几分自信，怎的今日卜得这一卦，我竟有些详解不来。按这个‘晋卦’的卦象，火在地上，自然是个文明之兆；康字岂不正合安字的字义；马字又是个骥字的左畔，分明是玉格的名字了。这昼日三接，不消说是个承恩之意；我心里却卜得是他的名次，难道会名列第三不成？哪个旗人，会点了探花之理？不是这头解法。”又参详了半日说：“呀！不妙了！莫非他改了三甲了罢！”说着，又自己摇摇头说：“益发不是，从没个前十名会改三甲的。况且他那策底子我看过的，若说有甚么毛病，那班读卷的老前辈，都是何等眼力，又怎的把他列到前十本去呢？”越想心里越不解。便收拾起来，回到上房，把这段话告诉太太和舅太太。舅太太说：“姑老爷，你不用尽着犹疑了！”因指着金、玉姐妹两个道：“前几个我们娘儿三个说闲话，还提来着，我说：‘你们一家子，只管在外

头，各人受一场颠险，回到家来，倒一天比一天顺当起来了。’她姐儿俩提起张亲家母去年的话来，还笑说：‘这底下还要抢头名状元，作八府巡按呢！’我说：‘你们俩不用笑，瞧起你们老爷、太太的居心行事，再碰上你们家的运，只怕我们这个少姑爷子，照鼓儿词上说的，竟会点个鼎甲，放了巡按，还定不得呢！’瞧瞧是应了我的话不是？”安老爷此刻一心正经，笑道：“这个怎的和那先圣《周易》讲得到一处？”

正说着，只见晋升忙忙的跑进来说：“回老爷，有位老爷要拜会老爷。”老爷便怪着他道：“到底是谁要拜会我？只这样一位秃头老爷，我晓得他是谁？你说话怎么忽然这等糊涂起来了？”晋升道：“这位老爷没来过，奴才不认得。奴才方才正在大门板凳上坐着，见这位老爷骑着匹马，老远的就飞跑了来。到门口下了马，便问奴才说：‘这里是安宅不是？’奴才回说：‘是。’奴才见他戴着个金顶子，便问：‘老爷找谁？’他说：‘你快请你们老太爷出来，我有话说。’奴才问：‘老爷，怎么称呼？要见主人，有甚么事？说明了，家人好回上去。’他说：‘你别管，只管回去罢！’说着，自己把马拴在树上，就一直跑进大门来了。奴才只得让到西书房去坐。他还说：‘请你们快出来，我还要赶进城去呢！’”安老爷听了，也心中诧异，不及换衣服，便忙忙的出去见那位老爷。安太太、舅太太、张太太一时听了，更摸不着门子。不放心，忙叫了个小子，跟着老爷出去打听。

那位老爷正坐在西书房炕上，跷着条腿儿，叼着根小烟袋儿，腰里拿下火链来，才要打火吃烟；见一掀帘子，进来了个清瘦老头儿，穿着身旧衣裳。他望着勾了勾头儿，便道：“一块坐着，不识贵姓啊？”安老爷答道：“我便姓安，恕我家居，轻易不到官场；在场的诸位相好，都不大认识了。足下何来？”

到舍下有何见教？”他这才知是安老爷，连忙放下烟袋，请了个安说：“原来就是老太爷！”慌得安老爷躬身拉起说：“素昧平生，怎么行这个礼，这等称谓？请问外头，怎么称呼？”他才说道：“笔帖式姓贺，名字叫喜升，不敢回老太爷，外头人都称笔帖式是喜贺老大，我们大人打发来了，叫道老太爷的大喜，说宅里的大爷中了探花了。”安老爷听他这话，说得离奇，疑信参半，忙问：“贵堂官是那位？”他才说：“包衣按班乌大人。笔帖式今日是堂上听事的班儿，我们大人把我叫到右门儿，亲口吩咐说：‘才在案儿上见前十本的卷子下来，看见大爷的卷子，本定的是第八名，主子的恩典，把名次升到第三，点了探花了。’差派笔帖式飞马来给老太爷送个喜信。还说：‘因为老太爷是我们大人的老师，算烦笔帖式辛苦一趟。’笔帖式抓了匹马就来了。方才笔帖式眼拙，没瞧出老太爷来，老太爷万一见着我们大人，还求美言两句。”说着，又请了个安。老太爷此时心里的乐，才叫个梦想不到，那里还计较这些小节。看了看那位喜贺大爷的年纪，才不过二十来岁，不好叫他大哥，又与他无统无属，不好称他贺老爷。便道：“老弟说那里话，着实受乏了；改日我再亲去奉拜，先叫我小子登门道乏去。”说着，让他喝茶吃烟。那位喜贺大爷坐了一刻，便起身告辞说：“笔帖式还得赶到宅里销差去呢！”安老爷送到大门，看他坐了马，加上一鞭，如飞而去，才笑吟吟的进来。

这个当儿，安太太同金、玉姐妹，以至舅太太、张太太，早得了信了，彼此相见，阖家登时乐得神来天外，喜上眉梢。泥金捷报，也早赶到了。这番称赞不必讲，比公子中举的时候，更加热闹。安老爷道：“大家且静一静，我这半日只象在梦境里呢！”说着，定了定神，才道：“这个信，断不会荒唐，我不能不信，却不敢自信，我此时竟要亲自进城走一趟。一则见

了玉格，到底问个明白，是怎生一件事；二则他受着这等一件意外的恩荣，自然也有许多不得主意，我就当面指示明白，免得打发个人去传说不清。”安太太听了，忙说：“老爷这话，想得很是。”说着，一面就叫人预备车马，打点衣裳。正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忙成一处。公子差来的人也到了。安老爷接着问了问，依然不得详尽。便穿好衣裳，催齐车马进城。家中自有太太和二位少奶奶并家人料理。

安老爷从庄园来到住宅，公子见自己不能分身回园，叩谒父母，倒劳父亲远来，慌忙出来跪迎问安。此时父子相见，那番欢喜，更不待言。一时张老也迎出来，彼此称贺。安老爷进来，不及闲谈，坐下便问公子究竟，怎的便得高点鼎甲的原由。公子随把今日引见，并见着乌大爷怎的告知详细，从头回了一遍，老爷方得明白。因也把今日早起卜易，怎卦着“晋”卦，恰好乌大爷着那位喜贺大爷到庄送信的种种情节告诉公子。因说道：“从来说圣心即天心，然则前人那‘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的两句诗，直是从经义里出来的名言。便是我那日给你出的那个诗题，也莫非预兆了。”说着，才待和亲家老爷叙叙连日的阔别，不想亲家老爷倒象个主人，早在那里替女婿张罗老爷的酒饭。

当下父子翁婿饭罢，安老爷因公子中后，城内各友，都曾远到庄园贺喜，如乌、吴、莫诸人，以及诸门弟子，也都去过。还有那娄蒙斋，自从和老爷作通家后，见了安老爷，佩服得五体投地，时常要来亲炙领教。安老爷是有教无类的，竟熏陶得他另变了个气味了。那乌克斋原是安老爷的学生，如今又作了公子的座主，早行了个先施的礼，彼此各行各道。公子尊他为师，他却仍尊安老爷为师，此科甲中常例也。安老爷便趁这趟进城，一一拜过。又到了那位喜贺大爷门首，道过了乏，倒累

他次日连忙到庄园来请安缴帖。过了两日，又送了八盒儿关防衙门内造的饽饽来。安老爷连日在城内拜完了客，又把公子的事情，一一布置指示明白，便吩咐他索性等诸事应酬完毕，再回庄园；又给他看定了个归第吉日。公子一时得了主意，安老爷便先回双凤村，闲中商量起儿子归第的事来。

一天，老夫妻两个同着媳妇正计议家事，只见舅太太和张太太过来。舅太太坐下，便道：“姑老爷，我有句话，要和姑老爷商量，可是张亲家的事。张亲家公是慌着碰你个钉子不肯说；亲家母呢，她说她是个锯子嘴的葫芦，还说你说的话，她听着摸不着，叫我瞧着咱儿。说咱儿好还带管说，务必替她说成才好。前儿我和我们姑太太商量的会子，姑太太也拿不稳你老的主意。我这里头可受着窄呢！你可不许和我闹一大车书；你就请出孔圣人来也不中用。这件事总得给人家弄成了。”论安老爷这个人，蹈仁履义，析矩周规，不得不谓之醇儒。只是到了他那动称三代起来，却也令人不好和他共事。不知这位舅太太怎的一眼把个生克制化的道理看破了，只要舅太太一开口，水心先生那副正经面孔，便有些整顿不起来。也搭着这位老儿的近况，正是身静心闲，神怡心会，听舅太太说了这阵，便笑道：“夫商量者，商其事的可否，互相商酌而行之谓也。你如今话不曾说，先说请出孔圣人来也不中用，然则还商出些甚么量来？”舅太太道：“我不管这些，你这说应不应罢！”安老爷道：“益发大奇，你就叫我看篇文章，也得先有个题目。如今文章倒作了大半篇，始终未曾点出题来，却叫我从那里应起？”舅太太又道：“姑老爷常说的呀，孔夫子的徒弟，讲怎么听见一样儿，就会知道两样儿；又是谁还能知道十样儿呢！姑老爷这么大学问，难道我说了这么几句话，你还听不出个四五六儿来吗？”安老爷道：“啊！《论语》要这等讲法，亦吾

夫子之厄运也。”安太太道：“你们可呕坏了人了，这到那一年是个说得清楚啊！等我说罢！”因说道：“张亲家的思想，是因为玉格中了，要给他热闹热闹。”才说了一句，安老爷早一副正色道：“要是打算唱戏作贺，可断使不得，这却不敢奉命。”舅太太道：“不是用得那么个样儿，等我告诉姑老爷。张亲家说的，是他们外省女婿中了状元，都兴丈人家请游街夸官；就是咱们城里头，我也还赶上过老年还兴这个热闹儿，姑老爷想来也赶上了。讲到你中举的时候，我们家可没请过，我先说了，省得你回来，又比出个例儿来。如今张亲家想着，等女婿回来，这里打发人远远儿接出去，给他弄份新执事，也给他插上金花，披上红，把他接了家来。一则是个热闹儿，再者一个小孩子中了会子，也叫他兴头兴头。姑老爷说使得使不得罢？”

这个当儿，不惟安太太、金、玉姐妹望着老爷，连长姐儿都不错耳轮儿的，听老爷怎么个说法。只见老爷听罢，哑然大笑，说道：“我只道是怎么个难题目，原来为此，何须辞费到如此，此亦不读书之故也。听我讲，那花红不必费心，有朝廷的恩赐，赴琼林宴这日，一榜新进士都要领的；却只有榜眼、探花、传胪一定要披带起来，才成得这个盛典。至于执事，国初的时候，官员都有例用的执事，只翻出《会典》来看，上面载得明明白白。如今玉格既点了探花，自然该有他应用的仪仗。这事便是真个请教孔夫子，孔夫子也没个不许可的理，有甚么使不得的？”安太太见老爷难得有这等一桩俯顺群情的事，也自高兴，便闲谈道：“真个的既是例上有的，怎么如今外省还有个体统，京里的官员，倒不许他使呢？”安老爷道：“是不能也，非不许也。你们既不博古，焉得通今，这可就要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道理了。我朝以弓马取天下，从不晓得甚么

叫作图安逸。国初官员乘马的多，坐轿的少；那班世家子弟都是骑马，还有骑着骆驼上衙门的呢！渐渐的忘了根本，便讲究坐轿车。渐渐的走入下流，便讲究跑快车。渐渐的弄到不能乘车，便讲究雇驴车。渐渐的连雇驴车也不能了，没法，虽从大夫之后，也只得徒行起来了哇！何况一路还要到鼻烟铺里装包烟，茶馆儿去喝碗茶，这要再用上份执事，成个甚么体统？如今既是亲家这等疼孩子，我也不好故却，待我着个人替他照那《会典》上开载的，不奢不俭，置办一份起来何如？”张太太听了半日，听这句话头儿，仿佛是允应了，便和舅太太说道：“我和你说句话儿来着，人家亲家老爷，凭甚事儿，你给他说到理上，他没个不答应的不是？”舅太太道：“说了半天，敢这孔圣人就在这儿呢？”大家一笑而罢。

安公子传胪下来，授职用了编修，接着领宴谢恩，登瀛释褐，一切公私事宜，应酬已毕，便打算遵着安老爷给他定的那个归第吉期，收拾回园，叩见父母。他未回家之前，那恩赏的旗匾银两，早已领到，安老爷先在庄园门外，立起一对高大朱红旗杆。那庄门外本有无数的大树，此时正是浓荫满地、绿叶团云的时候，远远的望着，那万绿丛中一点红，便有个更新气象。庄门上高悬一面粉油大字“探花及第”的竖匾。迎门墙上，满贴着泥金捷报的报条。出入往来的那班家丁，倍常有兴。里边两位当家少奶奶，早吩咐人在当院里设下天地纸马香烛香案；又扫除佛堂，摆着满堂香具，家祠里也预备祭筵。安老夫妻又叫在何公祠也照样备办一分供献。

是日，安老爷因是个喜庆日期，兼要叩谢天恩祖德，便穿了件纵锦打边儿加红配绿的打子儿七品补子的公服。安太太、舅太太都是钿子擎衣儿。张亲家老爷，先两日早回了庄园，新置了一套羽毛袍套。亲家太太又作了一件绛色状元罗面，月白

永春里子的夹纱衫子，穿得纱架也似的。金、玉姐妹此刻是钦点翰林院编修、探花郎的孺人了；按品汉装，也挂上朝珠，穿着补服。两个人要讨婆婆的欢喜，特特的把安太太当日分赏的那两只雁塔题名的雁钗，戴在头上。事有凑巧，恰值何小姐前几天收拾箱子，找出何太太当日戴的一只小翠雁儿来，嘴里也含着一挂饭珠流苏，便无心中给了那个长姐儿。她这日见两奶奶都戴着双翠雁儿，也把那只戴在头上，婢学夫人，十分得意。

这日天不亮，张老便和亲家借了两个家人，带了那分执事，迎到离双凤村二十里外，便在那座梓潼庙等候。那执事是一对开道金锣，面对赐进士出身、钦点探花及第的朱红描金衔牌，一对清道旗，一对朱花旗，一对金瓜，一把重沿蓝伞。公子那边从头一日收拾妥当了，次日起早带了家人，便回庄园而来。半路到了梓潼庙，吃些东西，换了衣服，一路锣声开道，旗影摇风。公子珠挂沉檀，头插两朵金花，身披十字形红，骑一匹雕鞍金勒的白马，迤迳向双凤村缓缓而来。一路也过了四五处烟村，也过了两三条镇市，两面金锣接连十三棒敲个不断，惹得那些路上行人，深闺女儿，都彼此闲论着说：“这读书得作官的，果是谁家子？”一程一程，来到临近，公子在马上，望着那太空数点白云，匝地几痕芳草。恰遇那年下半年有了闰月，北地节候又迟，满山杏花还开得如火似锦。四围杏花风里，簇拥着他白面书生的一个探花郎，好不兴致。近山一带那些人家，早就晓得公子今日回第的信息，一个个扶老携幼，抱女携男，都来夹道欢呼的站在两旁，看这热闹。内中也有几个读书的皓发庞眉老者，扶了根拐杖，在那里指指点点说道：“不知这位安水心先生怎样自爱，才生得这等一位公子！又不知这位公子怎样自爱，才成了恁般一个人物！”

须臾，公子马到门首，一片锣声振耳，里头早晓得公子到

了。公子离鞍下马，整顿衣冠，抬头一望，先望见门上高悬的“探花及第”那四个大字。进了大门，便是众家丁迎着叩喜。走到穿堂，又有业师程老夫子那里候着道贺。他匆匆一揖，便催公子道：“我们少刻再谈，老翁候久了。”公子让先生进了屋子，才转身步入二门。早见当院里摆着香烛供桌，金、玉姐妹在东边迎接；一群仆妇丫鬟，都在西边叩见。公子此时不及寒暄，便恭肃趋跪上堂，给父母请了安，见过舅母、岳母。安老爷此时已经是满面的祭神如神在的神情。公子才得请过安，安老爷便站起来，望着公子道：“随我来。”便把公子带到当庭香案跟前，早有晋升、叶通两家人在那里侍候，点烛拈香。安老爷端供焚香，炷在香斗里，带领公子三跪九叩，叩谢天地。退下来，前面两个家人引着从东穿堂过去，到了佛堂。佛堂早已点得灯烛辉煌，香烟缭绕。安老爷回到佛堂，不准妇人站在一旁，敲磬的那个侍候佛堂的婆子，早已躲在一旁去了。家人敲了磬，老爷带领公子拜了佛出来，仍由原路出了二门，绕到家祠。因公子在城里，早在宗祠里磕头过了，便一直的进了祠堂，在他家老爷、老太太神主前祭奠行礼已毕，出了祠堂门。安老爷向来行不由径，便不走那座角门，仍从外面进了二门，来到上房。公子待父亲进房归座，便要给父母行礼了。只见安老爷上了台阶儿，回头问着晋升、叶通道：“我吩咐的话，都预备齐了没有？”两个答应一声齐了，便飞跑出了二门，同了许多家人，抬进一张搭着金虎皮椅披的大围椅和一张书桌来。你道安老爷一个家居的七品琴堂，况又正是这等初夏天气，怎的用一个虎皮椅披呢？原来那汉、宋讲学大儒，如关西夫子，伊、闽、濂、洛诸公，讲起学来，都要设绛帐，拥皋比。安老爷事事师古，因此自己讲学的那个所在，也是这等制度。不想今日正用着它，抬进来。老爷亲自带了家人，把那椅子安在中堂北

面。椅子前头，便设下那张书案。

这个当儿，张老夫妻是在他家等着接姑爷呢！只有舅太太、安太太、金、玉姐妹，并一班丫头，几个家人媳妇在那里。见安老爷回到上房，且不坐下受儿子的头，先这阵布席设位，诸女眷只得闪在一旁。舅太太先纳闷儿道：“怎么今儿个，他又外厨房里的灶王爷，闹了个独坐儿呢？回来叫我们姑太太坐在那儿呀？”安太太见老爷脸上那番屏气不息，勃如战色的光景，早想到定是在那位神佛跟前许的甚么愿心，便在旁问道：“老爷不用老香烛台么？好到佛堂请去。”只见老爷摇摇头道：“那香烛都是那班愚僧误会佛旨，今日这等仪节，岂容焚烧香烛亵渎得的。”当下不但诸女眷听了不得明白，连公子也无从仰窥老人家的深意，只得跟着往来奔走。一时设毕，安老爷又吩咐：“就上祭罢！”只见众家人从二门外端进四个方盘来。老爷便带公子，一件件捧进来，摆在案上。大家一看，右手里摆着一方锡铸的朱墨砚台，又是两件朱墨笔。挨着砚台，摆着一根檀木棒儿，一块竹板儿。左手里摆着，却是安老爷家藏的几件古器。一件是个铁打的沙锅浅儿模样儿，底下又有三条腿儿。据安老爷平日讲说，是上古燧人氏教民火食，烹调始兴时候的锅，名曰燧釜。一件象个黄沙大碗，说是帝舜当日盛羹用的。一件是个竹筐儿，便是颜子当日箪食瓢饮的那个箪。那个黄沙碗儿装着一盘清水。那两件里，一个装着几块山涧里长的绿翳青苔，俗叫作头发菜；一件装着几根海岛边生的乌皮海藻，便是药铺卖的那个咸海藻。把这分东西，供得端正。然后安老爷亲自捧了一个圆底儿方口儿的铁酒杯，说那便是圣人讲的觚不觚，觚哉觚哉的那个觚；杯里满满盛着一杯清酒。老爷兢兢业业，举得升空过顶，从东边献到座前。供好了，座旁三揖而退。才退到正中，带领公子行了个四拜的礼。立起身来，又从西边上

撤下那酒杯，捧着作了个揖。出了院子，早见叶通捧过一束白茅根来，单腿跪着，放在阶下。安老爷才望空一举，把杯酒奠在那白茅上，进来又站在那书案的旁边，问公子道：“你可知我今日这个用意？”公子答道：“西边这几件，自然是丹铅设教、夏楚收威的意思。那簞食瓢饮，正是至圣大贤的手泽口泽。只不知那奠酒为何要用着白茅根？”安老爷道：“这个典，你只看《尔贡》中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的几句注疏，就晓得了。”公子道：“祭的是位古圣先贤？”安老爷道：“古圣先贤怎么好请到我内室来。”因指着何小姐道：“这便是她的祖父，我那位恩师。当年我不受他老人家这点渊源，却把甚的来教你？你不经我这番训诲，又靠甚的去成名？这便叫作饮水思源，敢忘所自。你要晓得这等师生，却和那托足权门，垂涎外任的师生，是两种性情，两般气味。”安老爷将说完这话，舅太太便叫：“得了，收拾收拾，两位快坐下。让人家孩子叩头罢。我也家去等着陪姑爷去了。”

这里众人忙着收拾清楚，安老爷、安太太便向正面床上双双归坐；公子才肃整威仪，上前给父母行礼。把个长姐儿忙得又要侍候老爷、太太，又要张罗两位奶奶，已经手脚不得闲儿了。她还得耳轮中聒噪着探花，眼皮儿上供养着探花，嘴唇儿边念道着探花，心坎儿里温存着探花，难为她只管这等忙，竟不曾短一点过节儿，落一点精神儿。长姐儿尚且如此，此时的金、玉姐妹，更不消说是“难得三千选佛，输他玉貌郎君”了。况又二十成名，是妾金闺夫婿，她二人那一种面上分明露的出来、口里转倒说不出的欢喜，就连描画也描画不成了。一时，公子拜罢起来，只听安老爷和太太说道：“太太，我家这番意外恩荣，莫非天贶，君恩，祖德，神佑！不想你我这个孩子，不及两年的工夫，竟作了个华国词臣，荣亲孝子。且喜你我二

十年教养辛勤，今日功成圆满，此后这副承先启后的千斤担儿，好不轻松爽快呀！”太太道：“是虽说是老爷和我的操心，也亏他自己的立志。我不是说句偏着媳妇的话，也亏这两媳妇儿帮他。”老爷道：“正是这说。古有云：‘退一步想，过十年看。’这两句话似浅而实深。当我家娶这两房媳妇的时候，大家只说她们门户单寒；当我丢了那个知县的时候，大家只说我前程蹭蹬。你看今日之下，相夫成名，正是这两个单寒人家的佳妇；克家养志的，正是我这个蹭蹬县令的佳儿。你我两个老人家，往后再要看着他们夫荣妻贵，子孝孙贤，那才是好一段千秋佳话哩！”这正是：

如花眷作探花眷，小登科后大登科。

后事如何？下回书交代。

第三十七回

志过铭嫌隙成佳话 合欢酒婢子代夫人

上回书交代到安公子及第荣归，作了这部评话的第四番结束；这段文章，自然还该有个不尽余波。公子拜过父母，便去拜见舅母，金、玉姐妹也一同过去。三个将进院门，早见舅太太在屋门口儿等着。见他们来了，笑道：“这可说得是个新贵了，连跟班儿的都换了新的了。”说着，公子进门，便让舅母坐下受礼。舅太太说：“我不叫你不磕这个头，大概你也未必肯，就磕罢！”公子一面跪下，她一面拉着公子的手说道：“快快儿的乘早些儿换红顶儿，不但你们老爷、太太越发喜欢了，连我这干丈母娘可也就更乐了。”公子被舅母紧拉着一只手，说个不了，只得一手着地，答应着行了礼起来；舅太太便让他摘帽子，脱褂子，又叫人给倒茶。公子说：“我不喝茶了，这时候怎么得喝点儿甚么凉的才好呢？”舅太太道：“有，我这里有给你煮下的绿豆。我自己包了几个粽子，正要给你送过去呢！”说着，便叫老蓝就端来，大爷这里吃。老蓝答应一声，端了一碗凉绿豆，一碟粽子。又见那个丫头，原名素馨，改名绿香的，从屋里端出一碟儿玫瑰卤子，一碟儿冰糖来，都放在公子面前。公子一面吃着，舅太太又说：“吃完了，再把脸擦擦，就凉快了。”公子一径吃完，搽了脸，重新打扮起来。

舅太太道：“我这里还给你留着个玩意儿呢！不值得给你送去，你带了去罢！”说着，便叫绿香从屋里一件件的拿出来。一件是个提梁匣儿，套着个玻璃罩儿，又套着个锦囊。打开一看，里头原来是一座娃娃脸儿一般的整珊瑚顶子，配着个碧绿的翡翠翎管儿。舅太太道：“这两件东西，你此时虽戴不着，将来总要戴的，取个吉祥儿罢！”金、玉姐妹两个都不曾赶上见过舅公的，便道：“这准还是舅舅个念信儿呢！”舅太太道：“哎！你那舅舅何曾戴得个红顶儿呀，当了个难的乾清门籍，好容易升了个等儿，说这可就离得梅楞章京快了。谁知他从那么一升，就升到那头儿去了。这还是四年上才有旨意，定出官员的顶戴来，那年我们太爷在广东时候得的。”张姑娘道：“敢是老年官员都没顶儿吗？这我可又知道了个古记儿。”何小姐道：“不然，为甚么帽子要分个红里儿，蓝里儿呢！”说着，公子又看那匣儿，是盘八百罗汉的桃核儿数珠儿，雕得十分精巧。那背坠佛头记念，也配得鲜明。公子倒觉很爱，便道：“那盘轻巧，我就换上它罢？”舅太太益发欢喜，就盘腿坐在那里，叫近他些，又叫他低了头，亲自给他换上。何小姐早把那个匣子打开，却是一份绝好看的飘带荷包手巾。舅太太道：“你们俩瞧瞧，这还是我二十年头里的活计，如今再叫我照这么个模样儿做出，我可做不上了来。”何小姐道：“活计是不用讲了。难为娘怎么收来着，竟还好好儿的呢！”因和公子说道：“也换上罢。”说着，不由分说，便给他换上。公子这才戴上帽子，谢了舅母，亲自拿着那个匣儿去回父母。舅太太又和他说道：“回来我同你丈母娘请姑老爷、姑太太，还请你们作陪呢！”公子一面答应，便过来把方才得的东西都请父母看过。安老爷夫妻自是欢喜，便催着他过后边去。安太太道：“我叫人把那个角门儿给你们开开了，两媳妇儿都跟过去。一

个也该到自己祠堂里磕个头，一个也该见见自家的父母。别自顾咱家里闹热，叫人家养女孩儿的看着寒心。”二人答应着，带上一群丫头女人，又保驾似的跟了去。

不一时，到了何公祠，戴勤、宋官儿和一班家人早在那里伺候。公子告过祭，何小姐才上前磕头。张姑娘在姐姐跟前是断不落这个过节儿的，此刻有个不随着磕头的吗？二人一同拜罢起来，撤去祭筵，关好门户，便到何小姐当日住过半天儿的那个禅堂去坐。只见华妈妈从她家里提了一壶开水，怀里又抱着个卤壶，那只手还掐着一托茶碗茶盘儿进来。公子道：“你就叫你媳妇儿帮帮不好吗？为甚么要累得这么？阿哥的妈妈，又忒累的娘模样儿呢！”她道：“可不是叫媳妇儿张罗来着么！偏偏儿你这么过当儿，芒种儿醒了，赖在他妈身上只不下来。我嫌他们那孩子爪子累赘，还没我自己干着爽利呢！”说着，便连着给奶奶倒茶。

你道这芒种儿又是谁？前面书交代过的，何小姐过门的时节，那随缘儿媳妇正是怀着将近三个月的双生子，所以不曾进得新房，屈指算到上年的芒种前后，可不正该养了。转眼今年又是芒种，那孩子恰好周岁儿，敢是也懂得赖在他妈身上不下来了。

一时倒上茶来，张姑娘道：“茶不吃倒不要紧，你们谁快给我装烟吃罢！”说着，早见柳条儿装过烟来。何小姐道：“喝她们口茶，给爷妈磕头去罢！这一袋烟又得半天。”说着站起便去接她的烟袋。张姑娘笑道：“好姐姐，等我再吃两口。”一面把烟袋递给柳条儿，一面还回头来，就把手里抽了两口，三个人才一同过张老那边去。

到了门首，他老两口儿早迎出来。原来张老因人少房多，只占了三间正房，六间厢房。那正房里当中供佛，一间住人，

一间坐客。当下公子夫妻进去，见堂屋里佛爷桌儿上换了簇新的黄布桌围；桌儿上的锡蜡五供儿擦得镜亮；佛前点着日夜不断的万年海灯。佛龕两旁，一边儿还立着一根干稻草，讲究说这是怕屋里有个不洁净，遮佛爷的眼目的。佛桌儿前早铺下了个蒲垫儿。老两口儿走到那蒲垫跟前，就站住等着姑爷行礼。你道这是个甚么仪注？原来小户人家，凡遇着大典礼，不大肯坐下受人的磕头，总是叫他朝着家堂佛磕。便是家内有个孩子，从散学里下了学，也得朝着佛爷作那个揖。这是比户皆然，却为《礼经》所不载。更兼安公子中举的时候，是在上屋给岳父母行的礼，此时如何想得到这个规矩。及至听他岳丈说了句：“姑爷来到就是，别行礼罢！”他才知是该朝佛爷磕头的。便在蒲垫儿上先给泰山磕了三个头。张老也说了几句老实吉利话儿，又说：“这也不枉你老儿俩、她姐儿俩受那场苦哇！这都是佛天菩萨的保佑啊！”公子起来，又给泰山磕头。俗语说的，“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今番亲家太太的谈吐，就与往日大不相同了。只听她说道：“姑爷多礼，姑爷请起。这可实在的难为你，也不枉你家一场辛苦吃到底，也不枉我家行下的秋风望下的雨，也不枉咱两家子这一嫁一娶。往后来我两口儿还愁甚么年少柴来月少米。可是人家说的，老天隔不了一层纸。等明儿她姐儿俩再生上个一男半女，那才是重重见喜。谁也说不的，这都是人情天理。”不想她一朝作了官亲，福至心灵，这几句官话儿，倒误打误撞的，说了个合辙押韵。

却说张老让他三个坐下，便高声叫道：“大舅妈，拿开壶来。”那个詹嫂听得公子来了，死也不敢出那个房门。连答应都慌着答应，答应一声，只叫她那孩子送了水壶来。那个孩子也是发讪，不肯进屋子，只在屋门外叫：“姑爷，你接进开壶去呀！”原来那孩子极怕张姑娘，张姑娘便叫道：“阿巧进

来。”他这才讪不答的蹭进来，一手提携着水壶，那手还把那二拇指头搁在嘴里叼着，嘻嘻的姍笑，递过壶去。张太太又叫他给公子请安，白说了他象扭股儿糖似的，可再也不敢上前儿咧！何小姐道：“不用请安了。”因指着公子问他：“你只说这是谁罢？”那孩子又摇摇头。何小姐道：“我呢？”他倒认得说：“你！你也是姐。”张姑娘道：“那么问着你那是谁，只摇头儿不言语，偏叫你说。”他只才鸣呐鸣呐的答道：“他是个老爷。”说着，张老冲了茶，他接过水壶去，就拔脚跑了。张老端过茶，公子连忙站起来要接，见没茶盘儿，摸了摸那茶碗又滚烫。只说：“你老人家，叫他们倒罢！”及至凉了凉端起来要喝，无奈那茶碗是个斗口儿的，盖着盖儿，再也喝不到嘴里。无法揭开盖儿，见那茶叶泡得岗尖的，待好喧腾到碗外头来了。心想这一喝，准闹一嘴茶叶，因闭着嘴喝了一口。不想这口稠咕噜的醉茶，喝在嘴里比黄连汁子还苦。攒着眉咽下去，便放下碗，倒辜负了主人一番敬客之意。张老又给她姐妹送了茶，便从佛桌儿底下，掏出一枝香根儿。自己到厨房掏了个火来，让姑奶奶抽烟儿。柳条儿这里给张姑娘装烟，戴妈妈便张罗给亲家太太装烟。亲家太太抽着烟儿，何小姐便问道：“妈，你老人家今儿个吃这个烟，怎么不象那老叶子烟儿味儿了？”张太太道：“可说呢，都是你那舅太太呀！我到了她屋里，她就闹着不与我吃我的烟，只吃她的。昨儿个她又买了十斤渣头送我，吃着倒怪香儿的呢。就这不禁吃，一会的子又怪燎嘴的，大概吃惯了，也就好了。”当下宾主酬酢礼成，公子才致谢了岳父岳母迎接夸官的盛意。他老两口子也谦不中礼的谦了两句。公子便要告辞过前头去。何小姐因问张太太说：“妈不是回来还同舅母请公婆吃饭么？为甚么不趁早角门儿开着一块儿走呢？省得回来又绕了远儿。”张太太便道：“使得。”

说着，用两指头撵灭了那根香火，又叫道：“大舅妈，我不来家吃饭了。晚饭少打半碗米罢！”便一同过这边来。

到了上房，安老爷正和安太太、舅太太在那里长篇大论，谈得高声，见公子来了，便要帽子褂子，待要穿戴好了，亲自带他出去拜谢他的业师程老夫子。正说着，人回程老师爷穿了公服过来了，现在腰房里候着，说一定要进来登堂给老爷、太太贺喜。

读者，你道这位程老夫子从那里说起又穿了公服来？原来他当日是个出了贡的候选教官，因选补无期，家里又待不住，便带了儿子来京，想找个馆地。恰值那年安老爷用了榜下知县要上淮安，又打算叫公子留京乡试，正愁没个人照料他课读，见程师爷来了，是自己幼年同过窗的一位世兄，便请他在家下榻。那程师爷见修饌不菲，人地相宜，竟强似作个老教去吃那碗豆腐饭；因此一住四个年头，宾主处得十分合式。安老爷又是位尊师重道的，平日每逢家里有个正事，必请师老爷过来同诸亲友一体应酬，从不肯存那通称，本是教书匠，到处都能雇得来的浅见。因此师老爷也就居移气，养移体起来。置了一顶鸭蛋青八丝罗胎，平鼓洼爹时样纬帽；买了一幅自来旧的八品鹤鹑补子，一双脑满头肥的转底皂靴。这日欣逢学生点了探花，正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桩得意事，所以才戴其帽而圆其领的过来，定要登堂道贺。

安老爷因自己还没得带儿子过去叩谢先生，先生倒过来了，一时心里老大的不安，说道：“这个怎么当？”低头为难了半日，便和太太说道：“这样罢！既是先生这等多礼，倒不可不让进上房来，莫如太太也见见他；我夫妻就当面叫玉格在上房给他行个礼，倒显得是一番亲近恭敬之意。”太太也以为很是。

安老爷家向来最是内外严肃，外面家人非奉传唤，等闲不

入中堂。在上房伺候的，都是一班仆妇丫鬟，此外只有茶房儿老尤的那个九岁的孩子麻花儿，在上屋里听叫儿。当下众人听得师老爷要进来，一个个忙着整坐位，预备掀帘子。安太太一班内眷带了众丫鬟都到东里间暂避。其余的老婆儿小媳妇子们都在靠西一带远远的伺候着。此时替那个长姐儿计算，她自然也该跟了太太进里间去才是；无如她心里另有一桩心事，你道为何？原来她自从去年公子乡试，头场出来，打发戴勤回家请安的那天，她听戴勤回老爷话，说了句师老爷说大爷准中。落后见大爷果然中了不算外，并且一直中到探花了，她心里便着实的感佩这位师老爷。难得今日这个机会，她便不进屋子，和那班仆妇站在外间想瞻仰瞻仰这位师老爷是怎的是个神仙样子。只听老爷先吩咐人预备开正门，又道：“就请师老爷罢！”家人答应出去，老爷早带了公子迎到二门台阶下候着。此时长姐儿心里打着这位师老爷连我们老爷都教得起，纵然不能照影上扮的刘备老爷的那位诸葛亮军师那么个气派儿，横竖也有书上说的岳老爷的那位教师周先生那么个光景儿；掉在地下，也不至于象春香儿闹学上的陈最良。只不错眼珠儿从玻璃里向二门望着。正盼望间，但见外面家人从二门旁边跑进来，回了一声说：“师老爷进来了。”紧接着吱吱吱屏门大开，就请进那位师老爷来，她一瞧先有几分不满意。

原来那位师老爷，生得来虽不必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那双眼睛也就几乎视而不见，虽不道得鞠躬如也，那具腰也就带些屈而不伸；半截真掺假的小辫儿搭在肩头，好一似风里垂杨飘细细；一片银镀金的浓胡子绕来满口，不亚如溪边茅草乱蓬蓬；一件本色程青茧单袍子，套一件茄合色羽纱单褂子，他自己赶着这件东西，却叫作羽毛外套。那一件外套上，便钉着那副自来旧的补子。又因省了两文手工钱，不曾交给裁

缝，只叫他那个馆僮给钉的，以致钉得一片齐着二道褂钮儿，一片齐着三道褂钮儿。便是朱夫子见了，也得给他注明说：“此错简当在第三道褂钮儿子上。”他看了看，似乎合“褻褻长短右袂”的本义，也还说得通，就那么言具上下察也，套在身上。头上只管是明晃晃一顶金角大王殿的纬帽，那帽袷儿从带上便放之则弥六合的来了；脚下那双皂靴底儿上的泥，只管腻抹了个漆黑；袷儿上倒是白脸儿扯光的一层尘土；虽然考校不出他是那年买的，大约从上脚天直到今日，自来也不曾掸掸刷刷，去其旧染之污而自新。

长姐儿仔细一看，回头和随缘儿媳妇说道：“这是怎么说呢？一个人就砢砢也得砢砢出个样儿来呀！难为咱们大爷怎么和他一个屋里混混来着！”这个当儿，里间儿的内眷也在那里远远儿的从玻璃里望外看。安太太一见，先就说道：“敢则只是姑老爷天天儿叫得震心的他那位程大哥呀！这还用满到是处找着瞧海里奔去吗！张太太只问咱儿了。”金、玉姐妹和丫头们已经笑不可仰，便是安太太那等厚道人，也就掌不住要笑，只和舅太太摆手儿说：“你悄悄儿的，看人家听见。”

说着，大家又往外看。只见他从二门屏风台阶儿上一步一步用脚试着，擦拉下来；到了平地，一副精神早已贯注到上屋跟前，却不曾留心旁边儿还有个主人在那里迎接呢！安老爷只得迎了两步，把手一拱叫道：“大哥，我这里正要带小儿到馆竭诚叩谢，倒劳吾兄枉道先施，请屋里坐。”他听了才连点头儿，带合腰儿，嘴里噉噉测测，一阵有声无词，不甚可辨，大约说的是：“岂敢岂敢。”却又没个里儿表儿。你道这是甚么原故？原来汉礼到了人家里，无论亲友长幼，或从近处来，或从远方来，或是久违，或是常见，以至无论庆贺吊慰，在院子见了主人从不开口说话，慢讲请安拉手儿了。当下他只噉测了

那一阵，便奔了上房来。两旁伺候的两女人，忙把帘子高卷起来，伺候师老爷进屋子。

这个当儿，里间儿的女眷都过格扇跟前来，隔着层格扇绢望外瞧。只见他一进门，不说长，不说短，便举手擎天，毛腰拖地的朝上就是一躬。这一躬打下去，且不直起腰来，却把两只手凑在一处，就着他地儿供送，嘴里还说道：“恭喜恭喜，叩叩叩叩叩叩。”大家一看，这可是希罕儿，都在那里纳闷儿。安老爷听得这个，说了句：“岂敢。”连忙赶过去，和他膀子靠膀子的也那么闹了一阵。口里却说的是：“还叩，还叩，还叩。”这叫作宾请拜，主人辞；宾再请拜，主人再拜；三拜三辞，然后相揖而退，是个大礼。

安老爷和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心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只听他打着一日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底样卧。”论这位师老爷，平日不是不会打着京腔，说几句官话；不然，怎么连邓九公那么个粗豪不过的老头儿，都会说道他有说有笑的，和他说得来呢？此时他大约是一来矜持过当，二来快活非常，不知不觉的乡谈就出来了。只是他这两句话，除了安老爷，满屋里竟没有第二个人懂。原来他说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六个字，底字就作何字讲；底样，何样也，犹云何等也。那个卧字，是个话字，如同官话说“甚么话，甚么话”的个谦词。连说两句，谦而又谦之词也。他说了这两句，便打着京腔说道：“顾这叫作‘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这都是老先生的庭训，兄弟何功之有？惭愧惭愧！嫂夫人面前也请贺贺。”老爷便吩咐公子，请他母亲出来。幸亏是安太太素来那等大方，才能见怪不怪出来和他相见。便忍了笑，扶了儿子出来。从靠南一带，才到下首。才待说话，只听他那里问安老

爷道：“这个就是嫂夫人？”原来大凡大江以南的朋友，见了人是个见过的，必先叫一声；没见过的，必先问问这个可是某人不是。安老爷见问，忙答道：“正是拙荆求见。”他这一肃整威仪，乡谈又来了，说道：“这是要庭参的。”庭参者，行大礼也。说着，只见他背过脸儿去，倒把脊梁朝着安太太向北又是一躬，慌得安老爷还揖不迭，连说：“代还礼，代还礼。”安太太此时要还他个万福罢，旗装汉礼，既两不对帐；待摸着头把儿还他个旗礼，又怕他不懂，更弄糟了。想了想，左右他在那里望着影壁作揖，索性不还他礼。等他转过脑来，才说道：“师老爷多礼！我们玉格这么个糊涂孩子，多亏师老爷费心，成全了他，一总再给老师师老爷道谢罢！”他只低了头，红了脸，一时无话。安老爷便让道：“大哥请坐，待愚夫妇叫小儿当堂道谢。”他又道：“底样卧，底样卧。”公子早过来站端正了，向他拜了四拜，他又答了两揖。等公子起来，他才笑呵呵的说道：“世兄恭喜恭喜，我和你外日泥，叫作石叻恩攻玉，今日直头叫作青出于蓝哉！阿拉！”老爷又向他打了一躬，说道：“此夫子自道也，改日还当竭诚奉请。”读者，你看这位安老先生，也算得待先生其如此恭且敬也了。谁想他自己心里，犹以为未足，还要叫太太带两个媳妇来拜见老夫子。太太却有些不愿意了，只得说道：“我才打发她们俩到佛堂里撒供焚钱粮去了，得会子过来呢！怎么好倒劳师爷尽着等她们呢？先请坐下，改日再叫媳妇儿拜见罢！”安老爷见如此说，这才罢了。太太一面叫人倒茶，一面自己也就进了房间里。舅太太迎着笑道：“姑太太你真是个好人，直算救了两媳妇儿一场大难。”

安老爷见一切礼成，才让师老爷归座，请升了冠。一时倒上茶来，老爷见给他倒的也是碗普洱茶，早料到这桩东西，师老爷一定是“某未达，不敢尝。”忙说：“师老爷向来不喝茶，

你们快换碗姜汤来罢！”仆妇连忙换上姜汤来。那等热天，他会把碗滚开的姜汤唏溜下去竟不怎的不算外，喝完了还把那块姜捞起来搁在嘴里，嚼了嚼才噗的一口唾在当地。旁边一个婆儿连忙来检着了，看不好下手，便从袖口儿里掏了张手纸，叠了四折儿，把那块姜捏出去。安老爷这才和他彼此畅谈。只这一谈，师老爷一阵大说大笑。长姐儿又留神瞧见他那一嘴零落不合的牙了；敢则是一层黄牙板子，按着牙缝儿，还渍着许多深蓝浅绿的东西，倒仿佛含着一嘴的镀金点翠。长姐儿和梁材家的皱着眉道：“梁孀儿，你回来可好歹好歹把那个茶碗拿开罢！这可不是件事。”说着，只恶心得她回过头去，向晃晃儿里吐了一口清水唾沫。

这个当儿，又听老爷叫取师老爷的烟袋荷包去。当下两三个仆妇答应一声，便叫那个小小子儿麻花儿去取，大家都在廊下等着。一时麻花儿取进来，众人一看那个蓝布口袋，先恶心了一阵。且不必问他是怎的个式样，就讲那上头的油泥，假如给了剃头的，便是使熟了的绝好一条杠刀布；却又和他那根安着猴儿头烟袋锅儿，黄白加黑冰裂纹儿的象牙烟袋嘴儿，颤巍巍的毛竹烟管，两下里拿着。这件东西，作书的也不费些考据、注疏工夫解出来，读者可就更听不明白了。请问这烟袋锅儿，怎么叫作猴儿头呢？读者，你只看那猴儿，无论行止坐卧，它总把个脑袋扎在胸坎子上，倒把脖儿扛起来。然则这又与师老爷的烟袋锅儿何干？原来凡是师老爷吃烟，不大懂得从烟袋荷包里望外装，都是从这个口袋里捏出一撮子来，塞在烟袋锅儿里；及至点着了，吃完了，他可又不大懂得往地下磕，都是一撒嘴儿，顺着手儿，把那个袋锅儿往地下一墩，那锅儿里的烟灰，墩的干净也是这一墩，墩不干净也是这一墩。假如墩不干净，回来再装，那半锅儿烟灰，可就絮在生烟底下了，越絮越

厚。莫讲辰年到卯年，便一直到他盖棺论定，也休想把他那烟袋锅儿挖一挖。为甚么他一天到晚，烟只管吃得最勤，却也吃得最省。请教一个烟袋锅儿有多大力量，照这等墩来墩去，有个不把脑袋墩得伛偻，回来成了猴儿头模样儿的吗？此他那个烟袋锅儿所以名为猴儿头也。那个象牙烟袋嘴儿，又怎么是黄白加黑冰裂纹儿的呢？这就晓得驯象是庞然大物的那个大象了。象这种畜生，它那张嘴，除了吃水、谷、草三样之外，不进别的脏东西，所以象牙最喜洁。只要着点恶气味，它就裂了；沾点臭汗水儿，它就黄了；怎禁得起师老爷那张嘴，时刻价的把它叼在嘴里呢？何况遇着赴席喝着酒，还要吃袋烟，嘴里再偶然有些倒不过来的东西，渍在牙床子、嘴唇子的两夹间儿，不论鱼肉菜蔬干鲜乳蜜，都要借重这个象牙烟袋嘴儿去掏它。及至掏出来，放在眼底看看，依然还要放在嘴嚼嚼，咽下去。那个雪白的象牙和他那嘴牙，是两个先天，怎的会不弄到半截子焦黄，裂成个十字八道？此又他那个象牙烟袋嘴儿之所以成了黄白加黑的冰裂纹儿也。然则那烟袋杆儿，又怎的会颤巍巍呢？大凡毛竹，都是一头儿粗，一头儿细。师老爷那棍烟袋，足够营造尺五尺余长，一个粗粗细细尾的竹管，那头儿再赘上一个渍满了烟灰的猴头儿，有个不发颤的么？此又颤巍巍之所以然也。

当下众人看了这两件东西，一个个龇牙裂嘴，掩鼻攒眉，谁也不肯给他装那袋烟。便叫麻花儿装好了，拿进香火去，请他自己点。师老爷吃上这袋烟，越发谈得高兴了，道是今年的会墨，那篇逼真大家，那篇当行出色。他的同乡怎的中了两个，一个正是他的同案，一个又是他的表兄。只顾这阵谈，可把烟袋耽搁灭了！灭了他竟自不知，还在那里闭着嘴，只管从嗓子里使劲儿紧抽。这个当儿，呼噜呼噜，早灌了一筒唾味了。

老爷见师老爷的烟灭了，将要叫人拿香火，恰巧那个麻花儿一时不在跟前；一回头，正看见长姐儿站在那边。安老爷是一生忠厚待人，从不晓得甚么叫作闹脾气，嫌人脏，笑人怯，便叫长姐儿道：“你过来把师老爷的烟点点。”这一下子可要了她的小命儿了，登时急得她脸皮儿火热，指尖儿冰凉，料想没地缝儿可钻，只得拿过香盘子来，还想闪展腾挪，闹个捂着耳朵放炮，仗胆撒手儿去点。怎当得师老爷手里的烟袋也颤，她手里盘香也颤，两下里颤儿哆嗦，再也弄不到一块儿。老爷看了说道：“你不会吃烟也罢了，怎的你给人点烟都不在行呢？你把那手拿住烟袋，就好点了哇！”老爷如此一指点，她这才粪缸里掷骰子，没跑了。万分无奈，只得鼻子里闭着气，嘴里吹着气，只用两个指头捏着那烟袋杆儿去点；偏生那油丝子烟又潮，师老爷还腾出嘴来，向地下呱呱，吐了一口唾沫。良久良久，才点着了。她此时便象放了郊天大赦一般，忙松了那烟袋，把身子一扭，一掀帘子出了门儿，丢下香盘子，一溜烟往后就跑。舅太太还从玻璃里指着她暗笑，她也不曾留心，梗着个脖子，如飞而去。

这里师老爷吃完了那袋烟，才戴上帽子要走。安老爷主人情重，见师老爷那根帽袷儿实在脱落得不象了。想着衣冠不整，也是朋友之过。便说：“大哥莫忙，把帽袷儿扣好了。”他从谏如流，连忙伸了一把渍满了泥的长指甲，也想把那扣儿扭上去。只是汗湿透了的东西，又轻易不活动，他那回扣扣儿，怎得还能上下自如？些微使了点劲儿，变成两截儿了。安老爷着实不安，他倒坦然无事的，一只手扶了帽子，一只手揪着那根折帽袷儿，嘴里还说道：“寝，寝！寝！”才告辞而去。这个当儿，偏偏儿的安老爷养的那只小哈吧狗儿，从后院儿里跑过来，见了师老爷，是前蹿后跑扑着他咬。当下安老爷叫人，依

然开了屏风，亲自送到腰房才回。又叫公子跟到书房，给师傅谢步。

里头的女人们，即便赶紧锯末子扫地。丫头们又拿了个手炉，烧了块炭，抓了一把奄吧香烧着。梁材家的早把那个茶碗拿去洗了又洗，供在后院儿里花棵儿底下。正忙着，安老爷进来问道：“怎么客走了，忽然倒扫地焚香起来？”安太太只得含糊道：“亲家和大姐姐回来，咱们的地方儿作主人，难道也不给人家打扫打扫地面么？”安老爷倒也信以为实。舅太太笑不住，早嚷起来说道：“姑老爷，要说你真瞧不出你那位程大哥那个脑袋和他那身打扮儿的恶心来，我就再不信了。”安老爷道：“啊！怎的这等娃娃气呢！陶面削瓜，伊躯植鳍，姬手反掌，孔顶若孟，究竟何伤盛德？”舅太太道：“是呀！难道他那件褂子上的补子也该那么跳着格磴儿钉的吗？”安老爷道：“我倒请教，怎的叫作个士志于道？你们那里晓得他那个人诚笃长厚的可敬！”一面说着，一面摘帽子，脱褂子。安太太便叫长姐儿来收衣裳。那知长姐儿此时的慌，如何顾得到此。你道她在那里作甚么？原来她从方才点了那袋烟，跑到后头去，屋子也不曾进，就蹲在那台阶儿上，扎煞着两只手，叫小丫头子舀了盆凉水来，先给她左一和，右一和，往上浇。浇了半日，才换了热水来，自己舀了又舀，洗了又洗，搓了阵香肥皂、香豆面子，使了些桂花胰子、玫瑰胰了。心病难医，自己洗一回，又叫人闻一回，总疑心手上还有那股子气息，她自己却又不肯闻。直洗到太太打发人叫她，才忙忙的撩干了手上来，绷着脸儿，只道这件事，屋里不曾留神。不想才一进门儿，舅太太便呕她道：“长姐儿呀！好漂亮差使啊！”太太也不禁笑道：“该那都是她素日干净，拐抓出来的。”舅太太又道：“只恨我方才出外去，我要在跟前，必撻掇你们老爷，叫他那袋烟抽

着了，再递给她。”这一呕，把个长姐儿羞得几乎要掉下眼泪来。何小姐笑道：“娘何苦呢！”便催着她给老爷收衣裳帽子去了。安老爷道：“你大家此等见解，尤其可笑！夫所谓西子蒙不洁者，非以其蓬头垢面也；是责备她既受越王重托，便该终身报越；既受吴王深恩，何得匿怨事吴？到头来既为恶已甚，为善不终，却又辜负了两家，转暗地里随了她苕萝初会的那个大夫范蠡，同泛五湖去了。这等的秽德彰闻，焉得不人皆掩鼻！所以下文便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合起来讲，这章书的大旨，讲的是凡人外质虽美，内视自惭，终不免于恶。多端作恶，一念自修，便可与为善。那程老夫子便算欠些修饰，何至就惹得你大家掩鼻而过之起来？”舅太太听了这话，真耐不得了，站起来问着安老爷道：“姑老爷，你这么着，你这会子再把你那位程大哥叫进来，你就当着我们大家伙儿，拿起他那根烟袋来，亲自给他装袋烟，我就服了你了。”安老爷听了没得说，只摇着头，笑向公子道：“是故恶夫佞者。”

读者，读这段书，且莫怪那燕北闲人，也且莫笑那程老夫子这班朋友。其实君子未有不如此，并且还于此。他一样有眼根，却从来不解五色文章，何为好看，何为不好看？一样有耳根，却从来不解五声六律，孰为好听，孰为不好听？鼻之于味也，除了吃一口腥鱼汤，他叫作透鲜，其余香臭膻臊，皆所未经的活泼之地。口之味也，除了包一团酸馅子，他自鸣得意，其余甜咸苦辣，皆未所啣的混沌之天。至于心，却是动辄守着至诚，须臾不离圣道，所以世上推这等人得天独厚也！惟这等人受福无穷。只是这位程师老爷，看他从前到吏部，给安老爷打听公事，以至近日公子考场那天，他在书房陪安老爷下棋，一切举动言谈，也还不到得这等腐败。何以今日一朝动则，

变则化，就变化到如此？语不云乎：“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又云：“砧刀各用。”盖上房为燕居之所，师爷乃函丈之尊；师爷在二门以外，自安老爷以至公子，是臭味与之俱化；师爷到了二门以内，自安太太以至媪婢，是耳目为之一新。何况师爷之为师爷，又未免有些迂乎其地，而弗能为良，怎的会不弄到如此？这是个至理，不足为怪；不然，七十二候，纵说万类不齐，那礼家记事者，何以就敢毅然断为雀入大水为蛤哉！此格物之所以难也。

安公子自进门起，不曾得闲，直至此时，诸事完毕，才得回到自己房中，歇息了片刻。因惦着晚饭是舅母、岳母移樽就教，给父母贺喜。他夫妻三个也不及长谈，便各各脱去礼服，换上衣裳，仍到上房来伺候。舅太太见她姐妹两个过来，笑道：“二位姑奶奶来得正好。今日请客，咱们娘儿们是借人家的地方儿，就趁早儿张罗起来罢！”安老爷早拦道：“怎的认真反客为主起来？”舅太太道：“喂！今儿个咱们得分清楚了你们爷儿三个是客，我们娘儿四个是东家；你们带着你们儿子吃着，我们各人带着我们各人的女孩儿张罗我们的，不用姑老爷管。回来还是让你们爷儿三个上坐，我们娘儿四个陪着。我们就是怎么个糙礼儿，老爷不管依不依。不，你就别吃，还跟了你那程大哥吃去。”安老爷那里肯依，还只管谦让。安太太说道：“老爷，我看咱们竟由着大姐姐和亲家怎么说，怎么好罢！你和她让会子，也是搅不过她。”安老爷道：“我倒不曾见宾之初筵是这等的温温其恭，无法竟没奈她何？”舅太太也不来再让，早同张太太带金、玉姐妹，调停座位来。便在那上房堂屋里对面放了两张桌子；中间留一个放菜的地方。把安老爷夫妻坐位安在东席面西；她同张太太在西席面东相陪；公子和金、玉姐妹两个分两席打横侍座；当下摆上果子，大家让座。张太

太和舅太太道：“咱俩到底也要给他老公母俩斟个钟儿哪！”舅太太道：“你老那小酱王瓜儿似的两把指头真个甚还要闹个双双手儿捧玉钟吗？依我说，这个礼儿，倒脱了俗罢。”安太太也拦道：“那可使得不得。依我说：今日这席酒，你二位都是为玉格费心，竟罚他斟罢！”舅太太也道：“有理。”当下公子擎杯，金、玉姐妹执壶，按座送了酒，他三个才告座入席。安老夫妻此刻看了看儿子是已经登第成名，媳妇又善于持家理纪，家里更有这等乐亲戚情话的一位舅太太，讲耕织农桑的一双亲家，时常破闷帮忙，好不畅快。一面喝着酒，大家提了些已往，论了些将来。安老爷这里只管酒到杯干，却见公子只端了杯酒在那处作陪饮。老爷便吩咐道：“家庭欢聚，不必这等矜持，你只管照常喝。”公子答应着，拿起酒来，唇边抿了抿，却又放下了。安老爷问道：“想是酒凉了。”只见公子欠身回说：“酒倒不凉，近来总没大喝酒了。”老爷道：“为甚么？你的酒量也还喝得，再者我向来又准你喝酒，为甚么忽然不喝了？”公子见问无法，只得推说：“因一向在书房里读书，怕耽搁了工夫，所以戒了。除了赴宴那天领了三杯琼林酒，其余各处会宴也不曾喝。”老爷大笑道：“我只晓得个发愤忘食，倒不曾见你这发愤忘饮。并不是我自己爱吃两杯酒，一定也要捉住儿子吃酒。岂不见乡党一章，我夫子讲到食品，便有许多不食的道理。逢着酒场，则曰：‘惟酒无量。’夫无量者，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之谓也，只不过不及乱耳。你看我夫子一生是何等学不厌、教不倦的工夫，比你这区区取科第何如，又何曾听得他几时戒过酒。况且今日舅母和你岳母这一席，正为我二老的教子成名，你的显亲继志而设。正是你菽水承欢之日，非伛偻听命之日也。”因回头道：“太太，叫人取过大杯来，你我今日，就借二位亲家这席，给他开酒。”

金、玉姐妹两个，自从前年赏菊小宴那天，为了闺房一席闲话，惹得公子赌了个中举、中进士的誓，要摔那玛瑙杯，幸喜那杯不曾摔得，他却从那日起滴酒不闻，两个心里正有些过意不去。不想今日之下，竟被他说到那里，应到那里，一年半的工夫，果然乡试连捷，并且探花及第，衣锦荣归了。两个十分过意不去之中，又加了一层喜出望外。此时觉得盼人家开酒的心，比当日劝人家戒酒的心，还加几倍。因此从前几日姐妹两个便私下商量定了，要等他回家的第一晚，便在自己屋里备个小酌，给这位新探花郎贺喜开酒。却也未尝不虑到人家的气长，自己的嘴短，得受人家几句俏皮话儿，一番讨人嫌的神情儿。恰巧今日舅太太先凑了这等一席庆成宴，料着他一定兴会淋漓的快饮几杯，这场官司，可就算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打过去了。晚间洗盏更酌，便省却无穷的婉转。不想公子从此时起，便推托不饮，倒惹得老人家追问起来，正愁他不好对答。忽然听得公婆要给他开酒，两个大喜，答应一声，便连忙站起来，过去觅盏寻冠，想要凑这个趣儿。只见公子向她姐妹说道：“你两个叫人把我书阁儿上那个玛瑙杯取来。”她两个一听公子指名要那个玛瑙杯，心里早料着他必有些作用。便想到当日开菊宴那天的情节，虽是夫妻的一片至性真情，只是自己词气之间，也未免觉得欠些圆通，失之孟浪。倘然他一时高兴，在公婆面前尽情说出来，倒不当稳便，却又不好拦他，只得叫人去取那个杯子。两个人四只眼睛，却不住的瞧瞧夫婿，又看看公婆。那知安公子毫无成见，倒是燕北闲人在那里打算，要归结他第三十回开菊宴，双美激新郎的那篇文章呢？

一时取了那个玛瑙杯来，安太太看见说道：“你瞧瞧，不喝就不喝，喝起来就得使这么个大钟子，我只说你还是爱喝酒。”公子陪笑道：“今日使这个钟子却不为喝酒，有个原故

在里头，且回明白了父母这个原故，再领这杯酒。”他这个话；不但张太太摸不着，舅太太猜不透，便是安太太也不知他究竟有个甚么原故，大家只呆着颊儿，听他说。只见安老爷侧着头，捻着须，向他问道：“却是怎的个原故？”便听他回道：“今日所以要用这个大杯。一因是父母吩咐开酒；二因当日戒酒，是向这个杯上戒的，所以今日开酒，还向这个杯上开；三则当日戒酒的原故，也不专为着用功而起。”老爷道：“又为着何来呢？”公子道：“说起来原是儿子媳妇们三个人一时的孩子气；不想凑到今日这个机会，觉得这桩事，暗中竟有个道理在里头。”安孝爷此时喝得十分高兴，听了这话，便和太太说道：“太太你听，原来他们作探花的喝杯酒，都有如许大的讲究。”太太听老爷这等说，更是欢喜，便笑道：“你快说罢，不用文诌诌的尽着呕腻人了。”公子这才把他前年给他岳父母开斋那天，怎的除备饭之外，又备了席酒；怎的见岳父母不用，自己便一时高兴，要同了两个媳妇赏菊小饮；始而金凤媳妇怎的拦他吃酒；后来玉凤媳妇怎的酿成他吃酒，却又借着行那名花、旨酒、美人的令，各下了一篇规劝；他怎的一时性起，便和两个媳妇赌誓，要摔这个玛瑙酒杯，落后怎的不曾摔得；便从那日戒了酒，一直到今日不曾喝。一层层不瞒一字，回了父母一遍。安太太听了，先道：“我的话再不错不是？老爷可记得，老爷给他定功课的那天，我说这也不知是他自己憋出这股子横劲来了？也不知是两媳妇儿把个懒驴子逼得上了磨了？听听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不是？”老爷道：“且慢，他这话还不曾讲得明白。”因问着公子道：“就便如此，如今你举人也中了，进士也中了，翰林也点了，清秘堂也进了；并且玉堂金马，巍巍乎一甲三名的探花及第，也就尽是了；何以方才还不肯喝那杯酒？然则你这杯酒，要直戒到几时才开？”

公子将要回答，脸上却又有些酸酸儿的，这句话却不敢说。老爷道：“忽然怎的又有个不敢起来？”公子原觉他要说的那句话，有些不好开口。无如他此时是满怀的遂心快意，满面的吐气扬眉，话挤话不由得冲口而出，说道：“意思直要等两个媳妇作了夫人，那时叫她两个双手接过那轴五花官诰去，才算行完了她两个那名花、旨酒、美人的令。那时请教她两个，我这酒究竟喝得起喝不起？再开这杯酒。”安太太不等老爷说话，便啐了一口道：“呸！不害臊！这还不亏了人家两个媳妇儿呀！还有那反将和人家赌气呢？就狂狂的你怎么着？别扯他娘的臊了。”安太太这话，才叫作打是疼，骂是爱。早见老爷一副正经面孔说道：“住着，太太这话，也欠些平允。这不是舅太太、亲家太太、儿子媳妇，以至丫头女人们都在此，听我从公评断。他夫妻三个，这段情节，就面子上听去，小子自然要算忍性上欠些把持，媳妇自然要算用情上欠些婉转，似乎都有些不是；然而不然。”说到这里，便举起右手来，伸着两个指头，望空画着圈儿，说道：“我以为皆是也。人生在世，第一桩事，便是伦常。伦常之间，没两件事，只问情性。这其间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都好处，惟有夫妻一伦，最不好处。若止就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以至朋友先施的大道理讲起来，凡有血气者，都该晓得的；又何以见得夫妇一伦的难处呢？殊不知君臣以义合，君有过，不可无廷诤之臣；诤而不听，合则留，不合则去，此吾夫子所以接淅而行，不脱冕而行也。父子为天亲，亲有过，不可无婉谏之子；谏之不从又敬以违，劳而不怨，此大舜之道，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也。兄弟谊在交勉，本于同气，所以说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朋友道在责善，可以择交，所以说朋友数，斯疏矣。至于夫妻之间，以情合不以义合，系人道不系天道，嫁娶多在二十后，不比兄

弟相聚一生；起居同在咫尺间，不比朋友相违两地，性情过深，期望未免过切。偶见夫妻有些差处，就不免有一番箴规劝勉；只这箴规劝勉上，又得自己讲得出来，又得夫子听得进去，这是桩性情相感的勾当，只此已就大不容易处了。不料我家两个媳妇，竟认得准玉格的性情，预存‘沈潜刚克’一片深心，果然激成个夫荣妻贵；玉格又解得出她两个的性情，不失‘高明柔克’，一番定力，果然作得个水到渠成；这才不愧是我安水心老夫妻的佳儿佳妇。至于玉格方才说：‘因两个媳妇说了那句美人可得作夫人的令，便一定要等她作成个夫人，然后再开这杯酒。’那便叫作意气用事，不是性情相关，其中便有些嫌隙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过犹不及，非孔门心法也，切切不可！来！来！来！两个媳妇，你两个便在我二老面前，亲执壶盏，敬你夫婿一杯，算下些气。然后玉格再公酬两个媳妇一杯，算取个和。这不但算你三人闺阁中一段快谈，还要算我家庭间一桩盛事。语有云：‘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大家看这场酒公案，只我这等一个被参开复的候补老县令，判得何如？”说罢，哈哈大笑。

当下安太太听了，先乐得连声赞好说：“到底是老爷说的明白。”舅太太那边也接口道：“要都象后半截这几句话，谁还敢不服！可见不用请出孔夫子来，事儿也弄清楚了。”张太太也道：“说的是啥呢？”这边金、玉姐妹听了公婆这番吩咐，好不欢欣鼓舞。当下她姐妹便随着公子先奉了父母的酒，又斟了舅太太、张太太的酒，然后二人才一个擎着那个大玛瑙杯，一个执壶，满满斟了一杯，送到公子跟前。公子大马金刀儿坐着，受了那杯酒，然后才站起来，陪着父母一饮而尽。那个长姐儿早上来接过杯去，用温水过了，拿来放在二位奶奶面前；公子顺着父亲的话，执壶过去，给她姐妹斟了一杯，她两个倒

恭恭敬敬的，也学婆波那个样儿，站在一旁，摸着燕尾儿，行了个旗礼。你道怪不怪？只这么个两不对帐的礼儿，竟会被她两个行了个满得样儿。把个舅太太乐的笑说：“叫人瞧看好舒服，你们来给我换钟热的；今儿就醉了，也是受用的。”公子听了，忙亲自过去给舅母、岳母又斟了一巡，自己又用小杯，陪了一杯；重新归座，便让金、玉姐妹干那杯酒。二人只在那里笑容满面的对瞅着为难。太太探头瞧了瞧，才看见公子给她两个斟的那杯酒，原来斟了个流天澈地，只差不曾淋出个尖儿，扎出个圈儿来。便望着公子道：“瞧瞧，你这孩子儿，她们俩那儿喝得了这些呀？你替她们喝一半儿罢！”公子笑嘻嘻的道：“母亲吩咐，不敢不遵；只是她两个这钟酒，似乎不好求人代饮。”安太太是天生的疼媳妇儿的，便道：“惹气，这就算人家求着你了。不用你，我有了主意了，我们这儿有个绍兴坛子呢。”说着，便叫：“我的长姐儿呢？你来拿个大些儿的钟儿来，替你两位大奶奶喝一半儿去。”那个长姐儿看着两位奶奶和大爷这番觥筹交错，心里明知神仙不是凡人作，却又不能没个“梦到神仙梦也甜。”的非非想。正在十分艳羨，忽听太太这一吩咐，乐得她从丹田里提着小官调的嗓子，答应一声“嘖”，连忙去找钟子。太太道：“不用去找了，你就等着，拣你两位大奶奶个福底儿罢。”当下金、玉姐妹每人喝了约莫也有一小钟酒；那杯里还有大半杯在里头，便递给长姐儿。她拿起来一口气就喝了，酒干无滴，还向着太太照了照杯；乐得给太太磕了个头，又给二位奶奶请了个安。太太和公子道：“我们也干了，也值得你那么拿糠作醋的。”公子此时，倒没得说。长姐脸上那番得意，她直觉得不但月里的嫦娥，海上的麻姑没梦见过这么个乐儿，就连个虞姬跟着黑锅底似的霸王，貂婵跟着一篓油似的董卓，以至小蛮、樊素两个空风雅了会子，也不过

“一树梨花压海棠”一般的跟着白香山那么个老头子；那都算她们作冤呢？

安公子和金、玉姐妹都归了座，众丫头换上门面杯来，正要撤那个玛瑙杯。老爷道：“拿来。”因接在手里和公子道：“这件东西，竟成了一段佳话，不可无几句题跋，以志其盛。”公子听了，乐得手舞足蹈，便道：“儿子空欢喜了会子，竟不曾想到。父亲吩咐，必应如此。”老爷说：“既这样，你就作几句铭来。章不限句，句不限字，却限你即席立成，要见识见识你们这班翰林，是怎么个通法？”公子此时，一团兴致，觉得这事倚马可待。那知一想，才觉长篇累牍，不合体裁；三言五语，包括不住，一时竟大为起难来。老爷道：“七步八叉，具有成例，古人击钵催诗，我要击钵了。”说着，便把筷子向灯盘儿上当的敲了一下。公子心里益发忙起来，好容易得了两句，默诵了默诵，觉得又象时文，又象试帖。无法，只得从实说道：“从来不曾弄过这个，敢是竟不容易。”老爷擎杯大笑道：“原来鼎甲的本领也只如此；还是我这个殿在三甲的榜下知县来替你献丑罢！”因笑道：“这一路笔墨，只眼前几句经书，用之不尽，还用这等搜索枯肠去想。”因口诵道：

涅而不缁；磨而不磷；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公子连忙取了纸笔，恭楷写出来请老爷看，又讲给太太听，金、玉姐妹也凑过来看。他自己又重新捧在手里读了两遍。只见寥寥十六个字的成句，人也有了，物也有了；人将败而终底成功也有了；物未毁而且臻圆满也有了。他此时心里，早想等到消停了，必得找个好镌工，把这四句铭词镌在杯上，再镌上那个伴瓣主人的雅号。想到这里，正在得意，又听他母亲说道：“你爷儿们，今日这几句文儿，连我听着都懂得了。依我说，这个杯的名儿还不大好，玛瑙玛瑙的，怎么怪得把我们这个没

龙头的野马给惹恼了呢！摹如给它起个名儿，叫它合欢杯。我还有个主意，老爷和大姐儿亲家，白听听，好不好，可不是我竟偏着我的媳妇儿，如今把这件东西，竟赏了金凤媳妇儿。这两个人，一个有圆砚台，一个有张弓，她再有了这个合欢杯，可不三个人都有点故事儿了吗？”大家听了，都说：“想得好。”老爷也连叫：“通极通极。”他小夫妻的欢喜更不消说，当下三个人一齐谢过父母。再不想只安太太一句闲话，又把这《儿女英雄传》给穿插了个五花八门，面面都到。

读者，你道这个缘由从那里来？却从张太太吃白斋而来，才得圆成了这个合欢杯。联合上那两件雕弓宝砚，演出这过半的人情、天理、文章，未完的“儿女英雄公案”。读者不信，只把二十一回至三十七回这十七卷评话逐层想去，始信佛说：“寄语众生，慎勿造因！”那两句话，毕竟不是空谈。燕北闲人这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果然不着闲笔也。

那日，虽是个家庭小宴，老爷却喝得一片精神，十分兴会，题了那四句铭词之后，又捉住公子侍饮了几杯，才说道：“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我们大家吃饭罢！”一时撤酒添羹，围席饭罢，散坐闲谈了几句。张太太便告辞回家；安老夫妻又向她二位道了奉扰；舅太太也回了西院；他小夫妻三个伺候父母安置，才一同归房。

公子一进门来，便已瞧见了堂屋里那张八仙桌上，设着绝精致的一席果子，说道：“原来你姐妹今日还有这番盛设，只是酒多了，这便怎么？”金、玉姐妹方才把她两个今晚所以设这席酒的意思说出来。公子道：“既如此，倒不可辜负雅意。”说着，便各各宽衣卸妆，洗盏更酌。何小姐先道：“我来了不差什么两年了，从没见过老爷子象今儿个这等高兴。”张姑娘道：“别说姐姐呀，妹妹比姐姐多来着一年，今日也是头一遭

儿见哪！”公子道：“别说妹妹呀！连哥哥比你两个多来着不差什么二十年，今日还是头一遭儿见呢！”张姑娘道：“这句话，和我说的起，和人家姐姐可说不起呀！没听见说过吗？姐姐从抓周儿那天，就见过公公了；人家比你还大着一岁呢！”何小姐道：“谁叫人家探花了呢！哥哥就哥哥罢！如今只讲这席酒，原是为给爷贺喜接风，我们负荆请罪，请爷开酒而设的。不想二位老人家，今日这等高兴！把我们俩这么出好戏，给先点了。如今酒是开了，可还用我们俩一个人背上根荆条棍儿，赔个不是不用呢？”她两个这话，不是闲话，不是玩话，真是乐得从心窝儿里掏出来的几句老实话。公子听了，倒有些不安，连道：“惶恐！惶恐！我安龙媒不有二脚，焉有今日？你不听见方才老人家代我作的那合欢杯上两句铭词，道是‘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么？这话今后快休提起。”何小姐道：“既如此，把妹妹那个合欢杯拿来，你再喝那么一钟，就算领了我们的情了。”公子大喜，便说道：“既曰合欢，这酒没一个人喝的理，我三个人喝个传杯送盏何如？”说着，便用那合欢杯，斟了满满的一钟，他夫妻果然一酬一酢的饮干；便把那桌果子分给两个妈妈，以至本屋里丫头女人吃去。何小姐又拣了几样可吃的，叫人给长姐儿送去。他小夫妻三个，烟茶漱盥，一切事毕，便吩咐丫头，钩悬翠帐，屏掩华灯，一同就寝。

这正是：

深院好栽连枝树，重帷双护比人肩。

后事如何？下回书交代。

第三十八回

小学士俨为天下师 老封翁募遇穷途客

上回书从安公子及第荣归一直交代到他回书房就寝。次日清晨，他夫妻三个还不曾出卧房，那长姐儿早打扮得花枝招展，过来叩谢二位奶奶昨晚赏的吃食。她进门不曾站住脚，便匆匆的到了东里间儿，见花铃儿、柳条儿才在南床上放梳妆匣儿，她便问：“二位奶奶都没起来么。”两个丫鬟，这个和她点点头儿，那个却又和她摇摇手儿。她正不解，便听何小姐在屋里咳嗽，叫了声：“来个人儿啊！”花铃儿答应一声，她忙去打起卧房帘子来；只见何小姐穿着件湖色短袖衫儿，一手扣着胸门儿纽子，一手理着鬓角儿，两个眼皮儿，还睡得楞楞儿。从卧房里出来，见了她，便低声儿和她笑道：“敢是你都打扮得这么梳光头，洗净脸儿的了！我们今儿可起晚了。”她见大奶奶低言悄语的说话，便知爷还不曾睡醒，一面谢奶奶昨日赏的吃食，一面也俏说道：“奶奶别忙，早呢！老爷、太太都没起来呢！太太昨晚儿上就说了，说爷和二位奶奶，家里外头都累了这么一阵子，昨日又整整的忙了一天。太太还说，自己也乏了，今日要晚着些儿起来，为的是省了爷奶奶忙碌的慌，吩咐奴才叫辰初刻再请呢！”何小姐一面漱口，便叫人搬了张小杌子来，叫她坐下；她且不坐下，只在那里帮着花铃儿放漱口水，

揭刷牙粉盒儿，递手巾。恰好华妈妈从外头托进一蒲包儿玫瑰的在儿，她见了，从摘花簪儿里，拿起花簪儿来，就蹲在炕沿儿跟前，给大奶奶穿花儿。何小姐又叫柳条儿说：“把你奶奶的烟袋拿一根来，给你姑娘装袋烟。”她忙道：“你等等儿，让我先过去见见奶奶去。”说着，站起就往那屋里跑。何小姐忙道：“你回来吧！她一会儿横竖也到这儿来梳头，你在这儿等着见吧！”她一听，料是大爷在那屋里歇，便不好过去。

一时柳条儿装了烟来，她穿好了花儿，便坐在那小杌子儿上抽着烟儿，说起昨日老爷、太太怎么欢喜。又说：“这都是爷奶奶的孝心，奴才们的造化。”何小姐一面梳着头，也和她一问一答的谈着。看了看钟，便和柳条儿说：“你也该请起奶奶来梳头了。”才说着，便听得张姑娘低声儿叫人。她听了听那声音，好象也在这边卧房里。正待要问，果见柳条儿走到那个曲尺格子跟前，隔着帘儿说：“奶奶叫奴才呀？”只听张姑娘问道：“我这副腿带儿，怎么两根两样儿呀？你昨儿晚上困得糊里糊涂的，是怎么给拉岔了？”柳条儿道：“昨日晚上，是奶奶自己归着的，奴才没动啊！怎么会打岔了呢？不然，奴才先拿出一副来，奶奶先换上吧！”张姑娘还没及答应，何小姐这里听了，自己伸出小脚儿来，看了一眼，不禁笑道：“柳条儿呀！叫你们奶奶先那么将就着扎上，回来再说吧！我脚上这副，也是两样儿呀！”便听张姑娘在屋里嗤的笑了一声。不多的工夫，揉着双眼睛，也从这边卧房里出来，见了长姐儿说道：“哟！敢是你在这儿呢！亏得是你，你瞧……”才说得“你瞧”两个字，也早明白了。长姐儿一面谢这位大奶奶昨日赏的吃食，一面说道：“本来呀，二位奶奶一天到晚，这是多少事，上头应酬着几位老家儿，又得张罗爷，那里还能照应到这些零碎事儿呢！”二位大奶奶，不觉被她恭维得大乐。

何小姐一时梳完了头，转过身来要洗脸；长姐儿忙上去替挽袖子，却一眼看见大奶奶的汗衫儿袖子上头，蹭了块胭脂，她笑问道：“哟！奶奶这袖子上，怎么了？回来换一件吧！不然，看印在大衣裳上。”何小姐低头看了看说：“可不是，这又是我们花铃儿干的。我也不懂，叠衣裳，总爱叼在嘴里叠，怎么会不弄一袖子胭脂呢？瞧瞧我昨儿早起才换上的，这是什么工夫给弄上的？”花铃儿只不敢言语。张姑娘道：“姐姐别竟说她一个儿，我们柳条儿也是这么个毛病儿；不信瞧我这袖子，也给弄了那么一块。”说着，揪只汗衫儿袖子，翻来覆去找了半天，只找不着。自己嗯了一声，又瞧了瞧那袖子上沿的绦子，不禁笑着问何小姐：“姐姐！你老人家别是把我那件抓了去穿上了吧？”何小姐道：“这都是新样儿了，你穿得好好儿的衣裳，我怎么会抓了来穿上呢？”说着，又拉着自己穿的那件看了看，可不是人家那件吗？不由得嗤的一声道：“我说只觉着这领子怪掐得慌的呢！真个的今日也不知是怎么了，闹得这么乱糟糟的！”说完，两个人只对瞅着笑。长姐儿听了这话，就排揎起花铃儿、柳条儿来了，说：“你们俩说吧，你们俩该抱怨姑姑的嘴碎！大凡主儿贴身儿的东西，全靠咱们当丫头的经心，都要象你们俩这么当差使，不用说了，明儿个各人把各人的主子认岔了还不知道呢！”一阵奚落，奚落得两个傻丫头只撅着个嘴。

正说着，公子也憋着一脑门子的困，跟着双鞋儿从卧房里出来，看见长姐儿在这里，笑道：“哦！这么早就有客来了。”长姐儿见大爷出来，连忙站起来，把烟袋顺在身旁，只规规矩矩的说了句：“爷起来了。”此外再没别的琐碎话，还带管着双眼皮儿，把个脸儿绷得连些裂纹也没有。这个当儿，张姑娘又让她说：“你只管坐下，咱们说话儿，不则……”她便说道：

“请二位奶奶梳头吧！钟也待好打辰初了，奴才得过去了。”说着，把手拿着的烟袋，递给柳条儿，还说：“你可给奶奶吹干净再装。”说罢，这才甩着双宽袖口儿，咯瞪着两只小底托儿得意洋洋的去了。阅者，看了长姐儿这节事，才知圣人教诲无微不至。圣人曾有两句话说道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长姐儿此来，虽不知她心里为着何来；只就面子上讲，昨晚二位奶奶，只不过分惠些吃食，今日便鸡鸣而起，到寝门来谢，君子亦曰知礼。不想她一片求全好意，忽然被个燕北闲人误打误撞的捉住了，借此斡旋了他的有余不尽的文章，倒显得长姐儿此来，似乎觉道：“未免有些不放心那个。”岂不就叫作不虞之誉，求全之毁？然则毁誉之来，毫无定评却叫人从那里自爱起，斯其故惟圣人知之。故诫人曰：“吉凶悔吝，生乎动。”

安公子自从点了翰林，丢下书本儿，出了书房，只这等撒和了一回，早有他那班世谊同年，见他翩翩丰度，蔼然可亲，都愿和他亲近起来了。今日这家来请宴会，明日那个请闲游，把个公子应酬得没些空闲。他看了看所谓外间这车马衣服、亭台宴饮的繁盛，其风味也不过如此，便想道：“自己眼下，虽然交过这个读书排场，说不得士不通经，不能致用；但是通经不能通史，也不过作一个朝廷不甚爱惜之官；便是通经通史，博古而不知今，究竟也于时无补。要只这等和他云游下去，将来自己到了吃紧关头，难道就靠写两副单子对联，作几句文章诗赋，便好去应世不成？”想到这里，自己便把家藏的那《廿二史》、《古名臣奏疏》以至《本朝开国方略》、《大清会典》、《律例统纂》、《三礼汇通》甚至漕运治河诸书，凡是眼睛里向来不曾经过的东西，都搬出来放在手内当作闲书，随时流览；偶然遇着个未曾经历无从索解的去处，有他家现供养着安老爷

那等一位不要修饌的老先生，可以请教。更兼这位老先生，天生又是无论什么疑难，每问必知，据知而答，无答不既详且尽，并且乐此不疲。因此他父子就把这桩事作了个乐叙天伦的日行工夫，倒也颇不寂寞。公子从此胸襟见识，日见扩充，益发留心庶务。

一日，他阖家正在无事闲谈，舅太太、张太太也在座，只见家人晋升，拿着一封信和一个手版进来说：“邓九太爷从山东特遣人来，给老爷、太太贺喜；说还有点土物儿，后头走着呢！来人先来请安投信。”说着，便把那信和手版捧着递给公子，送上老爷去一看，只见手版上写着：“武生陆保安。”便说道：“他家几个人，我都已见过，只不记得他们的姓名；这是那一个？怎的又是个武生呢？”公子道：“这个就是九公那个大徒弟，绰号叫个大铁锤的。”老爷一时也想起来，说：“莫不是我们在青云堡住着，九公把他找来演锤给我们看看，他一锤打碎了一块大石头的那人？”公子道：“正是。”老爷道：“这人也是好个身材相貌！”公子道：“听讲究起来，这人的本领大得很呢！除了他那把大锤之外，登山入水，无所不能；遇着件事，并且着实还有点把握，还不只专靠血气之勇。”老爷点了点头。这个当儿，公子已经把那封信的外皮儿拆开。老爷接过来，细看了看那笺子上写的“水心公祖老弟大人台启”一行字，说道：“大奇！这封信竟是老头儿亲写的，亏他怎的会有这个耐烦儿？”因拆开信看，只见里头写道是：

愚兄邓振彪顿首拜上

老弟大人安好，并问

弟妇大人安好，大贤侄好，二位姑奶奶好，舅太太和二位张亲家都替问安。

敬启者：彼此至好，套言不叙，恭维

老弟大人，贵体纳福，
闾府吉祥如意是荷。愚兄得见金榜题录，知大贤侄高点探花，独占鳌头，可喜可贺，愚兄不胜欣喜。此乃天从人愿，实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真乃可喜可贺之至。愚兄本当亲身造府贺喜；但因有小事，难以分身，望祈原谅。今特遣小徒陆保安进京，代贺一切；不尽之言，一问可知。再带去些微土物，千里送鹅毛，笑纳可也。小婿、小女、二姑娘都给闾府请安，外有他等给二妹子并众位捎去的东西，都有清单可凭。

再问二妹子，大内的上好胎产金丹九合香，求见赐，不拘多少，都要真的。千万千万，务必务必，都交小徒带回。顺请安好！不一。

愚兄邓振彪再拜。吉日泐。

再，二位姑奶奶可曾有喜信儿否？念念。又笔。

后头还打着虎臣两个字的图书，和他那“名镇江湖”的木头戳子。安老爷见那封信，通共不到三篇儿八行书，前后错落添改，倒有十来处，依然还是别字连篇，只点头叹赏。公子在一旁看了，却忍不住要笑。老爷道：“你不可笑他，你只想他那个脾气性格儿，竟能低下头，静着心，写这许多字，这是甚么样的至诚！”说着，又看礼单，见开头第一笔写着是：“鹤鹿同春”。老爷就不明白，说：“甚么是鹤鹿同春啊？”又往下看去，见是“孔陵蓍草，尼山石砚，《圣迹图》，莱石文玩，蒙山茶，曹州牡丹根子。”其余便是山东棉绸、大布，恩县白面挂面，耿饼，焦枣儿，巴鱼子，盐砖。看光景他大约是照着《缙绅》，把山东的土产，拣用得着的，乱七八糟都给带来了，却又分不出什么是给谁的。老爷因命公子把那封信念给太太听。公子将信念完，只剩得后面单写的那行不曾念。

这个当儿，金、玉姐妹也急于要看那封信，公子见她两个要看，便把信递给她两个说：“九公盼着你们两个的很呢！快看去吧！”何小姐自来快人快性，伸手就先接过去。公子说：“你先瞧这篇儿。”她一瞧儿，见问她两个有喜信儿没有，一时好不得劲儿。亏她机伶，一转手便递给张姑娘说：“妹妹你瞧，这是什么字？”说着，过去回身就走。张姑娘不知是计，接过去才瞧得一眼，便丢在桌子上说：“瞧这姐姐。”也躲了，和何小姐凑在一处。两人羞得绯红了脸，低头而笑。安太太看了不解，忙拿起那信来看了看说：“这也值得这么个样儿！”因把邓九公问她两个有无喜信的话，告诉了舅太太、张太太，又和她姐妹说道：“这可真叫人问得怪臊的！也有两人过来这么二三年了，还不给我抱个孙子的。瞧瞧人家寻胎产金丹，想来必是褚大娘子有了喜信儿了。”舅太太也说：“真个的呢！”一句话不曾说完，张太太发了议论，说：“亲家那可说不能的呀！这是有个神儿在、神儿不在的事儿，谁有拿手哇？”好端端的话，被这位太太一下注解，她姐妹听了，益发不好意思。

说话间，安老爷便要帽子出去，见那陆保安。一时进来，只见他顶帽官靴，也穿着件短襟纱袍儿，石青马褂儿，虽说是个武生，举动颇不粗鄙；外省的礼儿没别的，见面就只磕头，那陆保安见了安老爷，就拜下去。安老爷不好还礼，只以揖相答，便让他上座。他那里肯，说：“武生的师傅嘱咐说：‘武生到了老爷这里，就同自己的儿女一样’，不敢坐。”安老爷此时，是满肚子的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让再让三，他才在一旁坐下。安老爷先问了问邓九公的身子眷口。陆保安答说：“他老人家精神是益发好了，打发武生来，一来给老太爷少老爷请安道喜；二来叫武生认认门儿，说赶到他老人家庆九十的时候，还叫武生来恭请呢！还说他老如今不到南

省去了，轻易得不着好陈酒，求老太爷这里找几坛，交给回空的粮船带回去；不是，他就叫武生买几坛带去了，说那东西的好歹，外人摸不着。”安老爷连说：“这事容易。”因又问起褚一官并褚大娘子可有得子的信息。陆保安回说：“这倒不知。”

正说着，那拉东西车辆，以至挑的扛的都来了。众家人带着车夫，一趟一趟，往里搬运。安老爷才知道那礼单上的“鹤鹿同春”，是他专为贺喜，特给我找来的东海边一对仙鹤，泰山上一对梅花小鹿儿，都用木笼抬了来。一时张老也过来招呼，便同了那陆保安到程师爷那边去坐。安老爷这里一面吩咐给他备饭款留，便进来看邓九公那份礼。进得二门，见公子正随着太太，同许多内眷们，围着看那对鹤鹿。老爷于这些东西上，虽雅驯如鹤鹿，也不甚在意。忙忙的进了屋子，只检出那册《圣迹图》来，正襟危坐的看。一时内眷也进屋里来，一旁看，问长问短。老爷便从麟现阙里起，一直讲到西狩获麟，会把圣人七十年的年谱，讲得来不曾漏得一件事迹，差得一个年月。舅太太听完了，说道：“我瞧我们这位姑老爷，直算得什么事儿都懂得，可惜就只不懂得什么叫‘鹤鹿同春’。当下大家说笑一阵。安太太便把其余的东西，该归着的归着，该分散的分散；公子也去周旋那个陆秀才。那陆秀才当日住下，次日便告辞去，料理他的勾当，约定过日再来领回信。安老爷闲中，便给邓九公写了回信，太太也张罗打点给邓家诸人的回礼，以至邓九公要的东西，临期都交那陆保安带回山东而去。

安公子这个翰林院编修，虽说是个闲曹，每月馆课，以至私事应酬，也得进城几次。那时又正遇乌克斋放了掌院，有心答报师门，提拔门生，便派了他个撰文的差使；因此安公子又加了些公忙，紧接着又有大考的旨意。这大考是京城有口号的，

叫作，“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祷告神仙也不饶！”安公子也是一甲三名，授过职的，例应与考，便早晚用起功来。正在不曾考试之前，恰好出了个讲官缺，掌院堂官又拟定了他，下本来，又授了讲官；虽说一样的七品官儿，却例得自己专摺谢恩。谢恩这日，便蒙召见。临上去，乌克斋又指点了他许多仪节奏对。及至叫上起儿去，圣人见他品格凝重，气度从容，一时想起他是从前十名里第八名特恩拔起来点的探花；问了问他的家世学业，又见他奏对称旨，天颜大悦。从此安公子便简在帝心。及至大考，他又考列一等，即日连升五级，用了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便放了国子监祭酒。

这国子监祭酒，虽说不过是个四品京官，却是个侍至圣香案，为天下师尊的脚色。你道安公子才几日的新进士，让他怎的个品学兼优，也不应快到如此，这不是真个官场如戏了么？岂不闻俗语云：“一命二运三风水”。果然命运风水，一时凑合到一处，便是个披甲出身的，往往也不曾不过数年，出将人相；何况安公子又是个正途出身，他还多着两层——四积阳功五读书呢？

那时恰遇覃恩大典，举行恩科会试。传胪之后，新科状元带了一榜新进士，到国子监行释褐礼，恰好正是安公子作国子监祭酒。这释褐礼，自然要算个朝廷莫大的盛典，读书人难遇的机缘。这日，状元、榜眼、探花率领二三甲进士，到大成殿拜过了至圣先师，便到明伦堂参拜祭酒。那明伦堂预先要用桌子搭起个高台来；台上正中，安了祭酒的公座。状元率领进士行礼的时候，先请祭酒上台升坐，然后恭肃展拜。从来礼无不答，除了君父之外，便是长者先生，也必有两句慰劳。独到了状元拜祭酒，那祭酒却是要肃然无声，安然不动的受那四拜。你道为何？相传以为祭酒存些谦和，但是一开口，一抬手，便

与状元不利；因此这日行礼的时候，安公子便守这仪注，朝衣朝冠，升到那个高台正中交椅上，端然正坐的受了一榜新进士四拜，便收了一个状元门生。偏偏那个状元，因龙头属意老成，点的是个年近五旬苍髯老者。安公子才得二十岁上下的一个美少年，巍然高坐，受这班新贵的礼。大家看了，好不替他得意。

一时释褐礼成，安公子公事已毕，算了算，已经在城里耽搁了好几日了。看那天气尚早，便由衙门返回庄园，要把这场盛事禀慰父母一番。一路走着，想到这典礼之隆，圣恩之重，人生在世，读书一场，得有今日，庶乎无愧。忽然从无愧两个字上，想到父母俱存，不愧不忤，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有三乐来，不由得一个人儿坐在车里，欣然色喜，自言自语道：“记得那年我们萧史、桐卿两位恭人，因我说了句吃酒是天下第一乐，就招了她两个许多俏皮话儿，叫我写个‘四乐堂’匾挂上。这话其实尖酸可恶，我一向虽说幸而成名，上慰二老，只是不曾得过个学试差，却说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到了今日之下，纵说我这座国子监衙门管着天下十七省龙蛇混杂的监生，算不到英才的数儿吧！难道我收了这个状元门生和一榜的新进士，还算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占全了君子有三乐不成？我少停回家，便把这话作乐她两个一番，问问她们两个，如今可好让我吃杯酒，挂那四乐堂的匾？倒也是一段佳话。”

公子一路盘算，早到家门。进门见过父母，安老爷第一句话便道：“好了！居然为天下师了。”公子此时也十分得意。待谈了一会，便过东院来。一进院门，早见她姐妹两个从屋里迎出来说：“恭喜，收了状元门生回来了！”公子道：“便是，我正有句话要请教。”她姐妹也道：“且慢，我两个先有件事奉求。”公子道：“我忙了这几日，才得到家，你两个又有什么差遣？”她两个道：“且到屋里再说。”公子走进得屋子，

只见把他常用的一个大砚海，一个大笔筒，都搬出来；研得墨浓，洗得笔净，放在当地一张桌儿上。桌儿上又铺着一幅素绢，两边用镇纸压着，当中却又放着一大杯酒。公子一时不解，问道：“这是什么仪注？”姐妹两个笑嘻嘻的一齐说道：“奉求大笔，见赐‘四乐堂’三个大字。”公子断没想到城里头憋了这么个好灯虎儿来，一进门来就叫人家揭了，不禁乐得仰天大笑说：“你两个怎的这等可恶！”因又点头道：“这正叫作惟识性者，可以同居。”张姑娘道：“真个的换了衣裳，为什么不趁着墨写起来呢？”公子道：“这却使不得。且无论天道忌满，人事忌全，不可如此放纵；便是一时高兴，写了挂上，倘被老人家看见，问我何为四乐堂，你叫我怎么回答？快收拾起来吧！”她姐妹两个也就一笑而罢。不想只他家这阵闺房游戏，早便宜了燕北闲人归结了他四乐堂那笔前文。

安老爷见儿子厕名清华，置身通显，书香是接下去了，门庭是撑起来了。家中无可虑，自己又极清闲。算了算邓九公的九旬大庆将近，因前年曾经许过他，临期亲自奉祝，此时不肯失这个信，便打算借此作个远游，访访一路的名胜。到他那里，并要多盘桓几日，舒散舒散。商量定了，先在本旗告了个山东就医的假，约在三月上旬起身。太太快带同两个媳妇，忙着收拾行装，又给老爷打点出些给邓九公作寿的礼——无非如意缎匹、皮张玩器、活计等件——预备请老爷看过了，好装箱子。老爷一看，便说：“君子周急不继富，这些东西，九公要它何用？我送他的寿礼，只用两色，早已办得停停当当了。一色是他向我要的寿酒，我已经叫人到天津行里找了一百二十坛上好的陈绍兴酒，便算祝他的花甲重周。已经从运河水路运了去了。那一色，是我送他的寿文，便是我许他的那生传。只这两色薄礼，他足可一醉消愁，千秋不死，何须再备寿礼？”太太一听

这话，知道是又左了去了，不好搬驳，只得说：“老爷见得自然是，但是也得配上点儿不要紧的东西，才成这么个俗礼儿呀！”便不和老爷再去琐碎，自己就作主意配定了；又敷余带上了几百银子，防着老爷路上要使。随叫家人们来，装箱子，捆行囊，一切停当。老爷又托了张亲家老爷、程师爷在家照料，并请上小程相公途中相伴；家人们只带梁材、叶通、华忠、刘住儿、小小子麻花儿几个人，并两个打杂儿的厨子、剃头的去。又吩咐带上了那头乌云盖雪的驴儿，作了代步。此外应用的车辆牲口，自有公子带同家人们分拨，老爷一概没管。

到起身这日，安老爷只嘱咐了公子几句话，便逍遥自在带了一行人上路。这一路上，老爷是身有余闲，家无多虑，空拉着极舒服的咕咚咚太平车儿不坐，只骑着那头驴儿。遇各处名胜，也要下来瞻仰；见个古迹，也要站住考订。一日走不了半站，但有个住处，便随遇而安。只这等磨去，离家三四天，才磨到良乡。华忠有些急了，晚间趁空儿，回老爷说：“回老爷，走长路儿，可得趁天气呀！可能请示老爷明日赶一个整站吧？”老爷也以为无可不可。次日，便起了个早，约莫辰牌时分，早到涿州关外打早尖。

这座涿州城正是各省出京进京必由的大路，有名叫作“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烦难第一州。”安老爷到得关厢，坐在车里一看，只见那条街上，不但南来北往的车驮络绎不绝；便是本地那些居民，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穿梭一般拥挤不动。正在看着，一行车马进了一座客店。

众家人服侍老爷下了车，进店房坐下。大家便忙着铺马褥子，解碗包，拿铜旋子，预备老爷擦脸喝茶。那个跑堂儿的见这光景是个官派，便不敢进房子，只提了壶开水在门外候着。老爷这趟出来，更是闲情逸致，正要问问沿途的景物，因叫跑

堂儿的说：“你只管进来。”便问他道：“这里今日怎的这等热闹？”跑堂儿的见问，答说：“州城里鼓楼西，有座天齐庙，今儿十五是开庙的日子，差不多儿都要去烧炷香，都是行好的老爷。”老爷听得烧香拜佛这些事，便丢开不往下谈，又问他说：“此地可还有什么名胜？”安老爷说话，只管是这等酌字斟句，再想不到一个跑堂儿的，他可晓得什么叫作名胜？只见他听了这话，忙接口道：“我的老爷，好话咧，大吓人不喇的，一个天齐爷，也有没灵圣儿的！回来你老打了尖，就打开那庙头里过，倒瞧瞧那烧香的人有多少。那庙里头中间儿是大高的五间天齐殿，接着寝宫；两边儿是财神殿，娘娘殿；后层儿是文昌阁，周围七十二司。到了那个地方儿，吃喝穿戴，什么都买不短。庙后头拢着十锦杂耍儿，前日还到了个瞧希希罕儿的，为什么今儿逛庙的人更多了呢？”老爷正觉得他答非所问，程相公那里就打听说：“什么叫作希希罕儿？”跑堂儿的道：“这可真说得活老了的都没见过的一个希希罕儿，是参天的一对大凤凰。”

老爷听了，不禁纳罕。忽然又低下头去，默默如有所思，早听程相公笑嘻嘻的说道：“老伯，不么？我们今日就在此处歇下，也去望望凤凰吧！”华忠这棵老头子，是好容易盼得老爷今日要走个整站，此时师爷忽然又要看凤凰，便说：“师爷，信他那些谣言，那儿那么件事呢？”不想程相公这话，正合了安老爷的意思。你道为何？原来这位老先生，自从方才听得跑堂儿的说了句此地有凤凰，便想道：“这种灵鸟，自从轩辕氏在位，风巢阿阁之后，只于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汉以后虽亦偶然有之，就大半是得闻附会。到了我大清，从前庆云现，黄河清，瑞麦两歧，灵芝三秀，这些嘉祥，算都见过；甚至麒麟也来过了，就只不曾见过凤凰。如今凤凰竟见在直隶地

方，这岂不是圣朝一桩非常盛事！况且孔夫子还不免有个‘凤鸟不至，吾已矣夫’之叹。如今我安某生在圣朝，躬逢盛事，岂可当面错过？”心里正要去看看，只是不好出口。正在踌躇，忽听程相公要去，华忠却又在旁拦他，因道：“程师爷也是终年闷在书房里，我又左右闲在此，今日竟依他住下，我也陪你走走。”程相公听了这话大乐，连那个麻花儿听见逛庙，也乐得跳跳跃跃。只有华忠口里不言，心里暗想说：“我瞧今日这趟，八成儿要作冤！”当下上下一行人吃完了饭，老爷留梁材等两个在店里，自己便同程相公，带了华忠、刘住儿和小小子麻花儿，又带上一个打杂儿的，背着马褥子、碗包背壶，还吩咐带了两吊零钱，慢慢的出了店门，步进州城往天齐庙而来。

不一时，早望见那座庙门，原来安老爷虽是生长京城，活了五十来岁，凡是京城东岳庙、城隍庙、曹公观、白云观以至隆福寺、护国寺，这些地方从没逛过。此刻才到这座庙门外，见那些卖吃食的吆吆喝喝，沿街又横三竖四，摆着许多苕帚、簸箕、掸子、毛扇儿等类的摊子、担子。那逛庙的人，没分男女，出入不断乱挤；老爷见一个让一个，只觉自己挤不上去。华忠道：“奴才头里走着吧！”说着进山门。那山门里便有些卖通草花儿、香草花儿的，并瓷器家伙的、耍货儿的，以至卖酸枣汤的、豆什儿的、酸辣凉粉儿的、羊肉熟面的。处处摊子上，都有些人在那里围着吃喝。程相公此时两只眼睛不够使的，正在东张西望。又听得那边吆喝：“吃酪吧！好个酪哇！”程相公便问什么是叫个酪。安老爷道：“叫人端一碗你尝尝。”说着，便同他到钟楼跟前台阶儿上坐下。一时端来，他看了雪白的一碗东西，上面还点着个红点儿，更觉可爱。接过来就嚷道：“啊哟！冰生冷的，只怕要拿点开水来冲冲吃吧！”安老爷说：“不妨，吃下去并不冷。”他又拿那个铜匙子舀了点儿，

放在嘴里。才放进去，就嚷道：“啊！原来是牛奶！”便扯牙咧嘴的吐在地下。安老爷道：“不能吃，倒别勉强。”随把碗酪给麻花儿吃了。大家就一路来到天王殿。

一进去，安老爷看到那神像脚下，各各造着两个精怪，便觉得不然说：“何必神道设教到如此？”程相公道：“老伯，怎的倒不晓得这个？这就是风调雨顺四大天王。”老爷因问：“何以见得是风调雨顺？”程相公道：“哟！那手拿一把钢锋宝剑的，正是个风；那个抱着面琵琶，琵琶是调和了弦才好弹的，可不是个调？拿那雨伞的便是个雨。”安老爷虽是满腹学问，向来对一知半解无不虚心，听如此说，不等他说完，便连连点头说：“讲得有些道理。”因又问：“那个顺天王，又作如何讲法呢？”程相公见问，翻着眼睛，想了半日，说：“正是，他手里只拿了一条很长的大蛇，倒不晓得他怎的叫作顺天王。”刘住儿说：“那不是长虫，人家都说那是个花老虎。”老爷说：“乱道。”因捻着胡子，望了会子，说道：“哦！据我看来，这桩东西不但非花老虎，亦非蛇也；只怕就是雉入大水为蜃的那个蜃，才暗合这个顺天王的顺字。”程相公道：“老伯又来了，我们南边那个蜃字，读作个上声，顺字读作去声，怎得合到一处呢？”老爷道：“哎哟！世兄，你既晓得蜃字读上声，难道倒不晓得这个字是十一軫，十二震，两韵双收同义的么？”老爷只顾和世兄这一阵考据风调雨顺，家人只好跟在后头站住。再加上围了一大圈子听热闹儿的，把个天王穿堂门儿的要路口儿，给堵住了。只听得后面一个人嚷道：“走着逛啦！走着逛啦！要讲究这个，自家圈儿里，找个学房讲去。这庙里是个大家的马儿大家骑的地方儿，让大伙儿热闹热闹眼睛，别招人怨。”老爷连忙就走，程相公还在那里打听说：“什么叫作热闹眼睛？”华忠拉了他一把说：“走吧！我的大叔！”

说着，出了天王殿的大门儿，便望见那座正殿。只见正中一条甬路正接到正殿的月台跟前，甬路两旁便是卖估衣的、零剪裁料儿的、包银首饰的、料货的，台阶儿上也摆着些碎货摊子。安老爷无心细看，顺着那条甬路，上了月台；只见殿前放了个大铁香炉，又砌着个大香池子，殿门上却拦着栅栏，不许人进去。那些烧香的，只在当院子里点着香，磕着头，磕完了头，便把那香撂在池子里，却把那包香的字纸扔在满地，大家踱来踱去，只不在意。老爷一见，登时老大的不安，嚷道：“啊哟！这班人这等作践先圣遗文，却又来烧什么？”说着，便叫华忠说：“你们快把这些字纸，替他们拣起来，送到护里焚化了。”华忠一听，心里说道：“好！我们爷儿们，今日也不知是逛庙来了，也不知是拣字纸来了？”但是主人吩咐，没法儿，只得大家胡掬起来，送到炉里去焚化。老爷还恐怕大家拣得不干净，自己拉了程相公，带了小小麻花儿，也弯着腰一张张的拣得不了。又望着那些烧香的说道：“你众位剥下这字纸来，就随手拣在炉里焚了它好。”众人也有听信这话的，也有佯为不理的，倒笑他是个书呆子的。那知他这书呆子这阵呆，倒正是场“胜念千声佛，强烧万炷香”的功德。

安老爷拣完了字纸，也已累了一脑门子汗，正在摸出小手巾儿来擦着，程相公又叫道：“老伯，我们到底要望望黄老爷去。”老爷诧异道：“那位黄老爷？”华忠道：“师爷说的，就是天齐爷。”安老爷道：“东岳大帝，是为发育万物的震旦尊神，你却怎的忽然称他是黄老爷？这话又何所本？”程相公道：“这也是那部《封神演义》上的。”老爷愣了一愣说：“然则你方才讲的那风调雨顺，也是《封神演义》上考据下来的，倒累我推敲了半日，怎讲！”说着不到正殿，便趑回来，站在甬路上，望了望那两厢的财神殿、娘娘殿。只见这殿里打

金钱眼的，又有舍了一吊香钱，抱个纸元宝去，说是借财气的。那殿里拴娃娃的。又有送了一窝泥儿垛的猪头来，说是还愿心的。没男没女，挨肩擦背，拥挤在一处。老爷看了，便说：“我们似乎不必昆这班人乱挤去了吧！”怎禁得那位程相公，此时不但要逛逛财神殿、娘娘殿，并且还要看看七十二司，只望着老爷一个劲儿笑嘻嘻的唏溜。老爷看这光景，便叫华忠说：“你同师爷走走去，我竟不能奉陪了，让我在这里静一静儿吧！”因指着麻花儿道：“把他也带了去。”华忠听了，把马褥子给老爷铺在树荫凉儿里一座石碑后头；又叫刘住儿拿上碗包背壶，到那边茶汤壶上倒碗茶来。老爷说：“不必，你们把这些零碎东西，索性都交给我，你们去逛你们的。”大家见老爷如此吩咐，只得都去。

这里剩了老爷一个人儿，闷坐无聊，忽然想起：“何不转到碑前头读读这通碑文，也考订考订这座庙究竟建自何朝何代？”想到这里，便站起来，倒背着手儿踱过去，扬着脸去看那碑文。才看了一行，只听得身背后，猛可里噙的一声，只觉一个人往脊梁上一扑，紧接着就双手搂住脖子，叫了声：“哎呀，我的乖乖！”老爷冷不防这一下子，险些几不曾冲个筋斗。当下吃一大惊，暗想：“我自来不会和人玩笑，也从没人和我玩笑，这却是谁？”才待要问，幸而那人一抱就松开了。老爷连忙回过身来，不想那人一个躲不及，一倒脚又正踹在老爷脚上那个踝指儿鸡眼上；老爷疼得握着脚，哎呀了一声。疼过那阵，定神一看，原来正是方才在娘娘殿拴娃娃的那班妇女。只看为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女人，穿着件短布衫儿，拖着双薄片鞋儿。老爷转过身来才和她对了面儿，便觉那阵酒蒜味儿往鼻子里直灌不算外，还夹杂着热扑扑的一股子狐臭气。又看了看她后头，还跟着一群年轻妇人，一个个粉面油头，妖声浪气。且

不必论她的模样儿，只看那派打扮儿，就没有一个安静的。安老爷如何见过这个阵仗，登时吓得呆了，只说了句：“这……这……这是怎么讲！”那个胖女人，却也觉得脸上有些下不来，只听她口儿嘈嘈道：“那儿呀？刚才不是我们打伙儿从娘娘殿里出来，瞧见你一个人儿，仰着个颀儿，尽着瞧着那碑上头？我只打量那上头有个什么希希罕儿呢！也仰着颀儿，一头儿就往上瞧，一头儿往前走，谁知脚底下横不楞子爬着条浪狗，叫我一脚，就踹了它爪子上。要不亏我躲得溜扫，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你敬我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闹个嘴吃屎，你还说呢！”

老爷此时肚子里，就让有天大的道理，海样的学问，嘴里要想讲一个字儿也不能了。只气得浑身乱颤，呆着双眼，待要发作一场。忽见旁边儿又过来了个年轻的小媳妇子，穿一件单肩贴背、镶大如意头儿、水红里子、西湖色的濮县绸的半大夹袄儿，并不穿裙子，露出半截子三镶对靠青绉绉散腿裤儿裤子；脚下一双过桥高底儿大红缎子小鞋儿；右手擎着极大长的烟袋；手腕子底下还搭拉着一条桃红绣花儿手巾，却斜尖儿拴在镯子上；左手是撬轰轰的一大把子通草花儿、花蝴蝶儿，都插在一根麻头棍儿举着；梳着大松的髻头，清水脸儿，嘴上点一点儿棉花胭脂。不必开口，两条眉毛活动的就象要说话；不必侧耳，两只眼睛机伶得就象会听话；不说话也罢，一说话，是鼻子里先带点嚷儿，嗓子里还略沾点儿腔调。她见那矮胖女人和安老爷嘈嘈，凑到跟前，把安老爷上下打量两眼，一把推开那个女人，便笑嘻嘻的望着安老爷说道：“老爷子，你老别计较她，她喝两盅子猫溺，就是这么着；也有踹了人家脚，倒和人家批礼的？瞧瞧人家是新儿的鞋子，给踹了个泥脚印子，这是怎么说呢？你老爷给我拿着这把子花儿，等我给你老掸了吧！”说着，就把手里的花儿，往安老爷肩膀子上搁。老爷待要不接，

又怕给她掉在地下，惹出事来；心里一阵乱忙，就接过来了。这个当儿，她蹲身下去，就拿那条手巾给老爷掸鞋子上的那块泥。只她往下这一蹲，安老爷但觉得一股子奇香异气，又象生麝香味儿，又象松子味儿，一时也辨不出是香，是臊，是甜甘，是哈喇，那气味一直扑到脸上来。老爷才待要往后退，早被她一只手攀住脚后跟，嘴里还斜衔着根长烟袋，扬着脸儿说：“你到底撬起点腿儿来呀！”老爷此时，只急得手尖儿冰凉，心窝里乱跳，说不得话，只说：“岂敢！岂敢！”她道：“这又算个什么儿呢，大伙儿都是出来取乐儿，没讲究。”

老爷好不容易等她掸完了那双鞋子，松开手站起来，自己是急于要把手里那把子通草花儿，交还她好走。她且不接那花儿，说道：“你老别忙，我求你老点事。”说着，一面伸手拔下耳挖子，从头上退下个黄纸帖儿来，口里一面说道：“老爷子，你老方才时候是不是在月台上拣那字纸的吗？我这么冷眼儿瞧着，你老八成儿是个识文断字的，我才在老娘娘跟前，求了一签，是求小人儿们的。”说着又栖在安老爷耳朵底下，悄悄儿的说道：“你老瞧我倒有两月来的没见了，也摸不着是病啊是喜！你瞧瞧老娘娘这签上怎么说的？给破说破说呢！”你看这位老爷，他只抱定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两句书，直到这个场中，还绝口不肯撒个谎，说我不识文，我不断字。听得那媳妇子请教他，不由得这手举着花儿，那手就把个签帖儿接过来。可奈此时，是意乱心慌，眼光不定，看了半日，再也看不明白，好不容易才找着了“病立痊，孕生男”六个字。忙说：“不是病，一定要弄璋的。”那媳妇子又不懂这句文话儿，说：“你老爷叫我弄什么行子？”这才急出老爷的实话来了，说：“一定恭喜的。”她这才欢喜，连签帖儿带那把子花儿都接过去。将接过去，又把那签帖儿递过来说：“你老索性再用点儿

心，给瞧瞧到底是个丫头，是个小子？”安老爷真真被她磨得没法儿，只得嚷道：“准养小子。”那班妇女见老爷断得这等准，轰一声都围上来了。有的拉着那媳妇子就道喜，她也点着头儿说：“喜呀！这是老娘娘的慈悲，也亏人家这位老太爷字解得开呀！”

说话间，那班妇女就七手八脚，各人找各人签帖儿，都要求老爷破说。老爷这个玩儿闹不开了，连说：“不必看了，不必看了，我晓得这庙里娘娘的签灵得很呢！凡是你们一齐来求签的，都要养小子的。”不想这班人里头，夹着个灵官庙的姑子，她身穿一件二蓝洋绉僧衣，脚登一双三色挖攘僧鞋，头戴一顶月白纱胎儿、沿倭缎盘金练的草帽儿，太阳上还贴着两贴青缎子膏药。她也正求了个签帖儿拴在帽顶儿上，听安老爷这等说，便道：“喂！你悠着点儿！老头子，我一个出家人，不当家花拉的，你叫我那儿借小子去呀？”那小媳妇子同大家都连忙拦着，说道：“师傅叫别人家可怎么知道，咱们是一起儿来的呢！”那矮胖女子便向那姑子嘈嘈道：“你罢呀！你们那个庙里，那一年不请三五回姥姥哇！怎么说呢？”那姑子丢下安老爷，赶去就要拧那矮胖妇人的嘴说：“你要这么给我洒，我是撕你这张肥……”才说到这里，又一个过去捂住她的嘴，说道：“当着人家识文断字的人儿呢，别抡荤看人家笑话。”说着，才大家嘻嘻哈哈，拉拉扯扯，奔了那座财神殿去了。老爷受这场热窝，心里下也不让那长姐儿给程师爷点那袋烟的窝心，这大约也要算小小一个果报。

老爷见众人散了，趁这机会，头也不敢回，趑身就走，一溜烟走到方才原座的那个地方儿。只见华忠早同程相公一群人转了个大弯儿回来了。华忠一见老爷，就问：“老爷把马褥子交给谁了？”老爷一看，才知那马褥子，背壶碗包，一切零零

碎碎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去了个踪影全无。想了想，方才自己受的那一通儿，又一个字几不好和华忠说。呆了半天，只得说道：“我方才刚到碑头看了看那碑文，怎知道这些东西就会不见了呢？”那华忠急了说：“这不是丢了吗？等奴才赶下去。”老爷连忙拦住说：“这又什么要紧，你晓是什么人拿去，又那里去找？”华忠是一肚皮的没好气，说道：“老爷只管这么宽恩，奴才们这起子人跟出来，是作什么的呢？会把老爷随身的东西给丢了！”老爷道：“这话好糊涂，方才是我自己在这里看着，究竟是谁之过与？不必说了，我们干正经的，看凤凰去吧！”

说着，大家就在那个西随墙门儿过后殿来，见那里又有许多撬牙虫的，卖耗子药的，卖金刚大力丸的，卖烟料的，以至相面的，占灯下数的，起六壬课的。又见一群女人，蹲在一个卖鸦片烟灯子的摊子上讲价儿。老爷此时，是头也不敢抬，忙忙的一直往后走，这才把必应贍礼的个文昌阁，抹门儿过去了。才进了西边那个角门子，便见那空院子里，围着个破蓝布帐子，里面锣鼓喧天，帐子外头一个人站在那里嚷道：“撒官板儿，列位瞧瞧这个凤凰单展翅。”老爷听了，心中暗喜，连忙进去，原来却是起子跑旱船的。只见一个三十来岁漆黑的大汉子，一嘴巴子的胡子渣儿，也包了头，穿了彩衣，歪在那个旱船上。一手托了腮，把那只手单撒手儿，伸了个懒腰，脸上还作出许多百媚千娇的丑态来。闹了一阵，又听那个打锣的嚷道：“看完了凤凰单展翅，这就该着请大爷们瞧飞蝴蝶儿了。”安老爷这才明白，原来这就叫作风凰单展翅，连忙回身就走，说道：“无耻之至矣！”

华忠唉了一声，见那边还有许多耍狗熊、耍耗子的。他看那光景，禁不得再去撒冤去了，便一直引着老爷，从文昌阁后

身儿，绕到东边儿。老爷一看，就比那西边安静多了。有的墙上挂了个灯虎儿，有猜灯虎儿的；有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踢球的。只那南边儿，靠着东墙围着个帐子，约莫里头是个书场儿。北边却围着簇新的大蓝布帐子，那帐子儿的外头，也站着两人，还都带着缨帽儿；听他说话的口音，倒象四川、云、贵一路的人。只听他文诌诌的说道：“人品有个高低，飞禽走兽也有个贵贱。这对飞禽，是不轻易得见的，请看看。”程相公听见便道：“老伯，这一定是凤凰了。”老爷也点点头，摇摇摆摆的进去。见那帐子里头，还有一道网城，网城里果然有金碧辉煌的一对大鸟。老爷还不曾开口，刘住儿说道：“这不是咱们城里头赶庙的那对孔雀吗？那儿是凤凰呀？”安老爷这才后悔：“这趟庙逛的好不冤哉枉也！”他只管这等后悔，心里的笃信好学，始终还不信这就叫上了当了，只疑心或者今日适逢其会，凤鸟不至，也未可知，因说：“我们回店去吧！”华忠说：“得请老爷略等一等儿。”在这个当儿，麻花儿又拉屎去了。老爷正不耐烦，便说：“这就是方才那碗酪吃的。”谁想恰好程相公也在那里悄悄儿的问刘住儿说：“那里好出大恭？我也去。”老爷听说，便说道：“索性请师爷也方便了来吧！我借此歇歇儿也好。”华忠满院子里看了一遍，只找不出个座儿来，说：“不然，请老爷到南边儿那书场儿的板凳上坐去吧！”

老爷此时是不曾看得凤凰，兴致索然，一声儿不言语，只跟了他走。及至走进那书场儿去，才见不是个说书的，原来是个道士，坐在紧靠东墙根儿。面前放着张桌儿，周围摆着几条板凳，那板凳上坐着也没多的几个人。另有个看场儿的，正拿着个升给他打钱。那桌子上通共也不过打了有二三百零钱。老爷看那道士时，只见他穿一件蓝布道袍，戴一顶棕道笠儿。那

时正是日色西照，他把那顶笠儿戴得齐眉，遮了太阳；脸上却又照戏上小丑一般，抹着个三花脸儿，还戴着一圈儿狗蝇胡子。左胳膊上揽着个渔鼓，右手里掐着副筒板，却把左手拍着鼓。只听他扎蹦蹦、扎蹦蹦打着，在那里等着攒钱。忽见安老爷进来坐下，他又把头上那个道笠儿望下遮了一遮，便按住鼓板发科道：

锦样年华水样过，轮蹄风雨暗消磨；仓皇一枕黄粱梦，都付人间春梦婆。小子风尘奔走，不道姓名，只因作了半世懵懂痴人，醒来一场繁华大梦；思之无味，说也可怜。随口编了几句道情，无非唤醒聩聋，破除烦恼，这也叫作：

“只诗如此，无可奈何！”不免将来请教诸公，聊当一笑。

他说完了这段科白，又按着板眼，拍那鼓。安老爷向来于戏文弹词一道本不留心，到了和尚道士两门，更不对路，何况这道士又自己弄成那等一副嘴脸。老爷看了，早就有些不耐烦，只管坐在那里，却掉转头来望着别处。忽然听他这四句开场诗，竟不落故套；就这段科白，也竟不俗，不由得又着了点儿文字魔，便要留心听听他底下唱些什么。只听他唱道：

鼓蓬蓬，第一声；莫争喧，仔细听，人生世上浑如梦；春花秋月销磨尽，苍狗白云变态中，游丝万丈飘无定。谄几句盲词瞎话，当作他暮鼓晨钟。

安老爷听了点点头，心里暗说：“他这一段，自然要算个总起的引子了。”因又听他往下唱道：

判官家，说帝王；征诛惨，揖让忙，暴秦、炎汉糊涂帐；六朝金粉空尘迹，五代干戈小戏场，李唐、赵宋风吹浪。抵多少寺僧白雁，都成了纸上文章。

最难逃，名利关；拥铜山，铁券传，丰碑早见磨刀惨；驮来薏苡冤难雪，击碎珊瑚酒未寒，千秋最苦英雄汉。早

知道三分鼎足，尽痴心六出祁山。

安老爷听了想道：“这两段自然要算历代帝王将相了，底下要这等一折折的排下去，也就没多的话说了。”便听他按住鼓板，提高了一调，又唱道：“怎如他，织耕图！”安老爷才听这句，不觉赞道：“这一转转得大妙！”便静静儿的听他唱下去道：

怎如他，织耕图；一张机，一把锄，两段便是擎天柱；
春祈秋报香三炷，饮蜡和豉酒半壶，儿童闹击迎春鼓。一
家儿呵呵大笑，都说道完了官租。

尽逍遥，渔水樵；靠青山，傍水坳，手竿肩担明残照；
网来肥鳊擂姜煮，砍得青松带叶烧，衔杯敢把王侯笑。醉
来时狂歌一曲，猛抬头月小天高。

牧童儿，自在身；走横桥，卧树荫，短蓑斜笠相厮趁；
夕阳鞭影垂杨外，春雨笛声红杏林，世间最好骑牛稳。日
西沉归家晚饭，稻粥香扑鼻喷喷。

正听着，程相公出了恭回来说：“老伯候了半日，我们去
吧！”老爷此时倒有点儿不肯走了，点点头，又听那道士敲了
阵鼓板，唱道：

羨高风，隐逸流；往深山，怕出头，山中乐事般般有；
闲招猿鹤成三友，坐拥诗书傲五侯，云多不碍梅花瘦。浑
不问眼前兴废，再休提皮里春秋。

破愁城，酒一杯；觅当垆，酤旧醅，酒徒夺尽人间萃；
卦中奇耦闲休问，时底枯荣任几回，倾囊拼作千场醉。不
怕你天惊不破，怎当他酣睡如雷。

老头陀，好快哉；鬓如霜，貌似孩，削光头发须眉在；
菩提了悟原非树，明镜空悬那是台，蛤蜊到口心无碍。俺
只管薅锄烦恼，没来由见甚如来！

学神仙，作道家；踏芒鞋，绾髻鬟，葫芦一个斜肩挂；担头不卖房中药，指上休谈顷刻花，随缘便是长江去。听说着他结茅云，却叫人何处寻他。

鼓声敲，敲渐低；曲将终，鼓瑟希，西风紧吹吓猿起；阳关三叠伤心调，杜老七哀写怨诗，此中无限英雄泪。收拾起浮生闲话，交还他鼓板新词。

安老爷一直听完，又听他唱那尾声道：“这番闲话，君听不是闲饶舌。飞鸟各投林，残照吞明灭；俺只待唱着这道情儿，归山去也。”唱完了。只见他把渔鼓筒板横在桌子上，站起来望着众人，转着圈儿拱了拱手说道：“献丑献丑！列位客官，不拘多少，随心乐助，总成总成。”众人各各随意给了他几文而散。华忠也打串儿上掬下几十钱来，给那个打钱儿的。老爷正在那里想他这套道情，不但声调词句不俗，并且算了算连科白带煞尾，通共十三段，竟是按古韵十二摄，照词曲家增出灰韵一韵，合成十三折谱成的。早觉这断断不是花嘴花脸的道士所能解；待要问问他，自己是天生的不愿意同僧道打交道，却又着实赏鉴他这几句道情；便想多给几文，犒劳犒劳他。见华忠只给他几十文，就说道：“你这人这等小器，就多给他些何妨？”回头看看了那串儿上，却只剩了没多的钱，因问，“你大家谁还带着钱呢？”不想问了问，那打杂儿的一时间都把几个零钱使完了。程相公道：“老伯要用，吾这里有银子可好？”老爷大喜说：“更好。”及至他从顺袋里出来，却是个五两的锭儿。一时又没处夹，老爷便叫小小子麻花儿送给那个道士。那道士接过来，不曾作谢，先望着那银子，叹了口气道：“哎！路尽才知蜀道平，恩深便觉秋云厚。”忽然两泪直流，把那个粉脸儿冲得一行一道的，益发不成个模样。他忙忙的用道袍袖子沾了一沾，往前走了两步，向安老爷深深打了一躬说：“恩

官厚赐，贫道在这里稽首了。”安老爷听他说了这蜀道秋云两句，觉得这道士不是个蠢人；或者这道情竟是他自己一片哀怨，也不可。便觉得他虽是个道士，也不甚讨厌，连忙还了他个揖。华忠一旁看见，口里咕噜道：“得了，我们老爷索性越交越脚高了。”便走上去，直撇撇的说道：“回老爷，这天西北阴上来了，咱们可没带雨伞哪！”老爷看了看西北上，果然有些阴过来，便不及和那道士细谈，同了程相公一行人，出了天齐庙的那个后门儿，一路回店里来。

梁材在店里已经叫厨子把老爷的晚饭备妥，又给老爷煮下羊肉，打点了几样儿路菜；照旧有他店里的顿饭饼面。老爷此时吃饭，是第二件事；冤了一天，渴了半日，急于要先擦擦脸，喝碗茶；无如此时茶碗背壶铜旋子，是被老爷一通碑文读成了个缸里的酱萝卜，没了缨儿了；马褥子是也从碑道里走了。幸而茶碗还有富余带着的，梁材倒上茶来，刘住儿又忙着拿铜盆舀了盆水，伺候老爷洗了脸；叶通便把程相公的马褥子给老爷铺上，又把自己的那个借给他。一时端上茶来，老爷同程相公一面吃着酒，心里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凤凰。恰好跑堂儿的端上羊肉来，程相公便叫住，问道：“店家店家，你快些这里来，你早上说的天齐庙有凤凰看，怎的我们看着？”跑堂的一愣，说：“看着？没有的话，这店里有好几位都瞧了回来；我们打杂儿的烧香去，回来也说瞧见，你同老爷在那儿瞧凤凰来着？怎么说看着呢？”老爷说：“果然没有看见，只有一对孔雀在那里。”跑堂儿的听见了，想了想，才笑呵呵的道：“是啊！它那毛儿就象戴的翎子似的，我早起说的就是它，我是把两样东西的名儿记拧了。”老爷一听，这才悟着今日这一趟算冤走了。一时吃完了饭，家人们也有买东西去的，也有打辫子去的，一时只剩了华忠、刘住儿两个，华忠又去走动。

这当儿，忽见刘住儿跑进来说：“外头有个人要见老爷。”老爷说：“难道又是位喜贺大爷不成？”刘住儿又不懂老爷这句“反言以申明之”的话，回道：“不是喜贺大爷，那位奴才见过；这个人，奴才不认得他。奴才问他，他说老爷见了他，认得他。”老爷道：“算了吧！你弄不清楚这些事，快把华忠找来吧。”半日找了华忠来，老爷正叫他去看看这人到底是谁。华忠道：“不用看，奴才才进来就瞧见他了，就是方才在庙上唱道情的那个道士。”老爷一听，先就急了说：“我说这些人断招惹不得，所以叫作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因问刘住儿道：“既如此，你在庙上，也听他唱了那半日，怎的又说认不得呢？”华忠道：“请老爷别怪刘住儿，他这时候不是方才那个打扮儿了，脸儿也洗干净了，穿着件旧短襟袍儿，石马青褂儿，穿靴戴帽，并且是个高提梁儿。他见了奴才，还装糊涂，奴才一瞧他那神情儿，就认出他来了，问他来作什么？他说：‘来谢谢老爷，见了老爷，还有话说。’奴才想着，老爷可见这些人作甚么，就告诉他：‘回来替你回吧！’”老爷连道：“很是很是。”华忠道：“谁知他竟不肯走，说务必求见见老爷；还说他在淮上，常见老爷；回明了，老爷一定见他的。奴才问他姓名，他又不肯说，只说：老爷一见，自然认得。”老爷没好气道：“怎么你也和刘住儿一般儿大的糊涂？难道我在淮上常见的人，你会不认得吗？”华忠不敢强嘴，等老爷发作完了，才回道：“老爷圣明，奴才赶到青云堡就迎见老爷回了京了；奴才和刘住儿一样，也是没到过淮上的。”老爷一时无话，只说：“偏偏儿这么一刻儿，上过淮的人又都不在跟前。”因赌气说：“你叫他进来，我见他吧！”华忠只得去叫那人。及至那人进来，老爷才要欠身，他已经站在当地，望着老爷拖地一躬，起来说道：“水心先生，别来无恙，可还认得当日座

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这个道人么？”这正是：
柳絮萍踪浑一梦，相逢何必定来生。
说话的这人是谁？下回书交代。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诺义周贫 矍铄翁九秩双生子

这回书接演上回，话表安老爷叫华忠把那个改装的道士带进来，正要认认这人是谁，问问他的来意，不想他进门，就是一躬起来，开口就叫了声“水心先生”，接着便说：“可还认识我这当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道人么？”老爷听了，不胜诧异，这才站起身来，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从前在南河作知县时候受过知遇的那位老恩宪、前任河台谈尔音。老爷断想不到此时忽然和他恁地相逢，仓卒间倒觉举措不安。忙着先让程相公回避过了，自己料是一时换不及衣服，只换了顶帽子，转身说：“卑职安学海断想不到此地得见宪台，方才募遇，既昧于瞻拜，今蒙降临，又不及迎接，且惶且愧！但是草莽之间，不可废礼，请宪台上坐，容卑职参谒！”把个谈尔音慌了，上前扶住说道：“水心先生，我谈尔音具有人心，苟非到万难，万不敢腆颜来见。我先生要一定这等称谓，这等仪节，使我益发无地自容，叫我这一肚皮的话，怎得说出口呢？”安老爷看了他那愧汗不堪的神情，倒觉不好过于拘礼，还朝上打了三躬才和他分宾主坐下。此时上街去的家人们也都回来了，倒上茶来，安老爷又亲自送茶，依然是宪台长，大人短。华忠站在旁边，听了半日，才知道这东西，原来就是把把我们老爷坑

苦了的那个谈尔音。待要得罪他两句，又碍着主人，只气了他个磨掌搓拳，直眉瞪眼。安老爷却只蔼然和气的问道：“宪台是几时蒙恩赐环的？竟不知怎的，既不进京，又不回籍，却只逗留在此。更不敢动问，方才在天齐庙相遇，怎的又装扮成那等个行藏，却是为何？”

那谈尔音见问，未曾开口，眼中落泪，一面摆手，一面摇头，说道：“先生这话，一言难尽。我自从那年获罪，发往军台，原想着河工上还有几个着实受过我些好处的旧日属员，打算叫他们帮助几千金，交了台费，便好还乡。不想这班人不肯也罢，连回话都没得一句。难得接到他一封回信，又无非告苦说穷，那言语文字之间，还带些笑骂。因此没法，在台站上一住三年，才得效力年满回来，便想在京官同乡道里打个把式。那知我们那班同乡更狠，算起来这些人，平日也不知用过我多少别敬节仪，如今见我这等回来，他们竟自闭门不纳，还道我不是安分之徒，竟大家鸣鼓而攻起来。没奈何只得奔到此地，投奔一个州吏目，正是我的妻舅，叫作蔡锡江。不想他这等一个小小官儿，也竟会被上司访着他帷薄不修，又参回去了。把我闪得来进退两难。幸得我们绍兴府山阴道上，多有些会唱道情的，我还记得那腔调，也随口编了两句，就弄了副渔鼓筒板，每日胡乱唱来糊口。又怕被人看见我的行藏，所以才把些粉墨遮了我这张羞脸。作梦也想不到今日在此遇见你这水心先生，竟慨然助了我五两银子，所以特地到门拜谢。”说罢，站起来又打了一躬。

安老爷此时，正在后悔自己方才在庙上不合一时粗心，不曾认出他那个假面目来，无端的给了他几两银子，倒象特地去渎亵他一般。如今听他这等说法，果然是把自己无心犒赏认作了有意酬恩，一时越发不安，连忙说道：“大人你怎的倒这等

说！”说着，正要往下辩白这个原故，那谈尔音不等老爷说完，接过来说道：“先生你才叫作怎的倒这等说！你可晓得，你我同在南河，我作寿时节，你送我那五十金的公份，那时只因我看了各官除了公份之外，都另有份厚礼，独先生你只单单的送了那公份五十金，我不合一时动了个小人之心，就几乎弄得你家破人亡。今日狭路相逢，我正愁你要在众人面前大大的出我一场丑。不料你不念旧恶也罢了，又慨然赠我五两银子。可晓得我谈尔音，当年看了银五十两，轻如草芥；今日得着这五两，便重似泰山，你叫我怎的不要感激，不要这样说法。只是我方才那番卖唱乞食的行径，真真叫作无可奈何，只得如此，还要求老先生函盖包荒。此后见了我们河工上那班旧日的朋友，切切不要提起才好！”

安老爷原是憋着一肚子话，竭力辩白自己方才如果认出是他来，断不肯那样褻渎他。而他是算认定了，难得老爷认得出是他来，还肯这样怜惜他，两下的越说越不得明白。他越发提起前情，直言不讳，一味自怨自悔。老爷是位仁慈不过的，便觉得这人尚有三分义气，早动了一片不忍人之心，一时又替他脸上下不来，又觉自己心上过不去，待要宽慰劝勉他一番，便道：“大人休如此说，贫乃士之常，不足为累。便是市上吹箫街头鼓板这些事，古人中如芦中人等辈，也都作过，不过今日圣明在上，非其时耳。依学海鄙见，还是早办一条归路，回到家乡，先图个骨肉团聚，一面藏器待时，或者圣恩高厚，想起来还有东山再起之日，也未可知。”他又摆手说道：“先生这话说得远了。实不相瞒，我谈尔音此时，只住在对门一个小车子店里。一日两餐，还没处打算哪！只这两件衣裳，还是托店主人赁来的。就方才穿戴的那道衣道笠儿，也是和天齐庙里一个道人借的，他还定要用我五十大钱的酒钱。你看人情这等艰难，

叫我一向从那里办条归路起？如今是好了，有了水心先生你这五两头，已经有得一半陶成，怎的再得有这等五两头，我便打算搭了我们绍兴回空的粮船回去。只是那里还想再作出这样第二个春梦？”

老爷这才明白，他是还短几两银子，说出口，不禁低头，叹息了一声，默然不语，便让他吃茶。要论安老爷素日的为人，此刻的光景，既不是拿不出这几两银子，又不是舍不得这几两银子。要讲急人之急，正该或多或少，叫家人立刻拿出银子来，当面给了他，打发他走，何等爽快！怎的又默然不语呢？原来老爷正为此时自己和他是一穷一通，一贵一贱，翻了个局面。待说斟酌个可以与、可以无与吧，倒象为了淮安被参的前情，近于使骄且吝；待说博施济众吧，只这等随便拿出几两银子来给他，不但不是个富而好礼的道理，越发显得方才庙上给他那几两银子，是有意打趣他了。一时心里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合天理人情。只端了碗茶，一面陪着那个谈尔音，一面三回九转的心里盘算。一直等到客都把茶碗放下了，老爷还捧着个碗，在那里盘算呢！谈尔音看那神情，料是没指望了，不好久坐，谈了两句散话，也就告辞。老爷便放下茶碗，一直送他出了店门，还等他走了几步，然后才回身进来坐下。

思索了半天，他便叫梁材、华忠两个来，吩咐道：“你们看看，有太太给我带上的几百银子，在那一个箱子里，给我拿出来。”此刻程相公也在跟前，便道：“老伯，我那五两头不忙，那是老人家要买阿胶用的，等到了山东，再把我不迟。”老爷摇摇头道：“不是。”梁材也回说：“老爷要使银子，外头有留下来五十两，没用完呢！”老爷道：“你替我拿来就是了。”两个听了，便叫了打杂儿的，帮着到行李车上松绳解扣，把箱子抬进，忙着解夹板，拆包袱，找钥匙，开锁头。老爷看

了看，那箱子里装着是五百银子，便吩咐梁材向店家借个天平，要出二百四十两来，分作三包。又叫叶通写三个馈赈的签子，按包贴上。再买黑皮子手版来，要恭楷写着旧属安学海一行字。又叫腾个拜匣，预备装银子。又叫打开包袱，把行装袍褂拿出来换上。华忠见老爷这光景，象是要去拜客，便请示老爷道：“到那里去？还是车去马去？派谁跟了去？”老爷见他那脸上不大平静，恐怕误事，便要招惹，他只说：“一概不用，你只叫个打杂儿的跟着，我要亲身把这银子送给那个谈大人去。”

原来华忠方才问的时候，就早猜出老爷这着儿来了，只不敢冒失。如今见老爷不但帮他银子，还要亲身送去，只气得他也顾不得什么叫作规矩，便直言奉上说道：“不是奴才找着挨老爷一顿窝心脚的话，老爷的银子，可是没处儿花？”一时梁材大家也觉老爷此举大可不必。程相公也道：“老爷你平日常讲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怎的此时自己又以德报怨起来？”

老爷正为这桩事，一个人为难了半天，那一肚子墨水儿不差什么，憋得都要漾上来了，那里还禁得起旁边儿再有人去晃荡它。只程相公这一句，就开了四书闸了。只见他呆着个脸儿，向着程相公道：“世兄，你可晓得我夫子讲这两句话是怎的个意思？夫子生在春秋之世，见那时周末文胜，时事务虚不务实，那人忽然来问：‘以德报怨何如？’也正是受了文过其实的病，便因此动了我夫子一片挽回世道的深心，所以倒问他何以报德？紧接着便告诉他，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其实轮到自己身上，你就那上下两本《论语》看看他老人家，又那一时那一处不受着怨？其中只有被原坏那傲慢不恭的老头子气不过，在他踝子骨上打过一杖，还究竟要算个朋友责善的道理。此外如遇着楚狂、接舆、长沮、桀溺那班人，受了他许多奚落，依然还是好言相向。便是阳货、王孙贾、陈司败那等无礼，也只就他口中

的话，说说儿也就罢了。究竟何尝认真去以直报怨？何况我今日这番意思，正叫作以德报德。世兄，你怎的倒说我是以德报怨？”程相公道：“别样事小侄不晓得，谈尔音这桩事，是我天天跟老伯在那里眼见的，难道那还叫作个德？”老爷道：“你们的意思，自然为他参掉了我的官，罚赔了我的银子；因我被参官赔银子，才累我的儿子赶出来，以致几乎半途丧了性命！大不过讲的是这三桩事，要算个怨了。你们可晓得那河工上的官儿，白总河以至河兵，那个不是要靠那条河发财的；单单的放我这样一个不会弄钱的官在里头，便不遇着那位谈大人，别个也自容我不得。长远下去，慢讲到官，只怕连我这条性命都有些可虑。今日之下，怎的还能够这等自在追逐！便是幸而不参，我那个知县作到今日，说句老实话，是还想我能去钻营升官呢？是还想我去谋干发财呢？只怕我这点薄薄的家私，也就被我一任知县报效在里头了，所赔的又岂止是五千余两？再讲我的儿子不出来，又怎的遇着我这两位媳妇来，立起我家这番事业？我若不回去，又怎得教成我那儿子来，撑起我家这个门庭？你大家想去，那一桩不是谈大人的厚德？怎的还要去怨他？固然说是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也。要知他被上天提了一根线儿，照傀儡一般替我家出这许多苦力，也些须有点功劳，我此举又怎的不叫作以德报德？”

华忠听了老爷这段话，才把那一股浑气消了下去，只听他先念了声佛，说道：“真哪！奴才说几句不当家的话，照老爷怎么存心，怎么怪得养儿养女望上长，我们大爷有这段造化呢？那么说两钱儿敢这花的不冤，到底是奴才糊涂，只是奴才到底糊涂，老爷就给他个一二百也不少，就简直的给他三百也不算多，怎么又不零不落的，要现给他平出二百四十两来，这又是个什么原故呢？”老爷道：“蠢才，蠢才！你怎的会明白这个

大道理！我竟没许多精神和你闲话，你且问问程师爷，就晓得了。”程师爷听了一愣，想了半天，说道：“今日我竟不得明白，果然的老伯为什么了，要给他二百四十两银子？”

老爷只笑而不言。不想叶通这小厮，跟老爷在书本儿上磨了这几年，倒摸着老爷胸中些深微奥妙了。他正在那里贴银包上的签子，听了这话，便笑着和程相公说道：“老爷给他这银子，正合着三百两的数儿。”程相公道：“何说抛话，方才通共拿出三百两来，老爷还了我五两，这里还剩五十五两，你那里还会有三百两，我就更不得明白了。”叶通道：“师爷要明白这个，只把《子华使于齐》那章书，背一遍就明白了。”他听了，从“子华使于齐”，一直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背了一遍。又寻思了半天，摇头道：“我不晓得。”叶通道：“当日孔夫子送人东西，都是打八折。不信，师爷算那个与之釜的釜字，朱注注的是六斗四升，那是个八八六十四。与之庾的那个庾字，朱注注的是十六斗，那是个二八十六。与之粟五秉的那个秉字，朱注注的是十六斛，又是个二八十六。所以老爷送这位前任河台的礼，也平了个三八二百四十两，正是八折的三百两。”老爷听了，连连点头赞道：“使乎使乎！”程相公接他这话，算了算数目，果然不错。又问道：“叶二爷，我倒请教，然则与之粟九百，怎的又不是八折呢？”叶通道：“他也是个八折，况夫子给于华他们老太太的米，那是行人情，自然给的是串过的细米，须得满打满算。给原思的米，是他应关的俸禄，自然给的是泛串过的糙米。糙米串细米，有一得一，准准的得折耗二成糠秕。刨除二九十八，核算起来，下余的正是八九七二的八折。这笔帐大概连朱子当日也没算清。不然，为什么前头小注儿里的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都注得那么清楚？到了与之粟九百的小注儿里，就含糊着说九百

不言其量，不可考呢？”这话程相公始终不曾了了，安老爷听了，只乐得拍案叫绝，说道：“孺子可教也。这讲法虽不足窥圣道之大，大可补朱注之阙。这等看起来，那康成家婢，不过晓得了‘薄言住诉，逢彼之怒’和‘胡为乎泥中’的几句诗经，便要算作个佳话，真真不足道也！”

话间，诸事打点齐备，老爷见叶通说的能这样通法，料他事理通达，断不到开罪于那位谈大人，便交他持了帖，又叫了一个打杂儿的，捧着那个装银子的拜匣，跟着出了店门，往对过那座小车子店去。到了店门口，叶通忙走了两步，先进了店门，只见满院子歇着许多二把手小车子，又有些到站驴子，还堆着半院子的驴马粪，却不知这位谈大人在那里。看了看，见那门边墙根底下，蹲着一群苦汉，在那里吃饭。叶通因在主人面前，不敢公然问说有个姓谈的，只得问那班人道：“有位谈大人在那间房住？”一个人答道：“这店里是住驴的，哪里摸大人去呀？”叶通又说明那谈大人的年貌，那人才说道：“你问的是谈花脸儿啊！在那角上堆草的那间屋子隔壁就是。”叶通走到跟前，不好跑进去，便隔窗子问了句：“这是谈大人的屋子么？”谈尔音听得门外有人说话，穿着件破两截布衫儿，趿拉着双皂靴头儿出来。叶通见了，不敢轻慢，连忙把手本呈上去，说家主请见。那谈尔音看了看，就嚷起道：“这还了得，大柬断不敢当，奉璧奉璧。”说着，进屋里，就那么个样儿戴上了顶帽子出来。

这个当儿，安老爷已经走进房门，朝上打躬说道：“安学海特来谢步。”见过了礼，就在那铺土炕上和他分宾主坐下。老爷见他那屋里，上下通共一个人，看光景不必再等献茶了，便向叶通使了个眼色，要过那个拜匣来，放在桌子上。此时老爷那番仁厚存心的神情，真真算得个见于面，盎于背。他会大

把的银子给人，也自己倒不得话，好容易婉转其词，把这番意思道达出来。那谈尔音耳朵里一边听着话，眼睛里一边瞧着银子。老爷这里话也不曾说完，他便望着那银子，大哭起来。这一哭倒把安老爷哭得没了主意，再三相劝。才得把他劝住。”他早拜倒在地，谢过不已，口里说道：“水心先生，我当日是那等的陷你，你今日是这等的救我。这等说起了来，你直头是个圣贤，我直头是个禽兽。”安老爷忙道：“大人此话，再休提起。假如当日安学海不作河工县，怎的有那场事？作河工知县而河工不开口子，怎的有那场事？河工开口子而不开在该管工段上，又怎有那场事？这叫作天实为之，与我冤台什么相干？大人且把这话搁起，是必莫忘方才那几句刍蕘之言，作速回乡，切切不可流落在此，这倒是旧属一番诚意。”安老爷这话，算厚道到那头儿了。他听了连连点头答应，一面收拾银子，把匣子交给叶通。安老爷便起身告辞。他道：“明早再竭诚叩。”安老爷也唯唯答应着。

一路回来，店里才得上灯。老爷这件事作的来，好不心旷神怡，一觉安稳好睡。醒来才得五鼓，还虑到那谈尔音天明过来，脸上不好意思，便催众人收拾行李车辆，不曾天亮，就起身上路。临起身，又留下一个辞行的名帖，托店家送给他。他正要来拜谢，听得安老爷走了，一时感愧之中，不无依恋。没奈何把那名帖供在桌儿上，拜了两拜。只当日收拾收拾，就坐了那店里一个二把手小车子，赶到运河码头上，趁着绍兴回空粮船，回往浙江而去。及至他到了家，感激安老爷这一番周济，无可答报，每日起来，不言不笑，不饮不食，望空先烧一炉香，默祝安老爷的富贵寿考，然后才敢开口，这是后话。

安老爷离了涿州，一路无话。这日早到茌平，因天色尚早，便想不打早尖，赶到邓家庄早饭。恰巧从那座悦来店过，见歇

着许多车子，满载着一色的花雕大坛酒。问了问，原来正是自己送邓九公的寿礼，也从水路运到了。老爷大喜，就便下来打了尖，吩咐一应人马车辆后行，自己却换了顶草帽儿，骑上那头驴儿，只叫随缘儿拿着帽盒跟着。要出其不意的先去和邓九公作个不期而会。将进了岔道口，但见那条路上的车马行人，往来不断。更有些抬着食盒送礼去的，挑着空担子送了礼回的。老爷在驴子背上，想道：“邓翁的生日，还有几日呢？怎的从今日起，就这等热闹！”一面想着，远远的早望见邓家庄的那座庄门。老爷一看，与前番来的光景大不相同了。只见庄门大开，门外歇着车马成群，门里也是不断的人来人往。那两边树下，还歇着许多赶趁卖吃食的。

一时老爷到了庄门首，下了驴儿，只见一个穿靴戴帽的庄客过来，把老爷上下一打量，见老爷戴着顶草帽儿，骑着驴儿，却又穿着身行衣，不象个来作贺的样子。便上前问道：“你是那儿来的呀？”老爷见不是前番来见过的那人，正待要和他说明来历，只见褚一官从里面说笑着，送出一班客来。他一眼望见老爷，也不及招呼客，便连忙赶出门来，说：“这……这不是二叔来了么？怎么一个人来了？”匆匆见了个礼起来，便和那个庄客嚷道：“你还不快进去，告诉说，北京的二老爷从京里下来，已经到门了。”那人听了，忙着就里跑。那几位客都站在一旁，等着告辞，老爷便和褚一官说：“你且先送客。”他才忙着送了那班人走。

这个当儿，随缘儿一手拉着驴，一手举着帽盒，老爷一面换帽子，一面问褚一官道：“你令岳怎的这等高兴，从今日就作起寿？”褚一官道：“好叫二叔得知，今日不是作寿。”才说得这句，早听得邓九公一路从里头就嚷出来了。只听他叫道：“我的老弟呀！你今儿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我正说忙过今

几个，明几个就打发人迎接你去，谁想你倒先来了！可喜可喜！”说着上前和老爷抱了一抱，一面拉着手先道了公子前番得中、并连次高升的喜。接着问了这个，又问那个，然后才问安老爷是那天起身的，走了几天，一路行走的光景。安老爷一面随问随答，一面看他那打扮儿：只见他光着个脑袋，趿拉着双山底儿青缎子山东皂鞋，穿一件旧月白短夹袄儿，敞着腰儿，套着件羽缎夹卧龙袋，从脖颈儿起一直到大襟，没一个扣着的。脸是喝了个漆紫，连乐带忙，一头说着，只张着嘴，气喘如牛的拿了条大毛巾擦那脑门子上的汗。老爷此时不及问他别的，只记着褚一官方才不曾说完的那句话，先问道：“九兄你府上今日一定有件甚么大喜的事？”他拉了安老爷一只手说：“咱们到里头坐下说。”说着，便有他家的几个门馆先生和他的徒弟们迎出来。内中也有几个戴顶戴的，一个个都望着老爷打躬迎接。老爷也一一还礼。

安老爷前番虽到过他家一次，却不曾进门。一路进来，见那大门里也是路，东一个屏门进去，便是个大院落。那院子里有合抱不交的几棵大树，正面却没大厅，只一路腰房。东西群墙，各有随墙屏门。只见那西边屏门里，有一群人在门里望外看，里头又夹杂个茶房嚷道：“西花厅再摆两桌子。”东边门里，便有人答应。看那光景，象是往厨房去的路。那腰房当中，是个穿堂二门。门外树荫里，还安着两块大马台石。进了这座门，里面还有三层门儿。安老爷才走到甬路上，早望见褚大娘子，也打扮着，拉着她那个五六岁的孩子，后面还跟着一群老婆儿、小媳妇子、丫头，都从那个门迎出来。那褚大娘子，此时见了安老爷，比前番更加亲热。只是她自己想了想，既不好按着官话，尊声义父；又不肯依着乡风，叫声干爹；也不好通套些儿，称作老人家。有那么大个儿子了，再要爸爸长，爸爸短，那可

就和唱曲儿的改字儿，没什么大分别了。她便索性亲热起来，照称他父亲一样，也叫作老爷子。只见她上前拜了两拜，笑嘻嘻的说道：“老爷子怎么也不赏个信儿，悄默声儿的就来了？也没得叫你女婿接去！”说着，问了干娘安，又问妹夫子好，两妹子好，以至舅太太、张老夫妻，都问到了。安老爷一时竟有些应酬不及，只一总说了句都好，都说请安问候。她又拉了她那个孩子过来请安，说：“这也是老爷呢！”安老爷见是她前番带到京去的那个孩子，也招呼了招呼说：“都长这样高了。”说着，便一路进了那个三门儿。进去见里头是正面五间正房，东西六间厢房，约莫后面还有些房子。

一时邓九公让安老爷进了屋子，二人重新施礼。老爷见他那屋里，也摆些钟鼎屏镜之类，一时都不及细看。只见西次间炕上地下，都摆着席。有几个女眷，正在那里吃面。见安老爷进来，也有藏躲不迭的，也有偷着眼儿看的。邓九公道：“你们不用跑。”因拍着安老爷的肩膀儿，向大家说道：“你大家瞧瞧，今几个来的，这就是我常说的我那个顶天立地的好朋友。”安老爷正不知谁是谁，无从见礼。褚大娘子道：“这都是我们一辈儿的几个当家子，和至亲相好家的娘儿们，没外人。他们比我还法官，你老人家大远的来，先歇歇儿吧，不用和他们见礼了。”说着，邓九公就往东里间让老爷看了一周，只不曾见着他家那位姨奶奶。才要问起，还要问问他家今日到底是有件甚么事？只见邓九公坐也没坐好，先哈哈了一声，才开口说话，说道：“老弟，我先问你，你给我作的那篇东西，带来了没有？”安老爷拍着肚子说道：“现成在这里，少停当面写出来，请老兄看。”邓九公笑道：“好极了，你先别忙，索性求老弟你费点儿事，这里头还得绕绕笔头儿，我要告诉你这个原故，你保管替愚兄一乐，今日个得喝一坛。告诉你，哥哥得了儿子了！”

安老爷听了又惊又喜，喜的是这老头儿一生任侠好义，颇以无子为憾，如今一朝有后，真是大快平生；惊的是他一个九旬老翁，居然还能生育，益信他至诚格天。连忙起身，给他道喜，说道：“这实在要算个非常喜事。只是我要怪老哥哥，这样一桩喜事，你怎的不早给我个信儿？”褚大娘子道：“我说是不是，才有信儿，我就催你老人家，快写封书于去吧！你老人家只嚷，靠不住靠不住。瞧到底惹人人家怪了，我看这可说甚么？”邓九公才要说话，安老爷说：“是了，这也是我大意，大约前番写信和我要那胎产金丹九合香，就是有了佳兆了。”九公道：“不是么！那是为你干女儿去要的么！谁知她才两来的月就掉了呢！倒叫我空欢了一场。”

这个当儿，褚大娘子捧过茶来说：“这是雨前，你老人家未必喝，我那儿赶着叫他们煎普洱茶呢！”安老爷一面让座，便料到他家今日是办三朝，那位姨奶奶一定在产房里不得出来，便告诉褚大娘子，叫个人进去道喜。邓九公笑呵呵的说道：“老弟你只别忙，听我从头儿把这件事说给你听。不用讲，愚兄九十岁的人，养儿子的这条痴心是早没了，谁知到了上年，忽然二姑娘她会有了信了，我可也就没留心。好在她自己也不会言语，赶到两个月上，只见她吃动饭儿，就是吐天儿哇地的闹。我道：‘这是个什么原故？准是他娘的得了翻胃了。’还是你干女儿说：‘别是胎气吧？’怎么着，她就给她找了个姥姥来瞧了，瞧说是喜。我说：‘这真算得个新样儿的了！’就那么糊里糊涂的过了有四五个月。一天她忽然跳着过板凳子，上柜子去，不知拿什么，不想一个不留神，把个板凳子登翻了，咕咚一跤，跌下来就跌了个大仰爬脚子。你说怪不怪，把胯骨栽青了巴掌大的一大片，她这胎气，竟会任怎么个儿没怎么个儿。赶到挨着月分儿，大家都在那里掐着指头算着，盼她养，白说

她可再也不养了。大是过了不差甚么有一个多月呢。这天她正跟着我吃包，只见她才打了个挺大的包，握在嘴上吃着，忽然呀一声说是不好，扔下包，往屋里就跑。我说：‘你们跟了去瞧瞧，是怎么了？不是吃了个苍蝇啁？’正说着，这个人才跟进屋子，只听得喝喇的一声，就把孩子养在裤子里了。还是挺大的个胖小子。幸而我们姑奶奶在这儿，叫人给她收拾好了，这才找了姥姥来。我说：‘叫把老弟你给的那胎产金丹吃一丸子，那是好的呀！’她且不吃，只嚷饿得慌，要先吃点儿甚么。只这一顿就撮了三大碗半小米子粥，还垫补了二十来个鸡子儿，也没听见她嚷个头晕肚子疼的。坐了半天说：‘我这肚子里象有一个呢？’将说着，爬起来又养了一个，又是个小子。你看我们这个二姑娘跟着我也有这么好几年了，不养就不养，养起来是垛窝儿的。这实是老天可怜，也是老弟你前年那句说话的吉利。今日正是两小子的满月，可巧遇老弟你今日进门，这是你侄儿的造化。今几个屋里也不算暗房咧！他娘是在那儿掇弄孩子呢！就请老弟你到屋里瞧瞧，管保你这一瞧，就抵得个福星高照，这两小子将来就许有点出息儿。”

安老爷听了大喜，站起身来，就同他进了那个东进间的屋门。进得屋门，安老爷一看，他家那位姨奶奶正在那里奶孩子呢！慌得老爷回身往外就跑。你道安老爷也是五十多岁生儿养女的人，难道连个奶孩子的也没见过不成？何况到小户人家，再要房屋窄小些，遇着有个亲友来，偏是这个当儿，孩子要吃奶，往往的就彼此回避不来，何至于就把这位老先生吓跑了呢？原来是这位姨奶奶的奶孩子法与众不同。人家奶孩子，只得奶一个，她得奶两个。人家养双胖儿的也有，自然是奶了一个，再奶一个；她却要两个一块儿奶。到了要两个一块儿奶了，只解开一个脖纽儿，一个二纽儿，这可不就行了。所以她奶起孩

子来，是要把里外衣裳上的纽子，一件件都解开，大敞辕门的撩在两边儿去。然后才用两只胳膊拢着两个孩子，叫两个孩子分着吃她两个嘤儿。她却把两孩子的四条腿儿，搭成个十字架儿，两只手紧紧的抱着给他们吃。又苦于外路人儿，轻易不会上炕盘腿儿，只叉着两条腿儿坐在炕沿儿上在那里奶。安老爷进门儿一眼就看见她那对鼓蓬蓬的大嘤儿，她那对嘤儿，往小里说也有斤半重的馒头大小，围腰儿也不曾穿，中间儿还露着个雪白的大肚子，毛爷等闲不曾开过这个眼，只慌得局促不安。才待回避，邓九公一把拉住说：“老弟你这又嫩绰绰了，这有什么的呢？”他那位姨奶奶见安老爷进来，便笑嘻嘻的说了句：“哟！了不得了，他二叔进来了。”待要站起来，怀里是搂着两个孩子，才一欠身儿，左边儿那个孩子，早把那奶儿从嘴里脱落出来。不想正在这个灌精儿的时候，她那奶头儿里的奶，就象激箭一般往外直冒，冒了那孩子一鼻子一嘴，呛得那孩子又是咳嗽，又是嚏喷。邓九公只急得和她嚷道：“二老爷又不是外人，你正经老老实实儿的坐在那儿，给孩子吃就是了，又闹这些累赘？”安老爷忙说道：“老哥哥，这也是你过于省事，两个孩子叫她一个人奶着，如何来得及，再奶也断不够。小人儿的吃缺了奶，倒是桩要紧的事！”褚大娘子此时已经笑得咕咕咯咯的，一面接过那孩子去，一面说道：“老爷子那儿知道我们这姨奶奶呢？两个孩子吃着，她还不住手儿的揉奶膀子，嚷怪涨得慌的呢！”说着，炕上一个老婆儿，忙着把右手里那个孩子也接过去。那位姨奶奶才掩上怀，依然照前番的礼儿，给安老爷请了个安。安老爷连忙还了个揖，说道：“有了侄儿了，以后不可行这样大礼。”她说道：“有他俩怎么着呢？我还敢和老爷论个嫂子，小叔儿，小婶儿，大大伯儿呀！”邓九公忙说：“够了够了。”这个当儿，再也拦不回她去不算外，她

紧接着也照褚大娘子那么这个好，这个好，把安老爷家的人问了个周到，老爷只支吾着答应了两声，才要过去看那两个孩子，她又问道：“是我大妹子好哇？我给她捎的东西捎到了没有？她到底赶多时才来看我来呀？”

这一问，老爷可糊涂了，只望着褚大娘子。褚大娘子说：“哎哟！妈呀！你怎么这么实心眼儿呀？”因和安老爷说道：“她问的就是跟我干娘的那个长姐儿姑娘。论那个人儿啊，本来可真也说话儿甜甘，待人儿亲香，怪招人儿疼的。不是前番我干娘在我们那庄儿上住了那几天吗？她就和人家好了个蜜里调油。临走和那个怪哭的，只问人家多早晚还瞧她来。那一个就赚她说：‘得了空儿就来。’她就从那天盼起，一直盼到今日个了。”看只一个长姐儿，也会闹得这等千里逢迎，众口交赞，可见声气这途，也不可不走的。只是这些事，安老爷怎的弄得清楚？无奈那位姨奶奶还只管在那里唠叨着问，老爷只得随口说：“等我回去，大约她就该来看你来了。”说着，才细看那两个孩子。只见一个漆黑，一个雪白。那漆黑的是个宽脑门子，大下巴，逼真的一个邓九公；那雪白的是个肉眼泡儿，扁脸蛋儿，活脱儿就是他们姨奶奶。安老爷看了看，到底确是本店自制，货真价实，原版初印，一丝不走的两个孩子，心中十分欢喜。说道：“好两个孩子，宜富宜贵，既寿且昌，将来一定造化。”把个邓九公乐的说：“借二叔的吉言，托二叔的福！这两孩子还没个名字呢，老弟索性借你这管文笔儿和这点福缘儿，给他俩起个名字，替我压一压好养活。”安老爷说道：“这倒用不着文法。”因想了想道：“九哥你这山东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大的莫如东海。就本地风光上给他取两个乳名，就叫他‘山儿’，‘海儿’。那个大名字，竟排着我玉格那个马字旁的骥字，一个教他邓世骏，一个叫他邓世驯。骏，马之健

者也；驯，马之顺者也。你说好不好？”邓九公拍手道：“好极了，好极了，就是这么着。老弟你瞧愚兄，是个粗人，也不懂得如今那些拜老师收门生的规矩，率直说了吧，简直的我就叫这两孩子，认你作个干老儿，他俩就算你的干儿子，你将来多疼顾他们点儿。你说这比老师门生，痛快不痛快？”安老爷见他这样至诚，倒也无法，只得也收在门下。这才和老头儿出了那间屋子，彼此坐谈，叙了些离情，问了些近况。

邓家来的那班男客，因邓九公年高，大家都不敢劳动他相陪，自有褚一官同邓九公的几个徒弟和他家门馆先生们款待。内里的女眷，也有邓家从淮安跟了九公来的几个远房本家女眷们张罗。只邓九公和安老爷这阵演说，养孩子，瞻仰奶孩子，大家早已吃了面，告辞而去。褚一官是里外应酬，忙得不得住脚。才得进来，褚大娘子便迎头嘈嘈地道：“喂！你竟忙你的吧！老爷子来了这么半天，你也不知张罗张罗他老人家的！”褚一官道：“这会子呢！我才就问了华相公了。他道二叔在悦来店，早吃了饭来了。”邓九公听了，便嚷起来道：“可是只顾一阵闹孩子，我怎的也不曾问老弟，你吃饭不曾？你来自来了，却怎的又在镇上打尖，不到我们这里来吃？”老爷才把此来从水路载得一百二十坛好酒，给他祝寿，恰好今日也到镇上，方才在那里遇见，照料了一番，就便打了尖。以及把行李车辆都留在后面，自己骑了个驴儿先来的话说了一遍。邓九公听了乐的连道：“有趣，有趣！多谢，多谢！这够愚兄喝几年的了！喝完了，还要耐着烦儿活着，再和你要去。”正说着，后面的酒车、行李车也来到了。邓九公便叫褚一官，着落两个明白庄客，招呼跟来的人；又托他家的门馆先生，管待程相公；又嘱咐把酒先给收在仓里间来，自己去收。褚大娘子，便叫她带人把老爷的行李都搬进来。安老爷道：“行李不必搬进来了，

我在什么地方住，就搬到那里去，岂不省事？”邓九公道：“就请你先去看看，我给你预备的这个地方。”说着便扯了老爷就走。

安老爷正不知是那里，只得跟了他。只见他出了正房，就奔了那三间东厢房去。安老爷同他进去一看，只见那三间屋子，糊饰得干净，摆设得齐整，铺陈得簇新，里间儿还安着一分极清洁的床帐。临窗也摆了一张书案，上面也摆了些墨砚。最奇不过的是这老头儿家里，竟会有书，案头还给摆了几套书。老爷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传》，一部《绿牡丹》，还有新出的《施公案》和《于公案》。其余如茶具酒具，以至漱盥的这分东西，弄了个齐全。甚至如新买的马桶，新打的夜壶，都预备在床底下。安老爷看了这两件家伙，自己先觉得有些用不惯，便说道：“老兄你实在过于费事了，但是我在里头住着，究竟不便。”正说着，褚大娘子和那位姨奶奶也过来，褚大娘子听见，说道：“你老人家只好将就点儿吧！依我们老爷子的主意，还要请你老人家在正房里一块儿住来着呢。还是我说的，我说那位老爷子的脾气，保管断不肯。我费了这么几天的事，才给你老人家拾掇出这个地方儿来。那边厢房里就是我和女婿住着，这又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说着，不由老爷作主，便和她女婿说：“你把华相公叫来，我告诉他，就叫他们大伙把行李搬进来，我这儿就瞧着归着了。”安老爷处在这凿不来方孔的地方，也无可如何，只得听她调度。一时搬进行李来，凡是老爷的寿礼；以及合家带寄各人的东西，老爷自己却不甚了了。幸得太太在家交代得清楚，跟的那班小厮们早一份份的打点了送上了。大家谢了又谢。老爷觉得只要有了他那寿酒寿文二色，其余也不过未能免俗，聊复尔尔而已。

一时交代完毕，邓九公又请安老爷到他那庄子前前后后走

了一趟。见外面也有个小小的园子，也有两处坐落。那地势局面，就比褚一官住的那个东庄儿宽敞多了。到了西边，他那个演武厅，便是他说的和海马周三赌赛的那个地方。安老爷看了看，见当中五间大厅，接着大厦，果然好一个宽敞所在。见院子里，正在那里搭天棚，安戏台，预备他寿期祝贺，闹闹吵吵，忙成一处。

邓九公又去应酬了一番程相公，便照旧让安老爷来到正房。褚大娘子已经齐齐整整摆了一桌果子在那里。那些酒过三巡、羹添二道的繁文，都不必琐述。安老爷坐下，便叫把手下的酒果挪开了几样，要了分纸墨笔砚来放在手下。一面喝酒，一面笔不加点，就把给邓九公作的那篇生传写出来。写完，先把大意和老头儿细讲一遍，然后才一手擎着杯，高声朗诵给大家听道：

义士邓翁传

学海八年出就外傅，五十成名，其间读书四十余年，凡遇古人豪侠好义事，辄心向往之。而窃以生今之世，闻其语而未尝一见其人为憾。

今天子御极之四年，岁在丙午，学海官淮上，旋去官，将之山左，访故人女十三妹子齐鲁青云山。十三妹者，盖曙后孤星，昔为吾师故孝廉子，何子明若先生女孙，今归吾子骥，为吾家子媳者也。

先是女随其先人副总戎何公杞之官甘肃，何公为强有力者所挫，下于狱，郁郁以死。女义有所避，饰媪婢以缭经，伪为母若女者，致其先人槽于京邸，己则窃母而逃，埋头项于青云山间。知义士邓翁者，能急人急，往依而庇门户焉。

予既至山左，甫得其巅末。然予与翁初无杯酒交，而

计非翁又无由梯以见女，乃因翁之予媳褚者，介以见翁。既见翁，饮予以酒，言笑甚欢，纵谈其生平事，须眉跃跃欲动，始知古所谓豪侠好义之士者，今非无其人也。

会女母氏又见背，有岌岌焉不可终日势。凡货财筋力之礼，老翁均身任之。已乃为女执柯，以之配吾子骥，而使归吾家。计女得翁以获安全者，凡三年八月有奇。以道路之人，躬杵臼之事，而卒措妇孀崽子于磐石之安，使学海亦得因之报师门而来佳妇，皆翁力也。

吾媳既外除来归，合卺之夕，翁年且八十七，不远千里来，遗女甚厚。与予饮于堂上，以酒属予曰：“某浪迹江湖，交游满天下，求其真知某者，无如吾子。吾九十近矣，纵百岁归居，亦来日苦少，子盍为我撰墓志以需乎？”

予闻命皇皇，疑从翁之言，则豫凶非礼；以不敏辞，又非翁所以属予之意，而没翁可传之贤。考古人为贤者立传，不妨及其生存而为之，如司马君实之于范蜀公是也。翁平生出处，皆不类范蜀公，而学海视君实且弗如远甚。然其例可援也，请得援此例以质翁。

谨按翁名振彪，字虎臣，以九行，人称日九公，淮之桃源人，其大父某公，官明崇祯按察副使，从永明王入滇，与邓士廉、李定国诸人，同日殉难。父某公时以岁贡生任训导，闻之弃官，徒步万里，冒锋镝，负骸骨以归，竟以身殉。呜呼，以知翁之得天独厚者，端有自来矣。

迨翁人本朝，以康熙第一壬寅，应童子试，不售，觉咕嗝非丈夫事，望望然去之，乃从事子长枪大戟，驰马试剑。改试武科，试之日，弓刀矢石皆应上考，而以默写武经违式应见黜。典试者将先有所要求，而后斡旋之，且许以冠军。翁怒曰：“丈夫以血气取功名，谁复能持白镩，乞

怜昏夜哉！”然犹得缀名榜末，而翁竟由此绝意进取，乃载先人柩，去乡里，走山东，择在平桐口之二十八棵红柳树地卜家筑焉。至今地以人重，道公者辄道二十八棵红柳树邓九公云。

性诚笃而教，间以侠气出，恒为里间排难解纷，抑强扶弱，有不顾者，则奋老拳捶楚之。人恒乐得其一言，以为曲直，久之举益豪，名益重。时承平久，萑苻蜂起，南北挟巨资通有无者，多有戒心。闻翁名，咸挟重币来聘翁，偕护行篋，翁因之得以马足遍天下，业此垂六十年，未曾失一事，亦未尝伤一人。卒业之日，诸大贾榜其门曰：“名镇江湖”。此诚不足为翁荣，然亦可想见气概之轶伦矣。

翁身中周尺九尺，广颡丰下，目光炯炯射人，颏下须如银，长可过脐，卧则理而束之，尝谓：“不惜日掷千金，此须不得损吾毫末也。”晚无他嗜好，惟纵酒自适，酣则击刺跳躅以为乐。翁康强而富寿，时有伯道之戚，居辄快快曰：“使邓某终无子，非天道也。”予以《洪范》五福，子与官不与焉解之，而翁终不悻。

岁庚戌，为翁九十初度，予自京邸载酒来，为翁寿。入翁门，适作汤饼会。问之，则翁造室已先一月，协熊占而又孳生也。噫嘻！学海闻男子八八而不生，女子七七而不长，此理数之常也。九十生子，曾未前闻，乃翁之所以格天，与天所以报翁，一若有非理数所能限者，翁亦人杰也哉！然则翁之享期颐，宜孙子，余庆方长，此后之可传者，正未有艾。学海幸旦暮勿死，终将濡笔以待焉。

安老爷念完了，自己十分得意，料着邓九公听了，不知乐到怎的个神情。那知他听完了，点了点头，只不言语，却不住

的抓着大长的那把胡子，在那里发愣，象是想着一件什么为难的事情一般。老爷看了，大是不解，不禁问道：“九兄，你听我这篇拙作，可还配得来你这个人？”只见他正色道：“什么话？老弟，你这个样儿的大笔，可还有什么说的。就只我这么听着，里头还知一点过节儿，你还得给我添上。”老爷忙问：“还添什么？”他道：“你这里头，没提上我们姑奶奶。我往往看见人家那碑上，把一家子都写在后头。再你还得把你方才给两小于起的那两名字，也给写上。”老爷道：“啊！不是这等办法，文章各有个体裁，碑文是碑文，生传是生传，这怎好混在一处？如果要照那等体裁，岂但老兄的子女，连嫂夫人的姓氏，以至你生于何年月日，将来歿于何年月日，葬于某处，都要人在后面，这是你一百二十岁以后的事，此时如何忙得？”邓九公道：“我不管那些，我好不容易见着老弟你了，你只当面儿给弄齐全了，我就放心了。”老爷被他弄得没法，只得另要了张纸，给他写道：“公生于明崇祯癸酉某年月日，以大清某年月日考终，合葬某处。元配某氏，先翁若干年卒。女一，亦巾幗而丈夫者也，适山东褚生。子二，世骏，世驯。”他看了这才欢喜。又笑嘻嘻的递给安老爷说：“好兄弟，你索性把后头那几句四六句儿也给弄出来。”安老爷道：“老哥哥你这可是搅了，那叫作墓志铭，岂有你一个好端端的人，在这里我给你铭起墓来的理？”邓九公道：“喂！老弟拿着你这么个人，怎么也这么不通，一个人活到九十岁了，要还有这些忌讳，那就叫贪心不足，不知好歹了。”老爷在书堆里苦磨了半世，不想此时落得被这老头儿道得个不通，想了想他这句话，竟自有理，便思索了一刻，又在后面写了一行，写道是：

“铭曰，不读书而能贤，不立言而足传，一德无惭，五福兼全，宜其克昌厥后也，而区区者若不予畀焉。乃亦终

协熊占，其生也孳，且在九十之年。呜呼，此其所以为天，后之来者视此阡！”

老爷念过了一遍，又细细的讲给他听了，只道了句：“得了，得了。”跳起来，趴下给安老爷磕了个头，老爷忙得还礼不迭。又听他说道：“老弟呀！还是我那句话，我这条身子是父母给的，我这个名是你留的。我有了这件东西，说到得了天塌地陷，也是瞎话。横竖咱们大清国万年，我邓振彪也万万年了。”说着，又亲自给安老爷斟了一杯酒，他自己大杯相陪。安老爷此时，事是完了，礼是送了，和他放量喝了一回。吃过饭，便过厢房去安歇。此时那个麻花儿，是和邓九公的那班小小子混熟了。褚一官自己搬过来陪着安老爷，又叫了随缘儿进来伺候。

又过了两三日，邓九公的寿辰，早有褚一官同他那班徒弟门客，大家张罗着，在府城里叫了两班小戏。这日厅上也接了些寿画寿联，大家也送了些寿桃寿面，席上摆着寿酒，台上唱着寿戏，男客是士农工商俱有，女眷是老少村俏纷来，有的献过寿意的，有的道句寿词的，无非拜寿贺寿，祝寿翁百年长寿。把个邓九公乐得张罗了这个，又应酬那个。当下把众男客让在厅上正中二间，众女眷让在那个西梢间。因恐安老爷和那班俗人坐不到一处，便在东梢间另设了一席，让到那里去坐，又特请本地四位乡绅来作陪客。这四位乡绅，一位姓曾，名异撰，号瑟庵，因无心进取，便作了个装点山林的名士。一位复姓公西，名相，号小端，因家道殷实，捐了个鸿胪寺序班。一位姓冉，名足民，号望华，是个教官，截取的首选知县。一位姓仲，名知方，号笑岩，是个团练乡勇，出力议叙的六品职衔。安老爷见这班人，都是圣门贤裔，心中十分敬重。当下彼此见过礼，早见邓九公笑呵呵的先过这席来，把盏安席，斟了一巡酒。将

坐下，便指着安老爷向那四位陪客说道：“我这位把弟，他有个不醉的量，今几个屈尊你四位，让他多喝几盅。再我还有句话，先告个罚，在你四位跟前，交代在头里，你四位可别觉着，说你们都算孔圣人的徒孙儿了，照着素来懵我也似的那么懵他，和他混抖搂酸的，人家那肚子里，比你们透亮远着的呢！我可白告诉你们。”说罢又哈哈大笑，随各各的陪饮了一杯，便到别席张罗去了。

这里四位陪客见安老爷是个旗人，本就不甚在意，再加上邓九公这套只顾一面儿的话一交代，在个姓曾的听了，心里来就有些不大受用，便益发不来周旋这位远客，只他四个高谈阔论起来。安老爷此时倒落得一个人呆坐那里看戏。无如老爷的天性又生来的和看戏这桩事不甚相近，什么叫作宾白合套，切未排场，平日一概不曾留过这番心，再讲不到梆子二簧了。因此只管看着，却是一丝不懂，但见满台刀枪并举，锣鼓齐喧，一时又见从上场门跳出个黑盔黑甲的黑脸人来，也不听得他唱，只拿了杆枪，哇呀呀哇呀呀，喊了个地动山摇；咕咚咚咕咚咚，跳了个尘飞烟起。闹了半日，忽然听他道了四句白，第一句却道得是：“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老爷懂了，接着留神听下去，他果然道得是那首《垓下歌》。才知这人扮的是西楚霸王。原来台上这半日演的，正是楚汉争锋的故事，这段涑水通鉴，老爷是烂熟的，因而便要往下听，听他唱的是些什么。一霎时前场笙笛合奏，鼓板轻敲，老爷侧着耳朵，一字字跟着听明白两句。唱道：“是盖世英雄，始信短如春梦。”正在听得有些入神儿，忽听左首坐的那个曾瑟庵望那三个说道：“人生在世，既作了个盖世英雄，焉得不短如春梦，这位霸王果然能照我家子哲公一般，领略些沂水春风乐趣，自然上下与天地同流了哇！又怎得短如春梦！”他一句话没讲完，猛可的又听那个仲笑岩

说道：“到底还是他算不得个盖世英雄。这场事当日要遇得我家子路公那等本领，敢怕那八千子弟兵，早一个个急公向义，亲其上死其长的，先到了关中了，又何愁有十个韩信一百面埋伏！”曾瑟庵听了说道：“罢了罢了！笑岩你莫来替你家那位子路公撑门面。他要果然有些真本领，也不到得夫子晒之，受那番驳斥了哇？”仲笑岩见曾瑟庵卖弄他家先贤的高风，挑揭自家先贤的短处，早有些不悦，也回口道：“须比你家那位子路公，只和些若大若小的孩子厮混的有干头些。”那瑟庵便翻着双白眼说道：“不敢欺你，可知夫子喟然而叹：‘吾与点也。’正赏识得是他那些儿没干头处。”坐中那个冉望华，是个退让不遑的人，见他两个争竟起来了，慌得把身子往后偎了一偎，望着那个复姓公西的说道：“小端，你看今日这等个礼乐雍容之地，他二位倒一言不合，斗起口来。区区止不过志在温饱，自问是断断周旋不来的。这事只得要借重你这位大君子了。”公西小端见冉望华把场是非磨兑到他身上来了，忙道：“惶恐惶恐，这事小弟也逊谢不敏，所以不敢固辞者，诚以今日承主人的盛意，原为请我们来作个小小候介，奉陪这位水心先生，我们倒不可在远客面前，有失家风，致伤雅道！”说着，便离位出席，向曾、仲两家各打了一躬，劝他两个和息这场口角。

安老爷坐在上面，看他们四个闹了这半日，通共穿插的是他各人各人的先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的那章《论语》。这桩事不比听戏，可正弹在安老爷白痒痒筋儿上了。当下见公西小端只管那等揖让周旋的赞襄了一阵，曾、仲两个依然是一边盛气相向，一边狂态逼人，把个冉望华直吓得退避三舍。安老爷倒有些看不过，不禁欠了欠身劝道：“四位先生，方才我看你大家这番举动，固是不愧家学渊源，只可惜未免有些为宋儒所误。依我鄙见，此刻望华不须退让，小端暂省繁文，

瑟庵且白休纵高谈，笑岩也莫过争闲气。你四位先得明白明白这章书，不是这等讲法。”他四个一听这话，各各诧异，暗道：“不信我们门里出身的，倒会不及个门外汉了。再说这章书，我们只看高头讲章，也不知看过多少次了，怎的说不是这等讲法呢？”四个人便不约而同的问着安老爷说：“先生你这话怎讲，倒要领教？”

安老爷道：“大凡我辈读书，诚不得不详看朱注，却不可过信朱注。如不详看朱注，我辈生在千百年后，且不知书里这人为何等人，又焉知他行的这桩事是怎的桩事，说的话是怎的桩话；过信朱注，则人腐，障日深，究未免离情理日远。须要自己拿出些见识来读它，才叫作不枉读书。即如这章书，揆情度理，我以为你家四位先贤，在夫子面前侍坐言志时节，夫子正是赏识三子，并未尝驳斥子路。不但未尝驳斥子路，转有些驳斥曾皙。读者正不得因‘吾与点也’一句，抬高曾皙；因‘夫子晒之’一句，看低子路。何也呢？三子中如子路的可使有勇知方，冉子、公西两个的可使足民，愿为小相，不待今日，早在夫子赏识之中。这句话只看孟武伯问子路仁乎那章节，便是夫子给他三个出的切实考语。然则此时夫子又何以明知故问呢？白是这日燕居无事，偶见他三个都在座中，一时想到我平日所赏识他三个的如此，只不知他三个的自信何如。果能自信，则明王复作，纵使辙环终老，吾道不行，只二三门弟子为世所知，亦未尝不可各行其志，这正是大圣人一片怜才救世的苦心。及至听他三个各人说了各人的志向，正与自己平日所见略同，所以更不再赘一辞。正所谓得意忘言，默然相赏，这便是夫子赏识三子的明证。既云默然相赏，何以三子之中，夫子独又晒子路呢？要知这一晒，不是晒他不能可使有勇知方的，言大而夸。只后文为国以礼，其言不让的朱注中，也道是夫子盖许其

能，特晒其不逊。只是既许其能，又怎的晒他不逊？所谓不逊的去处，又安在呢？正是晒他率尔而对。至于怎的就逼得他率尔而对，因之带累冉子、公西两个作许多难，以致会把位大圣人伤到喟然而叹，这场是非，可都是曾子皙那张瑟鼓出来的。”

安老爷讲到这里，不但仲、冉、公西三个听不出这句话头，便是那位名士曾瑟庵，也认不清这条理路，便道：“水心先生，你这话就叫人无从索解了！”

安老爷道：“固也，待我言之。你不见朱注中，明明道着句四子侍坐，以齿为序么？按子路在圣门最为年长，曾皙次之，冉有又次之，公西华最幼。这章书记着开首第一句，记他四个的名次，便是他四个座次。按着座次讲话，夫子自应先问于路。只是先生之于弟子，正不必逐位逐位的去向他应酬，想来当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句话，自然是望着大家笼统问的。不然，何以不曾见夫子开首先问一句‘由尔何如’呢？只这等望着大家笼统一问，恰好又见坐中除了于路、冉有、公西华三子之外，多着一个曾皙。这个曾皙却是终二十篇《论语》，不曾见提起的一个人。可想而知夫子问话时节，一片心神眼光，都照在他话上，是想听他讲讲，他究竟又是怎的个志向？无如那时节，他正在那里鼓瑟，茫然不曾理会到夫子这番神理。何以见得？礼，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那曾皙正当夫子问话时节，不曾留心到此，已经算得个疏忽了。岂有夫子既然问话之后，有意置之不答，转去取瑟而歌之理？然则那时节，他便在那里鼓瑟可知。子路那副勇往直前的性儿，却又不能体会到此，见夫子问下这一句话来，一时没人回答，我既年长，我又首座，我便讲了。彼时夫子正望着曾皙应声而谈，忽的被子路凭空一岔，既不便告诉他说：‘我是想叫曾皙先讲。’又不好责备他说：‘你不应先曾皙作答。’只有付之一笑了。这

正叫作事屑偶然，无关大体。然则后文经曾皙一问，怎的又道出‘为国以礼，其言不让’那等个大题目来呢？夫子正是晓喻曾皙说：‘我问的，正是何以酬知。酬知不外为国，为国必先以礼，以礼无如克让。我因他只一句话，便不肯让人先讲，所以笑他这句话。’要文言道以俗情，按如今的世俗话讲起来，只不过叫作笑他没眼色，所以说夫子未尝驳斥子路。然则夫子明明道得句‘吾与点也。’又何以见得是驳斥曾皙呢？原情而论，先生只管整襟而谈，弟子只管鼓瑟不理，此时代夫子设想，已经就不能没些不然曾皙之意。及至于路率尔，也率尔过了，夫子晒之，也晒之过了，便依着座次，也该这第二座的曾皙开谈了。不道他依然还在那里鼓瑟。又何以知之？看夫子和冉子、公西两番问答过后，他还不曾到得鼓瑟。其为那时节，他依然还在那里鼓瑟又可知，夫子心里自然益发觉得不然了。没法只得越过他去，听冉有讲。恰巧那个冉子又是有退无进的，见了子路被晒，又见曾皙不答，他便不敢越席而对。夫子见他没话，就不得不问那句‘求尔何如？’以致他一为难，才讲了句方六七十，又退缩成个如五六十。才讲了句可使足民，又周旋了个‘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这句话。在冉子虽未尝一定推尊公西华为君子。在公西华自问，却正是个素娴礼乐的人，因之一时也难于开口。夫子见他也没话，又不得不再问那句‘赤尔何如？’以至他一为难，未曾说话，先谦了句‘非曰能之，愿学焉。’才说得句‘宗庙之事’，又谦作个‘如会同。’原来‘愿为相焉’之上，还特特的加了个‘小’字。直到此时，曾皙终还在那里鼓瑟，夫子却有些不耐烦候他曲终了，便问他句‘点尔何如？’他这才鼓瑟兮，铿尔，舍瑟而作。未曾言志，又先说了句‘异乎三子者之撰。’夫子道何伤乎？也只道他无论怎的个异乎三子，总不出夫子‘如或知尔则何以哉’那一问。那知他竟会讲

出和夫子所问全不相干的沂水春风一段话来！他的话讲完了，夫子的心便伤透了。你道‘夫子又伤着何来？’彼时夫子一片怜才救世之心，正望着诸弟子各行其志，不没斯文，忽然听得这番话，觉道如曾皙者，也作此想，岂不正是我平日浮海居夷那番感慨？其为时衰运替可知，然则吾道终穷矣，于是乎喟叹曰：“吾与点也。”这句话正是个伤心蒿目之词，不是个志同道合之语。果然志同道合，夫子自应莞尔而笑，不应喟然而叹了哇！再不料那曾皙又不曾理会夫子这番神理，还只管留后，只管问夫子三子者之言何如，只管问夫子何晒由也，只管问唯求唯赤则非邦也与！以至夫子烦恼不过，逐层驳斥，一直驳到底！你大家不信这话，只从‘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默诵到‘孰能为之大’，摹想夫子那几句话的神理，那一句不是驳斥他的？只此便是子路因他貽笑，冉子、公西因他作难，夫子因他喟然而叹，所以驳斥他的原由。这桩公案，据理而断，子路的直率，直率得可原。曾皙的狂简，狂简得无礼。宋儒中如考亭、伊川、明道诸君子，大半是苦拘理路，不问性灵的。见了夫子晒之一句，只道着个晒其不逊，却又解不出其不逊的所以然。又震于‘吾与点也’一句，反复推求，不得其故，便闹到什么胸次悠然了，尧、舜气象了，上下与天地同流了，替曾皙敷衍了一阵，以致从南宋到今，误了天下后世无限读者。今日之下，你四位死要和台上这个优孟衣冠的西楚霸王，接演这本侍坐言志的续编，我以为也就大可不必了。”

当下曾瑟庵、仲笑岩、冉望华、公西小端听安老爷讲了这章书，四个人闭口无言，面面相觑，想道：“从入学以至通籍，不但不曾听得塾师讲过这等一章清楚书，大约连塾师也未必作过这等一个明白梦。”当下便是第一个不服的那个曾瑟庵第一个首肯，赶着安老爷满脸堆欢的叫了声老前辈，将要说话，那

仲笑岩早振臂直前的抢过来说道：“你算了吧！这还闹什么老前辈呢！碰见这样儿的高手，还不值得趴下磕个头拜老师吗？”说着，他早五体投地的拜下去。那三个见他拜下去，各各连道有理，也随他拜下去。安老爷向来诸处占光，只有遇着人拜他为老师，从不推让。他不道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只道是“有教无类”。见这四个拜倒在地，只出位还了个半礼。正在拜着，不防邓九公喝得红朴朴儿的一张脸，一脚踏进来，见了诧异道：“你们五位，这是个什么礼节儿了”那四个拜罢起来，便粗枝大叶把前项话告诉了他一遍。只听得他掀着长髯，哈哈大笑，说道：“我说如何？”因又拍着胸脯子说道：“告诉你们，邓九公的好朋友，没有扎空枪、卖疮癩药的。不信打听打听人家，到了咱们山东这么几天儿，倒收了六个门生了。”说着，便坐在这席，和安老爷大杯价畅饮起来。饮了一巡，安老爷看了看台上的楚汉争锋是唱得完上来了，厅上的男客女眷也散得净上来了，便大家忙着吃过早饭。一时酒阑人散，乐止礼成。送了四位陪客走后，安老爷和邓九公便进去安置，外间自有褚一官一班人料理。

接着第二三日，又热闹了两天。到了第四日，老爷便要告辞。褚大娘子就苦苦的不放说：“等消停消停，我们还要单唱台戏，请你老人家乐一天呢！”邓九公道：“姑奶奶你不用和他提那个听戏这桩事，警不动他。”因和安老爷说道：“老弟，你难得到我们山东走这趟，去登泰山一望。你前日不说，我们山东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宽的莫如东海吗？等过一天，愚兄陪你去登回泰山，望回东海如何？”安老爷听得这话，先就有些高兴，又听邓九公说道：“你先别乐，这还不足为奇，等咱们登罢了泰山，望过了东海回来，我还带你到一个地方儿去见一个人，保管这个人准投你的缘；这个地方儿也对你的劲。”这

正是：

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门难为言。

邓九公同安老爷登泰山望东海之后，还要去到个甚的地方？
见个甚等样人？下回书交代。

第四十回

虚吃惊远奏阳关曲 真幸事稳抱小星衾

这回书接演上回，话表安老爷在邓家庄给邓九公祝寿，事毕便要告辞，他父女两个是苦留不放。邓九公并说，要请老爷去登泰山望东海以后，还要带老爷到一个地方去见一个人。安老爷见他说得这般郑重，不禁问道：“九兄，你我只望望泰山东海，也就算得个大观了，你还要我到甚的地方，见一个甚的人去？”邓九公道：“你别忙，等我先告诉这个来历。我这庄儿上，有个写字儿的姓孔的，叫作孔继遥。我们庄儿上大伙儿都叫他老遥。据这老遥自己说，他是孔圣人的子孙，和现在这个衍圣公，还算得个近支儿的当家子。听他讲究起孔圣人坟上那些古迹儿、庙里那些古董儿来，那真比听台戏还热闹。他说这些地方儿他都到了的，就连衍圣公他也能见得着。他两次三番的邀我去逛逛，我想我这肚子里斗大的字通共认不上两石，可瞎闹这些作什么？如今难得老弟你来了，你也是个空身子，莫如多住些日子。等我消停两天，咱们就带上那个老遥先生逛了泰山东海，回来再到孔陵圣庙去瞧瞧，就拜拜那个衍圣公，你和他讲说讲说。你想这对你的胃腕不对？”安老爷听了，当下只乐得手舞足蹈说道：“九兄，你这话何不早说？这等地方，如何不去！既如此，等我写封家信回去通知家里，我就耽搁几

天，何妨！”他父女两个见留得安老爷不走了，自是欢喜。当下商量怎的上路，怎的登山，怎的携酒，怎的带菜。

正在讲得高兴，只见褚一官忙碌碌从外面跑进来，一直跑到安老爷跟前，请了个安，说道：“二叔大喜。”老爷忙问什么事，他道：“家里打发戴勤戴爷来了，说少大爷高升了，换上红顶儿，得了大花翎子了。”老爷听了先就有些诧异，忙问：“他升了什么官了？”褚一官道：“这个官名儿，我却说不上来。戴爷在外头解包袱拿家信呢，就进来。”说着，早见华忠等一千人跟了戴勤进来。戴勤进了屋子，匆匆的先见过邓九公，转身便给老爷请安叩喜。老爷此刻忙得不及问他别的，只问：“大爷到底做了什么了？”他先把手里那封信递上去，这才吞吞吐吐的回到：“奴才大爷，赏了头等辮，加了个副都统衔，放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大臣了。”

安老爷听得这句话，只啊哟一声，登时满脸煞白，两手冰冷，浑身一个震颤儿，手里的那封信早颇得忒楞楞掉在地下。紧接着，就双手把腿一拍，说道：“完了！”邓九公忙问道：“老弟，你这是怎么说？”安老爷只摇摇头，望空长吁了口气，说道：“九兄，这话一言难尽，你我慢谈。”这个当儿，叶通早把公子那封禀帖，拣起来递给老爷，拆开一看，见上面无非禀知这件事的原由，却声明其余不尽之话，都等老爷回家面禀。老爷看完，把信交给叶通，便问戴勤道：“你是那天起身的？”戴勤回道：“奴才是奴才大爷放下来的第二天起的身。奴才来的这日，奴才大爷还在海淀住着，不曾回家。大爷叫奴才就便请示老爷，几时可以回家。奴才太太却叫奴才回老爷，请老爷务必早些回家才好，并有许多事都等老爷回去请示定夺呢！”老爷听了点了点头，说道：“这个自然。”因回头向九公道：“九兄，承你爷儿们两个一番厚意，非我苦苦要行，如

今岔出这桩意外的事来，其实不好耽搁了，我就此告辞，明日五鼓便走。”说着，便吩咐家人们，去归着行李。邓家父女见这光景，知是不好强留，只得一面收拾今晚的送行酒，一面预备明早的上马饭，给老爷送行。一时摆上酒来，老爷勉强坐下，此时什么叫作登泰山，望东海，拜孔陵，谒圣庙，以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怎的个侍坐言志，老爷全顾不来了；只擎着杯酒，愁眉苦脸，一言不发的在座上发愣。

读者，你看这老头儿，这一愣，愣得好生叫人不解。清朝设立西北西南那两路镇守边疆的这几个要缺，每年到了换班的时候，凡如御前乾清门的那班东三省朋友，那个不羡慕这缺是个发财的利途。便是有等获罪的卿贰督抚，又那个不指望这途作个转机的生路。如今安公子才不过一个四品国子监祭酒，便加了个二品副都统衔，已经算得个越级超升了。再讲到那枝孔雀花翎的贵重，只看外省有个经费不继，开起捐来，如那班坐拥厚资的府厅司道，和那班盘剥重利的洋商盐商，都得花到上万的银子，才捐得这件东西到头上。安公子一旦之间，两桩都得了，可不算得个意外的荣华，飞来的富贵么？怎么安老爷得了这个信息，不乐得眉开眼笑，倒愣到苦脸愁眉起来，这是个甚么道理？从来各人的境遇有个不同，志向有个不同，到了性情，尤其有个不同。这位老爷，天生的是天性重，人欲轻，再加一生蹭蹬，半世迂拘；他不是容易教养成那等个好儿子，不是容易物色得那等两个好媳妇，才成立起这分好人家来。如今眼看着书香门第是接下去了，衣饭生涯是靠得住了。他那个儿子，只按部就班的，也就作到公卿，正用不着到那等地方去名外图利。他那份家计，只安分守己的，也便不愁温饱，正用不着叫儿子到那等地方去死里求生。按安老爷此时的光景，正应了“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的那两句俗语，再不想凭空里

无端的岔出这等大岔儿来。这个岔儿一岔，在旁人说句不关痛痒的话，正道是“宦途无定，食路有方”。他自己想到有违性情上头，就未免觉得儿女伤心，英雄气短。至于那路途风霜之苦，骨肉离别之难，还是他心里第二第三件事。所以此时只管见安公子这个珊瑚其顶、孔雀其翎、獠狮其补，显耀非常的去干功名，他只觉这段人欲，抵不过他那片天性去。一时早把他那一肚子书毒和半世的牢骚，一股脑子都提起来，打成一团，结成一块，再也化解不动，撕掳不开了。因此他就只剩了擎着杯酒，一言不发，愁眉苦脸的坐在那里发愣了。

那邓九公是个热肠子人，见安老爷这等样子，一时忖不透其中的所以然，又是心里着急，又是替他难过。便不问长短，只就他那个见识，讲了一大篇不人耳之谈，从旁劝道：“老弟，你不是怎么着？人生在世，做官一场，不过是巴结戴上个红顶子；养儿一场，也不过是指望儿子戴上个红顶子。如今我们老贤侄，这么个岁数儿，红顶子是戴上了，大花翎子是扛上了！可是人家说的大丈夫，要烈烈轰轰作一场，从这么起几天儿的工夫，封侯拜相，你就剩了作老封君享福了么！这还不乐？怎倒愁的这么个样儿？真个的拿着你这么个人，不信你连这点理儿看不破吗？”他这套话一讲，才正讲的是安老爷心里那里皮面儿。老爷待要不答，想了想，自己正在忧患场中，有这等个向热的人殷勤相劝，也自难得；待要和他谈谈自己这段心事，一时和他怎生谈得明白。没法，只就他嘴里的话，练字练句的练成一句，对他说：“看得破，忍不过。九兄，你只细细的体会我这六个字去，便晓得我心里的苦楚。”

邓九公那个粗豪性儿，如何打得来这个闷葫芦？他听了这话，只拧着个眉，眨巴着两只大眼睛，瞧着安老爷。看他那光景，一时比安老爷本人儿烦得还烦，只这等呆呆的瞧了半日，

忽然见他把胸脯于一挺，说道：“老弟，你这话我听出来咧！放心这桩事，满交给愚兄咧！世界上要朋友是作什么的？”安老爷此时才叫个“不胜诧异之至”，忙问说：“九哥，这事你有什么法子呀？”他道：“你听啊！我这半天细咂你这句话滋味儿，大似是叫我老贤侄前在黑风岗能仁寺那桩事，把你的胆儿吓细了。如今他走这趟远道儿，你一定有个不放心，怕有个失闪儿，我有主意。”说着，挥拳掬袖的才要说他那个主意，忽然又道：“你等等儿，等我们家里先商量商量看。”说着，便大着声叫道：“姑爷，姑奶奶！”褚大娘子正在套间里忙着打点东西，褚一官是在厢房里，帮着捆箱子，听得他家老爷子这声嚷，忙的都跑了来了。邓老头儿见他两个来了，便道：“你们俩坐下，我有话说。”当下先和他女儿说道：“你干老儿，现在因他家老大出口，有点子不放心，他心里在这儿受着窄呢！照咱们这个样儿的交情，他既受了窄，咱们要不给他冒股子劲，那还算交情了吗？如今我的意思，想要叫姑爷保着他去走这趟；倘或道儿上有个什么事儿，到底有个仗胆儿的，也叫你干老儿放点儿心。姑奶奶你想，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安老爷一听这话，心里暗笑说：“这老头儿，这才叫个问官答花，驴唇不对马嘴，这与我的心事什么相干？”忙说：“老兄，岂有你这样年纪，倒叫大姑爷远行之理，这事断断不可。”他道：“你别管，我们姑爷在家里也是白呆着，趁着我还硬朗，叫他出去到官场中巴结巴结，万一遇着个机会，谋干个一官半职，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老弟你倒别为难。”

这边褚大娘子还没开口，褚一官到底是老实人，听了便说：“罢了！老爷子可是这话么？也有你老人家养活了我半辈子，这会子瞧着你老这么大年纪，我倒扔下跑这么远去，自己找官儿作的，真个的我也忒认得官儿了，知道我有那造化没有呢？”

褚大娘子的性情，却又和她丈夫不同。方才听她父亲一说，早就合了她的意思。你道为何？难道她果的看得她那个老玉那般重，看得她这褚一官这般轻，无端的就肯叫他到乌里雅苏台，给老玉保镖去不成？非也，她是这两年和安府上这阵走动，见安太太那等尊贵，金玉姐妹那等富丽，她把个脚步眼界闹高了；热厮唵喇，一心只想给她家一官大小也闹个前程儿，她好借此作个官儿娘子。听褚一官这等说，她便说道：“不是这么着，你听我说，这件事不值什么，家里有我呢！咱们索性把东庄儿的房子，交给庄客们看着，我还搬回来，跟老爷子住，早晚儿也好照应，你只管干你的去。就留你在家里，也是六指儿抓痒痒儿，敷余着一个。”说着，她倒站起来，向安老爷拜了一拜，说道：“就是这么着了，只求你老人家把这话好好儿的替我托付托付我们老玉吧！我也不会花说柳说的，一句话，我就保他不撒谎、出苦力这两条儿。再讲本事呵，不是我过于奖他，可挂拉枣儿有线限！”邓九公在旁，呵呵的笑道：“姑奶奶这是何苦来！”因和安老爷说道：“老弟，这一来你放了心了吧！再要不放心，我还有个人，我们那个大铁锤陆老大，老弟你不也见过他吗？你来的头里，我原说叫他同女婿两人接你去，没得去，你就来了。如今我还打发他们送你回京！就叫他们去替我给我们老贤侄道喜，这事也得和我们老贤侄商量商量。”说罢，就回头吩咐他女婿道：“姑爷，这话你明白了？你们别为我耽误了事。你瞧不得老头子庆了九十了，靠得住老天还赏几年子老米饭吃呢！你只管放心去你的。你出去，就把这话告诉陆老大吧。你们也别累赘，连夜赶着收拾收拾，马上捎上个小包袱子，明日就跟着走了。到家里瞧光景，是用得着你们用不着你们？果然用得着你们，再来取行李，多远儿呢，大概也还有这工夫！就这么办咧！”褚一官平日在他泰山跟前，还有个东闪

西挪，到了在他娘子跟前，却是从来说一不二。如今两下里一挤，他响也不敢响，只有一句一答应的，尽着答应。便出去找陆保安，收拾行李马匹去了。

安老爷见他一家这等个至诚向热，心里十分不安，觉得有褚、陆这等两人跟去，也象略为放心。一时倒觉不好推却，只得应允，转向他父女称谢了一番。当下和邓九公吃了几杯，因是明日起早，饭罢，便各各安歇。褚大娘子去照料了褚一官一番，又嘱咐了他许多话。回到上房，和她家那位姨奶奶，两个张罗了这家，又打点那项，整忙了一夜，不曾得睡。次日才交五鼓，安老爷和邓九公都早起来，褚一官、陆保安两个已经遍体行装的上来伺候。九公一见他两个，便道：“可是我昨日还落了嘱咐一句要紧的话，你们这一去，见着少大爷，不比从前，可就得上台唱起戏来了。见面得跪倒爬起，说话得喳儿喳儿，还得照着督府衙门那些戈什哈排场儿称他大人，你们自己称是小的，那才是话呢！别说靠着我这个面子儿和你们两脑袋上纽子大的那个金顶子，和人家套交情去，这出戏可就唱砸了。”二人听了，只有连连答应。当下安老爷忙忙的一面吃些东西，一面催齐车马，便辞了九爷，带同小程师爷，褚、陆两个，并一众家丁上路。邓九公一直送到岔道口，才和安老爷洒泪而别。

安公子自从他家老爷前往山东去后，那一向适值国子监衙门有几件应奏的事，他连次赴园，都蒙召见。接着吏兵部等，有两次奏派验看拣选的差使，也都派得着他，因此就把这位小爷热得十分高兴。恰巧那个当儿，正出了个内阁学士缺，祭酒的名次。题本里原得开列在前，他自己心里的红算计，下次御门这个缺，八成儿可望。过了几日，恰好衙门里封送了一件，某日御门办事抄来的，他算了算，这日正是国子监值日。因是御门的时刻比寻常较早，他先一日便到海淀住下。次日上午伺

候御门事毕，一时一班卿相各归朝房，早听得大家在那里纷纷论说，某缺放了某人，某缺放了某人，只这回的阁学缺，放了乾清门翰詹班，又过了一个缺了。他这才知这缺不曾放着他。得失之常，一时心里倒也不觉得怎的。候了一刻，奏事的也下来了，叫起见的单子也下来了，他也不曾叫着，便同一众同寅散值，回到外朝房吃饭。

将吃完饭，只见一个军机苏拉进来向他说：“乌大人打发苏拉出来，叫回大人，吃完了饭别散。请到乌大人园子里去，有话说。”原来那时乌克斋已经进了军机。安公子所得老师口小便忙忙的催着家人吃了饭，辞了诸同寅，到老师园子而来。将进门，恰好乌大人也散朝回来，一见他便满脸是笑，却又皱着双眉说了句孙：“恭喜，放了这等一个美缺。”安公子还只当是今日这个阁学缺到底放的是他，先笑盈盈的答应了一声“是”。乌大人见他没事人儿似的，便问道：“难道你没得信么？”他这才问老师说：“门生没得什么信？”乌大人道：“我的爷，你赏了头等籍，放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了。”

只这一句，安公子但觉顶门上轰的一声，那个心不住的往上乱蹦，要不是气门挡住，险些儿不曾蹦出口来，登时脸上的气色大变。那神情儿，不只象在悦来店时见了十三妹的样子，竟有些象在能仁寺撞着那个和尚的样子。乌大人见他如此，说道：“你先别慌，咱们到里头去说。”说着，一把拉住他进了两重门，一路过假山，渡小桥，绕竹林，穿花径，来到一处三间小小的精致书房里坐下。早有家人送上茶来。这位爷，此时莫讲想升阁学，连生日都吓忘了。但听老师向他说道：“龙媒，昔人曾云，读万卷书，不可不行万里路。如你这等英年，正是为国宣力的时候，作这趟壮游也好。只是这条路，你走着却大不相宜，便怎么好？虽然如此，圣人定有一番深意存焉。老贤

弟，你倒不可乱了方寸，努力为之。”安公子这才定了定神，问道：“只不知门生怎的忽然有这番意外的更调，敢请示老师，上头提到放门生这个缺，彼时是怎样个神情？”乌大人道：“我要在跟前也好了，向来放个要紧些的缺，军机见面时候，上头总有个斟酌。今日乌里雅苏台这件四百里报缺的折子，是军机见面下来到的，也不曾叫第二面。不想折子下来，就夹下个朱笔条子来，放了你了。”

安公子听了，忙站起来说道：“这实在格外天恩。门生的家事，老师尽知，这个缺，门生怎的个去法？怎生还得求老师栽培门生，想个方法挽回这事才好。”说着，便泪如雨下。乌大人也叹息一声道：“龙媒，这个何消你说，但是此时已有成命，如何挽回得来，只好看机会吧！如今且自预备明日谢恩要紧。你的谢恩折子，我已经叫我们军机处的朋友们给你办妥当了，明早并且就是他们替你递；你可想着给他们道乏。”说着，便叫：“来个人儿呀！”当下见个小厮答应着进来。乌大人道：“你把大爷的帽子拿进去，告诉太太，找我从前戴过的亮蓝顶儿，大约还有，就把我那个白玉喜字翎管儿解下来，再拿枝翎子。你就问太太，无论叫那个姨奶奶，结拴好了，拿出来吧！”那个小厮去了一刻，一时拴得停当，托出来。乌大人接过去，又给收拾了收拾，便叫安公子戴上。他谢了一谢，这才想起见师母来。只见乌大人扭了扭头，脸上带着些烦烦儿的说道：“师母又犯了肝气疼了。”当下安公子只觉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无奈他只坐了这一刻的工夫，只见他老师那里除了这部里画稿，便是那衙门请看折子。才得某营请示挑缺，又是某旗来文打到。接着便是造办处请看交办的活计样子，翰林院来请阅撰文，还有某老师交题的手卷，某同年求写的对联。此外并说有三五起门生故旧，从清早就来了，却在外书房等着求见。

安公子见老师实在公忙得很，不好再往下絮烦，只得告辞。一路回到下处，便忙打发小厮回家，回明太太，并叫戴勤来，打发他上山东亲知老爷。忙了半日，次日起早上去谢恩，头起儿就叫的是他。及进去，磕头谢了恩。圣人开口，第一句便提的是记得你是某科从第八名提到第三名点的探花；跟着降了几句温谕，仍叫第二日递牌子。一时军机大人下来，他迎上去见，大家又给他道喜说：“你见面甚妥，有旨意赏加了副都统衔了。等降下旨来，换了顶子，明日还得预备谢恩。”这位爷经这等一提，又提得有些热起来。

读者，你看人生在世，不过如此，无非是被名利赚，被声色赚，被玩好赚，否则便是被诗书赚，被林泉赚，被佛老赚，自己却又把好胜好高好奇一切心，去受一切赚，一直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当不起一切不来赚他，他便想上赚，也无可上那处，便热不来了。安公子此时才遇着些小的一个钉子碰碰，此后正有错大的一把枣儿嚼嚼，你叫他怎得不热？安太太这面，这件事真好比风中搅雪。这回书又不免节外生枝，读者便好留心，看那燕北闲人怎生替他安家止风扫雪、逗节成枝，出那身臭汗了。

安公子赴园这日，太太见老爷公子都不在家，恰好那两日，张亲家太太又在家里害暴发火眼，那个长姐儿又犯了她月月肚子疼的那个病。太太吃过早饭无事，便和舅太太带了两媳妇四家斗牌。看看斗到晌午以后，忽见张进宝带公子一个的跟班小厮，叫四喜儿，进来回说：“奴才大爷，从园子里打发人来，回太太说：‘奴才大爷赏了头等辮，放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大臣了。’”安太太听了，只吓得扔下牌，啊了一声。舅太太接着也道：“噯！这是怎么？”金、玉姐妹两个里头，那何玉凤听了乌里雅苏台五个字，耳朵里还许有个影子，只在那里愣愣

儿的听。到了张金凤更不知那是山南海北，还道怎么也没个报喜的来呀！安太太此时是已经吓得懵住了。只问着舅太太说：“这乌里雅苏台，可是那儿呀？”舅太太道：“喂！姑太太，你怎么忘了呢？家里四大爷，当日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儿吗？”安太太这才想起来道：“哎哟！天爷，怎么把我的孩子弄到这个地方儿去了呢？再说他好好儿的，作着个文官儿，怎么又给他辖呢？这不顶发了他了吗？这可坑死我了！”说着，便眼泪婆娑的抽噎起来。金、玉姐妹见婆婆这个样子，也由不得跟着要哭。舅太太忙劝道：“你们娘儿三个，且别尽着哭哇！到底问问那个小子怎么就会出了这么个岔儿？再外甥打发他来，还有什么说的呀！”她只管是这等劝着，她却也在那里拿着小手巾儿擦眼泪。安太太这才详细的问了问那个小厮，他便把公子叫他回太太，今日怎的在海淀办折子，预备明日谢恩，不得回来，并叫戴勤去，吩咐他到山东去候老爷，大爷还叫告诉二位奶奶再打点几件衣裳，叫他带回海淀去的话，回了一遍。太太一面吩咐去传戴勤，一面使叫金、玉姐妹两个回家去打点衣裳。一时戴勤来了，四喜儿取的衣裳包袱也领下来了。太太便吩咐他两个：“快去吧！”并说：“告诉大爷，明日谢下恩来没事，务必就回家来见见我。”

二人领命去后，金、玉姐妹两个依然过上房来。安太太见她姐妹，一个哭得眼睛红红儿的，一个还不住的在那里擦眼泪，自己又不禁伤起心来。舅太太又说道：“姑太太你别尽着这么着，外甥是说是出口，到底算升了一步，两年的工夫也就回来了。再说大喜的事，这么哭眼抹泪的，是为什么呢？”安太太未曾说话，先长吁一口气说道：“噯！大姐，你那里知道我这心里的苦楚？你没见你妹夫，是作了一任芝麻大的外官儿，把个心伤透了。平日我们说起闲话来，我只说了一句‘咱们这就

等跟着小子到外头享福去吧！”你听他这么话，头一句就是‘那可断断使不得！’他说：‘一个人教子成名是自己的事，到了教得儿子成了名了，出力报国是儿子的事，这不是老子跟在里头搅得的。一跟出去，到了外头，凭是自己怎么谨慎，只衙门多着个老太爷，便带累的了儿子的官声。’大姐姐，你只听这话，别说是乌里雅苏台，无论什么地方，还想他肯跟小子出去吗？他一个不出去，我自然不好出去。我不出去，这个玉格我倒舍得。什么原故呢？一则小子也这么大了，再说既是皇上家的奴才，敢说不给皇上家出苦力吗？就只我这两媳妇儿，热厮忽喇儿的，一时都离开我，我倒有点儿怪舍不得的。”说着又哭。招得两个媳妇益发哭个不住。舅太太是个爽快人，看了这样子，便道：“你们娘儿倒不是这么闹法儿，你们家这不现放着两个媳妇儿吗？留一个，去一个，一桩事不就结了。也有娘儿三个，尽着这么围着哭的，难道哭会子就算不上乌里雅苏台了？”安太太那片疼儿女的心肠，是既不愿意自己离开两个媳妇儿，又不愿意两个媳妇之中，有一个离开儿子，听了这话，只是摇头。不料这话倒正合了金、玉姐妹两个的意思，你道为何？原来她两个这阵为难，一层为着不忍看着夫婿远行，一层也正为着不忍离开婆婆左右。并且两个人肚子里，还各各有一桩说不口来的事。一时听了舅太太这话，那何小姐性急口快，便道：“娘这话也说的是。那么着，我就在家里服侍婆婆，叫我妹子跟了他去。”张姑娘道：“自然还是姐姐跟了他去，好姐姐到底比我有点本事儿，道儿上走着，还便利些儿。这么大远的道儿，再带上这么个我，越发叫他受了累了。”何小姐听她这话说得有理，一时找不出话来驳她，急得肚子里的那句话可就装不住了。只见她把脸一红，低着头说道：“瞧这妹妹，你难道不知道我坐不得车吗？”安太太听了这话，明白是何小姐有了喜了，

自己有信儿抱孙子了，才觉有些欢喜。将要问她，张姑娘肚子里的那句话也装不住了，说：“姐姐这话，姐姐坐不得车，难道我又坐得车吗？”

读者，你看这等一个扛七个打八个的何玉凤，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的张金凤，这么句“嫁而后养”的话，会闹得嘴里受了窄，直挨到这个分际，还是绕了这半天的弯儿，“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说挤话，两下里对挤，才把句话挤出来。

安太太听得两媳妇一时都有了喜，满心欢喜，只悔知道得晚了，便说道：“你瞧瞧你们这两人，也有这么大喜的信儿，会憋着不早告诉我一声儿，直到这时候，憋得十分十紧儿了，才说出来的。”说着，这才问多少日子了，一面又抱怨两妈妈说：“这个老东西，怎么也不先透给我个信儿呢？”当下便要叫了来发作她两个几句。何小姐是怕她两个得不是，忙说：“她们上月就要上来回婆婆的。我和妹妹商量，想着知道是不是呢？就吵吵。索性儿过些日子再说吧！谁知这个月，两人又都……”说到这里，脸上一红，只瞅着张姑娘笑。张姑娘也只剩了羞的，扭过脸去暗笑。安太太此时，乐得只不错眼珠儿的望着她两个，又嘱咐说：“这可得小心点儿！第一不许冷的热的胡吃，轻的重的混动，走道儿总叫个人儿招呼着点儿，倒得常活动活动。”正嘱咐着，只听舅太太和她两个说道：“怪事，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儿，从没瞒过我。怎么这件事，两人都嘴严得这个分儿上呢？”安太太也说道：“两媳妇儿呢，还罢了，还说脸上有个下不来。我只可笑我们玉格，这个傻哥儿，眼看着这就要作哥儿的爹了，也这么傻头傻脑的，不言语一声么？”正在一头笑着，忽然又把眉一皱，就说：“站住，先别乐大发了，这一来咱们娘儿们，不是都去不成了吗？把我们这个傻哥儿一个人儿，捺在口外去，可交给谁呀？这事情可不是更累赘了么？”

说罢，只皱了眉，歪着头儿在那里呆想。呆了半日，忽然说道：“这可也就讲不得了，只好我跟他去吧！只求大姐姐和张亲家母在家里，好好的给我招呼着我这两媳妇儿。”金、玉姐妹两个，听得依然得离开婆婆，更是不愿意。才要说话，早见舅太太嚷起来了，说道：“喂！姑太太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把我留在你家，招呼着外姐姐使得，你叫我和你们那个老爷，怎么过得到一块子呀？”她婆媳一想，这话果然是不错，一为难，重新又哭起来。这一哭，可把舅太太哭急了，说：“姑太太你们娘儿三个，这哭的可实在揉人的肠子，怎么着，我和姑太太倒个头儿：姑太太在家里招呼媳妇，我跟了外甥去，这放心不放心呢？”安太太道：“也有这么大远的道儿，怪冷的地方儿，叫大姐姐你跟他去受罪，我们倒在家里舒服呢？”舅太太道：“这也叫作没法儿了哇！”安太太见她一副正经的面孔，便问：“大姐姐，你这说的是真话呀？”舅太太道：“可是真话，姑太太只想你我这样儿的骨肉至亲，谁没用着的地方儿？再说这个孩子，我也疼他。讲到我又是个一身无挂碍的人，别说乌里雅苏台呀，就是叫我照唐僧那么个模样儿，到西天五印度去求取大藏真经，我也去了，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安太太见她这等关切，说：“真要这么着，我就先给姐姐磕头。这不但是疼孩子，直是疼我了！”说着，站起来，跪下就要行礼。两媳妇一见，连忙也跟着婆婆跪下。慌得个舅太太连忙也跪下，搀住安太太说：“妹妹，你这是怎么着呢？”她也哭了。读者，你看这安太太这一拜，叫着天下作儿女的看着，好不难过。人知老家儿待儿女这条心，真真不是视膳问安、昏定省亲就答报得来的。

舅太太搀住安太太，又忙着拉起金、玉姐妹来。她姑嫂两个，一齐归座，安太太的心里这才略略的放宽了些，叫丫头装

了袋烟来吃。吃着烟儿，忽然又自言自语的说道：“这还不妥当。”因和舅太太道：“这一来玉格他这个外场儿，我算放心了；讲那贴身儿的事情，可叫我怎么着想法好呢？”舅太太问道：“姑太太说的，怎么叫个外场儿，又怎么叫个贴身儿呀？”安太太道：“类如他们到了衙门里，过起日子来，凡是出入的银钱，严谨个里外，什么穿件衣裳的厚薄，吃个东西的冷热，这些事情，都算个外场儿的。如今我们娘儿们既不能去，有大姐姐你替我辛苦这一场，好极了，我也不说什么了。到他贴身儿的事，两媳妇现既不能去，就说等分娩了，随后再打发一个去，这也不是一个半月的事。玉格到了那里，就拿每日早起给他梳梳辫子，以至他夏天擦擦洗洗，夜里被被盖盖这些事，无论大姐姐你么疼他，这也是惊动得舅母的？难道说一个娶了媳妇儿的人了，还叫他那个妈妈跟在屋子里服侍他不成？这可不是叫人没法儿的事吗？”这话舅太太却不好出主意了，只说：“有日子呢，罢咧，也只好慢慢的商量。”

这个当儿，这老姑嫂两个只顾在这边儿悄悄儿的说，那小姐妹两个，却在那边儿静静儿的听，听来听去，也不知那句话碰在她两个心坎儿上了。只见何小姐两眼睛一机伶，便笑着在张姑娘的耳边嘁喳了两句，不听得张姑娘说些什么，却只见她不住的点着头儿笑。恰好安太太和舅太太说完了这话，又回过头来，问着她两个说：“你们俩想我这话，虑的是不是？”不料这一回头，一眼正看见两人在那里打体己的神情儿，因说道：“你们俩有什么主意，也只管说出来，咱们娘儿们，大家商量商量不好吗？”

何小姐听婆婆如此说，将要说话，又望着张姑娘向外间努了个嘴儿，那光景象是叫她瞧瞧外间儿有人没人。紧接着张姑娘走到屋门旁边儿，探着身子望外瞧了瞧，回头只笑着和何小

姐摆手儿。那神情象是告诉她外间儿没人。你道安太太家许多丫鬟仆妇，外间儿怎得会一时没人呢？原来她家的规矩，凡是婆儿媳妇们无事，都在廊下听差，其余的丫头们，一个长姑娘不在上屋里，早一边儿说笑的说笑，淘气的淘气去了，因此一时无入。

金、玉姐妹见没人在外间，她两个这才走到婆婆跟前，悄悄儿的回答道：“媳妇们却有个主意，这话倒不因着玉郎今日要出外去方才说起，自从今年来见他的差使是渐渐儿的多起来了，往往一进城去就得十日半月的住着，媳妇两个又不好怪厌气的，一趟一趟的，只是跟着来回的跑，原想回回婆婆，给他弄个服侍的人，总没得这个机会。如今他既出外，媳妇们两个又一时不能同去。请示婆婆，趁着这个当儿，给他弄了个人跟了去，外头又有舅母调理，管教这么着，使得使不得？”

安太太听了，先点了点头儿，又摇了摇头儿，沉吟了片刻，才说道：“你们这么年轻轻儿的，心里就肯送上这件事上头，难为你们俩。但是你们只知道说弄个人，却不知道这弄人的难讲究。外头叫媒人带去，不知道个根底，腥的臭的，只图一时有个人使，弄到家来，那时候调理是别想调理得出来，打发是不好打发出去，不但你们俩得跟着糟心，连玉格可也就受了大累了，那可断乎使不得。这个样儿，我看得多了。要说就咱们家里这几个女孩子里头，给他挑一个吧？你们屋里两个，还是两个糊涂小孩子呢！我这儿的几个里头，不成个材料儿的不成材料儿，象个人儿的呢，又不合适。你们俩说，这会子，可叫我忙忙叨叨的那儿给他现抓人去？”何小姐道：“媳妇们两个心里，可倒瞧准了一个，只没敢和婆婆提到这里。”太太想了想，说道：“哦！我猜着了，你们准是瞧上跟舅母那个丫头的模样儿了，敢是好，只是人家早有了婆婆家了。”两人还没及答言，

舅太太先摇头说：“不是，两外外姐姐知道她有人家儿了。”安太太纳闷儿道：“这可罢了我了！你们瞧准了的这个可是谁呢？”

何小姐见闻，又往外看了一眼，才到婆婆耳边，悄悄儿的回道：“媳妇两个才说想准了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伺候婆婆的长姐儿姑娘。这个人要讲她那点儿本事儿，活计儿，眼睛里的那点机伶儿，心里的那点迟急儿，以至她那点稳重，那个干净，都是婆婆这些年调理出来的。不用讲了，最难的是她那个性情儿。只是婆婆只这么一个得力的人，别的都是小事，第一伺候婆婆梳这个头，是个要紧的。再她又在上屋当了这些年差了，可还不知媳妇们和婆婆讨得讨不得？因此心里只管想准了，嘴里总没敢提。”

太太才听完这话，就笑道：“敢是你们俩想的也是她呀！这件事在我心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了。你们俩方才虑的那个两层，倒都不要紧。如今我这儿拿拿放放的，都是你们俩，真要到了没人儿了，就叫你们俩打发我梳梳头，又有什么使不得的呢？再者，还有张进宝的那个孙女儿招儿和晋升的丫头老儿，这俩如今也学着干上来了。到了别的事，我一总儿和你们说这样句话吧！这丫头自从十二岁上要到上屋里来，只那年你公公碰着，还支使支使她。到了第二年，他疼爱丫头，连个溺盆子都不肯叫她拿，甚至洗个脚都不叫她在跟前，说她究竟是从小儿跟过孩子的丫头。你就知道你这公公，拘泥到什么分儿上，别的话更不用深分讲了。至于你们方才说的她那几宗儿好处，倒也不是假话。这件事照这么办，我心里也尽有，只我心里还有好些为难。这个人得这么个归着，也算我不委屈她，只是我这位梅香，她还有她娘的多少累赘，不然，我方才为什么说家里挑不出个合适的来呢？这话咱们娘儿们，还得从长商量：

头一件我觉着她，只得说还大大方方儿的，不贫不下流，只是到底是个分赏罪人的孩子；第二件，她空有那么个模样儿，身段儿，我只说她那皮肉儿太黑翠儿似的，可怎么配得上我那个白小子呢？第三件，她比玉格儿大着好两岁呢！要开了脸，显着象个妈妈嫂子似的。这是我心里三宗不足处。就让都合式，没这三宗不足，你们只说这件事，要和你公公这么一商量，能行不能行？”舅太太接口就说：“姑太太，你才说的那三层，依我说，都没有什么的。眼下只要外甥儿出去，有个得力的人扶持他，苗点儿就苗点儿，黑点儿就黑点儿，大点儿就大点儿，都不打紧。说一定要等和你们老爷商量，他那个脾气儿，只怕吃个鸡蛋还得挑四楞儿的呢！那可怎么想得去呀！”安太太道：“这句话，究竟还说可以想办法儿，商量着碰去。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长姐儿，是在我跟前告老，永远不出嫁的了，她说：‘她等着服侍我归了西，她还给我当女童儿去呢！’你说这个时候要和她说这个，怎么说得清楚呀？”舅太太道：“这是多早晚的事，我怎么不知这个影儿啊！”张姑娘道：“就是我过来那年，舅母跟我姐姐在园里住的那一阵子的事嘛。那时候还有她妈呢！我婆婆一进城，就说她大了，叫她妈上紧给她找个人家儿，后来说了一家子，她家不是还带了那个小子来，请我婆婆相看来着么？”

张姑娘说到这里，安太太说：“是有个对证在跟前儿，不然，叫你这一拿文儿，倒象我这里照着说评书也似的，现抓着了这么句话造的谣言。”因接着张姑娘方才的话说道：“我还记得她妈说那个小子，是给那一个盐政钞官坐京的一个家人，叫作什么东西的儿子，家里很过得。我瞧了瞧那小子，倒也长得浑头浑脑的，就只脸上有点子麻子。我想着一个小子罢咧，怕什么呢？就告诉她妈，等定个日子，叫他们相看丫头来吧！”

谁知她妈给她说这个人家儿，没和她提过，她这无知道了，和她妈叨叨的倒有几车话，只说她妈怎么没良心了，又是说：‘怎么主儿打毛团子似的，掇弄到这么大，也不管主儿跟前有人使没人使，这会子你们只图找财主亲戚，就硬把我塞出去了。’连数落带发作的就哭闹成一处，把她妈哭闹得没法儿了，说：‘你就不肯出去，也让我回太太一句去呀！’她也不理她妈，就跑了来跪在我跟前，一行鼻子两行泪的，哭个不了。就说了方才我讲的她那套糊涂话，还说这一辈子，刀搁在脖子上都使得，也别想她离开我咧！大姐姐，你说这是她娘的苗子不是？”舅太太听了，只抿着嘴儿笑说道：“姑太太，我可多不得这件事呀！我只说句公道话，这固然是这丫头的良心，也是你素来与她的恩典。你可得知道，你们那个丫鬟，何等心高志大呀！素来就讲究个拿身分，好体面，爱闹个酸款儿。你安知她不是跟着你，这么女孩儿似的养活惯的，不肯低三下四的跟了那个蠢头笨脑的奴才小子去呢？”金、玉姐妹听了这话，齐声说：“舅母这话，说得是极了。再还有一说，人第一难得是彼此的合个性情儿，她又正是从小和玉郎一块儿混，混大了的。”舅太太说：“好哇！就是这话了！这话我可是白说，主意还得姑太太自己拿定。”

这位老太太心里本正在又是疼儿子，怕他没人；又是疼丫头，怕她失所。一时听了这套有成无破的话，想着这件一举三得的事，就把他们那位老爷怎么个难说话也忘了，不由得说道：“你们娘儿三个，这话也说得是，就是这么着。”才说了这句，下文还没说出来，金、玉姐妹两个，见婆婆应了，乐得忙着下跪，就磕头。安太太笑道：“喂！你们俩先别磕头啊！知道我这个媒人作得成作不成呢？”这里正说得热闹，何小姐机伶一闪身子，早从玻璃里看见那个长姐儿，一步挪不了三指，出了

东游廊门，从台阶底下慢慢儿的往下屋走了来，何小姐便和太太摆手儿。太太看见，悄悄儿道：“别提了，看她听见。”又和金、玉姐妹道：“这话就只咱们娘儿四个知道，别人跟前一个字儿别露，就是玉格儿回来，也先不用告诉他。”当下大家便将这话掩住不提。

长姐儿她既是犯了肚子疼，在屋里养病，怎的又出得来？既出得来，大爷这么个惊天动地的人，出了这么个惊天动地的岔儿，遍地又都是她的耳报神，她岂有不知道之理，怎的又直到此时才出来呢？其中有个原故。原采她方才正合着桃仁红花引子，服了一丸子乌金丸，躺在她屋里，就渗着了。她这一渗着，那班小丫头子，谁也不敢惊动她。直等她一觉睡醒了，还是那个小喜儿跑了去告诉她，说：“长姑娘，大爷要出外去。”只这一句，她也不及问，究竟是上那儿去，立刻就吓了一身冷汗，紧按了肚子，拧着一阵疼。不想气随着汗一开化，血随着气一流通，行动了行动，肚子疼倒好了些。转念想到大爷这一出去，老爷、太太自然断没不同出去的。果然太太出去，太太走到那儿，还怕我不跟到那儿吗？心里又一松快，便想起多少事由儿，挣扎着出来。将进门，安太太还生恐她听见些什么，跑了来了，便先问：“你好了吗？怎么又跑出来了？”她道：“奴才听说大爷要出外了，奴才想起来，太太从前走长道儿的那些薄底儿鞋呀，风领儿斗篷呀，还都得早些儿拿出来瞧瞧呢！再还有小烟袋儿咧，吃食盒儿咧，以至那个关防盒儿，这些东西也还不记得在那儿搁着呢！趁着老爷没回来，明日趁个早儿，慢慢儿的去找，也省得临期忙。”安太太道：“那儿呢！咱们走还早呢！你先装袋烟我吃吧。”她便去装烟。

到了次日，安太太从吃早饭起就盼公子，不见回来，忽然听得门上一阵吵闹，便有家人回来说：“大爷赏加了副都统衔

了。”安太太听得儿子换上红顶子了，略有喜色；只想着他明日还得谢恩，今日自然又不得回来了。那知安公子岂止次日不得回来，只从那日起，便一连召见了八九次，这才有旨意，赏了假，叫他回家收拾。他当日归着的归着，次日起了个大早，才回到庄园。和太太一见面儿，娘儿俩先哭了个事不有余。大家劝住，他连忙着到祠堂行礼，才把家庭这点儿礼节完了，外头便回：“吴侍郎来拜。”又是位老师，不好不见。接着就是三四起人来，安公子一一送走了。才回到自己房里，换了换衣裳，一切没得闲谈，只见上屋里一个小丫头跑来说：“太太叫大爷！戴勤回来了。”安公子和金、玉姐妹连忙过去，见戴勤正在那里回太太话：“老爷昨天往常新店，叫奴才连夜赶回来，告诉大爷不必远接，只在家候着。老爷今日走得早，大约晌午前后，就可到家。”公子听了，重新去冠带好了，去到外面候候。迟了一刻，便见随缘儿先赶回来，回说：“老爷快到了。”

少时，老爷来到家门，公子迎了几步，便在车旁迎接。老爷在车上见他头上顶嵌珊瑚，冠飘翡翠，面上却也喜欢，心里却不免十分难过。你看这老头儿好扎挣劲！先在车里点头，说了句起来，下了车，便说道：“不想你竟也巴结到个二品大员，赶上爷爷了，比我强，这才不枉我教养你一场！有话到里头说去吧！”公子也明知这是他父亲安慰他的话，只得赔笑答应。这种笑，那脸上的神气，却比哭还疼。这个当儿，便见褚一官、陆保安两个过来谒见；他两个果然就照着邓九公的话，立刻跪倒请安，口称大人。安公子虽说一时不好直受不辞，但是一个钦命二品大员，正合着三命而不齿；礼制所在，也不便过于和他两个纡尊降贵，只含笑拱了拱手，说了句路上辛苦，便随了老爷一路进来。一时在家的家人，叩接老爷，跟去的家人，又叩见公子。正乱着，张亲家老爷和老程师爷也迎出来。老爷应

酬了两句，就托他二位管待褚、陆两个。自己进了二门，便见太太带了两个媳妇，接到当院子里来。两媳妇迎着请了安。这安老夫妻两个，还用着那老年的旧牌子儿，彼此拉了拉手儿。那班仆妇丫头，却远远的排着那边跪，安老爷都不及招呼。见舅太太在廊下候着，便忙着上前，彼此问过好，谈了两句一路风尘的话。又问：“亲家太太，怎的不见？”张姑娘代说明了原故。

老爷一路进房坐下，当下公子行过礼，媳妇便倒上茶来。此时自安太太以下，都道老爷这一到家，为着公子出口，定有一番伤感，大家都提着全副精神，应酬老爷。看了看老爷，依旧是平日那个安详样子，只不过问了问公子奏对的光景，毫不露些张皇烦恼。公子此刻，却是有些耐不得了。原来他自放下来那日起，凡是此番该是从家里怎的起身，到那里怎的办事，这些事一时且不能打算到此。只他那点家事，几个亲丁，心里盘算，纵使万转千回，总盘不出个定见来。第一件万难，是这等远路，不好请着父母同行。待说把他两个夫人留在家下，替自己奉养，又虑到任上内里无人，不成个局面。否则两个之中，酌量留下一个，偏又两个一齐有了喜了，不便远行。便是她两个有喜的这节，也还不曾禀过父母。他好容易盼到今日回家，正想把这话和金、玉姐妹私下计议一番，先讨太太个示下，然后等老爷回家再定。不想一进门，不曾消停一刻。才得消停，恰巧老爷回来了。他此时见了老爷，只觉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只得问道：“儿子受父母的教养，正想巴结个程前，奉了父母出去，安享几年，不想忽然走了这条意外的岔路，实在不得主意。”说着，又行了个家庭礼儿，屈了一膝，说：“请父亲教导。”他那眼泪却是撑不住了。只听安老爷嗯了一声，说道：“怎的叫个走了这条意外的岔路，我以为正是意中

之事。你所谓意外者，只不过觉道你从祭酒得了个侍卫，不曾放得试差学政耳。却不道这等地方，要么不用世家旗人去，用世家旗人，不用你这等年轻新进，用什么人去？且专论文章华国，却用什么人去戎马防边？其为报效一也。便说不然，太君代天司命，君命即是天命。天命所在，便是条意外的岔路，顺天听命，安知非福？你说讨我的教导，我平日和你讲起话来，言必称周礼，不知者鲜不以为我立论过迂，课子过严；可知道为子为臣，立身植品的大经，都不外此。那乌里雅苏台虽是个边地，参赞大臣虽是个远臣，大约也出不了周礼的道理。至于你此次远行，我家现有的是钱，用多少尽你用，只不可看得银钱如土。有的是人，带那个尽你带，只不必闹得仆从如云。讲到眷口，两个媳妇，不消说是和你同行了。太太果然要母子姑媳一时难离，也不妨同去。只留我在家，替你们作个守门的老叟，料想还不误事。”

安老爷只管讲了这半日个，这段话却是拈着几根胡子，闭着一双眼睛讲的。何以故呢？他要一睁眼，那副眼泪也就撑不住了。舅太太见安老爷这样子，便点点头，瞧了安太太，和安老爷说道：“你们这个家，可就当成个模样儿了。”便听安太太和老爷说道：“依我想，这件事，不必定忙在这一时。玉格起身，尽有日子呢！老爷今日才到家，且歇歇儿。索性等消停了，斟酌斟酌，究竟是谁该去，谁不该去，谁能去呀，谁不能去呀，且定规不迟。要说老爷一个人儿在家里，我就跟着他们出去，也断没这么个理！我不出去，又怕这两媳妇儿万一在外头，一时有个什么喜信儿呢，没个正经人儿招呼她们。我的意思，还是请大姐姐替我们辛苦这趟。……”老爷还没听完这话，便道：“一个何家媳妇，已经劳舅太太辛苦那场，此时这等远行，却怎的好又去起动？”舅太太说：“哎呀！不用姑老爷这么操心

了，姑太太早和我说明白了，我左右是个没事的人，乐得跟他们出去逛逛呢！”老爷见舅太太这等爽快向热，心下大悦，连忙打一躬，说：“这个全仗舅母格外费心。”舅太太被安老爷累赘得不耐烦，她便站起身来，也学安老爷那个至诚样子，还了他一躬，口里说道：“这个愚嫂当得效力的。”她打完了躬，又望着大家道：“你们瞧这样儿，犯得上闹得这步田地。”惹得大家无不掩口而笑。

安公子方才听老爷那头吩咐，正想把金、玉姐妹现在有喜，并自己打算不带家眷，留她两人在家侍奉的话回明。听太太说了句老爷才得到家，先请歇歇儿，便不好只管烦琐。如今却又见他母亲给请了舅母同去，心里一想，这一来弄得一家不一家，两家不两家，益发不便了，登时方寸的章法大乱。他却那里晓得人家娘儿三个，早已计议得妥妥当当了呢！偏是这个当儿，老爷又吩咐他邓九公差褚、陆两个来的意思，要跟他出去的那段话，就叫他出去定夺行止，他无法，只得且去作这件事。安老爷这里便和大家说了说路上的光景，讲了讲邓九公那里的情由。紧接着行李车也到了，众小厮忙着往里交东西；有的交带去的衣箱的，有的点交路上的用帐的，都在那里等着见长姐儿姑娘，可此时只不见了长姐儿姑娘。

你道她此刻又往那里去了？书里交代过的，她原想着是大爷这番出外，大爷走到那儿，太太跟到那儿；太太走到那儿，她跟到那儿定了。不想方才听得老爷一个不去，连累太太也不去了。眼下太太和公子竟要母子分飞，她也谢三儿的窝窝在下了。登时心火上攻，急了个红头涨脸，又犯了那年公子乡试放榜，她等不着喜信儿便头晕的那个病了。连忙三步两步走到院子里，扶着柱子，定了会儿神，立刻觉得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衣裳的腰褙，宽宽就有四指；那个领盘儿，大了就有一圈儿；不

差什么，连腰围儿都要脱落下来了。她便和别的丫头说道：“我怪不舒服的，家里躺躺儿去。太太要问我，就答应我作什么去了！”说着，一路低着脑袋，来到她屋里，抓了个小枕头儿，支着耳跟子躺下，只把条小手巾儿盖着了脸儿，暗暗的垂泪。她偏又头两天一时高兴，作了个抽系儿的大红毡子小烟荷包儿。这日早起，又托随缘儿媳妇儿，找人给装了一根玉嘴儿、湘妃竹杆儿的小烟袋儿，为的是上了路随带着，上车下店，使着方便。事有凑巧，恰恰的这么个当儿，随缘儿媳妇给她送了来。一进门儿，见静悄悄的没个人声儿，便叫了一声大姐姐。她听见有人叫她，这才扎挣着起来，问是谁呀？随缘儿媳妇一见她这个样儿，便问道：“大姐姐，你好好儿的，这是怎么了？哭的这么着？”她叹了口气说道：“好妹妹，你那儿知道我心里的难受，你坐下，等我告诉你。你瞧，自从大爷这么一放下来，就念佛说：‘这可好了，我们太太要跟了大爷大奶奶去享福了。’谁知这位老爷子，这么一折，给折了个稀呼脑子烂；你说这娘儿四位这一分手，大爷、大奶奶心里该怎么难受，太太心里该怎么难受，叫咱们作奴才的旁边瞧着，肉跳不肉跳呢？再者，二位大奶奶素来待我的恩典，我们娘儿们怎么离得开？”说着，又把嘴撇得瓢儿似的。随缘儿媳妇明镜儿也似的知道她姑娘和张姑娘有喜不能出去，只因何小姐吩咐得严，叫且不许声张，此时是不敢和她露一个字，只说了句：“那儿呢，还有些日子呢，知道谁去谁不去呢？就先把你哭的这么个样儿！”说完了，放下烟袋去了。她把那根烟袋扔在一边儿，躺下又睡，却又睡不着，只一个人儿在她屋里坐着发愣。上屋这里只管一群人等着她交代东西，那班丫头听她方才说了那句話，又不敢去叫她。恰好二位大奶奶都在上屋里，便着人一件件往里收。舅太太见这里乱哄哄，她也回西耳房去了。

安老爷见舅太太走了，这才要脱去行装，换上便服。安老爷的拘泥，虽换件衣服，换双袜子，都要回避媳妇，进套间儿去换的。只这个当儿，老爷一面换着衣裳，一面和太太提提闲话儿来，说：“难得舅太太这等向热，不辞辛苦。他小夫妻三个得这个人同去照应，你我也就大可放心了。”安太太憋着一肚子话，此时原不要忙着就说，因见老爷这句话是个机会，再看了看左右无人，只得两个小丫头子，她把那两个小丫头子也支使开，先给老爷一个高帽儿戴上，说道：“可不是，她自然也是看着老爷平日待她的好处，只是如今她只管肯去了，两个媳妇究竟好去不好去，倒得斟酌斟酌。为什么我方才说等慢慢儿商量呢！”老爷忙问道：“她两个怎的不好去？”太太满脸含春说道：“好叫老爷得知，两媳妇儿都有了喜了，老爷说可乐不可乐？”老爷听了大喜，说道：“这等说，你我眼前就耍弄孙子了，有趣有趣。我安水心再要得教出两个孙儿，使他成人，益可上对祖父矣！”太太道：“老爷只这么说，世间的事可就难得两全。老爷只想两媳妇都有了喜，自然暂且不能跟了小子出去，叫他一个人儿，在衙门里怎么是个着落儿呀？”老爷道：“然则有舅太太去正好了！”太太道：“老爷这话又来了，他舅母去，也只好照管个大面皮儿呀！到了小于自己身上的零碎事儿，怎么好惊动长辈儿去呢？所以我同媳妇儿为着这件事，为了这几天难，总商量不出个妥当主意来。依两媳妇的意思，是想求我给他买个人带了去。”老爷听到这里，才要绷脸，太太便吩咐说道：“老爷想玉格这么年轻轻儿的哥儿，屋里现放着两媳妇儿，如今又买上个人，这不显着太早吗？我就说：‘断断乎使不得！就打着我这时候依了你们这话，要一回你公公，你公公也必不准。’老爷说，这话是不是？”老爷道：“通啊！太太这话是理，所以叫作‘惟识性者，可以同居’，

太太其深知我者也！我常讲的夫妻一伦，恩义至重，非五十无子，断断不可无端置妾。何况玉格正在年轻，媳妇又都有了生子的信，此刻怎的讲得到买人这句话？”太太见老爷的话没一点动气儿，便说道：“老爷不是说我说的吗？我说只可管这么说了，想了想真也没法儿。老爷想，一个人家儿过日子，在京在外，是一个理。第一件，里外的这道门槛儿，得分得清楚。玉格儿这一出去，衙门里自然得有几个丫头女人。就是他舅母，也得带两三个人去。两媳妇呢？少说也得一年的光景才能去呢！这一年的光景，他就这么师爷也似的一个人儿住着，那班大些儿的女孩子和年轻的小媳妇子们，类如拾掇拾掇屋子，以至拿拿放放，出来进去的，可不觉得怪不方便的么？老爷是最讲究的这些，老爷你想想。”

太太说到这里，只见老爷脸上，按着五官，都添了一团正气，说：“哎呀！太太你这一层，虑的尤其深远，这倒不可不替那筹画出个道理来，却是怎样才好？”太太听这话，知有些意思了，接着说道：“两媳妇儿不放心的也是这个。只我不准他买人，就请示我，说：‘要不就在家里的女孩子们里头，挑一个服侍他吧！’我说：‘你们俩瞧家里这几个丫头，那里还挑得出个象样儿的来？’谁知她们两个说这句话，敢是心里早有了人了。”老爷道：“她两个心里这人是谁？”太太笑道：“照这么看起来，两人到底还是两小孩子，只见得到一面儿，两人只一个儿劲的磨着我求我，替她们和老爷说说，要咱们上屋里的这个长姐儿。老爷想这个长姐儿，怎么能给她们？我只说：‘这一个不能给你们哪！你公公跟前没人儿啊！’”

老爷一听这句话，只急得局促不安，说道：“啊！太太，你这句话却讲得大谬不然了！”太太道：“我想着打头呢！那丫头是个分赏罪人的孩子，又那么漆黑的个脸蛋儿，比小子倒

大着好几岁，可怎么给他呢？再者咱们这上屋里，也真离不开了她。就拿老爷的衣裳帽子讲，向来是不准女人们和那一起子小丫头们着手的，如今有她经管着，就省着我一半子，所以我心里就那么回复了两媳妇儿了。”老爷道：“咳！此皆太太不读书之过也。要讲她的岁数儿，岂不闻妻者齐也，明其齐于夫也；妾者接也，侧也，虽接于夫而实侧于妻也。太太你怎的把她同夫妻一伦，讲起嫁娶的庚申来？况且女子四德，妇德妇言之后，才讲得到妇容，何必论到面目上的黑白上去？”太太道：“这么说，她是个贵州苗子，也没什么的？”老爷道：“太太你就不读书，难道连‘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两句，也不曾听得讲究过？如今你不要给儿子纳妾，也倒罢了的；既要作这桩事，自然要个年纪长些的，才好责成她抱衾问暖，听鸡视夜。况且我看长姐儿那个样子，虽说相貌差些，还不失性情之正，便是分赏罪人之子，何伤？又岂不闻罪人不孥乎？这话还都是末节而又末节者也！太太，你方才这话讲的还有一层大不通处，你却不想这长姐儿原是自幼侍候玉格的，从十二岁就在上房当差，现在标梅已过。如今两个媳妇，既这等求你向我说，我要苦苦的不给他，却叫她两个心里把我这个公公怎生看待？此中关系甚大，太太你怎的倒和她们说‘我跟前没人’起来，岂不大谬！”

安太太未曾和老爷提这件事，本就捏着一把汗儿，心里却也把老爷甚么样儿的左缝眼儿的话，都想到了，却断没想到老爷会这么一左，这一左倒误打误撞的把件事左成了！一时喜出望外，虽然暗笑老爷迂腐的可怜，却也深服老爷正派的可敬，再想想又怕夜长梦多，迟一刻儿不定，老爷想起孔夫子的那句话和这件事不对岔口儿来，又是块糟，连忙说道：“老爷说的关系不关系这些话，别说老爷的为人讲不到这儿，就是两媳妇

儿，也断不那么想，总是老爷疼她们。既是老爷这么说，等闲了我告诉她们是了！”老爷道：“太太你怎的这等不知缓急，这句话既说定了，那长姐儿怎的还好叫她在上房等得一刻？”太太笑道：“老爷这又来了，那儿就至于忙得这么着呢？再者玉格儿那孩子，那个犟牛脾气，这句话还得我先告诉明白了他。就是那个丫头，也是她娘的个拐脾气。”太太这里话还不曾说完，老爷就拦头说道：“呵！太太说那里话？这事怎由得他两个！待我此刻就出去帮太太办起来。”说着，出了屋子，就叫人去叫大爷、大奶奶。

照这段书说起来，这位安老孺人，不是竟在那里玩弄她家老爷么？这还讲得是那家性情？不然也，世间的妇女，要诸事都肯照安太太这样玩弄她家老爷，那就算那个老爷修积着了。这话却不专在给儿子纳妾一端上讲，此正所谓情之伪，性之真也。

安太太见老爷立刻就要叫了儿子媳妇来，吩咐方才的话，一时虑到儿子已经算个死心眼儿的了，她那个丫头又是有个冲撞性儿，倘然老爷和她一说，她依然说出刀搁在脖子上也不离开太太这句话来，却怎么好？便暗地里叫人去请舅太太来，预备作个和事人。恰好舅太太正在东院里和金、玉姐妹说话，听得来请，便和她姐妹说道：“莫不是那事儿发作了？”她娘儿三个，便一同过来。安太太一见，便和舅太太说：“大姐姐来得正好，那句话，我和你妹夫说明白了。”回头便告诉两媳妇说：“你公公竟把她赏了你们了，快给你公公磕头吧！”金、玉姐妹两个，连忙给老爷、太太磕了头，站起来，只说得句：“这实在是公公、婆婆疼了我。”便见公子从二门外进来。安老爷见了公子，先露着望之俨然的脸上严霜凜凜；不提别话，第一句便问他道：“你可知子事父母和妇事舅姑，这桩事是不得相

提并论的？”安公子听了，一时摸不着这话从那里说起，只得含糊应了个“是”。这才听他父亲说道：“两个媳妇遇了喜，她自己自然不好说了。我说怎的这等宗祧所关的一桩大事，你也不晓得预先禀我一句？这也罢了！只是她两个此刻既不便远行，你这番出去……”倒得说到这句，又顿住了。安太太大家听这话儿的底下这一转，自然就要转到长姐儿身上了，都寂静的听着，要听老爷怎么个说法。谁知老爷从这句话一岔，就咕喇咕喇和他说了一套满洲话。

公子此时，梦也梦不到老人家叫了来，吩咐这么一段话，踌躇了会子，也翻着满洲话回了一套，一边向着老爷说，却又一边望着太太脸上，看那神情，好象说的是：“这个人，母亲使着得力，如今自己不能在家奉侍，怎的倒把母亲一个得力人，带去服侍自己呢？”仿佛是在那里心里不安、口里苦辞的话，却又听不出他说的果是这么段话不是。只见老爷沉着脸，说了句阿那他喇博；公子听了，仍在絮叨，老爷早有些怒意了，只喂了一声，就把汉话急出来了，说：“你这话，好不糊涂！我倒问你怎的叫个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太太这才明白，果是他父子在那里对凿起四方眼来了，便说道：“玉格这孩子真个的怎这么拧啊！你父亲既这么吩咐，心里自然有个道理，你就遵着你父亲的话就是了，怎先闹这些累赘。”公子见母亲也这么说，只急得满脸为难，说：“儿子怎么敢拧，其如儿子心里过不去呀！”安老爷听了，益发不然起来，便厉声道：“这话更谬，然则‘以父母之心为心’的这句朱注，是怎的个讲法？不信你这参赞大臣，连心都比圣贤高一层！”

安公子一看老人家这神情是翻了，吓得一声儿不敢言语。这个当儿，再没舅太太那么会凑趣的了，说道：“我瞧着他，也不是拧，也不是这些个那些个的。共总啊，哥还是脸皮儿薄，

拉不下脸来磕这个头。还是我来吧！”说着，坐在那里，一探身子，拉着公子的胳膊说：“不用说了，快给你老爷、太太磕头吧！”公子被舅母这一拉，心里暗想，这要再苦苦的一打坠咕罗儿，可就不是话了，只得跪下，谢了老爷。老爷这才有了些笑容儿，说道：“这便才是。”公子站起来，又给太太磕了头。老爷又道：“难道舅母跟前还不值得拜她一拜么？”太太说：“可是该的，底下仗着舅母的地方儿多着的呢！”公子此时见人还没收成，且先满地的一路拜四方，一直的拜到舅母家去了，好不为难；只是迫于严命，不敢不道，遂又给舅母磕了个头。便听老爷拿着条沉甸甸的正宫调嗓子，叫了声：“长姐儿呢？”外间早有许多丫头女人们接声儿答应说叫去。

长姐儿在她那间房里坐着，发了会子愣，只觉一阵阵面红耳热，躺着不是，坐着不是，一时无聊之极。拿起方才安的那根小烟袋儿来抽了抽，又把作的那个大红毡子捆丝儿的小烟荷包儿，装上烟，拿小火镰儿打了个火点着了，叼着烟袋儿，靠着屋门儿，一只脚跷在门槛儿上，只向半空里闲望。正望着，忽见一个喜鹊飞了来，落在屋檐上，对着她撅着尾巴，喳喳喳的叫了三声，就往东回西飞了去了。她此时一肚皮没好气，冲着那喜鹊，呸！啐了一口，说子：“瞎叫的是你妈的甚么呢！”正说着，又觉一个东西从廊檐上直挂下来，搭在她额脑盖儿上，吓得她连忙一把抓下来一看，却是个喜蛛儿。正看着，又是那个小喜儿跑来，说道：“姑姑哇！瞧了不得了，老爷那儿咦留哇喇的，翻着满洲话，和大爷生气。大爷直撅撅的跪着，给老爷磕头赔不是呢！”她听了这活，心里轰的一声，立刻连手脚都软了，连忙搁下烟袋，拿起半碗儿冷茶来，漱了漱口，待上去打听打听，只见一个女人迎头跑来，一迭连声儿的说：“老爷叫。”她此刻正因老爷耽误了她的心事，心里有些不大耐烦，

听得老爷叫她，一面唠叨说：“老爷好好儿的，又叫我作什么呢？”一面便硬着个脖子，往上屋里来。将走到上屋，她见舅太太和老爷、太太一处坐着。大爷、二位奶奶都在跟前侍立。几个大小丫头，也一溜儿伺候着。外间还有许多女人们在那里听差，黑压压的挤了半屋子。她将进屋门儿，太太就告诉她说：“老爷这儿叫你，有话吩咐你呢！”听着，她又往前走了两步，便听老爷吩咐道：“大爷现在出外，你二位大奶奶同时遇喜，不便坐车远行。大爷身边，一时无人伺候。你二位大奶奶，在我跟前讨你去给大爷作个身边人。我因平日看你也还稳重，再又是自幼儿伺候过大爷的，如今就给你开了脸，叫你服侍了他去。此后你却要知你二位奶奶的恩典，听你二位奶奶的教训，刻刻知足自爱，不然，你可知道子妾和儿媳不同，我自有家法！”

安太太一旁听了这话，又怕决撒了事情，又怕委屈了丫头，正要把老爷方才这话，从头儿款款儿的说一遍给她听，只见她也不说长，也不问短，也不磕头，也不礼拜，只把身子一扭，搭靠在一扇格扇跟前，拿绢子捂了脸，就呜儿呜儿的放声大哭起来了。安太太生怕老爷见怪，忙道：“丫头，不许，这是怎么说？老爷这儿吩咐你话么！怎么不知道好好答应呢？无论你心里怎么委屈，也是等老爷吩咐完了，慢慢儿的再回呀！也有就这么长号儿、短号儿哭起来的？这可不象样儿了！”金、玉姐妹素日本就待她最好，此刻见是她们屋里的人了，越觉多番亲热，两人只围着她，悄悄儿的劝她，说：“你瞧，老爷、太太这个样儿的恩典，又是这么大喜的事，你还有什么委屈的地方儿呢？有什么话，只好好的说，快别哭了！”她娘儿三个，当下就这等一递一句的劝了个不耐烦。无耐这里只管说破唇皮，万转千回，不住口儿的问；她那里只咬定牙根，一个字儿没有，不住声的只哭。

读者，你道这一哭，可不哭得来没些情理么？却不道其中竟自有些情理。岂不闻语云：“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便是妇人女子的志向，也有个不同。有的讲究个女貌郎才，不辞非鸦非凤的；有的讲究穿衣吃饭，只图一马一鞍的。何况这长姐儿，还是从前因为她妈给她择婿，决意不嫁，说过这一辈子，刀搁在脖子上也休想她离开太太；甚至太太日后归西，她还要跟了当女童儿去的个人呢？要据她这番志向而论，莫讲是安老爷吩咐，要把公子女龙媒给她作乘龙婿，便是佛旨纶音，要把她送到龙宫去作个龙女，也许万两黄金买不动她那不字儿。话虽这等说，但是她果然是鼻子底下还带着嘴，此时正不妨大庭广众，侃侃而谈，请老爷看看她这个心，是何等的白日青天；听听她这段话，是何等的光风霁月。便是老爷，又其奈她何。怎的就委屈到一个字儿没有，只不住声的哭呢？这个情理，又在哪里呢？噫嘻！原来她这副眼泪，不是委屈出来的，正是感激出来的。你道感激，怎的倒会感激得哭起来？读者如果不信，只看在朝的那班大臣，偶然遇着朝廷施恩，放个好缺，那谢恩折子里，必要用“感激涕零”这四个字。这长姐儿心里想这个缺，她想了也不是一天半天儿了，怕的是想不到手；待说仗着上头平日待的那点分儿，就因着自告奋勇求个恩典，说奴才情愿巴结这个缺——其实不是个甚么巴结得的缺——时又求不出口。不想正在个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当儿，梦也梦不到，老爷忽然出其不意的，当着阖家大众，冠冕堂皇，这么一破格施恩，恰恰的放着这个缺，正是她平日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那个好缺；人谁没个天良，那有个不感激到二十四分的么？感激的过了头儿了，那涕零自然也就过了头儿了！所以她就呜儿呜儿呜儿的放声大哭起来了。这正是个天理人情。人家心里，正在那里一团的天理人情，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旁边儿的人，

只一个劲儿的问她，说有甚么委屈，这句话却叫她怎的个答应法？所以只急得她心里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时越着急，越没话；越没话，越要哭。

只是安老爷那个方正脾气，那里弄得来这些勾当？见她这样，当时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喝道：“呔！你这妮子，怎的这等不中抬举！我倒问你，你这委屈安在？”她见老爷动了气了，当下从着急之中，未免又上点害怕，心下暗想说：“这一来倒不好了！别的都是小事，老爷那个天性，倘然这一翻脸，要眼睁睁儿的把只煮熟了的鸭子给闹飞了，那个怎么好？俗语说的：‘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儿。’我这一辈子，可那儿照模照样儿再找这么个雪白粉嫩的大河鸭子去！”她想罢，便连忙跑到老爷跟前，双膝跪倒说：“求老爷先别生气，容奴才慢慢儿的回答。圣明不过老爷，老爷替奴才想想，老爷施的这事，什么样儿天高地厚的思，奴才打那头儿说的上委屈来？就算老爷委屈了奴才吧，主儿就是一层天，天牌压地牌的事，奴才就委屈，又敢说什么！”安老爷还在那里瞪着双眼睛，问她说：“然则你哭着何来呢？”她被老爷这一问，越说不出来个所以然了，只偷眼瞧瞧太太，瞧了半日，这才抽抽噎噎的说道：“奴才想着是这一跟出去，别的没什么，奴才怪舍不得奴才太太。”你瞧人家原来是为舍不得太太，所以如此；至于那层儿，敢则是不劳老爷费心，她心里早打算到这个跟出去上头了。只是这句话，人心隔肚皮，旁人怎猜得透？倒累老爷发了这场大怒，太太枉费了会子干急。好在他老夫妻二位的性情，都吃这个。

老爷听了这话，立刻怒气全消，倒点了点头，望着太太说道：“照这等看起来，她这副眼沮，竟是从天性中来呢！倒也难得！”太太这个当儿听她说了句“舍不得太太”，早已眼泪汪汪的在那儿从袖口儿里，掏小手巾儿擦眼泪，一面又要手纸

抹鼻子。见老爷这等说，便勉强笑道：“甚么天性啊？竟是她娘的在这儿糊涂，蛮缠骚搅呢！”因此望着她说：“这一来不是才如了你的愿，一辈子不离开我了吗？可还哭着，是她娘的什么呢！”长姐儿此时是好不容易在老爷跟前，把一肚子话倒出来了，不哭了，及至方才见太太这一哭，又惹得她重新哭起来。你道她这一哭，又为什么？原来她心里正想到，二位大奶奶只管是这么讨了，老爷只管是这么赏了，我的话也只管这么说了，可还不知我们这位老佛爷舍得放我舍不得放我呢？及至见太太一哭，只道果然是太太舍不得放她，觉得这事还不大把稳，又急得哭起来。紧接着听太太后来这两句话，她才知道是太太也有这番恩典。心里一痛快，不觉收了眼泪，嗤的一笑，立刻头就不晕了，心宽体胖，周身的衣裳也合了折儿了。

金、玉姐妹两个见了满心喜欢，便叫她站起来，带她给老爷、太太磕了头。她这一乐，乐得忙中有错，趴起来慌慌张张的也给舅太太磕了个头。舅太太说：“喂！你这孩子，可是迷了头了，这又与我甚么相干儿呀？”她一面磕着头，嘴里还说：“都是一个样儿的主子。”舅太太听了，好不欢喜。那知她这个头，磕得一点儿不迷头，想她此时早想到此番跟了舅太太出去，是个耳鬓厮磨，先打了个小大姐儿裁械子，闲时置下忙时用的主意呢！安太太见她给舅太太磕过头，便叫她给公子磕头。她答应了一声，早花飞蝶舞一般过去，朝着公子插烛也似的磕下头去。公子此时，一来心里不安，二来有些发讪，三来也未免动了些儿贤贤易色，满面周身闹了个难的神情儿，共总没得甚么话。那长姐儿早磕完了头，站起来。她此时也不等着老爷、太太再说了，便忙过去给二位大奶奶磕头。她姐妹两个受完了，就各人各拉着她一只手，说道：“这可是老爷、太太的恩典，你往后可得好好儿帮着我们，孝顺老爷、太太；这一出去，再

好好儿的服侍大爷，老爷、太太就更喜欢了。”

当下安老爷便望着两个媳妇，指着长姐儿说道：“这妮子从此便是你们屋里的人了。你两个就此带她去吧！”太太一听老爷这话急了，忙说：“老爷，这是甚么话呀？到底也让我给她刷洗刷洗，扎裹扎裹；再者也得瞧个好日子，也有照这么个样儿带了去的？”无奈老爷此时只说：“这个丫头既然给了儿子，立刻就算有了名分了，在此不便。”太太急得设法儿，又不好无端的倒把她挤到下屋里去，正在为难，便听舅太太笑道：“这么着吧，叫她先跟了我去吧！连沐浴，带更衣，连装扮，带开脸，这些零碎事儿，索性都交给我，不用姑太太管了。你们那天要人，那天现成。”因指着何小姐笑道：“不信瞧我们那么大的件事，走马成亲，一天也办完了，这算了事了。”说着，就把烟袋递给长姐儿，站起来望着她道：“走哇！跟了我去。”长姐儿一瞧这光景，心下大喜，暗说：“再不想方才我误打误撞的错磕了一个头，果然就行下了秋风，望下了雨。真是人家说的，‘有枣儿也得一竿子，没枣儿也得一竿子’，这话再不错。”她心里只顾这等想着，也不曾听得太太怎样吩咐，只趁接烟袋这机广会，搭讪着伸手搀上舅太太，就跟过西院去了。金、玉姐妹自从那日探明婆婆口气之后，暗中早把她家那位新人一应装新的东西办妥；如今见事成了，闲中便把这话回了婆婆，把个安太太乐的说道：“你瞧你们俩这个性急法儿。只要我那天一说，万一你公公有个不准，可怎么好？”读者，你看这位老孺人这句话，说的好不呆气？这桩事那安水心先生怎的会有个不准？假如他果然不准，别的莫讲，长姐儿那副急泪，可不枉流了？燕北闲人这身真汗，可不枉出了？

过了两日，择定吉期，舅太太早把长姐儿妆扮好了，叫金、玉姐妹带过来，谒老爷、太太。只见她戴着满簪子的钗子，穿

一件纱绿地景儿衬衣儿，套一件藕色绛丝擎衣儿，罩一件石青绣花大坎肩儿，上还带了些手串儿、怀镜儿等等，又带着绣成对儿的荷包、鬃钗、手钏铿锵的站在那里。安太太看了半日，便和老爷说道：“老爷瞧，她打扮起来，也还象样儿呀！”老爷只点点头。金、玉姐妹两个，心里只要讨公婆喜欢，又附和着太太问老爷道：“公公白瞧她这一开脸，瞧着也还不算黑不是？”偏遇着他这样的心眼儿的公公，素日说话，一字一字都要抛砖落地的，便道：“黑怎说得不黑，不过在德不在色罢了！这黑白分明上，却是淆混不得。”说话间，舅太太也过来了，恰好这日张亲家太太眼睛好了，也出来了，都给安老夫妻道过喜，大家归座。金、玉姐妹便叫人铺下红毡子，带新人给老爷、太太行礼。太太先说：“孩儿啁！我今儿个可只好先受你个空头儿了！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现在忙叨叨的，等有了起身的日子再说吧！如今先把这个活的儿给你。”说着，便叫：“喜儿呢？”只见那小丫头子也擦了一脸怪粉，戴着一脑袋通草花儿，换了件新红布袄，笑嘻嘻的跑过来。太太便望着长姐儿道：“我想着你这一过去，手下要个人儿拨弄着使。你照护了她一场，就叫她跟了你吧！”长姐儿更不想到此时水涨船高。不曾吃尽苦中苦，怎得修成人上人！一时好不兴致，连忙又给太太磕了个头。太太因游脸赔笑，望着老爷说：“难道老爷就不给人家点儿甚么吗？”老爷说：“有，在那里，吾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他这一跟出玉格去，进了衙门，须要存些礼统，却不便只管这等长姐儿长姐儿的叫她了。我如今看她素日这稳重上，赏他个名字，就叫她作乌珍。乌珍者，便是满洲话的个重字。”因和她说道：“你从此益发该处处晓得自重才是。”太太听了，更加欢喜，便吩咐大家，此后都称她作珍姑娘。

这句话一传了下去，那些男女大小家人便都凑齐上来，给老爷太太大爷奶奶叩喜。叩完了喜，并说：“请见见珍姑娘。”珍姑娘这一见，除了那几个陈些的家人，只嘴里说声姑娘大喜之外，其余如平日赶着叫她姑姑的那些丫头小厮不用讲了；还有等虽不叫她姑姑，却又不敢和她公然叙姐妹，更不敢官称儿叫声大姑娘，只指着孩子们也叫声姑姑的那班小媳妇子、老婆儿们，一个个都立刻上前，跪倒请安。内中便有几个有点分儿，不须如此的，不禁不由的也要搭讪着蹲蹲腿儿。大家没见她以前，只说主儿素来待她那个分儿，今日又是大爷的姨奶奶了！这一见不知她又大到什么分上儿去呢？那知她不然，人家照旧是个婶子长，大姐短，姐姐亲，妹子热的不离口，并且比向来倒格外加了些亲热和气。到了两个妈妈跟前，前两天还不过一例儿的叫声戴婶子、华太太；今日这一见，甚至立刻自己就矮了一辈子，改了字儿，一口一个妈妈奶奶，妈妈老老了。

这里礼节已毕，金、玉姐妹两个便回明婆婆，要带她到舅太太那边行了礼，还要过张亲家太太那里去。舅太太先拦说：“使不得，先把你们家这点礼儿完了着。”张太太也说：“二位姑奶奶罢呀！只望她后来，也会那红纸二房也似价的咧！再说咧，你姐儿俩还这么贤良呢！也有我大伙儿，倒和她黑母鸡一窝儿，白母鸡一窝儿。”安太太听亲家太太这套话，可实在费解到了头儿了，生怕又惹出舅太太的玩笑话来，便说：“这话也说的是，恭敬不如从命，索性等过了今日，再叫她过去磕头，倒是趁这个好时辰，你们带她家去受头去吧！”说着，便派了两个齐全女人，又叫了华、戴两个妈妈来，招着她；跟舅太太的人也帮着照应她的随身东西；那个小喜就张罗她们珍姑娘的烟袋荷包。金、玉姐妹又叫她见见老爷、太太再走，她这一见，却不由的一阵心酸，早望着太太含了两泡眼泪，却真是

舍不得太太了，不可埋没了人家的眼泪。当下二位大妇前行，一个小星随后；后面还围着一大群仆妇丫头，簇拥着她望东院而去。这一走不但那班有些知识的大丫头，看了她如成佛升仙，还有安太太当日的两个老陪房，此时早已就白头蹠蹠的了，也在那里望着她点头咂嘴儿说道：“啧啧！暖！你瞧人家，这才叫修了来的哪！”

一时到了东院，安公子夫妻三个自然各有一番教导勉励的正经话，都不须烦琐。珍姑娘磕了头起来，见公子那头摘帽子，她便过去接帽子，掸帽子，架帽子，盖帽子；又张罗给二位奶奶装烟倒茶，打发换衣裳，服侍洗手。一进门儿，把眼前的这点儿差使，她陀罗儿似的当了个风雨不透，还带着当的没比那么搁当儿是劲儿。二位奶奶此时看看，已是心满意足了，那知人认家还有过节儿的。只见她来到外间儿，在她那随身包袱里，拿出个小红包儿来打开鼓捣了，又向花铃儿、细柳儿两个叫了声：“好姑娘，给我找两托盘儿来呢！”那两个答应着，就忙给她拿了两匣儿来。她便把那分东西摆好了，两手托着进来，走到二位奶奶跟前跪下说：“这是奴才给二位奶奶预备了点儿糙活计。”金、玉姐妹接过来一看，只见一盘儿里，托着一双大红缎子，平金钉花线儿，万字锦地，扣百蝠流云，三寸半底儿的满帮鞋儿鞋和一双鱼白漂布袜子，并一个大红毡子，堆瓜颯绵绵花样的大底儿烟荷包；那一盘儿里是一双大红缎子，掐金拉双彩锁子如意锦地，加四季长春，过桥高底儿的汉装小鞋儿，和一副月白缎子镶沿裤腿儿，并一个绿色满填带子，夔龙献寿花样，天盖地起墙儿的槟榔盒儿一只，这件活计，大约是她特为东屋里大奶奶不会吃烟，想空了心才憋出来的个西洋法子儿。此外还有一件挑胡椒眼儿，上加喜相逢的扣花儿鸡心荷包，却是一对几分在两盘儿摆着。当下就把她姐妹两个乐得笑

嘻嘻的说道：“你瞧，你何必还费这件事呢！”因又一样一样拿起来细看，何小姐便和张姑娘笑道：“活计儿是不用说了，我纳闷儿她跟着婆婆，一天到晚，不得个闲空儿，还什么功夫给你我作些这针线？”她听了便笑嘻嘻的说道：“这点儿糙活计，实在算不得个甚么！奴才想着二位奶奶待奴才这样恩典，奴才有多大造化，怎么配？所以才亲手儿作了两双鞋，二位奶奶穿着，就算踹着奴才呢！也省得奴才自己折了福去。”

读者，想世间的人说话，要都照这么个说法儿，对面儿那个人听着，心里有个不受用的吗？这怎么又会得罪了人？只是替这位珍姑娘算算，她的红鸾星才动了没两天儿，这几件活计，她是什么功夫作的？便说她平日好用个心儿，会行个事儿，早就作下预备着的；请教连影儿都没梦见的事，她心里是从什么时候，怎么一下子就会送到上头了？其理却不难解。只要律以春秋之笔，此中就大费推敲；只是不过几句闲人梦话，何须这等推敲它呢！

金、玉姐妹当晚便在自己屋里，给公子备了一席小酌。公子本在个“染指点金滴液，投怀倚玉玉生香”的温柔乡中，忽然眼前又添了这么一个俏丫头，虽说不得白人之白，也犹白马之白；恰是他个髻年伴侣，也算一段闺房佳话。只是他此时一心的怕上乌里雅苏台，那有闲情到此？因此酒在肚里，事在心里，不肯多饮，只吃了几杯，便叫收拾过了。当下金、玉姐妹，便一个扶着敷粉郎君，一个携了堆鸦俏婢，送他二人双双就寝。

安公子好端端的一个翰苑清班，忽然改换头衔，要到边庭远戍，他这番不得意，且无论头上那个花红顶儿，解不动他的牢骚，就眼前这个黑玉人儿，也提不起他的兴致。只是无论他怎的不得意，却也掉不了那些老师同年，以至至戚相好的话别

钱行。这班人自从他见面赏下假来那日，早已纷纷具帖来请；这其中，也有在戏庄子上公钱的，也有在家里单约的；安公子也只得强整精神，一一的应酬周到。偶然在家空闲两月，又得分拨家事，整理行囊，再加上人来客往道乏辞行，转眼间早已假期将满，安老爷便叫他看个吉日，先请安陞辞。陞辞的头一天，公子因要赴园子去住，好预备第二天递折子，便换上行装，上来谒见父母。老夫妻一向只那等忙碌碌的张罗儿子起身，心头口头时刻有桩事儿混着，倒也罢了；如今见他这一着行衣，就未免觉得离绪满怀。安太太望着他，先自有些难过；老爷因他次日还要预备召见，便催着：“你就去吧！有甚么话，都等陞辞下来再说不迟。”公子也明白他老人家这番意思，只得答应一声，无精打彩，告辞而去。这里安太太隔着玻璃，望着他的后影儿，早不觉滴下泪来。安老爷浩叹一声，勉强劝道：“太太，消长盈虚，天地之至理；离合聚散，人事之常情。世间那有个百年厮守的人家，一步不跌的道路？太太你怎的这等不达？”

太太听了，只含泪点头不语。此刻正用着媳妇说话解劝公婆了。无如金、玉姐妹两个，心里那种难过，也正和她公婆相同；再加见了公婆这等样子，她两个心里更加难过，怎的还能相劝？舅太太只管是个善谈的，只看看这个最合式的小姑儿，和两个最亲热外甥媳妇，眼前就要离别，也就够难过的了，自然不能相劝。此外，张亲家太太，是个不善辞令的。那珍姑娘，虽然这一向有个正经事儿，也跟在头里凑一两句儿；又无如这桩事，她一开口，总觉得象是抱着个不哭的大白鸭子，只说现成儿话。因此只管一屋子人，只大家对愣着，如木雕泥塑，不则一声儿。

正在静悄悄的时候，忽然听得珍姑娘噯了一声，说：“大爷怎么又跑回来了？”大家听了，连忙望外一看，果见公子忙兜兜的从二门外跑进来；忙着跑了，把枝翎子也丢掉了。又见

他后面还跟了一群小厮，紧接着见张亲家老爷也跟进来，只在后面叫说：“姑爷站住，翎子丢掉了，快戴上。”他便道：“不要了！”安老爷见这样子，隔着窗户就高声问道：“怎么了，忙到如此？落下甚么？”他说：“倒没落下甚么。回父亲，我不上乌里雅苏台了。”老爷便问道：“不上乌里雅苏台，却上那里去？”他又道：“上山东。”老爷问：“上山东作甚么？”公子早跑进屋里来，一时忙得连话都不及回，只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呈给老爷，说：“请父亲看这封信就明白了。”安老爷百忙里也不及招呼张亲家老爷，只一面伸手接信，一面问道：“又是甚么信？”安太太听了，只觑着双眼，皱着个眉，夹在里头，说道：“哎哟！佛爷，怎么又上山东呢？你瞧瞧这到底都是些甚么事情呀？”说着，便站起来，舅太太、张太太也站起来。连金、玉姐妹和珍姑娘，以至他家那班有些头脸的婆儿媳妇，和几个大些的女孩子，一时上上下下，乱乱轰轰，挤了一屋子人；里三层，外三层，把老爷和公子围了个风雨不透，都挤着要听听这到底是怎么一桩事。这一挤，挤得张亲家老爷没地方站，没法儿，一个人溜出去了。

你看此时可再没比安水心先生那么安详的了。他接过那封信去，且自不看，先拿眼镜儿，又擦眼镜儿，然后这才戴上眼镜儿。好容易戴上眼镜儿了，且不急急的抽出那封信来看，先细细看那封信面上的字。他见那封信，是高丽纸裱得极严密的一个小小硬封，签于上写道是：“伴瓣室主人密启”，下手是另有一行字，写着：“灵鹊书屋手缄”。转过背面看了看，又见图书密密，花样重重。老爷是个走方步的人，从不曾见过这等鬼鬼祟祟、藏头露尾的玩意儿，只问道：“这是甚么人给你的信，怎么这等个体裁？”说着，这才把那封信抽出来看。先见那信的盖面一篇，只一个梅红名帖，名帖上印着个名字是“陆

学机”三个字。老爷这才明白了，说：“这不是那个军机章京陆露峰么？”公子答道：“正是他。方才将急上车，他专人送到的。”老爷把那名帖揭过去，见底下那篇信，是张虚白斋寸笺，上面写着绝小的蝇头行楷。老爷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便一手摘下眼镜儿来，那只手还拿了那篇子信，呆着个脸儿，问着公子：“这话又从何说起？”安太太在旁，是急于要知道信上说些甚么，见老爷这等安详说法，便道：“哎哟！真真的我们这位老爷，可怎么好呢？老爷只瞧瞧，这一地人围着，都是要听听这个信儿的。老爷看明了，到底也这么念出来，叫大家知道知道是怎么件事啊！怎么一个人儿肚子里明白了就算了呢？”老爷这才又重新戴上眼镜儿，一字一板的念道：

飞启者，顷阁下已蒙

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简放山左督学使者，并特旨钦加右副都御史衔，作为观风整俗使。凡此皆不足公荣；所喜此万里长征，洵为眼前一大快事；此中斡旋，皆克翁力也。此刻旨意尚未发下，先祈密之，此启。余不多及。阅后乞付丙丁。

两浑即日。

安老爷一时念完，太太和大家听了会子，又不大懂得那信里的文法儿，急得说道：“这到底说的都是些甚么呀？只这么之乎者也、使啊使的呀？”何小姐插嘴道：“听着象是放了山东学台了。”安太太道：“这么着吧！老爷简直的拿白话说说是怎么件事吧！”安老爷此时是一天愁早已撒在九霄云外去了，听太太这等说，便满脸精神，先拈着几根胡子，望着太太说道：“太太，信乎如苍狗白云之变幻无定也！这桩事，才叫作天外飞来，梦想不到。”他正待要往下说，旁边早又呕急了一位比安太太还性急的，便是那位舅太太，她被老爷这半日累赘得不

耐烦，早不容分说，一把手从老爷手里，把那篇子信抢过去，说：“算了吧！我的叔叔，你饶了我吧！要这么呕会子人，只怕明白不了；这信上是甚么使，还叫你把人的屎呕出来呢！”说着，便把信递给公子说：“儿啊，你说说吧！你可千万别象你们老人家那么呕人。”公子也不觉好笑，便同他母亲，并望着舅母、岳母和金、玉姐妹说道：“我受恩典，升了阁学，放了山东学台，作为观风整俗的钦差，又加了右副都御史衔，如今是不上乌里雅苏台了。”安太太又问他说：“那信里还有句什么空啊空啊的，那是什么话呀！”公子再没想他令堂百忙里又把克翁两个字，给串到韵学里的反切上去了。因笑道：“那便是提的我那位乌克斋老师。看这桩事，我老师颇有点尽力的地方在里头。”

大家听了，才一时都满脸堆笑起来。安太太先念了一声佛。坤此刻且顾不得别的，立刻就叫金、玉姐妹两个到佛堂去上香许愿。许的是下月初一，先在家堂佛前，上满堂香供。等拣了好日子，还要到菩萨庙里装金挂袍，悬幡献供。金、玉姐妹两个答应一声，忙着去净了手，便到佛堂去烧香许愿。一时来回婆婆话，并说：“媳妇们也随着婆婆在佛前许了个愿心，愿绣一轴观音大士像，写一百部《心经》，答谢菩萨的慈悲，并祝公婆百年康健。”太太说：“很好，这才是你们的孝顺功德呢！”张太太便说：“噯！瞧着你们娘儿们，这才叫那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各人修的各人得咧！阿弥陀佛。”安老爷本是位不信佛的，再加上他此刻正有一肚子话要和公子说，被大家这一路虔诚诚虔的，他搭不上话，便说道：“太太，玉格这番更调，正是出白天恩君命，却与菩萨何干？此时忙碌碌的，你大家且自作这些不着紧的事。”安太太忙道：“老爷，可不许这么说了！这要不仗着佛菩萨的慈悲，小子怎么脱得了这场大难啊？”

安老爷只摇着头道：“愚哉！愚哉！这样弄法，岂非误会吾夫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两句话的本旨了。”舅太太道：“姑老爷先不用和我们姑太太抬杠，依我说，这会子算老天的保佑也罢，算皇上的恩典也罢，算菩萨的慈悲也罢，连说是孔夫子的好处，我都依！只要不上乌里雅苏台了，就是大家的造化！今日之下，我说句实话吧：乌里雅苏台那个地方儿去得吗？没见过我们四太爷，讲究只沿道儿这一走，就腻得死人；一出口，连个住处没有，一天二百里，好容易盼到站了，得住那个恶臭的蒙古包。到了任，就那么破破烂烂的几间房子，早饭是蘑菇炒羊肉，晚饭要掉个样儿，就是羊肉炒蘑菇；想要吃第二样儿，也没有了。一交八月，就是屯门的大雪；到了冬天，唾口唾沫，到不了地，就冻成冰疙瘩儿了。就我们娘三个，这一到那儿，还不冻成青腿牙疔吗？如今这一来，甚么叫调任哪！直算逃出命来了，可够了我的了！”

安老爷向来是经舅太太一嘈嘈就不得话的，何况舅太太这番的嘈嘈，嘈嘈得大是近理，便说：“如今且自把这些闲话搁起，我们先叫玉格到园子去要紧。”说着，便吩咐公子叫他赶紧到园子去，张罗明日的谢恩折子；并去叩谢他老师这番斡旋的大力，就便中好详细问问他，怎得便有这番调动。公子此时是乐得忘乎所以，听老爷这等吩咐，答应一声就待要走，老爷又叫道：“你回来，你那枝翎子，只管不要了；那个翎管儿，还不摘下来吗？爱当瞎呀！相公。”老爷这一句话，才把大家提醒，一时间机伶儿都来了。何小姐更忙着过去，接公子的帽子，给他解那个翎管儿、翎绳儿、翎垫儿一分东西。她手里一面解着，嘴里还在那里自言自语，说道：“都好，我就只怪舍不得这枝翎子的。”说着，忽然又回头和公子道：“你再请示请示公公，既说明日谢恩，不是还得换上长襟衣裳呢？”老爷听了，

才说了句：“是呀！”张姑娘那里就说：“那么说，还得带上长飘带手巾呢！”珍姑娘接着就说：“那么说，还得叫他们把数珠儿褂子带上呢！”说着，她便过东院去打点这些东西。你看她真是机伶，去了没一刻的工夫，早就打点齐了，一手拿着衣裳，一手拿着数珠儿褂子，胳膊上还搭着两条荷包手巾；一进门儿便笑嘻嘻的同二位奶奶说道：“奴才还想起件事来，既穿着长襟儿衣裳，这个月小建，明儿就是初一，还是个穿补子日子呢！这褂子上钉的可是狮子补子，不是武二品吗？爷这一转文，按着文官的二品补子，别该是锦鸡？”舅太太听到这里，连忙就说：“是锦鸡不错的，好孩子，你可千万的别商量的。”不想舅太太只管这等横拦竖挡的说着，她一机伶，到底把底下那个字儿商量出来了。及至说出口来，她才哟了一声，把小脸儿涨了个漆紫。登时连公子的脸都照得通红的了，惹得满屋子的人无不大笑；只安老爷和张亲家太太脸绷得连一丝笑容儿也没有。在张亲家太太不笑，真听不出那是怎么句话来；安老爷却分明听出来了，觉得自己又是公公，又是家主，这如何笑得，只眼观鼻、鼻观心的，满脸一团正气。大家看他那脸上一阵阵红，竟比公子脸上红得还红，紫得竟比珍姑娘脸上的还紫；在这个当儿，幸得张亲家太太问了珍姑娘一句，说：“姑爷他明儿个这一上殿见皇上，只穿补褂，不用把那滚龙袍也给他带上喂？”又挤得大家一笑，才把珍姑娘这句玉免金、金丝哈的笑话儿，给裹抹过去了。当下老爷便和张亲家太太说道：“我夫子当日，的吉月必朝服而朝，此古礼也；我清的制度，却是朔望只穿补褂的。”

正乱着，外头报喜的也来了，接着便是乌大人差人送那道恩旨来，给安老爷、安太太道喜，并说：“请大爷即刻到园子里去。”这个当儿，太太还要忙着叫人抬着箱子，

找二品文补子，说是“当日有老太爷带过的，现成儿的。”倒是公子看看不早了，说：“这东西，到了园子，总找得出来的。”便在上屋外间匆匆的换了长襟儿衣裳，赴园子去了。

这回书只管交代到这个场中，请教安公子好端端一个国子监祭酒，究竟怎的就会赏个头等辮，加了副都统衔，放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怎的才放下来，不曾起身，却又从头等辮转了阁学，从乌里雅苏台参赞调了山东学政，又从副都统衔换了右副都御史衔？再说这个右副都御史，正是各省巡抚的兼衔，又与学政何干？怎的既说放了他学政，又倒放了他观风整俗使？翻遍了缙绅簿，也翻不着这个官衔。这些不经之谈，端的都从何说起？难道偌大的官场，真个便同优孟衣冠、傀儡儿戏一样？还是著书的那个燕北闲人在那里因心造象，信口胡说呢？皆非也，这场公案，真个说也话长。读者若不嫌絮烦，看作者从头慢慢说起。

如今先讲这位安骥安大人：他原是从金殿传胪那日便蒙帝心简在，从前十本里第八名提到第三名，特点了探花及第的个人。及至他得了讲官，大考起来，渐次升到国子监祭酒，便屡蒙召对。圣人因见他器宇凝重，风度高华，见识深沉，心里纯正，早知他是个不凡之器、有用之才，便想大用起来。只因他年轻资浅，想要叫他到边疆磨砺几年，阅历些困苦艰难，然后再加恩重用，便好造就他成个人物，这正是大圣人代天宣化、因材施教的一番原意。话虽这等说，假使安公子果从此上了乌里雅苏台，满了北路，再调南路，满了南路，再调西路；三年不回，便是六年，六年不回，便是九年。弄得他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无论安水心先生那等的德门，安龙媒那样的天性，断不得遭这些孽障。便算梦幻无常，请教这部天理人情的

《儿女英雄传》后首该怎的归着？因此天理人情，早已暗中给他安排了一个乌克斋在那里。这个乌克斋正是安老爷的受业门生，又正是安公子的会试老师。读书人看得师生二门情义最重，况他又在当道，一时不忍看着他这位恩师日暮倚闾，这个高弟天涯陟岵，心里早想从中为些力，把这桩事斡旋转来。只是旨意已下，怎得斡旋转？他也正在十分作难。不想正在这个分际，却好就穿插出朝廷设立观风整俗使的这等好机会来。

读者，你道这个观风整俗使，端的是怎生一个来历？这话说来，越发绕了远儿了。清圣祖康熙佛爷在位，临御六十一年，厚泽仁深，普被寰宇，真个是万民有福，四海同春。那些百姓，如果要守分安常的，凿井耕田，纳有限人平租税，又何等的不快活！无如众生贤愚不等，也就如五谷良莠不齐；见国家承平日久，法令从宽，人心就未免有些静极思动。其中有膀子蛮力的，不去靠弓马于功名，偏喜作个山闯子，流为强盗；会两句酸文的，不去向诗书求道理，偏喜弄个笔头儿，造些是非。甚至有业画符念咒，传徒教习的；有等养蚕种蛊，惑众害人的，这大约总由于人心不淳，因之风俗不厚。康熙佛爷在位之日，也曾降了煌煌圣谕，告天下兵民；后来佛爷神驭宾天，雍正皇帝龙飞在位，这代圣人正是唐、虞再见，圣圣相传，因此一登大宝，便亲制“圣谕广训”十六条，颁发各省学宫，责成那班学官，按着朔望，传齐大众，明白讲解。无如积重难返，不惟地方上不见些起色，久而久之，连那些地方官，也就视为具文。那时如湖南便弄成弥天重犯的那等大案；浙江便弄成名教罪人那等大案；甘肃便有民变的案；山东便有抢粮的案。朝廷也曾屡次差了廉明公正大臣出去查办，奈“法无三日严，草是年年长”。当朝圣人早照见欲化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人望；便在朝中那班真正有些经济学问的儒臣中，密简了几员，

要差往各省，责成整纲饬纪，易俗移风。因此特特命了这官一个衔名，叫作观风整俗使。只是这班人出去，虽有职任，没有衙门；便有衙门，还须牙爪，凡如这些，都不是一时赶办得来的。当下便又有旨，交廷臣会议；廷臣议得，查各省学政，本有个教士之责，士习果端，民风自正，且有现成的衙门，额设的吏役；便请由各该省学台上，兼充了这个观风整俗的钦差，责成他去整顿地方。奏上时，朝廷准奏有旨，不但地方上的风俗责成他整顿，便那省的文武大小官员，但有不守官箴、不惜民瘼的，一并准他一体奏参。这桩事，但凡记得些老年旧事儿的，想都深知，不是燕北闲人扯谎。

那时自设立了这个观风整俗使之后，一向如浙江、甘肃、湖南几省，都放得有人；只有山东这省，因前任学政不曾任满，尚在不曾放人。恰好一日，山东巡抚奏报该省学政因病出缺；圣意正因山东地方连年盗贼出没，骚扰地方，想要用一个年轻志壮的旗员去振作一番，却又一时不得其人。因乌大人是个掌院大臣，便命他在翰詹班里说几个人来。乌大人想了想，自己素日深知几个里头，不是年纪过大，便是人地不宜。一念便想到由国子监祭酒新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的这个安骥身上。当下便把这话奏明，还申说了一句，说：“这安骥已有成命，放了他乌里雅苏台参赞了，只恐更改不便，请旨定夺。”他奏了这句，静听旨意，却见圣人点头不语，只降旨道：“再说吧！”乌大人只道这话奏得不合圣意，倒着实有些害怕。那知天下事，无巧不成话，只这个弯儿里，当下就套出个弯儿来。

原来那个当儿，正有一位内廷行走的勋侗近信大臣，因和他家东床一对口角，翁婿两个竟弄到彼此上折子对参起来。这位大员，便是当日安老爷要到河南以前，那位卜德成卜三爷来给公子提亲的那个隆府上。他家这个姑爷，便是上次御门放了

阁学的那个乾清门侍卫。彼时圣人见内廷近臣这等不知大体，龙颜大怒，登时把他翁婿两个逐出内廷，又开了许多紧要官项，将两个交部严加议处。这事只在乌大人保奏安公子的前两天。隔了没两日，部谈上去，朝廷便把那位大员降了个头等辖，放了乌里雅苏台参赞；他家那位姑爷，革去阁学，赏了个蓝翎侍卫，在大门上行走。又一道旨意，便把这阁学缺放了安骥，就放他山东学政兼观风整俗使，一体钦加了副都御史衔。

读者，请看这场因果，若不是他安家一家的德门积庆，和气致祥，怎的有这般意想不到的天人扶凑？却不道只这等一番穿插，倒正应了安公子中举那年张亲家太太说的那句快话儿，真个他就作了八府巡按了。此时他一家怎的乐法，不得言；大概而论，总乐不过他家那位新人珍姑娘。你道这话怎讲？假如安公子依然当他那个国子监祭酒，安老爷怎的就准他纳妾？便是放了山东学政，金、玉姐妹一时不能同行，转眼之间，分娩了也就去了，安老爷就怎的准他纳妾？不想朝廷无端的先放了他个乌里雅苏台了，改了山东了。这个当儿，珍姑娘的头是磕了，脸是开了，生米作成熟饭了，大白鸭子是飞不到那儿去了。安老爷凭是怎的个方正，难道还背得出第二部《四书》来不成？你看这可不叫作运气来了，昆仑山也挡不住么？还和她讲什么城墙不城墙呢？只是可怜，她只知感激二位奶奶，老爷太太，甚至感激乌大人，感激万岁爷。

安公子这日离了庄院，早到海淀。一时到了乌大人园子门首，门上一时回进去，里面连忙道请。乌大人见了公子，给他道了喜，便说：“我的爷，可够了我的了！幸而天从人愿，不然，叫我怎么见老师、师母？”公子说：“实在是老师栽培。”说着，一路进了书房，便拜下去。乌大人忙道：“使不得，你还没谢恩呢！这岂不叫作受爵公庭，拜恩私室了么？”因一面

还了个半礼，一面拉起他来说道：“这究竟是出白天恩，也是老师的荫庇；你的官运，所谓天也，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坐下，便把上项事，详细和他说了一遍。不消说，谢恩折子又是老师给办妥当了。安公子此时，只是感激，一面答应，一面垂泪，这便叫作“除感激涕零而外，不能再置一词了”。当下谈了几句，便要进去叩谢师母，乌大人陪他来到上房。

原来乌大人那位太太，相貌虽是不见怎的，本领却是极其来得，虽乌大人那样的精明强干，也竟自有些竖心旁的。安公子见了师母，先请了安，跪倒便拜。他那位师母的架子，本就来得比老师沉些，更兼又是个大胖子，并且现在也怀三月身孕，门生在那里磕头，她只微欠了欠身，虚伸了伸手，说：“起来吧！”公子拜罢起来，她便站起身来，问了老师、师母的安，便又坐下，这才让公子坐，问两个门生媳妇好，因说道：“你老师为你这件事，只急得几夜没睡，这一来可好了。就只你们这一走，我知道老师、师母，一定是不肯同你们出外的；难道两奶奶都去，不留一个在家里伺候老人家么？”公子连忙站起来，把两个媳妇现在都有喜不能上路的话说了。乌大人说：“然则你一个出去不成？”公子没及回话，便听师母说道：“一个人儿出去，又有其么使不得的，这可讲不得呀！再说一个人儿在外头，借此操练操练身子，才正好给万岁爷出力呢！”乌大人便不敢言语。

公子是向来有什么事，从不敢瞒老师、师母的，见老师这等关切，便说：“门生父母也虑到门生此去没人，赏了个丫头去。”乌大人和安老爷是个通家，他家那班侍婢，一个个都见过的，便问：“是哪一个？”公子只得答说：“就是那个名字叫长姐儿的。”乌大人听了，心下暗想：“这一个白的白似雪，一个黑的黑似铁，却怎生闹得到一家子？”因是个师生，一时

不好和他戏言，只说了句：倒也罢了。”乌大人太太便道：“这个女孩儿，我也见过，可是大大方方儿的。只是你这个岁数儿，两奶奶都遇了喜了，老师、师母可又忙着给你放个人作甚么呢？”说着，便把嘴向乌大人一努，和公子道：“你诸事都跟你老师学使得，独这条儿可别跟他学。你瞧这不是吗？新近又弄了两小的儿了。前前后后，这倒有了八个，够一桌了。若说是为没儿子起见，也得他们有那个造化啊！我也不懂得，怎么叫个糟糠之妻不下堂，又怎么叫个寡欲多男子？你们爷儿们的书，也不知都念到那儿去了！”说完了，还啧啧的在那里顺嘴儿。一片话，把公子吓得一声儿不敢响，只望着老师。老师此时也觉不是劲儿，只得皮着个脸儿，向公子说道：“我因为今年是你师母正寿，所以又弄了两人，合上个八仙庆寿的意思。你师母还只说我不寡微，却不道九个人里，只有你师母遇了喜了，可不算得个‘虽有不存焉者，寡矣！’”这里只管说话，公子却见那一带碧纱橱后面，有许多钗光鬓影、粉腻脂香的在那里窥探，心里暗想道：“看这光景，我走后，保管又有场吵翻。”便不敢多言，谈了几句闲话，起身告辞，到了下处，歇了一夜。

次日公子上去谢恩，一连见了三面，听了许多教训的密旨。圣上意图是山东地方要紧，便催他即日陛辞。公子陛辞下来，在海淀拜了两天客。次日又由内城一带辞了行，便赶回庄园来。安老爷此时见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闭着眼睛的神气了，便先问了他这番调动的详细。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见面的话，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安老爷色勃如也的听完了，和他说道：“额力基孙霍窝力博乌杭哦呜摩什鄂雍窝孤伦寡依扎喀斋斋得图业木栖鄂喇库。”公子也满脸敬慎的答应了一声：“依是拿。”那时候的风气，如安太太舅太太，也还懂得眼前卫句满洲话儿，都在那里静静郎听着。又听老爷吩咐公子道：

“你这几日不在家，一切的事情，羽都给你计算在这里了。你的盘费带得自有富余；人要不够使，也还可以再带两个去。眷口不消说，自然仍是请你舅母带了乌珍先去，等两个媳妇分娩了，随后起程。那褚一官、陆保安，想是九公怕他两个没工夫回去，又打发了两个叫作什么赵飞腿、铁肩膀的，并给他们送行李来。我倒见了这两个人。那个赵飞腿高里下里，冲房那个屋门，他便进不来；那个铁肩膀，也壮大非常。细问了问褚、陆两个，据他们说起，才知原来那赵飞腿叫作什么赵飞鹏。因锚腿上有两撮毫毛，一日能行三百十余里，这人跟着九公，各路走了十几年，算他名长行轿夫。那个铁肩膀，姓冯，叫作冯小江，是九公水路保镖的个随身伴当，说他两臂有千斤之力。一年邓九公伤着货船，天晚船搁浅了，船上众人只弄不起；他生恐失事，立刻糊下水去，只一肩膀便扛得那船行动了，因此得了这个绰号。九公如今歇了业，便把他两个留在庄上，吃碗现成茶饭，连他两个的宏眷，也在庄上。我方才听你的话，只怕此去，这等人正用得着。穷竟起来，这些事，尚是小焉者也，我以为现在第一桩要紧事，你稍请一位认真有些心胸见识的幕友去才好。这桩事却倒大难，我亿家里的程氏乔梓，自然非其选也！便是亲友荐个人来，无论他正品学问如何，到了那里，且自是人地情形不熟，至于外省那斑竹幕的，真真叫作牛鬼蛇神，无般不有，这都是我领教过的。”公子侵回道：“这话正要回知父亲，我克斋老师，也替我虑到这里，说了两个人，一个姓顾号肯堂，浙江绍兴人。据说，这人是前纪大将军·业师，他原要帮纪大将军作一番事业，因见他不可与图，便隐在赤台、雁荡一带。这个大概未必肯出山了。”老爷点了点头，便问：“那一个呢？”公子回道：“那个便是那个顾肯堂的同学师兄弟，也在纪大将军幕中处过，姓李名应龙，号素堂，别号子云

山人，是唐李邕侯的嫡派后人。据说这人，天文地理，无所不通，遁甲奇门，无所不晓，以至医卜星相皆能；只是为人却高自位置得很，等闲的人，也人不得他的眼，其学问便可知了！听新近山东抚台勉强请了他去，相处了没几天，便辞馆出来。出来道：‘此非我居停也。’并说这人无家无业，只在荏平一带不知一座什么山里住着，学那严君平的垂帘卖卜。偶然也出来舍药济人；有时偶然到滕县李家镇来探望亲戚，便在那里住，一向作个市隐。我老师嘱咐我，沿线留心去访这人，只不知访得着访不着。想着此去，正从邓九公庄上经过，详细问问九公，一定晓得。”安老爷又点了点头，说：“这人果是白衣山人之后，不消讲，一定也是忠孝神仙一流人物；你倘得这等人相助为理，吾无忧矣！或者有缘遇着，也未可知。但是外省地方，照这等浪得虚名、惯说大话人也尽有。你此去访他，却要自己访个真切，不可以耳为目，请个不三不四的人来，那却受累不浅！”

安大人在家安排了几日，便商定自己按着驿站，由旱路先行，家眷顺着运河，由水路后去。跟安大人先走的，是晋升、叶通、随缘儿和褚、陆、冯、赵四个后拨儿。跟家眷去的，便是华忠、戴勤、赶露儿。还有新置的两窝子家人，一名来升，一名进禄；又有舅太太家两个人，一名冯祥，一名俞吉，因安大人升了外任，又听见舅太太同去，也投奔了来。安老爷便在这四个里头，派了来升跟公子去，俞吉跟家眷去；留下进禄、冯祥两个，同着张进宝、梁材等在家照料。分派已定，看看行期将近，公子着实在父母膝前亲近了几天。这期间不必讲安太太和儿子自然有一番絮语，和金、玉姐妹夫妇自然有无限离情；公子依依堂上，眷眷闺中，自然更有一番说不出的别怀离绪；便是舅太太、珍姑娘和安太太并金、玉姐妹，骨肉主婢之间，

也有许多难分难舍。但是他家前番经了那番要上乌里雅苏台的那场离别，如今再经这场离别，彼此也当排遣了许多了。到了长行这日，公子便拜别家祠，叩谢父母，带了一行人等，先行赴任。过了两日，催齐了船，便是家眷起行。欲知后事如何，且待续集分解。

第四十一回

安龙媒初到邓家庄 邓老翁指点山林士

《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已说至安骥由参赞大臣改放山东学政，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加右都御史衔，作为观风整俗使，陛辞后择日动身赴任。内里是舅太太、乌珍姑娘同戴嬷嬷、奶母、小丫头，外面是山东来的褚、陆四人，一齐动身，分水旱两路走，约定到德州聚齐。安骥临行时已禀过安老爷：要访那李师爷，须先到九公庄上打听才得实信。这里动身往山东进发。按下不表。

再说邓老翁自打发两个徒弟送褚、陆二人行行李后，止说是安公子一定出口到乌里雅苏台做参赞大臣，此番一去，至少也得三年五载才得回来，想一路上有褚、陆等四人保护，谅也无妨。那老翁在家，每日无事，抱抱孩子，说说闲话，倒也十分快活。那姨奶奶呢，除了奶孩子外，说说笑笑，服侍老翁而已。那一夜，忽然做了一梦，梦见长姐来了，身穿大红衣服，满头珠翠，像个新娘子一样。进门来就叫：“姐姐你可好？我想得你苦，今朝才见着了，我替你带的东西还在后面呢。你快给我一碗热茶喝，我一路来走得渴了，快些倒茶来！”那姨奶奶梦中听了这话，忙答应道：“有茶，有茶，我来给你倒。”姨奶奶梦中这一嚷，早把老翁也惊醒了，嚷道：“你瞧你这是怎么

说？那么大的大还会发夜张说梦话，真是越大越活回去了！”二姑娘道：“老爷子，你不知道，我做的这梦有点古怪。我梦见安家那个长姑娘，他是我的干妹子，我时刻想他，总见不着，今晚可梦见他来了。身上穿的红袄，像个新娘子。他说他走了一路，渴极了，要喝茶，我所以才答应他，说我来倒。我止当是真的，谁知是梦。看起来这梦总有点兆头，不要他们真个来山东，也未可定。”九公道：“他如今必定是跟他家太太在京，那乌里雅苏台是必不去的。他太太又不出门，他怎么会到山东来？这是你想他，才有这梦，别瞎猜乱想的了，快睡觉罢！”说话之间，孩子也醒了，要吃奶，二姑娘忙奶孩子，不多时，大家都睡着了。

到了次早起来，褚大娘来见过老翁，问道：“昨晚上我听见老爷子醒了，说了好一会子话，二姑娘也说话，是为甚么事？”老翁道：“你还问呢！就是二姑娘发梦颠，说梦话，吵醒了人，你问他罢，说来真要笑死人。”褚大娘子忙问二姑娘道：“我的小妈，到底是甚么事呀？”二姑娘道：“我昨晚上睡得好好的，约有三更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安家长姐妹子，身穿红衣服，戴了一头珠翠首饰，像才出嫁的新娘子。他说他到山东来了，一路上走得急，渴得很，要喝茶。我听见忙答应说有茶，我来倒给你喝。就是这个答应当儿，我就醒了，把老爷子叫我惊醒了。姑奶奶，你看我妹子到底来不来？这梦准不准？你替我圆圆梦罢。”褚大娘子听罢，笑道：“你怎么心眼这么实！梦是一半心计。你天天想那长姑娘，所以梦见他了。若说他来山东，止怕未必。”

父女三人正在说话，止见外面庄丁走进来叫道：“老爷子！外面来了两个人，骑马来的，说请你老出去，有话说。”老翁听说，忙匆匆往外就走。这两人是谁？一是马夫，一是安公子

差来家人，先来通知邓翁，随后就要来了。邓老翁出来，那家人忙上前请安，说：“主人先差小人来通知，主人随后就到。主人是便服乔装来的，因是钦差，恐惊动乡间百姓，所以绕道而来。”老翁听说大喜，忙问：“你们少大爷不是上乌里雅苏台吗？怎么又到山东来？莫非由山东也可以去的吗？我差去那四个人，他们怎么不先来报信？”家人道：“褚、冯二位是在水路船上护送家眷，陆、赵两位是跟着主人一路同行，即刻就到。主人如今是放的山东学台兼观风整俗使，不上那乌里雅苏台了。”九公道：“呵呵！原来有这等事。这可真算是好极了。那家眷走水路从运河直下到德州，起早进省，不过三站；德州离我们这里不过一百余里，等我快差人去德州迎接，一定要请你们太太、大奶奶来我家盘桓几日。管家，你快到那边客房里歇息歇息。”忙叫庄丁领这二爷去，叫厨房里快备菜饭，打出酒去；又叫人快收拾厅房，要打扫干净，预备着请安家主仆好住。

九公吩咐着，一面走进里面，一面走，一面嚷道：“姑奶奶，你瞧瞧二姑娘做梦可真做准了，真个安家有人来了。原来少大爷不上乌里雅苏台了，改放我们山东学台，即刻就要到快了；家眷是从水路走运河到德州上岸，我要差人去接他们来住几日。这不是二姑娘的梦有点准吗？”褚大娘子听了这话，欢天喜地，那姨奶奶更不用说了，忙料理预备酒菜茶饭，收拾屋子，随问道：“老爷子，问了他们家眷是全来的，还是几位留京呢？”二姑娘道：“别的不管，先要问一声我那干妹子来不来？我真是怪想他的。老爷子快问问罢！”九公道：“你且别忙，等一回少大爷就来了，那时当面细细的问他就知道，谁来谁不来，何必忙在这一刻工夫呢？”褚大娘子道：“不错，我的妈呀！你快给两个孩子换换衣服，打扮打扮，好见见那干

哥哥呀！别叫人家笑话。”二姑娘听说，这才叫老妈进房里替两个孩子换上衣服，又给孩子洗了脸，搽上粉，点了胭脂，自己也梳洗，换上衣服。褚大娘子已经将下马饭菜、酒果点心，样样都预备停当，所用这些吃食酒菜果子，家中都有现成的，所以不过弹指之间，诸事都已齐备。那老翁又在外客厅上看着人打扫干净，铺设好了坐位，忙走出庄门外来迎接。果然远远望见有几匹马奔庄上而来。

原来安公子此番访九公，是私自改装而来，轿马人夫全不用，止同了陆葆安、赵飞腿、随缘四个人骑马，行李都捎在马上，打算不过见了面，问明那李公隐居之所，然后再定或在庄上动身去访，或赶紧到省接印后，再专人去请，都不能预定。所以公馆中留下轿马，止说大人偶尔抱恙，要打住几日，不用地方办差，自己起火食。那个地名红花铺，是沂州所属，离府城四十余里，离邓家庄五十余里。主人仆从四骑马，步下两个马夫，共总六人，不多时已到庄门。安公子一眼看见邓翁，慌忙下马。陆、赵二人与随缘一齐下马，马夫拉过马。随缘忙将帽盒解下来打开，取出帽子，安公子戴好，忙叫道：“九太爷！”抢行几步，到面前请安下去。老翁一见，呵呵大笑道：“少大爷，老贤侄，今日真是从天上掉下来，快请进去罢！”说罢，一手拉了安公子的手，往内飞跑，也顾不得招呼陆、赵二人。那二人忙赶着上前叫：“老爷子请安。”九公答应，问道：“他们俩是在水路船上护送，到底船上有那些人，我那老弟想必同来？”安公子忙答应道：“父母都在京，不同来，船上就是舅母与侄儿新置的妾两个人。”九公道：“哈哈！两位姑奶奶也不同来。老贤侄你这样年纪，两位姑奶奶又正在年青，怎么老贤侄竟会买了人？难道老弟弟夫人竟许你弄人吗？两位姑奶奶大量宽洪，不说也罢，难道他姐儿两个就都不肯出京

上任，做现成太太，倒让这新置的姨奶奶享福？真是怪事，真叫人意想不到。”安公子道：“这置妾一事，说起来话长，容侄儿慢慢的细禀。”九公道：“是了。”忙拉着公子，竟到了上房。

褚大娘子早已迎面叫应道：“少大爷妹夫来了，干娘、老爷子好，两位妹妹好，舅太太、张亲家爹妈都好！船上是那几位？大概全来了，怎么又走水路呢？我们老爷子就要差人去迎接来住几天，好在不远。”褚大娘子方才问话，安公子尚未回答，又早走过这位二姑娘，也照褚大娘子一样，一位一位的问好，随后问道：“我那妹子想必来了，他可好？我梦见他做了新娘子，穿了红衣裳，戴了一头珠翠，倒是到山东来了，路上走得口渴，要喝茶。我梦中正答应倒茶，这个当儿醒了，天正交三更。到底我妹子来了不曾？”安公子听了这些话，有些不好意思的，只得说道：“船上就是舅母同他，父母同他姊儿俩都不来，说起话长，容我慢慢的细说。”忙走至当中，要给邓老翁行礼。老翁哪里肯，说道：“老贤侄，你如今是钦命大人，断不敢当你大礼，休要折了我的福寿。”安公子止得请了一个安，随后给褚大娘子、姨奶奶作揖，忙问：“两个弟弟呢？”姨奶奶叫道：“老李，快把他们俩抱来见见大人哥哥！”那老婆子答应，果将两个孩子一手一个抱了来。安公子细看，只见一个面黑，一个面白。黑的恰像九公，白的与姨奶奶面目无二。安公子看罢，赞道：“好两个兄弟，真是有福气的。”九公与褚大娘子齐声道：“但愿借你的吉言，将来还要你疼顾他们俩呢。”姨奶奶道：“他二叔上回来，不是替他起的小名，那官名按着我们老贤侄少大爷的大名‘骥’字排，一个叫世骏，一个叫世驯，说是像两匹好马。”安公子道：“不错，老人家也曾说过，连侄儿一时都会忘了。”说罢，九公携了安公子手，

出了上房，说道：“你上次到过那个庄子是西庄，这个地方你还是初次来的呢。你看我这个箭道还宽敞么？”领了安公子，前前后后看了一遍，重新走进上房。

褚大娘子已经将酒菜摆好，请他爷俩入座。九公让公子上首坐，安公子不肯。老翁道：“你是客，总得坐上首的。”公子辞不过，只得坐了。那四个服侍的孩子，早已一旁站立，上前斟酒。老翁见了公子做了大官，毫无一点官派，仍旧是从前那个样子，好不欢喜，杯到即干，连喝了一阵酒。安公子也是爱喝的，也陪饮了不少，又吃了两道菜，这才问老翁道：“侄儿要问九太爷一件事，不知有所闻否？”九公道：“何事？”安公子道：“有一位隐君子，姓李名应龙，号素堂，从前曾在纪大将军幕中，近来无意进取，隐居山中。闻人云就庄这青云山左右。这人年近古稀，深通岐黄，尝舍药治病，不知九太爷有所闻否？侄儿此番奉命往山东充采访使，非得一个能干人在幕中不能济事，因此父亲放心不下，命侄儿顺路来见九太爷，务要访明此人住处，亲身前去聘请。若这位先生肯出山入幕，助侄儿一膀之力，何忧山东风俗不整，大案不消呢？”九公闻言道：“原来如此。这人我略有所闻。不错，姓李，年纪六十多岁。他现隐居在青云山下一个村庄中，离此十八里远。这地方我庄上有人去过，你等我去把那去过人叫了来，命他引路，我陪你去走一趟。但恐到了他那里，他又出门，或推故不见，那就无法可想了。万一见着了，你自然有一套竭诚请他的话，再加上我打个边鼓，下一番说词，他或者竟肯出山襄助，也未可知。总而言之，你我尽到了心，那个人来不来，这其中关乎机缘遇合，勉强不来。你想我这话是不是？”安公子道：“九大爷这话痛快明哲，就是如此办法。”

两人一面谈，一面吃，登时酒醉饭饱，命人收去残肴，大

家散坐。那其间九公又问起何以两位姑奶奶都不同来，专叫这长姐同来的缘故。安公子才把那两人有孕不便坐车，父母恐无人照应，才赏给长姐做妾，现在同舅母先来；等他二人分娩后再轮班来山东的话，细细陈明，老翁才明白了。褚大娘子与二姑娘一旁也听见了，止见二姑娘站了起来，向着老翁道：“老爷子，你瞧我做的梦真准，如今我那妹子可是做了新娘子，她走水路到德州，离咱们这里多少路，你快叫人去接了她来，住这们几天，好不好？老爷子，你快叫人去呀！”二姑娘连说带催，老翁止得答应道：“不必忙在一时，我算算他们几时动身，走了几天，此时该到那里了，等她到得德州前两日，我们差人去还赶得上；若先去了，她未到，也是白跑。你且耐心烦等着。”随即问安公子动身日期，在何处上船。安公子道：“他们俱同是一天起身，由通州上船，据说十天内可到德州，但不知此地离德州有多少路？”九公道：“事不宜迟，倒要快差人去的好。”忙叫庄丁去外面请陆、赵二人进来。二人来到，老翁道：“这件事说不得还得你二位辛苦一趟，我也写不及信。少大爷要在此有事，去访个人，也要耽搁数日。此地离德州我记得不过百余里，你二人快骑马去接。接着了，就雇车请他们来此盘桓数日，行李等件用得着的带来，用不着的，派那冯小江在德州店里住着老等，将来仍由那条路进省。你去说这是一定要他们来的。话也说完了，快收拾行李，带好盘费，今日还早，还可以走二十里呢。”陆、赵二人答应，忙出来向帐房取了盘费，收拾好了行李，牵出了马来。二人将行李捎在马上，飞身上马，往德州而去。这里天气晚了，又摆上夜饭，大家用过。有随缘与那家人将安公子的铺陈打开，在安老爷从前住过那三间南房内，安排起床铺。安公子又与老翁谈了半时闲话，然后归寝。那老翁说道：“明早我们起来，吃了早饭，一同骑

牲口往青云山下拜访那位李老先生。”约好了，老翁也回房睡觉去了。

一宿晚景易过，到了次早，九公起来梳洗。那安公子已早起来拱候。爷儿俩洗脸喝茶，忙催吃饭。各饮了数杯酒，就吃饭，饱餐了一顿。又吩咐带路的庄丁也吃饱了饭。马夫将马备好拉出来，九公与安公子二人辞过了褚大娘子、姨奶奶二人，忙即上马，跟随那庄丁，一路往青云山下访那李素堂，按下慢表。

且说那李素堂是何许人？乃李邺侯之后，与顾肯堂是同窗弟兄，端的腹有《诗》《书》，广藏经济，医卜星象、书画琴棋，无一不会，最善的是天文、数学。当年也在纪大将军幕中，因见那纪大将军位尊自满，渐渐专权倚势，他就辞馆回家。当时有当道的闻其名来聘请他，他看破世情，一概谢绝。因在南方常有人来惊动他。所以白南而北，寻着山东这青云山左一个小村庄名丰厚村，置了百余亩地，一半自耕，一半雇人耕种，盖了十余间茅屋，同他妻子与寡媳、幼孙亲丁五口，隐居于此，栽花种竹，游水玩山，享受些山林乐境。他又会医，不论村中及远近乡人，凡有疾病，请他一治就好，贫苦者连药都是他舍，因此村人无不佩服感激他。他也有几个朋友，一年或来一二次，勾留数日别去。他却从来履城市，止在山下十余里内走动。这就是索堂先生大概情形也。那九公与安公今日特来访他，他做梦也猜不着，若要知道，早已避去了。

闲话少提，言归正传。那邓、安二人随着庄丁，走了约有一个时辰，已到丰厚村口。庄丁指与二人道：“这一进村，往西边过去，到了那无人家所在，有一条小路在北方，从小路进去半里，看见竹园，一片篱落，那就是李先生住处了。可就是那路狭小，止容一人一骑走过。”邓、安二人道：“到了那里，

我们下马步行何如？”说话间，已进了村，一直往西走去。街上也有人过往，见这两个人一老一少，骑马而来，他们便站住问道：“尊客来此，有何事务？”庄丁答道：“专来拜见李先生的。”那乡人道：“哦，是了，想是来请他看病么？他今日恰好正在家中。昨日才来了一位远方客人，是他的好朋友，说是多年不见面了。今天早上绝早，他家庄客就到青云堡集上去买肉去了。我们是听那庄客说的，所以知道。”

邓、安二人听说李素堂在家，心中十分欢喜，忙催骑前行。到得村前，看见了向北小路，二人忙下马来，将马交与马夫，命庄丁同马夫在此守候，不要怠慢。二人往北边就走。要知见了素堂怎样说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访隐逸巧逢有才士 接家眷喜见梦中人

话说安、邓二人下马步行，走进这条小路，果然窄狭，仅容一人行走。远远的望去，半里外露出一带青光掩映，都是些修竹，竹林内隐隐的有篱落围绕。二人步至竹林前，看见篱落中的茅屋了，当即走到茅屋门前。但见两扇柴门关闭，静悄悄的，无半点声息。安、邓二人站立门外，轻轻叩门，止听里面有人答应，将门开放。原来是一个小童，年纪十二三岁，望了二人一望，并不认识，问道：“尊客从那里来？要寻何人？到此何事？”邓老翁闻言，先上前应道：“我姓邓，在二十八棵红柳树邓家庄居住；这一位姓安，是我的朋友，特地有事来求见李老先生。烦小哥替我们通报，一定要来见的。”那童子闻言，说：“二位少待，等我去通报。”说着转身入内去了。

安、邓二人细看那门内景致，但见满院栽的花草，红绿映目，夹着有几竿细竹，又有小小鱼池，旁堆玲珑石笋，地方虽不甚大，精洁非常，真有不染红尘景象。二人看罢，称羨不已。正看间，只见那小童已出来了，说道：“主人有请。”二人忙整肃衣冠，就要往里行走。那小童道：“且慢着，等我关上了门。”随将两扇柴扉关闭，然后在前引路，越过天井，来至书房门口。小童先招呼主人道：“客人进来了。”只见房中走出

一位老叟，年近古稀，须发苍白，身高六尺有余，一脸的道气，身穿布衣，足登芒履，向二人望了望，忙走至滴水檐前，将手一拱，说道：“有劳二公不远而来，蓬荜今日生辉矣。请屋里坐！”安、邓二人躬身应道：“仓猝晋谒，劳动起居，万乞怨某等唐突之罪。”说罢，走进里面。邓老翁先对那老里施礼作揖，随后安公子上前深深打躬。老叟还礼让坐，宾主分东西坐下。

老叟道：“敢问二公尊姓大名，府居何处？据童子说有一位姓邓的老翁，不知可是江湖有名保镖的九公么？”邓老翁忙答道：“不敢，就是老朽。舍间在二十八棵红柳树，离此不远。久欲瞻仰，又恐礼貌不周，因此中止。这一位是敝友，姓安，他的令尊同老朽是盟兄弟。他如今是奉旨到山东，因素仰先生大名，特约了老朽来，一同专诚拜访。窃幸得睹尊颜，实三生之幸也。”老叟闻言，忙问道：“安公奉旨山东，乃是一位贵官，不知现居何职？”安公子道：“晚生由国子监祭酒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今蒙圣恩，简放山左督学使者，钦加右副都御史衔，兼观风整俗使。家大人曾做过南河知县，今已告职家居，久仰先生有经世之才，曾襄巨公幕府，因此家君特命晚生探明府居，亲身拜见，面领清诲。若不嫌愚鲁，屈驾出山，偕往署中，朝夕传教，俾晚生有所禀承，不致误事。上不负国恩，下不貽民怨，受惠匪浅。不知先生能俯赐矜全，不弃愚蒙否？”说罢，连连打躬。那老叟闻言，叹息道：“大人请坐，如此降尊忘贵，询及草茅，其胸襟之开阔可知。令尊翁乃当时廉吏，淮安一带至今颂扬。那谈尔音而今安在哉！大人夙受庭训，家学渊源，此番奉命来东，东鲁之苍生有福。以才而论，大人经纶满腹，又复谦光，观风整俗，优为有余。至於甄陶士林，更是小事，何必咨询老朽山野之人？老朽年衰识浅，

一无所长，断不敢膺大人重聘。若以老朽当年曾在幕府，那不过是因人成事，徒有虚名而已。请大人另访高人，老朽实不敢妄领重任。”

安公子听他这一番言语，尚未回答，早把邓老翁急了，遂说道：“李老先生，怀着人家那些文墨话，滔滔滚滚，说了一大套，我这老头儿不大懂得。我生性最直。有两句话说你听听：咱们做了一场人，总要烈烈轰轰，做出一番事业，好留个名。如今山东一省，闹得这个样，你该也知道。皇上如今放我们这老贤侄来整顿风俗，大概总是为国为民。他怕弄不好，才来求你。这是为公，你为何推故呢？依我说，你就出来整顿一番，不过三年功夫，把山东治好了，他也有名，对得起皇上；你也有名，是救了山东百姓。你瞧好不好？就算山东百姓，他不知道感激你，那头上的老天，难道他看不见吗？那一来，你再隐居学道，包你修成神仙也容易些。你若不管，知道的说你看破世情，高尚其志；不知道的反笑话你光会说，不会行。你老人家再想去罢，我这老头子话合理不合理？”那李先生听了道：“邓翁这几句话，真是爽快直捷，句句实话，谁敢说无理！但是老朽年迈，精神不继，难以胜任。也罢，既安大人虚心延访，欲人襄助，我这里却有个人，说起来这人的声名，料安大人也知晓。他的叔父号肯堂，曾为纪大将军业师。那时与我同事，如今退隐温州。他有个侄儿，号朗山，年纪四十余岁，论学问经济，在我之上。他昨日才来，如不嫌弃，我引他出来相见，就此说说，请他入幕襄助，敢保收一臂之力。”

安、邓二人闻言大喜，说：“快请那顾先生来一见！”李老叟忙到里面套间屋内，叫道：“朗山，快出来见见这位贵客！”果见从屋内出来一个人，生得清秀异常，年纪约四旬以外，身高六尺有余，一望而知是个有学问的人。走了出来，向邓、安

二人打躬，口称：“草茅寒士，今日何幸，得近大人先生。”安公子忙应道：“先生休如此称呼！既蒙不弃，何用客套？请坐了，好领大教。”说罢，大家归座。

安公子先将此次奉命，要整顿风俗，拟请李老先生出山相助，再三不肯，推荐先生，“不识先生肯屈尊同往否？若能赏驾，不独晚生叨光不浅，即山左苍生，亦受惠无穷。”顾朗山道：“鄙人有何德能；敢府此重任！还请大人另访名流，鄙人断不敢奉命的。”顾生再三谦让，那李先生一旁劝驾道：“朗山，士为知己者用。今既安大人殷勤劝驾，一片真诚，你若再辞，太觉寡情了。依我说，你就出山一行，略展抱负，省得旁人目我等为处士虚声，将来大事办了，速即抽身，名实两全，岂非素愿乎？”那朗山听说这话，随答应：“既老叔如此吩咐，小侄斗胆应命。目下却不能同行，还要回乡料理，大约耽搁一月，路上往返二十日。五十日后，必到东省学院署中，来供驱策。一言为定，决不食言。”安公子闻言大喜，忙恭恭敬敬深打一躬，道：“先生肯下降，山东无难办之事矣！但望早来一日，免学生盼望。”朗山道：“不劳大人叮嘱，五十日之期已订，决不爽约，尽管放心！”他四人说得投机，那李素堂开言道：“既已一面而成莫逆，也不用客气，等老朽进去端整些山肴野菜，斟上浊酒，大家同饮一杯，扰我一顿午餐，何如？”安、邓二人道：“妙极了！我等正要饱尝先生这山林风味，可不要太费事，只随便家常饭菜足矣。”李素堂道：“山居僻陋，那有甚么美味佳肴？少时不要见笑就是了。”说罢，入内料理去了。

这里顾、安、邓从新细谈。顾先生问起邓翁一生事业，安公子略述大概。顾生钦佩不已。正说得高兴，但见小童已来端整座位，摆下杯箸，从里面端出来数碟小菜，一壶酒。李老翁

出来让座，让邓老翁首座，安公子次之。安公子不肯，要请顾先生座，李翁道：“现在我处，他不能僭你；到了贵衙，自然要让他上坐。”安公子听了如此说，止得告罪坐下。李翁亲自斟了一巡酒，说道：“仓猝之间，草草不恭，休嫌简褻。”邓老翁道：“老先生不用客套。你这酒甚好，但是我这老头子酒量大，你有多少酒，先说说，我好喝。若酒少，我便留量；若是酒多，我好放量。”李翁道：“酒不多，大约十余斤还有。你老人家能饮几何？”邓翁道：“十几斤够我半顿饭喝的了。说老实话罢，我每顿饭必得绍兴酒十余斤，今日我喝个八斤罢，剩下的你们三位喝。还有一说：我的饭量也不小，大概一餐饭得五升米，先告诉了主人多煮饭，别吃到半中间无了饭，那可教肚子里受委屈了。”李翁道：“饭倒有，还有大馒首呢，管保你够吃。”说罢，大笑道：“你老人家真正爽快，老当益壮，好比当初廉将军一饭斗米。”邓翁道：“甚么将军！一句话，好吃贪嘴，下作而已。”李、顾二人道：“说哪里话！这口福也是人一生带来的。”他四人谈谈说说，果然小童不住添酒，末后端出了两大碗肉，两大盘馒首。大家吃了馒首，又添了饭，吃了一个酒空菜净。李翁问邓翁道：“吃饱了否？”邓翁道：“饱了。得了，我这肚皮一点不受委屈了。”李翁于是帮同童子收拾了碗盏杯筷，擦抹净了桌子，又拿出茶来，大家饮茶。

九公忽然想起：“我们还有两个下人同来，现在村外，不知他们饿了买得出饭食来否？”李翁道：“村外有小饭铺，他们饿了，自然会买；就是乏钞，但说老朽这里的客人，饭铺里也赊出饭来。”邓翁闻言才放心。当下安公子对顾朗山约定，一月之后到山东省学台署中见面，一切聘金盘费随后补送。朗山答应。李翁道：“如今你们宾东都面订好了，将来也省却多少烦文。天气也不早了，二位快请回庄，明日安大人好赶紧上

路赴任，如何？”安、邓二人闻言，忙站起身来谢扰告辞。安公子道：“倘蒙老先生不弃，后日有兴，屈驾到敝署盘桓数日，指教些大事，则受惠良多。”李翁道：“后会有期，但有便老朽必来晋谒。”邓翁道：“李先生，老拙舍下离此不远，务必请你暇时赏个脸，到舍下来，你我谈谈，千万是要来的！”李翁道：“老翁府上改日定要来的。”邓、安二人这才出了书房往外而走，李、顾二人相送。送出大门，二人一揖而别。出了这条窄路，到得村中，看见马夫与庄丁，问了他二人可曾吃饭。二人道：“幸亏村中有个小饭铺，我二人进去吃了一饱，身边带得有钱，给了他刚够，马也喂了。”天气还不甚晚，安、邓二人忙上马，往邓家庄紧走。

不多一会，已回至家。二人入内，邓翁命人打水洗脸，褚大娘子忙出来问道：“吃了饭不曾？”老翁道：“饭是算吃过回来，早一点吃饭罢。”褚大娘子道：“早已预备好了，甚么时候吃都有，但不知去访那位李先生怎样了？见着他未曾？又是在那里吃的饭呢？”老翁就将访那李老翁，到他家中，其人甚好，但是不肯出山，留我二人吃饭，荐了他的盟侄姓顾的，恰好那姓顾的昨日才来访他，我们今日凑巧遇见，那人年纪四十有余，是个有本领有学问的人，约定了他先回家，一月后他到山东省学台署中相会，如今我们该差人去迎接家眷去了。安公子道：“明早侄儿动身回到公馆，好收拾动身赴任，此是私自潜访，怕人知觉，不好再耽搁了。”九公道：“你王事在身，我不敢强留，但舅太太同你那如夫人，我已去接去了。他们若来了，倒要多留他们住几天，然后再送上省。好在你此去也还有些路上耽搁，就是早到衙门，住上十天半月，再接家眷也无有甚么不方便的。”安公子止得答应，说：“不过又要来打扰，于心不安。”当夜归寝。

次日绝早起来，九公早已出来摆上送行酒饭。安公子领了情，饮了几杯酒，吃了饭告过辞。那时内眷尚未梳洗，也不去惊动，仍同了马夫、下人，主仆三人离了邓家庄，奔官塘大路。午刻工夫，已到公馆，暗暗进去，住了一夜。次日上路，往山东进发，这且不表。

再说舅太太与长姐、戴嬷嬷同小丫头、仆妇等，从通州下船，由水路往山东进发。走了九天半，方到德州。靠了船，正在要寻公馆搬上岸雇夫上省，这个当儿，是褚一官想起来了，说：“此地离邓家庄不远，不过百里之遥。想那安公子原说要上庄上见九公，访那李师爷，何妨专个人去通知老翁，叫他来迎接这家人，到庄上少住数日。”主意想定，就与各家人商议妥了，差了冯小江飞速去报信，这里故意耽搁，说公馆还未寻好，暂在船上住一二日罢。就是上岸，也得要慢慢雇车雇轿。太太们哪知其中原委，当做真的。无巧不成书，冯小江刚走出去二十里，正碰着邓家陆葆安与庄丁前来迎接，彼此见面，说明缘由。冯、陆二人忙回到船上，将邓九公已经见过安公子，同去访那李先生，如今是赶紧赴任，至于家眷接到邓家庄，好在不远，由那里进省动身，也是一条大路，不过多绕道百余里。那老翁遣人同来，一定要接了去的。家人们把这一番话禀过舅太太与珍姑娘，说是明日就可动身，路上止住一站，便到邓家庄，雇车雇轿请示下来，即刻能雇定的。那舅太太本来与褚大娘子说得上来，又听人说那姨奶奶天真烂漫，如今养了双生儿子，倒要去看看。况且邓老翁情义万不可却，好在来去数日也耽搁不了甚么大事。珍姑娘更不用说，想念那二姑娘非止一日，此番来山东，巴不得与他相会，生怕不走旱路，错过机会。如今听说来接，心中好不欢喜，忙问舅太太道：“邓九太爷既然来接，咱们总得去走一趟。”舅太太点头允应。

那时褚、陆、冯、赵四人都在一处，又有家丁与打杂的伺候，登时就去雇车雇驮轿，还有马匹，雇妥了。次早就船上行李一一收拾起来，将细软东西捆成驮子，用骡子驮，其余俱装大车，言明轿车骡马一直雇至省城交卸，先绕道至邓家庄，耽搁五日功夫，若耽搁日子太多，五日以后每日贴给喂养饭钱，立下合同，写了车票，先付定银，其价沿途支领。凡一切雇车轿等事，皆褚一官办理，本是熟手，又是久走江湖的一个行家，谁敢欺他？行李装好，付了船钱，仍在船上用了早饭，那天不过已刻。舅太太、珍姑娘等离了船，升了驮轿，动身往邓家庄来。那天止走了六十里，在一个镇市上看了店，住宿一宵。次日走了七十里，已到邓家庄了，那天刚交未末申初的时候。

且说邓九公自安公子去后，计算去接舅太太的人，一天可以赶到码头，雇好车轿，即刻起身，两日功夫可以必到，大约快来了。忙吩咐褚大娘子预备下马饭，收拾出房间，好款待客人。外面也叫庄丁们收拾出家人们住的所在，喂牲口卸车的地方，一样样都料理好了，专等客来。那里面最高兴的是这位实心眼的二姑娘，自己梳头洗脸，搽脂傅粉，换新衣服，插戴花朵，不必说了；连那几个月双生孩子也给他搽粉点胭脂，带上手镯，挂上金银锁，把那上好的东西都搬出来，摆了一桌子。他意思是给那干妹子瞧瞧，并不是卖弄他有钱，是个财主。

闲言少叙。那安家来的客到了庄门外，褚一官跑了进去，一路走，一路嚷叫：“庄丁们快开大门，客人到了！”登时开了当中大车门，让驮轿好走，随后车辆也到，一齐由车门而入。那时里边女眷早已迎了出来，那舅太太与长姐下了驮轿，正扶小丫头、戴嬷嬷往里而走。早一眼看见了褚大娘子在前，姨奶奶在后，还有褚大娘子那个孩子与老婆子。舅太太是都不认得，姨奶奶长姐是都认得的，那二姑娘呢，也不认得舅太太。彼此

见了面，褚大娘子忙迎了上前，叫了声：“舅母，长姑娘，难得今日你可来了，一路上好呀！干娘同两妹子怎么不来？”一面说，一面道了万福，拜了两拜。舅太太也忙回答问好，说：“你干娘同两妹子都问好请安，这一位想是姨奶奶了。”正要同他万福，哪知这二姑娘紧走了一步，到了舅太太跟前，竟请下安去。慌得舅太太还礼不迭，忙用手拉了他的手，说：“好一位姨奶奶！真是有福气的。怎样行此大礼，这个如何敢当？”说话之间，长姐忙上前叫了一声：“姐姐，想得我好苦，今儿可见着了。”二姑娘听了这话，忙走上前，一手拉了长姐的手，才说：“我的好妹子，你如今几时做了新娘子？我还未曾给你道喜呢。我那一天晚上做梦，梦你来了；穿得花红柳绿，象个新娘子。我说了，老爷子、姑奶奶还不信。及至少大爷来了，才晓得一半。还是跟来的那爷们，才细细的告诉了，我们才知道你如今是做了姨太太了。我今天也见着你了，到底我这梦灵不灵！”长姐听他这些话，羞得面上通红起来了。褚大娘子忙说：“我的小妈，你别说这些闲话，快请他娘儿进去坐，快预备茶饭。他们走了一路，肚中想必饿了。”于是大家往里而走。要知二姑娘、长姐怎样亲热，说些甚么话，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安龙媒新接督学印 卫方伯细诉愚民情

话说舅太太与珍姑娘到了邓家庄，褚大娘子、姨奶奶都接了出去，见了面了，一同拉手进内。到了上房，早见九公出了房外，招呼叫应，问了好。那九公到底是个爷们，不便多谈，问了几句话，就出去了。那其间褚大娘子忙让座行礼让茶，不过那些闲文，且不必提。惟有那二姑娘偏要絮絮叨叨的问长姐道：“他们两位到底怎么不来？你那太太怎么也不来？”长姐被他问得实在无可如何，才说：“两位大奶奶如今都有了喜了，不能坐车，所以才要了我去伺候大爷，一路同来，等两位大奶奶分娩后再去接。”二姑娘这才明白了，忙问道：“他们俩怀孕算了命无有？不知是男是女？我们这庄上有个刘铁嘴，算得最准。当初他替我算命，说有两个儿子，如今可不是生下他们两个孩子？可惜你两位大奶奶不来，不然叫那刘铁嘴算算，管保就算出谁养男，谁养女了。”这些话舅太太、褚大娘子都已听见，由不得好笑。那时褚大娘子忙吩咐摆座位，安放杯筷，请舅太太、珍姑娘吃饭。安好四个座位，自然舅太太上首坐，珍姑娘在东，二姑娘在西，褚大娘子在下首相陪。老妈们端菜烫酒，褚大娘子与二姑娘两人一齐送酒安席，然后归座。

席间讲些闲话，舅太太道：“我们真忙得糊里糊涂，也忘

了给九太爷、姨奶奶、姑奶奶道喜呀！”褚大娘子道：“熟人哪里还讲这些过节？”长姐道：“快将两位少爷抱了来，我们见见呀！”姨奶奶道：“我早将他们两个打扮好了，等着见客。谁知这个当儿他俩又睡着了，等我去瞧他醒了不曾。”说罢，跑了去了。不多会，同了一个老婆子，每人抱一个孩子，来至跟前。舅太太、长姐忙上前去接了过来，抱着细看，齐说：“这两位少爷好品貌，长得有福气，大起来定要强宗胜祖，富贵双全的。”姨奶奶、褚大娘子同声应道：“谢谢你们两位的金言，但愿如此，也不枉我们老爷子偌大年纪才生下他。”大家这一阵抱孩子，欢笑畅饮，不必细说。当晚收拾房间，安置舅太太、长姐二人住宿。邓九翁也进来说说话，言明多留住几天。这且搁起不表。

再说那安公子从邓家庄回公馆后，次日动身，按站进发。那日到了省城，城外十里接官厅早有山东全省文武大小官员前来迎接。为首是抚、藩、臬三大宪，请过圣安。安公子这才下轿进官厅，与众官员相见。除抚、藩、臬外，又有运台、首府、县等上前参见。安公子格外谦恭，凡行礼者，一概还礼回叩，满脸笑容。各官都暗中说：“这学台少年科甲，圣眷优渥，看他倒一点不拿架子，是个好伺候的钦差。”当下在官厅中略谈几句，随即上轿进城，各官同入城。那时首县早已预备了新学台公馆，有人伺候轿子进城。家人请示：先拜各官，是先到公馆？安公子吩咐：先到公馆，明日再拜客；家人传下去。少时已到公馆。下轿进去后，当下就有各大宪来拜访。首府、县禀见一概挡驾不见。安公子实在一路辛苦，要歇息养神。到了公馆上房，换了便衣坐下。家人奉上茶，随即催茶房要点心，用了点心，然后摆席。安公子也用了几杯酒。吃毕饭，掌上灯烛，料理些正事，命家人打开衣箱，取出衣服，次日好换。二更以

后归寝，一宿无话。

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用过茶点，吩咐打轿伺候出门拜客。少时间轿马齐备，安公子忙即升轿出门，先上院拜抚台，姓苏名卓，是个翰林出身。安公子拜会，苏公忙请，亲自接出暖阁。安公子照翰林院衙门规矩，以七科前老前辈称之，自己称晚生，不肯先走。苏公让之至再，无奈，止得手拉手的穿大堂，入二堂。到了花厅，彼此下拜，让座送茶，不过那些俗礼。苏公先请示接印日期。安公子道：“晚生年轻，蒙恩简放学使，任大责重，只恐无才，难膺此任。诸事求老前辈大人指示方略，免得贻误。”苏公道：“大人说哪里话来，久仰盛名，是当世才子，况兼家学渊源，何谦恭如此！弟暂摄学使已经两月，今幸得大人驾临，择好日期，便可交印。”安公子道：“容择定日期，再当奉闻。”

二人谈了半个时辰。安公子告辞起身，随即去拜藩台卫方伯。当时请会。那卫公系安老爷乡试同年，名邦彦，湖南人，由御史京察简放知府，升授山东藩司，是一个老成练达的能员。安老爷素闻其名，常通信问。公子止得用年愚侄帖拜会。卫公请进，忙亲自迎了出来，在大堂暖阁外立候，一同入内，公子以年家子礼拜见，卫公再三连称不敢。宾主谦让一阵，止得以宾主礼互相拜见。让到书房归座，卫公先问了安老爷起居，公子道：“家严托庇平安居家，精神尚健，侄儿此番奉命膺此重任，蚊负堪虞，务乞年伯大人教诲，以开茅塞。”卫公道：“人大才素著，乃华国词臣，经纶满腹，何难整顿风俗！但山东近年土风倒能确守卧碑，不致离经背道。所可虑者，海盗横行，勾结本地匪徒，抢掠人民，动辄聚众。地方官欲捕盗，又无兵。稟闻大宪，偏遇这位老中丞以姑息存心，诸事畏难，止图消灾弭患，暂顾眼前，因此下属讳盗，有许多抢劫大案，

却不敢禀报。匪徒愈忌惮毫无，此真心腹之一大患也。大人此次奉命观风整俗，兼理民情，若照前任学使，止管各学士子，不问地方兴废，不过科岁两考，严行甄别，出示晓谕，各学士子正心诚意，不准流入邪僻一路，此易事也；若放牌收呈，要兼管地方，只怕有许多无头公案告在台前，那时不问不可。追问根由，须得大费一番整顿，甚至还要弄到发兵遣将，大动干戈，才能济事。大人现在职任衡文，重在考试，而观风整俗，又兼管地方词讼，若二者相兼，止恐顾此失彼，非预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妙法不可。”

安公子道：“年伯大人有何两全妙法，请示一二？”卫公道：“整顿风俗是除暴安良，考选真才是求贤取士，至于屏异端、除邪说，但责备各属学师，明定章程，久而自化，这倒不难。所难者，身临一府，考试有一定日期，多住数日尚可，若一事不完，必须等候，不定办一件案子三月五月的功夫，耽搁下去，都是有的。那岂不误了试事？此不可不虑也。若将地方一切案情推出不管，又何以副整顿风俗之名，受朝廷简任之恩哉！据本司愚见，顾不得中丞，止有将山东现在盗风日炽情形出奏陈明，非一朝一夕能了，非学使所能兼顾，请旨简放学政，专司考试，任其易。臣情愿稽察匪类，除盗安良，整顿风俗，膺其难。务求天恩，宽以时日，不定限期，数年之后，必能见效。如此一奏，静听圣裁。倘皇上责成抚臣，则大人可以专办考试，不必与闻地方之治乱矣；若另放学使，专命大人办理地方盗案，那时巡行各府，访察匪徒，恩威并用，惩劝兼施，庶使东鲁苍生咸沾教化。似此大人谅亦乐为，亦优而有为也。”安公子听了这话，十分佩服，应道：“但此事出奏，恐碍着中丞面上，莫如与他商量，会衔同奏，何如？”卫公道：“不是本司背地轻慢上司，大人若将这番情形同中丞商量，会衔入奏，

管保他一定拦阻，说何必要揽这些难事？止须考试时警戒生童，劝化一番，责成各学教官每逢朔望宣讲圣谕。有那品行好的，举他优等，品行不好的，报他劣等。文人学士，风俗攸关，士风一变，民俗因之，观风整俗，即此便是。那盗案等件，乃有司之责，局外人何必多管？况且三年限期一满，就要升迁，何苦费心劳力，必要说这一套话，大人听不听，奏不奏？本司所以要请大人自己酌量拿定主意，要做一番事业，非奏明不可，又何必会衔哟？”安公子道：“年伯高见不差，侄儿当拟定奏稿，再求斟酌出奏。”说罢，告辞出来。随又去拜臬台、运司、道台。拜完后回公馆，话不烦叙。

过了三日，已是接印吉期。抚台遣中军送过学台的印与王命、令旗等件，安公子拜了王命，接了印信，择日搬进衙门。先将本署公事逐件细细检点，查阅一遍，又问幕中一位师爷。师爷是前任留下，抚台荐的。此人姓孙名俊，号静峰，是个老叟，浙江人，熟悉公事，人品甚好，又能看文章诗赋，已经在山东学署三任矣。凡考试之事，无一样不精且细。安公子与他谈了些公事，慢慢的说到地方利弊。静峰道：“山东人员素称强悍，近海州县每出大盗，与海中强盗联盟，为之销赃，贩卖粮米、火药，接济盗船。地方官若察拿严紧，全行逃往海中，平静后又复回来。此等案件，大宪明知也不追问，所以患愈深，欲办无从也。至放曹、沂、兖三府，本地之民视性命如鸿毛，目王法为儿戏，明抢暗夺，以强欺弱，聚众抗官，混不畏死。山林之内，多则千余人，少亦数百不等，路上抢劫。报官，官亦无法，谁敢往捕？徒伤性命。是以十余年来，大盗公行，都有名号，如最出名者沂州之天目山飞叉大王宋万超、兖州白象岭之神臂太岁伍良霄、曹州之青云山神弹子张七大王万宝是也。此三人者，手下各有千余喽罗，啸聚山林，每出来借粮，近山

的按时贡献，佛眼相看。若有大股客商携带银两货物，被他探着信息，任凭他走哪条路，他也要取了你的。倘若一个不好，连性命都送掉。如今士子们倒不致造言生事，甘入异端，整顿士林是一桩易事。就是要想除暴安良，那真费大了手脚了。第一要雄兵数千，第二要大将数员，第三还要不拘时日，慢慢的访察，然后调齐人马，四路合擒，水陆两路，一同严拿，方能除害。岂有学院考试之余，能办如此重大烦难之事耶？只好奉行故事，出几张告示而已。三年任满，自然有人接手，何必自寻苦吃，出头来办贼耶？大人以晚生之言为何如？”公子道：“先生之言不错，容弟缓商。”当日忙在灯下写了备细家书，禀告安老爷，并讨主意。又修了一封禀启，将大概情形，并请幕友顾朗山迟日可到，此时拟出奏山东盗风日炽、学臣恐难兼办整顿风俗与考试文才，非各司其事，方不贻误云云，请示老师，再定行止。寄信与乌老师，由马上飞递，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舅太太、长姑娘在邓家庄住了数日，舅太太心中惦记着外甥，连催了几次，一定要动身赶任。邓家父女见留他不住，止得备了送行酒饭，饯别一番，叮嘱回京之日，便道来此多住数日。诸人一齐答应，洒泪而别。褚、陆、赵、冯一路随行，走了数日，已到省城。并不惊动一人，悄悄进城。到了学台衙门，那安公子忙在暖阁迎接舅母。大家见过，长姐上前叫应，不必细表。当下安公子忙传见褚、陆四人，温语道劳，收拾住房，令人伺候。

接印已数日，就有学老师来禀见，请出题观风。首府又禀请开棚考试日期。盖前任学台尚欠一府岁考，所以请示。安公子与学老师斟酌出示，先行观风，至欠考之属，科考补行，并考可也。那时正盼顾朗山来，看着已一月有余，已定准观风日期。那一天，安公子天明即升堂点名，约有八百余名生监，六

百余名童生，学台出了生、童两个题目，生题是《经正则庶民兴》；童题是《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诗题是《学然后知不足》，生、童一题，得“知”字。题目出了，悬挂起来。安公子坐在堂上，正襟危坐，一步不移。那些生童各归号舍，用心作文。等到申末，早已净场。放牌毕，礼房将生、童卷子呈进。安公子那时幕中早有各大宪荐来师爷看卷子者数人，当将卷子分给这几位师爷评阅，自己也拿了几本卷子看阅。那文字却不过平铺直叙，敷衍成文，连看数卷，都是如此，也只好降格以求，随意取了在特等。

次日午后，门上回进来说，顾师爷到了。安公子听说，心中十分欢喜，忙吩咐开正门相请。忙换了衣冠，迎出大堂。止见顾朗山随身便服，缓步登堂。公子忙叫应道：“朗山先生真是信人，果然五十日之期台驾已到。弟在此无日不盼望。”一面说，一面上前携手同行，一直步入签押房中。朗山长揖打躬，公子恭恭敬敬还揖，让座送茶，又吩咐备酒筵与顾师爷接风。彼此先说些途路之事，慢慢说到观风考试，不久就要出棚去考。安公子就把那卫方伯所说的话说与朗山一遍，自己已写信进京请示乌老师，若以为可，再行人奏。“先生，你看此举如此一办何如？”朗山道：“此举是正办。从来学院虽说放告，不过管的学中之事，地方之事不与闻焉。此番既蒙皇恩命为观风整俗使，即昔日之巡按，那词讼自然要办。遇着疑难大案，焉能限以时日？这是考试文章不能兼顾的，所以必须奏明，请旨定夺。若命专司考校，则易如反掌，又不耽沉重。但是风俗焉能在考拔文人中就能转移？非大人振作一番，严办几个罪魁祸首，使民方有所畏惧，清理冤狱，除暴即所以安良。访察孝子、贤孙、廉士、节妇，为之表章，庶使闻风者有所观感。山东地方民情强悍，好勇斗狠，是其本性。曹、沂、兖三府本是盗藪，

青州、登州又通海口，盗船往往由此出入，时有抢劫之案；还有勾结土匪，私贩粮米火药，暗通海盗，此二患也。若能稽察海口，使米粮无接济之便，海中盗匪必往他省，不来山东。然后再通知各省，会同严拿，贼盗不难除也。所难者，曹、沂、兖三府地方辽阔，山林啸聚之徒多至数百人，少亦有百十人。抢劫案出，不过地方派差役严拿，差役明知其人，也不敢去拿。间有州县认真办事，请兵会同武弁带队往拿，那贼早已闻风，潜身他处，迨日久事缓，又复回来，依旧抢掠。此真心腹之患也。要除此患，非派一二统带武员，带领得力兵勇，将探明贼窟四面围拿，不使漏网。然此事非奉旨，不易办也。”

安公子听朗山说的这一番话，真是明白晓畅洞见隐微，连称：“先生所说一点不错，目下只有静候都中信来，再商量入奏。而今且发放这些观风生、童。”忙催着师爷们把卷子看好了，亲自重阅一遍，详定甲乙。也有照旧的，也有改过的。阅定后遂发案传见前十名，面领奖赏。第一名是历城县廩生，姓陈名鼎，年纪三十余岁。文章作得饱满精神，字也写得好。第二名姓梁名兆先，是府学增生。第三名姓牛名登榜，是德平县附生。学台发案后，先传见学老师，随后传见这十名考生。那陈生等十人，蒙学台考在前列，心中欢喜。谒见之时，十个人一同拜见，跪了下去，拜了四拜。安公子受了两礼，忙即回礼，起来让座，逐一细问年岁，勉励了一番，命人将奖赏取到。除膏火银两外，还有笔墨书文，按名次分给每人，又给了一本《圣谕广训》，嘱咐他们逢朔望日在庙宇中讲给人听，谆谆劝他一番。那些士子无不佩服感激，拜谢而散。

这里省城观风考毕，首府就请悬牌出棚考试。那时正届岁暮，安学台对府县道：“今年岁暮，除夕在即，止好明正出棚考试罢。”府县答应下来，静候明岁行文通知各属办考。这且

不表。

书中要说安老爷了。那老翁自从儿子出京后，在家无事，闲中看看书，随意散步，庄园左右玩玩山林景象。心中虽说惦记儿子，好在山东路近，信息常通；自从出京后，已接过两封家信，已知同邓老翁亲访李素堂，不肯出山，荐了顾朗山，不日可以到馆，老爷早放了一半心。随后又接着到省之信，何日接印，现在观风考试云云。那一天又接了一信，从头细看，才知山东盗风日炽，土风不难改变，要想除暴安良，却不能兼顾考试；若专意膺学使之任，那整顿风俗就不能兼顾了。据幕中老友同卫方伯所言，非奏明大概情形，请旨训示，事关君国民生，却不能替中丞掩饰一切。安老爷看了信，不得主意，赶紧进城打听。乌大人那日在城内有事，不下回子，忙去拜会。乌大人听说老师驾临，忙迎接出去。他二人要商量安公子出奏之事，各样议妥发信。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写回书指示门生 谈往事忆及杰士

话说安老爷因接了安公子家信，不得主意，因此来见乌大人。那乌克斋正因为接了门生一封密信，要他指示方略，一时难以回答。这个当儿，偏偏老师光降，克斋不胜之喜，忙请老师进来。施礼已毕，让老师上坐，一旁陪坐长谈。那其间是安老爷先开口道：“驥儿前日有信来，述及山东近来盗风日炽，非旦夕能除。听卫方伯与幕友之言，拟上折奏闻请旨，分别办理，学臣恐难兼顾。我今日特地来与老贤弟商议，究竟这样奏章上得否？乞老贤弟斟酌赐示。”克斋道：“老师明见！龙媒非喜事之人，苟非万不得已，焉肯舍易而取难？此皆由他一片忠心为国，足见老师平日庭训，移孝作忠，不辞劳苦。果能照此一奏，整顿一番，则山东之盗风白息，龙媒之忠悃必传。据门生看来，不过两三年内，山东必大有一番起色也。门生拟即付回书，令其速奏。至苏中丞，素来胆小，非任封疆之人。大约奏入，圣上必有以处之，无烦老师过虑也。”安老爷听了这话，与自己之见相同，点头应允。辞别回家，忙写了回信，信中云：“乌老师以为可奏，盗风既如此猖獗，焉有不办之理？奏折须说得婉转，要替抚臣预留地步。”将信写好，随即寄去。

那时安太太也看了公子的信，一半懂得，一半不十分明白。

细问安老爷，才知道是要整顿风俗，除暴安良，但是盗贼啸聚山林，人数不少，非用兵不可。幸亏邓九公荐得有四个人，都有本领，大概去拿强盗也不致费力。想山东有名的强盗，邓家翁婿必知。太太想到这里，忽然想起媳妇来了，那何家媳妇曾在山东道上做过侠客勾当，大约那盗踪所在，他必有所闻知，何不先问问她？太太正欲去叫媳妇，这个时候，恰好两个媳妇刚刚走来。安太太遂叫他：“二人且坐在一旁，我有话正要问你。”玉凤、金凤二人忙道：“婆婆有何事要问？”安太太道：“你们可知道如今山东强盗都各霸一方，抢掠财物，不怕王法？玉哥有信来，说是要奏明主子，大大的剿办严治一番。玉凤媳妇，你不是熟悉山东路上情形，那有名的大盗，料来也知道些风声，将来拿起来，费手不费手？我所以要问问你。”何小姐闻言道：“从前媳妇虽说在山东创出一个门面，绿林中也知道我这个人，不过在青云山远近二百里之内。如海口与兖、沂那些崇山峻岭，身既未曾亲到，纵有甚么出色强人，媳妇也不知晓。据媳妇想起来，止消写封信去问邓九师傅与海马周三等那些人，如今是收手不做强盗的了，然而绿林中人，他们总晓得些根底。问了他们，万一这里面或有劝化改邪归正的人，就可以劝化；若一定要动武，那褚、陆、冯、赵四人也够用的了。倘人不敷，何妨叫出海马周三等来，听候差遣，办清了盗贼，还可以提拔他们一个小小前程。看来此事一举有三样方便。婆婆看媳妇这拙见可用不可用？回来请婆婆与公公商议，再写信给玉郎，何如？”安太太闻言，连连称是，果然说得不错。

一时等安老爷进来，太太就把何小姐这些话照样说给安老爷听。老爷听了，说：“此话何不早说？要早说一日，我信中早将这话寄去；如今信已发了，只好随后再寄信罢。”这个当儿再无有这么凑巧的了。是甚么凑巧？原来是乌大人写下回信，

差人送来请安老爷加封寄与安公子。安老爷接了这信，忙又写了一封家信，就将何小姐所出主意，叫公子寄信，差褚、陆四人内着一人去邓家庄，面交邓翁，打探海马周三与郝金刚等现在何处，作何营生，要细问他们那山东现在曹、兖、沂三府山林中人可有甚么熟人，可有甚么厉害脚色，一一探明，等到访拿用武，好预先防备。此信写好，连乌大人的回信一并密密的封固，交提塘速寄。这里寄信按下不表。

再说安公子写信去后，每日与顾朗山商议出奏的折稿，宾主二人都是一样见识，说务须等候乌老师信到，方才拟稿。等了半月，那天接了安老爷回信，拆开细看，方知老人家已经去见过了乌老师。那出奏一层，老师亦以为然，但无回信，只好一面拟奏折，再候信息。顾朗山拟定一稿，言语简括明白，又不得罪中丞。安公子看过，十分佩服，袖了折稿，拜会卫方伯，将奏稿送与方伯看视，求他斟酌改削。那方伯看完，赞不绝口，连称此至当不易之论，悬之国门，亦无人能易一字，就照此誊写出奏。安公子答应了“是”，回署忙请人写好，细看一遍。正要拜发，那安老爷二封家信已到，且有乌老师回信在内。拆开一看，无限欢喜。又有邓家庄探访诸人一节，登时提醒了他，忙即拜发折子，差官进京奏本。苏抚台止道他奏的不过是考试之事，万不料这奏是要整顿盗风。发折后，安公子才将乌老师回信与顾师爷看，又与卫方伯一看，随即自己写下一封书信，恳恳切切、清清楚楚的有原有尾托邓老翁探明海马周三等，兼问他绿林中大概情形。封好了信，外又捎带几样食物，专烦那褚一官辛苦一趟。褚一官接信，捎带了行李东西，与马夫二人跨了快马，往邓家庄而来。

不言褚一官回家。再表上次书中所说的改邪归正那几位绿林英雄：为头是黑金刚郝武，其次海马周三周得胜、截江獭李

茂、避水蚊韩七、金大鼻子金大刀、窦小眼儿窦有光、一篓油谢标、草上飞吕茂材、叫五更董方亮，共是九人，因为一言感悟，都弃了绿林，洗手不干。邓九公又把庄外余地数十亩，送与他们自己造房居住。还有青云山前后左右与青云堡一带空地，因地僻人少，无人开垦，有了他们这些人，大家出资，将这地全行买下，开垦出来，种起粮食。也不计他多少亩数，但合算一年收的粮食，足够百余人吃。所谓天下无难事，止要有心人。妙在他们这九人义气相投，胜于骨肉，互相照应，毫无私心。不惟男子如此，就是那女眷，也合意同心，做起人家。春种秋收，真是老农的本色。有时大家闲暇，列坐在树荫之下，谈些家常；聚饮于茅屋之中，尝些村酒，就不尽的快活。那九人中，惟金刚郝武有老母在堂，有一妻一妾，生下两男一女。长子名应熊，次子名应蛟。长子年方十九，次子年纪十六。女子名菱姑，年方十七岁，是妾所生。周三之妻单生一子，名良佐。一篓油谢标一妻二妾，独生一女，无子。女子年方十六岁，名琼花，武艺精通，人材出众，谢标爱如珍宝。那郝菱姑也有膂力，能舞枪弄剑，却不如谢琼花。其余如韩、金、李、董、窦、吕六人，半有家眷，半无妻子，无关紧要。如郝、谢两个女子，是将来擒盗得力之人，郝、周三个小将，也有一番用处，所以特地表出他男女五个。看官须要牢记。

闲言少叙，言归正传。再说褚一官奉了安公子差遣，给邓九翁下书。他焉敢怠慢，忙收拾好行李，叫了一名马夫，选择两匹快马，登时起身。马上加鞭，走了两天半，已到邓家庄。直入庄内，方才下马，忙进内房，见丈人、妻子，取出安公子的书信，呈与老翁。老翁忙拆开细看，信内写得明白浅显，并无深奥文法。老翁看了，竟全然懂得，对一官道：“姑爷，你辛苦了！且去歇息歇息。这件事不是忙的，等个三天两日，才

能够打听出个消息。你先别着急，先到屋子里看看你孩子。渴了，你就喝茶，饿了，快叫他们给你弄吃的，别教肚子受委屈。听见我这话了么？”一官笑盈盈的答应道：“听见了！你老人家不要操心。”果然回到卧房。

他妻子直个亲自张罗起丈夫来了，叫人打水，催着他洗脸，吩咐厨房杀鸡蒸馒头，炒肉打酒，替丈夫接风洗尘。连那孩子，也牵衣不放，问短问长。所谓天性相关，不期然而然也。那其间，褚大娘子问道：“到底衙门内有些甚么要紧事？如今是为了何事写信给老爷子？你总该知道，你说给咱们听听。”褚一官道：“这话一时说不清，要从头讲起。是为山东如今盗风日盛，地方官不敢办，姑息一日是一日。少大爷是要想大大的整顿一番，又因学台还要考试，怕顾不过来，所以商量要奏与万岁爷知道，另放一个考试文章的学院，少大爷专做他的观风整俗使的钦差。如果主子准了他的本章，那时他就到处放告，密察私访，要除暴安良。但恐那强盗中有本事非常者，不得不先预防，所以写信给老爷子，要请他老人家问问郝金刚、海马周三那些人，可晓得如今山东那些响马是谁最厉害，谁可以劝化。郝、周他们久在绿林，必有耳风。倘然碰见强人一定用武，我们四个也防着胜不了，请他们做做帮手。这些主意，却是那顾师爷出的。真要弄到打战调兵，止怕要谋个保举，巴结个小小功名，也还有望。”褚大娘子听丈夫说的这一番话，笑嘻嘻的答应道：“原来是这么一件事。据我看起来，主子一定准的。八府巡按原是要像包老爷、施大人那么烈烈轰轰的做一场，才显得出是个忠臣；若光晓得收门生，要赞见，坐在大堂上威风凛凛，谁敢不遵，一旦碰见闹出事来，或兵变顷刻，或盗发目前，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告病回乡，不俟驾行矣。像这样学院，我尝听人说叫做中看不中用。少大爷断不如此。就是他的两位

老人家可胆小，保不住要拦阻他整顿除盗的一团高兴。”一官道：“二叔早有信来的了。信上说办是正经，连他那老师也说出奏是应该的。你想大家意见相同，这一团高兴是决不会扫的了。但不知那强盗共有多少，在何处啸聚？他若肯闻风远遁，那最好的了；否则改邪归正，早早投诚，也有生路。若倚仗有些本领，竟敢抗拒，那种人就死不足惜。”他夫妇二人谈了半天，然后去看望老翁。不多时天晚，吃过夜饭，大家归寝。

次日一早，邓老翁起来梳洗毕。用过茶点，叫了褚一官一同出了庄门，往庄外去访周、郝二人。相隔不过一里半远，翁婿二人信步偕行，不觉已到郝金刚门首。那郝武住房是茅屋十数间，小小一个院落，也栽些花草，种些修竹。那郝家亲丁八口，自耕自织，倒也温饱。那些朋友闲时也走来问问长短，谈些家常。这一天，刚起来洒扫地皮，吃过了早饭，父子三人正在草堂静坐。忽听见叩门之声，那郝应熊忙出外开门，一看原来是邓家翁婿，忙让他二人进内。郝武听声音，知是邓翁，忙出来迎接，又招呼了褚一官，让进草堂归座。郝家二子忙去倒茶。这里郝武先开口问道：“今天你老人家为何如此高兴？一早就出来串门子来了？”邓老翁道：“不是串门子，倒有正经话要寻你们诸位老弟兄商议商议，还要打听些好朋友的出入去向。”郝金刚听了这话，一时蒙住，发起愣来，问道：“九太爷，此话怎讲？我倒不明白了。”邓老翁道：“你听我告诉你。如今山东放了来的这个学院，就是从前你们见过那位安老爷他的公子，是我的盟侄。他奉命来山东，不单是做学院，还带上要观风整俗，办办地方上正事。他衙门中请了个师爷姓顾，这个人甚么都知道。他说山东现在曹、沂、兗三府山林中有许多绿林好汉，啸聚在各处，地方官奈何他们不得，因此盗风日盛。他出了个主意，要那安公子到处访察，大大的整顿一番。绿林

中如有人肯弃邪归正，就劝他出来，将来保举他，要是劝了不听，甘心作贼，那就要用武去擒拿他们了。他又怕那些朋友不知道他的行为，所以写信给我，叫我问问你们这几位老弟兄，可知道这山林中的朋友，与他们相熟不相熟？若有相熟的，烦你们去劝化一番，离了那地方，省得将来玉石不分，跟着受累。还有那些人，倒底谁有本领？也要你们老弟兄打听打听，通个信息，好预先防备。这件事可真是为国为民，不是凭空生事。你们老弟兄谅来也肯替他想个主意，暗中帮帮忙。你瞧好不好？我一客不烦二主，就请你去把他们那几位都约来，同他们商量商量，该怎样办法，大家斟酌议妥了，好回复他信。

那郝武听了邓翁这番话，忙答应道：“原来安青天老爷的少爷也做了学台了，难得他肯办这件大事，替皇上家出力，为百姓作主，除盗安良，这还有甚么说的！但是山东现在的大盗倒有几家，好汉也有数人，有一二人从前我们也认识，而今多年不通音讯，不知底细。大概说罢，要劝化他们，也得先办一两件案，显出些威风，使他们闻风畏惧，才好下说词。至于曹州、兖州地面上的巢穴，也不止一处，这总得慢慢的访问，才知底里。如今且把他们弟兄们邀来，大家说说，谁有熟人，谁知某处，一问就明白了。”说罢，当叫他长子道：“熊儿，你快去把周、李、金、谢等八位叔叔立刻请来，说我有话，立等面议。”熊儿答应去了。郝武道：“这件事也得细谈，你老人家翁婿二人就在此扰我个便饭罢。”遂吩咐老婆、小儿里面端整酒饭，留邓家翁婿吃早饭。家常便酌，容易安排。不多时酒菜齐备，摆起杯筷，郝家父子、邓家翁婿四人入座饮酒吃菜，虽无佳肴，却也有鸡鱼蔬菜。

正要吃完这个时候，恰好周三等八人已到，外添周三之子良佐同来。因为应熊说的话十分闹热，良佐听了，一半明白，

一半不大懂得，所以跟了来，要听个清楚。邓、郝二人见周三等进来，起身让座，说道：“诸位请坐，等我们把饭吃完再说话罢。”诸人齐应道：“尽管用饭，我等静候。”一会功夫，大家吃完了饭，收去碗筷。应蛟忙泡了茶上来，让大家喝茶。周三不等九公开口，先问道：“熊儿来说，九太爷现接有安大人信来，要办山东盗匪，要打听他们出入所在与人数多寡。论绿林中人，从前我们深知他们的细底，自从弃了山林，自耕自种，一向不出去，久已不知他们所在了。不过据传闻，人言目下山东如曹州府青云山有一个大王，姓张名万宝，手下有数百喽罗，往往下山抢掠客商；见附近居民，须要日月纳贡，送与他粮米牛羊，他就不来骚扰，不然他就要放火杀人，鸡犬不留。这人绰号神弹子，人称他为七大王。他与泰安府羊角岭的青莲寺和尚最好。那和尚是能仁寺虎面行者的师父，名叫铁头陀，法号觉海，一身武艺，还会邪术。他二人时常聚会，总在曹州左近与泰安府治下二三百里之内抢掠，又有徒弟在外打听做眼。如今那一方的良民，都搬往别处去住，躲避他们。遇着抢案出来，地方官明知是他们所为，也无可如何。这是一个最难办的强盗。还有兖州的白象岭神臂太岁伍良霄、沂州天目山飞叉大王宋万超，也是有名的大盗。其余可全然不闻其名，更不知细底了。如今安大人既要整顿，莫如先往曹州阅边放告访察，出其不意，先拿了那张万宝，然后再往泰安，拿那铁头陀，将他二人重重严办，风声传闻，群盗自然敛迹。那时再出告示，准其自新投诚免罪。有来投效者，收入标下，再查海口，命他们做眼，好拿海中水贼。似此办法，不上两三年，盗风自息矣。邓九太爷以此言为何如？”

邓九公闻言，连连称善，说：“老贤弟呀，你这个人竟有一肚子好智谋，平素我竟会瞧不出来，几乎错过。如今不用讲

别的，我写回信也写不了许多，也不会明白，止得辛苦你老弟一趟，同我们褚老大去省城去跑这么一次，你把那些话当面对安大人说明，同他们顾师爷商量该怎样办理。有了你在里面指点，又有顾师爷的算计，安大人的才情，还怕办不好吗？管保安大人将来保举你一官半职，出去替万岁爷效力，争个封妻荫子，方不枉了做人一场，也是绿林中一番佳话。”周三闻言，遂说：“九太爷过奖。既是如此说，我陪你们姑爷去见见安大人就是了。”要知周三怎样去见安公子，九公怎写回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九重下诏任贤使能 双子同生添丁衍庆

话说周三听了邓九公的夸奖，引动他的雄心，情愿同褚一官上省去见安公子。那郝、李八人都说静听好音，将来如果用得着时，他们大家都愿意出来效力。邓九公忙别过诸人，回转家中，写下一封回信，信内说一切细底写不得许多，今着周得胜亲身来省面见，所有情形问周得胜便知。那周得胜为人耿直，情愿效力，若用得着，尽可留在台前做一名家将云云。写完封好，又教给褚一官些话，叫他次日一早同周三骑马回省。那周三回到自己家中，将随身行李收拾好了，交代娘子、儿子在家看守门户，又到老弟兄家告辞，然后来见邓翁，约定时候。一宿无话。次早褚一官起来，叫马夫备好了马，带好行李。周三已到，将行李捎在马上，马夫止得另跨了一匹驴，跟着他二人上路。邓九公也送至门口，说道：“改日再见，此去必有好音，得便捎个回信给我。”二人答应，遂上马登程去了，这且搁下慢表。

再说那京中之事。那一日安公子的奏折到京，皇上细看，遂召见军机大臣商议道：“安骥奏‘山东文风近来颇知归正，惟山林之地尚有盗匪潜藏，间有抢劫人民之患。抚臣屡欲整作，无如地方公事甚烦，不能兼顾，学臣又要考试，亦难专办。请

旨简派人员，或会同抚臣，或独膺重任，专办盗匪与地方风俗，学臣仍可商酌会办。如此则遇有疑难案件，不妨宽以限期，似较学臣兼办妥协。是否有当，请旨训示’云云。朕揣其大意，抚臣必失之于懦，安骥又怕兼顾盗案恐误试期，如今卿等有何两全之见？奏来斟酌。”各大臣奏道：“抚臣懦弱，诚如圣言；其人文理尚优，即令被署理学臣印信。藩司卫某，老成练达，可署抚篆。臬司陆某，可升藩司，请旨简放臬司。安骥即授为钦差大臣，专办疑难重案，兼阅兵丁各海口，稽察全省大小文武官员贤愚。似此则抚臣得人，学臣有人，安骥得以尽心访察，权柄归一，自能整顿风俗，除盗安良矣。”天子闻奏，龙颜大悦，即降旨允准。山东学使着苏某署理，巡抚着卫某署理，安骥授为钦差大臣，专办观风整俗阅边等事，仍加副都御史衔。

旨意下来，早有报子报到西山，安老爷一家闻知，自然欢喜，却又有些提心吊胆。何也？因为这一来是为拿强盗办命案，像那书上说的，私自访察，改装衣服，身入险地，都是有的，所以安太太又有些替儿子担惊。那何、张二位少夫人看看将要临月分娩，已经唤了收生婆来看过，说是不出三日，就是何小姐分娩之期，张姑娘还要半月后才分娩。这个话且放下不表。

先说山东省城文武各官，因为钦差有密奏到京，不知为的何事，大家纳闷。那其中止有卫方伯一人明白，又不便向众人说知底细。那奏章既已奏入，旨意已下，由驿飞递，那消数日工夫，山东省城早已奉到上谕。那时苏中丞才如梦方觉，晓得这是安公子要自显才能，要将山东风俗人情大大的整顿一番，大约也是听了方伯卫公密议，二人同心上折奏请，又有老师在枢廷照应，不用说，自然是一奏一准。如今是自己的巡抚让给别人，他人不屑做的学台轮到自己。要是有性气的人，早已辞

官不做，或借故告假回籍。偏是这位中丞，平日最喜欢的讲论诗文，虽做了封疆大吏，仍不离那翰林先生习气，所以教他署学台，毫不介意，欣然接印视事。那安公子接奉旨意后，忙选择吉日，将学台印信交与苏公。苏公接了印，不敢耽搁，当即传牌，由省起马往各属考试。那时省中自有一番交印署事，如臬司署藩司，运司署臬司，道台署运台，候补道署道台，彼此交卸接印，倒也忙了半月。静候京中简放臬司下来，暂且不表。

再说安公子接了钦差大臣关防后，正在公馆中与顾朗山商议此次阅边访察先从何处访起，一面先差精细人四处探问何处盗风最盛，案情最多。一候访有消息，即动身前往。那一天褚一官同周三到省，赶紧入署进内，禀见安公子，面呈邓翁回信，又面述一切。安公子拆信看过，忙请周得胜入内相见。那周三登时整理衣襟，入内行参见礼，口尊：“大人在上，小人叩见。”一面说，随即双膝跪下。安公子一见，忙用手扶了起来，说道：“壮士为何行此大礼？当日你我曾有一面之缘，承你派韩、李二位护送，一路平安。至今思之，深以未报旧德为恨。此番托邓翁访明足下等踪迹，原欲延请足下等出山，助我一臂之力。既为地方除害，又可尽心王家。日后博一个功名，方不负英雄义气。你我本无拘束，何故行此礼耶？”说罢，忙推向客位中让座。周三再三不肯，还是褚一官道：“恭敬不如从命。有话细谈，焉有不坐之礼？”安公子道：“褚一爷之言是也。”周三见安公子降尊忘贵，实是一片真诚，并非假意，止得告罪坐下。褚一官对面陪坐，安公子在主位坐了。家人献茶。

茶罢，安公子先问了他一路起居，走了几天，如何劳苦？现在从前旧交，尚有何人？居住何处？目下山东有名绿林可知道他们情状否？内中可有能劝化改行的？还有梗顽不化、本事十分厉害的正否？”要一一请教，务乞不嫌烦碎，细说根由。”

那周三闻言，答应道：“得胜昔年身陷绿林，负罪殊深。多蒙那年听了老大人一番训诲，某等激发天良，弃邪归正，又蒙邓九太爷分给我等余地，盖起房屋，搬去居住。从此躬耕种作，做了农夫。外面闲是闲非一概不管，算来已有数年。那同伴中共有八人，也是一样安分守己，种地吃饭。如今大人要问某等绿林底细，真正不得详细，但听得旁人传说：曹、沂、兖三府有三个出名的强盗，如沂州天目山有个宋万超，绰号飞叉大王；兖州白象岭有个伍良霄，绰号神臂太岁；曹州青云山有个张万宝，绰号神弹子张七大王；还有泰安府羊角岭有个青莲寺，寺内有个和尚名唤铁头陀，他会邪术，又通武艺，与张万宝最好，时常往来，彼此相助打抢客商，欺负百姓，犯下弥天大罪，真乃山东一个大害。据小人愚见，大人现在先暗藏不露，以阅边查视各处军政为名，悬牌出境。等到曹州；差人访查他的巢穴，再放告收呈，出其不意，遣将发兵，直抵他的巢穴，使他不防，必然擒获。拿了一处，再办他处，先声夺人；或者他竟会逃遁隐匿，弃了山林，也未可知。那张、伍、宋三人倒都不妨，他不过靠手下人多，会使暗器罢了，惟有泰安府那个铁头陀，却会邪法，能迷人，这人倒要预先防备他，务要想个法破他邪术才好，不然恐受其害。大人高见，以为何如？”安公子道：“壮士说的有理，依你主见，先发传单阅视各属营伍。我手下止有邓翁荐来四人，要到了拿人的时候，又要护印，又要临敌，恐人不敷，不知壮士肯屈驾在此相助否？”周三道：“不嫌小人愚蠢，留在台前，慢说供左右驱策，就是蹈汤赴火，亦愿为之。不独小人一人愿随鞭镫，设或要人差遣，即郝、武等八人，亦可一呼即至。”安公子听了这一番说话，心中大喜，忙叫下人收拾房间，与周三居住。周三当即见过冯、赵、陆三人。相见后，彼此叙谈，专候安公子动身阅边，好一同保护。

再说那卫方伯接了抚台印信，传见各官，吩咐首府、县写信通知各属，如有盗匪，乘早详报，不准讳而不言；如有被盗抢劫，曾经报官，其案尚未破者，自奉文之日起，赶紧禀报，派人下来协同严拿，决不究从前隐匿延迟之咎。若经此次行文后再隐讳不报，一经访查出来，定行严参不贷。这一吩咐后，首府、县赶紧行文通知各属，数日之间，到处皆知，再加卫方伯复刊刻告示，发各府、县张挂。告示上写得明白，为除暴安良，严拿盗匪，以清闾阎云云。这告示张贴之后，凡有盗匪潜藏地方，那地方官早已差人访察。盗贼人众，难以拿他，不敢隐匿，据实禀明，请上宪派武弁带兵协同严拿。竟有三四处禀闻大略相同，一是曹州府，一是兖州府，一是沂州府，还有泰安府。所禀的强盗即周三所说的那宋万超、伍良霄、张万宝与铁头陀也。

卫公接了各处禀帖，忙来与安公子商议。那时安公子刚要动身，卫公来拜会，当面将有盗匪处府县禀帖递与安公子看。问起此次阅边，怎样办理盗案？安公子道：“年侄与幕友议妥，此番出去以阅视营伍为名，决不提起强盗就是。所到之处，有人来告被盗抢劫，亦批驳不理。外面装出一个软弱无能、迂腐书痴的样子，暗中却差人密访行踪。不办则已，办则立刻就要擒拿到案，重重处治。今既据该处地方有司禀报上来，正好察看情形，何处紧急，先从那里办起。然而终须先装胆怯，故意迟延，每到一处，做出些书迂本色，使闻风者无所顾忌。一旦发作，所谓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也。此说年伯大人高见以为然否？”卫公道：“大人高见，一点不差。目今先从省城阅视营伍起，调齐各营将弁兵丁，考验一番，然后出省，往各属阅兵。到了府城或县城出示放告，那受害之民与那些被抢之家，他必然来告状，大人却故意批驳不管，装做怕事无能的样子。

那些强盗听了风声，他必不防，就拿他也容易了。事不宜迟，请大人就此出示阅兵罢。”

安公子答应了“是”，回到衙门，当即出示晓谕省标五营四哨，于某日下教场操演阵式，比较骑射技艺。精熟者受上赏，骑射合式者受中赏，步伐错乱、武艺荒疏者轻则薄责，重则除名，分三等定功过。武官由副将以下至把总止，临期都要按名考试，不准告假。这个告示出来，各营将官看了，大家预备弓箭，连夜操演。那有本领的心中甚喜，满望考个上等，好升官领赏；那本事平常的却十分忧惧，怕的是考在下等，降级除名；还有那年纪高迈、须发苍白者，更是心惊，恐防大人见他老迈无能，将他休致。这且不表。

到了考试阅兵这一天，安公子是五鼓就起来，洗漱已毕，吃过茶点，吩咐伺候，即升舆带领随从之人，一路吆吆喝喝，到教场中而来。那时早有首县与中军在教场等候。钦差轿到，一齐迎接大人下轿。进了演武厅归座，文武各官上前参见。安公子命中军参将传令，先命兵丁操演阵式。一声令下，三军各按队伍摆起阵式。先是一气阵，变为两翼，再变三才、四象、五方、六合、七星、八卦、九宫、十面。这十个阵图，是军营中老规矩，凡当兵者大概都会。这些兵丁将十个阵式摆完，果然步伐整齐，一无遗漏。安公子看毕，传令罢操候赏。三军答应一声，各归队伍，声息毫无。安公子然后传令，命千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等，射步箭、马箭。先射马箭，一条射的是地球，射完再射步箭五枝。三人一排，或五人一排不等。众将遵令，大家跨上弓马，各逞箭法。射完地球，不过有二人落空，其余皆中。射毕马箭，再阅步箭。那时天已交午，安公子暂退堂，吃饭毕接射。安公子未吃饭时，早已知会首县，酒席不必太丰，止要五肴，酒一壶，果腹而已。就是那些大小武

弁与兵丁，每人都赏给酒肉饭菜，每一员武弁折银五钱，每一名兵丁折银二钱，都是钦差自己捐廉分散，并不要开销公账，也不要地方官赔垫。员弁兵丁领了银子，自去购买食物。大家感念钦差恩赏无微不至。

话休烦絮。饭后又命演刀枪剑戟武艺，整整演了一日方完。安公子已有等第记号，择其最优者数人为超等，次为特等，再次为三等，内有数名兵丁年力衰老，当即除名，赏给盘费银五两，另谋生计，或还乡归田。有武弁数人，技艺荒疏，箭又不中，亦斥革除名。赏给超特二等，每名银牌花红，当下就分赏。人人佩服赏罚公平，颂声载道。

次日，安公子修下出巡日期与阅过省城五营四哨官各情形的本章，由驿驰奏，一面料理了公私事件。署中内里有舅太太、珍姑娘、戴嬷嬷与几个丫头老妈，安公子吩咐了他们一番话，命戴勤、随缘与舅太太处两个家人来升、进禄在署照应，自己带的是华忠、叶通、晋升、赶露儿四个家人，师爷是小程师爷与顾师爷与褚、陆、周等七位幕友，一同上路。先由省城至曹州府城。那一夜，内里舅太太、珍姑娘备了一席饯行酒宴，与安公子饯别。席间舅太太嘱咐安公子：“一路保重，寒暖饮食还须忧心，到一处后务必寄个信回来，好叫人放心。京中好几日无信来，你也该写信去告诉出省阅边动身日期，随带何人，此去不动声色、暗中擒盗一切底细，好教两位老人家放心。”安公子道：“外甥早已发信去了，还要等舅母说呢。”他一家人议论，安公子就要动身出省，暂且不表。

话分两头，书中要说那金、玉两位夫人要双生贵子了。且说那安府自从公子动身后，屡次接着家信，已知安公子亲到邓庄访着顾师爷，又奉圣旨专办地方大案。他老夫妻见儿子有人在幕中相助，又有褚、陆等四人保驾，也放心。不觉光阴易过，

算起来离公子出京日期已半年余矣。那时金、玉姊妹胎气已足，将要分娩。张姑娘是有母亲照料，何小姐幸亏了安太太格外留心，早将稳婆雇好，朝夕守生。又请人看脉，服了几剂催生安胎的药。那日正是正月十七日，何小姐觉着腹痛，忙告诉婆婆。安太太忙吩咐稳婆小心伺候，预备一切。那天天气甚是温和，到了申末酉初，何小姐已分娩了，产下一个儿郎，哭声甚大。稳婆接下，收洗干净，绷好小孩。安太太已来看过，知道大小平安，心中不用说喜欢到万分。这里料理小孩吃生化汤，产母服红糖小米粥，忙了一夜。次早又接上张姑娘也发动了，未时产下一个小子，声音与乃兄一样。那安老夫妻忙沐浴斋戒，一秉虔诚，先在天地神祇前焚香叩谢，随后叩谢佛爷祖先，又吩咐人在何公祠点上香烛，安老爷亲自前去焚香叩谢。就有张亲家老爷换了衣服，戴了顶帽，登堂道喜。安老爷忙出来相见。张老头道：“亲家，恭喜你连得两个孙子，这才是喜气重重，也不枉他姊儿俩当初受的那一番苦处。”安老爷道：“都是你我的儿女，与老哥嫂同是一样的喜。”忙遣人往城内靠近几家与亲友关切的几处报喜。安太太在里面忙吩咐买喜果，染红蛋，按人家分送，一面预备三朝汤饼酒肴。但是送礼之家，都请他来赴汤饼之会。安老爷随即写了家信，寄往山东，通知儿子与舅太太，又给邓老翁家一信，报生儿之喜，一并交提塘寄去。

却说那两个孩子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是个有福之像。何、张二人自然欢喜。到了三朝，安老夫妇拜过天地神佛，告过祖先，然后往何公祠与自己祖茔祠堂，上香告祭。于是亲友们纷纷齐来道喜，如乌克斋处遣人来道喜，其余如安老爷的门生与程老师爷等，一定要登堂贺喜，当面叩毕，出来赴汤饼筵宴。内里也有几位女眷，张太太是招呼女儿在两处暗房照料。安老夫妇见了孩子，更是心满意足，不过做满月热闹而已。那

两个小儿，安老爷起下官名，大的名继祖，二的名耀祖。按下家中不表，要说安公子出阅曹州，怎样办贼，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钦差曹州下马 强寇山内设谋

上回书说的是何、张二位夫人都生了贵子，安老夫妻十分欢喜，请客筵宴，做汤饼会，十分热闹。已写信通知安公子与舅太太，外加又给邓家庄报喜。这都慢表，接着要表正文安公子出巡办案正事。

且说安公子择定日期，先往曹州阅视营伍，一切已受卫方伯与周三之策，此去不动声色，专以阅兵为名，暗中却是擒拿强盗。那天动身出巡，不用说山东省城上至巡抚，下至州县，无人不送。送出城外，一路浩浩荡荡，往曹州进发。那时曹州府早已得信，预备公馆，安排供应，差人四路打听，钦差一到，好去迎接。那五营四哨更不用说，曹州镇台忙吩咐下各属游击、都司、守备与千把总等，赶紧操演，庶免临阵出丑。那其间，早已有青云山贼人装做小本营生之人，来曹州打听，到底钦差是怎样办法，还是专阅营伍，不管民情呢，还是兼管地方盗案呢，要打听清楚，回去交令。那喽罗中就有几个能干的，装做卖糖食的乡下人，到茶酒肆探听消息。

那一天钦差已到，曹州文武齐出城迎接，接了进城，公馆住下，出示云：明日卯刻下教场阅兵，曹州五营四哨大小将官一齐准备操演。那天刚刚天交五鼓，各营将官俱已起来，顶盔

穿甲，齐至教场伺候。一交卯刻，钦差已由公馆起马，一路浩浩荡荡，直奔教场而来。到了教场，当有曹州文武一齐迎接，进入演武厅中。参见已毕，军政司呈上花名册。钦差翻开看了一遍，传令先令三军操演。话休烦絮，不过摆阵式阵图，舞刀枪，各显奇能。幸亏曹州镇台平素认真操兵，所以技艺毫不生疏。钦差看罢，心中暗道：“观兵卒倒是劲旅，这镇台一定是一员有用的将材，但不知谋略何如。”阅完兵，天已交午，钦差暂退，入后面用饭。饭毕，接着比较大小武弁骑射，中全箭者甚多，亦较省标出色。阅完武务，天已申初，当即夸奖了几句好话，按等第发给赏号，竟无可革之员。钦差对镇台道：“足见贵镇平日操练认真，兵强将勇，可称干城。本部堂一定要保举奏明圣上重用的。”那镇台连称：“不敢，这都是大人谬赞，总兵深愧不克胜任。”说了许多谦让话。那总兵原姓田名克勤，是个武举出身，山西人，颇有见识，武艺精熟，确是一员勇将，年纪四旬有余。钦差见他说话应对从容，气宇儒雅，想来此人大可与他商量办贼。

阅兵已毕，钦差回归公馆，悬出一张牌来，是放告示，凡有军民人等遇有冤抑难伸者，准其递呈，若银钱细故，一概不准，三日为限，过期不收呈词，又牌示次日拜庙行香，盘查府县仓库云云。又着中军用帖请镇台晚间便酌，面谈军政。

那田总兵闻信，不敢怠慢，到了傍晚，忙来公馆谒见。当时钦差闻报，即刻请他进内，自己迎了出来，到滴水檐前。田总兵一见，忙整肃衣冠，抢步上前，口尊：“钦差大人，未将蒙恩呼唤，怎敢劳动出迎！”一面说，一面上前行参见礼。安公子笑容满面，说道：“杯酒相邀，何必多礼！”忙用手拉住，往里而让，口中道：“彼此一揖最妙。”田总兵止得打一躬站立，安公子让他客位坐了，自己主位相陪。略谈了几句门面话，

吩咐摆饭，请顾师爷来一同饮酒。不多会，顾师爷出来，与田镇台见礼，归座，下人斟酒。安公子道：“便酌恕不送酒，弟性喜直爽；千乞勿效世俗谦让太过，反觉无趣了。”顾朗山亦道：“恭敬不如从命，田大人请坐了罢。”田总兵见如此直爽的钦差，也就不十分拘谨，竟在东边坐了。郎山西首对坐，钦差主位相陪。安公子先开口道：“弟性喜杯中物，不知田大人有同好否？”田总兵道：“未将亦勉强能饮几杯。”

于是三人一面吃菜，一面饮酒，谈谈讲讲，渐次投机。安公子这才问起：“曹州地面有无强人，闻谣言云有青山山张七大王，聚众打抢，不知果有此说否？”田总兵听钦差问到青山山一事，连忙答道：“此话并非谣言。那强盗就在青山山，占聚已有两三年矣。手下有数百喽罗、几个头目。那为首的张万宝，会用弹弓，百发百中。那山周围有三十余里，在府城二十里外。山有三条小径，通武定、沂州、兖州，道路崎岖，十分险要。未将到此地一年，早想带兵前去扫除，无奈屡禀中丞，中丞总以不可轻举妄动为戒。再者曹州虽有一千余兵，久失操演，未将到任后才认真操兵，挑选精壮，裁汰老弱，教以技艺，如今初有规模。若要兴兵剿除，非三路进兵不可，然又恐他深沟高垒，不下山来，则我师日久无功，未免劳师费饷。今得大人来此，定有妙策，倘出其不意，直捣巢穴，要擒此贼也不甚难，但恐兵力不继也。”

安、顾二人听田总兵之言，点头暗赞，果是有勇有谋之将。安公子道：“依大人所言，若会同曹、沂、兖三府协力往攻，料无贻误。”田总兵道：“大人若行文调取兖、沂兵丁，命他一从东路攻山之左，一从西路攻山之右，大人再带兵从曹州直抵山下，攻山正面，再于山后必由之小路埋伏人马，四面有备，方可成功，然此非有能征惯战之将数员不可。沂、兖两府兵将

之强弱，未将不知底细。以此而论，兵卒总要每路数百名，勇将得二三员，然后有济，否则他山寨中喽罗有六七百人，头领中悍贼有数人，不可不防也。”安公子道：“调兵易事，只须通行文书，会同三府，命三镇发兵，三路攻取，调兵在六百名以上，不愁兵威不振。至于将佐，敝处有可靠者四五人，皆是能以冲锋打战。但此事总宜不动声色，使彼不防，方能制胜。”田总兵道：“大人高见不差。但不知几时调兵，何日往擒山寇？”安公子道：“现在放告以三日为限，明日弟即写信致中丞，请他行文兖、沂两处调兵，弟遣将随文前去。此间烦大人带领将佐与兵丁；约定日期，同弟前往，攻取山之正面。弟处止留一将，分给兖、沂四将，大约人已够用，大人以为何如？”田总兵道：“大人如此调度，决无失算之处，未将遵令，届时同往可也。”两人议定，问过顾师爷，亦以为然，于是席罢。安公子写下书信，差周、冯、陆、赵四人上省投信，听候回文，身边止留褚一官一人保护。

到了次早，放告处有巡捕收呈收得两张呈子：一是陈姓布客，告的是青云山强盗抢劫，告官不理，乞恩追究；一是乡中文生胡姓，告的是闺女出嫁，回门路上被青云山抢去，告官不管，恳恩迫访此事。安公子当即批示云，“事之有无，不能尽据一面之词，可再于地方官处申诉，越诉不准”，竟批驳了。一时两家原告在外面口出怨言，道：“既是奉旨钦差，应该替民伸冤理枉，为何徒有放告之名？似此劫财抢人重案，尚且不理，不用说又是一个胆小怕事之官！如此焉能观风整俗？”这话一传十、十传百，早已传至贼人探子耳中。看这情形，钦差不过虚张声势，断不是办贼用武之人。贼人得信，忙奔回山，将探得情形禀报那张七大王。那大王当与几个头目弟兄议论。

原来他手下人有四个头目：一个姓李名如飞，一个姓黄名

豹，一个姓余名龙，一个姓孙名海，这四人之中，惟余龙本事最高，心思之巧要算孙海。当下张七大王与四个人商议道：“目前听说山东新放了一个钦差，要整顿风俗，办理案件，阅视营伍，我怕他来惊动我们山林，所以差细作前去探听。今据他们回来说，那钦差年纪甚轻，是个文官出身，有名无实，放告仍然批驳不管，怕事偷安。这样看起来，料他决不敢来惊动山林，四位贤弟看如今我们还是仍旧下山抢掠，还是暂避一时？大家必须商议一个主见才好。”那孙海听罢，忙说道：“小弟有个愚见，大哥听听看，使得使不得：如今虽说钦差胆小，不致于发兵来惊动我们，然须不可不防他，使人不备。我们这山只要把守得坚固，任凭他多少人马，一时断难攻破。就是要粮米充足，第一要着如今速将山之前后左右安设烟墩，命人防守，遣人下山将各处买存粮米，一一运上山来。再造精细之人，随着钦差走到那里，跟到那里，探得消息，即来通报，此其一也。再修书一封，寄与青莲寺铁长老，烦他遣人到泰安府，钦差一到，夜间即去行刺，若将他刺死，则以后再无人敢说办案，来管闲事了。所谓先事预防，暗中下手也。寨主看此计何如？”张七听罢，呵呵大笑道：“贤弟之言，真是妙算，就是如此办法。”忙即传令差遣数十名得用的喽罗，往濮州曹县催取各米铺所存粮米；又遣人再去跟随钦差，务须到处访他下落，遇有甚么信息，随即通报；又分派小头目在山之前后左右添设台，堆放滚石檁木；然后自己写下一封书信，遣人往泰安府羊角岭青莲寺面交那铁头和尚，教他遣人行刺。这事总算办得机警，那知强中更有强中手，到后来终要败坏，所谓恶人天不容也。这是后话，暂且慢表。

再说安公子寄了公文，遣了四将上省，一路星飞电转，那敢怠慢。不日已到省城，四人忙到抚辕投递公文，在外面候信。

中军与巡捕见是钦差差来之人，不敢怠慢，忙让他四人在官厅坐下候信。不多时，内里传出话来，命四人进见。四人随了巡捕，一直到花厅中，参见了卫中丞。那中丞问了四人姓名，将左右人支开，然后才与四人密议：分冯、赵二人赴沂，陆、周二人赴兖，少刻即有公文发交，命他们连夜赶路驰赴，先命中军领他四人外面用饭。分派已定，中丞忙到签押房中与幕友商酌好了，写下札子两道，一札兖州镇台，一札沂州参将，外有信给两府太守，信中不过教他支应兵丁粮饷。中丞办事敏捷机密，竟无人知。公文信札办好后，当即传见周、陆等四人，面谈了许多紧要话；又给他每人五十两路费，着马号里付给快马，驰赴兖、沂二府。周、陆等四人当面叩谢，接了札信，赶紧出来到马号中，骑上快马，加上一鞭，往兖、沂进发。这中丞另备回文塘递曹州一路，迎着钦差投递。

再说安公子在曹州发信后，计算省城发信到兖、沂两府至速也得六七日，此间发兵出城，止消半日功夫，遂推故有病不见客，不办公，专候两路兵到，即刻往剿。好在田总兵差人四处探听贼人消息。那一天，有一个兵丁探得贼人差人下山到濮州曹县搬运粮米上山，忙即通报田总兵。田公得信，忙见钦差，门上知是军情重事，速即通报。安公子传命请会，田总兵遂将探得贼人运粮一节禀明。钦差与顾朗山商议，乘此发兵，将山口堵住，查他粮米从何地起运，好遣将夺了他的粮米，再去攻山，使他无粮，不能久守。主议定，即令田总兵派员带兵，带了报事兵丁，往濮州曹县路上去劫粮。这里安公子与田总兵统领五百人马，参将、守备各一员，褚一官随身保驾。不动声色，暗暗发兵出城，直奔青云山而来，暂且不表。

再说兖、沂两府之事。原来兖州镇台是员老将，姓屠名寿，年纪七旬，是武进士出身，由侍卫放参将，升授今职。年纪衰

老，不能上阵。那日接到中丞密札，教他挑选人马五百名，随同陆、周二人带领三军由东路进兵，攻青云山之左。文到即速发兵，迟延干咎云云。那屠总兵阅了公文，忙传见二将。陆、周二人进见，屠公看在钦差面上，待以客礼，让座送茶，面问一切。陆、周二人将钦差因奉旨严办盗匪，所以三路进兵，务要将青云山盗贼剿灭，与民除害，请大人速即挑兵，克期进发，使山寇不及防备，马到成功。屠总兵无言可说，只好赶紧挑选精兵五百名，随带四员战将，是守备、千总、把总各一人，候补都司一人。陆、周二人在前引路，浩浩荡荡的由兖州直奔青云山而来。

再说沂州府城止有参将，当日冯、赵二人到了，即到参府衙门投递公文，又分给府、县书信。那府、县信中，不过要他供应粮草，兖州亦然，不必多叙。那参将姓徐名惠，是由行伍出身，倒是一员能征惯战的武将。接了公文，忙请见冯、赵二人，以客礼相待，立刻挑兵。奈沂州兵将不敷调遣，再三商议，止得托府、县暂行招募年壮之民百名，留为守城之用。沂州所有城内兵丁四百余名，全数带往，随同冯、赵二人由西路进兵，攻青云山之右。此两路兵俱已发动。

再说钦差早已有探马报到：两路人马俱已发兵，这钦差那时已出了曹州府城，派人四下访拿运米强盗，田总兵又派精细儿郎做眼。果然在曹县濮州地面盘查出来几家粮店，登时将贼擒获，米粮全行截住，解往钦差行营交纳，一共擒获贼匪十余名。安公子审问口供，用好言骗他说：“尔等俱是良善人民，误被盗匪引诱，失身为寇，犯下王法，止要改过投诚，本部堂决不追究从前之事，收在标下，仍以兵丁待之，有功立赏；若执迷不悟，甘心从贼，一朝被擒，难逃身首异处。尔等细想，还是投诚的好呢，从贼的好呢？”那些被擒小贼，听了这一番

言语，登时感化，叩头流涕，情愿投诚，遂把山中一切情形，详细禀明。安公子遂与田总兵驱兵前进，到了青山山下，离山五里，择地在山之正南安营下寨，写下谕帖数十道，命擒来贼人数名，带着谕帖回山晓谕为首愿从的贼人，教他早早投诚，免受诛戮。

那贼人奉令，带了谕帖，一齐回山通报。到了山口，止见山上早已把守得十分坚固。山头上四处都建有了台，各山口都安排樗木滚石，旗旌招展，大有拒敌守险景象。那些解粮被擒的小贼到了山口，齐声招呼道：“我等是自己人，要上山见头领交令的。”山上贼人往下一看，认得自己山中之人，忙去通报大王。那时大王已知各处运米之人已有数十人被擒，钦差大兵已到，在山前安营，当与四个头目商议，只有守住山口，暂救一时之急，先探听他用兵虚实，再与他交战。这个时候听说自己遣去运米之人有回来者，忙传令放他们上山。守山头目得令，方才开放一条路，放那几个贼人上山来。至山寨聚义厅前，一齐跪下，口称：“大王，小人们险遭不测，今日幸得回山，特来报信。”遂将钦差擒去后面谕的话，细细禀明，又将谕帖呈上。那张七大王本来认识文字，细阅那谕帖，说的是教他弃邪归正，改过投诚，还可免罪；若抗拒天兵，一朝破山，难免诛戮云云。那大王看罢，由不得大怒道：“好个不知进退的狗官，你竟将我的粮米劫去，还写这些空文来劝我，你当我是好惹的！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肯退兵！”遂与四个头目商议退敌之策。

那孙海道：“那钦差的意思要想解散我手下之人，所以擒去之人并不加害，又写谕帖，令他们回山投递。如今我们若下山与他交战，难保必胜，不若将计就计，我等假意投诚，写下一封投诚禀启。内中说山中一半人都愿投降，惟有大王不肯，

本要将他擒了献上，奈因力不足，请他带领人马上山，协同擒拿。约定时候，我等开放一条路，让他上山，他一定信以为真，领兵前来。那时我这里四下埋伏，暗藏弓箭，挖下陷坑，等他身入重地，一声暗号，乱箭齐施，一定射死他一半，再逼他落下陷坑，更可生擒活捉，易如反掌。若捉了他后，我等乘此冒充了他去抢曹州府城，管保城他可垂手而得。此计可谓一举两得，大王以为何如？”张七大王听了这话，乐得他拍手打掌的快活，说：“贤弟此计，赛过诸葛孔明，还有甚么说的！就烦你安排调遣，用起计来。”那孙海随即吩咐那心腹之人，在山之要路挖下陷坑；各处必由之处，暗藏壮士，多设强弓弩箭，要想骗钦差上山拿他。要知安公子中计与否，如何攻山，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识诈降假意退兵 失巢穴潜踪逃命

话说张万宝听了孙海之言，四下埋伏挖坑，要害钦差；忙差了心腹人三十名，带了悔罪呈词，假作李、黄、余、孙四人名，情愿投降，请钦差上山，协同拿获山主张大王，务乞恳准云云。这三十名喽罗奉了令，带了呈词，竟奔山前安公子大营而来。

到了营门，说明来历，中军忙进去禀报钦差。立刻传见。这三十名小卒到得中军帐前，一齐跪倒，口称：“大人在上，小人等犯罪弥天，死有余辜。今奉大人谕帖，准其自新，所以小人等有一半感发天良，情愿投诚。山寨中有四个头目，同心合意，愿献山林，奈为首之人十分凶恶，手下人多，头目四人难以下手。仰求大人恩准投诚，亲自带领人马上山，头目等开关引进，里应外合，好擒为首强寇，以作赎罪之举。但此事须秘密，以速为妙，迟恐有变。请大人早早发兵，头目等不胜盼望。”说罢，将那呈词呈上。安公子接过细看，呈词上语言与所说相同。安公子看罢，心中犹豫不决，随吩咐那三十名贼道：“汝等果真愿意投诚，这是可以将功折罪的，本部堂一定恕汝等之罪。汝等要我上山擒拿为首张寇，这事还须斟酌。汝等且下去静候，我自定见，然后再来唤汝等听用。”那三十名贼

人退了下去。安公子吩咐中军官安排他们住处，赏他们酒饭，格外优待，令人陪他们饮酒，能够骗出他们真话更妙。

中军领令，择了几个会说话精细兵丁，教了他些套话，去骗贼人。那兵卒中有一人，姓朱名善保，能言会道，绰号巧嘴朱三。领了这个令，忙同了几个伙伴来至帐中，让进了这三十名贼人，一同坐下叙谈。随即拿出了酒肉，大家饮酒。朱三一面劝酒，一面说些江湖上义气话，说道：“难得你我今朝无意中相会，你们老弟兄们都是些绿林好汉，可惜出身山林，披个盗名，如今幸而见机而作，弃邪归正。这一来，钦差若是进山将张大王擒住，奏与主子，你等都有功劳，不愁不保举一个前程，从此建功立业，后半辈正好享受荣华富贵呢。咱们今日聚在一处，这也是三生有幸。你我何不大家对天一拜，做个盟兄盟弟，日后互相照应，患难扶持，有福同享，有患同当。诸位老弟兄意下如何？”那贼人中有三个是好酒贪杯之人，天生粗笨，听了朱三这话说得爽快，他们三人先就答应说：“承蒙老兄弟爱我等，敢不从命！”于是那三十人一齐起来，请朱三做个盟主，营中约了六人，誓愿同生死，当空一拜，叙出年长者为兄。那贼人中有一个姓皮的，年最长，算他大哥，兵丁七人中有一个姓徐的，年纪少皮大哥一岁，称为二哥。三十七人席地而坐，快活饮酒，十分开心。

那徐二说话中间问起贼人：“山寨中到底怎样情形，此番弟兄来投诚，到底是出于自己主意，还是奉何人所差呢？你我既是弟兄，不用隐瞒，务必说出真情实话，大家好显出是真心结拜，不是虚应故事。”那徐二会说话，更兼有朱善保一旁帮说。从来说酒后易吐真言，那皮大不知不觉就把那孙头领定的诈降计、要骗钦差上山中他们的暗算，如何埋伏，如何挖坑，一切细底全行和盘托出。那徐、朱二人听了这话，说道：“大

哥你如今肯帮我们大人出力，想个妙法破了他们的暗计，攻破了山，那时大人一定保举你，你就指日为官，那些儿不好呢？”皮大道：“大人若肯听我话，止消从山左右暗地遣人上山，然后假作上山招安。到得山上，不走正面，他那埋伏自不中用。那陷坑都有暗号，上面有石灰为记，不走入去，怎会落坑？等左右人马齐到，一同动手，要破此山，又有何难？”徐、朱二人道：“大哥之计甚妙。但是你们如今还要回山交令，约定日子上山招安，万一寨主另有别计，你们保得住万无一失么？”皮大道：“老弟，你且将我的话回禀大人，再定主意，料来大人定有高见。一句话，包总我们是真心投降，并无假意。如大人疑心，尽管试验，日久白见人心。”

那徐、朱二人听皮大这一番话，很有道理，像是真心，当下劝他们尽醉方散。徐、朱二人忙至中军帐内，将皮大所说的话细细禀明，请安公子定夺。安公子闻言，忙请顾朗山来告诉一番，斟酌一个妥当主意。朗山道：“只消教他们三十人回山，就说我等现奉旨意，另有差遣，一时不能上山招安，教他们那些肯投诚的，等候卫中丞来招安。那贼首见我退兵，他必定下山来，暗袭曹州，抢掠粮米。等他一下山，我这里即攻山，先占了他的巢穴，不怕他逃到哪里，终久也要擒获的。他若不下山，我这里会同好了兗、沂两处人马，从东、西、后面三路进兵攻山，山前留出一条出路，好让他逃走，止要夺得他巢穴，使他防备不及。无论他用何计，我等皆可取胜。”安公子闻言，深以为然，当即与田总兵议定。

次日，将三十名贼人唤至帐前，吩咐道：“汝等既真心投降，不拘何时，皆可效力。现今本部堂奉有密旨，另有紧要军情，即刻退兵。你等回山约好了那愿意投诚之人，静候数日。我请卫中丞大人带兵来招降，那时你等何不做个里应外合，迎

接卫大人上山，擒拿那张七？你等一样有功。我今日实无暇及此，你等去罢。千万不可走漏消息，使张七闻知，万一他发兵追赶，那就不妙了。你等快回山罢。”说罢，将三十名贼人造发。一面吩咐退兵，却暗中通知三处：一是兖州，一是沂州，一是省城，约定三日后一齐发兵攻山之四面，专等贼头下山，即攻他的巢穴。这里安排已妥，任凭他用何计，总不上当，暂且不表。

再说那三十名贼人，皮大为首，见安钦差说有事退兵，十分忙促，也不知为了何事，只得回山交令。到了山中，将一切情形面禀了张七大王。那大王忙与孙海商议：“如今他不来攻山，反倒退兵，不知何故？此时我等应如何进兵，可保无虞？”孙海道：“这是一个好机会，乘此他们有事，无暇攻山，我这里发兵去袭曹州，不必定要攻破城池，止要抢掠得些银钱粮米，供山寨之用；掠些百姓；来充小卒。山寨中人马日见其多，将来大可以做一番事业。如今大王须得自己去走一遭，多带人马，山寨中止须留下人守寨，那埋伏之人如今用不着了。等大王得来回山，再想别计去攻濮州曹县，或攻兖、沂，止要到一处得些来头，我等根基日固，纵有官兵来剿，管保杀他大败而回。”张七大王闻言大喜，随即点起得力喽罗六百名，自己同孙海、余龙带领下山袭曹州。山寨中止留李如飞、黄豹二人，与老弱士卒三百人守山。凡是埋伏之处，一概撤退。乘着天气昏黑，连夜发兵。山上以为此番一去，定然成功，做梦也想不到钦差用的是三面连环计，专盼他下山，好取他的巢穴。闲话少叙。

且说那张万宝与孙海、余龙带领着六百名喽罗连夜下山，一心要想明袭曹州，暗中抢劫人民，专为银钱粮米，并非真心要夺城池。他们一下山来，早已惊动了钦差探事的兵卒，四面俱有探子隐藏，探得贼已下山，忙即三下里通报。安公子退

兵在正南十余里外，得信最早，闻知贼已下山，忙带领人马与田总兵、褚一官还有几员偏将，一齐来攻山正面。又差人催东、西两路人马，赶紧攻山。这边发兵，那两边也得了信息，不约而同，三路发兵。东路是周三、陆葆安开路，总兵在后面督阵；西路是冯小江、赵飞腿开路，沂州参将与各将随后，直奔青云山下。到了山下，仰看上面，并无动静，众人还怕有埋伏。那时是周三、陆葆安大胆，先往上闯。到得山头，安然无事。随后大众努力上山，登时东西人马已进山矣。西面也是冯、赵二人先上的山，随后大家才上去。两路上得山时，正面钦差的人马是由总兵、褚一官二人当先，奋勇直前，顷刻已到山上。看了看山上，并无埋伏，然后才请安公子上山。在山中择了一块平地，暂扎行营。留钦差在营，派褚、周二人保护，其余将官三面会齐，一同往山寨中进发。到了寨门，这守寨贼人方才知道有官兵上山来了。一看人马纷纷，十分勇往。那些贼人早已吓得目瞪口呆，往后就跑。一面跑，一面怪嚷乱叫道：“大事不好，有官兵杀上山来了，快些逃命罢！”

那时李如飞、黄豹二人那里去了？原来他二人听了那三十名贼人的话，说钦差软弱无能，又有事退兵，料来决无人来攻取山寨，专候大王下山抢掠些金银粮米回来，好大家受用。所以那两个人夜间到四下里巡视一回，回到帐中，命小卒摆上酒肴。他二人痛饮，不觉喝得大醉，扶归帐中，沉沉睡去，做梦也猜不着大王一下山，官兵就到。及至寨门外那些看门贼人都跑进后帐嚷起来了，他二人才惊醒。一翻身起来，穿上短袄，拿了兵器，二人忙出来迎敌。论这两个贼也有几合勇战，并非无能之辈，无奈酒醉方醒，眼睛迷迷糊糊，变起仓猝，早已心惊胆战。到此地步，纵有本领，也减去一半了。这二贼刚到寨中，一看寨门大开，官兵直往内拥。二贼忙迎了上去，吆喝道：

“好大胆的小辈，怎敢到山上来讨死！不要走，叫你等知我老爷的厉害！”说罢，连蹿带跳的杀了出来，手中刀光闪烁，早已与兵卒们交手。这个当儿，早被冯小江看见，忙跳上前去，用虎尾钢鞭敌住黄豹；那田总兵也到，忙用刀敌住李如飞。田总兵力大，李贼那里敌得住？不过两三合，早已不济，回身就想要逃走。背后陆葆安已到，照准那贼背脊就是一铁锤，只听“拍”的一声响，贼人早已中了锤了，登时站立不住，跌倒在地。三军上前捉住，用绳索捆了。那黄豹一见李如飞被擒，心胆俱碎，回身想跑。冯、赵二人焉肯相容，用尽平生之力，一鞭打去，将贼的刀逼开，脚底下使了一个跛脚，早已踢在贼人足胫骨上，身体一晃，冯小江随即就是一鞭，打倒在地。三军又复捆了。那些小贼们见两个头目被擒，一半从后面逃走，有那走不及的，止得跪下，口称饶命，情愿投降。

田总兵随会合兖州与沂州参将陆、赵、冯三人，直入后帐盘查贼人的巢穴。见堆积的东西不少，也有金银绸缎、衣服器皿。田总兵传令三军，将所有银钱衣物等件堆在一边，若有军器犯禁之物，另堆一处。忙着人请钦差到此，亲自阅视。不多一会，安公子同了顾朗山、褚、周三人已到。看了看那些东西，随即遣褚、陆、周三将同了田总兵即刻下山，去救曹州，擒拿张七大王；吩咐褚、陆、周三将格外小心，须防张七暗器。田总兵道：“未将自有道理。”于是带领三将与七百人马一齐下山，往曹州府来，一半保守府城，一半要拿盗首。

山寨中安公子升了座，点了将佐，不少一人，兵丁亦不见有一人带伤，即投降的贼人有百余名，有一半是老弱无能之辈，一齐跪下，哀求钦差饶命。安公子遂审问他山寨中贼首还有甚么亲丁，有无妇女，山寨共有多少房屋，多少米粮，还有被掠来的妇女否，“你等快快供出，听候发落。若不实供，难免受

刑，立刻领死！”那贼人闻听钦差之言，忙禀道：“山寨中四面房屋约共六七十间。这寨分三进：寨前是聚义厅，再进一层是大王的书房，后面还有两进房子，分东、西二院，东边是大王寝室，西边是库房，堆积金银珠宝、绸缎布匹，还有厢房内锁的是些妇女，一半是抢来的，一半是众头目的家眷，通共约有数十人。”安公子听那贼人口供，即刻先到寝室查看，不过是些床帐。又到库房查看，果然有些金银珠宝、绸缎布匹。然后命贼人开了厢房，将那些妇女放了出来，要细问他们的来历。

不多时，那些妇女一齐出来，有的哭泣，有的害怕。大家跪了一地，口中哀告饶命。安公子遂问他们谁是贼人家眷，共有几人。止见有一年老妇人说道：“老妇人是张七之嫂程氏，那两个妇人一王氏，一余氏，是张七的一妻一妾。还有余龙的妻子、孙海的妻子。李如飞、黄豹无妻，每人有两个妾，是抢来逼做妾的，一姓陈，是姊妹二人；一姓乔，一姓何，说是买的。内中有三个女子是新近抢来的，是一个姑娘，两个婢女。这三人立志不从，情愿千刀万剐。张七因他三人美貌，所以不曾杀得，关在厢房，命人看守，教我劝他，已经一月有余，总劝不好。大人不信，亲自口问她。”安公子忙问道：“女子在那里？快上前答话。”止听人答应说“有”，止见从妇女队中走出三个女子：两个在后，约年十五六岁；一个向前，年纪十八九岁，登时跪下，哭哭泣泣，口称：“大人容禀：小女子姓胡，家住曹州府西门外，离城一里。我父是个廩生，家道还算小康。因为母亲去世，葬在十里外荷花铺。今年清明，小女子同我父带领两个婢女上坟，不幸被山贼抢来。我父逃去，不知生死。小女子屡次辱骂那贼，止求一死。他偏令人看守，要死不能。全亏这位老奶奶说是慢慢劝化我们，叫贼人不可性急动粗，所以才免受辱。如今大人破了山，求大人放小女子还家去，

找寻老父，感恩不尽。”说罢，连碰响头。安公子叹息道：“这倒是一个烈女。”忙说道：“你不用哭泣，本部堂自然要送你还家，交与你父。你那老父并不曾受害，前日还来告状呢。明日就送你回去。”那女子闻言，欢喜不尽，忙叩头拜谢。安公子随点了名，记了单子，被抢的各问姓名，分开一边。贼人的家眷另开一单，命人看守，等候曹州信息。这里忙遣人往曹州报捷，命知府委兵来押送妇女进城。这且慢表。

话分两头，再说张七带领六百名喽罗与孙海、余龙一心要去抢掠曹州。那时下山之时，曹州府太守早已防备好了，四门紧闭。城外的百姓，早已搬入城中，是安公子已分派定了。那贼走了半夜，到得城外，但见城门紧闭，城上有人把守，城外居民不见一人。张七心中诧异：“难道他竟知道我要来抢掠袭城吗？”正欲吩咐喽罗攻城，那知后面早有逃下山来的喽罗追到，口尊大王，说是：“大事不好了！大王刚下山，不到半刻，随后官兵就到，有钦差旗号，三面进兵，立将山寨破了。我等跑得快，逃出命来。请大王快快回山要紧。”张七闻言，吓得魂飞魄散，登时主意全无。那孙海与余龙一旁闻言，也是吓得面无人色。三个人正在商量回去夺回山林，与他决一死战，那知后边因总兵同周三等人马已到，一声炮响，人马杀上前来。田总兵一把刀，周三等鞭、枪并举，谁能抵敌！只杀得贼人纷纷倒地，立刻四散奔逃，并无人敢对敌。余龙不知好歹，冲上前去，被田、周二入双战，身受重伤，跌下马来，官兵捆了去了。孙海与张七见势头不好，二人忙加上一鞭，往小路逃命去了。

这里贼人被杀了大半，剩下二百余名，一齐跪下哀求饶命，情愿投降。田总兵传令：“暂且免死，候钦差发落。”那时曹州府太守在城上看得明白，忙开城接总兵进城，差人去钦差处

报捷，随即派周三与几个将官往四下里跟踪去拿张七。要知钦差进城如何发落投降贼人，张七逃往何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烈女还家蒙恩旌表 强盗逃难借友报仇

话说安钦差攻破青云山，张七在曹州府城外被褚、陆、周、田杀败，只剩下百余名喽罗，跟随往东方逃命，身边惟孙海一人护卫。那张七一路上叹气连声，无精打采，走的都是些隐僻小路，恐怕有人追赶。正走中间，腹中饥饿，无奈止得命喽罗四下寻觅人家，买些饭食充饥。幸亏山村之内还有人家，听说有钱买食物，也就随便卖给他们些饭食。他们饱餐了一顿，给了饭钱，又往前走。一路打听兖、沂二府早已有人盘查，偷不过去，除非由山背小路走去，约八百里，方是泰安府羊角岭交界。张七听说“羊角岭”三字，十分欢喜，想道：“到了羊角岭，见着铁头陀，再三求他。他若肯拔刀相助，要报此仇，有何难哉！”因此寻路前进，直奔羊角岭而来，暂且不表。

且说钦差得了曹州信息，知道贼人大败逃命，生擒贼目一名，府城无恙，心中大喜。随即带领人马与山中男女、银钱粮米，一齐装运押送进城，还有两个贼目，与曹州这贼三人，一并送人监禁。钦差进城，文武迎接。到了府署，钦差人内升座，文武参漏已毕。钦差遂将山中所获金银粮米各物，请太守亲自阅视，查明数目，一半存库，一半分赏三军。忙将攻破山寨一切情形，写信通知中丞，意欲奏闻奖叙有功将佐，随后再进攻

兗、沂之贼。至张七现在逃亡，派人寻踪往探，一定要将他拿获。此间被获三个贼目，请旨定夺，或解进京师，或就地正法，均候钦定云云。又片保举出力员弁，如田总兵、褚、陆、周、冯、赵与兗、沂大小将官，皆候旨施恩。此信一发，不过一日，早到省城。中丞阅信，照样拟了奏稿，会同办理，仍将奏稿封寄商酌。这里钦差随派曹州府审问那些妇女，面谕胡氏一名女子，是个烈女，即令人将他家属唤来领回，好好给他配个人家。似此节烈，照例请旌，旋于奏折尾末叙明。奏稿拟定，仍请卫中丞拜发。

这里曹州府无人不知胡家女子，能在贼中一月有余，仍然保住贞节，真算节烈可风。他父闻知，即刻来府署，父女见面，大哭一场，禀明太守要领女儿回家。太守允许，送与胡女许多东西。又叫他入署内，那知府太太与他谈谈说说，十分佩服，也有赏赐。胡女又求太太转求太守在钦差面前讨情，留张七嫂子一条性命，算是报他救命之恩。那些话一言难表。但说胡家父女好容易死里求生，而今骨肉重聚，二人临走时，亲到钦差公馆前叩谢，然后归家。后来胡女许配一个秀才，也中一名举人，后来官居教授，夫妇享寿七十而终。这都不提。

再说钦差与曹州府太守商议，将那些被掳妇女有家可归者，稍给银两，着他家属领回；无家可归者，散给他些资财，叫他自己过活。那贼人的家眷：暂行看管，听候圣旨发落。所奏张七、孙、余、李、黄五个人，都无儿子，纵有儿女，也不见得是亲生自养的。我朝圣恩宽大，罪人不孥，将来或可免死。这是后话慢表。

再说那张七与孙海在路潜逃，昼伏夜行，走的都是些幽僻小路。一路上有时还有饭吃，有时止得挨饿。走了八九天，那天才到了泰安交界。一路探明羊角岭路径，有人说道：“那羊

角岭青莲寺是有名杀人的活阎王，你等此去，莫非不怕死么？”张七等道：“我等是他旧交，他断不能杀我等的。”一路寻踪觅迹，果见山路崎岖，比较青云山又险要多了。到了岭下，止见有几家酒店开设在那里。跑堂的招呼客人说道：“我这里酒饭俱全，要甚么菜都有，尝尝看，我这酒是真正原封，无一点假，尝了管保你别处酒就喝不来了。”吆吆喝喝，声音洪亮。张七捡了一家门面宽敞的，走了进去。到客座上坐下，其余跟随的人只剩得七人，也随同进来，两旁列坐。跑堂的忙上前问道：“爷台来了，请坐！”忙倒上茶来，请示用甚么酒菜，吩咐了好去预备。张七道：“有现成的鸡鱼肉食，尽管拿来，酒要好的。他们是我伙伴，一样预备酒菜，快快去办来！”跑堂的连忙答应，下去端整酒菜。不多一会，端了上来，摆列好了，请张七用酒吃菜。

张七饮了数杯酒，看了看那跟随的人也在一旁喝酒吃菜。张七遂唤跑堂的过来说道：“我要问你，这里上羊角岭还有多少路途？那青莲寺方丈现在可在家？谅来你总知道的。”跑堂的听了这话，忙问道：“爷台想是与我们方丈认识？”张七道：“然也。”跑堂道：“此去上山还有五里路远，到了山半中间，还有一处名曰往来亭。那亭上有人把守，亭外挖有濠沟，除非熟人或有来历旧交，到了那里通了名姓，那亭中大师傅准你上去，才放下吊桥，渡你过去。不然，你休想上去。止怕他那里一声暗号，四下里有人看守，一齐围裹上来，登时拿住。这个地方好有一比，比做阎罗殿上，到此死多活少。爷台如要上山，务要打定主意，不可冒失，白送了性命。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开设店面，也是奉了大师傅之命，在此做眼。凡是过路客商，知道规矩，由此经过，先送上买路金银，我等给他一张路票，任凭他过山。周围百里之内，无人阻挡。若不送金银，到了店，

我等暗地通信他山上发下人来，登时人财两空。年轻的擒上山去，做个小卒；年老的一刀了账。任你有多少人马，也过不去。甚么讲究呢？此去八里外有一条河，名曰羊眼渡。大王有法力，那河水虽不深，就是无法能渡。不拘甚么东西，见水就沉，不能行船，又无桥梁，水流甚急。任你千军万马，到了那里，也是束手无策，止有等死。而且那水喝不得，喝下去腹中疼痛，周身无力，登时倒地。大法师有如此本事，所以在羊角岭上青莲寺中，带领着徒子徒孙，享受清福。凡是山东山林中好汉，无一处不来进献金银。还有海中几家大王也来通信，送些礼物，遇有急难，还要求他相助。爷台既是相与，大概这些事久已闻知。若是初次来见，路径不熟，那倒不妨，我遣人同你去，何如？”

张七听了这一番话，忙答应道：“兄弟，你当我是谁？我就是曹州青云山的张七大王是也。与这里大和尚是盟兄盟弟，素有往来。大和尚曾到过我山寨三次，我却不曾来过。目下因有些得意的事，特地来投奔他。原是初次到山，路径不熟，相烦你派个人送我上山。好在是一家人，我也不用客气道谢。”那跑堂的听张七说完这话，连忙上前下跪，说道：“原来是七寨主驾到，小人不知，多多得罪！千乞大王爷担待。”张七忙将他拉起来，说：“好兄弟，何必行此大礼！你我原是一家人，不知者不罪。劳烦你快领我上山，见师傅要紧。”跑堂的说：“刀口是自然。”忙打了一声暗号，止见内面走出几个人来，略问了几句话，就请张七动身。从店后小路前往，走不多远，看见有几间房子，那房内有楼。那领路上楼吹起号来，一声响亮，山上早有人答应，放下人来，用竹几子轿数乘，请张七坐了一乘，孙海也坐了一乘，其余不用。每一乘有四个人抬，行走如飞。不消半个时辰，早已上得山来。果然到了亭子内，

有人出来接见，问明来历，一同上去。约有半里，已到青莲寺面前。止见山门大开，十分威严，两旁坐着有数十个头陀，都是面貌凶恶。见了张七、孙海，忙问道：“两位从那里来的？”引路人代通名姓。那些头陀声忙站起，合掌道：“我等不知，有失远迎，望乞大王恕罪。”张七道：“岂敢，相烦通报大师傅。”头陀答应，同进山门，有人飞跑进内报信。

不多一会，果见那铁头陀带领着十数个弟子，迎了出来。彼此是认得的，忙上前相见，手拉手往里而走。到了禅堂归座，孙海上前叩见。铁头陀也还了半礼，遂问张七道：“贤弟不在山寨镇守，何故不远千里而来？必有所为，请道其详！”张七道：“一言难尽！小弟如今是弄得无处栖身，好容易逃得到此。惟有恳求老哥哥大师傅垂手救援，方有活命，不然，难免作刀头之鬼也。”那铁头陀闻听这话，惊疑不止，忙问道：“贵寨中难道出了什么事了？”张七遂说：“新放了一个饮差姓安，一到省，就阅边出巡。到了曹州，三日后就发兵来搜山。那时弟得信，即差人打探，见他举动但是软弱之辈，因此定下诈降之计，要骗他上山中计。谁知他早已料定，装做退兵，说奉旨另有他处紧急军情。弟那时信以为真，意欲乘此下山抢掠些金银粮米，那知中他调虎离山之计。他三面带兵，会合兗、沂两府人马，连夜攻山，竟把山寨破了，山中根基全行失去。他尚不肯干休，四下遣人追赶。因此绕道来投老哥哥这里暂且避难，不知老哥哥可有什么妙计，能替小弟夺回山寨否？”

铁头陀听罢这说，一声怪叫道：“气死我也！”用手一指骂道：“我把你不知死活的小畜生，我与你旧仇未报，你又来欺负我的兄弟，我若不将你拿来劈做万段，誓不为人！”张七道：“原来这姓安的是老哥的仇人，弟倒不知怎样结的仇恨，乞道其详。”铁头陀道：“我有个得意徒弟，名叫赤面虎。他

在黑风岗能仁寺中住持，那年被人杀害。起初不知何人所杀，新近收得一名逃军投奔，姓霍名士道，他倒知道细底。说是那安骥的老婆叫做十三妹，从前在青云山一带做女强盗。原来我那徒弟是他杀的，岂不是我与他有仇么？”张七道：“如今安骥奉旨查拿绿林，到处调得动兵，他又有勇将辅佐。有何妙计可以报仇，乘早商量好了，免得临时费手。”铁头陀道：“我现在差人去打探他从何处查访，但得他离此地不远，我亲自下山去走一道，略施法力，管取他性命。若与他交战，还要动刀动枪。止消夜间到他住处，念动咒语，叫他昏迷不醒。那时下去，到他房中取他首级，易如反掌。老弟你看好不好？”张七道：“老哥哥有如此法力，何愁安骥不死！”铁头陀还有一计更妙，连山都不必下，止要差一精细人下山，暗访那安骥的生辰八字，写了出来。“我止要扎一草人，将八字安放草人身上，每日踏罡步斗，念诵真言，止消七日，安骥必死。此计似比行刺更妙。”张七道：“这更好了！事不宜迟，快遣人下山，二者并行，不久即可成功。”两人说得高兴，摆上酒来。铁头陀道：“这是与贤弟接风。”彼此放量痛饮，喝得大醉，方才各回房内安寝。次早铁头陀差了两名精细小卒，下山去探钦差现在何处，带领多少人马，从那路进兵，探明速报；又差两个徒弟，扮做化缘僧人，专要打听安骥的生辰八字。四人下山，分头上路，这且不表。

再说安公子与卫中丞会衔奏折由驿驰递，不多数日，已到京师。由兵部挂号送交奏事处递进。皇上将奏折细阅，忙召军机大臣面议道：“据安骥所奏，攻破青云山盗穴，擒获匪徒，救出难民妇女多人，且有烈女胡氏在内，此次文武各员不无微劳。惟盗魁在逃，应拟旨着安骥会同抚臣、各镇，追踪访拿，务获为要。”军机处理谕拟旨云：“安骥与曹、兗两州总兵并

武生勇丁等，攻破青云山寨，救出难民妇女。安骥与抚臣、总兵均交部议叙。武生褚廷梁、陆葆安，义勇周得胜、冯小江、赵鹏，均赏给五品军功翎顶，留营以把总补用。张七之嫂能保护烈女，免死，交地方官发交官媒看管。救出妇女，妥为安置。胡氏烈女，准其建坊旌表，着伊父善为择配，赏给建坊银两。所擒获匪徒三名，即着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七在逃，仍着安骥等严拿，勿令漏网。”皇上看过批准，登时发抄。

那时安公子恰好家信已到，禀明安老爷一切情形，并云有天目山、白象岭、羊角岭三处强盗尚未查明，此事非急促能办。惟有格外小心，与幕友同官斟酌办理。省中家眷，赖有舅母照应；两媳分娩后能料理家务否？十分惦记云云。安老爷看过了信，叫进送信人。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赶露儿。老爷、太太问他东省一切事体，他也细细说明。问起贼人巢穴，他说：“听得人说别处都不要紧，就是泰安府羊角岭的甚么铁头陀和尚十分厉害，会妖术邪法。”

安老爷与太太还未答言，早已惊动了那两位少夫人。张姑娘不知其详。十三妹忽然想起从前在青云堡之时听人说起，羊角岭青莲寺十分凶恶，铁头陀又会妖术，专会行刺，暗中害人，这事倒要早早防备，忙对公公道：“媳妇从前在山东时，曾闻人说起那铁头陀啸聚羊角岭青莲寺，十分凶恶，专会黑夜行刺。公公写信要嘱玉郎格外小心防备。第一黑夜须防行刺，两军交战，须防他用邪术。”安老爷闻听此言，登时心中惊疑，说道：“这事可不好办，只好听天由命而已。”那安太太听了这些话，更吓得目瞪口呆，半晌才想出了个主意，说道：“老爷，我有个主意：如今何家媳妇已经分娩了三个多月，不如送她去任上，也可以保护玉哥那孩子。老爷，你想这个主意好不好？”安老爷道：“何家媳妇去呢，固好，无如仍不中用。”太太道：

“怎么不中用？”老爷道：“玉格是沿途查访，何处有贼，即在何处住下用兵。纵有家眷，焉能跟着走？而且打仗出兵，非女子份内之事，又不便女改男装，又不好隐藏不露，所以说不中用，即此也。”太太道：“如此难道由他去？咱们竟不管吗？”老爷道：“太太且慢着急，等我写了回信，叫他与顾朗山商量，自有高见。至于那和尚邪术，止要乌鸡黑犬血浇在箭上射去，能破妖术。再者周三他们老弟兄尚有数人未曾出头，止要玉哥淳托周三，再调出他们几位，人多胆壮，自然无害的了。”太太听了这话，才略放心，忙催老爷写回信；又叫两媳妇亲笔写信，告诉他刻刻留心，防备暗算。这里将信写好，仍着赶露儿带去，吩咐他一路小心，不可耽延误事。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铁头陀差人探听钦差在何处下马，从何处查办，又差两个僧人去打听钦差生辰八字，要想暗害。那时张七身边带有十余人，有一人姓鲍名国恩，为人精细，虽出身绿林，却大有悔罪思迁之意。张七因他能干，十分重用他。他自从跟张七到了羊角岭青莲寺中，常与铁头陀的徒弟们讲究些朋友交情，英雄的义气，能说会道，那些小和尚都喜欢他。内中有个和尚，法名归元，年纪二十余岁，与他最好，两下里情投意合，遂结拜为弟兄，时刻一处谈论。那一天，铁头陀差人去后，他二人私下计议，说起那钦差用兵破青云山，出其不意，可惜张大王多年根基一旦失去，如今止有仰仗大师傅法力报仇雪恨，夺转山林。说到这其间，那归元和尚道：“大哥，你看将来安钦差怎样结果？咱们师父与张大王怎样收场？你断断看。”鲍国恩道：“老弟呀，这话我可难说了。”归元道：“怎么难说呢？”鲍国恩道：“我先问你一句话，你说说，安钦差与咱们师父、大王到底谁是正人？谁是坏人？你从公评论。”归元道：“那

还用说吗？自然是钦差正，咱们坏了。”国恩道：“这么说，止怕钦差害不了，青云山夺不回来。”归元听了此话，一言不发，呆在一边。要知他二人怎样弃邪归正，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良心发现弃邪归正 预防思患设计藏身

话说鲍国恩与归元倾心吐胆，说话投机。说到止怕钦差害不了，山寨夺不回来，那归元登时呆在一旁，一言不发。国恩道：“贤弟，你怎么发起愣来了？难道我说的不是么？”归元叹了一口气，道：“老哥哥，你何尝说错！我发愣的缘故并不为此，为的是我想既做了一个人，不能成家立业，也就有愧；何况身陷在这不僧不俗所在，做得是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将来不知如何下场。万一被官兵杀死，身首异处，还落个强盗之名，死不足惜。同是一样的人，为何弄到这个下场？我所以发愣。”国恩道：“贤弟，我尝听见人说，弃邪归正，改过自新，那怕你从前多少坏处，一旦改悔，就可以把从前坏处洗个干净。老弟呀，你真有心要做好人么？若果有此心，咱们两商量商量出个主意，替皇上家暗中出力，帮助钦差把那些害民的贼人除去，既可以将功折罪，又可以巴结个功名。日后人说起来，咱们总算是大清国的一个好百姓，死后决无骂名。你想好不好？”

归元听了这句话，登时站起来往四下里细看，恐怕有人听他们说话。看看毫无人迹，这才归座，对国恩道：“哥哥，若要弃邪归正，暗保钦差，这也容易。就是我家师傅这些法力，能够使河中不能摆渡，还会迷人心窍，咒人身死，总逃不了是

妖言，一遇见真正修道高人，立时就破。”国恩道：“何处有高人，能破他的法术？”归元道：“说起这个高人，是一位有道的僧家，现在在平县南白鹤山冷泉禅院住持。和尚年纪七十多岁，法名观海，又号静一上人。他在那冷泉禅院也不知多少年了，从不轻易与人来往。我有个表弟，曾在他院中做过香伙。听他说起那和尚，真有未卜先知之见。他曾说过，青莲寺将来要变做战场。如今看起来，有什么不是战场？我们这里大师父也钦敬他的道行，曾亲自去拜见他，求他替度。那和尚一味恭敬，不肯以师自居，好言回复。据大师父说，凡是他的妖法，大概遇见了这位静一上人，无有不破。如今你我弟兄既有意弃暗投明，乘此机会讨个差使下山走走，到了钦差下马所在，我等去面见他，把真情细诉，求他收留，看他相待何如。他若另眼看待我等，就指与他这条明路，教他去请观海禅师。那和尚济难扶危，焉有不相助之理？有了他相助，要破大师父妖法，有何难哉！果能将山东盗风除净，万民乐业，我等也可享受些清福。倘或命运来了，保举个一官半职，也不枉做人一场。”他二人说得十分投机，一心要想讨个差使，下山去建这件功劳。按下不表。

再说钦差由曹州出奏后，亲自押解了三个匪徒回省，与卫中丞相见，静候批折。不上十天，早已回来。安、卫二人同看旨意，得邀议叙，忙焚香谢恩。安公子遂辞过中丞，暗地带领人马，要去征剿天目山白象岭。那天来至三府交界地方，在公馆中住下，只听中军回进话来说：“京中差去的人回来了。”钦差忙着进见。不多时，赶露儿已走到面前，先请了安，然后将回书取出交付。那安公子见了赶露儿进来，早已站立恭候，因其人有父母之命在其身也。他请安之时，公子忙避过一边，不敢直受。接过回信，吩咐赶露儿下去歇息。拆开书信细看一

遍，又看过两位夫人的书信教他防备青莲寺的刺客，又教他聘请郝武等同来助力。安公子心中暗算，如今褚、陆等五人随身保护，料不妨事；先从何处进攻，须与顾先生商议，忙命人请顾师爷来。

少刻，朗山来到，安公子忙足恭相迎，彼此让座。先是安公子开言道：“先生，你可知道那张七往何方去了？据我看起来，他必往羊角岭青莲寺去寻那铁头陀做个护身，躲避在那里。我们如今若带兵直奔羊角岭，未为不可，但他有邪术，不可不防。纵用乌鸡黑犬血抹在箭上射去，破他法力，不过迎阵交锋方可以用。那昏夜之中，他若用法来行刺，将何术以御之？这事须要打算妥当，方进得兵。”顾朗山道：“东家不用着急，等我卜一课大六壬，细查休咎，再定何如？”公子道：“如此甚好，就烦先生一卜。”朗山忙退出到自己房中，洗手已毕，焚起香来，取出金钱，暗暗通诚祝告，在案上卜课。卜完细查卦象，早已明白。遂收过金钱，用笔墨将课象细细写出，忙到公子房中，将课单递与公子看。上面写的是此卦：“不出三日，有人来投诚，听他计策，管请得高人来助。诸事皆吉，不必着忙。若防刺客，止须用奇门遁甲法，设一疑阵，决无妨碍。但月令淹缠，不能速于建功。静候时至，自然擒寇，一劳永逸矣。”公子看完课单，又细问这其中缘故。朗山一一分析与他听，劝他不必性急，“目下先写信去邓庄，再延请几位义士来相助，我等且在此打住听信。到了夜间，我替你摆下奇门遁甲阵式。若有刺客，一定遭擒，似此可以放心了。再外面传出令去，说等候调兵，必须兵将到齐，方才动身，先稳住众人之心。等三日后，自见分晓。”公子闻言，止得谨依朗山之教，诸事照办。这且不表。

再说铁头陀自打发人下山，要探知钦差在何处下马，怎样

举动，又差两个徒弟装做游僧化缘，要打听钦差生辰八字。这四个人下山去后十余日，并无一人回山。铁头陀放心不下，与张七商议道：“我这所在，那怕千军万马，决不敢来。就是他来到，要想过河，今生休想。但如今差去的人怎无一人上山报信？令人可疑。”张七道：“弟处再差一个精细的人下去探信，自然信得的快。”铁头陀道：“也好，我也差个人同去。”忙问道：“谁人能速去打听消息，快来报信？”只听得下面答应道：“弟子愿去。”答话者不是别人，就是那归元。铁头陀素知他诚实，所以深信，说：“你肯去最好，务必速去探听钦差现在何处，即回山报信，别的闲事一概不用你管。”归元答应道：“遵师父之命！”那张七问人时，早有的国恩上前领差，说道：“此次一定打听着钦差住处，飞速来报，愿同小师父同行。”张七应许。

两人忙收拾行李包裹，辞过师父、七大王，飞速下山。走出了十里路，到了河边，有人把守，看了腰牌，问了来历，方才驾起法船，渡过河去。二人上岸，急忙赶路。走到天将晚，来到一个镇市，投宿店中。二人商议道：“此去须打听钦差现在何处，好去投诚。大约他从西北往东南而来，我等止消向西北方迎去，终究迎着。”当夜在店中住了一宿，次早天明起来，连忙上路。有人问起，说是朝山的一僧一俗。在路行程走了三日。此时安公子还在省城候旨，等得旨意回来，耽搁了数日，方才动身出省。因此恰好走到三府交界地方住下，不早不迟，专候那鲍国恩、归元到来送信。那山中差来二僧二俗，他们都到兖州、沂州乡下城中去访，那知钦差并未往兖、沂二府，所以错过。他四人一时不好回山交令也。这话表明。

却说国恩、归元二人走了好几天，那一天到了三府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大镇市，属兖州府阳谷县所管，离泰安三百八十

余里，地名环道村。二人到了村内，但见人烟稠密，生意兴隆，是个富实村庄。到了街上，寻着了一个客店，进去住下，与店主谈说，问起这街上为何如此热闹。店主人道：“今朝本是赶集之期，又有钦差在此打住，所以四乡的人来的更多，较往常分外热闹也。”二人听得钦差在此，心中喜欢万分，腹内各人念佛道：“阿弥陀佛，这可好了，等着活佛了。若是错过，叫我们那里去寻？”两人忙叫店伙计预备了酒饭，饱餐一顿。两人随即出店门，说道：“要去瞻仰这钦差大人的公馆。”店主人道：“就在这条街上，你往西走去，约有半里，看见那座北朝南的一所房子，外面搭有鼓亭，门上挂彩悬灯，有兵丁在门口把守，那就是钦差的公馆了。但是你去看看是看得的，切不可乱闯进去，也不可多言多语，怕的是闹出乱来，那可不是顽的。”二人道：“知道，我们不过见见世面，谁肯多事？”说罢，二人出了店门，往西走去。果然不远，早看见钦差公馆。他二人来到门前，探头一看，但见排列些军官，十分威武。二人到此，止得放大了胆，硬往门内走进，口呼：“有冤枉要面见大人申诉。”那时把门的兵丁听他二人称冤，忙上前拦阻，说：“咦！你这和尚同这人好大的胆，这是甚么所在？也可以由你们混喊乱叫的么？还不快快退下！若要教内里听见，你二人这两个脑袋就有点保不住了。”二人道：“我们听说钦差大人专为替百姓申冤理枉，到处放告收呈，怎么我们的冤枉就不肯管？这是怎样一个道理？止要说明，我等就不告状。”

这里两下吵嚷，早惊动了褚、陆二人。原来安公子写信去邓庄，托邓翁再请几位好汉来帮助，是遣周三前往，此地留下冯、赵、褚、陆四人。所以褚、陆二人在此，听见外面吵嚷，忙出来查问。到了外面，问起原由，才知是有一僧一俗要申冤理枉。褚一官随向二人道：“你们到底是有甚么冤枉？为何不

向地方官去告状，单来钦差公馆申诉？我对你实说罢，若是重大之事，大人定然替你昭雪，若是寻常小事，那是不准的。你等快说罢！”二人道：“老爷，这事非同小可，关乎山东百万生灵。大人若准我这状，管保他指日高升，盗案立破。我们此一番来，一半是为国家出力，一半是为自己出头。老爷你明白了不曾？”列公，这褚一官要是前几年，断不会明白此话，如今在安家来往，听听说说，也就福至心灵，这几句话他竟会摸着头了，忙说道：“如此，你且少待，等我回禀大人，即来传你。”吩咐兵丁，给他二人座位，不要轻慢他。褚、陆二人这才进内去禀安公子。

却说安公子这日正想起顾朗山所卜之课，说三日之内，必有人来送信投诚，今日恰好是第三日了，不知有无人来？此课灵否？正在心中盘算，忽见褚、陆二人进来，口中说道：“回大人话，外面来了一僧一俗，说有机密事要面禀。听他语言，像是从羊角岭来的。大人可准他叩见？”安公子听了这话，登时又喜又惊。喜的是有人投诚，从此可以知道贼人踪迹；惊的是朗山占课能以预知。忙吩咐带他二人进来。随即请了顾朗山来，一同问话。

褚、陆二人出外格外小心，先搜检了二人身边，并无寸铁，方才同他走进上房。国恩、归元抬头往上看见东边一人，年纪四旬以外，西边一人，年纪不过三旬。一望而知，年轻者即是钦差，虽是便服，而气度俨然是大人身份。二人忙双双跪倒，口称：“大人在上，罪民参谒。”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安钦差在位上见他磕头，也欠了欠身，用手一摆，说：“罢了，起来说话！你等从何处来，有甚么机密事禀我？你先将姓名与来踪细细说明，休要撒谎隐瞒，自取罪戾。”二人闻言，是国恩先开口道：“罪民姓鲍，名叫国恩，本籍登州府人。因贫穷

难过，投靠在青云山张万宝寨中，做个小卒。张大王新近兵败逃走，至泰安羊角岭，依赖青莲寺大和尚铁头陀，暂作避难之计。罪民到了寺中，听那和尚所说的话，十分厉害。他会用邪术迷人，又能咒人身死，止要知道某人生辰八字，他作起法来，其人即死。他已经差了两个精细喽罗，到处打听大人用兵所在，又差两个徒弟，装做游僧化缘，其实到处打听大人生辰八字。他尝说惯会黑夜入室行刺，来去甚快，人所难防。罪民想他虽说有此法力，究竟是妖法邪术，终究不能胜正。他有个徒弟叫归元，与罪民一见如故，十分投契，结拜弟兄。说起他师父这些本事，不容易破，却也不难，止消去请出一位高僧帮助，那时管保将他法术破个干净，还可以生擒活捉。归元他与罪民一心要想弃邪归正，所以一同讨个差使下山，沿途访问大人的行台。如今幸得见着大人，好比云开日出，得见青天。罪民只求大人将我二人收录标下，做个军兵。归元他愿什么，请大人问他，就知根底了。”

钦差对归元道：“你有甚么说的，只管说来！”归元道：“僧人自幼出家，俗家姓毕，乃登州府人，一向在山东省城天王寺住持。因为寒苦，才向外州县化缘。不幸遇见青莲寺的铁头陀，他看僧人贫困，就收留僧人做徒弟。起初止当他是好人，那知他才是坐地分赃的一个大盗。他与青云山张七大王至好，还与海盗欧氏弟兄拜盟。那和尚会邪法，念咒迷人，又会画符，使河水见物就沉。据他说，他这些本领，天下无人敢敌，就单怕一人，这人是得道高僧，现在在平县南白鹤山冷泉禅院居住，法号观海，又称静一上人，年纪七十多岁。据铁头陀说，他能未卜先知。若讲法力，比铁头陀高出几倍。僧人因听鲍国恩劝化，顿起悔心，想做个良民，故尔同他来叩见大人。大人若施恩，僧人情愿还俗，跟随大人做个小卒，弃邪归正，免得将来

打在强盗一党里面。如今那铁头陀已差人下山打听大人住处，又说访问八字，要咒诅。不然他要来行刺，大人不可不防。依僧人愚见，现在大人快差人去白鹤山，延请观海长老到来，要破他法就容易了。有了高人，还怕铁头陀逃往那里去？管保拿他，全不费力。况且白鹤山离此也不甚远。大人又是为国为民，替皇上出力，救百姓灾难，那高僧听说如此，谅必下山相助。大人高见，以为何如？”

安钦差听了这话，还不曾开言，一旁顾师爷早说道：“看不出你这二人倒是一副忠肝义胆。此番你肯来献，好心指出这条明路，其功不小。日后大人一定提拔你做个小小前程，但是如今你二人还回山去不去？”二人同声道：“小人们去不得的了。一者恐怕他盘问出来，反倒坏事；二者万一他从此不放小人下山，怎样脱身？好容易离开了火坑，岂肯再临险地？”顾朗山点点头道：“不错，你二人且下去歇息，自有道理。”二人退下。

顾师爷忙命褚、陆二人去照料他，替安排饮食住宿之处。当即向安公子道：“东家，你如今该相信我占的卦了。这二人出于真心，借此又知道一位高僧住处。如今事不宜迟，乘早商量去请观海长老。东家，你的高见，要怎样办法？还是自己去请，还是写信托人去请？”安公子道：“学生之见，备细写下一封书信，外写一封请启，烦褚一爷去托九公代学生一行。先生，你看使得使不得？”朗山道：“此事非亲身去不可！借此为名还可以做个疑惑阵，好教那头陀摸不着是用何计。止消如此，一来免了在此耽惊，二来足表我们诚意。”安公子听说，连称极是。要知怎样请观海长老，下回书分解。

第五十回

谒禅师指明正路 刺钦差妄想痴心

话说那顾朗山他教安公子只消如此，做一个疑阵，好教那妖僧摸不着是怎样个主意。“他那时又要防人暗算他的巢穴，恐蹈张七覆辙，又要沿路探听，好来行刺。如今我用个虚张声势，指东杀西，或真或假，令人难测。乘这疑团未破之时，我好勾出功夫，去白鹤山冷泉禅院拜请高僧，亲身前往，他万不能逆料也。这疑阵怎样布法，那可要用着人了。如此地是三府交界，打下公馆，人所共知。如今离此地有一百里远，是青州、泰安交界。那里有个大镇市，名双流村。我而今遣下家人二名，兵丁十余名，壮士一名，去那里打下一个公馆，门口并不贴官衔，却告诉店主人说，是安钦差的公馆。再于兖州、沂州交界地方一个大镇市，往来稠密之处，无过殷家堡，在这地方照样打一公馆。还要于省城相近地方，打一公馆。再命人外面传言，说钦差有时在某处，有时回省，有时领兵去擒天目山白象岭的贼。羊角岭的和尚厉害，不敢去拿。如此一传了出去，贼人打探回山报信，教他怀疑，又怕攻山，又想行刺，他必定要亲自下山行刺。到了这几处，虚无人焉，空费力气。那时我等已去白鹤山过了，得了破他法力之计，然后暗地寄信省城，调齐人马，大将有数员，再加周壮士去请郝、谢等众，大约总有几位

来帮助。那时连褚、冯、赵、陆等不下十人，兵多将广，又不怕邪术，那羊角岭自然立破，张七与铁头陀也逃不到那里去了。这事大约要半月功夫，方能奏效。现在东家改扮客商模样，令褚、陆与鲍、毕二人相随，私下动身，五人上路，先到邓庄，再往白鹤山。晚生在这里布置，还要到三处公馆中一走。每处安排遁甲奇门，好教他来则受困。令箭、印信第一要紧。昨日田大人差来一员巡捕，人甚诚实，晚生留他在身边，到处保护。印信东家可带去，令箭给我几支，好到处调遣安排。凡此举动，早已写下细末原委信函，止须寄与卫中丞与田总兵一看，他们就明白了。这事机密，然而不怕漏泄，何故？我所注意者在白鹤山，非羊角岭也。凶僧所怕者我攻山，他防我走冷着也。我不动，他空费力矣。他仗妖法，夜间行刺，我无人，他纵入室，白奔忙也。”

朗山将这事和盘细说，安公子十分佩服。当下改扮行装，做个客人模样，雇了驴乘骑，次早动身。打听此去二十八颗红柳树有四百余里程途，沿路虽是小路，且喜雇得出驴，亦有镇市可以打尖住宿。那安公子为了王事，说不得改扮客商，五人同行，每日走七十里，寻个客店住宿。两餐茶饭，止好吃些面食而已。有时候连荤腥都无，也只好充饥，那里还讲究钦差的供应？在路行程，幸遇天晴无雨，路上竟无人认出他五人是钦差。那日离邓庄止差三十里了，褚一官道：“我先告诉老翁，好安排住处。”安公子道：“一哥此去，千万告诉他老人家，不要声张，照寻常客人相待，彼此心照，不可令村庄中人知道是我，传将出去，倘被贼人知晓，反为不美。”褚一官道：“我知道了。此番原是私访，焉有露相之理？”说罢，上前去了。安公子四人随后赶动牲口，直奔邓庄而来。

且说邓老翁自从打发周三去后，曾接安公子书信数次。就

是攻破青云山之事，他也深知。前日周三回来，又接一信，说的是铁头陀厉害，要请郝武等老弟兄再去几位相帮助。老翁也曾与郝武、谢标、金大、韩七商议，请他们拔刀相助。郝武、谢标道：“讲真杀真砍，我们还可以效劳。听说那和尚专会用邪法迷人，凭你有多大本事，也不中用。这事倒得大家想个方法，第一要能破他邪术，就有把握了，不然徒去些人也不济事。”谢标道：“我那女儿会卜卦，他说不久钦差要亲自前来，那时必有机会，但不知她卜的课灵不灵？我等且静候几日，再定主见。谁去谁不去，这是要自己情愿，不好勉强的。比不得两下对敌，各显本事，还可以有个把握。此去是与妖僧对敌，武艺虽好，也是枉然。诸位以我此言为何如？”九公与大家都道：“就依你令媛之言，静候几日再说。”大家说罢散去。

原来那谢琼花天生的聪明，不独武艺精通，如弹弓、袖箭，他都会用，百发百中，更能见书必读，止要人教一遍，永不忘记。那谢标之妻，自幼识字，碰见这个女儿过目不忘，兼喜看各种星卜医象以及兵书，他一览就明白，真是天生成的。他最善卜的是大六壬，占断吉凶，毫无错失；他一心要想替父出来立些功劳，博个前程。适逢钦差要请他们去相助，他早已占卦决定将来大家都可立功，大小都有个前程。就是妖僧邪术难破，明中还好用秽物破他，暗地来行刺，真无法可破。据课象是钦差一到，即遇高人。他也猜不出高人是谁，日后方晓。这且慢表。

却说钦差五人在路奔走，那一天已到邓庄，褚一官先去报信。褚一官到了门口下驴，往里而走，进到了二门内，有人看见，说：“褚姑爷回来了！”一官点点头，直进上房。九公父女正在堂前间说话，姨奶奶是在内房奶孩子。父女二人忽见一官，一齐问道：“你回来了么？他们如今怎样了？这里郝家他

们弟兄还未商量出去的人来，大约都是怕那和尚的妖法。”一官忙将钦差同来，不令声张，要教外人不知，此来专为访求高僧下山破法，细对老翁说明。老翁大喜，忙吩咐一切人等：“回来安少大人来了，你们不许向邻舍外人说知，要瞒得紧。”大众答应。老翁这才亲自出大门外等候。褚大娘子在里忙端整酒饭菜蔬，又收拾房子。姨奶奶也知道了，忙出来相帮料理。

不多一会，安公子四人已到，悄悄下驴。九公一见，要想招呼，又怕被人听见，止得低声叫应，拉了手往里走。当有庄丁向驴夫问脚价付讫，赶驴的各自去了。安公子到了内堂，上前与九公行礼，见过褚大娘子与姨奶奶，彼此问好，说不尽那些客套，无非是些常谈而已。叙礼归座，送茶的送茶，不用说打水洗脸，然后才得说话。外面新来这归元、国恩，自有褚、陆照应，在外面歇息，等着用饭。安公子遂说：“张七逃走，正在访拿打听，羊角岭铁头陀处忽有两个人来投诚，说起那和尚妖法厉害非常，要破他法，颇不容易，除非拜求高人。如今侄儿此来，是顾师爷费了许多心机，设下几处疑阵，才敢潜踪而来。请问九太爷，可知在平县南方有一白鹤山，山上有一冷泉禅院，住持着一位高僧，法号观海，又称静一上人，说他年纪有七十上下。此人能知过去未来，法力无边。因铁头陀妖法难破，他手下人来投诚，才指引这个所在。九太爷以为何如？请他下山行不行？”九公闻言，说道：“不错，这人我前几年就听人说过。我是素来与那僧道不大合式，所以未曾去过。大概这山离此不远，一日可到。此是要紧正事，明早我遣一官同认识路的人同你去走一趟。他既是有道高僧，你又是为国为民，不辞辛苦，亲自访求，他断无不指你一条明路之理。若说要他下山帮助，止怕他不肯从命。”安公子道：“止要指示如何破得妖僧，遵他的话行去，也无不可。”

说话间，酒饭已齐，九公就让他喝酒吃饭。安公子有事在心，饮了数杯酒，就吃饭，后忙请姨奶奶抱出两个兄弟来，抱了抱，说：“越发肥胖了。”那姨奶奶又问起长姐好否，可惜不便接来久住。褚大娘子又问起京中金、玉姊妹常有信来否，两个孩子想必都好。安公子又请九公出外，唤那国恩、归元参见。那时归元已改俗，装做个长随模样。九公看了看，问了几句话，称赞二人道：“这两人很有心机见识，日后必有遇合，不愁富贵呢。”二人忙请安叩谢，说：“多承老爷金言，但愿仰托洪福，日后不致冻馁，就是福了，富贵万不敢妄想。”是日下晚是褚大娘子端庄的上下接风酒筵，内外饱餐一顿，一宿晚景无话。

次日一早，安公子起来，收拾行李。邓老翁也是一早就起来，问明庄丁中有认识白鹤山路径者二人，特命他引路前往。家中止有两匹马，安公子骑了一匹，褚一官骑了一匹，其余三人与庄丁止好沿途雇驴。大家吃过早饭，就此动身，说定回来再见，因此老翁并不远送，止送至门口而别。安公子马上想道：“此去天晚，止好借宿庙中。但不知那高僧肯下山否，即或不肯下山，但教我破他邪法也就好了。一路心中盘算，不觉走了四十里程途，是一个镇店。褚一官在马上对公子道：“此间有客店，何不去去打一个尖，吃些茶饭再走不迟。”安公子答道：“也好。”于是主仆等七人看了一座客店，大家进店。当有店小二出来拉马，迎接入内，让到上房坐下。不用细说，总不过是先脸水打来，然后泡茶，随即问道：“客人们是打尖，还是住宿？”褚一官答道：“我们是打尖的上下客人，止要家常便饭，或面或饭都可，酒也要的。赶快拿来，我们吃了还要上路的。”店小二答道：“知道了。”忙出来向当灶的说明人数，照样端正。不多一会，酒饭已齐，摆将起来，分上下两桌，上

席是安公子与褚、陆三人共坐，下席是鲍、毕二人与两个庄丁四人一桌。登时饮酒的饮酒，吃饭的吃饭，那消半时，早已吃完。漱口洗脸已毕，算明饭账，给了钱，又格外给小二酒钱，然后出了店门，各人骑马骑驴，往白鹤山进发。褚一官向人问道：“此去白鹤山还有多少路程？”那人道：“还有四十余里。若要走小路，近七八里，不过路窄难走。”安公子道：“天色尚早，走大路罢。”于是大家或乘骑或步行，直奔白鹤山而来。这且慢表。

再说那山中高僧与冷泉禅院究是怎样一个所在，先得表明。原来这冷泉禅院在白鹤山半中间，庙宇虽不大，也有三十余间房子，内中住着十余个僧人。寺内有余地百余亩，在山之左右，雇人耕种，岁入可敷十余人吃用。山中还有果木树，如春日之桃李，秋冬之柿子梨橘等类，也可卖价一二百千文，足供寺中香灯油盐零星之费，所以寺内僧人止须在山修行，无须下山化缘求乞也。那方丈僧年七十五岁，号观海，又称静一上人，自幼出家，曾游过五台、峨眉，朝过南海、天台，是一个道高德重禅师，能知过去未来。那一天他入定时，早有土地神向他说明，今有安钦差亲身前来拜访，要求下山破妖僧邪法。那钦差不辞劳苦，在马上奔走数百里程途，真是为国为民的一腔苦心。禅师听土地神所说，醒来口称：“善哉！善哉！难得他降尊忘贵，不惮艰辛，前来访我，我必然助他一臂之力。但要下山，那却不能。止消给他一封书，几张柬帖，即可成功矣。”那和尚忙吩咐徒弟道：“快将客堂打扫干净，预备出上下六七人住宿的地方。”又叫厨房备下精洁素斋，要够十人饮食。众僧闻言，不知何故，一齐问道：“有甚么人来寺烧香？莫非早有信来，约准日期么？”老僧道：“非也，等客来，你等自知，不必细问。”

且不言庙中老僧已预知其事，也不言安公子在路行程，而今还要表一件闲文。却说邓翁送钦差动身后，忙来通知周三、郝武诸人，就将“钦差此次亲到白鹤山访求高僧，一路乔装而来，此时瞒人耳目；不便令你们知晓，恐露风声，等访得破法之后，回来通知你们，奉约弟兄们多去几位，好辅佐成功，钦差托我先为致意”云。大家听了，不胜惊异，深服谢琼花占卦果灵，安心等候钦差回来，再定谁人同去。这话表过，再接上说钦差了。

那钦差打了尖，重新上路，走到天将傍晚，远远望见一座高山，虽非峻岭奇峰，却也有百丈岩壑。但见树木参差，路径曲折，包着一团清幽之气。山半有寺一座，露出七层宝塔。安公子问庄丁道：“此庙可是冷泉禅院么？”庄丁道：“不是冷泉寺是什么？天要晚了，快快前去罢。”于是催骑上山，不过三里之遥，已到山门口了。那时老僧早已遣座下两个弟子，在门外等候迎接。两个侍者已知来人是钦差，一见安公子下马，二人分左右一齐都合掌道：“贫僧奉师命，在此迎接钦差大人，请大人寺里请坐，家师在方丈恭候。”安公子听了这话，心中惊异非常，心中暗念道：“果是一位活佛临凡，可谓未卜先知了。”连忙还礼打躬，口称：“学生特来参见尊师，怎敢劳动两位师父远接！尚乞引领学生到方丈，参见尊师。”两位侍者于是在前引路，钦差等后面跟随。越过大殿，来至禅堂。侍者道：“尊客且在禅堂中暂坐，止可大人一人同我至方丈，见我家师。”褚、陆等止得进禅堂中坐下静候。安公子独自一人，同两侍者来到方丈门首。但见那老和尚早在门前站立，一见安公子，连忙合掌说道：“大人不辞劳苦，光降荒山，贫僧迎接来迟，多多开罪。”安公子道：“老师说那里话！弟子久仰吾师盛德，今日幸获晋谒，得瞻慈范，胜朝名山多矣。”一面说，

已进了里面。安公子登时下拜，老僧连忙拉住，道：“大人如此行礼，折杀贫僧矣。彼此不必拘礼，请坐好细谈。”于是分宾主坐下，侍者随即献茶。

老僧道：“大人来意，贫僧早知。自古邪不能侵正，任他外道妖法，焉能成事？但趋吉避凶，先事预防，亦是正论。”安公子道：“老师先见之明，不用弟子晓舌，可好奉屈下山，助弟子擒拿妖人，以正国法，救民弗国？还望老师慈悲。”老僧道：“贫僧素性喜静，怕入红尘，若要下山，万难从命。若说破妖人之法，也不费难。大人既来此，何妨小住二日。等贫僧仔细详参，代为一谋，书于简册，临时翻阅，照册中办理，决无贻误。然此非二日功夫，不能算定。大人屈驾荒山，暂住二三日，俟贫僧算好，书于简册面呈，与贫僧同去一样矣。”安公子闻言大喜，说：“谨尊师命，在此静候，惟诸事骚扰清净法门，殊抱不安。”老僧道：“大人不用客气，所有一切住居饮食，贫僧早已命人安排好了。”于是吩咐看斋，请大人内客堂用斋，特命两侍者相陪；从人自有知客管待。大家止好在寺等候，暂且不表。

要说那妖僧自从打发归元、鲍国恩下山去后，三日后从前遣去的小卒二人回山报信，说：“曾到省城，正遇着请王命将余虎、李如飞、黄豹三人斩首号令。一路打听安钦差在三府交界地方打下公馆住下，择日要兴兵出征，并未指出何处，请令定夺。”凶僧闻信，尚不怎样，张七听见他三个兄弟都一齐号令斩首，直气得怪叫，吆喝说：“气死我也！”上前跪下，叩求铁头陀下山报仇。铁头陀道：“如今我下山行刺，不知他在何处。那三府交界的大镇市，不过是环道村。我今先去环道村一走，再打听消息。这山林内一切防守的人，一个也不动得。好在那摆渡口有法水阻路，他飞也飞不过来。就只山后一条小

路，通着阳谷县。那条路须派人看守，格外小心。”张七道：“放心，交与我了。”那铁头陀遂收拾行李包裹，带了戒刀两把，锦囊一个，内藏许多邪法，一心要下山行刺钦差。那知此去空走数百里冤路，仍然无功。要知怎样行刺，下回书分解。

第五十一回

恶僧行刺两地空劳 大盗拜师二欧济美

话说这铁头陀打点行囊包裹，带了戒刀，辞别张七，又吩咐他的众徒弟小心看守山寨，并严防山后小路。那张七殷勤相送，与他几个徒弟到山下，大家辞别。那铁头陀乘着高兴，且与张七夸下大口，独自下山，一想只好先投环道村而来。

此时安大人已走了好几天了。顾朗山于钦差走后，即命人排下各样物件，密布天罗地网，按奇门遁甲之法，自家人俱先有话告知躲避的道理，且按生门而入，决无差错，早已排定。至于双流村，是派赵鹏带领兵丁四十名，把总二员，去打公馆。殷家堡是知会沂州参将徐惠办理，又于省城内备下公馆，无须派人，就近写了密信给卫中丞，也叫他严防。至田大人处，也有密信，并嘱旧日慕友赵静峰，也赴省城公馆照料。那赵先生名俊，年纪虽老，颇有智谋。此时顾师爷留下冯小江保护自己，并派田大人处巡捕一同管理印信、旗牌、紧要之物，按下不表。

再说铁头陀下得山来，直奔环道村。找下旅店，天已不早，打脸水洗脸，烹茶吃茶，诸事一完，即忙着出外面打听钦差大人在此下马不在，公馆座落何处。店家与街上纷纷言讲，有说钦差公馆虽然在此，却是钦差已往别处去了。原来安大人走后，那赵鹏往双流村起身之时，反热闹人多，且有四十名兵，两员

官，倒像钦差起身了。这俱是顾师爷调度有方。又有说钦差未走的。

铁头陀听了半信半疑，只得打听明白公馆座落，自己亲去询问钦差在与不在。晚间饱餐了晚饭，却是大酒大肉，那行法却不忘晕酒。待至三更，换了夜行衣，带了戒刀，佩了锦囊等物，按着白天问明白的方向，直奔公馆。进了东口，一看路北大门悬挂彩绸，甚是威严，门户早已关闭。虽然摇铃喝号人不多，等着打更过去，他蹿进墙去，见房不甚多，不过三层房。顺着墙头疾走如飞，蹿上南房，扒着前坡一看，冷冷清清，面前只有四扇屏门，左右两段卡子墙。纵在西卡子墙上一看，只见三间上房，出廊两边有耳房，各有厢房三间。往上房一看，灯烛辉煌，尚然点得大亮。上垂首坐着一人，年纪有四十上下，白净面皮，一切看不清楚。下首的人是个武将模样，有玻璃窗户，故由外面可以看见，总不能真切，俱不像钦差。那铁头陀也听见张七说过，那安钦差不过二十多岁，看起来钦差果然没在此间。又听上首那人与下首那人说道：“想大人此时许到了天目山了。”下首之人说了一句话，听不真。又听上首人说了一句，越说声儿越小。

铁头陀急于要听，自己一想，非到窗棂之下方能听得明白，跃身下墙，往上房就走。只顾心神念净惦记到那里听话，不料有一宗物件挂在脚面上，往前一走，绳子兜住脚面，身不由自主，扑的栽倒在地，往起一趴，连手都教绳子绕住。这一摔倒，把铁头陀吓得胆裂魂飞，只听见四面都是小铃铛乱响，一抬腿哗唧唧铃铛乱响，又一抬那腿，也是哗唧唧乱响。手一指，也是哗唧唧乱响，手脚都教绳子拴住，铁头陀也不敢动转。四面八方，墙头底下，房檐底下，前后院铃铛乱响。并且更有奇事：先前下来之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此时往四下一看，不知

道有多少高墙。那头陀到了此时，心中慌忙，不但武艺不甚高，就是武艺高，也难施展，只好用法术逃命。况且已知钦差不在此处，恋恋无益，于是口诵灵文，将手脚上绳子脱落。惟有高墙阻路，法术不灵。铁头陀急得无计可施，忽然想起奇门一事。他也略知生克之理，再济以法术。虽如此，仍碰了个头晕，方能脱身上墙。得到房上，方看见东西南北，认明方向，尚喜无人追赶。想了半晌，只好暂行回店，再作打算。回到店中，出店时从墙头而过，回去时仍越墙而过。睡下甚是烦闷，想钦差既不在此，只好明日起身，再向别处公馆打听，务要刺杀钦差。想毕，不觉一直睡到日出，起来打了早尖，动身奔双流村而来。

沿路就有人传说，安钦差在双流村中间路北公馆歇马已经数日。不料那双流村并无许多大店，只有两个大店，一个永升店，被安大人打了公馆；尚有隆茂店一个，安寓客商房子也不甚多。此赵鹏在双流村公馆带同两个把总居住，其余四十名兵分散在大店小店各处。那是顾师爷的主意，以便打听恶僧的消息。其中就有朱善保朱三与徐三这二人，是前番破青云山有功之人。朱三能说会道，尤其伶俐。他与徐三带了六名兵住在隆茂店西厢房。那日吃了早饭，睡了半晌。天交申未之时，他二人同在店门口闲看来往之人。只见外面走进一个僧人，身高八尺以外，头大项短脖粗，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两道重眉，一双大环眼，白眼珠努着，黑眼珠奕奕放光；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披散头发，打着金箍一道。身穿半截青僧衣，青中衣，高腰袜子，青僧鞋。肩上有行李一卷不大，并捆着戒刀两把，亮光之甚。徐三拉了朱三一把，二人跟他进来。见他问有单间屋子没有，并问钦差在此不在。朱、徐更为疑心，又细细看他所说之言，所行之事，十有八九是铁头陀来了。连忙叫徐三到公馆，给赵鹏送信。

赵鹏正与两员把总，一名魏永福，一名孙祥安，三人晚饭后就在一处闲谈。见徐三来了，问他有何事。他将在店中看见一个头陀，身量高大，面貌凶恶；恐系铁头陀前来行刺。赵鹏道：“既然有这个人，宁信其有，不可不大加小心。”孙祥安道：“论武艺，倒不怕他；惟法术可怕。师爷的水筒与箭俱未做成寄来，大人那边又没有音信，不知请的高僧怎么样了？”魏永福向徐三道：“你今晚不必回店，帮我们一夜如何？”徐三应了。说着天已初更。赵鹏就向两把总说道：“咱们今晚上分前后弯，你们二位带二十名兵丁分前后夜，我与徐三分前后夜。”两把总应了。魏永福道：“孙大哥，你后夜，你去睡觉，我与赵老爷醒着。徐三也是后夜，没事你就去睡觉。”孙祥安与徐三去后，魏永福说道：“赵老爷，咱们勤出去绕个弯。”赵鹏道：“魏大哥，我劝你明儿别这么赵老爷、赵老爷的叫，咱们哥俩这样交情，一处当差，从今你我弟兄相称为是。”魏永福道：“恭敬不如从命，以后我就叫你赵贤弟就是了。”说着外面梆子响打了二更，有本地城守营兵巡更守夜。赵鹏出去到院中，一瞧满天星斗，微有月亮，有几块遮着。随即蹿上房去，站在房上，四下一瞧，静悄悄四顾无人，这才蹿下房来，进了上房，西里间是徐三睡觉，他在东里间住。

那魏、孙二人，一个住东厢房，一个住西厢房。此时孙祥安已到西厢去睡去了。魏永福本来胆小，他的能为浅薄，又怕贼僧邪术，一心只祷告和尚别来，才是万幸。那孙祥安那里睡得着，就隔着屋子叫：“魏大哥，我睡不安稳，不如不睡。咱们要点酒，莫若与赵老爷喝酒。”魏永福正在那目瞪口呆，心血来潮之际，似乎要困，听孙祥安叫他，忙答应道：“正好，正好。”就传话厨房要酒。须臾，厨房拿了三壶酒，四碟菜。三人坐在上房外间，开着屋门，当中放着八仙桌，赵鹏坐在正面，

魏永福坐在东边，孙祥安坐在西边。三人正吃得高兴，魏永福一瞧西房来了一个人，趴在后房坡，借着朦朦的月色，看不甚真，像是俗家打扮，后背着似乎是刀。孙祥安一瞧东边也来了一个，这个人可像是头陀，背着似乎是三节棍。孙祥安向他二人努嘴。魏永福一想，孙爷真机灵，他会有后眼，怎么打西边来的人他会瞧见？遂低声说道：“来了，小心着。”孙爷也纳闷，怎么东边来的人，他会知道？二人彼此一回头，见东西房上都有个人，大约像一僧一俗，来了两个刺客。二人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身不摇而自颤，体不热而汗流。想那铁头陀一人就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来了两个！惟赵鹏见过大阵仗，尚不至于害怕，低头想主意。

三人正在发愣，只见一人飞身下来，就往房里迈腿要进来。三人一急，正要找兵器迎敌，不想西里间哗唧唧哗啦大响，飞出一件物器，正打在那贼人身上。登时贼人满身湿了，旋即飞身上房，竟自逃走，不知何故，满屋骚气难闻。及至再往外一看，那一个刺客也不知何时去了。只听外面扑咚哗啦扒哒一响，三人出去到院一瞧，只见房上瓦掉下四五块来。那二十名兵也来了，有一个兵手中拿着一根三楞钢锥，交与赵鹏，说是在西后院拾的。赵鹏接过来，借灯光一看，尖上有点血，闻了闻，有点臭味，像是打在屁眼里了。

赵鹏又查问西里间打出物件原故。那徐三又是害怕，又是发笑。原来徐三自到西里间，放倒头就睡。到三更以后，叫尿憋醒了。屋中没有夜壶，摸了半天，伸手摸着赵鹏的洗脸手铤，溺了满满一盆。刚要放下，恰是三人说“有刺客”、外面一人要进屋来之时。他见赵鹏三人都无兵刃，须现找，又都没大本领。他一急，谁想急中生智，将手中铜链子打出，竟将贼人打走。大家喜出望外，又是讲论，又是欢笑。只有徐三说：“赵老爷、

众位别喜欢了。我想那头陀是有邪术之人，他焉能叫铜铤打走？况且还有一个刺客。来者不善，想必另有别情，仍须加意小心为要，且须赶紧给顾师爷那里送信。”这且按下不表。

且说那一个是铁头陀不用说了，那个刺客又是谁呢？因何又容容易易就走了呢？书中交代，原来那一个刺客不是刺客，是个高来高去的贼，姓欧叫欧鹤，乃东昌府人。父母双亡，只兄弟二人，自幼在北京，跟随他叔父在碓房学徒。他弟名欧鹏，尚在年幼，跟他婶母在家。那碓房在安定门内。他十四五岁时偷空就往地坛闲逛。一日在地坛墙根遇见两个老者，上首这位老者白面长髯，身穿蓝洋绉大衫，足下白袜云鞋。虽然年迈，精神足满。下首那位有六旬以外，身穿青绸大褂，足下缎子快靴，面皮微黑，重眉阔目，鼻如梁柱，花白胡子。欧鹤小时就有人缘，两老头把他叫住，说：“小孩，你姓什么，在那里住？我看你颇机灵。你家还有什么人？”欧鹤把他姓名一切对两老者说了一遍。两老头说：“我们时常在此闲游，常见你打此经过。你很灵便，我们教给你点武艺，收你作个徒弟，你愿意不愿意？”欧鹤本来好武，听说喜欢不尽，说道：“二位老爷子收我作徒弟，我是求之不得。请问尊姓大名，教我在那里练？”那白面老者道：“我姓李名德芳，绰号人称飞天虎。”那位道：“我姓陈叫德明，人称海底龙。你愿意，我们天天带你在地坛里，有清净地方。”欧鹤一听，连忙趴地下就磕头，道：“二位师父在上，徒儿行礼。”两个老者于是把他带进地坛一个清净之所，教给他拳脚，一教就会。从此天天午后就来学艺。两老者嘱咐他，不教他与外人提练把式，并且天天给他零钱花用。学了整三年，练得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且习会水性。

一日，两老者一个给他五十两银子，一个给他一口腰刀，

道：“我二人要上江西访友，你我师徒后会有期。”二老者走后，他将腰刀、银子拿回碓房。谁知他叔叔本不疼他，又见他天天出去，总疑他不学好，又在他包裹内搜出银子、腰刀，又见天天有钱使，竟疑他作贼，就把他赶出碓房，把银子留下。他无处存身，一想只好讨要吃，回山东老家看兄弟。走了一个多月，本不用许多日子，因他会武艺，不免到处卖艺，也渐渐偷盗。及至回家看他兄弟，那欧鹏又受婶娘气，因此与他婶娘闹了一场，将他兄弟带出来，哥儿俩度日。就教给他兄弟欧鹏练武，那欧鹏又是一教就会。后来有个碧桐，也是东昌人，只有两个女儿：碧翠莲、碧翠兰，招他兄弟二人为婿。欧鹏跟人作小工去了。他出来云游，意欲偷富济贫，作些侠义之事，又不得法门，总是未经好人指教。如是过了十几年，诸事不甚懂。一日到了双流村，见有人在永升店打了公馆，看见势派不小，以为必有银钱，故此立意来偷。不想上得西房，他早就来了，听见赵鹏三人饮酒中间说的都是官事，并非过往阔外官，乃是钦差下处，而且本官不在此间，只有手下之人，无甚可偷，就要走了。他多顾上房听话，未见铁头陀在东边。及至他来到后院，见后面追来一人，他一忙，恐人追上，就用三楞铜锥打来。那追来之人不知打名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毕归元献图定策 周得胜打店逢凶

话说这追来之人并非追欧鹤，乃是铁头陀被徐三铜锨打了一身骚尿，其味难当，邪法也不灵了，只得回身就跑。来到后院，遇见欧鹤，转身上房。不料欧鹤用铜锥打来，正值他回身上房之时，竟打在粪门之内，连忙拔出，扔了，遂蹿到外墙。他又知钦差仍不在此，且受了伤，又淋漓一身尿，只得忙忙回店。仍是高来高去，到自己屋中，悄悄脱下湿衣，换了身上衣裤，躺在床上，打算主意想着对张七夸下海口，怎好空回？只好再往殷家堡走一趟。且按下铁头陀欲再往殷家堡行刺不表。再说那欧鹤用铜锥打了铁头陀，他也不知铁头陀为何如人也，不知来公馆何事，只当他是追他，忙忙出了公馆墙，回他原住之处，另作事业，下文再表。

话分两处。再接说安大人在白鹤山住了两天，每日客堂用斋，甚是洁净。所住之屋，松篁交翠，轩宇清幽，到此尘念都消。安公子虽是少年富贵，也几欲乐而忘返。

第三日清晨，静一上人取出五封筒帖，上面都写着开封的年月日时，密密固封，说道：“破贼之法，都在此几个筒帖上，也不怕他邪术。大人须要好好收藏，就如老僧亲自临敌一般。”安大人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筒帖，谨慎收好，遂即深深下拜，

并告辞要即时下山。静一上人也不深留，说道：“怨我不远送了，后会有日。”安大人也不敢再行烦渎，只得辞出，仍是两个侍者送到山门而别。安大人带了从人，匆匆下山，回到邓家庄。邓九公忙出来接着，问了备细，大家惊异，俱说高僧，赞叹不绝。

安大人当日就与邓九公商议说：“仙筒已得，必有奇验，早为定策。攻破羊角岭，须趁恶僧出来行刺，不在山中，破他的案巢要紧。”又求邓老翁转请谢标、郝武、韩忠与周得胜共四人，同往军营立功。邓老忙差褚一官骑马，于次日清早往各家聘请，大家都欣然愿往。并闻得安大人亲见高僧，得了仙筒，不怕他邪术，都纷纷打点行装，并嘱咐各人妻子，好好管理庄田，以待他日功成名就。那谢琼花又替四人占了大六壬，是个大吉之象。四人与褚一官约定，明早到邓家庄面见钦差，听候行期，留褚一官吃了饭。褚一官饭毕回来，告知他们明早就来。

正说着，庄丁来报，有冯小江亲来下书。安大人吩咐命进见。不一时，冯小江进来，给安大人、邓九公都请了安，又见了褚一官，即忙呈上顾师爷的书信。那信上说的不过是铁头陀环道村公馆行刺之事，并说他走了，必往双流村、殷家堡各处行刺。双流村虽有赵鹏，不是他的对手；殷家堡已命人有了预备。那省城公馆须亲去走遭，趁他不在羊角岭，须早早攻他山寨。若容他回山，就费手了。信上大概言之如此。冯小江又面察师爷，说：“大人必然见着静一上人，若得了他的指教，赶紧攻取羊角岭为妙。若攻羊角岭，必先出告示，使他疑虑不定。现有底稿在此。”说着，由怀中掏出一纸递上来。安大人接来一看，见上面写着：

钦差大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山东观风整俗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安为招抚羊角岭贼寇事：窃闻圣世有自

新之法，王者无不戒之诛。尔羊角岭一带，为患久矣！本钦差奉上命，以彰天讨，本宜督兵荡平巢穴，但思生吾土者，皆吾赤子，不教而杀，恐伤天和。故特告尔等：夫为贼必不能昌，作乱终须受祸，尔宜速为洗心革面，束缚军前，以求恩抚。釜底之鱼，可免生烹；笼中之鸟，得保死命。倘或执迷不悟，仍肆梗顽，自当尽戮不贷。今与汝约：初限半月，次限十日，三限五日，共限一月之久，相率至辕门受抚。如过期不至，便当亲提大兵，直临岭下，先擒渠魁，次翦羽翼。然后扫荡各穴，子遗不留。尔其勿悔。为此特示。

安大人看毕，道：“告示固好，但俟一月，则铁头陀必回山矣。”冯小江道：“师爷说过，一月的限本是诓他，想那贼人有心归降；主就前来了，不等一月。那一月的话，本是缓他，教他松懈，好从小路而入，作捣巢之计。”安大人点头佩服。冯小江又拿出一个封筒，包裹严密，说道：“此是师爷临时时给的，请大人密启。”安大人收了，即叫冯小江外面歇息。那冯爷出来，与褚一官、陆葆安一同坐了，谈些别后事情。那陆葆安告来了，又各带了几个庄丁。饭后稟见大人。天到巳正，恰值开头封柬帖之时。安大人冠带齐备，焚香下拜，方拆开一看，见柬上写着八句词是解：“若问扎营，阳谷县东；若问战期，明月正中；若问计策，须用火攻；若问道路，山后窟窿。”安大人看了，心中大喜，即叫过毕归元来，说道：“你在羊角岭多年，必知山中道路。”毕归元不慌不忙，将一个纸卷呈上。安大人打开一看，大喜：乃羊角岭前后左右全图也。图中所载，详细已极。那羊角岭之山川形势，与贼人之名字形状、道途之远近曲折，注得分明，画得细致，无所不有。因向众人说道：“毕归元真有心人也。”即命随缘秤出二十两银子赏他。毕归

元忙谢了赏。

原来毕归元自有心投降之后，即偷着画一图样，后面注明方向，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方才画成写好，今日果然用着了。归元遂禀道：“羊角岭地虽不大，却险峻；人虽不多，却精壮。非有善功之策不行。况摆渡口有法水拦阻要路，那羊眼渡下水就沉，更不易破，又有两处作眼的小店。那捣巢之计，恐难万全。小的有一策，未免涉险：小的在羊角岭时，无事即向山后闲游。见一小路，系无心而得，实崎岖不易行走，比大路近十几里。那一条路名羊肠谷，无跬步可容，无只身可过，贼不能守，而我等亦不能入。小的有一日在山后游玩晚了，急欲回寺，想起那小路，非缘绳而上不可。寻了半天，才得了一个山洞，曲曲折折，转了好几个弯，忽然一派亮光透入，方出洞口，就到青莲寺后，然已走得力尽筋疲矣。后来又词人说，中间还有一处，通着山外，在羊角岭后下坎，离秦封山不远。小的素来好奇，破了一日工夫，带了两个老道，并带了绳子与钩翻枪，实不容易。及至出山，已经日落，是由山里往山外去的。如今是由山外往山里去，大人派人，那时小的可作领路之人。”

安大人点头称是，遂命人把周得胜、郝武、谢标、韩忠四人叫来。四人闻听大人叫，忙一齐进来，垂手侍立两旁。

安大人向他四人道：“现时趁铁头陀不在青莲寺，必须赶紧破山寨。若要快快成功，非捣巢之计不可，尤非行险不可。你四人敢领兵深入么？现在毕归元献计呈图，有一条小路，他情愿带领你四人前去。”周三道：“我等既投在大人标下，生死听命。倘蒙大人不弃，肯指使我等，虽赴汤蹈火，捐弃顶踵，亦当甘受，以报大恩。况此计出之顾师爷，定之静上人，千稳万妥，百发百中，安有不肯深入之理！望大人委用勿疑。”安大人道：“你等既敢深入，须听毕归元指示道路，要依他言

语，还须打仗之时以一当百，方可成功。”四人得令，退在两旁。

安大人早将褚一官、陆葆安叫来，命他二人带兵五百，虚张声势，假作攻羊角岭，千万不可轻易过他的摆渡口。他虽恃有法水阻住，也不能不派兵防守，此调虎离山计也。哄他在前面张罗，好教他后面中计。二人也领令退下。又教周三等四人也带兵五百，仍命冯小江赴营，一面知会徐参将、田总兵二处，那屠寿年老无用，不必派差。又教随缘传话，明日悄悄动身，大家陆续而行，不必同走，恐露形迹。于是分了三起：大人仍带褚、陆二人与随缘等五六个人一起，冯小江与鲍国恩一起，周三等四人与毕归元一起，次日各走各的。

周三与谢标等五人同出了邓家庄，五人五匹马，庄丁在步下，直奔泰安府阳谷县而来。走了两日，毕归元道：“我有个主意。我虽还俗，面貌不能大改。咱们一同走着，恐其遇着羊角岭的人，倒要误事。不如我一人单走，咱们营中见面。听说咱们山后单立一营，不在大人营里。”周三等点头称是。于是打完尖，出店分手。

单说周三等四人上路，他们只带了两个庄丁，只为沿途服侍，其余都叫他们奔后营单走。那周三等四人走着道儿，说说笑笑，甚是高兴。谢标道：“三哥，你看今天路上为何有这些男男女女？”周三一看果然，并且都捧着香烛，仿佛要去烧香的样儿。韩七过去问一位老者说：“请问今天是庙里有善会么？在什么地方？”那人道：“离这块不远三四里之遥，有一座承福寺，那里有一位肉胎活佛显圣，舍药救人，故此我们都上那里去烧香还愿。”韩七一想，世上那有肉胎活佛，这明明是谣言惑众。周三与郝武听了，尤其不信。那郝金刚就要去看，倒是周三、谢标忙拦他，道：“咱们有公事在身，并且有限期，若作出事来，误了大事，吃罪不小，总以不去为妙。”韩七道：

“庙是必由之路，去只管去，外面看看，不必进去即是了。”

大家点头，说着往前走了一会，方才走到庙前，只见人山人海。这座庙并不靠着村庄，一带密密松林，座北向南。庙门口有两根旗杆，三个山门。正山门关闭，走东角门。若依郝武韩七，就进去瞧瞧。那周三知道其中有异怪，不肯进去，催着郝武大家离了庙前，仍往前行。这庙中之事，后文再表。

且说周三等四人走到天气将晚，面前一条大岭，上得岭来刚一半，看看日已衔山。岭半边有几个小店。周三道：“众位看天已不早，我前几年走过这条路，往前没有店，就是这岭上的店也是新开的，咱们住下罢！”韩七道：“三哥，既然这么说，只好在这里安歇。”又上了几步，有两个客店，小二来兜揽道：“六位客官，往那边宿头远哩，就我家安歇罢，有好房间，有好槽道。”一面说着，就去庄丁手里夺了包裹，一个便来拢头口。周三等跳下马来，谢标道：“且碾我先自己看看。”那小二道：“不必看了，只有我家的房屋好。”说着大家同进店来。只见店中院子宽敞，有一棵大槐树。那树下坐着一个黑胖汉子，袒着胸肚，腿上生着老大一个烂疮，敷些药，流脓妇血的难看。他叫道：“客官请进。我起立不便，休罪。”说着，便叫月小二扶着进来，到柜台里。那柜台边有一个妇人在那里做生活，见他们来，便起身接应，道：“客官随我来。”四人看那上面高坡上三间正房，旁边右首一带厢房，左边好几间槽道，还有一条胡同通后面，

那两个店小二牵着四匹马到槽上去，那妇人便引他四人到高坡正房上来，道：“右边这间明亮。”进去看时，上面一张正床，侧素一个小铺，一张柳木桌子，几把椅子。众人看这妇人三十多岁，生得鼻高颧大，穿一件毛蓝布短衫。此时，庄丁二人已把周三等，刃包裹，都送到房里放了方出去，又见店

小二提了一桶面汤进来，问道：“四位客官吃什么？”周三道：“酒肉我们自己有，你去做四众饭来，多打些饼。”韩七道：“你那新出笼馒头先拿些来，一发算钱还你，我只要白面的。店小二应了。四人洗完了，都把大衣脱去，又泡得了茶，大家喝茶。

须臾，小二把一盘馒头包子端进来，放在桌上，道：“白面黄牛肉的，共四十个。”谢标拿起就吃，那韩七与谢胖子低着头，只顾吃馒头。

二人吃了大半盘，谢标忽然皱了眉头，口里一面嚼着；一面把那馒头拍开，看那里面的馅子。拍了一个，又去拍一个。郝武看见，问道：“怎么了？莫非有什么缘故？”谢标道：“为何只是肝湴湴的？”郝武终不放心，忙起身进那里面去。只见那间空屋阴阴惨惨的，没有一物。那个土墙门也无门扇，堆些柴草。再看那侧首墙壁上安着木栅，木栅下面有一块木板，阔有尺半，长约丈余，横卧在墙角边。外面一块青石，挨着那板。郝武看在眼里，他们本是绿林出身，焉有不懂绿林之事？郝武看那石头约有百余斤重，便把这石块搬开，揭起那板来，只听“刮喇”一声响亮，一阵阴风卷起，透进亮光来。原来板的尽头，遮着一个圆溜溜的窟窿，有索头拴着，通出墙那面。郝武低头往洞里一张，大嚷道：“你们快来瞧！”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四客人除奸奋勇 两女子摆擂扬威

说到周得胜四人单走，先遇着承福寺，几乎惹出事来。幸而周三有见识，不教进庙，落得平平安安过去。不想住在这个店里，翔武因谢标吃馒头疑心馅子内有毛病，故此搜察屋里。看到那边屋里墙边有一块板，那板里面两根索头拴着，通出墙那面，有个关扳子，把索子往里拉，板便让开；露出窟窿来，往外拉板，仍盖上。进面全看不出，被郝武这一掇，两根索子都带进来，露出洞来。不看万事全休，一看时好不惨人！只看那面低坡下正是个人肉作坊，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挂着人头许多，腿数条，两三个人正在那望切一只人腿。洞边靠着一张短梯子。那几个人听见刮喇喇滑车儿响，回头早看见有人张望，他叫声：“阿也！”一个喝道：“什么人敢张望？”郝武大叫：“你们快来，这是黑店。”谢标忙跳出去，拔腰刀就寻人厮杀，周三也拿起钢鞭。那时外面店小二进房来，听得一声，回身便走。郝武抓他不及，吃他走了，便抡那口朴刀，追出上房，庄丁撞了满怀，道：“怎么是黑店？”周三挥手道：“你们两人快顾自己性命去罢！打得脱，前面等我们。”庄丁忙抡刀往外就走。门前有几个火家，知道走了风，齐拿家伙打进来。那庄丁二人不要性命，一路刀直砍出去，倒也吃他砍翻了两个，

挣脱身，一溜烟逃走了。随后周三杀出。

这时谢标也杀出了上房去，郝武已跳出空房去。韩七还在屋里收拾行囊，捆好拴在腰里，恐地窄不好使枪，抽出一口宝剑，提在手里，出院来却不见多人，只听那黑胖汉子在柜里高叫道：“四位好汉息怒，且慢动手，请里面有话说。”那韩七粗卤，那里会江湖上结纳的勾当，听了柜里叫唤，提着剑大踏步过去，隔柜就一剑剁去。那黑汉见不是头，又走不脱，忙抢一条门闩来格。怎抵得韩七力猛剑快，砍下去，门闩齐断，那一只左臂连肩不见了，倒在柜里。郝武赶上去，那几个火家被他赶跑。韩七见大汉倒了，正要结果他，只听背后脚步响，忙回身见一妇人，拈一把五股钢叉搠来。韩七挺剑来斗那妇人。那妇人纵人院子里中间，韩七横刺着剑，直追人去。那妇人却不是韩七对手，只见店后面七八个火家一齐扎抹停当，拿了家伙杀出来，团团把周三、谢标围住。无如那些火家都是外行，只杀得那些人头颅乱滚，被伤的叫苦连天，各逃性命。那妇人正想走，被韩七用剑削去右手，连钢叉扔了，仰面就倒。又见那黑汉尚未曾死，倒在柜里，挣扎不得。周三赶上，揪起来喝问道：“你那厮开了几年黑店？是谁教你做眼？”那黑汉睁起眼道：“你要杀便杀，不必多问！”周三、韩七俱大怒，一顿钢鞭宝剑，将黑汉与妇人结果了。四人去前前后后搜寻一回，不见一人。又去将那被伤倒地的，找补了几下刀剑，杀得尸首满地，血污狼藉。

周三道：“眼见这厮们还有后门，吃他逃了些个，我们快走罢，恐他勾了兵来。”连忙去槽上牵了马，好在鞍子都未揭去，忙忙打好两个包袱，又去替那庄丁拿了包裹一切行李，拴在马上，又去提了各兵器，四人各上了马，走下岭来，却不见两庄丁踪迹。郝武道：“他二人不知怎样了，是咱们害了他们了。”

走下平地，不敢多待，恐有人追。又走了里余，只见前面林子里两庄丁在那里探头探脑。大家见了欢喜。周三问道：“你们两不曾伤损么？”有一个庄丁道：“左边臂上着打了一下，吃我们走得快，还不怎的。”谢标道：“我们须快走，防着后面追来。你们可跟不上我们的马。”两庄丁道：“不妨，四位只顾走，我们加紧赶就是了。”六人紧走了二十余里，方缓缓而行。周三道：“我们倒不是怕人追，只是有正事在身，晚饭也无处吃，只好连夜走罢。”

四人马不停蹄，走了一夜，渐渐天明。恐怕亮了，有人瞧见他们身上脸上血迹，可巧道旁有一道小河，四人洗了脸上手上的血。又打开包袱，换了衣服，这才遇见镇市，已到阳谷县关厢。四人商议道：“我们不如找店大大歇息，饱餐一顿，睡他半日，再奔后营。”四人都欣然愿意。此时已是辰初时分，寻了个大客店，四人下马。店小二接了头口，进去找个干洁房屋，大家洗脸吃茶。周三就叫朋家做饭。谢标道：“我先不吃饭了。”便去包袱里抽出薄被来便睡。韩七等饭未来，也就睡着。须臾，饭来了，周三将他二人叫起来，说道：“我有个主意，咱们闹了一夜，也真乏了，不如命庄丁一人到大营问问大人来了无有，通个信息。咱们在此住一天，也放心安稳。”谢标一听先愿意，连声称好。大家依了。

且不言周三等四人住在阳谷县关厢店中，命庄丁往大营报信；且说安大人命冯小江、鲍国恩走后，又住了一日，这才起身，带了褚、陆二人与随缘及一个马夫，仍乔妆改扮而行。过了崇武驿，第二天早行，路上行人甚多，到杨柳店打尖，随缘服侍用了早饭。向来是安大人与褚、陆一同吃饭。这天用毕饭，吃着茶，店小二过来问道：“三位客官不是来瞧大言牌的么？若瞧大言牌，好给爷预备晚饭。”陆葆安道：“什么叫作大言

牌？”褚一官忙拦道：“我们有正事，管他什么叫大言牌，我们瞧它作什么？”店小二道：“这大言牌是百年难遇的事。”褚一官笑道：“别像前番老爷子上我们那里去，路过涿州，也是打尖，叫店小二蛊惑的住了一天，往天齐庙瞧凤凰，小程师爷也说要去。到了庙里，凤凰也没瞧见，倒把暖壶马褥子都丢了，把他华太舅气得不得了。”说得大家笑了。又喝了会子茶，随缘伺候动身。一出店门，只见男妇老幼挨肩擦背，都是看大言牌的，一路随行。

陆葆安到底把大言牌打听来了，原来是打擂。好在是顺路，走出三里多远，早望见一座大庙。庙前一座高台，台前两根旗竿，竿上扯起黄布长旗。堪堪走近，只见旗上现出斗大的黑字，一边是“任四海狠男儿争夸大口”，一边是“遇两个弱女子只索低头”。陆葆安道：“不想是两个女的，这也奇怪。”安大人道：“休看轻了女人。”葆安想起十三妹前事，自悔失言。安大人也没理会。及至走近台前，只见东首台柱边放一只朱红木斗，斗里插着一根红竹竿，竿上五色彩线，穿着一扇锦边绫面的竖头牌，随风飘扬，上写“大言牌”三个字。褚一官笑向陆葆安道：“你若肯出场，便可先打碎此牌，后上台比较了。”陆葆安笑道：“若非有正事，真要上去试试。”说着，抬头又见台上一个大匾，上头罩着大红全幅彩绸，底下露出四个大金字，是“天下无双”。安大人也笑道：“这真是大言不惭了。”台柱上又挂着一副板对，上写着“踢倒南山擒白虎，踏翻北海捉苍龙”。台上设着三副座头，正中一张交椅高高架起，在一个盘龙座上披着绣金红缎椅披，坐垫两旁两张交椅，后面一字排着四枝豹尾枪。东边斜摆一张红柜，上有天平、戥子、笔砚等物。柜边又是一字排着四张椅子，西边斜摆一座架子，插着各件兵器。飞角四柱俱有彩绸，台顶不露日色，下面铺着绒毯。四面

游人拥挤，语言嘈杂。远远搭着篷帐，卖茶卖酒的不少。又有撑着伞、摆着摊的，各样买卖，酸梅汤的铜瓯儿响成一片。那庙里不知如何，也没有工夫去看。

不一时，人声鼎沸，远远的彩旗摇曳，鼓乐喧哗，两枝号筒吹得高一声低一声，又排着几对枪棍。只见前面两个女子俱骑着细鬃白马，后面一人有四十上下，骑着黄马。到了台前，各自上台。那四十多岁的居中高坐，两女子列坐两旁。看那居中的白面长髯，是个英雄模样。两女子也有六七分姿色。三人上坐，那两枝号掌了三声，便发起鼓来，也擂了三通。台上的人喊一声，把台下的众人嘈杂都禁住了，静悄悄的没些声音。只听那居中的人道：“在下姓欧，名叫欧鹏，东昌人氏，常好交天下侠义。今特带着两个亲侄女，一来访我亲兄，二来借此结交朋友。如有精熟技艺、练习拳脚之人，不妨上台领教。”说完，台上的人又齐齐发一声喊，只见人丛里早挤出一条大汉，跳上台来。那居中座的人立起身来，把手一拱道：“请坐了。”那大汉便向柜边坐下。那柜上的人敲着天平，那大汉身边摸出四五锭小银。那柜上人撩下天平，提出戥子，称了一称。在柜内也取出一封银子，问了大汉，拿了纸笔，不知写了些什么，叫大汉画了押。

便听见起号连掌三声，许多人喝一声：“放打！”就那喊声，右边坐的女子把身上衫裙脱去，露出短打扮。大汉也剥去身上布衫，露出一身黑肉。两人各立门户，走到中间。那女子两手紧护小腹，卖个上身破绽。这大汉就使乌龙探爪去抓他杏脸桃腮。女子忽地一闪，蹲着身子，使了喜鹊登枝，把小脚尖跷起，觑定大汉肾囊，假意虚挑。这大汉忙使金鸡劈腿势，把右脚尽力一撩。那女子霍然仰卧，两腿放开，使一个玉蟹舒筊势，猛向大汉裆中一脚，把大汉踢得蹲在地下，扎挣不得。那

女子笑吟吟的站起来，慢慢穿了裙衫坐下。这大汉苦淹淹挣下场去，堪堪待死。台下众人齐声喝彩道：“这女子好手段！”

正喝彩未绝，台东边早飞上一个人来，手捻一锭大银，“铿”的一声响；望天平里掷去，把大衣一脱，就去与那女子放对。左边女子也忙脱了衣裙，便大打起来。安大人与褚、陆一看，一齐大惊。安大人便悄悄拉了褚一官一把，三人忙忙上马，望下路而行。不知那台上之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二欧创业太平滨 四将偷渡羊肠谷

话说安大人拉了褚一官一把，悄悄说道：“咱们走罢！”陆葆安也会意。于是三人匆匆上马而行，只有随缘正看得高兴，不知因何三人都要走，无奈也跟着走罢。安大人走出多远方道：“我看上台的那个和尚，好像是铁头陀，万一他是追咱们来，若叫他看见，许多不便。”陆葆安道：“若论动武，我也不怕。只是他有邪术，就不容易防备了。”原来他三人见东边飞上台去的是个头陀，甚是凶恶，疑心是铁头陀前来访钦差，故此忙忙走了。

看官，要知道那上台的果是铁头陀。他倒不知安大人在此，他由双流村行刺无成，又要往殷家堡，一路款款而来，在崇武驿住店，就听见纷纷言讲杨柳店西边立了擂台，有两个女子，人才出众，武艺又高，摆了四五天，并无对手。他心中想要结识他们，作个膀臂，因此以打擂为名，有心交好。及至上台动起手来，果然他不是那女子的对手，只得念咒，将女子咒倒，晕迷不醒。那居中坐的男子正要动手，他摇手说：“不必。”两人三言两语，讲得投机。他将女子救醒，擂也收了，彼此同到那大庙中去了。

从此铁头陀与欧鹏订交，一连住了两天，不过讲些江湖上

义气。两人就联盟，铁头陀为兄，欧鹤不在场，也算上，那水仙、海蟾也拜见了伯父。正要分手，不料欧鹤找来，因他爷儿三个打擂扬名，故欧鹤容易描了来。欧鹏给他兄长与铁僧相见，说起联盟，二人更异常亲热。欧鹏就叫水仙、海蟾去做晚饭，打酒买肉给他哥哥接风。三人喝酒谈心，说得投机。欧鹤就问铁头陀从前作何事业那铁头陀说起羊角岭如何占山，两处如何行刺。欧鹤想起双流村晚上之事，说明了，三人大笑。欧鹤也说起兄弟，二人空有本事，三十多岁未立事业。欧鹏告诉他兄长：“前些日子二位师父由江西找到东昌，命我找寻哥哥，替你我占了奇门，说叫你我一齐投奔西南太平滨清水寨，就有立身根本之地。从此可遇机缘、得好事，千万不可否认，吩咐了又吩咐。水仙他二人又急于寻你，我故此带了他二人。才出来，无奈那太平滨不知在何处。”铁头陀道：“太平滨我却知道，那里有个清水寨，寨主名叫侯蒙，武艺甚低，与我认识。他那里是个水寨，一片水有五十里。靠北有座大山，外头有竹城，天生的竹子围护，里面堆积粮米甚多，还有果木，又有水稻，极好的产业。二位贤弟若得了这个地方，颇可终身受用。那侯蒙决不是二位的对手。只有愚兄万不可去，有我在内，倒不好与他翻脸。明日，咱们就走。我上我的殷家堡，你二人奔清水寨，改日再去贺喜。”二欧喜之不尽，三人一宿无话。次日清早，三人分手。

且说二欧带了水仙、海蟾直奔清水寨，依着铁头陀告诉他们的方向走去。第二日正往前走，眼前一带密树林，远远有河一片。刚走到树林，只听里面一棒锣声，出来无数的人，把他们去路挡住，各执刀枪棍棒。为首有一大汉，身高八尺，粗眉大眼。手使一条枪，一声喊嚷说：“对面小辈，趁早留下买路金银，饶尔不死！”欧鹏上前，用单刀指着说道：“小子们，

好生大胆！快快通上名来，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大汉道：“你家寨主姓唐，名叫振声。”欧鹏道：“钩过来，若赢得了我的刀，我就给你留下买路金银；若赢不了，我就结果你的性命。”唐振声并不答话，用枪就刺。欧鹏举刀相迎。二人来往五十余合，不分胜负。旁边恼了水仙、海蟾二人，一齐上前助战。唐振声虽然武艺不错，敌不了他三人，败下阵去。回到水寨，告知侯蒙，旁边坐着，许奋、蒋和、袁声万、齐明，一齐大怒，都要下山。侯蒙道：“四位贤弟须要小心，来者不善。”

四人答应，各拿了兵刃，气昂昂的下山去了。不多时刻，俱败上山来，并且齐明、许奋皆受重伤。侯蒙大惊，说：“山下来的是何等之人，连败五位兄弟？”袁声万、齐明道：“山下来的是兄弟二人，又有两个女子，武艺都十分了得。我四人竟自不是他四人的敌手，看来有些费手。”正说着，小卒报上山来，说山下四人在那里辱骂不休，话实难听，请寨主定夺。侯蒙一想，四人去了都不行，我一人更不是他的敌手，开言向众人道：“五位贤弟呀，愚兄非是胆小，我看他四人本领高强，我们既打不过他，莫若讲和。现在山中正短帮手，何不去请他们入伙。如果人材好，武艺高，愚兄情愿让位。你等意下如何？”五人想了半天，也别无善策，只好依着此计而行。

于是侯蒙独自带了三四十人，下得山来，只见对面为首二人威风凛凛，连忙躬身道：“二位好汉，由何处而来？不嫌荒山狭窄，乞请众位到山上一叙，尚有商议之事。”欧鹏先原不肯，欧鹤向欧鹏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依师父奇门所说，凶少吉多，必有意外之喜。”因转向侯蒙道：“你我萍水相逢，能有何事商议？莫若当下言讲。”侯蒙道：“无可商，我们这水寨现有五六十顷水田，又有果木，且有历年积下粮米，这些人吃不了的。如二位英雄不愿意走，时，寨中正短帮手，

我等情愿让二位为一寨之主。”二欧大喜道：“既蒙众位抬爱，无不遵命。”侯蒙连忙下马，纳头便拜。二欧也一齐下马，彼此对拜。欧鹏道：“你今年多大年岁？”侯蒙道：“我虽比你二位略大几年，咱们不论年岁，我认你做师兄，你是小哥哥，我是大兄弟。咱们就此上山。”二欧见他十分诚实，就依了，大众一同上山。来到山上，小卒们都过来参见新寨主，又与袁、唐、许、蒋、齐五位，一齐相见。又引着水仙姊妹到后寨。那侯蒙二人并无妻小，草草收拾屋子，让与水仙等住下，欧鹤就作了寨主，从此又招募些个小卒。欧鹏过了几天，偷着将碧氏妯娌接来，在后寨居住。二欧于是有了安身之处，暂且不表。

再说安大人到了阳谷县，早有顾师爷带领田总兵的兵马，与冯小江等立下营寨，当下迎接安大人入座。守备两员、千总四员、把总四员参见过，然后顾师爷二位在后营相见。顾朗山道：“今日大人到来，且先不必说别的事，只有急急攻取羊角岭，是要紧之事。想来静一山人必然见过了？”安大人将白鹤山之事细说一遍，顾朗山不胜佩服。又把得信派将之事告知朗山，朗山也将周三之庄丁来送信，周三等已经来到，现住阳谷县关厢的事告知。赵鹏是途中相遇，那毕归元也在途中遇着，说明由后山小路进兵甚好会合周三等四人。就此命他起身，派精壮兵五百名，一员守备，带着速速前往，举火为号。又命冯小江、赵鹏各领兵一百，小江由东上山，赵鹏由西上山，各带两员把总，并火箭及引火之物，两边放火，千万别走羊眼渡。将毕归元的地图给他二人看了，须至初更天气即放火呐喊，好惊动贼人只往前面来。又派陆葆安带着两员千总，假作攻山之状，只在羊眼渡这边呐喊，千万不许过去，以防他邪术。分派已定，命褚一官与一员守备跟着安大人与顾师爷都退后，另立营寨。此处只扎空营，让贼人来探。这才有工夫用晚饭，彼此

说说各家之事。

再说周得胜四人得了回信，连忙由关厢起身，半路会合毕归元及守备与五百精兵，草草安营。天已日落，饱餐战饭后，毕归元叫多带钩镰枪及绳索等登山的行头。他当先带路，周三等随后，来到山脚下。四围一看，果然奇峰峭壁，并无走道。但见半山上枯松倒挂，藤萝纠蔓而已。毕归元吩咐取几把钩镰枪来，取条长绳系在枪底，把枪向半山直标上去。只见那枪冲上三四丈，枪钩恰恰搭在一株老松根上，便叫兵卒中身躯轻小的缘绳先上。那个兵上了半山，便将枪钩拔出了松根，下面之人便将一条巨绳系在绳端。那半山上的兵收上这根巨绳，把他紧紧牢系在松树上。毕归元便带周三等缘绳而上。及至上了半山，天已大黑。各人身上都带着火把、灯笼等物，大家点了亮儿，顷刻到了山上，反倒宽绰了。毕归元带着众人，寻到一座危崖，下有一个大洞，里面黑沉沉，其深无底。大家秉炬而入，曲曲折折，转了好几个弯。忽然一派亮光透人，果然通下面的。只是悬崖陡壁，非得细看，才找着一条石梁。又系了一条巨索，大众缘绳而下，定睛一看，毕归元指着与大家道：“不远黑密密的，就是青莲寺了。此处正是寺的西北，不过离此半里之遥。”周三道：“大家把灯亮映灭，只留三两个灯笼，还都背着。”大家歇息了半天，已是二更有余，都把火枪亮出，呐一声喊，一拥往寺里杀来。

且说这青莲寺中铁头陀去后，周三等灭了作眼的黑店，也无人管。毕归元二人不回，也无人查询。至于报仇之事，惟有张七与孙海关切，别人都不在意。铁头陀只有两个徒弟：一个叫智源，一个叫慧源，二人都有武艺，是心腹人。余下四五十徒弟，皆是手下，又有二百多喽罗。当日听得山下来报，说：“安钦差带兵来取羊角岭。”智源等大笑，说：“羊眼渡他们

就过不来。”张七道：“羊眼渡本是大路，他们不知道有法水，自然中计。若是知道，就不由那里走了。我来，的时候，看见两边都有小路，恐他们知道，须得有人把守才好。”智源、慧源两人商量，也怕小路有失。两人亲去把守，并且照顾山前，又托张七照料寺中。又有霍士道，自来了之后，铁头陀很重用他，也叫他在寺中看守。

智源二人分派已定，速速起身，往山前去了。来到山前，见羊眼渡那边兵马呐喊，可不肯过来，只得用心把守。又命人去探大营，仍然照旧，可不知是空营。至晚，羊眼渡那边兵马不退，望见山东边火起。正要去探听，又望见山西边火光也起。智源往西，慧源往东。一时，两边都有官兵杀来，顺风放火。智源等怕羊眼渡有失，不敢远去。正在为难，忽然冯小江由东边杀到，赵鹏由西边杀到。智源二人只好分头迎敌。此时狂风大作，两边山上火势冲天价通红。两下混战，贼人奔走辛苦，怎敌官兵勇猛。慧源措手不及，被赵鹏一枪刺于步下。智源一见，魂飞魄散，只得弃了前山，往回败走。冯小江、赵鹏分两路追来。时已二更，智源败回，行至半路，忽望见本寺中火光冲天。须臾，数十个喽罗来报道：“不好了，官兵不知由何处来的，甚是勇猛。张七大王敌不住，落荒走了。孙海被杀，霍士通被擒。”智源听说大惊，忙催兵来救。无奈他一人独力难支，手下人又不多，前有敌兵，后有追兵。只闻得两下里喊杀之声振天，火把影里显出周得胜，单鞭跃马，拦住去路，后面冯小江、赵鹏已经赶到。智源惊慌无措，略一失神，被周得胜一鞭打倒，过来几个官兵，将他捆上。

周三见了冯小江、赵鹏，道：“你们看见张七没有？”冯小江道：“我们刚到，只杀了个和尚，名叫意源。既是张七不见，咱们赶紧搜山，千万别再放跑了他。”于是三人合兵一处。

正值十五，皓月当空，照如白昼，最易搜山，又遇见了韩七，对赵鹏说道：“我们由庙后猛然呐喊，杀进庙内。他们不知我等从何处而来，于是杀的杀，擒的擒，只不见了要紧的人犯。如今谢二哥他们两人在庙内看守，叫我们迫寻张七来了。”赵鹏道：“我们也是找他。”大家各处找遍，又搜擒些个和尚与喽罗，单单不见了张七。周三顿足懊恨道：“怎么吃他走了！”随后安大人闻信，知青莲寺已破，因智源等被擒被杀，无人拦阻，也命陆葆安绕道来探问信息。陆葆安到此，见着大众，知张七漏网，也甚着急。

于是大家商议，正在无法，忽见有一兵卒过来跪倒，口称：“小人晓得张七藏躲之处。”大家大喜，急问：“张七现在在那里？”那兵道：“正是冤家路窄，刻下小人急欲出恭，因看见几棵树围着一个山涧，下面有洞。小人刚要下去，见一人在山洞内蹲着，身量高大，衣服华美，不是兵丁打扮。因见他手中拿着刀，所以不敢动他。”周三不等说完，大踏步便走。韩七忙叫那兵丁紧紧跟随去做眼。众人又派兵卒们急忙各带着麻绳，一同飞速追上。周三已扑到那兵丁指引之所，只听洞里叫声：“哎呀！”猛见那人圆睁怪眼，大喝道：“什么人敢来！”忙站起身，用刀向周三刺来。不知此人是张七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破妖法有意捉凶僧 访潜踪无心遇杰士

话说周三到了山涧，见那人用刀砍来，周三用鞭急架，二人大战。陆葆安腿快起到，也来帮助。随后冯小江、赵鹏、韩七及两员把总、数百兵丁也都来了，四面一围。山涧狭小，那人一慌，被树根绊倒。陆葆安过来将他擒住。原来那人果是张七，因见青莲寺已破，孙海已被郝武杀死，大势已去，他又想逃走，来到山前，见四面都是火光，人马众多，恐人看见，走到此处，见有树围山涧，可以藏身，忙向涧下一个洞内躲避。不料被那兵卒看见，也是该当如此，恶贯满盈。当下大家捆了张七，直往安大人营中而来。安大人破了羊角岭，擒了张七，十分欢喜。那铁头陀毫不知觉，尚在外面妄想行刺。

且说他与二欧分手之后，直奔殷家堡，也不管钦差在此不在，以为此番必然成功。到了殷家堡，见是东西一条长街，路北公馆，听说徐参将带二十名亲兵、十六名地方与衙役等在彼伺候。那铁头陀并未找店，就找了个饭店，吃了晚饭出来，自己各处云游。待到二更以后，始奔公馆，越墙而过。先到外面，远远摇铃呵号之声，听南房有人说：“今日大人歇觉甚早，咱们也歇着罢。”铁头陀一听大喜，说：“钦差果然在此，想他今夜逃不过去了。看这光景，也决无保护之能人，无非兵丁将

官，何足畏哉！”欣然望里走，有个月亮门，由墙上过去，有北上房五间，屋中有灯火，其光不亮。蹑将下来，悄悄上了台阶，赶奔前来。戳窗户纸一瞧，见钦差年纪不大，穿着便服，在后虎座半躺半坐，手中托着一本书，挡住面门，就露着一点脸。两个跟班面向里靠着，落地罩花牙子站着。铁头陀拿了堵鼻子的布卷，把鼻子堵上，把薰香掏出来，把香点着，将仙鹤嘴戳在窗户眼里，一拉仙鹤尾巴，紧一拉，屋中香烟都满了。无奈两个跟班还不躺下，钦差大人还不扔书。又紧紧一拉，他性急，就掀帘子往里走，往前一扑，去抓大人。把大人抓住一看，才知是个假的，是个傀儡人头，衣帽靴子都是真的。再回头一看两个跟班，也是如此。原来是顾师爷的用意，知会徐参将，教给他安消息的地方。铁头陀说声不好，未曾说完，脚底下呼喇喇一响，赶着抽身回来，早就登到翻板上了，“扑通”一声，坠落下去。那底下有人刚要抓他，未曾抓住。铁头陀急了，念动邪咒，往上一蹑，翻板自然开了，放开脚就跑。那底下的人也不敢追，恐他邪咒厉害。他就一直跑了多远，出了长街。在殷家堡街外有个小庙，只好今晚在此借宿。幸而庙中无人，有个供桌。他将破香炉挪开，就躺在供桌之上。已经闹了一夜，躺下就睡着了。次日清晨起来，又奔省城而来。他早打听有四处公馆，已去过三处，只有省城一处，钦差必然在此，故不暇询问，忙忙来至省城，已走了两天，不用细为烦絮。

且说到了省城东关外，找了个店住下，歇了一夜。次日午后，先进城探了道，然后出城。直等到初更以后，换了夜行衣，带了用法锦囊及一切应使物件，背上戒刀，吹灭灯烛，将门倒带，蹑房越脊，出离店外，直奔城墙。且喜护城河里没水，直到城墙下边，趴上城去。那里面从马道下来，穿着小巷，直向公馆西墙而去。蹑进公馆，正遇见打更的。铁头陀过去一掐脖

子，把打更之人提到僻静所在，往地下一挥，把刀亮出来，在更夫眼前乱晃。那更夫苦苦哀求饶命，铁头陀问：“你们大人现在什么所在？只要对我说明，我就饶你性命。”更夫说：“我们大人在西花园子书房里安歇，那边有个垂花门，进去是抄手游廊，里面路西有一个瓶儿门，进瓶儿门，内有太湖石，就在太湖石后，有北上房五间，那就是西书房。”铁头陀听明，说道：“等我事完再来放你。”随手撕他衣襟，把他的嘴堵住。有一棵大槐树，将更夫捆在树后，自己便扑奔那边垂花门去了。进门一看，果然是抄手游廊，东西两个瓶儿门，当中是过厅。铁头陀一想，应该往西，遂即从正西瓶儿门上蹿将过去。一看，果然是花园，有许多太湖石，月牙河藤萝架北面五间书房，接着堂帘，里面尚有灯烛亮光。门外东西摆着四张椅子，上面坐着两个人。

原来此时已经平了羊角岭，褚、陆跟着大人并未在此，此间是顾师爷带着冯小江、赵鹏与郝、谢、韩、周六人先来公馆，专为捉拿铁头陀而来。那顾师爷早安排下法子要紧之物，已派人埋伏妥当。那椅上两边之人，一个是冯小江，一个是赵鹏。两人今晚是前夜坐更，在书房外椅子上坐着。冯小江一眼看见由墙头上忽然过来一条黑影，冯小江假装着没看见，特意说：“赵太哥，你多留点神，先告告便。”赵鹏说：“老弟请便。”冯小江就奔太湖石那里，假作告便，其实一回手，先把石子掏出来。小江善打石子，见有人还在那里趴着，那铁头陀打量着冯小江真没看见他呢。冯小江拿着石子，对着墙头上的人打将出去，“吧”的一声，正打在铁头陀腮颊之上。铁头陀一扭脸，从背后要拉刀，紧跟着又是一块石子，又打在肩头之上。这两块石头打的铁头陀疼痛难禁，连忙念咒止痛，又复拧身蹿上墙去。赵鹏就喊有贼，冯小江也忙拉刀要上墙。

铁头陀见有防备，打算进退之道。此时东角门出来一个人，一声怪叫，如霹雳相似，说“有贼了”，话将说完，只见东角门外一排水枪有二十余支，齐往墙上打来。铁头陀躲避不及，身上已被水湿，忙一面念咒退阻，一面下墙。不料墙边也有了准备，一排十人，都是汲筒，其味难闻，打出水来，满身腥臭。铁头陀知是秽物，破他妖法的，恐法一不灵，被人拿住，性命难保，忙忙蹿在小墙，顺着游廊，过瓶儿门。那时冯小江随后追来，那喊的人是郝武，也追了来。铁头陀刚过了垂花门，就见“飕”的一声，上来了一支镖。低头一看，墙下面有个人，给了他一刀。铁头陀满身臭水，此时法已不灵，吓得不敢站住，忙出了公馆，直奔城墙，由马道跑上城去。后面是冯小江苦追不舍，郝武也追赶下来。小江追到城墙之下，也打算由马道追上城去。铁头陀恐他上城，这么一急，搬了一块城砖，对冯小江就砸。“吧嗒”一声，砸将下来，也亏冯小江的眼快，往旁一闪，躲过城砖，倒把小江吓了一跳。再往上一瞅，那个铁头陀踪影全无。

郝武随后也赶到了，连忙问说：“方才什么物件由城上投将下来？”冯小江说：“是一块城砖。”郝武问道：“没伤着你呀？”小江说：“伤倒未能伤着，若不是小弟躲得快，险些被他砸了。”冯小江还要追，郝武把他拦住，二人同回公馆。周三也追来问信，三人讲说了一番，忙忙回去，进里面禀知顾师爷。顾朗山向他三人道：“铁头陀已被臭水秽物所破，大约法不能灵。趁此时拿他，必然容易。你等六人于明早分头访查，若能得着他的下落，就好拿他了。我想他今夜决不敢再来，他们也没有余党，你们大家安歇罢，明早还须辛苦呢。”大家告辞，各归各屋。

一夜无话，又到来朝。大家起身梳洗，用茶点已毕，周三

来见顾师爷，说道：“不知师爷今天派谁出去私访？请师爷谕下。”朗山道：“此事你们大家酌量，何人出去，不必问我，只要细心机灵的就行。”周三道：“我就卤莽，去做这事不行。若论机灵，赵大哥是第一，其余就属二爷。那韩七尚细心谨慎，就是他们三人罢。”朗山道：“还有一人，年纪虽老，颇有谋略。那孙静峰甚可去得，然非有会武艺的人同他出去不可，叫郝金刚同他出去，亦可作一路，就是四位罢。”周三答应出来，找着赵鹏、谢标、韩七三人，说明师爷分派你们三位出去访查铁头陀下落，各凭自己意见，或改装出去，或照常服色，喜欢走那条路，就走那条路。三位预先商定走的方向，免得三人碰在一处，只要访着些影响，必然有法拿他。当下三人议定了道路，各人自去理会。又命人知会了师爷，随后叫郝金刚过去，约他同行。大家分头出了公馆。

就中单说那赵鹏回到自己屋里，脱去官衣，换上湖色绸长衫，白袜云鞋，手拿柄摺扇，改扮了文人模样，腰内暗藏匕首。出了公馆，望北而行。一路留神观看，不觉到了省城北门。步出城来，关厢甚为热闹，铺面不少，也有当铺，也有烧锅，也有客店，也有酒楼。正在观看，又见有男男女女无数，都往东北扑奔，不知所为何故，拥挤不动。赵爷上前问道：“众位上哪里去？有什么事？”内中有人说道：“今天二十八，药王圣诞，这北关东北上有座药王庙，年年唱野台子戏，我们都是去看戏的。”赵爷一想，那铁头陀或者爱往热闹处闲游，或者独回清净处躲避，都猜不透，且向这里看看再说。于是来到戏台底下，见人山人海，做小生意卖吃的不少，也有搭着布棚摆桌子长凳的，也有酒摊，也有点心摊，也有酸梅汤摊，又有打把式的，赌钱的，占卦的，还有无赖之徒，专做骗局赌的，东一堆，西一簇，十分热闹。四下一看，并无公馆之人。回身再往

庙内各处游逛。庙并不大，只有两层殿。庙内有些个卖首饰的，卖估衣的，挨喉挤挤，并不见什么踪迹，就出庙来了。

此时台上已歇晌，那台后有一个人圈子，挤进去一看，却是卖拳的，正在那里打对子。看的人齐声叫好。赵爷看那两个卖拳的，年纪都不上三十岁，上身都赤着膊，下面都是兜裆青布裤，足下穿着抓地虎靴。一个使一根三节连环镇铁棍，一个使两柄板斧，丁丁当当，打得十分好看。这使棍的中等身材，白净面皮，竖眉鹰目，露着杀气；那使斧的魁伟长大，面如锅底，粗眉大眼，阔口丰颐。二人俱无胡须，像一对好汉。只见二人把一趟斧棍打完，向众人拱手，借助盘费。不料看的人虽多，给钱的人却少，地下只有二三百钱。赵爷摸摸裤内，不过数百文钱，嫌少，又摸出一块银子，约有三两有余，说道：“二位朋友，这里有点茶资，望乞笑纳。”二人接过，作揖道过谢，把银收起来。又把散钱数了数，收拾完毕。赵爷又拱手道：“二位不弃，酒楼小饮三杯，闲叙一番，何如？”那白净面皮的道：“既承仁兄美意，弟等奉陪。”

于是三人一同到一酒楼，上楼找一副干净座儿坐下，彼此谦让。赵爷让二人上坐，二人不肯，赵爷一定要让，二人只得依了。赵爷告诉跑堂儿的，快些摆上一桌上等的酒菜。伙计满脸带笑，连声：“晓得，晓得！”回身去了。二人忙说：“尊兄何必过费，使弟等不安。”赵爷笑说：“粗酒一杯，藉此谈谈。敢问二位兄长贵姓高名，仙乡何处？”白脸的笑道：“小弟姓唐名振声。”指着黑脸的道：“他是我盟弟，姓袁名声万，都是山东沂州府人。”也回问了赵爷名姓，大家又从新见礼。忽见伙计搬进酒菜来，一个人托着一个木盘，一个人提着酒壶，先把茶壶茶盘拿开，把盘内酒肴排列桌上。赵爷执壶，与二人斟了酒，然后畅谈些江湖上的事情，又讲究拳棒刀枪。三人说得

十分得意，真是相见恨晚。直吃到过午时候，赵爷问：“二兄意欲何往？”唐振声道：“我等有一知己弟兄，闻听说新近立了事业，意欲投奔他去，谋一安身所在。”赵爷道：“吾兄若得安身便罢，若有不得意之时，可到安大人衙门找小弟去。”唐振声二人起身作谢道：“弟等萍水相逢，蒙吾兄另眼相看，感激不尽。俟异日回来，必然过去请安。我等就此告别了。”赵爷还礼道：“咱们日后有缘，再为畅叙，弟也不挽留了。”于是算还酒钱，一同下楼，各自分手。

再说赵爷独自一人，毫无定踪，任意闲游，又向戏台边来。那时戏台上依然开戏，正要看戏，忽见从西来了一个道士打扮的老者，后面跟着一个道童，拿着算命占卦的招牌，看着眼熟，走近方知是孙师爷与郝金刚，彼此一笑过去。郝金刚忍不住问赵爷道：“访出点方向了么？”赵爷摇头，他二人就向东边去了。

原来孙静峰自见知会教他私访，他便教童儿开了箱子，找出他昔年私访的那副行头，有道衣、道冠、丝绦、鞋袜、招牌等类，孙俊通身换了。郝金刚过来，孙俊告诉他自已扮作算命先生，叫他扮作道童。郝金刚应了。孙师爷又替他打扮停当，二人从后门暗暗溜出，知道韩七出南关，谢标出西关，赵鹏出北关，自己带了郝金刚只好出东关了。那东关颇为热闹，这条街有二里路长，也似北关，样样铺子都有。孙师爷到了东关，走了两趟，不见一些踪迹。想起茶坊酒肆探访事情极其容易，看路北有个大茶馆，匾是“海隆轩”，遂向郝金刚道：“咱们在这里喝会子茶。”二人遂进来，走到后堂，找了两个座儿坐下，泡了一壶茶。二人慢慢的吃着茶。他二人倒无甚可谈，只听四下里各坐上谈谈讲讲，极其热闹。忽听旁边桌子上也有二人在那里吃茶，正然说得高兴。一个说：“你没听见说吗？咱

们这大关嘴上店里前夜晚上住了个头陀和尚，半夜大门已然锁好，都睡了，他也睡了，第二日清早不见和尚了，大门也没开，不知和尚从那里走的，行李可仍在房中。你说奇不奇呢？”那一个说道：“这还不算奇，必是和尚半夜越墙而过，作什么歹事去了。”正说之间，只听从旁有好几个人吵嚷，一阵大乱。不知为了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空欢喜林内得薰香 枉勤劳庙中擒巨寇

话说茶馆内有二人讲论前夜店内丢了住店的和尚，那边一阵吵嚷，就有人接声说道：“你说前夜丢了和尚，不足为奇。昨晚北关店里住了两个财主，是一来为听戏还愿，二来代办点事，身边有百十两银子，被人偷去了。大概是和尚用薰香将人薰死过去偷的。今早和尚不见了，各处访查和尚，必就是这东关店里丢的那个和尚了。”大家议论纷纷。孙俊在旁一听，悄悄对郝金刚道：“你听他们所说之人，必是铁头陀无疑。咱们何不到北关打听打听？”郝金刚点头，二人给了茶钱，一同投北关而来。在戏台下略站片刻，遇见赵鹏他二人，惦记往北关厢探事，故急急而去。这且不表。

又说那往西关的谢标，来到西门以外，这关厢不及东关、北关热闹，铺面也少。大关嘴外有一带大柳林，此时正是四月底，天气甚热，赤日当空，恰似火炉一般。谢标外号叫一篓油，身子又胖，走得满头是汗，想要歇息歇息，凉快凉快，奔到林子里面，在一块卧牛青石上坐下。只见那边先有二人在彼乘凉，旁边树枝上搭着衣衫。谢标瞧这二人却是一僧一俗，都有三十多岁。那僧人生得十分凶恶，身量高大；这俗家是瘦小枯干，五短身材。谢标心中一动，疑是铁头陀。再一看，他不是头陀，

是个光头，并且在公馆谢标也于带领水枪之时，见过铁头陀了，虽没看真，却知道不是他，然也不免呆看。那边僧人见谢标呆呆看他，心中犯疑，就与这俗家使了个眼色。两人从树上拿下衣服来，穿在身上，往林子里去了。再看柳林那边，隐隐有一段庙墙。

正看之间，见有一个小和尚，年纪不过十一二岁，手中拿着一物，一面走，一面瞧，也向林子里走来，却从谢标面前走过。谢标细看小和尚手中之物，似乎是薰香盒子，越看越像，将小和尚一把拉住，说道：“小师傅，你手里拿着是个什么？”小和尚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谢标又问道：“你从何处得的呢？”小和尚道：“我们庙里今早来了一个客，虽也是个和尚，他却有头发，可是披散着。他今早来在我们庙里，他就病了，就是我服侍他。我见他这个盒子有个仙鹤脖子，可以活动，是个玩意，我故此偷着拿他的。”谢标道：“你拿他的，他要是不依，你怎好？”小和尚道：“他现在病得厉害，顾不得了。”谢标道：“小师傅，你卖与我罢！我给你五两银子，你要这盒子也无用，不如银子好。”小和尚道：“五两银子是多少，你先给我瞧瞧。”谢标从搭链里拿五两一锭的镲子给小和尚瞧，小和尚瞧见一大块银子，甚是喜欢，即将盒子递与谢标，把银子收了。

谢标还要问他话，就看见从林子那边来了一个头陀，恍恍惚惚，像个有病的样儿。小和尚忙忙躲了。那谢标他是绿林出身，如何不认得薰香盒子，心中甚乐。今见来的头陀，正是那行刺的恶僧，此时趁他有病，恰好拿他，况且在林子乘凉，大衣是早就脱了。

说到此际，须再表铁头陀一番。那铁头陀被公馆追下来，幸而他身子灵便，步履飞快，又仗有城砖扔下来退了追兵，出

了大城。天已四更，不好再回店中，恐人知觉，于是就在北关一个店里扣门。恰好这个店里因药王庙有夜戏，听戏的将回来，还未睡呢，故而铁头陀进店容易，就住在西小厢房里。及至进来，店小二把后窗支开，十分凉爽。铁头陀吩咐：“先烹茶来，我是走渴了。”店小二答应，先把灯点上，然后打脸水烹茶，又说道：“大师傅还是用斋，还是随便？要打多少酒？”铁头陀道：“俺只随便，不论什么鱼肉、牛羊肉，你只拣好的拿来，与我先打二角酒，明日一并还钱。”店小二应了，出去不多时，摆上酒菜满桌。铁头陀自斟自饮，心中暗道：“我因行刺被追，未能回店，行李盘川都扔在原先店里，回来拿什么给店钱？”为难了半天，忽然一笑说：“有了，你看这上房住着的像是两个财主，必有银钱，何不用薰香将上房之人都薰死过去，偷他个干净，一走儿？”主意已定，俟饮酒吃饭完毕，那时天已将亮，大家都睡熟了。他暗暗用薰香，鹭伏蛇行，在上房窗户外将烟引入。不多时，人俱受了薰香。那时慢慢进房，将被套内白银一百五十两，偷到手中，从后菜园越墙而出。自己一想，投何处方好，况此时心中烦闷，大似有病模样。忽然想起有承福寺的下院在西关口外，名承寿寺，法明和尚在那里住持，何不投奔他去？想那法明、法静、法通三人，俱与我是至交，万不能不收留我。忙忙来到西关口外承寿寺扣门，小和尚开了门。说明来历，回亲进去。不多时，法明忙接出来，携手让进禅房，彼此诉说一番。

不料铁头陀近日劳碌太甚，又于前夜在公馆受了大惊，恐因此生病，法明留他住下。午饭后，病渐沉重，炕上睡了一觉，醒来收拾自己物件，薰香盒不见了。一想，许是那服侍的十一二岁小和尚偷去了，因此急急出来找他。找到柳林那边，见他与一个人说话，说的就是薰香盒子。铁头陀一着急，就嚷道：

“小和尚，你把我的盒子弄到那里去了？你快给我！”那小和尚开腿就跑。谢标不管好歹，奔过来随走随喊道：“好一个秃驴，你是严拿的行刺要犯，胆敢青天白日出来行走。今日你好好跟我到公馆投案，或者可以从轻治罪。如若拒捕，定不饶你！”说着，拉出短刀就砍。铁头陀不防有人要拿他，又没带着兵器，又有重病，如何迎敌？就是一愣，然而到此时候也是无法，遂大着胆子道：“你是何人，敢来拦我？”谢标道：“你不认识你二太爷姓谢名标，外号人称一篓油，现在跟着安大人当差。我们大人与你无冤无仇，你在你的羊角岭青莲寺当你的和尚也就完了，为何屡次三番前来行刺，是何道理？今日没你的走儿。”铁头陀拨头就走，谢标急急追来。

铁头陀被迫急了，要用法术，已然不灵，实无法可施。忽想起腰里还带着装薰香盒子的搭裢，还有个盒子是盛药与堵鼻子的纸卷等物，连忙拿出来一抖手，一宗物件直奔咽喉。谢标不知果系何物，一闪身子，手急眼快，竟自躲开。谢标说：“好贼秃，你二太爷也有暗器，是你招出来的。你的暗器伤人不算英雄。明器伤人才是好汉。谢二爷的法宝这叫明器，你留神罢。”

铁头陀正往前跑，一听说“招打”，铁头陀一回头，什么也没有，拨头又跑。谢标又嚷，一连三次。铁头陀一想：“他必没有暗器，不过拿话唬人，我何用留神，只管跑罢。”二人追得嘴尾相连，已到承寿寺门口。铁头陀要往庙里跑，一想：“我要进庙，他必追进去。这庙是法明的庙，我承他好意，留我住下，惹出这样祸来，别连累朋友，莫若与他一死相拚，就是死了，也落个名在人不在。”想罢，止住脚步，大骂：“姓谢的，你莫赶尽杀绝！我与你誓不两立，拚个你死我活。”说话之间，谢标已到面前，举刀就剁。铁头陀究竟赤手空拳，难

以抵敌，只好绕着庙跑。谢标仍然不舍，紧紧追来。将要追上，只听那边嚷道：“师兄莫慌，阿弥陀佛，我来也。”谢标一惊，见迎面来了一僧一俗，让过铁头陀，将谢标挡住。二人非别人，即柳林乘凉之人。

原来先在柳林的和尚就是法明，带着香火老道齐明往大关南边村子里找人不遇赶忙回来，见铁头陀被人追下来，忙迎上去，拉出短刀一把，二人动手。那齐明也会武艺，也来相帮，三个人杀在一处。谢标武艺不及周三诸人，况又天热身胖，他本敌不住法明，又来了帮手，更难招架。只是堪堪要拿住铁头陀了，忽然来了两个救星，眼见得救了去，并且自己还得逃命。又勉强战了几合，虚晃一刀，往柳林而逃。法明要追，倒是铁头陀在庙门口探头把法明喊住。三人进庙，关了庙门。谢标见他们不追，虽然不舍，无奈不是他们的对手，只好回去搬兵，再来拿他。忽想起柳林内石头上扔着薰香盒子，忙回来一找，踪影俱无。各处寻了一番，仍然不见，只得垂首丧气而回，暂且慢表。

且说那寻访铁头陀的四路已经表明三路，惟有出南关的韩七未曾细说。韩七比别人都早，带了包袱，由公馆出来，走到南关外头，看了看甚是冷静，铺面也不多，人家也不多，来往几次，并无消息。后来想起和尚必多住庙，只好各处找庙，遇着庙就打听，是老道庙，是和尚庙，有外来的头陀和尚住着否。一路问着，由正南往西北而行，不觉来在西关口外，也因天热，急奔柳林乘凉，忽看绿柳外露着红墙。正要蹬石头细看，见石头上有个薰香盒子，甚为纳闷，不知从何处而来，忙拾起来带在身边，这才听见人声喧嚷。再一看，是三人杀在一处。其中有一个和尚，一个俗家，正与谢标杀得难解难分。谢标渐渐要败。韩七在林内一想，他一人不能取胜，英若凑胆子，我帮着

谢二哥动手，许能赢那个和尚，然而那个和尚不是铁头陀，何必与他动粗。正想着的时候，谢标已然败下来。又看庙门口一人探出头来嚷道：“师兄，穷寇莫追，并且他要进林子，更追不得了，犯兵家之忌。”那说话的人披着头发，正是铁头陀。韩七甚喜，见谢标追进林子，奔到石头那边来。韩七躲在林外，见他向石头上似乎找东西，必然找薰香盒子，暗暗耍笑。不多时，谢标无精打采的去了。韩七自己思想一番，想：“谢二、周三等时常看不起我，他们诸事争先，莫若今夜跳过庙墙，用薰香盒子把铁头陀薰过去，背了他一走，岂不是奇功一件？我无意中得这个盒子，是天赐成功也。天与不取，真真可惜。”

主意已定，看看日色平西，又围着庙探了探道，看定进庙之路，只盼天黑。无如日正长时，那里能快，且先到酒铺喝一壶，再吃了晚饭。俟磨到二更时分，悄悄来在柳林石上，又睡了一会子，不过睡不安稳。约莫天已三鼓，把夜行衣靠包袱打开，通身到顶俱都换好，背插单刀，百宝囊，收好了薰香盒子，把白昼衣服包好，寄放在树杈上，奔了庙的南墙边来。墙边有一棵大榆树，韩七蹿上墙头，趴在大榆树之上。有一个双杈，自己骑在树上。前边枝叶正把自己挡住，往下瞧的偏真。下面往上瞧可有些费事。瞧不多时，见一个和尚由南屋出来，说：“兄不必着急，慢慢保养着罢。就是公馆有人来，咱们也不怕，有我帮你，怕他作什么？”说着，往里院去了。韩七听了个真切，就知铁头陀住在南屋里而且病着。心中甚喜，只不知屋内尚有何人。原来小和尚偷了薰香盒子，不敢回来，从柳林一直逃走，换了个年老的人服侍他，尚在未睡。

韩七性急，等不得他二人睡熟了，就从树上下来。到了南屋，便将身子趴在屋上，脚勾住檐瓦，把头倒悬，瞧见南屋是两明一暗，铁头陀躺在里间哼哼。那外屋坐着一个年老之人，

须发苍白，不消说，是服侍之人了。意欲掀帘进去杀了二人，必然容易，又一想，不好，只怕惊动法明，反为不美。既有薰香在此，何必卤莽？也不用等他们睡了，就向身边取出薰香盒子来，将千里火点着，轻轻吹动。先堵了鼻子，然后将仙鹤脖子对着帘子缝内透将进去，立时把外屋年老之人醉倒。又把仙鹤尾巴一拉，两个翅儿自来一胡扇，那香烟就奔里间屋去了。香烟顷刻已浓，里间即听不见哼哼，大约铁头陀必然薰过去了。连忙把盒子收好，掀帘进屋，一晃千里火，外屋之人不管他了，扑奔里间而来。那韩七胆量极大，竟敢点上灯烛，见铁头陀横躺在床上，有心一刀将他杀死，又想不如拿活的好。从外屋找了两根绳子，把铁头陀二臂捆上，又把他的腿捆好，用一床被，照着卷薄饼的样子，把他裹好，往肩头上一扛，上了墙头。

此时已交五鼓多天，趁着朦胧月色，把树杈又扛着铁头由墙上下来，直奔到城门脸上。虽开不了城，倚仗拿着要犯，有钦差大人令箭，可以叫关。那韩七洋洋得意，越想越乐越欢喜。无奈四月夜最短，看看东方发亮，自己一想，天是快亮了，穿着一身夜行衣，又扛着个人走路，教人看着不是样，莫若把衣服换上再走。又到昨日柳林那块石头上，把铁头陀放下，正要脱换衣服，只听那边有人大喊一声，说道：“那里来的，偷盗人家的东西，快快给我留下！”韩七吃了一惊，不知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胜复败官弁屡失机 死里生恶僧两遇救

话说韩七从庙中擒获铁头陀，喜欢之至，扛着他出了庙。走不远，天亮了，仍在昨日的柳林放下铁头陀，打开小包袱，将要换衣服。这个时候，只听林外有人大喊一声道：“你是何人，胆敢偷盗人家衣物，好好给我留下，万事皆休，如若不然，定要你的性命！”原来一床被裹着铁头陀，远远看着似包裹。说话之间，蹿进两个人来，未能看得明白，及至临近，忽听铁头陀在被里嚷道：“老弟，快来救我罢，我教人家捆在这里了。”韩七一听铁头陀说话，暗暗着急，到底是不会使薰香之过，故此工夫不大，到了柳林，铁头陀就缓醒过来。本是鸡鸣五鼓还魂香，天一亮，香的气味就散净了。铁头陀将一缓醒，就睁眼一看，自己二臂拴牢，连腿都教人家捆上了，又有被挡着，看不真切，好似在人家肩头上扛着呢。心中着急之至，想这一到官，只怕有死无生。正在难过之时，忽听“崩哧”一声，将自己摔在地下，复又往外挣拔挣拔，就看见拿他的，认识不出，大约是安钦差手下之人，大约此难不能逃了。谁料那边来了两人一喊，再一看，来的正是太平滨清水寨二寨主欧鹏，带着手下头目侯蒙。他二人本是来探望法明的，昨日到了北关，天已二鼓，就住在北关店里。今日清早往西关口外，正要寻找承寿

寺，走到柳林，就见韩七扛着一件巨物，又类乎包袱，又似乎铺盖卷，恰在清早，猜他是偷盗来的。欧鹏向侯蒙道：“咱们何不劫下他？大概总有点油水。”侯蒙点头。两个人这才往里一蹿，又一嚷。铁头陀就听出欧鹏的声音来了，故高声喊叫：“吾弟快来救我！”

欧鹏与他自打擂联盟之后，甚是契厚，焉有不救之理？韩七见铁头陀也醒过来了，又有人蹿进树林。他一着急，要拉刀迎上来，不料后边那人一扬手，“吧”的一声，就是一块石子打过来，正打在韩七右手手背之上。韩七“哎呀”一声，一甩腕子，那刀就拉不出来了，闹了个手忙脚乱。眼看那二人用刀反要刎他，韩七无奈，只可撒腿就跑。虽然跑着，仍是甩着手腕子。欧鹏、侯蒙紧紧一追，铁头陀喊道：“二位不必追他，倒是先给我解开。”欧鹏向侯蒙道：“你快把铁师傅解开，我追那人去了。”侯蒙回身走到石边，一伸手，将被子抖开，拿刀挑开绳子，铁头陀就站起身来，将膀背活动了一番，拉着侯蒙一同出了树林，往下紧紧一赶，追去追来，却离着不远。韩七一急，要奔树林离得远，此时已经浑身是汗，鞋又跑掉。他急中生巧，回头一只鞋照前头的人面门打来，说：“招宝贝！”黑忽忽一宗物件，直扑欧鹏，把欧鹏倒唬了一跳，一瞧，原来是一只鞋，不由哈哈大笑，说：“原来你这小辈，就是这样能为！今天你休想逃脱。依我之见，你站住，叫你寨主把你拿住，倒便宜你。”韩七实在不能跑了，心中发乱，两眼发黑，恨不能一时跑进城去。往前一抢，脚下一滑，“扑咚”翻身栽倒。后面三人一阵狂笑，说：“小辈，你还往那里跑！”欧鹏往前一蹿，举刀就要往下刎。只听有人大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胆敢在省城关厢杀人，待我来拿你。”说着，抡刀把欧鹏挡住。韩七爬起来一瞧，是谢标，这才放心。

原来谢标昨日败了，跑回公馆，与顾师爷大家商议捉拿铁头陀的法子。是日晚间，只有韩七与孙师爷、郝金刚未回公馆，别人都回去了，并且都打听得铁头陀实信。谢标清早一人独欲建功，并未约会别人，亦不听顾师爷的调遣，私自出了西门，直奔柳林。走到离林不远，将过了一个小树林，只见迎面跑着一人，后头追着三人。看那前跑的像韩七，吃了一惊，正要上前相助，不料“噗咚”一声，韩七栽倒在地，后面有人拉刀将要杀他。谢标一急，就大嚷着抢上前去，与前面之人杀起来了。一来一往，不到二十回合，欧鹏武艺比谢标强，只杀得谢标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谢标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虚砍一刀，撤退就跑。铁头陀现在病势甚重，不能支持，盼着回庙。那边韩七虽跑乏了，奈因谢标要败，人家本因救他来着，难以独自先逃。及至谢标跑了，他也跟着跑下来。欧鹏贪功，又有侯蒙相帮，他焉肯不追？回头叫铁头陀说：“师兄先请回庙养病，等小弟追拿他们。”于是急急追赶，侯蒙也后面相随，追到小树林来。谢标、韩七一同跑进树林子里去了。论理进了树林子，就不该追了，无奈欧鹏不舍，竟自追进树林来。侯蒙后面喊叫说：“不必追了！”话未说完，林子里一条弩箭“哧”的一声，正中欧鹏的左肩上。欧鹏“哟呀”，噗咚栽倒在地。林内跳出一人，举刀就砍。幸而侯蒙赶到，拿刀架住，二人杀在一处，飞纵蹿跳，那肯丝毫放松？

此时韩七、谢标逃到林子内，正愁无法抵挡追来之人，忽见匆匆过来一人，放了一支弩箭，将头一个追的射倒。二人大喜，再一细看，不是别人，正是郝金刚，跟着孙师爷，由昨日打听明白铁头陀住处，孙师爷在省中时久，熟人甚多，在西关找个相好的，同郝金刚住下，商议了一夜，打算今早探好了道，忙回公馆调兵来拿人，初未想到在半路救了韩、谢二人。那韩

七正要上前帮助，谢标摆手，不教他上前。再看欧鹏，已然爬起来了。侯蒙力战，工夫太大，已经后力不加，见欧鹏爬起，他就要往回败，无奈郝金刚不放松一步，只得勉力支持。惟孙师爷一人闲着，已然见了韩七、谢标，说明以上情形，心中早有了主意，使暗令郝金刚住手。侯蒙见老郝懈怠，就忙往下败，欧鹏也跟着跑下去。那时铁头陀早跑回庙去了。孙师爷不叫郝金刚、谢标、韩七等追贼，说：“你们拿不成，反要把着他漏网，莫若调齐大众，围住他的庙，连和尚一齐拿住，倒是妙策。”三人依了，赶紧同回公馆。

到了公馆，见了顾朗山，回明以往从前各节。顾朗山忙传孙祥安、魏永福、朱三、徐三等上来，告知一切，教他四人各带五十名兵，在东西南北四方，围庙呐喊助威，准在初更齐集。因韩七昨夜闹了一夜，故留他与谢标保护顾、孙二位师爷，同在公馆。那时韩七向谢标说明薰香盒之事，二人笑倒了。日落前，冯小江、赵鹏、周三、郝金刚一齐扎束停当，饱餐战饭，各带兵刃，陆续往承寿寺来。

且说欧鹏、侯蒙回庙，铁头陀已然回来，只是病得厉害，扎挣不住，同见了法明，各说以上情节。法明吩咐摆酒，席间大家计议。侯蒙道：“我看此事决难善罢甘休。安钦差处必然有人来扰乱，咱们须早早防备为妙。他那边颇有能人。”法明听了，把桌子拍得山响，站起身来，说：“你快住口！休长他人志气，灭却自己威风。想那安钦差手下这些副、参、游、守，没有什么能人。不是我说句大话，咱们会过多少英雄豪杰，从没对手，还讲这些官兵将，都是些酒囊饭袋衣架而已。兵是招募来的一群花子，不然就是些个大烟鬼；将官更难说了，老的油滑，少的懦弱，就是武进士出身，那弓刀石也与真技艺两样。他等不来，倒是他的造化。他若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

杀一双，方知俺和尚的厉害。”侯蒙不敢再说。铁头陀道：“师兄虽然武艺高强，我现又病着，只有欧二弟、侯爷、齐爷可以迎敌。俗语云，‘好汉架不住人多’，还是防备为是。”齐明道：“大家不必争论！我吃完了饭出去打听，如有信息，我回来报信。”法明这才不言语了。欧鹏这才向法明代欧鹤致意，又表出特来探望之情，又询问法静、法聪在承福寺的事，又与铁头陀叙别后之事。饭后齐明出去打听。

再说冯小江等四人于傍晚时候到了西关，离承寿寺不远，找了一个酒铺，四人进去喝酒。孙祥安等已经来了。大家议定：一声锣响，就围住庙，不准放出庙里人来。赵田不放心，叫人在庙外四围巡察，恐他们闻风逃脱。谁知齐明得了信，忙回庙报知。依欧鹏叫大家归清水寨，法明又叫大家奔承福寺。始而是法明不服，尚要前去迎敌，继而是大家争论逃往何处，未免担搁了时刻。天已日落，还无章程，齐明急得直催说：“兵已来了不少，要围住庙，就不好走了。”法明即忙装扮停当，带了行李，齐明也打扮了，铁头陀只得带病而行，惟欧鹏、侯蒙二人心中后悔这次不该来，然也无法，只好努力向前。

说着，只听外面锣响。法明在前大喊杀出，庙外人已围满，那里出得去？赵鹏手执两柄大锤，当门挡住，大嚷道：“众弟兄，随我进庙！”冯小江、郝金刚一齐答应。冯小江使动单刀，郝金刚舞开双鞭，齐往进杀；周三是单鞭，也随后杀来。外头孙祥安、魏永福各统带五十名兵，在前面围住。徐三、朱三现时已保了外委，各统带五十名兵，在后面围住。欧鹏看势头不好，与侯蒙使了眼色，往后就跑。那法明甚是凶狠，仍无惧色，使着一双戒刀，直奔了赵鹏来厮杀。赵鹏忙把大锤双双举起招架。两个人杀在一处。杀了十几个来回，齐明在旁见法明占不得便宜，就忙与铁头陀努嘴，约他左右夹攻，一拥而上。旁边

恼了冯小江、郝金刚，也上来帮赵鹏。六个人捉对儿厮杀。随后又来了周三。齐明是本事低，铁头陀是病着，已经敌不过，更兼添上周三，越发不行。又听得庙外人声喧嚷，一片声“杀呀，拿呀，千万别放走了要犯呀”，更嚷得人心慌乱。齐明已身受重伤，法明偷眼再一细找，欧鹏、侯蒙俱不见了，就知他二人不肯出力，自顾性命，由后面脱逃了。暗想：“今日断难活命，莫若行个拙志，自刎了罢！”

法明一面招架，一面打算主意。忽见后头“嗖嗖”的跳出两个人来，第一个白面长髯，精神足满；第二个紫黑面皮，重眉大目，花白胡子，年纪都在六旬上下。前面使的是宝剑，后面使的是一对雪亮护手钩。但见他二人舞动了兵刃，好似几团白光滚来滚去。那时候两下里正在性命支关之际，忽然添了二人。赵鹏等一看，并不是自己弟兄，以为是法明等一党。谁知法明等更不认识，以为是官兵又添了武艺高强之人，只吓得魂飞天外，魂散九霄。不料那二人直奔了赵鹏等杀去，只杀得赵鹏等四人乱纵乱跳，俱是勉强招架，并不能还手，渐渐要败。又见随后欧鹏、侯蒙也跟了来，并听欧鹏嚷道：“法师兄不必惊慌，我的二位师父来了。”法明三人此时非常惊喜，见两个老者越杀越勇，暗暗称赞：“真好本领！”觉得自己精神顿起，遂大叫道：“我等不趁此时杀出，更待何时！”说罢，就杀奔前门而来。白面长髯老者在前面舞动两把宝剑开路，大嚷道：“让我者生，挡我者死。”法明等三人紧紧跟着，鱼贯而行，留下黑紫脸的老者断后，犹如几只猛虎。赵鹏等便知事情坏了，往外一败，那一伙就杀出庙门去了。

魏永福正督率官兵在庙外围严呐喊助威，不料庙内冲杀出一群猛虎，把这些官兵如切葱切蒜的一般乱杀，只见人群里头颇飞起飞落。魏永福吓得不敢迎敌，让开一条血路，遂使法明

等众人逃出。及至孙祥安赶来，赵鹏等杀出，已经把贼放出去了。大家互相抱怨一回。冯小江道：“我等这些个人，并且带着官兵，竟被他走脱，如何回见师爷？就是大人不在此，将来也不好交差。”魏永福等也面面相觑，彼此设法。赵鹏道：“我们不管杀得过杀不过，只好还是追。”大众只得虚张声势，追了一回。怎奈后来的两个老者武艺过高，赵鹏等都不是他的对手，差得太多，焉能相敌，眼看着要犯逃脱了。徐三、朱三在庙后领兵跑来，彼此相见了。朱三道：“我们听见锣声，领兵将庙围住，不意从外面杀进两个老头子，我二人杀不过，那兵丁更不用说了，只得容他跳墙进庙。人家往外杀，他反倒杀进庙去。”周三叹道：“若不是他两个，还不至放走了铁头陀。我们四人已经把铁头陀与那个和尚都杀败了，再一会子，就要被擒。谁想到半空出来这两个祸根。”

不言大家扫兴回公馆。且说法明等跟着两个老者出离了龙潭虎穴，追兵又追了二次，被老者唬回，大概不敢来了。铁头陀便向老者叩头，并向法明等逐一磕头道劳，大家还礼。法明便问二位老者姓名，欧鹏这才过来给大家引见。原来这两个老者就是在地坛教欧鹏、欧鹤的师父，白面的叫飞天虎李德芳，紫面的叫海底龙陈德明。二人皆会奇门遁甲，知道二徒弟有难，铁头陀与法明等都不该这次就擒，故来湘救。及至救出二位，就要告别。法明等不肯放，李德芳笑道：“众位还须早早回去，不必客气，离开这是非之地方好。”欧鹏也苦苦攀留，说明大家都回清水寨，不料又出了一件意外之事。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钦差审案四远名扬 活佛升天一朝事败

话说铁头陀屡次蹈险，及至承寿寺被围，万无生理，不料又有两老者前来搭救。大家逃出重围，欧鹏恳请大家到清水寨暂避几时，再作打算。大家应了。谁想到又出了意外之事。原来铁头陀一时应了替张七报仇，屡屡行刺不成，往来奔波，又是后悔，又是惦念自己羊角岭，病机已伏。近日劳碌惊恐，想起当日在青莲寺享福，何曾受过这般苦楚，不觉病上加病，又添外感，益发沉重，已是行走不得。大家着急，又恐调大兵来追。大家只得留下，齐明陪伴他，找了个僻静小店看病。法明等同了欧鹏往清水寨去了，皆不在话下。

且说安大人破了羊角岭，擒了张七，拔营起程，班师回省。因顾师爷来信云：“铁头陀近日在省城行刺不成，正在擒拿，恐大人回省，把他惊走。”故此缓缓而行。这一日已离省不远，顾师爷到来，讲说铁头陀得而复失之事，并云：“天意不该他绝，仍须大费周折。”二人又谈了会子近日公事。安大人道：“贼盗之事，功已得半，至于词讼之事，大约日后不少。只因在外用兵，无暇料理。恐此番进省，递呈者必多，非用心听断，使人折服不可。”顾朗山道：“听讼一节，实不容易。”安大人道：“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有《吕刑》一书，可

作法则。再加以色听、气听、情听、神听，理所不通，通之以情，情所不通，通之以变，变所不通，通之以诚。至于侦访疑难，亦用得着。如此，或不至茫无头绪。”顾朗山道：“空说自易，实作则难，惟以为难，方无枉纵。若见为易，不免失刑，至于上刑适轻下服，即宥过无大之意，此甚可从。下刑适重上服，即刑故无小之意，似不可泥。恐以下罪而服上刑，稍失于滥耳。”安大人点首称是。二人谈至更深，同榻而眠。

次早首府来接，备着八人大轿，旗锣伞扇，清道飞虎，执事纷纷。又有武官将弁，顶盔贯甲，带着兵丁站班，再加上冯小江、赵鹏一对，郝金刚、周三一对，韩七、谢标一对，陆葆安、褚一官一对，俱是本身顶翎冠带骑马，两边护持，锣声震地，喝道喧天，实实尊严无比，威武可观。午后，安大人到了衙中，进内见了舅太太，珍姑娘也接出来。又检点行装，在半路已接了无数呈词。至次日拜客行香，一路拦舆告状者又不少。当日晚上，在书房将状词批了十数纸，始行归寝。

顾朗山自己思忖：“东家年少，才能就算好了，只不知听断何如？且看看他批的呈子怎样。”及看了各呈批语，俱如老吏断狱，洞中察要，不觉吐舌。再看到一纸，首胞兄逼奸邻女一呈，批云：“逼奸之有无不可知，兄弟之名义不可绝。律载告期尊长虽得实，杖一百。仰济南府将原告提案，折责四十板具报。其牵连邻女，事属暧昧，消案不行。”又一件系告父妾欺父年老，抵盗家财之呈，批云：“家财乃汝父之家财，汝父不禁其抵盗，即非抵盗矣。本应坐诬，姑念愚民，比照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仰首县折责具报。”又有许多呈子，批语皆无不合。或准或不准，各有见解。朗山看了，心甚佩服。

次日安大人坐堂审案，朗山已服其批呈，尚未观其审案如何，故急急吃了早饭，藏在二堂的暖阁里。只贝安大人升堂，

两旁皂役威武已毕，叫先带第，一起假女赖婚一案。原告周镜涵，是个秀才。被告李治书，是个布理问衙。假女是乳母之女。安大人问过口供，唤李治书上去，喝道：“女果不假，便是你亲生之女，岂肯自认为乳母之女，诬证亲父。据汝婿说，是因奁资太薄，无有媵婢，遂起疑心，用酒哄醉，盘驳出来。这是真情。你虽能言，无从置辩。本院如今只问你：愿打愿罚？若愿打，只一夹棍、四十大板，将真女交出，断与周生成婚；愿罚，出八百两银子，补还妆奁。问你女儿，如不愿改嫁，仍归周生为正妻；如愿改婚，则任其你另行择配。”李治书连连磕头，道：“治生情愿受罚，但女儿亦情愿改婚，只求大人开恩，准其另配。”安大人道：“必须你女儿当堂供出，难听你一面之词。”当时发出朱签，立刻唤真女到案。

须臾唤至，八百银子亦随着呈堂。安大人问真女道：“可愿嫁周秀才不愿？”真女回答：“不愿。”安大人道：“你不过嫌这周秀才家中贫寒，恐其难以度日。如今有了八百银子，也就不算穷了。况他是个秀才，岂无发达之日？怎么还不愿意呢？”真女道：“坐吃山空，八百银子也有用完之时。他前年曾来我家祝寿，衣衫褴褛，气得人要死。我已立誓不愿嫁他的。如今又先娶有奶母之女，添一气块，怎还肯嫁他？若说这等穷鬼都会发达，那日头真要往西边出来，世界就要混沌哩。”安大人怒道：“你竟敢这等回复本院！本院只认是你父亲主意，所以唤你当堂质对。谁知竟是你的见识！你嫌他是穷鬼，且教你做一个苦鬼。”喝声“拶”，便是一拶二十敲，真个喊告连天。吩咐带下去。

又把周镜涵叫来问道：“我看假女容貌不俗，不知德性何如？”周生道：“德性也还不错，是个懂道理的人。”安大人点头道：“娶妻娶德，那真女相貌太薄，不像厚福之人。本院

岂不能立押真女仍为你妻，但恐他不肯同你安静度日，反为你之累。你领这八百两银子回去，即以假女为妻，不必复恋此无情泼贱。从此置点产业，勤俭过活，发愤读书，一朝发达，教他父女看看，令他后悔，方知日头原有西出之时也。”周生连连叩首，泣涕道：“大人言言金玉，生员日后若不认真念书，以图上进，不特为彼父女料定，亦深负老大人、天地、父母之心，死有余辜矣。”含泪而退。那顾朗山在暖阁后面不住的点头。这堂下听审众人，亦各佩服。又问了三四起，都问得确当不易。从此远近传说，大有龙图再世之名。后来又审出数件无头冤枉，竟有千里来告状者。这是后事，不在话下。

且说顾朗山由暖阁回到书房，见了众幕友，传说一件，称快一件，赞美一件，并云：“东家好处肯自己收呈，自己批呈。”孙静峰道：“老朽忝佐刑幕垂三十年，所见东家有折狱之才者已经不少，但都在提审时识微知著，于收呈前后并不留心体察，不过假手幕友批判，往往以批语已定，胶守成见，遂至审出情伪，与原批矛盾，不免故意迁就，必有因而误事者。”

大家议论一番，又因铁头陀走脱，虽是来的两老者武艺太大，究竟官兵不精，所以悬牌示期看操。又寄信与田大人，定赏罚之格：石三百斤，三箭中一，十矢隔半，跳跃至七尺，俱合式者赏，有一件合或者免罚，全不合者罚。赏满十分，该管官提升。赏六七分以上，罚三四分以下者，赏功牌。赏罚各半者免参。赏四罚六者咨部议处。赏三以下、罚七以上者提参，分别降革。后写着一行云：“若按此格以行赏罚，恐至有罚无赏，莫如稍贬其格，使人易从，请足下酌之。”田大人回信云：“现在武备懈弛已久，即按原定赏罚之格，使人知惧而勉成，劲旅庶可所有大功矣。大人切勿从宽。”至操演之日，多不合格，大约各省精壮兵弁甚少，又加以冒吃空粮，甚而十缺其四

五。东省因怕安钦差风力，故急急招募，补之足数。但俱是市井无赖，未经操练，如何能合格？安大人切实晓谕，加紧操演，各营稍有起色。从此军容肃，词讼清，声名大震。京中乌中堂也知道了，在圣上前颇保举他。安老爷来信也甚嘉奖。安大人连忙恭恭敬敬，备细写了禀启家信，并给老师回禀。自从回省半月，并无一日空闲。

忽一日，接连收了两张呈子。一张是本省城南北村子人张永丢了一女，名唤小蓉，年十七岁。因北关听戏，天晚未回，寻找了十几天，不见影响。一张是泰安县崔家庄人崔长顺丢了儿媳，年十九岁，娘家在阳谷县城北，姓刘。三月底娘家娶兄弟媳妇，他哥哥接他回家，至今未曾送回。教人去一问，说是已经送回来了。一边要女孩儿，并且把个大儿子也丢了；一边要儿媳，两亲家打起官司来。安大人收了呈子，就找顾师爷说：“两张呈子必是一人所为，恐有恶霸抢夺，凶僧隐藏等事，或是拐逃。”顾师爷道：“我平羊角岭时，曾听见周得胜四人在道路中说，有个承福寺肉胎活佛显圣舍药，郝金刚等要去看个实迹，周三恐误事，拦住他们。他四人说过，何妨叫他四人来一问。”安大人道：“我也恍惚听见他等说过，有个承福寺。”于是忙叫人传周得胜等问话。不一时，四人一齐来到。安大人道：“近日有两个递呈子的，一个丢女孩，一个丢儿媳。据我猜疑，恐于承福寺有些牵连。再者你们在西关未拿住的法明，也恐是下党。”顾朗山在旁点头道：“不错，不错，有理，有理。可命周得胜、郝金刚二人，带健役二十名，捕快八名，并给他二人令箭一支，填写批牌，即速起程。若须添人，或非调兵不可，速速寄禀，以便再为添派。”

周得胜、郝金刚遵命，于次早束装登程，一路无话。到了承福寺不远，住在当日住过的店里。周三吩咐健役等，只在店

里守候，不可漏泄风声。与郝爷一同除去军官打扮，换了便衣小帽，趑到承福寺来。但见寺门前贴着告示：为五月十五日戌时，本寺和尚坐化，报告诸山届期齐集，送佛归西。周三、郝爷二人看了，便进寺里察探。见男男女女挨肩擦背，俱是拜佛烧香的，热闹非常。周三向郝爷使了眼色，二人分路趁闹里往大殿及各房四处窥看，但见门户重重，房廊叠叠。年长的头陀与和尚，人人皆脑满肠肥；年少的侍者及沙弥，个个尽容光面嫩。郝爷随着大众挤到一个所在，是五间大厅，正中一间高高摆设禅座架起法坛，有一丈多高，四面都围着朱漆栏杆，挡住闲杂人，不许进去。正面供着一个大香炉，香烟缭绕，往上直喷，把几间屋子迷漫散布，如在云雾之中。炉旁有十几个大盘篮与大筐箩，堆满了香钱。这地下横七竖八的许多男妇老幼，趴着磕头。坛上饶钹喧天，香钱布施。许多僧人宣经念佛，那禅坐上一个和尚合掌趺坐。又往那边一看，周三也在那边与一个人说话。原来周三问了人，知道禅座上的和尚就是十五日坐化的那个和尚。二人因留心在那烟雾嘈杂之中定睛细看，虽是模糊不清，觉那和尚有愁惨之容，知道其中有异。

二人前后抽身出来，向方丈中探听。找着了一个十六七岁的伶俐小沙弥，见他相貌标致，衣服齐整，描眉画眼，知是方丈得意变童。二人商量了一会，便把他骗到外边。周三假作送信的，指着郝爷道：“他说有个乡下人带着两个女孩儿，是街坊家的，央我们送信与你，他二人要看活佛升天，如今现在李家店里等着。他们说有个小和尚，是他们的兄弟，要请他去把他们领了来，小师父，可同我们去认一认？”那小沙弥年纪也不甚小了，已然尝过女人滋味，听说有两个女孩儿找他，如何不喜？心中就怀不良，便撒谎道：“咱便有两个姊妹，不知是不是。就不是，也是师兄们的，咱也可以领来，只交待明白

便了。我就同你去。”遂跟着周爷、郝爷同到店中。周三把他引到客房，努一努嘴，有伺候健役俱躲出去了。郝爷便将房门闭上，周三便拔出刀来，一手揪住小沙弥的胸脯，喝道：“但嚷一声，便是一刀！”不知小沙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计出万全藏娇尽获 算失一着首恶潜逃

话说周三将小沙弥逛到店中，闭上房门，拉出力来要杀他。郝金刚一旁劝道：“我们还是好好的问他，不必动凶。他若不实说，再杀他不迟。”遂向小沙弥道：“你不须害怕，只说实话，便饶你。”小沙弥吓得面无人色，浑身乱抖道：“咱说！说甚么？”周三道：“只问你那假扮活佛的是谁？”沙弥没口子道：“是、是姓刘，阳谷县北边的人。”周三道：“你寺里藏的女人有多少？在什么所在？”沙弥抖道：“有，没有，是没有。”周三把刀连往脑门子上擦，沙弥闭着眼道：“咱说，有、有许多的呢。都、都在禅房背后地窖子里。”周三道：“禅房背后什么所在？如何进去？说得明白，便饶你；不说便砍下来。”沙弥谎道：“爷爷，不要砍，咱说就是了。禅房背后有一尊达摩，是画的画，背后可进去，有地板踏着下去。”周三收过腰刀，提那沙弥起来，放在床上。郝金刚便过来安慰他，把一床被替他盖好，吩咐道：“你放心睡在这里，有酒饭给你，不许你声张。如若声张，仍然一刀两断！等着三日后活佛升天，放你回去。”又叫过四个健役来，教看守着他。周三便骑快马回省，留郝金刚在这里。

且说周三来到钦差署中，禀见大人，回明承福寺一切事情。

顾师爷道：“抄出方丈藏的妇女，那张永的女儿、崔长顺的儿媳必有着落。大人须如此如此。”安大人道：“此事还须先生代弟一行。”朗山应了，即叫周三出去，暂为歇息，今午仍须起程，又添派了冯小江、陆葆安，带兵的是魏永福，带一百名兵，于次日起身，不准传扬出去。兵丁陆续而往，扮作五行八作各项生意。

单说陆葆安、冯小江约定周三，当日午后收拾行装动身，离永福寺尚有一天路，留下陆葆安、冯小江在这里，并许多人役，找店住下，以便等候魏永福兵马。仍是周三快马回了原住李家店，见了郝金刚，说明此番如何办法。郝金刚即同周三速往承福寺，已是十四日了。到了寺前，进了山门，一片空地搭着三丈半高一座方台，台上幢幡宝盖，铺挂鲜明，台下堆着柴草若干，伺候下火。台旁安设宝龕，准备入骨。寺内寺外甚是热闹，人山人海，势如潮涌，拥挤不动，声若雷鸣，比上次来看时更加繁华。周三随着大众挤到活佛台边，只见那灯烛香花不少，又有幢幡宝盖，纓络垂珠满坛，陈设比上次更齐整。盘篮内舍药的香钱顷刻堆积如山，几十个道人将簸箕装了送入库中，奔驰络绎，搬运不完。更有芸降沉檀烧的香烟，迷漫缭绕。看那活佛，说不出他是悲是喜，是死是生。

再说郝爷一人挤到方丈禅房，房前加上栏杆挡木，许多年少侍者俱在内行坐，不放出来。又向各处看了一遍，找着周三，同回店中歇息了会子。已是日落时候，二人饱餐一顿，教手下健役捕快都吃饱了，郝金刚道：“咱们也该走了，不知陆爷那边有什么暗令。”周三道：“我们分手之时，说明白在承福寺见，放炮三个，锣一面，已吩咐人带着，到是时，以鸣锣放炮为号。”说着，二人扎缚停当，留两个衙役看守小沙弥，其余都带往承福寺去。

此时月已东升，一路行来，月亮照得如同白昼。前前后后，行人不少，皆往承福寺看活佛升天的。周三等到了寺中，那时活佛已然上座，四面香烟喷起，如同云雾横空。再加月色朗朗，分外好看。甬路上另设一座平台，台上有十八个和尚，全带着毗罗帽，穿着袈裟。台下有许多僧人，也披着偏衫，拿着法器。中间坐着的是方丈，生得虎头熊背，巨口阔腮。虽然气象庄严，究竟相貌凶恶。现时头顶毗罗帽，身被紫袈裟，项挂百八念珠，手执九龙锡杖，在座上宜卷谈禅。那下边一唱百和，铙钹钟鼓，声喧若沸。四面挤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执信香，跪满一地，磕头如捣蒜，满口念佛号。实实看那善男信女愚昧可怜，周三心中赞叹愚民被哄者不少。

正在观看，忽见那方丈猛然立起身来，把禅杖一卓，口中吆喝道：

天地从来幻合，生身谁是爷娘。今朝脱了臭皮囊，青山依旧在，绿水自然长。

台上台下众僧齐声赞和，钟磬喧响，闹成一片。又听方丈喝道：

大众听者，今日和尚圆寂——

不踏莲花归极乐，不翻筋斗受灾殃。寸丝无疮疽，四大总空亡。咄！禅心不作沾泥絮，一点灵光照十方。

众僧敲磬击鼓，齐念“阿弥陀佛”。方丈高唱道：“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和尚点神灯焚化，皮囊脱离火宅。大众中有善男信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无量恒河沙等诸布施，即得无量恒河沙诸利益。自从元始至于今日，所作罪孽一切消灭。求富得富，求贵得贵，求寿得寿，求男得男，凡有所求及诸意外、非敢希冀种种利益，过去未来，及诸现在死生眷属，俱得利益。”即说咒曰：

婆罗婆罗，悉谛悉谛，伽娑罗伐罗罗，伽悉谛娑摩诃。

方丈宜咒已毕，众僧齐声念佛。男女各出布施，有银子，有钱，也有布帛，争先投献。顷刻之间，堆积如山。收拾完了，方丈下台，领着许多和尚，齐向高台立定，高声喝道：

和尚，和尚，来的分明，去的直捷。此番回首，毫无纠葛。大众有缘，各人努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弥勒佛，南无观世音菩萨。

众僧齐和三声佛号，方丈摇响九连环，把锡杖往空中一指，只见烟雾之中，高台上闪闪烁烁，放出五色光彩，把众人哄得合掌膜拜，连连念佛不止，死心塌地送佛归西。

这时节，周三、郝金刚是先见陆葆安、冯小江二人闪在方丈背后，那魏永福已然领兵在一旁听信。周得胜暗暗的瞧瞧，人是齐了，即忙向后把手一招，飞身一跃，直上台去。冯小江率领各役，一齐动手，一人手中一个灰袋，罩住一个和尚的头，顺手将带上绳索一拉，带口收紧，扣住咽喉，一拉一个，甚是利便。这方丈本有能为，也不易捉，无奈他此时闭目合睛，装模作样，并未防备袋一上头，绳即勒紧，两手发不出力来，头往后扯，脚望前拖。四五个捕快健役服侍他一个，横拖倒曳，如同牵猪套狗一般，毫不费力。众人看见，正要嚷，魏永福举起令箭，兵丁团团簇拥，高叫：“现奉钦差大人令箭，只拿凶僧，不累百姓！”那本处民人知道事情大了，都不敢出来多事，胆小的都逃走了，胆大的还看热闹，不肯走。郝金刚也上了台，见一个和尚往台下要跑，原来袋未扣好，被他把绳索挣拔开了。郝金刚离着远，一手未曾抓住，他便跳下台去，往后逃走。郝金刚便拔出刀来，追下去了。台上的和尚跑了三两个，拿着二十余僧。捕快一人牵一个。

周得胜已背着活佛跳下台来，陆葆安已然领着二十多健役，

先奔禅房，打开栅栏，一拥而进房。房里看守的几个沙弥，惊慌失措，众役将他们一一锁起，不漏一个。打人后面，果有一幅画像达摩贴在板壁上，一脚踢开，奔进房去，揭起地板，直入地窖子里。一看里面灯烛辉煌，一排有五六间房子，藏着妖娆妇女，不计其数。也有坐着的，也有立着的，也有睡在床上的，也有掷色抹牌的，也有喜欢的，也有愁闷的。见陆葆安领人进来，吓得张皇失色，走投无路。陆葆安道：“你们不必惊慌，有罪都在和尚身上，出去见官，就放你们回家。”大家无奈，又被催逼，只得扯扯拽拽，含羞带愧的走出地窖来。暂且慢表。

且说这庙里本是大长住十方善地，后来有藏空岛法惠寺的和尚法通来此游方，把这庙内方丈害死，另招几个和尚，他就作了方丈。那法通本是绿林出身，练了一身硬工夫，武艺出众。最可恨是好贪花的，时常出去采花。他有一个师兄法静，比他能为更大，然好练不好采花，曾屡次劝他，因此不合。他夜间采花心还不足，又生出若许主意，在他禅房后安了地窖子，或是抢，或是拐，妇女藏着许多。那张永的女儿是他派手下人拐来的，还有一个刘大之妹，即崔长顺之儿媳，是他半路抢来的，连刘大一并抢来。他常看医书，配些丸散膏丹；派人在外贴报于说活佛显圣施药。又想了主意，把刘大在地窖于养得肥胖，把他治得口不能言，即把他充作活佛。又结交下一个助桀为虐的和尚，叫粉面如来悟成，相貌甚好，也有些武艺，且通文理。两人很说得来，收他作徒弟，两人无恶不作。法静看不上他，自己回了藏空岛，不管他了。还有一个下院承寿寺，是他师弟法明住持，于前几天由省城来信，说铁头陀之事，叫他防着。今天正值活佛升天之期，与悟成商议，叫刘大为假活佛，悟成作方丈，诳哄愚民的银钱。那法通反倒清闲，正躲在后面楼上

饮酒。见一个小沙弥惊惶失措，一直跑上楼来说：“师太爷，可了不得了，外头来了好些个官兵官将，把我师父拿口袋套了去，把师叔们也都拿住。又有人带兵进禅房来了。”接连又有老道来报，地窖子叫官找着了。又有小沙弥来报，师兄们都叫官人锁了。始而法通听见，尚欲迎敌，已经扎缚利便，手使五明月牙铲，下得楼来。继而一想，大势已去，只有自己一人，济得甚事？不趁此时逃走，仍归藏空岛，更待何时？于是改了主意。那时陆葆安等正在前面大殿审悟成等众僧，并未搜索到后楼。也是法通命不该绝，所以任他逃脱，无人知晓。

再说顾师爷随后到了承福寺，此时冯小江已将方丈悟成等连拉带扛到大殿内，先将绳子捆牢，后将灰袋解放。悟成等众已被石灰呛喉迷眼，昏眩已极。周得胜已把活佛带到大殿，用凉水解醒。陆葆安已把妇女一群牵到大殿，郝金刚已将小沙弥及众僧、老道、火夫等众，俱锁在大殿外，听候发落。顾师爷先取了活佛口供，实系阳谷县城北民人刘大，被法通抢他妹子，并他也抢来，披剃为僧口中塞着麻核桃，绑在禅座之上，哄骗愚民。又审了台下众僧，供出五色亮光是硝酸等药合成的，自下而上，烧至活佛身边。还有一尊松明小像，脚踏莲花，直飞人半空中去，已在刘大衣领中搜出，当众验明。又供出刘大周身涂有异香，为的是烧化之时，必然香气满空，好使民人信心坚固。陆葆安解上妇女们。那些妇女们也有出于无奈，巴不得插翅飞回的，也有乐于在此的，也有羞见家中公姑丈夫的。幸喜其中果有张永之女，刘大之妹。其中有无家可归之妇女，顾师爷命人好好带回省城，有邻近之妇女，即速遣其归家，又把地窖内搜出的珠宝金银，仓廩内扛出的米麦豆谷，都记明分载车上。惟有方丈悟成，被石灰呛昏，审问无供。顾师爷及陆葆安等都不知尚有法通，故而使他独自漏网。还是顾爷拷问众僧，

说：“你们这里可有法明？”众僧道：“我们这里无法明，只有法通。”这才知道法通漏网。又往后各处寻找一遍，毫无踪影，大家才起身，回到李家店，将要犯带回省城，其余都交阳谷县。妇女除张女、崔媳带回完案，剩下的各自领归。承福寺另招住持。事毕，大众回省，禀见过安大人，遂即会过顾爷。安大人甚喜，虽未获着法通，究除了承福寺一害，且四处大盗已去其二，只剩了天目山白象岭。

此时武备已有规模，又想到文风山东最好，且自己本系督学使者，何以不出示观风。于是先期告知，并不考文，只出策论、经解，诗赋各题。至是日，来考者一千余人，取超等十二名，特等一百六十名，一等六百名，二等二百名，三等四十名。题为《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赋》，以“劝学兴礼，崇化励贤”为韵，《江防海防策》，《维鸠方之解》，《刘晏论》，《书梁鸿传后》，《美人十咏》，《夏虫十二咏》，七绝、五绝，以四艺为完卷。安大人旧习难忘，自己高兴，作了七绝十首、五绝十二首，送与顾朗山、孙静峰二位师爷看。顾师爷看了，吟咏一番，赞不绝口，即送与孙师爷看。忽见冯小江慌慌张张跑来说：“大人有请，有紧要之事相商。”二人错愕吃惊，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武备文修钦差驰誉 先难后易海盗投降

话说顾朗山、孙静峰二人正在看诗，只见冯小江仓皇而来，说：“大人有请，有要事面议。”顾朗山道：“大人找我等何事？”小江道：“今早东昌卫守备李丰元、千总张起鹏来报，海运粮船被劫，说是海盗。教我来请师爷，速去商议，严拿海盗。”朗山道：“是了，我等就去。”当时约了静峰，一同来见大人。安大人笑面相迎，道：“适才东昌卫守备来报说，粮船被海盗所劫。那海盗姓欧，是兄弟两个。说还有别处在逃漏网的大盗，也来帮助。”顾朗山听了，思忖回道：“哦，是了，那海盗姓欧，恐是欧鹤、欧鹏，其中还许有铁头陀。”静峰拍手道：“不错，不错，请大人速即与田大人相商，赶紧派兵，千万画一善策，必须一鼓而擒。不但其中有铁头陀，还有法通、法明。我与郝金刚访拿铁头陀之时，知道有个欧鹏，是清水寨二寨主，又有个法明，是承寿寺的住持，那承福、承寿必是一家，法通、法明自然是一派，诚一举而三得也。非多派人去不可，必视为大敌，方能有济。”于是请顾师爷出令，并且开看静一上人的锦囊，也是今日，恰值开第二封柬帖之时。安大人与顾师爷俱带冠焚香下拜，方恭恭敬敬拆开一看，见上面也写着八句词儿，是：“时近中元，遇巧机关，失三得二，三亦必

还，以二引二，惟唐与袁，以二引五，破天目山。”朗山大喜道：“恭喜大人，此去七月十五必然成功，且可得几个辅佐。还有藉此破天目山之意，诚可贺也。上次破羊角岭的柬帖应验了，此次亦必应验。”安大人亦听了高兴。

孙师爷道：“我正要看诗，被冯爷一叫，未得细看，诗稿我还带着呢。”说罢，又取出诗稿，仍与顾师爷同看。见上面写着题是《美人十咏》七绝十首。

《吴西脚》云：

吴苑君臣百事骄，漫将亡国咎纤腰。
伯符公瑾开江左，未必娉婷没二乔。

《息夫人》云：

懊恼强邻肆楚歌，包羞顿弃旧丝罗。
可怜一国鱼轩贵，不及民间谢小娥。

《卓文君》云：

几年黄鹄也无俦，底是怜才赋好逑。
一曲琴心违礼法，芳名终古误风流。

《孟姜女》云：

万里城边万骨枯，始皇枉作万年图。
千秋青史纷纷论，只有齐人善哭夫。

《王昭君》云：

黄沙白草望无边，绝塞琵琶绝可怜。
自是官家多薄幸，非关图画误婵娟。

《虞美人》云：

四面闻歌顾影颦，红颜不惜委飞尘。
江东从渡知多少，拔剑殉君一美人。

《孙夫人》云：

信有人间作婿难，剑光如雪洞房寒。

芦花江上私归去，节孝原来不并看。

《蔡文姬》云：

忍耻胡中十二年，余生重睹汉朝天。

惜他一样儒家女，独让班昭耀史编。

《梁绿珠》云：

拚向朱楼坠此身，贞心侠骨付灰尘。

季伦果是奇男子，焉肯遗殃到美人。

《杨贵妃》云：

雨淋铃曲作秋声，正好仙山赋定情。

天上夫妻能久住，莫来人世误长生。

又看题是《夏虫十二咏》五绝十二首。

《蜻蜓》云：

亭亭去复回，双飞点水急。

中庭微雨晴，美人花外立。

《知了》云：

嘈嘈夕阳西，深深万柳堤。

居高声闻远，也解择枝栖。

《蜘蛛》云：

满腹是经纶，寄人矮檐下。

结成一面网，闲看自投者。

《蜗牛》云：

独具清凉致，常依水石间。

何如息蛮触，高处寄身闲。

《螳螂》云：

耸距捕鸣蝉，缘枝附高树。

白鸣得意间，能无黄雀惧。

《蚱蜢》云：

趯趯陇边飞，田原草正肥。
是谁翻画谱，刺绣上罗衣。

《萤》云：

向夕频招扇，何年照读书。
院凉人坐久，花底一星初。

《蚁》云：

行磨叹无已，穿珠智若何。
南柯休唤醒，富贵梦中多。

《蛾》云：

艳魄云曾化，修眉或人纤。
微躯非不爱，何事若趋炎。

《蝇》云：

钻营果何谓，挥去复飞来。
逐臭不知丑，扬扬拜贺回。

《蚊》云：

利嘴善迎人，嗜肤为饮血。
长喙能几时，反掌身俱灭。

《蛙》云：

搅梦六更乱，惊人两部声。
偶然潜井底，休作不平鸣。

孙静峰看了，佩服之至。朗山道：“所咏十美，各有议论，俱韦超妙。所咏夏虫，别有寄托，俱极精深。大人必于此道用过工夫。”安大人道：“工夫不敢说有。我夙昔爱散体，不爱试帖，爱今体，不爱古体。非不爱古体也，五笔力，无气魄，所以古体不能工，究是薄弱之故。我于前辈最拜服者如陈白沙、王渔洋、查初白、厉樊榭诸公，皆可追踪唐宋。至于时下袁、赵、程、蒋，亦可以步后尘。”朗山点头道东：“大人所论极

是，俟刻校士录之时，可将此二十二首诗刻在前头。”静峰道：“大人也必有稿子，暇时定当借观。”安大人摇头道：“小弟断不敢刻稿。现时名卿巨公不管是何出身，到晚年必有一部诗集，前面必列着许多序与题词，后面必有跋语，可厌之至。”朗山道：“前些日子，我无心在书架上看见大人的试帖稿子，被我窃去，正值大人往邓家庄去的时候。我在公馆无事，已经细细捧读了，拟于异日恭校，代为刻板。”静峰道：“明日可赐我一观。”朗山道：“其中佳句甚多，如《天是鹤家乡》之‘癯容如岛佛，清梦醒坡仙。低饮银河水，高冲玉宇烟。扬州曾到否，一笑解腰缠’。又《雨放一村新笋梢》之‘雨催先后笋，林放短长梢。疏难摇月碎，嫩不受风敲’，《村舍新添燕亦多》之‘几家流水住深巷，夕阳落叶满阶红’，《不扫》之‘红残慵不扫，碧落恨无涯’，《鸦点凌寒剩燕支色佳焚香告天》之‘檀心温宿火，铁面冷秋霜’，皆可传之作。我尚有忘了的。”

安大人道：“二位赞的未免太过，使我适增颜汗。文事今为不急之需，咱们还是讲武备罢。清水寨之役不可迟延，后日即须起兵。可命褚一爷为帅，赵鹏为先锋，陆葆安为后应，郝谢为左右翼，魏永福、孙祥安为中军护卫，带五百人马，仍是改装而往，不可张扬于外，使彼远扬。”顾朗山道：“如此甚好，就是这样，可命人传出话去。”

褚一官等遵令料理行装，后日动身。至后日清早，大家改扮了，用过早点心，辞过了大人、师爷，请了训示，各带随身家伙，扎束停当，其行李在后。褚一官又叮嘱了冯小江等几句，就命带过了坐骑，众英雄各自上马。褚、陆、赵、郝、谢五人先行，带了精壮兵丁，并自己从人。五位都是客商打扮，马上拴着包裹，离了省城，往太平滨一路而来。路上说说笑笑，颇不寂寞。只是天气炎热，正在中伏，太阳犹如火炭一般。走了

五十里，将近未牌时候，方才有了镇市。众人又渴又饿，而且汗已周身湿透，口内出火。看见一家酒店，各人纷纷下马。褚一官道：“天气甚热，我们后面天棚底下坐罢，可以凉快些。”郝金刚说：“不错。”大家进去，酒保连忙打脸水、泡茶，谢标又要了一大碗冰，摆在桌上。褚一官吩咐：“酒菜拣好的拿来，我们从人都叫他们外面吃罢。”不多时，酒来了十壶，菜摆满一桌。众英雄略为推让，就喝起酒来。

褚一官一面喝酒，一面现看屋内。只见靠窗户一张桌子坐着一个年轻人，不过二十多岁，生得浓眉大目，巨口阔腮。身材雄壮。下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十分眼熟，似乎认识，却像个伴当模样。二人都赤着膊，窗槛上搭着衣衫。主仆两个时刻瞧着这边五人，交头接耳，好似做眉做眼的评论。陆葆安凑到一官面前，轻轻的说：“一爷，你看下手这个三十多岁的，好像石敢当的相貌。”褚一官点了点头。又好一会，倒是那个年纪大的忍不住了，向着郝金刚道：“兄台莫非姓那么？我看着他面善得很。”郝金刚猛然想起，拱手道：“石大哥，你这些年可好呀？咱们总没有见了。这时候在哪里发财呢？”那人刚要答言，那二十多岁的与他使眼色，不教他说的意思那姓石的含糊道：“现在没事，白闲着呢。”说罢，扭过头去了。二人即算过酒钱，匆匆的出了店，也有牲口，骑上走了。褚一官等遂忙着还了酒账，从人也都齐备，各自上马出店，跟下来了。恰好同路晚上恰巧与那二人同住一店。褚一官悄悄告诉郝金刚，叫他盘问姓石的，必瞒过了那二十多岁的方行。谢标说：“他是石敢当的哥哥，我也认识他。”这店叫顺隆店，伙计迎接众英雄进店，住在五间大上房，倒也宽敞。一切吃酒洗脸，不必繁絮。

姓石的二人住西小院上房两间。此众人饭后，正在脱衣乘

凉见姓石的由西小院出来。郝金刚赶过去，两人一谈，甚是亲密，因问：“石大，你同走那人是谁？”石大悄悄说道：“我告诉你，可别说呀。他姓蒋名和。他曾贩私盐，后来作海盗，现投在清水寨。因上月抢了粮船，故此叫他来省，探听安大人那里发兵不发兵。”郝金刚问道：“有人要破清水寨，容易不容易”道：“我到清水寨不久，却知之甚切。若破此寨，倒有些棘手。那寨周围都是水，若无船，不能过去。在中起一片平阳之地，而且港汊极多，四面皆有芦苇，水的深浅不同。若道路不熟，就是有船，也过不去。及至到了岸上，都是小路，东一条，西一条，两边没头没脑的芦苇，望不见前面去处。有路就好走，有路就不通。若进了寨，路径更杂，非深通水性、本领高强者，不能成功。”石大又道：“你们此来并没有船只，到了清水寨，谁给你们预备船？此是要紧之件。”谢标也赶过去行过礼，就说道：“此事莫若就求石大哥，给咱们雇船，可以行不可以行呢？石大哥千万念旧日之情，况且破寨第一功。”石大低头不语，一会子说：“我瞧瞧他去，时候太大，他要疑心。”三人散了。郝、谢回至上房，说起石大似有允意，倒是好机会。褚一官道：“过会子，俟那人睡熟，你再找石大，将话说明。”果然待至更深，郝、谢与石大定妥一切，且说了暗号。次早各散，各走各的。一日到了清水寨，离寨十四五里之遥，投店歇下。店门口贴了暗记，叫魏永福等好找。

再说赵鹏到晚间，俟席散后，拉了陆葆安到冷静所在，说：“我曾与一个姓唐的，一个姓袁的交好。他二人也是清水寨两员大将，今晚我与你私去走遭。若说降唐、袁二将，则破寨不难矣。岂不是奇功一件？你我脸上多少光彩！”陆葆安听了大喜。到二更以后，俟众人睡熟，赵、陆各带兵刃，悄悄出来。走不多时，已到滩边，但见一片大水，又望见对面黑森森一座大寨

栅，只得咕咚咕咚钻入水内，忍着水来到对岸。只见水苇内摇出两只小船来，赵鹏等伏在水边，等他船过去，就从这条港进去。约走了半里，赵鹏透出水面一看，两旁都是苇子，并无道路。赵鹏道：“我们错走了路了。”陆葆安道：“我同你回去，再找路罢！”二人重新出来，在水底摸着行走。那知走来走去，都是浅滩，并无出路，才慌张起来。

赵鹏又出主意，望着黑森森的庄子走去，必定到了寨子门。二人议定，就愣向水苇里走。无奈实在难走，水倒甚浅，泥却很深。及至勉强爬上岸来，弄得遗体淤泥，苇叶好比利刃，划了满面血痕。那知到了岸上，更不好了，东寻西找，并无路径。虽有夜行术，亦难施展。此时进退两难，二人后悔。好容易得了路，直奔过去，忽听一声响，一齐跌入陷坑。旁边林内出来两人，一声喊，说：“拿奸细！”立刻奔来二十多个庄丁，都用挠钩飞抓，望坑内乱丢，将赵、陆二人横拖倒曳，捉了上来。众庄丁七手八脚，用麻绳四马攒蹄，把二人捆了个结实，带进寨里来。

是晚正是袁声万、唐振声二人巡更下夜，听说在东柳湾陷坑内捉住了奸细二人，忙忙来瞧。及至看了两人奸细满脸泥痕血痕，好似活鬼一般。袁声万走下来拉住辫发，将脸面细认，不觉“哎哟”一声。唐振声拉了他一把，袁声万就不言语了。于是对庄丁说：“天太晚了，将奸细存在我们前寨，俟明天清早，我们同你等去见寨主，再审他们不迟。”庄丁脱了干系，岂有不愿意之理。袁、唐俟庄丁去后，这才命人将赵鹏放了。赵鹏见是袁、唐，更喜欢不尽，把陆葆安为人也说明白了，遂即放起来问明来意。赵、陆将实话说了。袁、唐背着赵、陆计议一番，想：“跟着海盗，终无出头之日，不如归属安大人，烦赵、陆引进，可以得了官职，以后还有升腾之日。”主意已

定，即向赵、陆二人说明。二人大喜。四人定计，用薰香将二欧薰透，劫到店中，用言苦劝，大家央求，大约不能不从。那时岂不功劳更大？袁声万道：“你别把事太看易了。即使两个寨主都易劝说，那后寨二位夫人、二位小姐，亦不易办。”赵鹏道：“劝寨主在我等身上，劝后寨在你等二位身上，如何？”袁、唐应了。赵、陆二人假作归降。袁、唐次日引见二欧，即派赵、陆在寨中为将，信而不疑。按下不表。

再说店中褚一官等，次日清早，魏永福二人领众兵将都到了，一找赵田、陆葆安，并无踪影，他二人兵器全都不见。褚一官就顿足道：“这两个呆子，准偷着进了清水寨，必然弄出不好来。此时不见回转，不消说，是被人家拿住了。”郝金刚道：“不要慌。事已如此，只好想法救他们。且等今夜我先去探个虚实，见机而行。”褚一官道：“你要去，可小心为是。你再不回来，就剩了我与老谢了。”谢标笑道：“他不能不回来。”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一官点头道：“是呀，我忘了有那个道理了。”郝金刚收拾妥当，笑着就去了。

是夜正是中元鬼节，水村都要放河灯，十分热闹。天有二更，外面传进话来，说：“田大人到了。”褚一官吃了一惊，不知田大人为何到此，连忙齐队出迎，接进中军入座，褚一官率领众兵将参谒已毕，田大人就问目下军中事情如何。褚一官把现时情形细说二遍。田大人皱眉道：“顾师爷叫我赶来此，说是我到了这里，你们这里事情就成功了。叫我带了要犯进省，必得许多将才，藉此可以破天目山。此时安大人已同顾师爷大家往天目山驻扎去了，我们一同起身。还叫得了信，急去报捷。我今听你这话，离成功甚远，何以此次顾师爷话不灵了？”褚一官也猜疑了半天。本来先来的五人，倒失陷了两个，又去了一个，不知怎样。船只无有，道路生疏。初来乍到，未打一仗，

诚然离成功太远。此时田大人到营，就近三更，吃饭歇息谈讲，不觉天已大亮。外面报进来说：“陆葆安、赵鹏、郝金刚一齐回营候令，并带着降将五名，拿获贼首恶犯二名。”田大人、褚一官听了，又惊又喜。

原来欧鹏自从西关被救之后，留他师父同上清水寨。他二位师父就私下与欧鹏说：“清水寨虽好，不可久恋，宜早回头。”欧鹏并未介意，回寨后，法明因承福寺有事，忙回了藏空岛。欧鹏与欧鹤商量，积买粮米，四外发商，岛中又出来时常劫夺漕粮。这一回劫的最多，知安大人访拿，各盗恐其有事，就叫蒋和去探听，总未回来，又叫小伙计石大去找。不一日，蒋和、石大回来说：“已经派人来了，人不多。”欧鹤等也未在意。这晚报东柳湾拿着奸细。次早唐振声来说奸细投降，人才出众，寨主礼宜陪待周到。欧鹤允了。袁声万同了陆葆安、赵鹏来到，二寨主降阶相迎，拜了大寨主之后，大家相见，摆酒款接。赵鹏与袁、唐等四人已经打成一路。不料是晚郝金刚找来。那郝金刚与石大在顾隆店定好约会，蒋和已说通，情愿归降安钦差，故此郝金刚来到江边，一棵柳树底下已停着船相待。递了暗号，老郝跳上船去，船上有二人解缆，扳动飞桨，望对港斜行到寨外。船上的人告诉老郝，旱道不管宽窄，遇着松柏顺手转弯，遇着杨柳左手转弯，若无树木，就可直走，再也不错。走了半天，谁知石大怕是他来，自己来迎，把他带进蒋和的住处，引见了，彼此讲得投机。也把许奋、齐明找来，一同定计谈心。许奋与鲍国思最相好，又与齐明是亲戚。他们久已存心，见安钦差待人宽厚，且知贼盗不能久长，都商量要改邪归正。今赵鹏、陆葆安投降，便知是假，而有郝金刚和九人已通消息，只有瞒着侯蒙与二欧。今夜正值七月十五日，清水寨讲究过中元节，夜里放河灯焰口施食，甚为热闹。赵鹏与这边五人计议，

用少许蒙汗药酒，将二欧百般欢饮灌醉，并用薰香蕉醉，将二欧偷出寨来，即用石大的船渡过岸去。在船上才把二欧捆住，郝金刚背着欧鹤，赵鹏背着欧鹏，并带领五个投降之人，来到辕门。

褚一官听了，惊喜非常，忙进后营回禀田大人。与田大人计议一番，传赵鹏等三人进了，慰劳了数语，带降将进来相见。褚一官谦和，降阶相迎，待以宾礼，即带他等见过田大人。田大人见了投降五人，温谕一遍，并叫他五人劝说二欧投降。唐振声禀道：“寨主劝之不易，须示以威，后待以恩，大费周折，方能有济。”田大人点头，吩咐：“明早大家起身回省，二欧他的家眷及清水寨喽罗，并所有粮米一概不管，且自由他。”众人答应。

且说二欧被人背入大营，尚不知觉，及至日出，渐渐有些转动，因昨日酒多，醒得迟。欧鹏先嘟囔道：“口渴得紧，快拿茶来。”此时赵鹏、唐振声等都在旁环绕，郝金刚即送过茶去。欧鹏二目蒙胧，道：“再喝些。”伴当急又取来。喝了，猛然睁开二目，看见赵鹏等在旁，便道：“我昨日酒太多了。”说着话，复又往左右一看，见地方生疏，不是水寨的样，大为诧异，忙要站起，才知捆着呢。又看见欧鹤，亦是捆着。他哥哥才动转，始醒悟过来，大声喊道：“哥哥，你还不知咱们叫人家暗算了，总粗心无见识之过。”欧鹤惊醒，道：“哎哟！这是那里？”赵鹏等刚要答，二欧齐声道：“不用说了，事情已到此，该杀该剐，由你们办，别的话不用说了。”赵鹏望着唐振声等，不好用言安慰。正在为难，只见魏永福进来道：“田大人有令，将要犯牢牢捆着，不可疏虞，俟到省再为发落。”说罢去了。赵鹏又叫人预备点心茶水，都叫摆上，劝二欧略为用些。欧鹏等摇头道：“我二人是要犯，不收拾我们足矣，无

须酬应。老爷们请便！”赵鹏等无法，只得叫伴当在此伺候，大家走开。至次日早起程，一路都是赵鹏等供应二欧，样样周道。进省入狱，发兵看守，惟二欧单住两间洁净房子，床帐桌椅，摆设停当。须臾，送进铺盖，酒饌丰盛已极。又有人传话，叫禁子等好好伺候。赵鹏等每日轮流来看，又把手铐脚镣开了。

这天晚间，赵鹏等三人，唐振声等五人，一齐进监来看，并摆着极好的筵席，极美的酒来谈心。二欧原是豪杰，胸中又不肯露出愁闷，故此大喝大吃。席间每人一杯，奉上劝二欧。欧鹏笑道：“诸位又照那晚劝酒，又把我等如何计算！”欧鹤亦笑道：“怎么又喝酒么？我弟兄若再醉了，又把我们弄到哪里去？”众人忙道：“二位哥哥不必作耍，要宽恕弟等之罪。”说着一齐跪下。二欧忙一齐拉起，众人不肯，齐道：“弟等有话：二位哥哥若肯应声，弟等才敢起来。”欧鹏先道：“众位请说罢！”众人于是细细将劝降之话，说了一番。二欧始而不肯，后来大家跪着不起来。正说着，人报田大人来了。二欧始以为他来查监，谁知田大人从外面嚷道：“着我来奉劝二位欧将军一杯！”说着进来，大家站起，两旁侍立。田大人即向二欧作揖，二欧还礼。田大人即让二欧上坐，二欧再三不肯，让之至再，这才坐了。田大人又让赵鹏等人席，大家谈论，十分畅快。说到投降；二欧不好再不允了，即向田大人投降。当晚饮至三更方散。田大人本欲请二欧往他署中去，二欧又不肯。还是陆葆安道：“大人须先禀知中丞，再寄禀到安大人营中，然后再请欧兄们出监，方是道理。”田大人笑道：“说的是，是我太性急了。”大家陆续别去不提。

且说二欧安心在监，不受委曲，比在公馆舒服，惟惦记家眷。一日午饭后，禁子进来禀道：“二位欧将军家眷到了，要进监探望。”二欧齐道：“叫他们进来！”原来中元节第二天，

碧氏妯娌在后寨不见二欧进来，尚未介意，只因丫环交头接耳，说寨主不见了，方查问起来，命人往前厅寻找。外面侯蒙也正寻找。侯蒙心中明白，这才急急报入后寨。碧氏姊妹定了定神，又叫侯蒙到外面问问唐、袁、许、齐、蒋五人，方知也无踪迹。又向各处寻问了多时，回进来说：“众位爷们也不见了。”碧姊妹一想：“营兵来到，寨主及手下五将都不见了，只有侯蒙济得什么事哪！”正在惊慌，侯蒙又进来禀道：“小将向外查问，昨夜寨主被大家拿去，袁、唐五人已经投降，里应外合，一同去了，大约寨主凶多吉少。”碧氏道：“你再去细细打听打听。”侯蒙去了。此时后寨大乱，依碧氏要自尽，依水仙、海蟾要迫杀前去，抢夺他父亲回来。

正议论不决，侯蒙说道：“二位夫人与二位小姐不必愁烦，小将打听得实在，寨主决无妨碍。现时唐、袁等五人俱已投降，与他们那里的人待寨主甚好，寨主毫受不屈。”碧氏母女四人略为放心，才定了主意，将家私都交与侯蒙，叫他看守。母女四人轻装简从，追至省城。若寨主无事，就等见了寨主再说；若寨主有个好歹，即同死在一处。于是忙忙收拾细软，哭了一回，离了清水寨，往省城而去。半路遇见一武职官，带了许多从人，年纪三旬以外，气象威武，同住一店。他住在上房，不多时，打发人送过二十两程仪。碧氏不肯收，来人道：“我们褚大人与你家实有交情，千万收下，到省再见。”说毕，匆匆而去。次日进省一询问，二欧尚在监中，有人带着到了监里，相见大笑。二欧告知：“现已投降，毫无苦楚，你等放心。”

正说着，田大人打发人来说：“现已禀明中丞卫大人，可速搬入田大人衙门。”二欧即日出监。田大人打轿来接。到了衙门，田大人命女眷把碧氏母女接进去，遂亲身出迎二欧，让到书房畅谈，比前更为亲热。正在说得痛快，人报褚大人由军营回来。不知褚一官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问迷津三阅仙柬 怀远虑同赴邓庄

上回书说到欧家一门团聚，二欧夫妻父女六人都蒙田总兵请到公馆中暂住，当夜三人对天一拜，结为弟兄。总兵居长，从此以后，悉以兄长、大伯、伯父呼之。二欧此时是真心降顺，并无异心。总兵次日面禀中丞一切，恰好中丞正接安公子来信，拟就奏稿为二欧出罪，专候他家眷信息，差褚一官上省投信，路上已碰见欧家母女，彼时不知。等投信后，闻人传说二欧家眷已到，人已出监，住在田总兵处。褚一官听了这话，立时去见田总兵。及至见面，问起情由。总兵说与他听，他立刻要见二欧。总兵当即请二欧出来，与他相见，三人一见如故，甚是投机。说起路上曾见着二欧家眷，而且帮过青蚨。欧家弟兄当请褚一官入内，命妻女出见面谢。褚一官道：“既蒙不弃，愿结为弟兄，万勿推辞。”二欧想椿爷是钦差至好，人又诚实，有甚么不肯？当下拜做弟兄。褚一官年小，以兄嫂称呼二欧，水仙、海蟾也出来叩见叔父。田总兵大喜，设筵庆贺，四人痛饮，说不尽的快活。这且不提。

再说那褚一官送来的奏稿，是特与中丞相商，中间叙的是二欧投降献粮，愿投营效力，恳思免罪录用等语，说的甚妥。中丞阅过，深以为然，中间略改了一段，补入袁、唐、蒋、许、

齐五人先来投顺，然后才劝二欧并降，目今正在用人之际，得此七人效力，可望荡平土匪云云。中丞改好，复修一信，将二欧家眷母女四人探监，现已留在田总兵处，二欧已出监与田总兵结为弟兄，真心归顺；闻其女颇有武艺，应如何安顿之处，乞大才商酌；兼问天目山情形，何木调二欧随征，最好将伊家眷安顿一妥当地方，暗做为质当，则二欧此后可保无异心矣。信已写好，仍烦褚一官带去，以速为妙。褚一官执信，不敢逗留，次日一早就动身，马上加鞭，直奔大营。不过三四日，已到营门。

却说安钦差自到天目山下，扎下营盘，观看形势。但见这山高有数里，广有二十余里，止有一条路径可以上山，其余都是悬崖削壁，无处着脚。闻说那宋万超手下仅有千人，山中还有土人一千余户，都是为贼软困，不得不投降，其实非甘心从贼也。那宋贼虽无基本领，却有一样无可如何处，他按兵死守，并不下山交战，但知派人轮流守住山口，运些滚石檣木。若是攻山，枉送性命，又无别路可通，任凭你算计，一无良法。所以钦差扎营已久，并不曾见过一战。攻山过数次，倒伤了数十名小卒，连顾朗山与众将，俱是束手无策。今闻二欧已降，钦差想又添两员将佐，或者能助力攻山。随即顾朗山到营说明一切擒寇运粮缘由，借此可以为二欧赎罪地步，遂与朗山计议，拟下奏稿，遣褚一官上省，请中丞一看，斟酌妥当，再缮折奏人。褚一官今日回营，见了钦差与顾师爷，将中丞回信奏稿呈上，忙将二欧家眷已来，田总兵怎样与二欧结拜弟兄，那二欧倒是两条好汉，他的妻女甚懂道理，女儿更有本领，连我也爱二欧直爽，也同他结拜，细细的对钦差说了一遍。安公子听完了话，拆开信与朗山同观。看那奏稿改的甚妥，信中要安顿二欧家眷一层，真是虑得不错，但安放在何处好？安公子低头

思索。

顾朗山忽然想起来了，说道：“东家，你可还记得那白鹤山长老仙柬还有五封，这如今何不取出来，看看日月，开得开不得？若恰逢其会，一看柬帖，自然明白了。”安公子闻言，不禁拍手道：“我真忘记了，幸亏先生提醒。”忙令人打了水来，净了手，吩咐摆设香案，焚起香来。然后才取出那装柬帖的锦囊，供在香案之上，恭恭敬敬的行了一跪三叩的礼，才打开总封来看。真正凑巧，恰好第三封柬帖应在此日开拆。安、顾二人见了，说不尽的欢喜，忙拆开细看。帖上写的是：“欧家母女安放邓庄，二欧调营征战无妨。高山要破，挖道暗人，三月功夫，方能卒事。暂请病假离营，移营在山后，从山后挖地道，通入山中，四面再挖深坑，断彼逃走之路，必遭擒矣。以少杀为主。”安、顾二人看罢仙柬，心中了然，深服禅师先见之明。安公子忙将奏稿誊真，外加折片，是：“请假就医，暂离营盘，一俟病愈，即到营征剿山寇。那天目山贼寇恃险抗拒，永不出战，但知死守，而地势险要，一时难破。幸亏田总兵收服袁、唐等五人，劝得欧鹤弟兄献粮投降，军中有粮，兵心坚固。臣因目疾请假，所有军营中事，即着田总兵代办，恳恩赏假，并奖赏田总兵等。欧鹤兄弟二人虽是海盜，现在知悔献粮归顺，恳恩免罪，留营效力。”这是奏折中大概。格外又修禀，托乌老师照应，又写家信，又写信与中丞：“要调取二欧赴邓庄聚会，务乞请田镇军即日来营视事，安某好到邓庄料理一切。”正写了一天一夜，方才写好，仍着褚一官上省投信，嘱其同二欧一家六口先赴邓庄等候着，我等田总兵来营，即动身到邓庄聚会，且此次可将家眷也送到邓庄，省得在省寂寞。

褚一官闻言大喜，将奏折匣包好，将信收好，随即动身，不分昼夜，赶紧上路。果然此次比往常更快，三日功夫，已到

省城。即刻上院禀见中丞，面交信函、奏折。中丞拆信看过，知道细底，忙请到田总兵，说明原故。总兵甚喜，说道：“等某去告诉二欧，事不宜迟，赶紧动身，随着钦差、宝眷一路赴邓庄去。某须料理军装，交代军营中经手之事，约耽搁二三日，才能动身赴营。先请褚爷同钦差、宝眷与欧家六口，即日动身，到邓庄等候钦差相见，何如？”中丞点首应允，一面将奏折会衔写好，差官进京出奏，并交代钦差的信札，一面给安公子写回信，又张罗送褚一官与安钦差家眷的路菜，连二欧处也有一分路菜。中丞可算周到多情也。那褚一官见了二欧，将钦差出奏的言语给他听，管保无罪，“而今请你一家到邓庄去居住，将来你弟兄投营效力，家眷有人照应。钦差现请三月病假，也到邓庄聚会，家眷与我们一路同行。”又将邓翁的一生事业，说与二欧听。二欧平日也闻得邓翁是一位老英雄，年纪九十多岁，褚一官是他女婿。既拜弟兄，倒要去认认这位弟夫人。那碧氏母女听说褚家娘子是邓九公女儿，更惦记去见见才好，所以大家别无话说，赶紧料理行装，准备着上路。

那钦差公馆中舅太太接了公子的信，又见褚一官说是接她二人去邓庄暂住，不日安公子就来。那舅太太与珍姑娘更不用说，急忙收拾好了行李，令人请褚一官来催着动身。当有首县预备下夫马轿子，择了吉日，遂动身出省。二欧家六人外，还有袁、唐等五人。此时五人是早已见过二欧的了。钦差处褚一官与家人等跟随，还有田总兵派来千、把二员，中丞派戈什哈四人护送，一路人夫轿马，十分热闹。这里来动身之前一日，褚一官已写下一信，专遣一快足送呈，两处有信，好教邓老翁明白底里也。是日止走了六十里住店，二欧家眷同住一店，舅太太与珍姑娘住上房，碧氏母女住厢房。那母女四人一到店，下轿就走过上房，叩见舅太太与珍姑娘。彼此见面，十分合式，

说话投机，连吃饭都在一桌共食。外面褚一官与武弁、戈什哈大家一桌饮酒，谈谈笑笑。二欧在内，也与众人投机。袁、唐等五人另在一间居住，五人另外吃饭。次早动身上路。在路走了六天，那天交午，已到邓庄。

再说邓翁先接的是安公子信，细说收降二欧，十分费力，现在连家眷都来了，令他来宝庄居住，好与郝、谢、周、韩诸人联络。二女子得谢、郝二女作伴，好探听他的本领，留下妻女，将来他随营效力，不怕他反复。此其大略也。自己“亦来盘桓，系请假就医，可以住上一月，已请褚大姊夫接舅母、小妻同赴庄上，某不日即来”。写的明白。老翁看罢大喜，当下告诉褚大娘子与二姑娘一切。这两人更是欢喜，忙打扫房间，令人多买下酒菜。邓翁又差人去告诉郝、窦、周、谢九家，约定等二欧一到，大家请他去同住。邓翁又将外面厅房厢房都叫人打扫干净，预备安公子到来居住。厢房四间一边，两边八间。东厢房预备安家人与听差的人住，西厢房给二欧居住，家眷止好另拨房子居住才方便。诸事料理已毕，恰好省中专人已到，说明日准到。老翁拆开褚一官信，看了一遍，忙递与褚大娘子，说：“姑奶奶，姑爷有信来，你快看。明日他们就到了。”褚大娘子看完信，十分高兴，想丈夫这如今是都司大老爷，不比从前，将来再得保举，戴上一个红顶，那就真正不枉做人一场了。那二姑娘是最喜欢热闹，听说不独心中最喜的干妹子来了外，还有欧家母女四人，不知怎样一个人物，见了面就知道了，所以盼望更切。那时两个孩子已过了周岁，算是两岁，也会走了。

邓翁庄上一切预备停妥，到了次日，天交午初，果然轿马已到。邓翁令大开庄门，迎了出来。先是舅太太轿子到，舅太太下轿，随即是珍姑娘下轿，当有仆妇婢女搀扶，往里而走，

见了邓翁，彼此叫应。进了二门，早望见二姑娘、褚大娘子二人迎了出来，满面笑容。二姑娘一手一个，拉了两个孩子，但听他叫道：“舅太太、老太太，你老好！你可来了。”随即上前来拉手，这才看见了珍姑娘，登时放下舅太太，紧走一步上前，拉了珍姑娘的手，对准了面孔叫了一声：“我的妹子，你可来了，我想得你好苦！”说罢，手拉手就往里走。此时珍姑娘忙上前叫应了九太爷与褚大娘子，又去看两位少爷。二姑娘仍然是拉着他手不放。随后又有碧氏母女上前，先叫应了邓九太爷。碧氏以九太爷呼之，水仙、海蟾以九爷爷呼之，又以伯母呼褚大娘子，以姨婆婆呼二姑娘，每见一人，都是磕头在地。

褚大娘子看那水仙姊妹，年纪不满二十，生得十分俊俏，心中爱极，顺口道：“我若有这么样闺女，一个就心满意足了。”水仙、海蟾闻言，忙上前说道：“褚家伯母如不嫌侄女粗蠢，今日就拜在膝下，做个义女，不知你老人家肯收我两个傻丫头不肯？好在褚家伯父曾与我父结拜，论辈数，也是儿女一般。”褚大娘子闻言，喜欢得张开了口，笑得合不拢来，说道：“真的吗？”水仙姊妹忙走过去，拉了褚大娘子说：“如此请干娘上坐，好受礼。”二人双双下拜，口尊：“干娘，我二人得了这么一位干娘，真是三生有幸也。”说罢，磕了四个头。褚大娘子当真竟受了他二人的大礼起来，随请褚一官进来。当有安家仆妇凑趣，忙向外边将褚一官拉进里面。水仙二人遂以“干爹”呼之，下拜，然后又拜九公，以“老爷”呼之。九公一见，哈哈大笑，但说个“很好”。随后又拜二姑娘。二姑娘可说了话了，说道：“你俩为什么不认我做干妈呢？偏是认姑奶奶，想是嫌我年纪小，养不出你们来。我今年也二十九岁了，大着你们好几岁呢，就做你两个的妈也做得，怎么偏不认我？”褚大娘子闻言，大笑道：“我的小妈呀，不是他们不认你做干妈，

因为辈份不合。如今你是他们两个的干外婆，比干妈还大一辈，又亲热，你把他们当做外孙女一样的疼他，好不好？”二姑娘听说，登时喜欢不已。那时碧氏姊妹二人上前认亲，叫亲家，叫亲家爹，一阵叫应，只听得欢笑之声不断。邓老翁道：“快预备内外酒饭，别尽欢笑，叫人肚子受饿。”于是同了二欧出来，到客厅中坐下，催饭吃。

这个当儿，袁、唐、许、蒋、齐五人也来叩见邓翁，以子侄礼叩见，二欧代达姓名来，并申明曾与褚爷、田总兵大家结拜。邓翁看了五人，笑道：“都是龙华一会上的人，难得都成了一家人了，止盼安家贤侄，早早平服了天目山白象岭，拿住了妖僧，大功成就，彼此都博得一个大小前程，也不枉做人一场。”众人齐声道：“老人家说的不错，但愿早早成功，大家都聚在一处，同你老人家多喝一坛酒，那才快活呢！”大家你言我语，说得老翁十分高兴，摆上酒饭，痛喝了一阵才吃饭。外面如此，里面是二姑娘、褚大娘子劝客人饮酒，席上谈笑欢声震耳。二姑娘是见着了干妹子高兴，褚大娘子是新收了两个干女儿高兴，其余舅太太、珍姑娘、碧氏母女见邓家人如此热肠，以亲人相待，焉有不喜欢高兴之理？

那二欧拜见了九公，一定要人内拜见褚大娘子与姨奶奶。褚一官辞之再三，二人那里肯答应，无法，只得先进内通知，随后带领二欧入内，先拜见姨奶奶，次拜见褚大娘子，连两位小爷也都相见。邓翁对他二人道：“消停一二日，我再领你去见见他们那几位收手的绿林英雄，乘便好寻下房子，你二人的家眷方有存身之所。他们那边也有两位姑娘，年纪与你两位姑娘不差上下。他们也会武艺，将来住在一处，正好讲究些本领。将来有好亲事，我老朽还要替四位姑娘做个大媒人呢。从前那钦差安大人的夫人十三妹，是认我为师傅，他那亲事一生就是

我的媒人。如今他是已经做到一品夫人了。”二欧闻听“十三妹”三字，连忙说道：“我们一向久闻十三妹姑娘，是女中豪杰，可惜不曾见面，原来就是安大人的令政夫人，这却真好了。我等情愿跟随安大人做个奴仆，将来进京到宅参见主母，那十三妹姑娘我们可就见得着的了。”九公道：“那也不必是要等将来，止要安大人来了后，我替你们通诚，遇着有事，先差你同我们褚姑爷进京一趟，也就见着那十三妹了。”二人闻言，更加欢喜，连忙叩谢。

话休烦叙。二欧暂住邓庄，过了一二日，邓翁领他二人往郝、周、韩、谢、金九家，除周三、郝武、韩、谢四人不在家，现在军营外，其余五位英雄一一见过。大家见面如故，彼此景仰，都说相见恨晚。二欧看了庄子，甚是清幽，若在此地置买田地，盖上房子居住，真是洞天福地。因此想起自己飞空岛的米粮呢，是报效了皇家了，家眷船上还有些金银细软，也还值钱，不知何人看守，忙请九公进内，唤出碧氏姊妹来，问他船上金银细软尚存否，现有何人看守。碧氏道：“我动身时候，交与侯蒙看守。还有箱笼三十余只，金银细软也还不少，事不宜迟，快派人去取。连那些人都可以一齐叫了来，合用的人留下，不用可以遣散。此事非袁、唐、许、蒋、齐五人不可。还要托褚大爷派人同去，方保得关津渡口无人阻拦，快与褚大爷商量罢。”二欧闻言，即刻请到褚、袁诸人，将此事说明。袁、唐二人愿去，褚一官派人同往。先从军营中经过，请钦差给令箭一支，以便关津渡口验放。袁、唐二人辞别众人，动身往太平滨去了，不提。

再说安钦差在营中等候田总兵到来，好动身赴邓庄，与诸人相见。其时奏折已进京去了。那一日，田总兵由省起程，来到天目山营盘。安公子请了进营相见。当将营中诸事交代清楚，

留下郝、周、韩、谢四将，冯、赵、陆三人随同回邓庄，次日动身。言明至多两月，即来此地，仍旧将山围困，四面挖下濠沟，不放一人出山。再与顾朗山商议，打探有可挖地道之处，斟酌行之。倘若二欧有何妙计，当即通知。安公子交代好了，这才动身赴邓庄而来。要知见了二欧怎样说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安钦差邓家庄聚会 侯头目太平滨动身

上回书说至安钦差在天目山营中，候得田总兵已到，忙将兵符令箭面交田总兵，嘱咐他在此围困山林，格外小心，不要被贼人偷走；凡有人迹不到之处，俱挖下濠沟，派人看守。郝、周、韩、谢四将意欲同钦差回庄，因总兵再三挽留，说道：“你四位若去，我就不敢当此重任了。”安钦差听总兵之言，止得转劝四人仍在营中效力，“等我此去，或寻出一个机缘，破了此山，省得久在外边受苦。”四将无奈，仍在营中。安钦差随即动身，一路无话。

那一日到了邓庄，进庄后先见了老翁与褚大娘子、二姑娘，然后才见舅母与珍姑娘。大家见礼已毕，归座。邓翁问起营中情形，安公子细说一遍。邓翁道：“这样说来，真正无法可想。就是仙柬指引挖地道，也是难事：要从下往上挖入山中，至少也要数十里之远，旷日延迟，何日收功呢？”正说到此，褚一官进来回道：“二欧要进来叩见，同他家眷六人，都在外面候信。”安公子道：“请他进来相见。我正要问他可有什么妙计，能攻破天目山。那天目山中的贼人，他可有认识之人，还有那山中怎样一个地势，不知他去过否，我要问他个细底呢。”褚一官听了这一番话，忙出来带领二欧与碧氏母女六人，一齐入内。

到了内堂，安公子先起身站立在一旁，用目细瞧这欧家一门，是怎样一个人物。但见二欧在前，后面随着两个妇人，末后是两个女子。走进内堂，往上一看，连忙一齐跪下，口称：“钦差大人在上，罪犯欧截、欧鹏与妻子、弟妇、女儿、侄女，特来叩见，拜谢救命之恩。”说罢，连叩了九个头，真是角崩在地，碰得有响声。安公子忙令人扶起，说道：“壮士肯弃邪归正，将来为国家出力，你我都是一殿之臣。听说你与褚一爷结拜，又将令爱寄拜在褚姑奶奶名下，更是亲戚了，千万不要客气。等我假满到营，二位一同前去立功，宝眷就居住此地，有邓翁照应，尽可放心。还有郝、周诸人眷属也在此地，曾见过否？”二欧答道：“已去拜望过，很蒙青眼。就是妻女们也去见过那郝、谢、周三位奶奶，郝家姑娘、谢家姑娘甚爱我们两女，要结为姊妹。将来一定在此置产居住；已遣人往太平滨去取船上的家产，恐关津阻拦，褚一爷有人同往，说是由军营请支令箭，此事大人知道否？”安公子道：“我动身之时，未见有人来请令箭，好在田总兵在营，闻信自然给箭，大约一路决无阻拦。闻说有五位头领，我倒要见见这五人。”二欧道：“袁、唐等五人现止有三人在此，袁、唐二人已往太平滨去取家产去了。这蒋、许、齐三人在外恭候，请示就此时传见否？”安公子道：“快请进来罢！”

于是二欧出去；带领蒋、许、齐三人进入内堂。一上台阶，三人即止住脚步，往上瞧见钦差，慌忙跪下，叩首在地。钦差忙令人扶了起来，细看这三人相貌，也还良善，遂问了他出身来历。三人据实告禀，说道：“罪犯等五人本是良民，因家贫，贩卖私盐，为盐商拿住，送官究办。用非刑拷打，几乎丧命。坐监半年，九死一生。后来还将我等充军，在海口遇见两位欧寨主，救了土船，收在船上做头目，虽曾抢劫客商金银，却未

伤过一人性命。此系真情，并无虚话。”安公子闻言道：“据你所说，非甘心为盗可比，如今既弃邪归正，须要替皇家出力，好盖前愆。”三人答应：“谨遵大人金谕。”安公子复问道：“那天目山的宋贼，你们知道他来历否？他那山寨，你们有人去过否？”二欧答道：“那宋贼从不与我们交往。闻听人说，他也认识那妖僧，他那山寨地方不大，险要非常，攻破很不容易。”和道：“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就是看守船只那个侯蒙，他曾在天目山住过。常听他说，周围有多宽，内里有许多山洞，深有百丈、数十丈者数处，要问细底，等他不日就来，那时间他，即可得其地利也。”安公子闻听侯蒙能知天目山地利，心中大喜，吩咐五人道：“你们五位且在此暂住，等候来到，再问其详。若能熟悉地利，好助我破山，将来大家立功，在此一载你等家眷在此，仰仗邓翁，诸人谅可放心。若能将船中蓄积全数搬来，不愁置产无资。”众人闻言，齐声道：“正是。”随即辞别，出外面去了。

话分两头。再说袁声万、唐振声带领着两名兵丁，往天目山营盘那条路上而来，走的是小路，抄近百余里，因此与钦差错过。及至到了营中，才知钦差已动身赴邓庄，田总兵已到营代理。二人进营，参见田总兵，说明原由。总兵留他二人住了一宿，次早送行，果然给了他令箭一支，又请文案处发了护票一张。此系顾朗山在营中定下章程，凡有要紧差事，必须给护票，好令沿途验票放行。此时朗山还在营中，要听钦差回音，可有甚么妙计。因仙叟上说挖地道一节，朗山嘱安公子向邓翁相商，兼问二欧可有妙计。朗山本欲同钦差赴邓庄，又是田总兵留他，且住半月，等营中诸事料理有头绪，可以代办，然后再送朗山赴庄，与钦差诸人聚会。

这事表过。接说袁、唐二人由营动身，出文登县口，乘船

到太平滨，寻着了那侯蒙，将二欧的信取出，交与侯蒙，细述一切。命他将船上所有值钱东西，一总收拾好了，先用船载进口，然后或用车，或用骡驮，大概走内河到德州上岸，旱路不过三四天，就可以到邓庄了，“你先去收拾去罢。”侯蒙道：“我知道了，你何妨同我一同上船去收拾，烦你点数，开单清楚，好去交代。依我意思，将上等金银细软装在箱内，其次值钱东西如衣物器皿，可以带去；如木器家伙、碗盏之类，似乎可以不必带去，赏给船上不跟去的人。你看我这主意如何？”袁、唐道：“所见甚是，就这样办罢，也不必大忙，多的日子都耽搁了，何在乎这一二日。”侯蒙道：“你那里知道我性子最急？巴不得立刻就把这些东西当面交代才好，我那就无事，省得朝夕心惊胆战。”袁、唐二人道：“你是实心，所以如此，其实忙不得的。常言道：忙中有错。你止顾性急，万一把东西收拾得不妥，路上碰坏，那可就受埋怨了。不如消消停停，一样样慢慢收拾起来，东西又不得坏，人也有省力的时候，总不过是船中东西，给他带去，还有什么说的？还有一层，那些个人也预先问他们一声，谁愿跟去，谁不跟去，共有多少人数，也得斟酌开消。跟去的人，自然将来随在一处，仍是一家；不跟去的人，也得分出一个陈人新人。跟随年久者是陈人，从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见。那些剩下不带去的东西，多给他些，还须给他些口粮，好劝他回乡务农，不要再做强盗。那新收的弟兄，止须发给他盘费，劝他一番，任凭他归乡也好，仍旧去做绿林，也止得由他。”侯蒙道：“此间船上的人共有百余名，大半都是寨主起手共事之人。平日他们也尝虑及做海盗，终有一日报应，无奈身在其间，不得不听号令。如今既然寨主投诚，愿替皇家出力，不惟立功，还可洗罪。他们听了这个信息，十分欢喜，深盼寨主来唤他们前去军营，帮助立功，把那盗名除尽，

算是一个将功折罪之人。据我看起来，那陈人多半是愿去的。剩下那些新人，一半是飞空岛的乡人，有家可归，听凭自便，临走时多给他们盘费，也就是了。”袁、唐二人道：“就是如此。”说罢，又催他去打点船上东西。

袁、唐二人跟随他一路上船，侯蒙忙去开了船舱，把舱中整只的箱子抬了出来，打开细检，命人取来笔墨账簿，请袁声万照数登簿。侯蒙于是把箱中之物重新点过，再装入箱。每点一物，袁声万即书写编号，点完一箱，再换一箱。袁声万觉得十分累赘，唐振声忙来更换，话休烦叙。如此详细检点，整整三日，方才将上等箱子点完装好，外面用麻布包好，用绳绑定。然后再点其次之物，又费了一天功夫。随后将零星物件点清，择其需用值钱之物带去，此外零碎等物一概不带，问明船上有不愿去之人，把此项不带去的各物，全数付与，任凭或卖或留。这些零星碎物全不记账，全赏与那不同去之人。

这样料理，直闹了五日，才算大功告成。侯蒙尚不觉怎样，袁、唐二人直累得腰疼腿痛，周身无力。二人对侯蒙道：“老哥哥，我算服了你了！如此精神，这样费心劳力，仍不觉乏困，实在难得。我二人不过换替着开单子，已经累得七死八活，四肢无力，腰腿疼痛，若再要这样劳乏，真正来不及了。”侯蒙道：“你二位是一向受用惯的，所以劳碌不起。我是一个苦人出身，慢说这五日收拾东西不觉劳苦，就是经年累月肩挑贸易，奔走街坊，也不知道吃力，所谓‘习惯成自然’也。如今东西已收拾好了十分之七，还有三分之物，让我一人料理，也不用开单。再得两天功夫，大功成矣。”袁、唐二人道：“也只好奉求你老哥哥一人偏劳，我二人要歇息歇息，养养精神，才好上路。”侯蒙道：“如此请便。你二位尽管去歇息消遣，不必拘束。”袁、唐二人遂在船上倒头就睡，直睡了两天，才歇

过了乏。

那时侯蒙已将所有应带去之物，都绑扎好了，连箱子等项，共有六七十件，装载两只船上。所有愿去之人共五十余人，不愿去之人亦六七十人。侯蒙把船中不带去之物分与那些不去之人，又每人给与路费银数两，嘱咐他各自归乡耕田种地，做个好百姓，再不可又去投在绿林。充当强盗，将来后悔无及。那些人倒也听话，果然各人散归故里，耕种营生，不再失身为盗也。这同去的五十余人，各人都有些随身行李，每人一二件不等，竟装满了两只船，连运载欧家东西之船，共是四只。侯蒙尚恐船重人多，格外择了两只新船，单备人坐，一只是请袁、唐二人与自己乘坐，后面安排伙食；一只给同去之人坐，止许三十余人坐，十余人分数人在东西船上看守，分数人在坐船伺候。诸事料理的妥当，剩下船只赏与邻船渔翁钓叟，作个记念。安排已好，约定次日开船进口。坐船在头一排走，袁、唐、侯三人打头站。每逢关口，有的是令箭、护票，不怕阻拦。

那一日，大家商议当夜在此停泊，明日即走，须要痛饮一醉，以壮行色。更有那些邻船渔翁、钓叟等，与那些不同去之人，每人派了分子，到岛中一个热闹村庄上去买了些鸡肉菜酒，配上新鱼，于是烹鱼煮肉，端整了数席，先摆了一席，在船上请袁、唐、侯三位一醉，其余大家或在船上，或在岸边，摆下酒肴，诸人人座，做一个送行大会。其时天将黄昏，大家饮起酒来，人人鼓起精神，放量饮酒。有的说说笑笑，有的豁拳行令，欢声满耳。袁、唐、侯三人饮酒半醉。袁声万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向侯蒙问道：“我倒来了这里这些日子，眼看明日就要回去了，也忘记问你一个人如今到那里去了？”侯蒙道：“你问的是谁？”袁声万道：“那个铁头陀那里去了？”你总该知道。”侯蒙道：“你问的他么？说起来话长。他自从到了太平

滨船上，见了二位寨主，诉说他的苦处，说是都因为要替张七大王报仇，千方百计托张七替他保守老家，他一人下山，要想去行刺钦差。那知那钦差更厉害，在好几个地方打听，公馆倒有三四处，都说是钦差寓所。那和尚先到了一处，黑夜之间上了公馆的房，往下一看，是黑洞洞的，下去寻路，忽然会昏迷看不出东西南北，直闹了一夜，寻不着钦差住房。到了天明，止得回归下处。又打听旁人说钦差不在此地，在某处，相隔数百里路途。那和尚又往那里去，又是扑了一个空，又不在那里。第三次却不好了，在公馆中下去，不料有了防备，不用别样兵器，单用汲水筒打水枪，那水内有秽物，又臭又脏，污了和尚一身。和尚无奈，回到店中。哪知被水一冲，秽物一压恶，竟把他法术全行破了。他又气又羞，登时生起伤寒病来了，起不了床，睡倒客店。幸亏遇着一个好心店主人，替他延医服药，足足的治了半月才好。养息了几天，正想回山，这个时候，钦差早已遣人把他的羊角岭攻破了，张七大王也拿去了。他听了这信息，才出海口，来投奔两位寨主。凑巧碰着熟人，方领他上船相会。”

袁、唐二人道：“这些事我都知道，问的是他现在何处？”侯蒙道：“话须从头说起，你且听我再说。他自从到得船上，无精失神，每日叹气唉声。问他何故，他道他的武艺有限，全仗法力，如今法力被秽水冲破，怎能报仇？又听张七被斩，他才哀告咱家寨主，兴兵进口报仇。他原说随后就进口相助，谁知寨主去后三天，他在岸上碰见了一个人，说起此去南边二十里外，有一个海汊，汊中有个岛，岛名藏空岛，约有数里宽大。岛中有一个庙，名法惠寺。寺内有三个和尚，带领着十几个徒弟在寺中修炼，颇有法术。那和尚听了这话，当日就要了一只小船，往藏空岛去了。过了十余日，差人来下书，书中说他到

了法惠寺，与三位和尚讲究，甚是投机。那三位和尚法力比他更高，他结拜，安心在寺修炼，等法力炼成，即可同那三人来一齐出兵，去拿那安钦差报仇雪恨，请两位寨主且宽心，等候缓日用兵云云，算来有两个月矣。所以我们这里连打败战和一切事，他并不知晓。我们不过知道有这个地名，到底相隔多远，实在不十分明白。就是那送他去的那只船，也并未回来。他那下书的，也止来过一次。目下我等一总都去了，他等到百日以后来此，不见一人，看他怎样报仇？”袁、唐二人道：“他有妖术，万一他暗中行刺，如何防备？”侯蒙道：“自古邪不胜正，又道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妖僧止得一人，料他孤掌难鸣。”

袁声万忽然想起天目山挖地道一事，向侯蒙道：“我从前听你说过，你曾到过天目山，那山中路径，你一定知道。闻此山十分险峻，竟无法可破，三面都是悬岩削壁，但有山后一条路，又是曲折窄狭，树木参差，荆棘塞满，人不能落脚。安钦差与顾师爷商议，要挖地道，不知地道能挖通否？你何妨说说。”侯蒙听了这话，说道：“我当初去那天目山之时，宋万超尚未落草。据山上那时是一伙无聊之徒，商量要去挖煤，约了我们数十人进山。有一个福建人说会看煤苗，所以大家听他指使。他叫挖那处，就挖那处；连挖了几十处，虽有两三处有煤，可惜不料后来被山中土人报官封禁，将我等赶跑。所以我知道那山的路径，如真要挖地道，止须从山背后挖起，不过十里远近，即通那山中一个中眼洞。那洞中宽大，足可藏兵。等人马到齐，出其不意，由洞中杀进山去，立刻破山。”袁、唐二人忙道：“那洞口方向、路径你还记得么？”侯蒙道：“记得。”袁、唐道：“如此妙极了，快快动身，去邓庄见钦差献计罢。如此事成功，你是攻天目山第一功臣。”三人说了一会话，酒醉饭

饱，大家安寝。

次早天明起来，三人吩咐船家开船，动身往海口内地而来。那些邻舟得了许多物件与船只，齐来道谢送行。大家拱手说道：“彼此后会有期。”不多时，船已去远，正值南风大作，恰遇顺风，挂起风帆，船行甚速，半日已到文登县口。进了口，当有海口巡哨兵船吆喝，要查舱上税。袁、唐吩咐将船靠拢兵船，取出令箭与护票，给他们看了，知道是奉安钦差所差，不敢多言，任凭进口。从此入了内河，每日约行数十里，五日到了德州。雇了车辆，装载诸般物件，一直往邓庄而来。要知到庄后怎样交代，侯蒙如何献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侯蒙献策指陈地理 田公见子喜遇亲人

上回说到侯蒙与袁声万、唐振声三人由太平滨乘船进文登县口，从内河直抵德州，弃船上岸。雇车装载箱笼各物，在路行程走了五日，那日已到邓庄。到了门口，袁、唐先下车进庄，当有庄丁接着，一面通报邓翁，一面将车上东西卸了下来，往二欧所住客厅旁边厢房内搬。不多时搬完。那时邓翁早出来问信，欧遂领侯蒙叩见邓翁。老翁看看侯蒙年纪五十多岁，面貌厚实，直是一个可靠之人。邓翁由不得夸奖了他几句，对二欧道：“难得这侯兄替你们看守船上东西，如今全给你运来了，万一要遇着坏种，只怕他早已跑得远远的，去享受你这份家私了，难道你还能够奈何他吗？”二欧道：“我这侯兄弟一向做事诚实，心地又好，所以才托他看守船只；要是别人，我们也不敢托他了。”邓翁点头，随吩咐备酒饭与三位接风。

说话间，褚一官也出来了，又是一番见礼。欧鹤问褚一官道：“大人现在可用过饭否？请老弟台去请示，何时无暇好着侯蒙参见。”褚一官道：“且不用忙，你先去检点搬来的家私，看有无短少。也该问问他带来多少人，也替他们寻个住处。”二欧道：“不错。”忙去问侯蒙带来多少人，侯蒙道：“太平滨船上共有百余人，我临动身时把话对他们说明，愿去者跟随，

不愿去者各国回里，做个安分良民，不可再失身为绿林朋友。那时有六七十人愿归乡，我于是斗胆每人给他十两银，作为耕种之本。还有五十余人，都不愿去，口称无乡里可归，情愿终身跟随两位寨主，永不离开，寨主怎样，我等听从，决不反悔。我听他们这话说得有理，因此把他们都带了来了。如今就请褚一爷替我们暂寻一个住处，再作道理。”褚一官道：“不要紧，你叫他们先叫为首之人来两个，等我去引他看看，可以住得下这些人么。”侯蒙忙去叫了两个年长之人来见褚一官。行礼已毕，褚一官遂领着二人进了仓间，一看有护仓闲房二十余间，干净高大，都是木板为墙，风雨不透。那二人看了，说道：“足够住了。”褚一官遂命他们搬进来住宿，但是火烛须要小心。二人答应“知道”，遂出去把那些人领到护仓房中居住。众人有了安身之处。不提。

再说二欧与碧氏母女六人检点东西，侯蒙把清单呈上。碧氏道：“箱子内的东西一样也不少，如铝锡器皿这些东西很可以不必带来，真亏了你们，都给我带来了。”于是母女四人把各物收好，从箱子内寻出些针线绸缎之类，分做四分。水仙又去寻出一锭金锭，几样玉器，用红绸包好，告诉碧氏道：“这几样送邓家小公子的。”碧氏点头道：“倒是你想得到。那安大人处，舅老太太、姨太太两处，送这几样裁料使得么？”二女子看了又看，替配了些针线，每处两分，打算着自己送去。

不表内里送礼，再说安公子听说侯蒙到来，急欲要见，忙出来传话，令欧家弟兄带领侯蒙进见。褚一官传话，二欧遂同侯蒙与褚一官进入内堂。安公子一见，先站起来。止见侯蒙上前跪下，连连叩头，口称：“大人在上，小人侯蒙参见。”安公子吩咐起来，一旁赐坐。侯蒙不敢。公子道：“有话长谈，无有久立之理，侯兄倒不必太拘。”说罢，忙让褚一官与二欧

一齐坐下。侯蒙又告罪，才在下面归坐。安公子先问他道路奔走了几日，带来多少人。侯蒙乘便回禀道：“船上旧有百余人，小人临行遣散有家乡可归者七十余人，下剩五十余人，实在无家可归，情愿跟随小人等伺候大人，做个小卒，军营中投效，愿当头阵，杀贼立功。目下这些人住在此间，究觉不便，求大人派一位将爷将他们送至天目山营中，作为新募兵卒，暂给口粮。日后收入队伍，免他们散去为非。此系实情，务求大人恩准。”

钦差闻言甚喜，说道：“侯兄此举可谓两全，既救了他，又助了兵力。我即刻写书遣人带他们赴营，你不必同去，等我假满赴营时，一同前往。我闻听袁、唐等说你曾到过天目山，你可还记得那山中地势，从何路挖地道较近而易，你细细说来，好作攻山之计。”侯蒙道：“小人当年曾在天目山中挖过煤，挖了好几处。内有一处地名中眼洞，在山之背向。其洞甚深，均有数里；宽处有数丈宽，狭处也可容两人走。若从山背后暗暗挖地道，只要挖通了牛眼洞，那就可以伏兵一二千人，出其不意，从洞中杀出，立刻破山。挖地道须用数百人换替挖。他那山背后山势不甚险，就是荆棘太多，无一处不是枯树乱石。若用火焚烧，则恐贼人知觉防备，不能挖地道，除非暗中将荆棘斩伐大半，露出路径，然后在下二里内扎营，从营中挖起，挖至山中，至远二十余里。以五百人挖，大约三月功夫，可得八九。既不露声色，使彼不防，又不空费气力，大家轮替，不至太劳。似此就是小人拙见，请大人高裁。”安公子闻言大喜，说：“你这一番议论深合兵法，斩伐荆棘不易，好利器军中尽有，这也不难。”侯蒙道：“寻常刀斧哪里砍得动那山中的荆棘？非有宝刀才能济事。”安公子道：“宝刀却倒有一把，现在京师，着我写信去取何如？”

那时褚一官接着说道：“那铁头陀羊角岭寺中搜出来的那两把戒刀，不是说是宝刀？现在何处？何不先取出来试试！若真能砍动荆棘，那就妙了。”安公子道：“幸亏你提醒，此刀我带回省中，交珍姑娘收藏，快进去问问，如在手边，即取出来。”褚一官忙进去了一会，拿了那两把戒刀出来，交与安公子。公子解开刀套，抽了出来，果是宝刀。但见寒光直射，冷气逼人，其白如银。褚、欧、侯四人一同观看，称赞道：“真是削铁如泥之刀！有了这刀，大事成矣。”安公子道：“我今夜就写信，明早派侯兄与蒋、许、齐三人，带着宝刀与那五十余名小卒，往天目山营中，看准地势，先到山背后暗暗砍伐荆棘，挑选会挖地道之兵扎一营盘，暗暗挖起地道来。山下那三面仍旧把守，第一不可走漏消息，第二不可性急，须听顾师爷调度。我这里日内要专人去取内人那口倭刀，做个备而不用防身之物。倘或砍伐荆棘两刀不敷用，再用倭刀也可。我等稍停一半月，也就赴营。至于那五十余名小卒，我信上写明令田总兵给他口粮，有马步兵丁缺额，即将他等补入。此不过暂时之计。若等到我到营中之时，还要添兵攻山，不在乎多这五十余人。再顾师爷是最有本领之人，又会奇门推算，你等要挖地道，可先请他推算方向，千万不可大意，恐怕送了儿郎性命。”侯蒙听一句，答应一句。

安公子吩咐已毕，命侯蒙出外面去歇息。这里九公已出来问话，安公子将侯蒙献计，挖地道用戒刀砍伐荆棘，从山背后挖起，明日即令他带领那五十余人赴营，细述与邓翁听。那老翁道：“好是好极了，但人家刚从太平滨来，明日就叫他们赴营，太觉辛苦，难保不怨恨在心，何妨缓几天再遣他们去呢。”安公子道：“非是侄儿不知体贴人情，急放遣他们赴营，因他带来有五十余人，都是些做过水贼的人，留在此间究属放心不

下，且叫街坊邻里议论动了开去不大好听，所以早早遣他们赴营，那就无须忧虑了。”邓翁道：“不错，真是老贤侄想得周到。到底你们文字出身的爷们，比我们高得多。”于是大家走散。

安公子入内，见舅太太在那里收礼，褚大娘子也在房中，见安公子进来，笑嘻嘻的说道：“妹夫来得正巧，你来看看，我的干女儿送给你们舅太太、如夫人的礼物。我的主意要请全收，偏偏舅母、珍姑娘不肯，你来做个主，全数收了，岂不爽快！我那干女儿他时常想见见老老，恨不能飞到京师一见。他说若能见着了何家小姐，死也甘心，做奴婢伺候也情愿。他有这样孝心，咱们再不给他个脸，不全收他礼物，叫人家孩子怎样过得去？”安公子道：“既大姊姊如此说，舅母就把礼物一齐收下，咱们将来也多给他些东西，就补过情了。”褚大娘子道：“这不爽快，何苦要客气！”舅太太与珍姑娘听二人如此说，止得将那礼物全数收下。那邓翁处与褚大娘子两处之礼不用说，也是全数齐收，不必细表。

再说安公子是日下午忙即写信与田总兵，书中兼给顾师爷，请他面与侯蒙商议挖地道一事，所有二欧手下来投营之五十余人，须日给口粮，随后补入队伍。又用刀砍伐荆棘一节，乞试而行之，一切囑蒋、许、侯蒙三人面禀云云。写好封固，又唤蒋、许二人进去交代一番，然后又唤侯蒙面交与他书信，外给他十两纹银，作为路费，格外给那五十余人每人三两纹银。侯蒙叩谢，出去传话与那五十余人。不多时，安公子遣家人将那赏银称了，分作五十余包，拿了出去，按名给发。众人要当面叩谢，家人道：“替禀大人罢，不用进去面谢。”众人只得散去。褚一官又格外送与侯蒙路菜，邓翁亦命厨房添出菜来，算替侯蒙、蒋、许三人饯行。一宵已过，次早起来，蒋、许、侯

三人遂动身赴营。褚一官起来送行，二欧亦然。二欧格外又有酬谢侯蒙之物，共是一箱，交代好生收拾装好，也给那五十余人路费。大家辞别，骑马的、走路的，一时分散，各奔前程。

按下众人赴营。再说那二欧与碧氏检点家私，在箱中凑齐共有金银万余金，当即托褚一爷与邓家庄上置买田地，修盖房屋，作久远之计。一时无有住房，只得先在邓庄居住，日后房子盖好，再行搬去。此是后话，慢表。

如今要说营中之事。且说田总兵自到营后，将天目山周围看过一遍，与顾师爷商议，除挖地道外，别无良策。挖地道固好，但不知山中有多少路径，又不辨方向，从那一方挖起。万一挖着不通山路之处，岂不自费气力？非有人到过山中，指出方向，才能动手。这是顾朗山与田总兵终日计议之事也。那时侯蒙与蒋、许三人尚在半路，未曾到营。忽然营外来了四五人，挑着行李，马上有一少年，年纪不过二十上下。到得营门下马，问道：“门外是那位将官看门？”当有把总傅升上前答话，说道：“尊客从何处来？有何事见谕？在下即是把守营门之人。”那少年听说，忙作揖打恭，笑容可掬，道：“如此有劳老先生，替我通禀一声，说我田种玉从家乡而来，要见田大人。”把总道：“尊客莫非是田大人本家么？”少年道：“田大人即是家父，我是他长子，奉母命来省视父亲。”把总闻言，忙上前请安，惶恐不安，说：“原来少老爷到了，何不早说！我等不知，未能迎接，有罪有罪。”说罢，忙飞跑进中军大帐，向上禀道：“禀田大人，今有大小老爷从家乡来此，现在营外候令，乞大人令下。”田总兵闻听自己儿子从家乡前来，心中欢喜，遂传令道：“着他进见！”中军答应，出了大帐，来至营门，口尊：“公子，大人有令，请进营相见。”公子遂整肃衣冠，往大帐而来。

当有两旁将弁观看那公子怎样一个人物，但见他年方二十上下，白面红唇，眉目清秀。身材不高不矮，举动厚重不轻，虽是文人打扮，却有威风，果然是一位大家公子。众人看罢，暗中夸奖。那公子到了大帐，抬头瞧见了父亲，慌忙走至膝前，跪倒在地，叫了一声：“爹爹，孩儿久违膝下，未能侍奉，不孝之罪，实无可辞。今日特从家乡来此叩见。”说毕，连连叩首。田总兵见公子已长成一表人物，品貌端庄，出言文雅，心中大喜，说道：“我儿起来，一旁坐下。”公子告罪，方才要坐，想起营中定还有别人，应该请见，忙向总兵道：“爹爹营中不知还有几位长上，爹爹领孩儿拜见。”总兵闻言，更加欢喜，暗赞这孩子倒很会应酬，忙令人请到顾师爷与褚、蒋，指示公子，逐位拜见，然后大家归座。

先是顾朗山开言，问公子道：“公子今年芳龄几何？从贵省几时动身？路上走了多少日子？途路风霜尚不觉得辛苦么？昆玉几位？尊行行几？府上还有何人？请道其详。”并问公子是那个榜名，一向习文还是习武。公子闻言，答道：“小侄名叫种玉，今年一十九岁，一向习文，前年已幸入学。舍间家母在家，还有一个舍弟，今年一十二岁，名叫种德。此番是奉母命，由山西太谷县家乡来，路上走了二十余日，才到省城。打听家父在此扎营，所以特来省亲。”众人闻听公子这一表白，知道田大人妻贤子孝，众口同音，都称赞道：“田大人真正好福气，有两位贤公子。大公子十七岁已进学，如此相貌，将来一定大发。可惜二公子在山西，我等一时见不着。”田总兵道：“蠢子愚蒙，多承诸公过奖，以后他在营中，还求诸位指教他。务望以子侄相待，不用客气见外。”顾朗山道：“田大人太谦了，这样一个斯文儒雅的公子，还教我等指教他，这话是说反了。倒是我们诸事要请公子指教一二。但不知公子曾习过弓箭

刀枪否？如今来营，正是大丈夫立功之日。若能冲锋打仗，方显得文武双全。”公子道：“弓箭也曾习过，气力也还有些，刀枪也略知一二。若说打仗冲锋，早有此心，靠圣天子洪福，诸位指教，谅此小丑，算来不难平定也。”

众人闻言，更加佩服。登时顾师爷领头，命人备办盛席，大家派公分与公子接风。不多一时，酒筵齐备，在中军帐里设摆筵席，请田家父子入座。总兵辞谢不脱，止得入席坐下，口称：“有扰，于心不安。”那公子更不必说，先道了谢，才入席。大家劝他父子开怀畅饮。起初还拘谨，搁不住众人苦劝，父子二人不觉放量痛饮，吃至黄昏，大家都有醉意，方才散席。田家父子当面道谢，各归寝室。

田总兵在灯下才细问公子家中一切家事。父子相离，已五年余矣，此夕团聚，天伦叙谈，其乐可知。公子问起天目山贼人情形，田总兵道：“山路险要，无路可通，现有钦差与顾师爷商议，要挖地道，苦于不知山内地理方向。安钦差因旷日持久，心中烦闷，所以暂请病假，赴邓家庄就医，不知何日方能攻破此山也。”父子二人谈了一会安寝，一宵无话。

次早总兵起来升帐理事，众人进来相见，连顾朗山也来叙话。田公子一旁坐下。田总兵复向诸人道谢。正在说话之际，中军进帐告禀道：“钦差处差了三位将爷，还有五十数名小兵，在外候令要见。”田总兵忙吩咐：“先请三位将爷进帐，那五十余名兵丁且在营房暂歇，随后再令进见。”中军闻令，出外相请。不多一时，蒋、许、侯三人已进中军帐，朝上行参见礼。田总兵认得许、蒋二人，却不认识侯蒙，忙站立还礼，说道：“二位贤弟少礼，请坐。这一位将爷贵姓？从何处来？”许、蒋二人忙取出安钦差书信与总兵看，又代侯蒙通名报姓。要知田总兵看信后如何行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圣主施恩赦海寇 慈亲忆子染沉疴

上回书说至蒋、许二人同侯蒙来到天目山营中，三人进营参见田总兵已毕，将钦差的书信取出呈上。三人随后参见顾师爷，又与众人见礼。顾朗山忙向许、蒋二人问道：“安钦差一向可好？这一位是从哪里来的？”许奋、蒋和遂将侯蒙底细来由代为表明，说：“钦差在邓庄甚好，就是忧的天目山一时难破。如今好在侯蒙熟悉天目山中路径，所以钦差特遣他来营，请师爷看信就知。那挖地道一事，与他商议行之，或可收功。”他们说话间，田总兵早将书信递与顾师爷观看，一面命中军把那五十余人开出名字，编入花名册，作为新招兵卒，按名给他口粮，安排他住处，不要轻待了他们。中军答应出去，一一分派，编册书名，给他们五十余人口粮，命百总、队长将他们分做数棚居住，提过不表。

再说朗山看罢了信，已知底细，随命许、侯、蒋三人取过戒刀，朗山细看，果是利刃，当与总兵计议，等明日领侯蒙去山背后先去砍伐荆棘，试试宝刀怎样，中用不中用。又细问侯蒙：“当初入山，住了多少日子？如今真能记得方向地理么？”侯蒙道：“若不记得，焉敢戏言！但依小人所指方向挖去，大约不过二十余里，即通山中牛眼洞。那洞在山僻之地，人迹罕

到。止要通到此洞，慢慢引进兵丁藏好，出其不意，出洞杀人，他一时措手不及，一鼓而擒。推有挖地道之人，须五百名兵卒换替，挖道至少也得百日之期，方能挖通。明日小人先去斩荆伐棘，寻出挖道方向。请大人分一营在那里下面扎营，就从营内挑选兵卒挖道，千万不可走漏风声。凡挖道之人，不准往他处走一步，军令须严。”田、顾二人闻言大喜，深服侯蒙之计。

话休烦叙。次日顾、田二人与众将同侯蒙出营，绕至山背后一看，果然山形直立，无路可通，山上也辨不清楚下面，何也？荆棘遮满，数千百人藏身于下，上面也辨不出来。侯蒙当用戒刀去择那粗而硬的老荆棘试刀，果然迎刃而断，毫不费力。当有周三高兴，也来执刀试砍两下，一阵乱砍，早已砍去无数荆棘，露出地皮，细看土色微红。顾朗山道：“大凡土色红者，下面无石，尽可放心从此挖道。”于是田总兵就派周三、谢标与许、蒋四人，随同侯蒙在山背扎营，择中精细心腹兵卒五百，交与五人，分派换替，暗暗挖道，不拘时日，但望挖通，就是大功告成了。

不言天目山营中挖地道，如今要表安钦差的事了。却说那安公子与卫中丞会衔入奏的折子到了京师，由兵部挂号，交奏事处呈递。天子将奏折看罢，又看安骥的夹片，请假三月就医。奏折内申明：“欧鹤、欧鹏虽为海寇，并未妄杀抢掠，其手下袁声万等五人先来投降，复劝欧鹤弟兄献粮归顺，共得若干粮米，已解至营中，充作兵丁口粮，请旨加恩免罪，留营效力。至天目山贼恃险，要负隅久踞，一时难攻。臣昼夜思维，焦灼万分，现患目疾，兼心悸之症。据医云，非静养数十日，不能痊愈。营中事烦，又乏良医，臣前过山东，曾在邓庄养过病，知其地有医，今乞恩赏假三月，往邓庄就医。营中之事，已函商卫抚。臣令总兵田某来营统带，围困天目山。一遇有机会可

乘，即攻剿山贼。臣病稍愈，即行赴营，断不敢久耽安逸，自外生成。”天子看过夹片，遂与枢臣共阅，即照所奏，恩准安骥赏假三月就医，欧鹤、欧鹏准其投营效力赎罪，袁声万等五人先来投诚，赏给六品，留营差遣。天目山贼人着田某用心设谋攻取，无任潜逃，务须剿抚兼施，不得妄杀生灵。军机大臣遵奉天子圣意，拟定口谕。天子看过，深合天裁，命即发抄。

众大臣见了这一道旨意，都道安公子为国宣劳，致染病就医，无不关切。惟乌大爷是接有安公子禀启，知道并无大病，大约因有甚么私访之事，所以借病请假为名。但此事不知他曾写家信向两位大人细说明缘故否，若不说明，一旦阅邸抄，见他因病请假就医，老师、师母又要不放心了。想罢，写了一封禀启，连安公子原信，一并封在一处，专人送至西山，交安老先生细阅。

那家人奉命，将信藏好怀中，拉过一匹马骑上，加上一鞭，马走如飞。出了内城，不多一会，已到西山凤凰村安宅门外下马。但见门庭萧瑟，寂无人声。那家人忙走到门房口叫应道：“有那位老哥哥在此，相烦通报老太爷一声，有乌中堂的信呈上！”门房内当有戴勤闻声，忙出来一看，认得是乌宅管家，慌忙让座，说道：“许久不见，正在惦记，今日幸会，有何公干，倒劳驾跑这一趟？大远的道，真个辛苦了！”一面说话，忙叫打杂的拿开壶泡茶，又把烟袋点火，递了过去。那爷们连称打扰，说道：“先请将信函送上，请老太爷，老太太安。主人说等老太爷看过信，还要赏个回条，小弟好去销差。”戴勤道：“如此，请老哥在此宽坐，等我进去回禀。”说罢，接过信函，忙往内宅去回事去了。

且说安老爷无事在家，每日含饴弄孙，十分快活。家中之事，全是两个媳妇经管，老夫妻不用操心，惟有爱子离家一年

有余，虽然音信常通，究难见面。而且自从到了山东办理贼寇，征平了青云山，攻破了羊角岭，也算立下功劳，无如贼匪尚多，一时难以平定。身在军营，东奔西走，空说有家眷同去，一边在省城居住，一边在营盘安身，相隔既远，焉能照料？老夫妻每一念及，时刻焦愁。幸而两个媳妇极意承欢，整日抱了两个孩儿来老夫妻面前，引那孩子耍笑，以博二老宽心。提到儿子在外，不知何日方得回京团聚，那何、张二位更会说，说道：“公婆不必挂心，大约不久即可归家。贼匪已经平了两处，所剩无多，至迟再等一年半载，大功必然告成。公婆想，假如不放山东，竟去乌里雅苏台，又当如何？今日不过在山东千里之外而已，较之出口万里程途，那才真是令人空想。”何、张二人一口同音，都以此言劝解。那安老翁倒也罢了，惟有那佟太夫人，任凭你怎样劝，总是惦记着爱子，恨不能立刻就将山东贼匪办完，回转京师，一家团聚，才称心满意。

这一天，安老爷接着了安公子由省城发来家信，信内细述欧氏弟兄已投降，妻女四人现同家眷齐赴邓庄，自己请病假就医，亦赴邓庄聚会，好商议攻山。虽奏折内是目疾请假，其实无恙，请父母放心。此间事略有头绪，止要有人能熟悉天目山中路径，即可挖地道暗入贼巢。刻与顾朗山商议，不愁无人熟悉路径。团总兵现替统领营兵，一切军务仍由朗山调遣。邓翁所荐之四将，现随同回家，俟男销假时，一同赴营当差。周、郝四将仍在营中，田总兵相待甚优。褚一爷已实授都司，大姐姐而今是三品诰封淑人。将来再能立功，大可升至一二品大员；泰山邓翁日后不难受一二品封赠，所谓皇天不负好心人也。家中二位大人，福体康健，两媳侍奉，含饴弄孙，与男在家无异，请大人万勿悬念云云。这信可谓写得周到了，那知老夫妻接信后，老大耽惊。实老爷尚好，安太太见信中有请假就医之语，

心中如何放得下，直弄得朝夕盼望，恨不能即刻见面才好。两位少夫人未尝不虑及丈夫在外一载有余，劳于王事，东西奔走，因要安慰二老，所以反做出无事人一样，在旁劝解二老不用挂念。

那日正在上房谈话，何、张两位少夫人抱了孩子来与二老解闷，张亲家太太也来了，正在引孩子顽笑，忽见戴勤进来说：“乌大爷有信给老爷请安。”说罢，把信呈上。安老爷且不看信，先从案上拿了个眼镜，在手袖中取出小手巾，将眼镜揩了一阵，揩得明亮，然后才戴上，把那乌大爷的一封信拿来拆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把安公子寄与乌老师的原信亦细看一遍，把信递与安太太说：“太太，你看乌老大这封信，是为玉哥奏请病假就医调治，怕我们不放心，特地写信来安慰，又把玉哥寄与他的亲笔信一并封了，送来给我们看，可谓周到之至。我想玉哥必无甚么大病，看他这两封信，都是自己写的，精神饱满，书法端楷，断不是有病之人能如此写的。太太，你尽可放心罢。”安太太闻言，忙把那信接过来细看，果然是乌大爷恐怕老师、师母不放心，特地安慰。细阅安公子原信，说是并无大病，因在营日久，烦闷异常，所以请假，暂为歇息。身到邓庄，又可与诸人见面云云。安太太看罢，对安老爷道：“乌家差来的人还在外面，老爷快写回条，把玉哥原信交还，致谢他惦记。”安老爷道：“不错。”忙开砚台研墨，用笺写了回信，换了一个封套，把安公子原信一并装好封起来，写了外封，交与戴勤去交付乌宅来人。安太太道：“大远的道，人家有个不饿的么？看厨房有什么现成面食，端整些出去，给他充饥。再问他喝酒不喝酒，有的是酒，打一壶出去，预备几样菜，要好看些。”戴勤答应，忙到厨房中吩咐厨子，预备了四样菜，烫了一壶酒，蒸了一盘馒头，端了出来，让乌宅来人

吃。那人腹中正饿，也不客气，登时白斟自酌，把一壶酒喝了一大半，吃了几个馒头。戴勤让他再用些，那人道：“醉饱了，请老哥哥替我谢谢老太爷、老太太。”戴勤那才把回信交他揣在怀内。又喝了茶，才告辞出去，拉过马匹，翻身骑上，口称“有罪”，打马一鞭，往城内去了。

不言乌宅家人回宅复命。再说安老夫妻在上房叙话。安太太把乌大爷那信递与二个媳妇看，说道：“他是怕我们放心不下，所以特地写这信来安慰。据玉哥家信，也说是无甚么大病。但是出外将近两年，虽说平服了两处贼匪，而妖僧未获，尚有天目山白象岭贼人未平，如今手下将官是有好些人，现在又添了欧家弟兄，还有两个女子。据上回专差来人说的是邓家庄住的那些改邪归正之人，有个姓郝、姓谢的，也有两个女子，说是深通武艺，连上欧家，倒有四个女子。倘他们真有本领，帮助平贼，不难成功，就是无人去笼罗他。玉哥是个男子，又是钦差，怎好去与女子兜搭？若得何家媳妇在场，大可把那四女子收在手下，做个女兵头目。尝看小书上说女将军，纳这四个女子，比较起来，真正是有女将军了。”张姑娘闻言道：“婆婆还未曾看见过我们姐姐的本领呢。论姐姐那把倭刀，一张弹弓，慢说这四个女子万不能及，就是古来那些女将，只怕也要甘拜下风。”安太太道：“我何尝不佩服你姐姐本领！但如今比不得从前，现在他是一品夫人，怎好再去与贼匪交战？所以说有了这四个女子，他们就是你姐姐一个替身。若能够他听你姐姐号令命他四人出阵，同你姐姐亲身临敌无异，一样立功，却免了姐姐抛头露面。可借相隔甚远，一时焉能去到那里收服他四人呢？”安老爷道：“太太，万事有个一定的道理，你我止好听其自然，虑不了许多。等我写信给玉哥，去问问他那四个女子，究竟能帮助出战否？倘必须有人调度他们，那时就送

何家媳妇去邓庄，亦无不可。只要自己不出战，一概隐瞒，谁人知道钦差夫人在此？况且是为国尽忠，达权即是守经，断不至有人谈笑。但是何家媳妇自于归以来，已数年矣。家务操劳，加以生产，只怕那武艺也迥不如前。万一与那四个女子讲习，反不如他们，岂不令人贻笑？”

何姑娘听了这话，心中想这话不错，倒得预先演习，防备临时见笑。这是他肚内的话，并未说出来，忙答应道：“两军对敌，全在用奇制胜，非比一人单枪独马，全靠本领。既有四个女子，只要能精一艺，皆可破阵。等日后有便，媳妇就去走一趟，一来看看九师傅，二来教导那四个女子。他们若果聪明，那弹弓是容易学的，会用弹弓，打去有准，比别样武艺高多矣。”安老夫妻闻言，都说：“这话不错，等看机会再定。”当下两位老夫妻觉得有些饿上来了，遂吩咐厨下预备晚餐。何、张二位少夫人一直伺候了二老用过晚餐，才退归寝室用饭。

那张亲家太太回到庄院，想着女婿在外将近二年，还未归家，令人放心不下，还是许愿求告佛天保佑，叫他早早成功，得以回家团聚。想罢，忙净了手，在佛堂上焚起香来，跪在地下，向佛许愿说道：“小妇人求告菩萨：佛力慈悲，保佑我女婿安骥在外平安，早早平服强盗，回转京师，骨肉团聚。小妇人情愿吃斋三载，每日子午焚香叩拜，伏乞菩萨灵感。”一面祝告，一面磕头，直跪在地下，等香燃净，方才起来。那张老头儿也在佛前许愿，是初一十五上庙烧香。

不言张老夫妇在家许愿。再说安老夫妇到了二更后安寝。安太太一心惦记着爱子，凭你怎样劝解安慰，总丢不开。是日多吃了半碗饭，又因菜味稍咸，饭后发渴，连喝了两碗茶。是夜起来小解，少穿了衣裳，忽受风邪，发时觉得怕冷鼻塞，翻来覆去，竟睡不安。一直到天明，方才昏昏沉沉睡去。到了次

日起来的时候，使女来请，叫了几声，方才叫醒。口中答应，那知头目昏晕，竟有些起不来了，遂吩咐使女道：“我觉得有些不舒服，懒得起来，你去告诉你两位大奶奶一声，叫他姊儿两来替我寻点通关散来我闻闻，打个喷嚏通通气。我这鼻子不通，塞得难过。”使女听太太这样说，是染病起不了床了，登时吓得目瞪口呆，慌忙跑至两位大奶奶住房中，一五一十数说一遍。何、张二人一听婆婆忽然生病，心中老大吃惊，慌忙把头梳好，穿上衣服，一同往上房来。那时安老爷是早已起来梳洗好的了，知道太太不舒服，忙到床前问问病源，用手摸摸头，有点发烧，遂出内房，到外面差人请医生去了。那时何、张二人已来到房中，忙到床前看视婆婆，细问怎样忽然会病，忙向柜内寻出卧龙丹，倒了少许。给安太太闻了，倒也打了两个喷嚏。安太太道：“我的口干头晕，周身疼痛，起不来的光景，是因昨夜起来小解，少穿衣服，受了凉了，等医生采看再说。”要知安太太病体如何，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救姑疾何玉凤割股 闻捷报安龙媒赴营

上回书说到安太太因受了寒，染病在床，安老爷命人请医，登时惊动何、张两个媳妇，连忙走到上房床前看视，问了病源，知是夜间起来受寒，已闻过卧龙丹，打涕不甚爽快，所以仍然鼻塞头晕。大家无计可施，惟有静候大夫到来看是何症，该服甚么药味。于是众人上下数口静悄悄的，都在上房等候，连早饭都顾不得吃。还是安老爷看不过去，吩咐大家尽管去吃饭，轮流服侍也就是了；又命两个媳妇分班回房去用饭，兼看看孩子。何、张二人答应，果然一人先回到房中，交代下人看好孩子，胡乱吃了半碗饭，仍到上房换替回去。众人专候大夫。哪知那大夫相隔太远，一直到了三点钟才到，报了进去，安老爷忙出来迎接，真正好比盼得了明珠至宝一般。大夫到后，先用了茶，然后安老爷陪着走进上房。那时何、张二人避人套间，放下帐子，安放茶几书本座位，请大夫看脉。那大夫到了床边坐下，安太太从帐中伸出手来，放在书本上面。那大夫用三个手指头按着脉，细细诊脉，一会换手再诊，又细细切脉。看完了脉，才问病是几时起的，曾服过药否？安老爷代答道：“病系昨夜才得，大约是受了外感而起，觉得周身骨痛，头晕微疼，鼻塞口干，胸腹烦闷，舌发白而腻，浑身发热，并未服药，但

闻过卧龙丹，也打了喷嚏，仍然鼻塞。”大夫道：“知道了。且到外面去斟酌开方。”

安老爷遂陪了大夫出去，直到书房。书案上是早有人预备下纸笔，墨已研好，等候开方。那大夫到了书房，先向着安老爷道：“这老太太的病症来得不轻，据晚生看脉而断，是由心中忧郁所致，忽受外感，近于夹气伤寒之症。脉象左迟滑，右弦伏，病在肝肺两经，脾土素弱，气分不足，不能过于发表。目下病在太阳，若服下疏散之剂，见了汗，不内转，经三五日即愈；所怕疏散之剂服下无汗，必然转经，由太阳入少阳、阳明，渐入太阴，那就棘手了。晚生拟一方，请老太爷斟酌服之，或再请高明诊治。”说罢，忙到书案前坐下，铺好纸，提起笔，先写脉案，随即开了一个药方，无非疏散之药，如桑叶、薄荷、苏梗、荆芥之类，药味不多，分量亦不重。开好递与安老爷，说道：“老太爷斟酌服之。”说罢告辞。安老爷接了方子，让他喝茶。他略喝了一口，就起身往外而走。安老爷止得送他出去，门前上车去了。这大夫姓施号璞斋，是安宅一向熟识之人，三节送礼致谢，不必当时给他马钱。此人医道倒是一个妥当的。

闲话少说。且说内里何、张两人等大夫出去，忙令人来书房外听话，大夫所说病症，一切原由，听个清楚，连忙入内，告诉两位大奶奶。二人闻听婆婆这病是伤寒、恐怕转经，早把两个人吓得目定口呆，心惊胆战，几乎掉下泪来。那时候，张亲家太太也进来了，问起大夫可曾看过脉，说些甚么话。张姑娘向着他摇手，悄悄的走至跟前，在他耳边说道：“大夫说这病不轻，是夹气伤寒，止怕一时难好。妈呀，你老人家不要望着病人说，就说大夫说不要紧，服下药去就好的。”张太太道：“我理会得，你放心。我难道连这点心眼都无有吗？”正说话间，安老爷手拿药方已进来了，对着何、张二人道：“你二人

看看这药方脉案，据说服下药去，见了汗就轻，如无汗，就是伤寒症，且去取药煎服再说。我虽不通医学药味，也还知道，看他用的这药，倒都妥当，可以放心吃的。”何、张二人闻言，接过方子，看了一遍，忙差人即速去取药，越快越好。家人领命，拿了药方，骑上快马，往近处镇市上药铺中买药。因进城路远，来不及，也就是这样，还一直等到天晚上灯时候，方将药取回。不用说，是两位大奶奶煎药，用的是风炉，烧的是木炭，火是阴阳火，不大不小，把药装入罐中，加以凉水，慢慢煎起来。足有一个多时辰，药才煎好，倒出来，不多不少，仅有半茶杯。

药煎好之时，张姑娘忙走至床前，听了听婆婆醒着，轻声叫应道：“婆婆，药已煎好，此时就请婆婆服下，何如？”安太太道：“很好，快拿来我吃了，好盖上被褥，发点汗。”张姑娘闻言，忙走至堂屋内，传话与何姑娘，然后倒出药，一人端药，一人端漱口水，伺候婆婆服药。到了床前，先将帐子挂起，一头扶了安太太起来，当有仆妇执烛，何小姐将那一杯药端了上前，凑到太太嘴边，恰好不凉不热，正好下咽。于是安太太把那大半杯药都服下去，略停半晌，随即睡下。何、张二人忙替婆婆盖好了被，将四周围都曳好，不令透风，随后才放下帐子。二人仍在一旁静坐伺候。

安太太服药后，觉得浑身蒸了起来，有些发热，因要发汗，止得忍受。偏又睡不着，随即叫了一声有人么，何、张二人连忙答应，说：“婆婆，媳妇都在此，婆婆要什么？”安太太道：“我不要什么，此时有什么时候了？”何小姐道：“将近二更天了，婆婆服了药后，觉得怎样？”安太太道：“我周身发热，蒸的慌，大概是要发汗。”张姑娘道：“婆婆耐心，不要动转，等汗出透，病就好了，千万不要揭被。如透了风，可不是顽

的。”安太太道：“我怎肯揭被，再叫他受寒？等汗出透，大约也就不热了，你们去睡去罢！”何、张二人道：“时候还早，媳妇不困倦，在此多坐一会。我两个要倦，轮流换班去睡，婆婆不用管，安稳养息罢。”安太太听他两个如此说法，也只好由他们坐守。不多时，安太太居然睡着了，微微出了些汗。何、张二人果然换班坐守，一夜不曾离开。安老爷是知道太太病了，媳妇必来服伺在内，有许多不便，所以早就搬在内书房安睡，命家人伺候。

次早天明，安老爷先起来，走到上房，呼唤老妈婢女们，问问太太昨夜服药曾出汗否。老爷问话时，早惊动了两位大奶奶，忙走出内房，上前叫公公，说：“婆婆服药后，起初说觉得蒸热，随后竟安睡一夜，至今未醒。媳妇们听听鼻息有声，不敢惊动，光景见好，等醒后一问，就知病势轻重、增减了。”安老爷点点头，依旧到书房中去漱洗。内里两位大奶奶也就洗脸，随便笼了头。直到巳初时候，安太太才醒。两个媳妇忙上前挂起帐子，问婆婆病势如何。太太道：“汗是微微出过，仍然头晕，抬不起来，今日再请大夫看看罢！”何、张二人遂细细看了婆婆面容，顿觉消瘦，一脸病容。摸了摸头上，仍是热的。二人心中这一惊不小，登时急得心中乱跳，忙问道：“婆婆可想水喝？觉得口中发干还是发苦？”安太太道：“我口干舌燥，想吃点水果才好。”何、张二人道：“生冷非病人所宜，还是喝点茶的好。”于是倒上茶去。安太太喝了一口，就不喝了。一会功夫，张太太也来了，问了病势未轻，张太太也变了形容，忙走出去，回到自己家中，向家堂上焚香，许愿祷告而已。这里安老爷忙传话，命人去请大夫。

话休烦叙，不过一家上下忙乱。等至下午，大夫才来，进内看脉，说道：“这病不轻，发表药跟后仍然转经，传入阳明，

一时难好，止有固住本原，等经络由入转出，才能收功，至少也要三七二十一日，方保无事。若性急，另请高明。”云云。安老爷听他这一番话，吓得呆在一旁，毫无主见。大夫随即开了一方，用的是柴胡、紫苏、防风等药，说道：“千万吃不得生冷荤腥，防出疹子。”这一来，更把安家一家人都惊坏了。上至安老爷，下至婢仆，人人胆战心惊，愁眉泪眼。

闲话少说。大夫去后，忙即去取药，药到即煎，煎好后请病人服之，亦不见好。次日，又请来看，仍旧是那几句话，将原方稍改两味，药服下无效。一算已经六七日矣。别人还可，惟有那何玉凤是性急之人，那里经得起这样缠绵的病症？早已急得心神烦躁，恨不得替婆婆生病才称心愿。那张姑娘口虽不言，心中也老大着急。二人无法可想，止有对天许愿，佛堂内烧香，拜求菩萨佛力保佑，磕了无数响头，愁眉泪眼，连两餐茶饭都无心吃了。安老爷虽然有镇定功夫，而值此夫人卧病不能即愈，也觉得无了主意了。眼看七日已过，安太太病势转加，城内亲友都得信，齐来望看。梅公子荐了一位南方大夫，是个举人，姓冯，年纪五十余岁，用车去请。请来诊了脉，说道：“病是伤寒，已经传到太阴，非急救还阳不可。”开方用的是附子、肉桂、柴胡之类。安老爷又另请了两位老年大夫来看，大家斟酌开了一个平淡无奇的方子，服下全不见好。

那时何小姐心中一想，得了主意，当夜叫张姑娘在上房伺候，他便回到自己房中，沐浴更衣，然后到佛堂焚香祝告，愿减己寿，以延婆婆。于是预备下快刀一把，刀伤药与布条、带子样样均全。直等人静三更，他重又焚香磕头，四顾无人，忙将左腕退出，用口含住了腕上股肉，用刀割下一块肉来，孝心发现，并不疼痛。他把那股肉放入罐中，用刀伤药将伤口敷上，以布袱包之，外用带子缠好，幸无人知觉。他忙把那股肉拿到

上房，放在药罐中，添水煎好，叫了张姑娘来问道：“婆婆此时醒着否？”张姑娘道：“醒是醒着，你问此何故？”何小姐道：“我要去请婆婆吃药。”说罢，忙将那股肉汤与药汤兑匀，倒了半碗，拿至床前，叫应婆婆道：“药已煎好，请婆婆快些服下，管保就好。”安太太闻言答道：“很好，我就服。”当有仆妇扶起，太太坐在床上，何小姐把那碗药凑至嘴边，太太果然慢慢的服下，并不知有肉味。漱过了口，重新睡下。真是孝心感动神灵，暗中默佑，服下药去，竟觉得胸口顿开，气机不阻，登时睡着了。何、张二人仍然换班伺候。直到天明，安太太方醒。二人忙问婆婆病势如何，安太太道：“自昨夜服下二煎药后，顿觉心口不涨，头晕也好了。今日比昨日好得多了，腹中作响，似乎要大解。”何、张二人闻言，心中大喜，忙叫使女端了净桶来，搀扶了婆婆起来大解。解毕，打水来净了手，又倒了茶来，先用开水漱了口，然后喝茶。安太太喝了茶后，说道：“我觉得有些饿，要想吃点稀粥。”何、张二人听说，忙命人端整稀粥与咸菜。太太居然吃了半碗粥。不多时，安老爷进来问起，知道太太病有转机，竟能吃粥，大料无妨，因此仍服原方，不另请大夫矣。

话休烦叙。从此以后，安太太一天比一天好，胃口一开，日进饮食，再加外服滋补之药，不过半月之期，早已起床下地，病已十愈七八，一家人无不欢喜念佛。那张姑娘是早已还愿，在佛堂上焚香点烛，叩谢神佛慈悲。那张老夫妻二人，是许下拜庙烧香，焚化钱粮、元宝，挂幡悬匾等事，择了吉日，照所许还愿。大家止道半亏神佛，半由大夫药力，做梦也不知道全仗何小姐一点孝心，割股救姑。上天怜他心虔，所以安太太的病如此好得快。安太太病好后，又想起爱子来了，因与老爷商议道：“玉哥现在邓庄，我意思要何家媳妇去走一趟。到了邓

庄，看看那几个女子，用好言买服那女子，托他们帮助玉哥征服强寇，暗中保护，以防妖僧。有何家媳妇在内面，两下也方便。万一两军阵前须人助战，何家媳妇可助一臂之力，早日成功，玉哥也好早早归来，我意如此，我就放心安稳。但不知何家媳妇肯去否？”安老爷道：“何家媳妇有甚么不肯去之理？此去不过耽搁三月五月，贼匪一平，即可告假回京。孙儿呢，有张家媳妇照应他。两个小人亦有伴，又都断了奶，不愁离不开娘。家务有我二老与张太太相帮，也不必定要他在此。太太，如不信问问他，管保他肯去。”

安太太听老爷这一番话说的有理，即命使女请两位大奶奶来。安太太就把这话对二人说了一遍。何小姐本意要到邓庄看看那几个女子，藉此看望了九师傅与褚大娘子、姨奶奶，又可以认认那两个小孩，旧日故迹可以重游，还可以暗中出力，保护夫婿。一闻此言，欣然愿意，遂答应道：“媳妇愿去走一趟，请公公择定日子，派人伺候，以速去为妙，迟则恐玉郎已赴军营，空劳往返。正要见了面，问明一切情形，媳妇即有主意，暗中帮助。用兵之道在身临其境，方有把握。那邓庄离天目山不远，媳妇可以改妆暗暗去偷看一番，亦无不可。倘那欧家两个女子果然武艺超群出众，媳妇自会结识她做个帮手，非见面方能知晓其人之可用不可用也。”安老夫妇闻言，连连称善，遂连忙写下一信，专人飞递邓庄，命安公子务必在庄等候何小姐到后面商一切，才可动身赴营。信内并不提起安太太生病之事。这里写信发信，何小姐忙将自己应用东西收拾停当，不用说连倭刀、弹弓、袖箭等类，俱带了去。自己孩子已经断奶，交与张姑娘抚育，又有乳母，也无甚么不放心之处。好在孩子尚小，离开亲娘，他也不知。这里一切安排好了，择日就要动身前往。且放下慢表。

再说安公子一边。自从遣侯蒙、袁、唐诸人赴营后，屡次接信云侯蒙已看妥方向，现在在山背扎营，即从营中挖起地道。据说须百日之外，方能挖通。安公子心中甚喜。这里正在商量，欲遣二欧同蒋、许、齐五人赴营，协力帮助侯蒙早日成功，恰好省城卫中丞专人送来回折书信。安公子一看谕旨，已蒙恩赦二欧、袁、唐五人，且赏军功顶戴，留营效力。假期允准三月，一俟病好，即行赴营。安公子接信后，又忙传语诸人，二欧当即向空谢恩，许、蒋、齐三人亦同谢恩。那时内面褚大娘子等都与碧氏母女道喜称贺，大家热闹了一天。次日京中入回来，接到乌老师的信与家信。信中不过教安公子保重调养，并未提起安太太生病之事。盖此信发后，安太太方才病重，所以不提也。安公子又写信进京，指名要请何氏夫人携带倭刀前来助阵，此皆半是舅母主意，一半是褚大娘子再三相劝，安公子所以才写此信，差人火速寄京。

此信发后，忽接营中来信，是禀报捷音，所有路已挖通，快请来营调遣破敌。安公子接了此信，也顾不得许多，连忙收拾行李，传齐诸人，一同赴营。将官中如褚一官、赵、陆、冯四人，仍然同去；新添的是二欧、许、蒋、齐五人，共是九人。安公子辞别过舅母、九公等，登时由邓庄动身。在路紧赶，不分昼夜。走了三日，已到天目山下。要知到营后怎样破山，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丈夫破敌灭山寇 侠女怜才认高徒

话说安公子接了侯蒙与田总兵捷报，说是山路已经挖通。专等钦差驾临，好进兵攻山，扫灭山寇。顾朗山亦有信云，请驾速来，好立大功。安公子得了此信，登时收拾行李，带领众将动身。走了三日，已到大营。田总兵与众将早在十里外迎接。到了营中，先见过顾朗山，次见侯蒙。随有田总兵领田公子参见。安公子看那田公子相貌超群，是一个文武全材，不住口的夸奖。于是周、郝等众都来，相见已毕。公子遂问：山路已通，有多少路程？那地道宽窄，能容二人并行否？通于何处？是否牛眼洞？侯蒙上前面亲道：“地道起初挖时甚难，及至挖至十里外，竟有空透之处，不用费力。数日之间，已通山内。更可喜者，连通二处，皆在牛眼洞中。计算由营动身到彼，共有二十里远。若兵丁进去，一个半时辰可到。那地方可以隐藏千余人。从洞中到山前关门，不过四五里，止消开了关门，我等从前山上去，无人阻挡，两路夹攻，立刻可以破山。但山中还有良民，一时动手，黑白难分，只怕玉石俱焚，势难分别；若不剿灭，终留后患，请大人预先传令，能分出贼匪与良民，不至妄杀，方为万全之策。”安公子道：“且与顾师爷、田总兵商议再定。止要有路可通，慢慢将兵引进，约会时刻，一齐动手。

若能攻破山寨，擒住盗首，那为从之人，自然分别，决不全诛。盗伙尚不妄杀，那被困良民，自然想法救出也。”当向顾朗山问计，朗山道：“先派下进山当头阵之人，须要灵便，再派救应之人。兵分三路，一路进山，一路接应，一路专等开关，从山前直入，再派人四下埋伏，以防逃走余匪。好在将官甚多，尽可问明谁人敢领那一路差使，即派他前往。”安公子道：“承教了。”

于是吩咐聚集大小将官，钦差升帐。众人参见已毕，两旁站立听令。钦差道：“列位将军，此番破敌，系由地道进兵，分头、二两队。头队进山，先到洞中埋伏；二队随后，即进以作救应，须秘密，不得声张。随带火攻之具与干粮，约准时候，以夜为期。等前山正在攻山之时，洞中即举火攻进，好教贼人顾此失彼，措手不及。不知哪几位愿充头队？”话声方止，当有侯蒙二袁、唐、许、蒋、齐六人，上帐打恭道：“小人等六人愿做头队。”钦差准行。随后是郝、周、谢、韩、褚、陆六人，愿充二队，钦差亦准。随后是冯、赵、二欧与田公子，愿作攻前山之师，钦差应允。令下每队挑选兵丁六百名，攻山一队须要虚张声势呐喊，举火而已，不可身入其地，徒伤士卒性命，静候山中洞内兵丁发作，里应外合。关口一开，即带兵进山，不可放走贼人。若是山中良民，他必然迎降投顺。不得妄杀。众人答应，谨遵将令。那时顾朗山忙焚香占了一课，择定于次日辰刻发兵，由地道入山者先行，午后再发后队之兵，申初发攻山虚张声势之兵，约定俟晚间初更时一齐动手。内里攻进山寨，外面攻山之前，大约三鼓，可以里外合兵，开关直进。分派已定，众人回归营房，饱餐战饭，穿好衣甲，将应用之物、火攻之具样样都检点好了。一到天明，大家依令行事。

先是侯蒙等一队从地道中暗进。此路兵丁挑的都是进去过

地道之人，鱼贯而入，声息不闻。走了一个多时辰，已到牛眼洞中。探头窥望，隐隐望见山寨后面一带房子，远远闻听人声。这里藏在洞中，养精蓄锐，以俟后队。到了未末之时，那后队又全数到了。于是各人吃干粮，整顿兵器，专等打仗。那攻前山之兵尚未发作。

且说那山中盗首宋万超，倚仗山中广有粮草，山路崎岖，料官兵围困日久，亦难攻山。等他日久兵懈，再发兵交战，以逸待劳，必然有胜无败。他手下止有九百余名小卒，其余有二千多男女，都是山中土民，并非强盗。那宋万超与他两个结义兄弟赖大、黄三三人，轮流守御山口，自谓万无一失，做梦也猜不出安公子挖地道，直通牛眼洞。这一日宋贼的生日，杀猪宰羊，大飧士卒。所有大小头目，皆赐酒食。大家畅饮，喝的烂醉如泥。真是天意，山中众贼醉倒之时，恰好正是大兵进山之夜。那挖地道之兵丁在前引路，头一队将官与兵丁由地道而入，已至牛眼洞中隐藏。随后第二队接应兵又从地道而入，亦到洞中。等至天晚，营中早已发兵攻山，只听三声炮响，众兵奋勇直奔山前，施放火炮，喊杀之声，震惊四野。那时山上也有人把守山口，一半是醉汉，忽见有人攻山，措手不及，有的推石子下打，有的往山寨通报。这个当儿，洞中壮士早已得信，大家出洞，努力往山寨进攻。数百人齐声呐喊，点起火把、灯球，照耀数里。往内直入，并无人拦阻。直到大寨门首，贼人方知。但见火光一片，不知何处而来，弄得贼人摸不着头路，登时鼎沸起来，谁还御敌？但知寻路逃生。

那宋贼与赖、黄三人吃这一惊，登时酒醒，慌忙各执兵刃扎要想迎敌。刚出寨门。恰好遇着头队将官侯蒙、袁、唐、许、蒋、齐六人，各施技艺，人多势众，不用战多少回合，早已把那三个贼首擒下。接着二路接应兵将又到，一直攻入内寨，竟

是空空洞洞，无一人迎敌，但闻苦苦哀求饶命之声。那时众兵分时一半，攻取山寨内寨，一半往前山关口来观看。但见关口仅有数十人把守，一见大兵到来，早已吓得四散逃走。众人忙将关口守御之具，如滚石、檣木等物，全行拆开，大开关门，招呼山下人马由关而入。于是所有营中大兵齐入山也。钦差在末后入山，天已大亮。那时贼首已擒，其余贼匪见官兵势大，无处可逃，只好跪下投降。诸将准降，点名计数，尹派人带领，统候钦差安插。那山中良民一齐携老扶幼，道旁跪下，哭诉根由，陈明本是山中土著百姓，不幸山为贼占，被逼陷在贼中，非甘心从贼，乞恩免死。当有人禀告钦差。钦差下令，命百姓不用害怕，“本部堂派人查明山中户口，决不加罪。尔等各归家去，听候查验、登记人口可也。”众百姓闻言，说不尽感激。

钦差遂直到山寨中，在当中坐下。不多一刻，顾朗山亦到，钦差让座，商议先审问贼首，问明共有匪徒多少人，论其罪名之重轻，再分为首为从，奏请旨意办理。放是分付带上三个贼首来。当有郝、周、褚、陆、袁、侯、田、唐等将，一齐上前，两旁站立。兵丁押了宋万超、赖大、黄三三人，来至钦差公案前。一声吆喝下跪，那三个贼人昂然不睬，大睁两眼，往上看看了看，由不得冷笑了几声。安公子拍案大怒道：“你这三个强徒，聚众山林，抢劫过客行李，杀人无算，罪犯弥天，今日被擒，乃是你恶贯满盈，该受王法，怎敢抗拒不跪！想是你未经受过刑罚，且先叫你尝尝滋味。”遂吩咐兵丁将他三人按倒在地，重责一百大板，再问口供。兵丁答应，上来数人，把三贼拖翻在地，两人按住头脚，一人行杖，打那三贼两腿。才打了十几板，那贼就受不起，连声告饶，哀声不绝，说道：“小人知罪了，求大人开恩，暂免刑杖，容小人自始至终，招出口供，听凭治罪！”

安公子听他说愿招，吩咐免刑，教他从实供招。那宋万超供道：“小人与赖、黄三人，本是贩卖私盐出身，后因犯案，逃在天目山中。遇见山中旧日朋友，商量做劫路买卖，日久结义人多，遂霸占了天目山，任意抢劫，杀人放火，不记其数。手下共有八百余名喽罗，抢掠银钱米粮，都存寨内。山中那些百姓，服我所管，按人上税，一有不遵，登时斩首。他们怕死，听我号令。今日被擒，真是天报，但求速死，别无他说。我三人既无家眷，又少亲人，不过在山中快活了三年。今日竟全军覆没，一败涂地，实因失于防备，不能把守山口，所谓天亡我也。尝闻人云，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等三人王业不成，反落一个强寇之名，皆是命中注定，死而无怨也。”安公子听他口供，真是甘心为盗之徒，全无后悔改过之念，与二欧相去悬绝；断不可救，立刻吩咐打入囚车，派人看守，随后解上省城监禁，候旨施行。随即又带过几名从贼审问，然后才分出贼中有两等：一等是宋贼旧日党羽，一等是闻名投入贼中为伙者；其余都是招聚之流，宋贼都有花名册籍可凭。于是查点被杀受伤之外，仅有三百余名从贼，二百余名是入山不久，情有可原。

安公子与顾朗山带领众将，一直入寨内，细细盘查，搜出金银米粮不少，分做三股，一股赏赐将官与三军，一股周济山中受害良民，一股作遣散从贼回乡路费。米粮与他物，亦照此均分。大约贼中应问罪充军者百余人，应监禁问罪者数十人，可以遣散者二百人，有愿投入营中当兵者百余人，山中良民男女老幼不过千数百人。安、顾二人传到良民中老者，吩咐他们安分守己，毋效贼人所为，若有兵器，概行缴出。以后此地设一巡检、一把总，兵丁二百名，在此镇守。这是后话。

安公子在山中料理了二日，方将诸事办妥，乃命田家父子押解盗首与从贼先走，带领五百兵卒保护，又有袁、唐、二欧、

侯、许等诸人同行。钦差与朗山、褚、周等随后动身，亦带领兵卒五百名，还有未遣散之贼、应充发之贼数百名在内。至于天目山下营盘，派了副将管带兵丁，移在山上，听候调遣。此次平服天目山，计算九月之期，方才毕事。从此止有白象岭一处贼，大约不难平服；俟到了省城，与中丞面议，如何出奏保举，然后发兵往征白象岭之贼。此是安公子意中之事，果能如愿否，这是后话。

那田总兵父子与众将押解三个贼首与从贼，先钦差一日动身，在路行程，晓行夜宿。走了数日，眼看省城不远。那时省城早已得信，知道天目山已破，安钦差已赴营办事，闻听贼首已获，大约不日即来省城。中丞遣人沿途打探。那日碰见了田总兵人马，那探子打听了明白，忙回省报信。次日田总兵到了省城，先将人犯送进监中，随即上院面见中丞，细诉攻山情形。中丞大喜，深服顾朗山调度，称赞田总兵能收服二欧将佐，得其死力，如侯蒙、袁、唐之类是也。此番功劳，因大人居首。田总兵谦让不违。次日安钦差到了，中丞亲自迎接进城，当面恭维了许多谀词，说道：“大人此番平定山寇，力疾从公，足见忠于王事，奏明圣上，指日高升，转眼入阁拜相也。”安公子道：“大人说那里话！此次全凭诸将齐心，降将献计，学生何功之有！但是强寇为首者止三人，为从者不久若概置之法，未免伤生，若一律赦免，又恐无所畏惧，反易死焉。此事还求大人高才，想一两全之术，无枉无纵，奏入方妥。”中丞道：“顾老先生必有高见，容弟与大人请教顾朗翁，商议妥了，再行入奏，何如？”安公子连称是极。中丞道：“请公子暂住公馆。”早有首县预备一切供应，公馆甚大，褚、陆、郝、周等十余人，都在其中住，其余将弁如二欧、袁、唐等，在旅店内存住。田总兵曾来请二欧等去同住，再三辞谢，也就只好由他去

了。至于那些从贼，中丞亲自审问一次，择出了一半，劝谕一番，命首县派役押解，先递解回籍，交本地地方官管束。所剩无多之贼，要候旨意，方敢发落。

这里安、卫二人拟旨入奏，且慢归结。再说何小姐奉了婆婆之命，择日由京动身赴邓庄，明探亲戚，暗助丈夫。行期已到，何小姐带了仆妇使女，外面有家人跟随，一半陈人，一半新人。临行之日，小姐辞过公婆与张太太夫妇，又叮嘱了张姑娘许多话。安太太因何小姐此番去是帮助儿子可以早日回来，所以并无分别那些苦处，诸人亦然，欢欢喜喜的看着她上轿而去。在路行程，不数日已到荏平，仍住悦来店中。此次上路，却不比从前，跟随人夫轿马，一望而知是大人人物，又听说是赴邓庄去的，姓安，早已知道这就是安钦差大人的家眷，店主敢不小心伺候？那何小姐在店中上房住下，回想：“当年在此店中，与安龙媒初次相逢，彼时他正在难中，是我在路上听了骡夫私语，才来指点于他。谁料他反疑心，不听我话，竟自上路，误入能仁寺中，险遭凶僧杀害。我那时单身往救，弹打区僧，无意中遇着了张家妹子，替他做媒，联成夫妇。不期后来连我也嫁了龙媒。如今他已官居宫保，奉命平寇，我此番身到邓庄，窃要想出一条妙计，暗中帮助他擒贼，早日成功，好告终养，回家尽孝。但是九师傅相待厚恩，与褚家大姊的好处，如何酬答？也只好因龙媒保举褚大姊夫升官，若能得一实缺，迎接家眷上任，褚大姐姐去衙门中享福，想那时他就心满意足了。”何小姐心中之事，不便向婢女们言讲，其时有家人等彼此商议，先派了一名快足，去邓庄送信，好教他那里准备下房间住处，省得临时忙乱。

你道这家人是谁？原来就是戴勤。于是专人前往。到了次日，这里动身，那人已走了数十里外了。次日快足已到邓庄，

在庄门外寻着了庄丁，往里通报。邓九公闻言，忙出来当面问那快足。那人道：“我是奉的安府上戴二爷之命，先来送信，说是安大人的夫人何小姐要来宝庄，随后就到。请这里先预备下住房，他们上下人不多，不过十人，大约明日下午准到。”九公闻听何姑娘竟自来了，这一喜，真是如获珍宝，赛得甘霖；登时忙往里跑，口中大嚷道：“姑奶奶、二姑娘，告诉你们一样意想不到的喜事，何家小姐老玉明日就到了，你们快通知舅太太与珍姑娘一声。可惜来迟了，两夫妇见不着面，安家少大人已赴营去了。然而还可以回来，随后见面也不难。”褚大娘子听了这话，忙问：“是真的吗？”九公道：“谁来骗你们！他专来通报的人现在在外面，不信叫来，你当面问他。”褚大娘子料非虚言，说不尽的快活，速即通知二姑娘、舅太太、珍姑娘，大家欢喜盼望。这一夜竟睡不着。不独邓府如此，连二欧的妻女此时尚住邓宅，听说十三妹姑娘到来，他母女四人闻知，更比褚大娘子等尤其喜欢，恨不得即刻见面。

到了次日巳刻，果然何小姐已到。邓家父女、二姑娘与舅太太、珍姑娘一齐迎了出去。何小姐下了轿，有花铃搀扶往里而走；早看见了众人。何小姐先叫九师傅，次及褚大姐姐、姨奶奶，随后才叫干娘，珍姑娘是迎了上去，先叫大奶奶，请安。说不尽的一番亲热。彼此问答，不过是那些俗套。入内后归座，随即有欧家母女上前叩见。何小姐不认识，是褚大娘代述一切，说道：“这是我的干闺女、干亲家母。”何小姐细看欧家二女；生得俊俏稳重，兼有威风，一看就知是会武艺之人。那两个女子细看何小姐，好似天上神仙，越看越令人起敬。二女遂跪下说道：“久仰少夫人是女中圣贤，何幸今日得瞻阍范！如蒙不嫌愚笨，情愿做一侍婢，朝夕伺候左右，死无恨矣。”何小姐忙拉她起来，说：“你二位是褚大姐姐的干女，我怎敢以婢女

待你？不如称二人拜我为师，大家传授些武艺。倘日后用得着时，一同赴营，暗中助战，你二人意下何如？”海蟾、水仙听了此言，连忙叩谢说：“谨遵师命！”于是大家叙话。何小姐又请见两个兄弟，抱了一抱。当日不用说是大开筵宴接风。何小姐问起安公子几时赴营，可有信来否。九公道：“去不多日。闻说是山路已通，你们寄信来迟了一步，信留在此。此去一准平服山寇，不久即有好音。”

话休烦叙。过了一二日，已有人来说天目山全数荡平，钦差押犯上省去了。当有郝家菱姑与谢琼花，托二欧之女引进，得见何小姐。何小姐亦收做门徒，问了些武艺。随后何小姐取出弹弓，与四女每日操演，以作日后用处。弹弓准头惟有谢琼花与何小姐一样，水仙、海蟾次之，菱姑又次之。刀法不差上下。这日正盼安公子省中来信，恰好果有差人带了信来。要知信中何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何小姐授徒习武 褚大娘忆旧谈心

话说何小姐住在邓家庄，收水仙、海蟾、谢琼花、郝菱姑四个女子作徒弟，无事叫他们学艺。正盼安大人来信，忽一日邓九公笑嘻嘻的拿着一封信进来，对着何小姐道：“省城来信，猜着姑奶奶你来了，叫你们娘儿三个先暂住在我这里，不必上省，等把白象岭平了，再把那几个和尚拿住，再订期上省不迟。”说着，将信递过。花铃忙接来，奉与何小姐。何小姐看那信是给九公的，上面写着道：

违侍慈颜又将一月，想老伯大人杖履优游，林泉颐养，引詹掬采，曷胜愉悦。侄自到营后，诸事得手，兼之朗山善于运筹，众将亦皆用命。天目山之小丑，无复负隅；沂州府之群黎，自能安土。是役也，有成竹之在胸，所至势如破竹，视除苗犹反掌，俨然感胜格苗，非敢自夸，聊慰廛注耳。现拟善后各节，稍有章程，即当移师白象。省中公廨未可久羁，祈代侄转达。舅母大人带领小妾暂住宝庄，多为打扰，俟山寇就擒，凶僧尽获，再订回省之期。至贱内出京有日，谅必已然到府，亦可无须来营。如有藉助之处，速为寄信可也。匆匆具稟，不叙套言。敬请台安。统希慈鉴。

小侄安骥顿首

何小姐看了，笑道：“这可好了，省得大家舍不得我走。”二姑娘也笑道：“姑奶奶昨日还说明日就动身呢。”褚大姑奶奶道：“那儿去绊着腿儿呢。”何小姐道：“你倒别那么说，我说走就走。我这趟来，把小驴儿也带了来了，一来叫他看看故乡，二来万一要用着他呢。”谢琼花道：“师父这可放心住下罢，省得惦念着走，闹得我们也不敢常来讨教。我昨晚上怕师傅走，占了一课，就知道且住些日子呢。”水仙道：“师傅，你老人家既不走了，可以放下心了。咱们趁着天尚不晚，何妨到教场看看秋景，带着再练练。”何小姐听了也高兴，一手拉了谢琼花，一手拉了水仙就走。后面褚大娘子、花铃跟着。何小姐回头对花铃道：“你别空着手儿去，你把我的弓箭与雁翎刀、单鞭都带上。”花铃道：“哎哟哟，我的老太太，我可拿不了。”何小姐道：“你找个人替你拿着。”二姑娘笑道：“我替你拿罢。”

大家说说笑笑，不觉来到教场。这就是邓九公唱戏与海马周三比武之处。那教场有五间大厅，座北朝南，厅前有几百步空阔，一望都是垂杨，兼着别的花木。来到离厅上不远，就听见有喧笑之声。走近前一看，却是碧大娘、碧二娘、海蟾、菱姑，还有舅太太的丫头绿香与谢标的二妾双福、双寿，郝武的一妾冯换姐几个人，在那里舞刀弄枪作耍。见了何小姐来了，就要走散。何小姐叫住道：“二位欧奶奶，二个姑娘，都是会家，何以你们也掺在里面？你们五个是几时学的，且各舞一回，看是如何？”三人没法，你推我让，双福只得先走上前，拔出宝剑舞了一番。何小姐笑道：“虽是力弱，也还亏你。”次及绿香，提着剑，横七竖八的乱砍。何小姐大笑道：“这是那一家的法门？真是个劈柴势了。”末后轮到双寿，不慌不忙，挽

起袖子，把腰系紧，提起那剑，使了身法，藏过剑尖，全势往下一坐，猛听得“咄”的一声，那剑望着看的人心已直掬将来。刚离得四五寸，忽地一缴，风一般快收转去。只见那剑光霍霍地耀着，嗤嗤的作响，左三右四、前五后六，舞得如一团白雪，万瓣梨花，没点空儿正舞到熟处，忽然一收，露出了自己身子，娉婷按剑而立，面不改色，口不喘气，髻不乱发，裙不动褶。何小姐惊讶道：“这又奇了！你跟谁学的，怎舞得如此精熟？”双寿只是笑，不作声。菱姑道：“师傅，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琼花姐姐剑法好得了不得，必是他教给他的。”双寿点头道：“实实我们姑娘教给我的，我学了二年多了。”何小姐一回头，看见小喜儿跑了来，点手叫他。那喜儿笑嘻嘻的站着，何小姐道：“你快告诉姨奶奶去，并请舅太太都来看比武的。”小喜儿如飞的请去了。何小姐又命水仙、海蟾对舞了一回，说道：“你二人的剑与双寿一般纯熟，力量更足，然都还是旁门，不是正传。我当教给你们不换刀法。”水仙等俱欢喜无限。

何小姐正要看谢琼花舞剑，舅太太已领了珍姑娘来了。珍姑娘又带了奖赏之物，是银例两对、绣花手帕四条、包金戒指四个、珠花两对、绸数段、金簪一枝。何小姐道了道：“如今分作三番考较，先较力，次较射，再次较枪刀。胜者赏以金簪等物，负者罚以巨觥。”说罢，到大厅西边，见有两个石栏，约有二三百斤一个，便去提一个来放在中间。舅太太摇头道：“我的姑奶奶，这个太重，谁能有你那样力量？听说你在悦来店搬那大石头，四五个男子都搬不动。这栏子足有三百多斤重，还是换个轻些的罢。”何小姐远远见有一块大石头，横在一棵柳树下，因去提了来，说道：“这却又轻了些。”舅太太道：“这样大石头，也不算轻了。”因命众人去掇。

大家看着，都不肯先上前。惟郝武有一妾姓冯名换姐，年

才十八，是庄农人家之女，却有些蛮力，高高兴兴的先上去用力一提，正如蜻蜓摇石柱一般，休想动得分毫。郝菱姑在旁看着不好意思，忙拦他道：“你太不自量，快别动了。”那冯换姐定要提这石头起来，挣得满身臭汗，颈上红筋根根扛起，到底不行。旁边双福、双寿等都笑将起来。郝菱姑嚷道：“你真不要命了！”换姐没趣，只得走开。双福上前死力掇弄，也不能起。双寿掇离了地，却不起来。郝菱姑过去，撩起衣襟，站好脚步，蹲身下去，用手抠住石角，挣将起来，那石便离地一尺多高，勉强挣挣几步，便就放下。何小姐道：“这却亏他。”谢琼花上来，也不埋步，也不撩衣，两手一掇，那石轻轻便离地有二尺上下，直掇到何小姐面前，然后放下，面不改色。何小姐大加称赞道：“比郝姑娘力大多了，且看欧大姑娘如何。”谢琼花道：“欧大姐姐力量不小，曾比过来。”水仙于是走将上来，似琼花一般，不去撩衣埋步，把手去轻轻一提，却提不动，因用两手抠住石角，掇将起来，离地才一尺多高，面就发红，把手狠紧一紧，走了三五步，气已喘将起来。何小姐连忙拦住。海蟾上来，就如谢琼花一般，比琼花提的高些。

何小姐道：“欧二姑娘似觉从容。你且拿那石栏，却不可勉强。”海蟾真个去拿那石栏，却拿不起来。珍姑娘道：“这石栏本过于重了，还是拿这石头罢。”褚大娘子道：“我们两位亲家，必然拿得起来。”二姑娘道：“真个的，欧大娘何妨拿拿看。”碧大娘却不去掇那大石，竟来拿这石栏。褚大娘子慌道：“亲家看仔细，还是扭那块石头罢！”褚大娘子说话时，碧大娘早把石栏提起。大家正要喝彩，碧二娘早过去把那边一个石栏也提起来。两人一齐走了十数步，觉着吃力，便放下了。何小姐一看，便过去把两个石栏一手一个，两手一齐提起，只吓得大家一齐嚷道：“快放下罢，快放下罢！”何小姐这才轻

轻一齐放下。二碧不胜佩服，十分惊异，齐说道：“看安太太如此娇柔，却有恁般神力。”何小姐谦逊了一番，因把两对银钏赠与二碧氏，二碧氏辞道：“我们两人虽拿起石栏，却是一人一个，太太一人拿起两个。我等若受赏，讨愧多矣。”再三不受。何小姐只得给了海蟾、水仙，另取一对银钏，赏了琼花。又给海蟾加上一段红绸，又赏菱姑一段红绸，换姐、双福各罚酒一觥，然后较射。

何小姐叫花铃取了两对银钏来，先取一只银钏，命菱姑折了几枝菊花，做了一个大圈，中间把彩线悬着银钏，挂在垂杨之上，离着百步，令众人各射三箭，中银钏者为最，中菊花圈者次之，三箭俱不中者受罚。谢琼花先张弓搭箭，连发三矢，俱中在银钏之内。何小姐取一对珠花赏之。郝菱姑三箭，一箭穿入银钏，两箭穿入菊花圈；海蟾、双福三箭俱中在菊花圈内；水仙两箭俱不到垛，一箭却从银例中钻了过去；绿香三箭俱不到垛；换姐更是放野；双寿两箭穿过菊花圈，那一箭大末手未中。临末，绿香推花铃，叫他射。花铃笑着摇头，小喜儿替他递过弓箭来，何小姐吩咐道：“你们何妨使我的弓箭射呢。”花铃被大家催逼不过，只得上前，真个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孩，弓开满月，箭发流星，一连三箭，俱穿入银钏中去了。碧氏等俱称神箭，水仙、菱姑俱暗暗喝彩。碧二娘道：“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花铃姑娘的箭，可以赶上太太了。”花铃道：“我们奶奶的箭，素常射总过垛数十步，我只到垛便止，焉敢说赶上呢？”於是大家不容分说，将垂杨上银钏取下，并桌上一只，替花铃勒于两臂之上，又加上花红一段。给郝菱姑一个戒指，一方手帕。海蟾、双福、水仙俱是手帕一条。换姐、绿香俱罚酒一觥。

何小姐道：“箭射完了，咱们要比较刀枪了，无奈真刀真

枪，不是玩的。我想了一法。”即命换姐、双寿等，分头去找些柳木棍，或现砍下的大树枝，削成枪杆，头缚着菊花叶，蘸些香粉。先令水仙、菱姑比较。两人斗了数十回合，菱姑面上心窝扑了两处粉痕，水仙乳旁也着了一点，是菱姑输了。又叫海蟾上去，与水仙姊妹二人杀做一团。海蟾只肩膀上着了点粉痕，水仙乳旁心口却着了两枪，水仙输了下去。双寿上来，战到几个回合，何小姐忙喊双寿下来。海蟾慌得跳出圈子外去，看双寿时，已是满胸粉点。何小姐笑道：“你这枪决不是你们姑娘教的罢！怎么一点家数没有，也敢上场？”谢琼花道：“他真是大胆，他几时学这枪来？”大家俱称赞海蟾姊妹的枪法好。琼花就接过双寿使的那枪，破步而入，海蟾迎住。二人狠斗起来，约有十数回合，海蟾渐渐要败下阵去了。何小姐忙令水仙上前助战，海蟾复身转来，姊妹两个双战琼花。琼花不慌不忙，左挑右扑。二人座接不暇，又勉强支持了四五十合。水仙弃枪而走，海蟾仍复败下阵去。看两人身上，俱有三五处粉痕。琼花身上只，有一半点儿，似有如无。

何小姐技痒，便拈过一枝枪来，抢步而入。琼花不敢向前，只是摇头。何小姐笑道：“你只管来，如有不合，我好指拨你，人家都是这等学法。”琼花只得勉强上前，未免胆怯，举枪来敌。何小姐虚戳两枪，琼花扑过，还一枪来。何小姐把枪裹住，用力一绞，琼花觉着手重，尽力一压，却压不下去，复往上翘，又翘不起来。戳又戳不进，收又收不转。何小姐猛地一绞一收，只听“刮辣”一声，琼花的枪近着尖处三五寸已绞得粉碎。琼花掷枪放地，拜服不已。何小姐笑道：“这是枪杆不结实之故。原就没我在内，这枪法也是谢大姑娘第一。”把金簪一枝给了琼花，无如谢大姑娘不肯受，说道：“败军之将，不受罚已为幸矣，何敢再受赏！”何小姐道：“你不用谦让了，说过我不

在内。”琼花只得道过谢，收下。又将珠花给了海蟾。那水仙是戒指一个，手帕一方。菱姑是手帕一方，红绸一段。双寿罚酒一觥。那双福、换姐见此大敌，非同儿戏，都不敢妄自上前，只得算完了事了。何小姐道：“咱们可以歇息罢了。”褚大娘子道：“我的干女儿都得了彩，今晚上我替他们贺贺，并且替他们请师傅。今晚大家都到我屋中吃饭去。”于是众人由教场回到褚大娘子屋中来。

吃饭之时，何小姐就向谢琼花等道：“看你们武艺皆有可观，必须久练久熟。现在皆有短练之处，各自精心用意，把各自的毛病去了，方能全备。”谢琼花等各皆欢喜，愿意天天操演，遂各向各家母亲说知，都住在邓家庄。何小姐嫌教场远，就在褚大娘子房后有个大院子，在那里排鹿桩，立马架，悬沙囊，竖箭垛，每日操演。谢家的双福、双寿，郝家的换姐，与花铃、绿香等，也跟着习学。练了半月有余，到教场大操，何小姐一概细细指拨。各人武艺一日长似一日，连双福等都有出长。花铃已练出许多武艺，与绿香皆练出些气力，看出些刀枪剑戟之法。何小姐又传他二人运气练力，更易见功，虽不及水仙四人，也就比双福强多了。只因他二人心灵意诚，故此长得快。

何小姐每日除了教他们练武，就是与褚大娘子闲谈。二姑娘奶的孩子睡了，也找来说说笑笑。珍姑娘不用说，服侍何小姐极其周到。一日，何小姐笑向褚大娘子道：“我想起送灵起身那一天，总像是不能再与你们见面了，也万想不到还能到这里来。你们老爷儿两进京就没想到，及至此次到这里来，更想不到了。还有那起身的头一天，你同张大妹子说那砚台与弹弓的话，说得那么闪烁烁，似露不露的。到后来我一想，那话里有话，藏着哑谜，谁又想得到你们定下计。怨不得你们俩说

着话，对瞧着笑呢。”褚大娘子笑道：“我送你那一天，实实不忍离别，你可不知我心里怎样难受呢？就是你这一趟来，我亦是没想到。”

正说着，二姑娘来了，就接声道：“我的姑奶奶，你那里知道我那妹子，他头一次来，虽住了不几天，就像好几年似的。自从他走了，我就想他起，他们老爷俩进京，我又不能去。好容易盼着他来了。他来的头一天，我作一个梦，就梦见他来了，你说怪不怪？我大清早起就告诉我们老爷子，他们爷儿俩还不信。我说他一准来的。正说着，就听见外头有人来，那送信的就到了，把我乐得不知怎样才好！”何小姐笑道：“这一次，他住的日子可不少了，你们可在一堆说够了罢。”二姑娘道：“我总想着我们俩永远在一起，才好呢。”何小姐笑着摇头道：“那可不能？”珍姑娘道：“真个的，我这一回是来了三次了，这一次，又有半个多月了，省里也该来信了，京里也该来信了。”褚大娘子笑向二姑娘道：“你听听，他才住了半个多月，就盼着来信好走，他还肯与你永远在一堆住着么？”珍姑娘道：“我倒不是想着走，我是想着该来信了。”褚大娘道：“他们决没在省里，必然在白象岭呢。”何小姐道：“这一回要是平了白象岭，拿住了那几个和尚，一哥必然可以保升到总兵，褚大姐姐就是二品夫人了，咱们还惹得起人家吗？”褚大娘子道：“你快别提了！我在京里住着，看见你们补褂朝珠的，都是官太太气度，我心里就羡慕得了不得。如今托我们老玉的福，我已经是恭人了，再能够二品夫人更好了，真真是没想到。原先不过是你们府上的嬷嬷亲戚，当个下人，后来蒙干娘抬爱，认了干亲，这就是有我们老爷子在头里，已经过分了。后来的荣耀，皆出在你们所赐，令人感激不尽。”

何小姐道：“说起来，那令人想不到的事多着呢。我在青

云山住着的时候，这一天因手中乏用，才出来走走，就没想到上悦来店。及至到了悦来店，遇着我们这位傻爷，看着又好笑又可气，又没想到逃了骡夫，遇着和尚。及至救了他，再没想到地窖子里还藏着个张大妹妹。后来柳林话别，断想不到不多几月，就都见面。以为今生断不能见了，我母亲死后，我要报仇去，连你们爷儿们我都想着不能见面，何况别人。至于我的奶母、丫环，尤其想不到还能见面。想起来，收拾杠的那一天，你进山来看我的光景，把东西都散个干干净净，是何等决断！”褚大娘子不等说完，就接口道：“得了，别说了，你可不知我瞧见你那光景，我心里真难过。我先还指望你回来，后来听见二老爷子一说你报得了仇报不了仇，都不回来了，我越想越有理。二老爷于要是晚来三天，咱们这时候你东我西，不定见得着见不着了。”

何小姐将要答言，只见邓九公拿着信进来，皱着眉，说道：“少大人打发郝金刚来了，有紧急之事！”大家吃了一惊，不知信中何事，这等紧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起大军武成仍奋武 析疑狱冤辨又明冤

话说何小姐与褚大娘子正在话旧谈心，邓九公进来，拿着安大人的信说有紧急之事。是什么事呢？这作书的一枝笔难说两边话。原来安大人自平了天目山，回省办理善后各事已毕，就打算起兵往白象岭，擒拿伍良霄。至于和尚，暂且搁起，候白象岭肃清再说。于是与田总兵商量好了，命褚一官作先锋，带着谢标、韩忠、唐振声、袁声万，先行开路。中军是安大人带兵，参谋是孙静峰，军师是顾朗山，四大将是赵鹏、冯小江、陆葆安、周得胜，外有巡哨打探，将官是郝武，又派欧鹤、欧鹏，带领许奋、蒋和、齐明、侯蒙为后营。田大人带领田公子、鲍国恩、毕归元、朱善保、朱三、徐三、石大办理粮台，专管粮饷。共带兵三千，其余参、游、都、守、千、把各武职，俱守地面，并未派差。安大人是看这些武官尽无真实武艺，不过搪塞差使而已，故未调遣。

闲言少叙。且说褚一官得了将令，忙带了四将与兵丁五百，先期起身。安大人也随后浩浩荡荡而行。一路旌旗耀目，十分齐整。过了谭城，来到龙山镇，离章丘县不远，就见道旁有三十余人联递呈声冤。安大人叫陆葆安接过呈子，一看是章丘县所管于家庄于富仁诬节谋产、县官受贿等情，忙即吩咐将递呈

子大众带到龙山镇公馆，听候审讯。不多时，大人驾到公馆，此时知县已然在公馆伺候，立刻传见知县，问了一遍，又带上递公呈众人，详细审问一番。即传下谕来，今晚驻扎龙山镇，命知县连夜将原被告、人证传齐，次日清早听审。事毕还要起马。

原来于家庄有于富仁，是个大财主，为人心术不端。他母亲黄氏，他妻牛氏，也非良善之辈。只因黄氏在同村财主刘家赴席，与知县赵振湘的太太同座，因而拉拢送礼，就渐渐亲近。这一日，于富仁与他母亲商议道：“趁着知县与咱家来往甚近，咱家有件事很可办得，错过了不办，甚是可惜也。”他母亲黄氏道：“咱家有什么事可办？你且说来。”于富仁道：“二婶子年轻的，不肯嫁人，偏要守那两三岁的孩子，情愿将家私叫人骗逛，眼睁睁的二十多条牛，十几顷地，定要败光而后已。去年秦家洼的秦思美瞧见二婶子，定要娶他。想了多少主意，央人来说媒，他总不依。秦思美至今还是丢不下，同我商量过几次。他说你想出法子来，叫你婶子嫁了我，他名下应有的家私、房粮、地土，全是你的，我一点儿也不要。我应了他，总想不出个主意来。如今放着样门子，何不办办？”黄氏尚未开口，他妻牛氏笑道：“只要门子结实，事情倒还容易，须得如此如此，这般去办。照会秦思美，休教别人知道，必须办得干净。趁他这几日正病着，不能起身，先给他散过谣言，叫人动了疑心，咱们就可以用计了。衙门里再使上几个钱，怕不是发官卖？叫秦思美买了回去，又省他日后起调。”黄氏母子只是点头说好。于富仁道：“这主意出的不错，就是指不出奸夫来，恐官面办不下去，倒说咱们谎告，可不是顽的。”牛氏道：“这却容易。官要问奸夫是谁，你只说是他娘家的亲戚，不住的来往，鬼鬼祟祟，知道谁是他的奸夫？横竖官要偏向咱们，狠狠

的动起大刑，他受不住疼，不怕他不混拉一个。”当时议定，他母子深夸牛氏主意好，真赛过孔明，将来得了他的家私，总叫你吃穿一辈子。牛氏道：“这算了什么？不想这样好主意，如何保得家财富足，子孙久远？”于富仁道：“事不宜迟，我就去散起谣言，料理下手，再去找秦思美，叫他赶办东西。”母子婆媳说得高兴，不提。

那于富仁原有亲叔叫于宏业，是个饱学秀才，虽分了祖上一分大家私，他全不在意，只爱念书。娶妻何氏，美而贤，内外一切家务，都是何氏经理，并且伉俪甚笃。不料红颜薄命，于宏业少年夭折，丢下娇妻幼子，并一分家财。何氏苦守孤儿，毫无异念，亲族人等以及街坊邻里，无不钦敬，夙口称其贤德。那何氏自丈夫死后，悲思成病，时常卧床不起。又因省钱，不肯医药费用。近来街坊忽然见些暗昧不明的言语，彼此私相议论，虽有传言，并无痕迹，未免大家疑心。可怜那何氏，焉能想得到有人暗算？

这一天晌午，昏昏沉沉躺在床上，耳边听得有人叫唤，转身一看，见是富仁同牛氏站在面前，问道：“婶子好好的，怎么害起病来？这几天，总不得空儿过来瞧瞧，今日才有空儿来瞧婶子，正值婶子睡觉，也没敢惊动。”何氏坐起身来，说道：“我因心里发烧，叫丫环他们领着你兄弟在外边去玩耍，好让我静静的睡一会子。他们瞧见大爷、大奶奶来了，也该进来回禀一声，也不来倒茶。”牛氏道：“是我没教他们进来知会，咱们自家人，还什么礼？”何氏让他夫妻坐下。于富仁道：“我瞧婶子不像害病，不过面皮黄些。”牛氏道：“我那坐月子就像婶子这样，周身发困，只想睡觉。后来满了月，才觉着好了。今日瞧婶子这个样儿，也像坐过月子似的。”何氏笑道：“大奶奶倒会说笑话。”牛氏道：“我在家同你侄儿说，婶子

这样年轻，是朵开不足的鲜花，这样天长地久，日子如何熬得过去？人生一世，草生一春，趁着这好风光，乐得且寻点快活。”于富仁道：“婶子是聪明人，有什么不会寻快活的，还用着咱们劝么？”何氏听他夫妻历说之话，甚不入耳，坐在炕上，就低头不语。于富仁夫妻坐了一会子，辞别家去，说道：“待等一半天来瞧婶子罢。”何氏勉强酬应几句，看他夫妻去后，不觉要悲苦一番，因此连日未能起炕。何氏的娘家每天不断来人看病。

这天何氏稍好些了，就同娘家两个女亲眷，坐在炕上说闲话。忽听见于富仁夫妻两个在院子高声说道：“我们今日又来瞧婶子来，不知可好些没有？”何氏心中厌烦，也不答应他们。见他夫妻急急的走进房门，就听牛氏道：“一股子什么味呀，好臭，好臭！”于富仁道：“不错，是好臭，那里来得这个味！等我瞧瞧。”说着，走到炕前，蹲下身子，伸手在炕洞里抓出一个破布包裹，就在炕前，当着众人打开一看，是个干孩子。于富仁登时发起喊来，说道：“原来养了私孩子，躲着装病。这件丑事，断不甘休，定要经官，追出奸夫来治罪，给咱家打嘴伤脸，那是不依的！”牛氏冷笑道：“我说年轻的，一定要守寡，还等着盖贞节牌坊呢！原来是这样守法！我早知道，也该在家守着，到比明着嫁人的舒服。这是何苦呢！”于富仁道：“你不用多说了，瞧着孩子，我去报官。”那两位亲戚也拦不住，何氏听了，气满胸膛，不觉晕了过去。

于富仁一路大喊大叫，走到门外，找乡保告知其事。有几个上年纪的劝他不听，一直跑回家去，骑上牲口，赶进城来，找着代书，同他商量定了，写一张呈子。正直放告，投递上去。这位知县赵太爷看了呈词，立刻委捕厅去验看孩子，一面出差拘人证与原、被告到案。于富仁见县里准了状子，赶着打点，

上下都说通了，回家听信。此时村中似讲新闻，惊动了于家与何家，都知何氏素日贤德，青年守志，未必有此丑事，其中必有隐情。况且于富仁又是个富而不仁之辈，更难凭信。众人于是都赞何氏，深抱不平。此刻捕厅验过死孩，仍旧包好，贴上封皮，交乡保收存。何氏请了何、于两族父老过来，哭诉一番，心中只想寻死。适于家几位族长都来追问开导他，怕他情急自尽。那县官得了于富仁贿赂，竟自顺着于富仁审问。那何氏虽在堂哭诉冤情，无奈县官不听。幸而未动刑逼，过了一堂，于富仁就算赢了。

于家合族连名要递何家节孝公呈，何家的父兄们也情愿破产，替姑奶奶打这件名节官司。正在彼此要办，适值安大人由此经过，大家都知安大人公正廉明，无不踊跃，连夜写了公呈，于、何两家约会，一齐拦舆投递。收了呈词，次早听审。到了次早，知县将原、被告一切传齐，带到公馆。何氏只得到案，哭哭啼啼。地保亲族围着她的轿子，来在公馆候审。安大人听说人证到齐，随即升座。知县上前参谒，下来闪过一边伺候，书投人等站定。堂规，原差将一千人犯点名过堂。安大人点到何氏，见她周身上下满罩着一腔悲苦，那原告见证都带着得意之样。点名之后，且不问于富仁原告，先叫于家族长上来，细问于家世居产业、已未分居，并于富仁侄婢夙昔为人何如，有无口角事故。那于家众族长各将平日情形详细跪亲。安大人点头，吩咐下去，命带何氏上来，问她道：“你所犯的奸情，并非重罪，从实招来，免受大刑！”何氏两泪交流，不胜苦楚，就将丈夫死后，于富仁夫妻屡来逼着改嫁，致生口角，彼此不甚来往。前日病中正在昏睡，他夫妻支开丫环、奶子，忽来房中探病。昨日又来，搜出死孩，不知何时放在炕洞的。只求青天大人恩断。

安大人细听供词，已经搜寻出破绽来了，尚不肯说出，即吩咐何氏跪在一边。带于富仁上堂，问他是怎样搜出死孩来的。于富仁将他夫妻去探病，闻见臭味，到她炕洞里搜出死孩，立刻报官，总求严治，合族感激。安大人座上听他供完，不觉哈哈大笑，说道：“你才进门，怎么就知道死孩子一定藏在那里，拣直去拿了出来？并且昨日委官相验，那孩尸是个枯干的，死了已久，万无臭味，怎么你夫妻两个闻出臭味来？那个孩子亦不是将才生养的，尤其荒唐。这些主意，是谁替你出的？那孩尸又是那里来的？你要从实招来，省得皮肉受苦！”于富仁出其不意，被安大人问着短处，一时回答不上来，张惶失措，朝上尽着磕头。安人大怒，把惊堂木一拍，骂道：“该死的狗才！你只为图谋他的家产，竟敢诬蔑尊长，败坏名节，其情十分可恶！”吩咐立刻动大刑。两旁皂役大声响应，将夹棍呈验，往地下一撩，惊天动地，两脚套上，于富仁就如同杀猪一般，喊将起来，说道：“大人开恩！不要夹，小的从直招来就是了。”皂役吆喝道：“快些招上来！”于富仁无奈，将如何定计，秦思美怎样去找死孩，那一天故意探病藏尸，隔一天搜出孩子控告，前后情节一骨脑儿都说出来。

秦思美此时正在人群，挤着听发官卖的好信，谁知于富仁将他供了出来。正待脱身要跑，何、于两家亲族都认得秦思美，大家动了公忿，将他一把抓住，拥上公堂，俱上前跪禀道：“回大人，这就是通同奸计的秦思美。”安人大怒，吩咐：“带上来！”众人退下去。于富仁见秦思美跪在面前，连忙喊道：“我已直招，你也不必隐瞒了，快些直供罢！”大人问：“那孩尸是哪里来的？”秦思美供：“小的因于富仁已定下计策，教我找死孩子。小的急切找不出来，一时糊涂，只得将去年冬天出花死的小弟挖出来，无如已经埋了一年了，久已枯干，

只好用破布包好，交给于富仁。这都是于富仁指使的，只求大人宽恩，小的并不敢谎供。”安大人道：“你将已埋了一年的小兄弟刨出土来，已有应得之罪，何况听人指使，拿去污人名节，强娶节妇，尤为可恶！”飞下签去，先打四十大板，另行定罪。于富仁放了夹棍，跪在一边。将牛氏带上来，问道：“你同于富仁是从小的夫妻，还是再嫁的？”

正说着，只见堂下卷一阵旋风，直扑到牛氏身上，将她的衣裙吹得乱响。两旁站立多人，甚是惊异，牛氏向上只是磕头。安大人问道：“你前夫是何处人？叫何名姓？何处生理？多少年纪？因什么病死的？家中还有何人？你是谁作主再嫁？是何人为媒？”牛氏跪在下边，抖作一堆，战兢的说道：“前夫叫吴大，是挑架子卖肥猪肉的，就住在村子北边小新庄，没有父母兄弟。那年二十七岁七月初三日下半天儿，吃了些野蕈子，到半夜里就死了。因于富仁常到小新庄买肉，素昔认识，为人和气。我前夫死了，就托他买棺材发送，一切都是他料理。后来他前妻也死了，丢下儿女，无人照管，就娶我过来，已有四年了。”安大人点头，问道：“你前夫吃的这野蕈是哪里来的？你可与他同吃的？”牛氏道：“是于富仁知他爱吃野蕈子，找来送他的。吴大瞧见很喜欢，赶着叫我给他收拾，一大碗吃了个干净，我一点儿也没吃。”安大人笑道：“你同于富仁串通，寻来毒物，将吴大谋害，以遂你们心愿。吴大阴魂含冤数载，今日现已到堂申诉，你还敢花言巧语！”吩咐套上拶子，两边齐声吆喝，神魂皆惊。不待收足绳索，牛氏喊叫：“情愿实招！”

安大人吩咐放下刑具，令其快快说来，不准谎供。牛氏遂将于富仁与他通奸情密，难以分散，两人起意，毒死吴大以图长久。知他爱吃野蕈，囑令于富仁寻找野蕈，将他害死，无人

知晓。自家作主，嫁到于家，乡约地邻，不敢拦阻。从头至尾，供招一遍。安大人即命于富仁上来，说道：“你妻已将商同媒死吴大的情节招了，你快快实说，免动刑具！”于富仁一想，他夫妻本是设计害人，反破了自己的案件，此时料难抵赖，也只得实招商同谋害。当堂各画了供招，上了死囚刑具，秦思美亦上了刑具，都发下去，交给知县带回，收在县监。一面施委县官前去把吴大尸骨起出蒸验，是否受毒身死，有无别伤，又吩咐用鼓乐执事轿子送何节妇回家，孩尸仍饬秦思美领埋，无干省释。安大人审完事，即吩咐中军拔营起马。那于、何两家亲族以及听审闲人，都高叫青天大人，有许多的人磕头叩谢，一齐送大人起身。不言何氏坐轿鼓乐喧天回家，后来蒸验吴大，果系中毒身死，牛氏问了凌迟，于富仁问了斩决，秦思美照开棺弃尸之律，拟绞监候，皆是后话。

且说安大人断了于富仁一案，远近喧传，一路告状者不少，都发交本管官，或讨保，或看押，俟得胜回来，再为清理。一日行来已近白象岭不远，早有探子报说，先锋在前面开仗，恐难取胜，因贼中有一将甚勇，先锋与四将俱战他不过，为此来报。安大人闻听，忙传令一面安营，一面令周得胜、冯小江去作接应。二人领令，催趲急行，耳边听得枪炮喊杀之声。正要迎上去，只见官军已经败下阵来。谢标、韩忠俱已受伤，褚一官领着唐振声、袁声万，俱马不停蹄，忙忙奔走，周、冯二人让过褚先锋的败兵，去截住追来之将。只见那一员贼将约有四旬年纪，豹头环眼，十分凶勇，手使大刀，带领喽罗，跃马而来。周得胜大怒，手使单鞭，冲杀过去。那贼将挺大刀相迎，战了二十余回合。周得胜暗暗称奇道：“这厮好武艺，怨不得褚先锋五人俱被他杀败。”正在勉强支持，只见贼将背后又追来一将，年纪不过二十余岁，面如锅底，短小身材，大叫：

“舅舅不必动手，待我来斩那厮！”冯小江见了，忙挺枪接住。四人厮杀在一处，来来往往，斗到三十余合，周、冯二将渐渐的遮拦，多攻取少。正在为难，就听见贼兵阵上鸣金收兵。那贼将老少二人即忙退去。周、冯二人只求他们退去，就是万幸，焉敢再追？亦赶紧收兵回营交令。

原来顾军师已知两个贼将厉害，见褚先锋等败回，周、冯亦料难取胜，故令陆葆安带兵假作攻城之势，为是牵绊那两个贼将，使他回保头关，就不追了。那两个贼将果然收兵。周、冯二人还不知何故，见他收去了，亦即收兵。刚要退回，只见那边尘土大起，又有兵杀来。周、冯一齐大惊，不知何处人马，要知其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遇陆贼先锋屡败阵 破头关夫人初用兵

话说周得胜、冯小江将要收兵，望见那边尘头大起，有兵前来，恐是敌兵。及至走近，原来是陆葆安带兵攻打头关，见贼人退回，故绕道避之。彼此相遇，一同回营缴令，见安大人正与军师商议军情。须臾，褚一官人见，说：“我等先来，探得白象岭前有头关、二关，是白象岭的保障。若破不了头关、二关，难以破贼。又有秘云岩，尤为险要。那白象大王伍良霄甚是勇猛，他妻陆氏，亦精通武艺，是武妓出身。有三子伍龙、伍虎、伍彪，皆有万夫不当之勇。更有一女伍秋芳，亦十分了得。又陆氏有弟陆魁，尤属凶狠，故此我等不能取胜。头关即属陆魁把守，二关是其长子伍龙把守，秘云岩是伍虎把守，伍良霄与妻陆氏、三子伍彪、女伍秋芳俱在内寨。因官兵来了，故遣伍彪来帮助陆魁。今日阵上二人，即陆魁、伍彪是也。只有二人，我等即为所败，恐此寇办之棘手。”顾军师道：“明日领兵攻打头关，与他斗将，见一阵看看，再做道理。”当下议定，众将纷纷将自己军器备好。褚廷梁提上镶铁龙舌枪，冯小江悬了凝雪飞雪日月双刀，陆葆安是两把大铜锤，周得胜背定单鞭，执定烂银点钢方天画戟，赵鹏提了泼风雁羽刀，唐振声带了五指开锋浑铁枪，谢标挂了三隅铁脊矛，袁声万倚着笔

撵重挝，韩忠独使的是虎头钩。各人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又知会后营，明日作接应。

次早天一亮，就听得营外人喊马嘶，牙将报来说：“贼将开关讨战。”安大人便传令出战。营门外“扑通通”号炮响亮，鼓角齐鸣。众将一齐上马，出营列成阵势，各把强弓劲弩，射住阵脚。三军呐一声喊，褚一官一马当先，纵出核心，高叫：“会厮杀的贼子，上来领枪！”对阵是女将，陆氏为首，领着三子一女，及其弟陆魁，便回头问：“谁人出马见头功？”陆魁将要出马，背后一员女将叫道：“舅舅不须费心，待奴去斩这厮！”陆氏看时，原来是其女秋芳。那伍秋芳舞动双刀，直奔褚一官。褚一官展开一枝枪敌住伍秋芳。两个枪来刀往，斗到二十余合。褚一官虽有些实力，但怎敌得伍秋芳武艺高强，手法灵妙。正在难支，只见陆葆安跃马而出，高叫：“先锋不须费手，待小将来斩这婆娘！”举锤直取伍秋芳。那伍秋芳虽见对阵又添一将，分毫不惧，越逞精神。三人香炉脚般厮杀，大呼酣战。

那边陆魁见了，忍不住提刀而出。谢标一见陆魁，心头那把无名火高举三千丈，皆因他昨日受了他的刀伤，故此今日要报仇，挺矛飞马，直取陆魁。正还未到，韩忠也因昨日受伤，舞着两柄虎头钩，便来夹攻。这里褚、陆双战伍秋芳，那里谢、韩双战陆魁。安大人一看，都是两打一个，还不能取胜。看了半晌，十分闷恨。正在打算计策，便见谢标气力不加，撇了陆魁，骤马回阵。陆魁骤马追来，吃冯小江手舞双刀拦住。韩忠未及脱身，只好苦斗陆魁。不防伍龙在旗门影里一箭向韩忠射来，那韩忠躲不及，左肩早着。冯小江大惊，急救不迭。唐振声、袁声万两人齐出，伍龙、伍虎也来帮助陆魁。两军混战，都看得目眩心骇。唐振声、袁声万二人因救韩忠，已战得力尽

筋疲，怎禁得又添了伍龙、伍虎。唐振声渐渐枪法散乱，伍龙看出破绽，喝声“着”，一刀劈去。唐振声急闪，已将头盔劈落尘埃。唐振声大惊，披发回阵。伍龙紧紧追来，周得胜忙挂鞭提戟出阵，救了唐振声，遂与伍龙交战。赵鹏见冯小江早已战不过陆魁，便出马助战。那战场上直杀得云崩电骇，日暗天昏。须臾，褚一官、陆葆安不是伍秋芳的对手，便败下来。冯小江、赵鹏不是陆魁的对手，也败下来。至于谢标、韩忠、唐振声，先就败下来了。那周得胜斗不过伍龙，袁声万尤其斗不过伍虎，几乎落马。此时九员战将为那边四人所败，只得鸣金收兵。贼人都哈哈大笑，洋洋得意，收兵而回。

又次日，命后营二欧带领许、蒋、齐、侯四人，去攻头关，仍然不得胜仗。顾朗山看此光景，料难成功，正与安大人商议良策，还是孙静峰想起来静一上人简帖，赶紧取出一看，恰应开看之期。于是安大人吩咐预备香案，竭诚叩拜，然后开封，看上面写着：

虽有乾坎艮震，不及巽离坤兑，须再搬兵愿方慰，斩将擒王为贵。

安大人看了，回头向顾军师道：“看此简必须到邓家庄搬取女将，方能成功。写得显然，二位以为何如？”朗山点头道：“诚然，诚然。前者听说何夫人早已出京，在邓家庄教徒弟多人，大约成功必在何夫人身上。”静峰道：“请看‘不及巽离坤兑’一句，那坤象，何夫人也；欧大娘、二娘，巽也，长女也；四个女徒弟，离也，中女也；丫环等兑也，少女也。听说何夫人每日操演，连丫环等，都练出许多武艺来，必能马到成功。速速写信要紧。”安大人于是亲自写信一封，命郝武进帐，吩咐了言语，叫他即刻登程，速往那邓家庄搬兵。

这郝武不敢怠慢，选了快马，带了两个从人，拿了令箭，

当日动身。不一日，到了邓家庄，见了九公，呈上书信，说了一路之事；并说在章丘断案外之案，在白象岭连日败仗一切情形。九公拿了书信进内，正值何姑娘与褚大娘子谈心，九公把上项事情说了，并说：“少大人信上写得紧急，是看了静一山人简帖上面的话，非女将去才能成功，教姑奶奶你带着他们去帮助，就连那欧家大娘、二娘都得去呢。”何小姐站起来，接过信去，看了笑道：“我们只好去罢，也当回女将军，古来娘子军是有的。你老人家就替我告诉他们一声，明日到教场操演一回，后日收拾行装，大后日是黄道吉日，就此起程。”九公点头依允，又说道：“少大人真是四远驰名，赛过包龙图，就是本朝的于大人、彭大人、施大人，也不过如此。”于是把半路断奇巧连环案说了一遍。何小姐与褚大娘子一齐赞叹。何小姐又道：“他是我的本家，明日破了白象岭，顺路去看看这个何节妇，刹认识认识本家。”九公见无甚话，遂出去代何小姐传知大家，明日清早齐集教场，伺候操演。

一宿无话。水仙等俱是清晨妆束妥当，吃了点心，先往教场伺候。各人鞍马器械，都是鲜明壮丽。何小姐到了，在厅上升座，诸人排班参见，站立两边。何小姐道：“现在钦差大人来信，叫我等前去剿贼，后日就要起马，尔等虽非本分应为之事，然既要上阵，性命相关，必须技艺精熟，方能取胜。现已操演将及一月，也应熟了。今日试看尔等可有几分成效，各归队伍听候。”令下，众人齐声答应。何小姐即命海蟾与琼花二人比试。二人得令，各下箭厅，骑上牲口。海蟾身穿月蓝锦缎堆花甲，下系红灰百褶碎花裙。琼花身穿盘金绿锦团花甲，下系藕荷绣花裙。二人俱是累丝八宝金盔红缎绣金小战靴。一个是刀，一个是枪，一个是花青马，一个是枣骝马。二人各分东西，走至下边大旗下，勒马站定，见厅上令旗展动，战鼓齐鸣，

两下放马交锋，各人施展武艺。一来一往，战有三十余合。何小姐见琼花枪法精熟，越战越勇，心中甚喜。有心要试他本事，传令叫水仙下去帮海蟾合战。水仙得令，上了桃花马，手执鸭嘴长枪，穿着银红绣甲，银红战裙，远远看来，竟似一树桃花。马到当场，举枪来战琼花。那琼花心中想道：“必是师傅要看我的本领，故使他姊妹两战我一个人，须抖起精神，别叫他们笑话。”想定，将刀法尽力施展出来，逼往他二人的两枝枪。酣战不退，两下鼓声不绝，战有七十余合，厅下人人喝彩。

何小姐见琼花竟似一道银光罩住身体，三人战在一堆，各无退避，甚是惊喜，传令鸣金。三人正战到热闹之处，一时难以收手。何小姐恐其有失，命花铃持令下去止战。三人听见，才各收兵器。水仙道：“姐姐，你今日哪里来的气力，越战越勇？”谢琼花笑道：“连我自家也不知是哪里来的，觉着比往常倒还松爽。”三人跟花铃到厅前下马，上去缴令。何小姐对琼花道：“我要看你的武艺，故令他姐妹合战，你能敌此二人，将临阵无忧矣。”对水仙、海蟾道：“你姊妹技艺精进，可称劲敌。吩咐各赏金花一对，以示鼓励。又传令菱姑与花铃比试。那花铃虽然比不得菱姑，也能斗三五十合，气力不弱。随后就是双福、双寿、换姐、绿香，两对比试。每人都是粉妆玉砌，锦裙绣甲，长短兵刃俱全。彼此对战，还可交得十来回合。正战得高兴，厅上传令住鼓鸣金，六人先后缴令。何小姐道：“你们的武艺非精熟不可，上阵特非同儿戏。刚才你们比试，都带着嬉笑，以后再要如此，定责不饶。”六人齐声答应下来。何小姐又叫花铃传令，各人暂为歇息，齐吃早饭，午后再来比试弓箭。说毕，领着众人退下箭厅。

当下人人皆赞谢琼花的本领，纷纷议论。水仙道：“赶着吃了饭，快去伺候，别尽着说闲话了。于是三五成群，相约而

来，十分热闹。不一时，何小姐同着褚大娘子来了。大家排班迎接伺候。何小姐正中升座，左首设一个交椅，让褚大娘子坐了。何小姐传令，长竿上挂了金钱，插于百步之外，诸人挨次比较，射三箭全中者为上等，中两箭者次之，中一箭与不中者列为下等，记过一次。众人得令，皆要施展本领。何小姐命将交椅移在箭前。先是水仙连发三矢，前后中了二枝。海蟾射毕，只中一枝。琼花接弓在手，“飕飕”三箭，俱中金钱，厅下鼓声不绝，众人喝彩。菱姑道：“看我也中三箭。”说毕，轻舒玉臂，款启雕弓。三箭俱插在金钱眼里。厅上厅下，益发喝彩。双福过来刚要开弓，花铃道：“让我先射三箭。”接弓在手，拉满了一箭射去，只见金光将个金钱射落。何小姐大喜，吩咐记为超等，花铃甚为得意。丫环们赶紧悬起金钱。双福挨次而射，都不差上下，中二枝者多，三枝者少。大家射毕，何小姐又指拨了大家一回，始各散了。是晚，褚大娘子设席饯行，并请碧氏妯娌另一席，是水仙姊妹等。饭毕，又忙忙收拾行囊，打点兵器，一夜未曾安睡。

次日清晨，何小姐带众人起身，褚大娘子及二姑娘俱叮咛早归，又辞别了舅太太，在大院里上轿。碧氏妯娌及水仙等众人，俱坐二套车，战马俱牵在后面，又有行李大车十数辆。行了数日，离兖州不远。毕归元、鲍国恩另引兵一千来接，郝武迎上前来，问明稟知。何小姐即吩咐行营暂住，令毕、鲍二人来见。郝武带着毕归元、鲍国恩进帐请安，禀明此兵是田大人派来听用的。何小姐点头，又问了近日军务情形。毕、鲍二人将贼将凶勇，屡次攻关，不能取胜各节，细说一遍。何小姐传令大家改换军装，一千兵丁分作四队，命谢琼花为头队先锋，带着双福、双寿，兵丁二百名作一队。郝菱姑为二路先锋，带了冯换姐，兵丁二百名作一队。何小姐带水仙、海蟾、花铃、

绿香为中军，兵丁四百名作一队。碧氏妯娌为后路接应，带兵二百作一队。军令一出，登时分队。此时军容十分威武。

又行了数十里，离安大人营数里，扎下营盘。安大人早已差褚一官来接，何小姐带着众人来到大营。安大人让到后营相见。夫妻细谈别后之事，又问了家中之事以及军前之事，叙说不完，已难尽述。何小姐就在后营用过晚饭，多时不见的夫妻，一旦相会，十分欢喜。饭毕，何小姐要请见顾师爷，谈了片刻，彼此敬服。朗山道：“久闻嫂夫人英武精明，曷胜钦佩。正好逼近贼巢，安营堵杀，其中调度，可自定夺，不必来往相商，恐有泄漏。如要调动大军合剿，必须先为商酌。至于每日动作机宜，随时命心腹人密为知会。彼此呼吸照应。”又告知何小姐些机密事件。何小姐一一领会，即说道：“我等新到，锐气正盛，乘此大杀一阵，贼人虽然猖獗，易于剿灭矣。不知师爷以为然否？”朗山道：“正合吾意。”立时传谕各将，听候机密将令。又命褚一官将令箭送交何小姐营中。何小姐亦即起身回营。一路灯火辉煌，照如白昼，后面谢琼花等，皆骑马相随。回到本营，又与水仙等谈了会子明日如何打仗，如何用计，已是四更，始各归寝。

次日何小姐升帐，先传令唤大营探子来到，问了贼营备细，知贼人在关外下寨，又往大营调冯小江、陆葆安前来听用。须臾，冯、陆随令进帐，参谒已毕，与众女将站立两旁。何小姐拔令箭一支，向众人道：“如今贼人屡胜，必然怠懈，今夜天阴，占算定有风雨，可乘此时劫他营寨。冯将军，你引路带着欧大姑娘，并兵二百，由莲塘寨小路抄至贼营左边，听见号炮一声，一齐喊嚷，抢杀左寨，鸣锣为号，速即抢关。”又拔令箭一支，对陆葆安道：“陆将军，你引路，带着欧二姑娘，并兵二百，由马鞭沟度岭，至贼寨右边，闻号炮响，一齐发喊，

杀入右寨，占住贼营，后即抢关，不必赶杀。”又命鲍国恩、毕归元，跟着谢先锋、郝先锋，带兵三百，趁今夜风雨大作之时，抢入贼人大寨，尽力剿杀。派双福、双寿、换姐随后巡哨，留碧氏妯娌等守寨。所有出兵之将，俱天黑动身，二更到彼，三更作发，鸣锣进兵，闻鼓收军。又知会大营派兵将接应。调遣已毕，退帐歇息。

再说陆魁带着伍彪把守头关前下寨。因官兵屡败，不放在心上。陆氏便同伍龙、伍虎、伍秋芳回了白象岭，仍留陆魁、伍彪守头关，仍命伍龙守二关。是晚，陆魁与伍彪饮酒作乐，毫无防备。半夜，忽然风雨大作，贼兵俱在熟睡之际，官兵蜂拥而至。锣声大振，喊杀连天，众兵将奋勇大呼，无不以一当十。贼兵都由梦中惊醒，一闻锣声，众心慌乱。陆魁亦举止失措，伍彪亦张皇更甚。二人勉强迎敌，只见寨前两员女将杀来，一个挺着长枪，一个舞动大刀，飞也似杀入营中。敌挡不住，又听得关前枪炮之声，乒乒乓乓，一片震天动地响亮，并有喊杀之声，不知兵有多少。陆魁与伍彪只得弃了营寨，来保头关。未及到关，已见关外官兵一声号炮，潮涌般杀上关。火把丛中，陆葆安一手拿锤，一手高擎着那“钦命观风整俗使”的一枝大灯龕，已由云梯奔上关来。随后冯小江也跟着上来，即由马道下去开了关门。贼兵慌忙逃奔，都不顾的放滚石擂木。此时谢琼花、郝菱姑急急追贼，水仙、海蟾由左右抄杀。陆魁还想抵挡，伍彪说：“不必了，快快回去，与我大哥同保二关要紧。”说罢，二人直奔二关。不料两旁闯出四个女将，齐举兵刃迎住；陆魁、伍彪拚命死战，看个破绽，冲开官兵。陆魁逃走，伍彪也即抽身飞奔。

顾朗山在大营知何小姐所派之兵必然成功，故此发兵接应。现时谢琼花四人已将贼人关口大寨抢得占住，即命人传令，不

叫穷追，杀到天明，可速收兵。何小姐差郝武来请安大人上关，扎下大营。各将纷纷缴令报功。谢琼花等生擒头目十余名，陆葆安等亦斩首喽罗数百级，抢得粮草牛马器械，不计其数。安大人大喜，犒赏兵将，使诸人暂为歇息，各处搜山，四面联络照应。所有生擒头目，向他将贼人情形及屯粮巢穴详细问明，就将他等一并斩首。这且不言。

且说碧氏妯娌二人带兵牢守后营，虽探得何小姐已破头关，尚未奉令移营前进，只得在营中造饭。正要晚餐，忽听营外兵丁喧传，远远尘头大起，有一支军马到来，赶忙报入。碧氏等大惊，正不知何处军马，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伍氏女被擒得夫 何小姐置酒论帅

话说碧氏妯娌正守后营，晚来造饭，只听得兵丁报说外面远远来了一支军马，不知是那路的，不禁大惊。又欲遣人打探，领兵人已然到了营前，下马进来。左右正要通报，二人已到面前，视之，乃欧鹤、欧鹏也。两对夫妻欢喜问候，各各归座。欧鹤说道：“大人已在关上扎营，叫我等顺便通知你们，一同移营，并要防备贼从二关偷营劫寨。今夜大家留神，不可松懈。”碧大娘道：“我想咱们都是后营，有功都叫他们前营夺去，何日方能立件大功，今夜何不偷着去抢二关？趁此刻贼人大败，倘抢得来，不但贼众丧胆，还带着咱们一家子脸上争光。”欧鹏喜道：“此计甚妙。只是须分两路，一路杀贼，一路抢关。”碧二娘道：“我们姐妹，你们兄弟拈阄，看谁去抢关，谁去杀贼，就分作两路了。”欧鹏道：“如此甚妙，各拈二字。”讲毕，即用纸条写成两个阄儿。碧氏妯娌拈着“杀贼”，二欧拈着“托关。”二字。碧大娘道：“兵贵神速，就此拔营。”一面差人知会何小姐营里，求他派兵接应，又派人知会大营。当下各领本部兵丁而去。

且说二关原仗着第一关险要，有寨把守，兵多粮广，可以放心。这二关并无重兵，不过一二百人。那伍龙又是酒色之徒，

每日只爱饮酒，又抢来些妇女，惟知偷闲作乐。当日正带着那村妇们喝得大醉，忽有败残喽罗逃进寨来，报说头关已被官兵抢去，杀死许多头目。陆舅爷、三少爷不知去向。那前后左右的险要去处，也都失了。伍龙听说，正在惊慌，接连不绝各路败兵逃来。陆魁、伍彪亦前后跑回，各说这次官兵厉害，又添了几个女将，甚是骁勇。满寨尽是哀苦之声，纷纷诉说。忽闻锣声又复大振，伍龙不及使人探听，忙着找刀没刀，找枪没枪，人不及甲，马不及鞍。正在惊惶失措，只见两员女将一齐杀进寨来，势如猛虎，勇不可当。伍龙勉强上前迎敌，战了十余合。碧大娘使劲一刀，将伍龙左肩上削去肉一片。伍龙负痛而逃，陆魁、伍彪忙去救护。怎奈两员女将十分勇猛。正在尽力相杀，只听二关上炮声不绝，鼓声大振，人报二关有失。陆魁等不敢恋战，回身就走，喽罗乱窜逃命。碧氏妯娌越杀越勇，恐贼人前去救关，故此拦住不放。陆魁与伍彪明知二关不能保守，只得往小路奔逃。碧氏妯娌见他等不往二关去拦挡，就放他等逃去，遂往前杀去，接应欧氏兄弟。到了关前，欧鹤已经进了二关，欧鹏尚在追杀逃走的喽罗。见了碧氏妯娌来到，方才收兵。二关的喽罗已经杀死大半，其余不过数十人，各自逃生。四更时候，已得二关。四人十分得意，传令一面安营，一面报知各营。就请何小姐明早来二关下寨。

不一会，郝金刚赶到，对二欧道：“何夫人听说你等得了二关，甚为喜悦，已打算来此处扎营。安大人在头关扎营，四面俱有营盘，互相照应。又吩咐你等，连胜之下，更须严整，务令兵将防守，不可得意，稍有疏忽。”欧鹏道：“我们仍是两营，一前一后，以为防护，互相连络。”郝金刚点头道：“很好，我就此回去禀知，明早再见。”说着去了。他四人各自归营歇息。次日何小姐领兵到来，大炮三声，安营已毕。二欧、

二碧上前交令。何小姐慰劳至再，记了四人大功，犒赏众军，歇马两日。

不言官军在营中庆功。且说伍良霄自从连胜官兵，欣欣自得，终日饮宴，甚是欢乐。不料连得探子来报，诉说头关、二关尽被官兵抢去，陆魁、伍彪逃得不知去向，伍龙受伤甚重。伍良霄大惊，忙聚大众商议军情，说道：“那几年平安，不是地方官不管，任我们抢虏，就是与我们交好，何等快乐！只因来了个安大人，年纪不大，智谋却大，先破了青云山、天目山，又破了羊角岭，抄了承福寺，威名大振。如今又来我们这里寻事，实属可恨。现时头关、二关皆失，秘云岩前遍地都是官军营盘。若此处有失，我等无路逃生矣。你们有何主意？”伍秋芳上前说道：“父亲且免愁烦，现在官兵已深入重地，孩儿情愿领兵前去。”陆氏道：“我儿虽然英勇，一人前去，我不放心。你既要前去，我随后多带兵丁，前往接应。”伍良霄此时也无法可施，只好令他母女前去。

原来伍秋芳并非伍良霄亲女，乃陆氏为武妓之时买来，教会武技，一同作生理的。后来陆氏跟了伍良霄，他父子见伍秋芳生得美貌，又有武艺，年已二十二岁。伍良霄要收他作妾，伍龙弟兄要收他为妻。陆氏大怒，逼着伍良霄认作亲女，大家这才无法。伍秋芳一心不愿从贼，此时讨差，另有别意，正欲藉此去寻佳偶。辞了父母，点起喽罗，令头目引路，登山越岭，来到秘云岩。远远见官兵营盘，密如星宿，前后左右，势皆联络。旌旗整肃，十分威壮。伍秋芳点头叹道：“官兵军威不同，无怪他们不能迎敌。”传令扎营造饭，令喽罗饱餐歇息。趁着锐气，秋芳抄小山下山。见迎面一座大营当路，喽罗发一声喊，拨开鹿角，抢入营来，见营门站着几排官兵，声色不动。秋芳心疑，令喽罗休要进营。刚传下号令，只听营中梆子大响，弩

箭似飞蝗一般射来。箭无虚发，喽罗被箭射倒，不计其数，一声发喊，往后倒退。秋芳禁止不住。忽然大炮喧天，见一员女将飞马而出。秋芳忙把喽罗一字排开，勒马看那来的女将。见他生得腰如杨柳，脸似芙蓉，月宫里仙子临凡，长城外美人出塞。头带金冠张凤翅，颗颗珠光；身披锦甲闪鱼鳞，团团绣朵。手执一杆朱缨鸭嘴枪，腰悬一壶素羽狼牙箭。

秋芳见那女将人物装束迥乎不同，甚为羡慕。两军相对，秋芳用刀指道：“来将通名！”这女将正是谢琼花，抬头见来人也女将，且生得俊俏，身穿碎锦连环甲，手使长柄大砍刀，骑一匹五花红鬃马，约有二十上下岁数，眼含秋水，面带春风。琼花也用枪指着说道：“你要听着！我乃钦差二品夫人手下头路先锋谢琼花是也。你必是伍贼之女伍秋芳，我有良言告你：我那二品夫人非别，乃是当年天下闻名的十三妹，且是我的师傅。我那师傅一人杀能仁寺一十五口，山中豪杰闻名丧胆，多少武艺出众的人无不佩服。今尔等无知，自不量力，竟敢拒敌！我知尔系伍家义女，并非亲生。你甘心从贼，可惜你这容貌、武艺。前几年地方官庸儒无能，容你的父母啸聚山林，抢掠客商。今安大人到来，立意要肃清山东省，除暴安良。你看青云、天目以至羊角岭如何，已经殄灭，只有你白象岭一处，料难幸免。你若伶俐，莫如赶紧回兵，劝你父母早早归降，不失富贵。若尚执迷不悟，一旦被擒，斩首示众，悔之晚矣。我今见你甚是怜爱，故出此好言相劝。你不省悟，就此杀来，你我见个高下，我并非惧你。”说毕，催开马照脸一枪。秋芳已被他说得心里活动，见他枪来，只得用力招架。两马相交，一场好杀。琼花见秋芳武艺高强，不忍逼迫。秋芳见琼花十分骁勇，越战越长精神。两人酣战，天色已晚。琼花架住他的刀，说道：“天黑难战，让你苟延一夜，明日再取你首级。”说毕，两下

收军。

琼花回营见了何小姐，道：“伍秋芳到有点子本事，我用好言劝他，他虽无言回答。看他的意思，倒有回转。”何小姐道：“明日我有计擒他，与他力战无益。”明早，何小姐升帐出令，派琼花、水仙、海蟾、菱姑四员女将接战，轮流相杀。再令唐振声、袁声万各授以计，令其如此去办。二将领令自去，不提。

却说伍秋芳昨日回营，思想一夜，进退无主。清早听得大营炮响，只得领着喽罗出营。方才排开阵势，见对面几杆绣旗，拥着四员女将，无数官兵，按队而来。秋芳见又添了三员女将，美貌装束，与昨日的女将不差上下，心中甚是爱慕。四员女将来到阵前，也不答话，海蟾笑嘻嘻将马放开，抢刀相杀。秋芳忙忙迎敌，战了数合，见这女将刀法高强，勇力倍增，十分惊服。两人战了二十余合，海蟾虚晃一刀，勒马回阵。秋芳刚要赶来，水仙一枪挡住，两人交手，奋战十余合。菱姑上前接战。秋芳虽然英勇，经不住四个女将彼此轮流相杀，很觉腰臂酸软，有些招架不住。心中正想主意，后面喽罗忽然大乱，闻听两路人马杀来，四面炮声不绝，喊杀连天。秋芳大惊，道中了官兵之计，不敢恋战，只得撇了菱姑，落荒而走。四员女将追杀一阵，故意让他逃去，收兵回营交令。

秋芳忙忙逃到一座山头，炮声不闻，也无喊杀声音，不知何故，只好寻个地方，暂且安营歇息。查点所领喽罗，已剩十分之六，且令埋锅造饭。造得饭刚熟，忽然一声炮响，山嘴边转出一支人马杀到。秋芳忙上马迎敌，那里敌得官兵勇猛？况且饭未得吃，肚中甚饥。喽罗见势头不好，纷纷乱窜。秋芳败有三十余里，不见官兵追赶，这才招集喽罗，只剩了一百余人，又无粮草。命头目们往村庄去抢些食物，无奈路远，近村不多

人家，因伍氏久已抢掳，人人畏避，搬走者多，此时无处可寻。秋芳暗暗着急，想道：“我一时冒昧而来，我母亲救兵又不见到，如何是好？似此损兵折将，有何脸面去见父兄！”正在愁闷，忽然发一声喊，为首一将领兵杀到，大喊道：“丫头休走，大爷来取你的首级！”秋芳此际骨软筋酥，不敢上前拒敌，飞奔而逃。来将乃袁声万也，赶杀一阵，将些喽罗剩了二三十人，笑道：“留几个让人家去成功罢。”袁声万回去了。

再说秋芳人困马乏，不敢走大路，领着二三十人往小路上登山越岭。正走得吃力，树林中忽然鼓声大振，连珠炮响，抢出一员猛将，拦着去路。此时众喽罗无心迎战，个个胆战魂飞，秋芳抬头见那将生得方面大耳，威风凛凛，年纪在三十以内，手中拿着浑铁枪，声如雷大，叫道：“丫头！我在此等候多时，怎么这时候才来！快些下马，同我回去，省钱动手！”秋芳大怒道：“休要胡言！你欺我是败将吗？”催开马迎面一刀，唐振声笑通：“来得正好！”举起枪来，往上一隔，秋芳两手发麻，将一杆大刀丢在九霄云外。唐振声挂下枪，一伸手，抓住秋芳的丝绦，轻轻提过鞍来，笑道：“丫头不要害怕，随我回去，自有好处。”秋芳此时身不由己，闭目待死而已。

若论秋芳的武艺，胜似唐振声，只因四员女将已将他战乏，故此易擒。唐振声欢喜回营，何小姐正望捷音，听探子报来伍秋芳已被唐振声所擒，心中大喜，连忙升帐。只见唐振声上帐，何小姐慰劳一番，命花铃记功。唐振声道：“这丫头现拿在帐外，调令定夺。”何小姐吩咐带进帐来。左右立时将伍秋芳推上帐来。秋芳一看，军容整肃，中间坐一位女将军，生得千娇百媚，赛过月里嫦娥，比那四员女将，分外齐整，殊令人爱慕。两旁站立着八员女将，背后一字儿排着无数的女兵，都是明眸皓齿，装束俱甚美丽，下边又有几员猛将。秋芳看了，赞叹不

已，朝着上边立而不跪。何小姐道：“你是败军之将，既被生擒，为何不跪！”秋芳道：“我在白象岭也有英名，今日兵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屈膝求生？”何小姐道：“你虽有英名，离不了一贼字，何足为贵！你当日卖武艺尚比从贼差强，可惜你容貌才能，枉生世间。惺惺惜惺惺，我们俱有怜你之心。昨日我那谢徒弟尚苦口良言相劝，你若倾诚降顺，自有好处；若执迷不悟，难免玉石俱焚之悔。尔父已是罪在不赦，幸你不是他亲生，何况又不甚和睦。此是生死机关，你须各自各儿拿定主意，免生后悔。”秋芳见说得有理，想父母俱非亲生，白象岭亦难久据，看天兵气象雄壮，他们亦不能抗拒，倒不如降顺，还可以保全他们。心中想定，向上双膝跪下，说道：“秋芳情愿降顺，求将军留在帐下驱使，随鞭坠镫，尤为心甘。”何小姐道：“你是真心，还是暂且勉降？”秋芳叩头道：“我昔在白象岭战无不胜，如今全军覆没，我父兄又与我不和，即不被擒，我亦自杀。今蒙将军怜爱，赦我不死，终身服役，并无二心。”何小姐大喜，忙吩咐解去绑缚。秋芳感激，涕泣拜谢。

何小姐将他叫至面前，道：“你今诚服，就是我一家人了，从此待你并无二意。但你一人孤苦，也无着落，到底不能合式。我今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刚才擒你之人，乃我营中一员大将，未有家室。我也知道你未受聘，今日我为月老，替你们成就姻缘，帮我们打仗，彼此俱无猜忌。”秋芳满面通红，低头不语。何小姐知其心中已允，说道：“将来有人说什么，就告诉是我作主，与你无妨。”遂叫上唐振声来，吩咐道：“我为月老，将这段好姻缘，先酬你功劳。”唐振声也喜爱秋芳的容貌武艺，得此意外，连忙叩谢。何小姐又命各营男女诸将，用军中鼓乐，并用自己大轿，且烦欧大娘、欧二娘二人娶送亲，打发中军的行厨去备办酒席，又命两个新人以戎装合卺。琼花、水仙等各

凑花朵首饰衣服，将新媳妇打扮起来。家将们摆齐队伍，张着红伞，借用大人的仪仗。水仙们大家骑马，左右围随，送到后营。大家搀扶新人出轿，见秋芳金冠绣甲，锦带佩剑，越显得十分标致。新郎是银冠银甲，披挂整齐。奏起鼓乐，夫妻戎服交拜，酬酒奠雁，成了大礼。并拜过安大人、何夫人同欧家夫妇四位，又大众道喜，十分热闹。何小姐素昔喜作好事，作起兴来，谁人不来凑趣？就在营中摆起喜筵，又是庆功筵宴。到晚来，有欧氏大娘、二娘将他二人送入洞房，成其美事。

闲话休提。次早唐振声夫妻上帐叩谢，何小姐又嘱咐些言语。水仙等将秋芳拉去畅谈，五人已成莫逆知己。下午安大人命人将何小姐请去商议军情，夫妻畅叙。安公子道：“想不到我一个书生，你一个女子，也可领兵破贼！”何小姐道：“此是草寇，并非敌国，究竟容易。”安公子道：“由小见大，其实一也，切不可存轻易之心。我看你用兵也颇有法，我先问你作元帅的道理。”何小姐笑道：“你听我说：为元帅者，必须熟读《诗》《书》，深知成败，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事不知，无一物不晓。武备文修，出将入相，奠安华夏，坐镇中原，而论天下之形势，决天下之安危，明天下之治乱，审天下之强弱，计无不成，战无不胜，熟读兵法，深知韬略，方可为帅。若骁勇过人，斩将搴旗，可为先锋。武艺出众，才堪驱使，可为散骑。善占风候，通晓祝谋，可为参谋。素知地理，深通险易，可为向导。语言便易，足能动人，可为说客。善能驰骤，探听机密，可为细作。算法精通，心术公正，可为书记。皆一材一艺，不足为帅也。”

安公子道：“你论固是，究指其大概，未得其真实。夫帅者，三军之司命，国家安危所系也。有五才有十过。五才者，智、仁、信、勇、忠是也。智则不可乱，仁则能爱人，信则不

失期，勇则不可犯，忠则不贰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妄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谋而心缓者，有刚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必免此十过，方可为帅。若说到极高的地位，必当用之以文，齐之以武，守之以静，发之以动。兵未出，如山岳，兵已出，如江河。变化如天地，号令如雷霆，赏罚如四时，运筹如鬼神，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危而能安，祸而能福，机变不测，决胜千里。自天之上，由地之下，无所不知，自内而外，自外而内，无有或违。十万之众，百万之多，无有不办。或昼而夜，或夜而昼，无有不兼。范围曲成，各极其妙，然犹洞达古今，精明易学，定安险之理，决胜负之机，神运用之极，藏不穷之智。奇正相生，阴阳终始。更能仁以容之，礼以立之，勇以裁之，信以成之，如此则伊尹、傅说、子牙、乐毅、武侯复生矣。”何小姐笑道：“若似你所说，则为帅更不易了。像如今之为元帅者，大约连一分也无有罢。”安公子道：“今日之为帅者，或有勇而无谋，或有谋而无勇，或恃己之能而不容众，或外温恭而内慢易，或矜位而恶卑贱，或性骄傲而耻下问，或扬己长而掩人善，或藏己过而彰人非，皆为帅之弊也。”何小姐道：“你说的有条不紊，既说的出，必行的出。伍良霄被擒不难矣。”

正说着，外面报进来说：“伍良霄之妻辕门外讨战。”又报进来说：“伍秋芳帐外等令。”何小姐道：“叫他进来！”秋芳上帐，禀道：“我母亲陆氏不揣力量，冒昧而来，我想着要顺说他归降，不知夫人以为何如？”何小姐听了，思想半晌，说道：“你去说他归降，固然是好，无奈太不容易。他肯归降了，那伍家父子应该如何？若能因他而说及他一家，自是大妙，只怕不能。你去说说看罢。”秋芳领令去了，出到阵上，陆氏

在阵前已经耀武扬威，怒气冲天，见了秋芳，益发大怒，说道：“你这无耻丫头，想必是归降了！看你这等打扮，必尚有无耻之事。此番还有脸来见我！”秋芳脸一红，勉强说道：“我想白象岭小小地方，那里敌得过官兵？万一有失，则性命难保。何妨母亲回去与我父说明，一同归降，我必能保一家无事，并且还可为你有点好处，千万母亲依从。况此次不比往时，现在领兵的是赫赫扬名十三妹，当年海马周三等多少有名之人，都不敢相争，我等谅非对手，母亲要三思。”陆氏道：“别的话不必说了，你既说十三妹英勇，今为娘的要与他战斗几合，我要战不过他，情愿归降；他若战不过我，休想我归降。你去说去，非此不可也，不必费话了。”秋芳又央求再三，陆氏执意不肯。秋芳无奈，只得扫兴而回，十分为难，又不好不说。打算一回，只好实说，勉强上帐，据实将阵上言语一一说了。何小姐听了大怒，不知果与陆氏对敌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再显威名夫人得胜 连施妙计女将成功

话说何小姐听秋芳之言，知陆氏专要与自己对敌，遂大怒道：“我岂惧她！就是今晚，我不把她生擒过来，誓不收兵！她投降不投降，随她就是了。”叫传宣官去传与她知道。安公子劝道：“今非昔比，你何必与她一般见识？”何小姐不听，安公子又劝道：“就是与她交战，也待明早。”何小姐道：“今夜大好月色，岂可空过！”须臾，传宣官回禀道：“已告知陆氏了。陆氏甚喜，愿意夜战。并说一不许别人帮助，二不许设埋伏，三不许施放暗器。”何小姐笑道：“她虑的太宽了，割鸡焉用牛刀？你再告她知道，三件事都依她，准于今晚交战。”传宣官去了。

何小姐便不回营，就吩咐马夫将枣骝牵来，剔拂干净，上匀水料，遛了几转将息着。又叫女兵将兵刃取来，花枪、宝剑、宝刀都泡洗拭磨了一番。何小姐与安公子一同用了饭，自己先全装披挂停当，吩咐花铃、绿香及女兵们都去吃饭，预备阵上好服侍。自己便在中军帐后侧首放一把交椅，坐着同安公子说些闲话。看看天色，笑嘻嘻只待晚来厮杀。安公子道：“夫人大概自能仁寺杀了和尚之后，未曾用武？”何小姐道：“不错。那一晚拿霍士端，也算略小试其端。”安公子道：“想起来那

一天，因行令戒酒，于立志虽佳，于戒酒稍欠。”何小姐道：“你提起酒来，咱们可喝几杯呢。”安公子道：“不可，喝醉了，怎好厮杀？”何小姐道：“你怎还不知道我吃了酒，本事越使得出！”安公子道：“如此甚好，倒要看你。”即吩咐左右在中军帐后金龙大熏下，摆一张桌子。二人对面坐了，左右摆上酒席来。安公子道：“我先敬你三杯，壮壮你的英雄气。”何小姐接来都饮了，也回敬了，遂畅饮起来，说些战阵上的事。又说了回青云山上事，不觉天晚，东山上推出那一轮玉镜。

再说陆氏心中急躁，看看白象岭不保，今夜要是胜了十三妹，尚可反败为胜，别人自不足惧；要是胜不了，后事就不堪设想，成败在此一举了。两边苦乐不同，一边急骤，一边安闲。陆氏忧闷，只得一马先出，在大营外列成阵势。营前小校飞报中军，何小姐夫妇正饮得高兴，听见了，立起身来，说道：“不要吃了！”吩咐把残酒收过，待擒了陆氏再喝不迟。传令开营出战。扑通通号炮响亮，何小姐就中军帐前上马，众多女兵簇拥着，随后出营。到了战场，两军对圆，都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角。发擂已毕，品了三通画角，那边陆氏立马阵前，后面立着一面大白旗，上面八个青字，写着“白象岭压寨夫人陆”。那陆氏头戴烂银盔，披一副白缎衬袄，相衬细鳞烂银铠，系一条白罗粉蝶裙。骑着银鬃大马，背后四面白方旗，垂着两条清水绦。右胯下斜挂着宝囊，横着那两口鍔银绣鸾刀，浑身上下，雪练也似的一般。这边阵上门旗开处，何小姐从阵里纵马而出，红旗飘动，倍添声势。那何小姐头戴闪云凤翅金冠，耳上垂着赤金点翠明月铛，穿着副猩红衬袄，连环锁子黄金甲，背后四面三尖赤火飞豹旗，大红湖绉花绣着两条文武威风，系一条猩红缎百褶宫裙。左手揽辔，右手倒提着乾红纓火尖枪。左胯下悬着宝雕弓，右边麒麟袋内排着雕翎箭。坐下枣骝火炭飞电马，

醉颜微酡，笑嘻嘻的来到阵前。浑身上下，好似红炉里钳出一块赤炭。背后一面大红猩猩旗，泥金写着九个字：“二品夫人无敌红娘子”。

此时月色明亮，两边点起成千的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战鼓响处，陆氏出马。何小姐亦即迎敌。见面就杀，俱不顾说话。月光之下，两下里扭成一堆，搅成一块。鞍上四支玉臂纵横，坐下八盏银蹄翻越。这单枪好比神龙出海，那双刀好比快鹞穿云。两个厮杀了一百多合，全无半点输赢。两下里战鼓震天，扬威呐喊，兵将们都看呆了。但见月华满地，露水澄清。两个又交马斗了五十多合，仍是一样。大家都不济事，都带转马回本阵去了。何小姐到阵里下了马，解去了裙子。女兵们接去，交与花铃收起来，却露出大红湖绉单衩裤，盘膝坐在月亮地里马褥子上，说道：“且等马收收汗，再去战这婆娘。不擒她，誓不回营。”秋芳在营门口瞧着，捏着一把汗。花铃却低声向何小姐道：“太太何苦如此费力！再战时，待奴才放一支冷箭，射倒她就完了。”何小姐道：“不要，不要。若是暗算赢了她，也吃人笑，这厮也不佩服。”绿香道：“太太也太拘执，就是做着放了箭，也没人知道。”何小姐道：“我决不为，你们休胡做。”说罢，便绰枪上马。军士们忙添换了火把，仍旧起鼓出阵。

再说那边陆氏，也回阵下马歇息，取碗水来喝了，解下裙子，去了披挂，抹抹汗，略坐坐喘息定了。听得鼓声响，仍又提刀上马，何小姐已在阵上。两个更不答话，交马便战。刀来枪往，枪去刀迎，又战了二十余合。何小姐不能取胜，心里焦躁，想道：“不这般诱他，如何得手？”便把那支枪搅了个花心，往后面吐出去，这个势子是杨家枪秘传，叫做玉龙晾衣。陆氏虽认得，只望他盖来。谁知何小姐故意不用，反往下一撩。

陆氏见了破绽，忙使个金蛟臂月，掠开那口刀，往何小姐嗓子上刷的喝声着，横劈过来，只道着手。哪知何小姐正要他如此，便把腰一挫，凤点头霍地往刀口下钻过。陆氏劈个空，何小姐早钻到陆氏背后，右手抽转枪，左手便扭住陆氏。陆氏刚要回手相扭，那两马八只蹄在场上打了几个团团，只听得何小姐喝声“下去”，即把陆氏拖离马鞍，擒了过来。花铃等一齐上前，将陆氏捆了，掌着得胜鼓回营。跟陆氏的喽罗呐一声喊，登时散了。

且说何小姐欢喜进营，秋芳接着，跪下说道：“夫人神威，我母亲太不量力，今既被擒，我前去问她，看她更有何说？若再背逆夫人，治以应得之罪，我也尽过心了。”何小姐点头，说道：“你就去罢。”秋芳出帐，寻着了绿香，正在看守陆氏。秋芳未开口，陆氏嚷道：“我已服了，你去替我央求情愿归降。尚有一节，我虽降顺，此时打仗我可不能出去帮忙，挨下回再有差遣，我必效力。你可将我之言，回禀夫人。”秋芳说道：“我去说去。”遂又入帐回明，又带陆氏进见谢罪。一切情事，不必烦絮。

且说陆魁与伍彪二人逃往深山，躲藏数日，忙往秘云岩来。伍龙在秘云岩养伤，已经平复。伍虎虽知陆氏母女被擒消息，只是不敢来救，恐又失了秘云岩，更误大事。今见陆魁回来，告知陆氏母女被擒投降一切情形，只气得陆魁大喊大叫，十分忿恨，遂与伍龙等商议道：“我想官兵近日大胜，又擒了她母女，必然气骄意满，明欺我们畏惧，不敢再下山去，我料他断无准备。我欲今夜下山去劫营报仇，你们以为何如？”伍龙先跳叫道：“舅舅此计大妙，我们情愿决一死战。”伍虎道：“我本要昨日下午下山，只因独力难支，又怕秘云岩有失，故此忍耐。今既有此妙计，如何不用力前去！”陆魁大喜道：“你们既都

愿去，听我调遣。军营以粮饷为重，离大营东北十二里荔枝湾，乃官兵屯粮之所，必用一人去放火烧粮。官军见粮饷有失，众心慌乱，此是重任，须大爷去走一遭。”伍龙答应了。又派伍虎去劫大营，“冲杀一阵，不必追赶，急回兵与我夹攻女营。眼见那些女将必被我们擒来。只要生擒，不可伤她性命。”伍龙、伍虎欢喜，急忙领兵而去，留伍彪紧守秘云岩，不可胡行。分派已毕，陆魁自带五百喽罗下山，来劫女营。

是夜阴云四合，星斗无光。不多一会，来到女营。只听更鼓之声断续不齐，各营号灯都是半明半灭。陆魁心中大喜，道：“官兵得意，正在酣睡，此乃天赐，诸女将被我擒获也。”暗传号令众兵将，整束器甲，稍定喘息。陆魁在前，手执大刀，来到营前，拨开鹿角，一声大喊，领着众喽罗，杀进营去。只见营中静悄悄，并无一人，中间堆着一大堆干草。陆魁大惊，情知中计，忙忙传令退兵。谁知后面喽罗死命杀进来，反倒挡住回路。众人正在着忙，那堆干草忽然烧着，火光冲天，里面埋着连珠大炮，惊天动地，响震山谷。众人惊得满营乱跑。

原来何小姐自陆氏归降之后，看其为人，甚是合意。他已同二欧之妻拜为姊妹，每日在碧氏营中藏躲，从不管白象岭之事。这一日，何小姐传令，叫众将饱餐战饭，上帐候令聚将。鼓三通响毕，何小姐升帐，水仙等侍立两旁。何小姐对大众道：“陆魁等俱十分凶狠，用兵亦略知一二。他们决不甘心，近日虽然大败，必乘我胜来劫各营，若不预为准备，必中其计。我料他必分三路来劫，一支去劫大人的营，截我后路；一支去烧我粮草，使我军心慌乱；陆魁必亲身来劫我的营。我亦以三路挡之。杀他个片甲不回。”遂拔令箭一支，叫郝武、袁声万上前，说道：“此去西南二里，名七星峪，贼人必偷过此峪，绕路必劫大人的营盘。你与袁声万带兵二百，埋伏七星峪，多带

号炮，分兵两路，藏在峪之前后树林深处，候贼人偷过峪时，四下放炮呐喊。那贼势必慌乱，你二人乘势杀出，必获大胜。”郝武、袁声万答应，接令而去。又命人到大营调了周得胜、冯小江来，另有差委，并知会他们众将，叫他们今夜防备劫营，与郝武、袁声万呼应相通，一齐杀贼。周、冯来到上帐参见。何小姐又拔令箭一支，道：“你们二人各带兵二百，在荔枝湾近处埋伏，候贼人过去，出其不意，由后面杀出，必能全胜。”二人得令而去。又知会大营，派将去保护粮草，恐朱善保等五人不是贼人敌手。远路分派已毕，然后预备本营之事。先令谢琼花、欧海蟾上前，吩咐道：“你二人各带兵一百，埋伏在营后两旁，以防贼人败回，半路截住剿杀。”再命碧氏姊妹带兵二百，并带干柴引火之物，往秘云岩前埋伏。听大营炮响，即忙放火呐喊，假作攻打秘云岩。一来挡贼人出来救应，二来截贼归路。差遣完毕，又命人在营中堆下干草，设下空营，自带花铃、双福、双寿，往左近听候捷音。

再说海蟾、琼花奉了将令，饱餐晚饭，带兵分往两边埋伏。候至二更，只听本营埋的连珠炮大响，连忙带兵杀出，正遇陆魁退出营来，二人忙上前迎敌。那陆魁已是惊慌，又值琼花二人骁勇，刀枪并举，跃马而来，犹如两条出海蛟龙。陆魁虽然凶狠，只因中计，且日前受过伤，亦难招架。勉强战了三四回合，看那喽罗，已被官兵杀得七零八落。不敢恋战，要想逃回，又被琼花一支枪逼住，只杀得汗流浹背，身上已连中数枪。海蟾见琼花得胜，忙上前趁空一刀。陆魁叫声“不好”，将头闪过，肩背上早着了一下，没命似的杀出阵去。

再说周得胜、冯小江在荔枝湾近处埋伏，时当夜半，见贼人果然到来。两人欢喜，暗传号令，依计而行。周得胜对冯小江道：“你看安家太太，不但武艺出众，那计策也惊人。当年

在邓家庄，我被他打败，那是步下。你看他昨日拿陆氏，这马上的能为，更觉出色。”冯小江点头道：“十三妹是盖世无双的了，咱们别说闲话，干正经的罢。”说罢，忙忙领兵从后面杀来。伍龙出其不意，回头一看，见两人跃马杀来，勇不可当。伍龙前日左臂受了伤，究不得力，正在支持，那朱善保、徐三、朱三、石大等由荔枝湾杀来，又添了陆葆安六人，一拥而上。伍龙那里敌得住，又受了冯小江一箭，周三一鞭，忙忙带伤逃命。手下喽罗已经十死八九。朱善保赶杀一阵，仍回荔枝湾，看守粮饷去了，剩下周、冯二人，又派兵向各处搜擒逃跑之贼，又枭了无数的首级，这才得意回营。走至半路，耳闻金鼓喊杀之声，知是郝武、袁声万正在杀贼，忙领兵绕道至七星峪。见官兵已将贼兵生擒、杀死不计其数。两下合兵一处。

再说碧氏姊妹听见女营号炮之声与喊杀之声，知贼已中计，忙令军士将柴堆积秘云岩前，放火发喊。那伍彪急令头目紧紧看守，不许妄动。碧氏姊妹们远远鸣锣放炮，假作攻打。忽听后面喊杀震天，知是贼兵败回，忙退下来，当头遇着陆魁。左右喊声、炮声不绝。水仙、菱姑领兵已从两边杀出。陆魁见大兵厉害，心惊胆战，又见手下喽罗已被两路之兵或擒或杀，所剩无几。心中正在着忙，碧氏姊妹又回头杀来。陆魁实不敢再战，自知必死。正然无法逃脱，忽见伍虎由旁边败回，大家只顾围住伍虎，陆魁趁空败回秘云岩去。伍虎救了陆魁，已是精疲力尽，马被碧大娘迎面一刀，就像一道寒光，不及躲避，右肩膀连肉带甲削去一片。伍虎大叫一声，大家争着杀来。忽然伍龙恰在此时杀至，水仙看出伍龙破绽，忙向鞍上摘下金鞭，用枪隔开伍龙的刀，照伍龙顶门上一鞭打去。伍龙将头一闪，不防菱姑又趁势一刀，将伍龙斩于马下。伍虎见伍龙被杀，不敢来救，趁他们心在伍龙，幸得脱逃，回秘云岩去了。

伍虎逃回秘云岩，诉说伍龙被杀一切情形。陆魁尚然喘息未定，听说伍龙死了，大叫一声，晕倒地下。伍彪亦大哭不止。伍虎与众头目围着陆魁叫唤，半日方苏，说道：“我白领兵以来，与官兵交战，未尝如此大败。今日连次受伤，损兵折将，妹子被擒，将我夙日英名，一旦化为灰土。若不报仇，虽生无益。”伍虎、伍彪一齐劝道：“舅舅现带重伤，且待调养好了，再整军威。与我父亲定下美计，可以一战而胜，方能报仇。此时兵威不振，徒气无益。”陆魁点头，眼中纷纷落泪，只好紧紧把守秘云岩，养伤为要。

且说安大人见何小姐带了女将来营，屡获大胜，十分欢喜。顾朗山也甚敬佩。凡有调动，反让女营居先。何小姐是个好胜的脾气，不肯辞劳。无奈陆魁三人不敢出战，亦曾连日攻打秘云岩，只是山路险峻，取之不易。围了数日，陆魁等只不出战。何小姐急请顾朗山商议定了，遂向大家道：“秘云岩路险山高，一时难破，又不见人马出来对敌。我想必须如此如此，方可取胜。”众将得令，各各分头行事。次日，何小姐将本营人马徐徐尽散，俱忙预备行李，偃旗息鼓，若有退兵之状。

贼人看见如此模样，报知陆魁，说女营人马今日金鼓无声，渐渐的退去，不知何意。陆魁伤已渐平，忙上高处一望，果见女营兵已退去，便与伍虎等计议道：“女将营中真是退兵，或是粮尽，或是女将别有事故，不能久待。”伍虎道：“女将们诡计极多，或者他等本是帮忙之人，不敢久延。若是女将去了，似前番那些官将，吾等无忧矣。莫若再命人打探一番。”于是又差精细喽罗前去打听，行至半路，遇见几个担行灶的军人，因买饭吃，便问道：“尔等如何不攻打秘云岩，便起身去了？”那几个军人道：“我们营中女将本是私自来帮忙，粮又尽了，何能久在此间？早就要回去。如今已行了四五十里了，我们因

担着行灶重物，不得快走。”那打听的喽罗听了这话，又问别人，都是如此说，便回来一一告知。陆魁想此话是实，便差伍虎领四百喽罗追赶，伍彪作接应，自己守秘云岩。

且说伍虎在前领兵追了五十里，不见动静，又见树木丛杂，两边围绕。伍虎迟疑，正欲传令后军暂住，天色已晚，恐有埋伏，不可尽力追赶。一言未了，只见密林中一声炮响，闪出两员女将，乃谢琼花、欧海蟾也。二人跃马来战，伍虎力敌二人，战未二十合，伍虎力怯，虚掩一枪，往后逃走。二女将催动人马，尽力追杀。后军败动，自相践踏。伍彪见前军已败，驻扎不定，往后便退。兵势众大，如山崩江沸一般，收煞不住，伍虎、伍彪两下又不能相顾，正在慌乱，忽喊声大震，左有菱姑，右有水仙，两军从密林杀出，将伍虎、伍彪兵卒又截断了。菱姑往前杀，与琼花、海蟾三路夹攻。水仙往后杀，把伍彪截回，使他不能救伍虎。此时伍虎大败，日将落，见山边火炮火把齐起，实难招架，寻着一条小路，恰喜无把守，急领败残喽罗往小路而逃。才行一里远，背后三路追来，正在奔走之间，前面喊声又起，一彪军拦住，为首两员女将，欧大娘、欧二娘也。伍虎大惊，无处逃命，忽想起当年打猎有个山谷，出去有路，急急奔入。不料追兵亦复追人，两边俱是夹石，鱼贯而进，越走越窄，只得弃马步行，爬山越岭。逃至中腰，忽然一声炮响，伏兵齐出。不知伍虎能逃出性命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破秘云岩群凶授首 得白象岭首逆潜逃

话说伍虎逃入山谷，越走越窄，已经弃马步行，十分艰难，追兵又紧紧在后。忽然一声大炮震响，满谷伏兵从前面杀出，乃是郝武预先奉令埋伏在此，把伍虎擒了，一同迫来的女将回营缴令。

不言伍虎擒，再说伍彪正要与伍虎合兵一处，不料前面有女将截住，又从两旁杀出两个女将，把他与伍虎冲开。一个女将杀向前去，一个女将杀向后边来，与自己斗了十余合。那女将乃是水仙。伍彪虽勇，已是疲乏，敌不住水仙的生力军，只得向旁边逃走。见前面有一道小河，却是干河，心中大疑，知向来此河有水，或当水涸之时，故此无水。正在观望，追兵已到，忙忙来到中流。时已天黑，远望河中立一高竿，上悬一灯，灯下有一个木牌，上书八个大字，云：“或伍或陆，死在此处”。众喽罗俱来围绕看牌，大家惊疑。有一头目上前说道：“夜晚之际，一时岂能便有此牌？必是设着埋伏，立此灯牌为记，使埋伏之兵望见此灯，好来寻找。不若将灯竿砍倒，追兵无了暗令，自然乱了。”伍彪连说：“有理”，即忙举刀将灯竿砍倒。只见两边无数人马呐一声喊，河中流水滔滔汹涌而来，波浪甚急，霎时水满小河，贼兵正在河中，大水一至，如何阻挡，尽

将贼兵淹没。伍彪见水来得太急，忙策马要上岸逃命，费了多少气力打马，才得到岸上。当头一声炮响，闪出四个女将：双福、双寿、换姐、绿香，围绕上来，把伍彪围在中间，不能得出。夜晚之间，难辨彼此，虽勉强冲杀，怎当得众女将各举兵刃，一齐拥上！伍彪措手不及，被旁边又转出一将擒住。众女将视之，乃袁声万也。大家合兵一处，捆了伍彪，也回营来。

原来自假作退兵起，以及擒伍虎、伍彪这些计策，都是何小姐与顾朗山商议出来的，向众人所说如此如此，即是安排一切，果然伍虎、伍彪中计被擒。众女将交令，郝武押着伍虎，袁声万押着伍彪。此时何小姐升帐坐定，两边掌起烛灯，陈列刀枪剑戟，十分威武。郝武与袁声万押着伍虎、伍彪过来。何小姐道：“安大人自到山东，各山贼寇无不殄灭，只有你白象岭久不归顺，如今远劳官军征讨，你二人既被擒来，自应委心归附，勿再抗违。”伍虎、伍彪同声道：“我等本欲图王，今既不成，有死而已，决不归降。”何小姐怒道：“夜深诛戮，难以号令三军。暂且牢固监押，待明日捉了陆魁，一同斩首示众！”说罢，即吩咐押下去。

次日，何小姐又把顾朗山请来，定了一计，登时拔令箭一支，对水仙、海蟾二人道：“你二人押着伍虎、伍彪，向秘云岩去，如此如此。”又拔令箭一支，吩咐琼花与菱姑，如此如此。又拔令箭吩咐郝武、袁声万，如此如此。大家分头，各自依计而行。

且说水仙姊妹领兵到秘云岩下，攻打数日，陆魁只是严加防守，坚闭不出。水仙姊妹命朱善保将两辆囚车赶至岩下，传示上面，急早归降。陆魁在山岩之上见伍虎、伍彪绑缚着，囚于囚车之内，大哭道：“我实不忍你二人如此被虏，使我心碎！”伍虎嚷道：“舅舅千万死守，不可因我二人遽然投降。”陆魁闻

言，心如刀割，大叫一声，领兵杀下岩来。他看见水仙等是女流领兵，更觉放心。水仙等见他来得凶猛，回身就走。陆魁不舍，追了几步，又恐是计，停步不追。水仙等见陆魁不追，遂命朱善保将伍虎由囚车牵出，一刀杀死。陆魁见了大怒，紧紧追来。追了二里多路，又不追了。水仙等见又不追了，又命朱善保将伍彪由车内牵出，一刀砍了。陆魁见两外甥皆被杀死，恨恨不已，此次非追上不可，于是紧紧追来。追至半途，一声号炮，琼花由东边杀出，菱花由西边杀出。陆魁出其不意，抵敌不住，兼之水仙姊妹又复杀回，一人难敌四手，勉强战了四十余合，实难支持，只得败回。四个女将紧紧追赶。

陆魁跑回秘云岩，一看大惊，只见秘云岩上已插满官军旗号，上面站着郝武、袁声万，不觉怒极，回头叫跟他的喽罗潮涌一般往山上杀来，陆魁也督在后面。只听得山上一声号炮，一齐呐喊，樗木滚石一齐打下。打倒一半，滑倒了一半，满山但见贼兵尸首，好一似下水的汤圆，纷纷的滚落岩下去了。陆魁急回马，也奔下岩去，正值四个女将已经追到岩边，弄得陆魁上来不得，下去不行。正在进退两难，琼花一支枪已在背后，水仙一口刀已在面前，陆魁只好望上路，又被樗木滚石打了下来。陆魁此时又急又气，又听得上面笑一阵、骂一阵，官军一同大叫：“陆魁，还不上来，早早投降！”下面也是笑骂不止，却叫的是：“早早前来受死！”正在忙乱，忽然官军一声呐喊，贼兵一齐失惊，原来陆魁拔剑自刎了，尸身由半岩间咯碌碌直滚下山涧里去，脑浆迸裂。岩上官军摇旗擂鼓，大呼杀下。贼兵无心恋战，纷纷败去。郝武奋勇当先，奔雷掣电而来。水仙等挥两翼精兵掩上，只杀得贼兵僵尸遍野，流血成水，方肯收兵。郝武等商议安营，先命人往何小姐营中报捷，水仙等留郝武、袁声万把守秘云岩，他四女将往迎何小姐。

行至半路，早见旌旗耀日，盔甲连云，大兵来到。水仙姊妹四人迎了上去，彼此相见。水仙向何小姐禀道：“我等奉夫人之命，依计而行。我与海蟾攻打秘云岩不下，以伍虎二贼诱之，陆魁果然杀下岩来。后来假败，他果然不追，杀了二贼，他果然穷追，果然不顾，秘云岩被我们夺了，他果然拚命。后来两路剿杀了个舒服，生擒数百名，斩首不计其数，就请夫人到秘云岩安营。”何小姐道：“计虽是我定的，功劳还仗你们四姊妹。如今大人同师爷都甚欢喜。陆魁一死，大功告成。”水仙等一同答应“是”，把马随在后面，说说笑笑，上了秘云岩，郝武即来迎接。安大人与顾师爷议定立了五个大寨，褚先锋营在前，何小姐营在左，碧氏姊妹营在后，欧氏兄弟营在右，安大人营在中，好似海棠花样式。营盘立定，忙发探马去打听伍良霄近日情形，以便及早擒拿。

且说伍良霄仗着陆魁凶猛，秘云岩险要，所以听见陆氏投降，伍龙被杀，不甚畏惧，每日尚要与抢来几个妇女作乐。原来陆氏甚妒，趁他出去打仗得空，将抢来妇女引入后房，颇为宠幸。所以陆氏母女投降，他全不在心，反以为幸。这日正在宴乐，忽听见探子来报说：“伍虎、伍彪擒去杀了，秘云岩已失，陆魁自刎，官军现在白象岭前，立了五个大寨，声势甚盛，请寨主定夺！”伍良霄听了大惊，晕倒于地，众妇女及头目们连忙救醒。大家也都慌了，纷纷议论不一。伍良霄自己一想，保障已去，将佐已无一人，有多大能为，焉能敌得了大队人马？莫若稳住他们，独自逃走，方是上策。主意定了，乃安抚大众道：“你们暂且退去，让我定定神，细想妙计。”众人面面相觑，都是无法，只得渐渐退去，剩下两三个妇女，尚不知进退，还要撒娇撒痴。伍良霄也将她们支开，独留下一个心腹头目叫魏诚，点手叫他道：“你随我进来。”魏诚不知何事，跟了伍

良霄进内，一直到了卧房。魏诚又问道：“寨主有何使用？”伍良霄一言不答，只是忙忙碌碌，凑集些散碎银两，打了一个小包，又开箱寻出两件衣服，也打了一个小包，一齐交与魏诚，使用手一招，急走出房外隙地上，附耳道：“大势去矣，我同你还在这里做甚么？我知道后山有个小路，是个山洞，无人知晓。我带你快快从此处逃走，否则性命难保了。”魏诚呆了一回，道：“寨主走了，可惜这个事业，还有众人，如何是好？”伍良霄着急道：“若叫了大众同走，官军必然追赶，仍与不走无异。你别迟疑了，快走罢！魏诚无可如何，只得跟了出来。

天已日落，走了不远，遇着几个巡山喽罗，都问：“大王何往？”伍良霄忙支吾道：“我去巡查一番就回来。”说罢就走，忙来后山，乱石纵横，幸喜魏诚是小窃出身，蹿山越涧如履平地，一路扶掖了伍良霄过去。过了乱石，又是一道山涧，两边陡壁中间仅容一身可过。过了山涧，方是小洞，曲曲折折，细路一条，甚是崎岖。及至爬出洞外，又遇深塘及烂泥潭，更不易行，兼之时已黄昏，一片荒山，四围荆棘。到了此刻，回想先年热闹时候，觉凄然泪下，便向魏诚道：“今晚咱们无处栖身，如何是好？”魏诚道：“越过此山，山脚下便是运河，且喜昏黑，渡河无人辨认面貌。渡过运河，那岸便有宿头。”伍良霄依言，随了魏诚，跨过荒山，早已昏黑，不辨人迹。魏诚敲火觅路，苦不可言。

且不说伍良霄逃走之苦。且说安大人立定五营，安排擒拿伍良霄，早些成功。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厮杀。不料探子来报，说道：“现探得白象岭大寨内纷纷言讲寨主不见，都似乱无头绪。”安大人听了，甚为惊讶。朗山道：“只好快派兵攻他内寨为要，拿住他的喽罗，再审问他往何处逃去。”安大人依言，即派褚先锋领了韩忠、谢标、郝武、袁声万速去剿杀。褚一官

领令，带了四将，一直杀到大寨前门。褚一官当先，率众抢寨，奋呼杀贼。寨内只剩下几个头目，并无武艺出众之人，如何敌得住？故此褚先锋一路杀贼而入，毫无拦挡，刀如猬集，箭似蝗飞，官军喊杀之声，贼人号哭之声，并作一片喧闹。安大人又派二欧，带了齐、许、蒋、侯、朱三、徐石大、朱善保去攻打内寨后门。二欧领命，即带人往后门杀去，逢人便砍，逢马便搠，也无人敢敌。那时后营的碧大娘正在杀人，遇着一个文人模样的，持了一束帐簿，意在潜逃，便顺手舞枪进去，拣他不致命的左腿上搠着，撇于马下，众军士上前，拏捉过来。

此时白象岭大寨已是千军万马奔驰而入，安大人、顾师爷在前厅坐下，何小姐在后堂入座。安大人急问：“伍良霄何人获着？”只见众将纷纷献功，齐到阶下，或首级，或俘虏。顾朗山一一查点。尚有二三百人跪着投降，磕头哀告，内中都无伍良霄。安大人又派人在寨内寨外，细细搜查。须臾，二欧率众押解了一百余名逃贼，并四五十颗首级进来。又一一查点，仍是不见伍良霄。安大人道：“伍良霄果然逃走了，都说后山并无出路，怎会逃去？”顾朗山道：“且把拿住的头目带上来，细细审问，伍良霄逃往何处。”众贼一齐供称不知，再三推问，实不知情。有说从前日下午就不见了，实实不知去向。正要用刑，碧大娘由后堂命人将那个拿帐簿的一齐押解前来。安大人又问了他一番。那人供系管帐先生，暂充军师，叫王大猷。顾朗山问道：“你既当军师，你们大王逃走去处，你岂能不晓得？”王大猷道：“小人实实不知。”安大人喝打，王大猷磕头求饶。左右不由分说，拖下去一顿拷打，其人登时毙命。顾朗山道：“看来伍良霄必是瞒着群贼，私行先逃了。”

正说着，何小姐叫人押过两个人来，乃是伍良霄逃走之时半路上遇着的人。这二人将路遇大人的情形细说一遍，并说尚

有魏诚跟着。安大人点头，叫押过一边，快拔令箭一支，叫过谢标、郝武来，交给他们文书，并问明伍良霄、魏诚年貌，再带上许奋、齐明、蒋和、侯蒙往四面跟寻伍良霄的踪迹，并传谕各地方，严拿务获。不一时，先派的搜山之人回来禀知，除了投降等众，并无面生可疑之人。安大人吩咐就在此歇马三日，办理折奏。顾朗山便要將何小姐的功劳叙上，安大人不允，说道：“我系带兵之人，自己不能平贼，求助于妇人，已是可差，且又请功，未免冒昧。”何小姐也命人到前营苦辞，不愿叙功。

于是朗山将折底打好，又向安大人道：“此折须知会卫中丞联衔，并与田大人、田公子叙功，且将上次平定三处贼巢，一并请奖，乃东省一律肃清，大保案也非到省再办不可。此时先将白象岭查勘一番，以免后患。我想此处崖谷峥嵘，地形险要，却是大盗盘踞之所，倒应细细阅看，再安炮台。至于营兵额数，须与总镇商量，并宜添一个守备在此镇守，就天目山、青云山、羊角岭，也须安排一番。”安大人道：“那三处我尚记得大概，那时已有此心。天目山离县城五十余里，地形辽阔，却与清真营相呼应，可于此地设千总一员，置兵五百名，自然永远莫安。那青云山形势，四面孤悬，乃小盗出没之所，大盗断难容足。可笑张七那贼，当时占据此山，已无见识，大约智者决不再来，只置立几处谯楼而已，不必添兵设将也。至于羊角岭山险阻，虽为聚盗之藪，但未能容受多人，又且逼近府城，苟营汛兵捕认真办事，即无疏虞矣，何必另设兵将乎？”朗山点头道：“大人所论极是，已将三处形势了如指掌矣，令人拜服。”二人又聊些善后之事，遂各归寝。

到了次日，安排贺喜筵宴，各营聚集，十分热闹。惟有陆氏母女心中闷闷，又不好过于悲苦，只得在碧氏营中隐忍。见了内寨，更多感慨。何小姐又恐冷落了他们，故于是午大宴后，

命人找了伍秋芳来，叫他带领着大家遍山游玩。山前山后正在眺望，有左右传报说：“大人到后营来了。”何小姐听说，即领花铃、绿香回来，见了安公子，彼此称颂些功绩，又讲会子伍良霄逃走之事。何小姐道：“我倒忘了昨日在后堂擒住几个妇女，我想若要按叛逆妻妾办理，未免太刻。缘故呢，他们实是抢来之人，已经被冤，不可又叫他被冤。”安公子大笑道：“你实乃仁人也。”此时安大人十分高兴，得意之至，就在何小姐帐中高开夜宴，花铃、绿香等服侍，又叫人作乐。何小姐道：“‘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你想这样取乐，是个大元帅举动么？”安公子笑道：“偶一为之，也不为过。”又饮了一会，方才回营。次日打点起身之事，大家忙乱了一夜。及至清早，帅旗一层，升炮三声，将官数十对，亮甲挂刀，一字儿跪送上轿。次日至兖州，知府来接，谢标、郝武回来交差，已将伍良霄拿住。

原来伍良霄带着魏诚逃出重围，渡过运河，黑路中又行了一程，遇着小小桑村，时已夜半。有几家庄农尚在绩麻，灯火未熄。魏诚上前去敲一家的门，里面一老妇人问是谁，伍良霄答言：“是过路客人，特来借宿，恳求方便。”那妇人开了门，伍良霄二人进去，故意与老妇人攀谈，方知是婆媳二人居住，并无男子。伍良霄甚喜，看他情形朴陋，不至有别的祸患，便取出二两来重的银子，告求老奶奶造饭。那老妇接了银子，欢欢喜喜的应允，便与媳妇商量去厨房烧茶做饭。伍良霄恐露出破绽，背灯而坐。吃了饭，又推困倦，先自睡了。无奈心虚胆怯，哪里睡得着？只听隔壁有人说话道：“这遭咱们山东可太平了，天目山、青云山、羊角岭都平定了，只剩下白象岭。伍良霄那厮何等厉害，今番也叫安大人扫平了。”一人道：“只是良霄逃走，不知拿得着拿不着。若还拿不着，这个害仍是不能

除。”一人道：“大料他一个人也立不起什么事来。”一人道：“总是拿住的好。”伍良霄听了，周身冷汗，如坐针毡，便提起耳朵，离枕头三四寸听他们说话。却渐渐说到别件事去，堂前婆媳也熄灯安寝，四邻寂静。无如伍良霄提心吊胆，直到窗格微明，一骨碌爬起来。那婆媳也起身了。伍良霄托言赶路，向老夫人讨些汤水，道声打扰，带着魏诚走了。

出来一路上听得人言纷纷，满村庄都讲是白象岭的事。他二人只拣僻路走。行到申牌时候，走到大镇市，忽听得路上讲论安大人查拿伍良霄的文书到了。伍良霄暗暗叫苦，想是白象岭已然休矣，“叫我如何逃命？”便引魏诚到僻处道：“今日怎好？”魏诚道：“休管他，咱们有路且走。”伍良霄只得依了，不管山高水低，荒榛荆棘，乱走了数十里，天又昏黑。伍良霄道：“我实在来不得了，非有店稳睡不可。”正在为难，见前面有灯火，他二人慌忙过去一看，是个小镇市，街上有两三家店房。二人便拣个小店单间住了。伍良霄乏极，放倒头便睡。魏诚心中自思：“我跟着何白是出头？并且也无处投奔，不定何处被人拿住，性命难保。况他待我也无十分好处，不如我向店家说了，将他拿住请功，倒是好策。”主意已定，即忙忙到店东柜房内，见房内坐着三人，两个是店东，刘姓兄弟二人；那一个是他的外甥。魏诚也说明姓名。

那三人问他因为何事。魏诚道：“我同着来往店的就是伍良霄，现在沉睡，你千万要拿住。如放走，你们吃罪不起。”店东大惊，说道：“这个干系不小，刚才来的告示说：有人拿住送来的，赏银二千两，愿作官的给官职，送信的五百两，帮拿的一千两，藏着他的与他同罪。快快约齐了人！”又往东边店里找来五个人帮助，本店七十人，大家拿着兵刃与绳索，一齐来到单间。大家进去，尚有些胆怯，及至一看，伍良霄尚在

沉睡，便忙忙上去，三个人把绳索密密捆了。伍良霄睡梦中惊醒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捆我？”又叫魏诚，不见答应。那魏诚早溜出一边去了。伍良霄尚欲求饶，大家笑道：“你不必妄想脱逃，那安大人等你已久，今有你的人出首，我们一候天明，便直送你到营前。”伍良霄听了，方晓得着了他们的道儿，惊得魂飞天外，便大骂魏诚不止。众人又加了一道绳索，同在单间看守着。已是天明，将要想法如何解送，只听得东边店内喧嚷，说是：“这里住着安大人手下的老爷们呢，你们如要送伍良霄，就请见老爷们商议，也好放心前去。”

这东边店里住着的又是谁呢？原来就是郝武，带着齐明。那郝武自从奉令去拿伍良霄，与谢标商议定，穿便服，不带从人，分四路找寻。侯蒙一路，蒋和一路，谢标带着许奋一路，郝武与齐明一路。

且说郝武、齐明当日出山，直向大路而去，逢着村坊小市，便向人问讯道：“见有如此如此此模样服色二人过去否？”乡下人都说不见。或有几处说见着的，也是模样印象、似是而非的话。一路盘问，都无实迹。次日又问了一天，又趁着月色走了半夜，二人商量道：“黑夜找人，更不容易，不如权且安歇，待到天明，再作区处。”正说着，遇了小小市镇，见有三个店，东边店里灯光尚明，便上前叫门。店小二开了店门，请二位进内，上房坐下，问了茶饭，当即安排上来。郝、齐二人也不再问了，便要睡下。只听西边言讲，向这店找人帮着拿什么在逃的大盗。齐明先听了，一骨碌将身爬起，就叫郝武；那郝武已是醒着，忙叫店小二去问。店小二回说，西边店里住着大盗伍良霄，现在约会人拿他。郝、齐二人大喜，忙要出来帮拿。不一时，听说已然拿着，就叫店家告知：“我们是安大人手下的千总，现奉令捉拿伍良霄。你们是谁拿住的，报上名来，跟我

们一同押解此贼，前去领赏。”店家将话传过去。

须臾，魏诚与店家刘大、刘二捆着伍良霄到来，与郝老爷、齐老爷磕头，说明原由。大家一同起身，往大营而来。半路遇着谢标、许奋，同到了兖州，恰巧安大人行营在此。郝武却报了到，天已靠晚，自辕门以至帐中，灯张百合，炬列万行，火焰中刀矛林立，各将官明盔亮甲，奕奕有光，将那分门别队五色的战袄，五色的旗帜，愈显对对分明。安大人高坐帐中，披件团龙黄马褂，帐里旁列捧剑、捧令两侍儿，如花似玉。帐前排开雁翅一般武巡捕数十人，俱是鱼鳞文战袍，团花马褂，一呼百应，一诺千声，真显得大将军威如山。当下谢标、郝武押着伍良霄，倒剪二臂，逡巡而入。上面接叠连声传呼抓进伍良霄来，下面答应，如雷鸣一般，将伍良霄跪在当面。安大人道：“你是伍良霄么？”那伍良霄竟自战兢畏惧，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道：“是。”以后问他，都是含糊答应。还是郝武等劝诱着，才一一画了招词。安大人吩咐上了囚车。只听得高唱掩门，炮响鼓鸣，大人进内去了。

次日，传令郝武、谢标同着褚先锋，押了囚车先行。然后安大人与何小姐起马，沿途官站府县迎送，前拥后呼，扬威跃马，安公子心中好不惬意，就是性情高傲的侠女何玉凤也面带得色，十分快慰，沉浸在幸福和荣耀之中。这才是：公子侠女并辔行，前呼后拥好威风，金玉奇缘痴人福，茫茫世事一梦中。